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

魯

書

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二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二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二九册目次

經部・易類

龍性堂易史參錄四卷

〔清〕葉矯然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史參錄二卷》提要

易史參錄序

易史參錄吾鄉先正思菴葉先生所著也先生湛深經術志行純潔歸然為海内名宿宗仰自懸車後遊歷天下名勝著述亡富然皆藏稿於家不輕示人、無從而窺之向先生孫道東從先大夫遊先大夫每指道東稱先生績學力行風流文采耄期弗勸嘖、不去口予時方卝角竊心焉慕之後予得讀先生龍性堂詩想見其為人愈摯、第與道東聞為予言吾祖已刻穩惟龍性堂詩集

其餘尚有易經匯參易史參
錄理學史學古文學今文學古
今聞見錄等書凡十三種卷帙
既繁剞劂靡易余又心焉識之
總思至并梓以傳道東唯々
既而余慱求吾閩先正文集
前多先生者為崇相臺山

石倉石齋諸公與先生同時
者為寧化李元仲安溪李文
貞晉江丁問山後多先生若漳
浦蔡文勤諸先生類皆挾身
後其子為孫或門徒裒全書
行世先生當時生名與埒
著書富甚逈學者家不獲睹

甚全亦可惜也迨乾隆壬午道
家舉於鄉明年春訪余都
中寒暄畢並詢先生遺刻奚
為道東曰然顧僅刻一易史參
錄耳且刊刻自蜀士李鄭諸
君之手非余之力也今僅得一
部殆為文獻余欲取而讀

之至書綜論史與參之易理
上下千數百年聖哲愚妄倚
悖休咎為指諸掌惟易與史
合而為一則理與數不待煩言
從古談易家未有為斯之詳
切若明者也宜七十餘年之後
八千餘里而遙有愛而傳之者

歟夫天下可愛可傳之物非一
人所能顧使人愛之吾輩自愛
之則處處人之愛也甚矣之道
東以是書既出踵門求索者
去多而鋟版在蜀愧無以應之
從謀而授之梓人郵書於予
予既以喜夙昔慫恿并梓之

心庶幾少慰且以彰潛德之光
恐無不發先生藏稿甚富遠
近流播他日之謀梓以傳者
益有其人踵門求索者更無
虛日則先生全書且將盡顯
于世而不終隱矣寧非斯文
之幸歟余於道東之不忘人
愛眷之也
乾隆戊子仲冬三山同里後學
何逢僖頓首拜譔

易史參錄後序

吾友鄭君有章自閩入蜀載書以行寓成都踰年余數從鈔錄目眵手繭箱篋一乞今秋有章將歸余過寓問復有藏書不有章出一編見示曰此吾鄉葉思菴先生易史也閩中無別本向鄭重不輕假人今以屬君遇同好者傳之先生不朽矣余讀之終夜忘倦手錄數十紙將及半忽自念曰與其筆之狹而難曷若梓之廣而易手會有章名余共

飯吳君奇誠奇源及家揭齋咸在出前意相質諸君憮然稱善揭齋且自任佐余於是立徵剞劂聚棗梨不踰月告竣蓋溯先生戊午著書之歲已七十一年矣嘗觀今世著述之士朝方授簡夕即殺青以故緗帙之傳塞於海內其朋友生徒之互相標榜者莫不以為家緐露而戶太元然行世亦幾發而視之其精華已索然盡矣今先生之著書也閉戶纂述不求人知脫稿後即藏其宗人家意當時之朋友生徒且有不得寓目者吾輩去先生各後數十年而又海角天涯居不一地雖讀其書想其風概究為不知誰某之人也以朋友生徒所不得寓目者而顧望不知誰某之人以傳在先生必不作是想然而此書沉晦數十年終於傳播吾輩三數人萍蹤偶聚鼻不顧竭心力以廣先生之傳由是觀之朋友生徒以為可傳者未必傳惟不知誰某之人傳之乃可貴耳然則

吾黨亦何能傳先生即謂先生之自梓之而自傳之可也有章徵余序言遂書其緣起於後至其大旨所在則見於先生自敘故不具詳獨念是書成矣而有章戒裝待發行篋復載而東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為之悵然抑吾聞閩中多故家石倉惕亭諸前輩藏書之富埒於四庫至今尚有存焉者乎有章將收羅益廣無忘示余余雖魯鈍無文尚思與同志諸君一續

今茲盛舉也

乾隆戊辰季秋下浣滇南後學李敬躋

謹序

巢思菴先生小傳

巢先生名矯然字子肅別號思菴閩縣人也少從其宗老素菴先生學素菴先生閩中耆宿明末授徒講學弟子著錄者數百人而先生爲祭酒順治辛卯舉于鄉壬辰成進士嘗一爲縣令罷歸遂不出先生方行矩步衣冠甚古望而知其爲偉人雅負知人明每閱文能定其名位所至不爽銖黍康熙甲子先祖入鎖闈先生來索視闈牘里有林生天木者名下士也聲籍甚其文適在案上先曾祖詭爲先祖作取示之先生閱至半笑曰非郎君文也毋誑我以眞牘進曰是矣慮不售然三試必克器局定矣因指林生文曰是篇藻飾實勝郎君顧氣象茶然必老儒久困場屋者吾是以一覽而知其非也之人也其以青衿終乎已而先祖庚午獲舉林生卒不第皆如先生言家酷貧所居能性堂在闤闠中不盈十笏豕牢雞桀交錯於庭先生指楠梧其中嘯歌不輟罷官時年未四十既放廢不用則益游心墳籍晚著易史豢錄豢錄者豢易於史著聖人體用一源也大畧言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象春秋其趣一而已史

春秋類也故綜論史事參之易理以明履信思順者元吉賓豫迷復者終凶披事求之而從違得失之故約略可覩矣其書上下數千年爲文四萬浩瀚縱横而其大旨不外乎此書成授素菴先生于一山先生以僑歸之外人罕有窺其藉者康熙辛卯再舉賓興先生例得與宴以病不赴未幾卒年九十餘子某爲邑諸生邑後學

鄭天錦敬撰

壬子歲余應試福州館于舅氏舅氏即素菴先生曾孫盡發藏書使余讀之得觀易史稿乞以歸入蜀携之篋中有年矣戊辰仲秋將東下吾友馬龍李君翼茲數過余索觀行篋出以示之翼茲大好其書爲謀不朽遂邀太原李君攜齋合貲付梓計是書成五十餘年然後歸余又十七年然後藉二君力以傳于世因歎果有揚子必不患無芭譚而二君表章先哲垂示後人其盛心爲不可及也竊考是書詳于上下經而繫辭以下稍畧又原稿每條後多留空幅疑先生尚欲續增而自序既不詳則亦無從致詳茲刻其書必欲使余爲傳余鄉邦晚進不及見先正典型

且寄跡蜀中欲就老成人問之復不可得亦何能措一詞然先生與先曾祖同學友善數相過從先君少時猶及見之嘗爲余道其軼事因撮爲小傳并叙易史授受之由以見昔賢著作必得人而彰而此書之幾沒終傳爲尤可寶貴云乾隆戊辰季秋二十一日

天錦倚裝識書

易史叅錄自序

孔子沒身於易其徒七十子不言易唯顏子孔子謂其庶幾不遠復而顏子未嘗言易也曾子子思亦不言易迺康節稱孟子得易之用而七篇中多援据它經以立說獨於易文缺焉由此觀之孔門高弟其於易也猶性天之不可得聞則史稱魯人商瞿受孔子易沿六世至齊人田何者果何

據哉漢晉以還治易者譚數則有京氏而公明景純爲顯家談理則有費氏而康成輔嗣爲杰出周子主理爲太極無極之說邵子主數爲皇極經世之篇故程傳本周專言義理本義本邵多言卜筮此其大較也學士家類能言之然吾按太史公云易本隱以之顯言易本隱微出爲人事乃顯著也歐陽永叔云易之書則六經也其文

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占筮之一法耳其小小者猶[illegible]蘇長公作易傳易論文成數萬大略云揲策布卦以分陰陽以辨吉凶此日者事非聖人道也道存其爻之詞不存其數數非聖人所盡心也詎非以數窮變通雖智猶迷理本易簡雖愚與知者耶間嘗流覽史書上下百世興衰善敗

靡不指掌而叅之易理履信思順者元吉冥豫迷復者終凶其從違得失亦大略可覩矣孔子之作春秋也曰吾欲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親切著明史春秋類也春秋推見至隱而義之深隱莫如易易象春秋隱而之顯其趣一而已夫聖人不窮異以爲神不探幽以立教況學者乎善言天者驗於人善言古者驗於今是則予戔戔

叅錄之志也夫康熙戊午春仲龍性氏自

識

龍性堂易史叅錄

閩縣葉矯然思菴著　六世孫夢曾修林較

上經

☰☰ 乾上 乾下

乾

初九潛龍勿用

勿用者有所待而用也大舜側陋伊尹有莘埀綸版築所由來矣後世隆中之膝曲肱之遊與東山之卧顏巷之志與下此而枉道希合非龍德矣陳卧丁云

李膺范滂處剥而用同人禰衡孔融處否而用離殷浩張浚處坎而用中孚均闇於勿用之義

又

管寧在遼見遼主公孫度語惟經典不及時事邴原亦居遼好以清議格物自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為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若寧者其深得潛藏勿用之意歟

又

管東溟云堯已得許許可持瓢孔筆斯文顏安陋巷

然許潛而亢顏潛而見許惱潛而用亦潛者不以可
法可則之迹示諸人其言動亦難爲準矣盖許之潛
猶諸逸民也孔之無可無不可龍德而隱也槃則行
之憂則違之勿用正是深心妙用非與錮泉石而癖
烟霞者比晨門荷蕢等無敢望其項背矣姚江有云
潛龍可稱勿用非龍而潛農商讑然安所爲勿用此
言最得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在田者出潛離隱之時也孔明抱膝隆中而徐元直

謂其有王佐才謝安居東山而當時人士占其出處
以卜江左興亡雖未大行而天下駭駭然仰文明之
治矣利見大人其庶幾焉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古人擇而後入不入後世殷浩房琯不量其身苟或
范增不擇其君馬援依違兩王而後委質眞人葛公
徘徊三顧而始離隱隆中是得或之之意矣或之者
疑之也疑之者信之也不疑不信也

又

文言三四皆有進德修業之文盖處多凶多懼之地
惟誦法古人進修不懈可以安身利用實動心忍性
之道也

又

明仁廟在東宮時太子講學王逵講乾九四擧儲貳
爲說太子問楊士奇曰經旨恐無此說逵得無含譏
乎對曰此本宋儒胡瑗之說太子曰對我言此若常
人得此爻亦擧此說乎對曰程子云易卦六爻人人
有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衆人有衆人用大悅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留侯曰天下皆屬目沛公新息曰帝王自有眞希夷
曰太平天子出矣其九五之人與陸士衡有云震風
過物清濁効响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
惟壤韶濩錯音袞龍比象明明象哲同濟天綱劍宜
其利鑒獻其朗其即文言雲龍風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之義與

又

宋太祖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

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又揚子雲云龍之潛亢不獲中矣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二五其中乎故有利見之吉

上九亢龍有悔

凡過中而盈極皆亢也人君好大喜功而不量時力矜治忘亂而失民棄賢人臣作威作福而迷幾賈禍伐功怙寵而肆志妄行皆亢也亢而無悔其知幾神而行權化也坤之無成謙之致恭隨之有孚在道大有之匪彭大過之藉茅豐之日中明夷之艱晦節之中正以通夬之告自邑不即戎皆能無悔者也

附張洎亢龍辯

宋張佾仁洎博學嗹辯吳越王錢俶薨有司議謚忠懿上其狀有亢龍無悔語時張佖駁之以爲四字非臣子所宜言請改正洎上議曰按易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之險因時而惕不失其幾可以無咎易例云初九爲元士二爲大夫九三爲諸侯正義云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也漢書梁商傳贊云地居亢滿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許由碑云錙銖九有亢極一人杜鴻漸讓元帥表云祿位亢極過踰涯量郭子儀碑云居亢無悔其心益降李翰書霍光傳云有伊周負荷之明無九三亢極之悔張說祈國公碑云一無目牛之全一無亢龍之悔況考功狀云受寵若驚居亢無悔本無亢龍之語乎議上佖坐學淺罰俸此所謂人臣作威作福而迷幾賈禍伐功怙寵而肆志妄行皆亢者也何物張佖不詣至此

用九見羣龍无首

用九者用此九也无首者猶龍之不見其首也潛之不能爲見猶見之不能爲潛客星謁帝終老嚴陵裏華沙揚尤思顧盼二者不相爲謀是以用行舍藏孔顏外實少其人漢唐千餘年可與語此者其惟留鄴二侯乎爲漢家勳爲商山友爲帝者師爲赤松伴此留侯之行也爲白衣山人爲兵馬元帥爲天子宰相爲衡山道士此鄴侯之行也倏而潛倏而見倏乍見而終潛進退不測動靜無端時乘六龍不見其首之

能脫然於功名富貴之外也孰謂三代以下無人物
哉而史以方外少之何歟

又

王臨川云經術以經世用惜臨川未能善其用耳要
實至言也吾觀歷古知稽康郭泰宜蹈而耀離遯亂
矣張華霍光當危而安否泰剛矣漢武志在師而多
欲剛柔柔矣唐德宗果於震三藩一決而讒諂乘之
陰陽雜矣嗚呼惟其不善用故至此故易首言勿用
而於乾坤二用深致意云

又

袁石公云三代而下亦有一二至人與龍德相近者
漢之子房東方朔黃叔度晉之阮嗣宗唐之狄仁傑
是也子房當烹狗藏弓之世埒隱時見托赤松以自
保方朔事殺人如蔗之主玩弄兒戲若在股掌叔度
居亂世君俊顧廚皆其師友而黨禍不及嗣宗縱酒
汚朝口無臧否梁公身事女主與婦奴為伍縱博褫
巽恬不知怪使諸君子有一毫道理不盡我根潛伏
烏能含垢包羞與世委蛇若此亦知易之言也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黃石齋云聖人而為天子則必明於五德之務七政
之本攬樞於心以別人倫以馭諸侯禮樂刑政行若
星辰動若風雷又必明乎治亂之紀興衰之故知喪
無喪知敗無敗範圍曲成時雨時霜不用滿威以除
禍殃故精極而神通性盡而命合行之若尸言之若
幾告之壇壝鬼神無謀則必由此也夫微羲軒神農
堯舜其孰能當之

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飭山讀易云從來無苟且之功名登顛造極回首難
矣伍員大夫種劉文靜輩是皆小賢小智也知進矣
存矣得矣急流勇退保全身名如蔡澤孔光張禹者
天下亦何賴有若人乎惟聖人者道充德備荷衆人
所不敢任之擔掇萬古所未嘗見之事沮撓不動疑
謗不搖知進矣不必知退知存矣不必知亡知得矣
不必知喪湯武誅伐伊周桐辰尼山筆削稍一瞻廻
卻慮時遷事變不可為矣故曰其唯聖人乎然究竟

理到極處知進未嘗不知退知存未嘗不知亡知得未嘗不知喪反經行權依然合道依然保身所謂不失其正也故又曰其唯聖人乎益深贊之也節山此論人所未發最爲透闢特詳錄焉節山者平和游茂若滄洲也

坤 ䷁ 坤上坤下

坤

安貞吉

雙湖胡氏云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當西伯之時羑里之四耶味安貞吉之辭文王之心盡於此矣其反覆致戒無非謹守爲臣之分使凡居坤位者一守之以貞且可爲不安貞而占者之戒今按合坤與小過兩卦辭覩之文王服事苦心千載如見彼曹魏何人敢曰吾其爲周文王乎阿瞞竊取漢鼎得罪一時竊冒文王得罪萬世

六三含章六四括囊

周勃少文高帝許其安劉懷慎謹默崔羣稱爲賢相人臣事君如地承天而已無名事業在君而已無功含章而不敢專成括囊而不敢邀譽君子於二臣有取云

六五黃裳元吉

蒸傳云黃而非裳則君也裳而非黃則臣非純臣也坤之六五陰之盛而有陽德焉坤爲臣六爻皆臣事

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當天心其坤六五之謂歟周官掌王后六服曰鞠衣注黃裳也詩綠衣黃裳綠衣喻妾黃裳喻夫人坤五黃裳知爲乾五之配嫌於言君又不以君當之故取象於后以存君位嫌敵乾以裳象之黃而不裳奈何曰此後世呂武之事非世之福也

又

干令升云陰氣在五九月之時自剝來也剝者反常道也陰登于五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

百官總已專剛斷機難惰懈信順而邈近僭疑言必
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無尤於四海
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坤以柔順爲德然時當陰極尤非專任柔順可以挽回氣數益疑陽之際臣擬君庶匹嫡盜賊比侯王世道人心幾滅熄矣阪泉涿鹿之師羲皇不免況季世乎易稱龍戰凡以爲陽也雖兩敗俱傷玄黃血雜亦不恤耳大地之生一治一亂不大驅除則不成蕩平

窮變通久之道也葛亮云漢賊不兩立裴度云臣誓不與賊俱生司馬光亦云後人必有以調停之說惑陛下者人臣以道事君可藉口柔順乎易於坤上六深明剛克之理非迂儒所辨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守而不阿者貞也進而不息者永也人臣事君精白一心不爲利誘不爲害怵早夜以之終身以之霍子孟晚節不終魏元忠木遂浮沈君子惜之易於用六深致永貞大終之義所以教忠也

由辨之不早辨也

秦鑒分封之弱而爲郡縣不虞發難於匹夫漢懲七國之變而輕宗室乃祚忽諸於王氏甚矣早辨之之難也然國家之變不生於所辨而起於所忽假令秦人不與閭左之役陳勝一荷鋤于耳劉向外家之封事得行莽雖象恭祇就第以老耳夫何亂之能爲惟忽之而不早爲之辨是以積漸陵夷而至於亡易曰馴曰順安危利災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 震下坎上

屯

屯元亨利貞

屯具四德之全何也曰此開天首出之主也洪荒初開平成於是乎奠府事於是乎修文明於是乎啓非具四德者孰能之勿用不輕用也利建侯不自用而用人也草昧經綸詎一手一足之烈哉故諸爻以不從初爲不獲吉而四之下求爲明或曰初非君位何君象何曰晉錫曰水有真人焉幅起四關蒼龍具附

非初而何

利建侯

周以藩封卜年八百秦列郡縣僅一再傳其爲絲促乎懲乃郡縣之便後世因之封建之制迄今不復何也豈時勢使然與抑德涼不足以舉又不講於居重馭輕之術與蓋後世之君闇起嘲與無累代之積托名禪讓有改物之嫌一時議者尊王權馬杜樹兵焉懲尾大焉封建不復所由來矣然藩鎮之恣不猶之乎不掉也偏安之辱不猶之乎東遷也北狩之軷不

猶之乎南征不復也又安見二者之孰失哉說者必謂封建之宜於古不宜於今爲非聖人意亦闇於濟屯居貞之義焉已

又

高祖王關中酈生勸立六國後利建侯也留侯非其樹兵失計遂發八難高祖從之以成帝業不用建侯成法從心起經綸矣故高帝慚爲酈儒留侯可謂深於易者乃知象詞比卦詞又進一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淮陰之道亡新息之遊遊皆有乘馬班如之象然恁運投隙爲漢家勳者以其明也故曰君擇臣臣亦擇君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易爻九五多吉少凶屯之九五凶者屯其膏也明末闖寇破都城入大內見金銀無算用鐵索貫巨鎖百萬曳之而西都人道觀皆云朝廷當闖城危急時搜括民間百計以佐軍需此時此物何竟留內以資寇賊爲天下笑以身發財豈非大凶哀哉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處屯之極陰柔無應進無所之憂懼而已山陽曰未知命盡何日李後主曰此中惟用眼淚洗面其泣血何可長之謂與

又

曹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發河水之濁而欲以泣清之也其爲無

益莫大焉晉過江諸人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𢡠是言之屯之極孰不爲泣而徒泣無施此兒女子耳故曰何可長也

䷃ 坎下艮上

蒙

養正聖功

王文成云精一之節目不過司徒五教無有聞見記誦之煩詞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又況鏤空吹音皆臧三耳之類無故而穿鑿其知見哉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按文成此說即是論語弟子章注解入孝出弟行謹言信汎愛親仁六者全是師徒五教之旨無異端曲學之誘如利功申韓之馳逐也即如六藝詩書固爲學者要務猶必餘力而從事焉則何有詞章靡濫之溺志爲不然王楊盧駱文章非不斐然終非持重遠到之器不過童觀而已故馬況謂弟援曰朱叔陽雖年少博雅小器速成智盡此矣是之謂與今人無識動訾陽明試看此等養正聖功議論何如

䷄ 乾下坎上

需

彖曰需須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恃剛踐險非躁則愚宰我從井子路馮河其不能需一也然從古扶危定傾負濟險大用者未有不本至誠而出之小心故易以有孚敬慎爲吉不爲葸懦口實初之用恒不改其常度也二雖有言中不爲動也三賓其寇致三服其鎮定視險如夷不爲險陷非至剛孰能之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需於血者爲險傷惴惴不免也出自穴者喜其得出不終入於險也蘇武扐節北亡幽大窖中遲十九年而返國狄仁傑爲來俊臣所誣頭觸血流武后將復唐室二公皆有需血出穴之象不言吉凶者處險難之地守正而已吉凶不計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以中正自持恬然處之而險阻自消若光武之安反側宋王之釋將權彷彿近之

訟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由是觀之雍子納女買直可謂有孚之窒乎叔魚鬻獄蔽罪可謂大人之見乎邢侯專殺無上可謂之非終凶乎微叔向戮死施生其何以詰奸暴而平邦國乎故孔子稱其遺直也他日趙鞅晉陽之叛晉君不能奉行天討而反許之復國失其政刑分晉之漸所由來矣易於九五之中正所以爲元吉也與

師 坎下坤上

毒天下而民從之
人之有痼疾者腠理膠結腑臟閉滯必用刀圭以割之惡草以攻之俟其排蕩發泄而後培以參苓輔其元氣人徒知參苓之能已疾而生人豈知刀圭惡草先以去其毒哉周禮聚毒藥以共醫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毒之義也輔制毒作役何據
又

易以征誅得天下儒者多微詞吾觀於易之師而
見聖人立説昭昭同符焉象曰能以衆正可以王又
曰毒天下而民從象曰承天寵又曰懷萬邦聖人弔
民伐罪用師戡亂昭揭日月毫無掩復乃知大易語
意與湯誓武成相表裏後儒何苦附會而爲之辭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左傳宣十二年晉荀林父救鄭先縠佐之及河聞鄭
旣及楚平林父欲還彘子不可以中軍佐濟知莊子
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

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
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則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
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師而不從臨孰甚焉此
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杜
預注云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不臧之凶坎爲衆變
兌兌柔弱坎變兌川壅爲澤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
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今爲衆則散爲川則壅是
失法之用從人之象變坎爲兌是法敗水遇夭塞不
得整流則竭涸也澤不行之物譬彘子違命也按古
人之説易如此左氏親受業於孔子必有師授奈何
遽崇信王輔嗣任理而遺象哉或謂荀九家易象爲
律蓋象上下空而陽氣貫其中所謂師出以律者如
六韜太公言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
敵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
管其來甚微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及周禮春官
大師之職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武王伐紂吹
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尙宮人
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不競

多死聲楚必無功皆其法也坎爲耳主聽又坎方黄
鐘之本故師初言律

古人説易尙象左傳所紀皆取象斷義今何玄子易
詁本之律作音律于野之聽歌南風不競其驗然可
攷者迄今不傳聲音之道微也

又

師出不以律無論步伐止齊之節不足制勝卽幸勝
矣而馬牛臣妾所過淫掠反倒戈之志啓反側之仇
堅前途之壘激同仇之憤服而旋叛得而復失以暴

易慕終亦必亡而已故易於師初爻以凶儆之益可忽乎

又

元魏道武破慕容寶於參合陂將簡擇俘衆留其堪用者給資糧以遣其餘王建曰不可縱敵生患魏王曰恐阻南人向化之心且非弔伐意建爭甚力不得已坑之及進圍中山寶棄城走城中無主而百姓猶閉門固守力攻之連日不拔魏王使人登巢車招之曰慕容寶已棄去汝曹將為誰守內應曰羣小無知

但恐如參合故事欲求全旦夕之命耳魏王顧之為顧建而唾其面此所謂反倒戈之志堅敵人之壘者與

六三師或輿尸凶

楊廷秀云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縠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楊中立云唐九節度之師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衄則輿尸之凶可知也

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韓彭英盧皆菹醢夷戮議者謂高帝少恩班史以歸子皆因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咸得裂土稱孤後見疑不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于滅亡孟堅之意豈非以高帝不攻于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義與唐代宗謂李泌曰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海內何官以賞之泌對曰古者有官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多以官向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為今計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分土以賞功

臣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小郡不難制也泌言謂李郭分封可也謂祿山有脤土則長保子孫恐不其然夫欲制于反側之後曷若慎于正功之初為早計哉

☵☷ 坤下坎上

比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楊廷秀云商以離德亡周以同心昌故曰比吉太公避紂以待文王曰吾聞其善養老焉援舍隴而歸漢曰當今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酈生說田橫而後服者亡故曰後夫凶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名士受匪人之傷者考其始或感知遇之階或受沂

節之欺或藉事權之便子雲頌莽伯喈哭卓文若死操馬融附梁冀柳宗元依王叔文皆有可原而當代詬厲後世譏甚可惋惜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蓋惜之也

又

象慮六三之失所比也故警之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令人猛然覺悟惕然有深省處焉援謝隗囂專意東方而隗囂降蜀至于殺身亡宗爲天下笑非大可傷而何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王者建萬國親諸侯顯比之道也其有自恃遐荒阻我聲教者無事張皇而徐以觀其向化舜征有苗頑弗即工舞羽兩階而七旬來格文王伐崇三年不下退而修德遂因壘而降失前禽邑人不誡之吉乎漢帝唐宗窮兵遠略殊失使中之意

上六无比之首

此即發明後夫凶之意首向也无首猶言不知所向也言不向顯比之主抗命逆行如田橫公孫述之自

取滅亡也錢鏐戒吳越遺囑其子曰善事中國勿廢事大之禮其後三世五王與八姓相終始馮敬通投身更始光武屢招不降後雖歸命終抱後夫之罰坎壈以没其向背得失亦可見矣

小畜 乾下巽上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小畜之時雖陰得位而聖人扶陽之意自在故於初九云復自道何其咎蓋以初得剛體不曲徇應六四爲无咎也章惇欲見陳無已無已復書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乃特見於今幸執人焉然先王制士有禮恐其微也或流於自鬻師道於公前有甚賢之嫌後無平生之雅若自昧法義聞命奔走其人已不足見矣

不如侯公功成束歸角巾私第相見未晚也得小畜之初九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小畜六四雖以一陰獨居尊位而五陽上下均非其類似有遂生麻中之勢不無孤立之惕焉聖人因其機而以有孚動之若曰汝能以誠結主合志群陽血去而惕可出也此化小人爲君子之微權也易雖不爲小人謀然爲小人謀正爲君子地耳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處畜之極陰尊制陽向不雨者今既雨矣向未行者今既處矣君子不幸處此守婦人之貞而不善其用雖正亦厲何者時不可爲也曹魏竊鼎已成文舉文若徒攖其鋒武毀晨牝方熾狄公婁公不受其毒當身吉凶昭然世道禍福隨之可不愼歟

履 兌下乾上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

漢祖唐宗皆開創剛明之主張良以弱質佐帷幄輔帝業身名俱泰魏徵以娬媚行讜直稱賢相與貞觀終始二公者所謂說而應乎乾履虎尾不咥者與

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君德不一而光明最貴唐玄梁武固英主也而猥予禍亂如祿山侯景者在廷無愚智皆知之二君曾不

覺悟以至亂亡何哉豈天之禍人國而耄及耶易曰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斯大寶要箴與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皇甫謐曰貧者士常賤者道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生不爲人知死不爲人惜至矣況麟士隱吳差山或勸之仕答曰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前悟所以吉先誠未能异行坐忘奈不希企日損乎吳興太守張永欲請爲功曹麟士笑曰君欲餙混沌以蛾眉冠越客以文冕乎僕寧蹈東海不受縻絆也之二子者其幽人之貞吉者與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武人爲于大君

能視能履彼固自以爲能也周公曰是眇也是跛也孔子曰不足以有明也不足以有行也微聖人其孰能知之自古矜智妄動而卒以召亂者豈少哉唐德宗之强明宋神宗之專任其去武人也者幾希

䷊ 乾下坤上

泰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

蘇傳云陽始于復而終于泰泰而後爲大壯爲夬泰之世不若大壯與夬之世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也然君子獨安於泰者以爲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逼而逐之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故獨安乎泰使君子居中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爲無措然後君子之患無由而起此泰之所以爲最安也子瞻此言歷

漢唐宋諸儒所未道讀書經世理明識快於古今邪正治亂之故籌之最精辨之最槩也抑當時爲司馬君實言耶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泰否初爻皆有拔茅以彙之象而征吉貞吉較異征吉者進用而吉也貞吉者用必貞而吉也唐憲宗問崔羣曰玄宗之政先理後亂者何也羣對曰玄宗用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非輕人皆以天寶

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
罷張九齡相任李林甫爲治之終賢邪進退理亂攸
分其泰否二初之象與

上九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晉江東宋南渡其城復于隍之時乎殷浩北伐無功
欲圖再舉王逸少遺浩書曰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
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
不度德量力不懈不已此封内所痛心者也浩不從
而卒大敗靖康之變用秦檜和議久不用兵及孝宗

嗣位張浚秉樞胡銓王十朋等皆浚門人故吏勸浚
力圖恢復以伸不共之恥然計謀未周輕於開釁欲
有事於山東先潰師於符離軍資喪盡而國威大挫
終以不振易曰城復于隍勿用師戒自邑告命貞吝
若爲江左南渡君若臣言之與

☷坤下☰乾上 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

或疑匪人之三字爲衍文豈彖辭仍之亦誤耶蓋否
運伊始匪人得志氣燄方張君子不能靜維默挽徒
恃其貞厲力雖黃此不惟無濟於否反甚其決裂焉
漢唐宋明之季亂亡恒由之不利君子貞有心用世
者何可不三復此言今觀六爻之交初曰以其彙貞
二曰包承三曰包羞四曰疇離祉五曰其亡其亡而

後否可傾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六二包承六三包羞

包承包羞二義如見小人肺肝彼小人之悻悻無忌
者易與耳惟包藏不測者機深害毒禍發不可制王
莽折節下士以揚雄之才智失身事之此包承也曹
操欲殺楊彪以其名德恐失人望而赦之此包羞也
其心猶有所媿憚未敢勇於傷善也然自是黨羽日
盛威福日恣正人名哲見幾而去勢重難挽國運隨
之此易之所爲否而君子儉德避難之秋也愈言之

淄惕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陸贄請收河北兵狀云鄰國之捏抗連連綿綿如苞桑綴旒不絕如綫則苞桑非固結之喩也荀爽貽李膺書云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顧恬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抑揚則休否者偃息之謂也二說甚善本義不用錄以備攷

同人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石齋云東漢諸賢分別甚則傷明矯抑至則傷健操持峭厲則傷中正非君子貞而涉川何利焉

同人于宗吝

柔得中而應乎乾二之德也二而于宗則吝矣天地四方孰不吾同而必曰于宗如一姓焉祠奉其祖禰無俾他族處此何所見之不廣也夫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而必以我之善爲宗盡屈天下智力爭之始而亂之階也君俊顧及之名滿天下而羣邪側目至釀成黨人之禍裂矣易之云者似猶未甚乎其言之也

大有 乾下離上

君子以遏惡揚善

顧端文云今倡無善無惡之說則善可不爲而惡可橫行矣離有而無則善且不屑可以高抗地步爲譚玄說妙者樹標榜即有善而無惡且任之可以放寬地步爲恣情肆欲者决隄防高忠憲云無善無惡之說以之明心性者十之一以之滅行儉者十之九觀我氏云執善惡俱息是告子也執善惡不分是無忌

悍也立意見以縱嗜慾者也同録云遏揚之休命具以先大而聖人表之人情樂肆苦爲正理所束而不敢越也聖人即以克艱者利之而無害矣黠猾之流掊擊聖賢專詬名教巧以無善無惡藏身寘應茂裂帝王草芥君父如桓玄王敦者豈不甚哉遠公痛闢桓靈寶形滅神滅之說錢虞山謂其功不減東魯刑書即此意也

九二大車以載

吕伯恭云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欲其鎮定燥滋

欲其調和盤錯欲其濟險汙濁欲其茹納如大車載物然後可以攸往此王佐之才惟伊周當之

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操縱溫厲之行揆其始願未必及此實由寵靈浸盛威福恣行不能中下卒成篡竊然有號爲公忠恪愼者處功名之極而昧消息之理不能自裁卒使讒人間之弗獲令終深可惋惜范史論馬援曰援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耶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観物之智爲反身之察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匪彭无咎既明且晳之道也夫豈易言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爲卦主所謂柔得尊位而上下應之也王輔嗣云無私於物上下應之信以發志故其孚交如夫無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于物物亦信焉既公且信何難何備不言而教行何爲而不威如施于壙亦云柔而能威者何也以其無備知其有餘也夫備生于不

足不足之形見於外則威削亦輔嗣之意也王猛謂苻堅曰晉雖微弱而君臣輯睦上下和安未可圖也非交孚威如之義與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繫傳云日祐日吉曰无不利其爲福也多矣而終不言所以致福之由何也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厥孚交如六五之信也威如之吉六五之順也羣陽歸之六五之尚賢也上九特履之焉耳

我之所履者能順且信又以尚賢則天人之助舍此
將安歸哉故曰神人無功至人無名而大人上九不
見致福之由也湯武高光之順天應人詎不較著

艮下
坤上

謙

謙亨君子有終

潛雪松云功愈高心愈下碩膚有几几之安德彌盛
體彌恭既耄懷抑抑之戒明子云象之不仁丹朱
之不肖只是傲處結果一生謙者傲之反也故有終

初六謙謙君子

機汎者魯恭士也年七十行甚恭冬日行陰夏日行
陽市肆不敢行行必隨坐必危見衰褐之士則爲禮
魯君曰機子年長矣不可釋恭乎對曰君子恭以成
名小人恭以除刑對君坐尚有差跌偷君食尚有便
饐虎豹鴻鵠無爭於人而尚有機阱況年七十尚畏
斧鑕何釋恭之有成回學于子路三年恭敬不已子
路問其故曰烏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
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罪咎不施行年雖老常恐
行之中惰亦敬恭以俟命而已是二子者其謙謙之
君子與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禹不伐天下莫與爭功齊桓震矜諸侯叛者九國勞
謙民服信乎有徵周亞夫折吳楚平七國可謂社稷
臣矣霍光受遺襁褓措磐石雖周伊茂以加矣乃一以
無罪身死一以前死夷族則何也豈獨盡其君之過
與抑其驂乘顧斧驕矜見於言面有以致之與君子
不欲多上人況其君乎甚矣勞謙之義未之前聞也
足已無術班馬均譏有以也夫

六五利用征伐

逆命之苗不祀之葛雖舜與湯其能已於征伐乎六

五以柔居尊上六以陰處極是納侮也是卑而可踰也非謙德矣故必征伐行師而謙之用始全彖曰尊而光此之謂與

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志未得即臨事而懼之意光武臨陣如不欲戰是也正足謙處與六二中心得原無差別覺本義陰柔無位才力不足之說未安用謙之六五利用征伐上六又曰利用行師征邑國可見征伐行師正見謙之妙用苗民逆命益贊於禹曰滿招損謙受益云云七旬來格足知謙之利用行師所由來矣

☷☳ 坤下震上

豫

利建侯行師

天下非經營禍亂足憂而養安無事可畏太康逸豫滅德敗旬弗返穆王繼體累洽荒遊無度神宗藉庇嘉隆庶事叢脞卒之有窮篡夏周室中衰明祚忽諸實三君為之厲階顧豫其可忭乎若漢武則異是武承文景節儉之後海內雖駿小康而攘外之略不振貽患累世未艾也帝不自逸豫奮其英姿不吝通侯命將出師立威絕域迄元成之季邊境晏如伊誰之利豫之建侯行師寧不其然而儒者動以好大喜功相詬厲亦已過矣

豫順以動

石齋云豫卦惟四一陽逼近六五公侯之卦也動而順則為其和為桓文動而逆則為晉馬為溫裕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本義云豫主樂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六二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于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

石堅靜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先事之幾微焉吾觀漢建元唐開元天下固小康也汲黯事武帝不從諛以侈多欲帝亦謂其深堅之守雖衛青亦不能奪而尤能面折公孫之詐預識張湯之敗智慮如此其審焉張九齡之相玄宗也值其在位日久漸肆荒佚上金鑑錄事無大小必力爭之乃祿山之亂林甫之奸已早計而深憂之所稱先覺是賢何以過此介于石不終日二公有焉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焦弱侯云初應四三五比四爲吝爲悔爲疾獨六二不繫于四而以中正自守得爲貞吉則九四之不爲賢臣可知已看來四外陽內陰才足有爲而誠不至者也當豫之時君弱而大權歸已衆皆附之足以成功故曰大有得惟其不誠故戒以勿疑如齊桓一匡天下使其誠心尊周周室豈復弱乎故五之貞疾四實爲之也夫子於四取其志大行於五傷其乘剛功罪定矣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

或有泥乘剛之說者曰五之貞疾四實爲之夫子於四取其志行於五傷其乘剛亦以徵四也信然則是操懿溫裕之爲也豈九四之大行哉然則如乘剛之說何曰子之所謂乘剛者正惜五之不能剛而徒乘剛之爲惜耳豈徵四也哉觀於隨之二五同德爲美足以見矣

冥豫成有渝无咎

蘇君禹云貫朽粟紅未嘗不想其豫盛而土木甲兵征輸望幸紛然交作至於煩費騷動然後知聖人之慮深哉爻於三之悔則欲其速圖於始於上之渝則幸其改正於終是故綸音之詔君子猶有取焉

又

蔡子木庭楠云豫之世君多以娛樂廢事大臣多以勢自專士多以慕富貴變生平所守故五之疾上之冥以戒人君之廢四之勿疑以戒大臣之專初之鳴二之介三之盱以戒士之慕富貴利達苟君能惕厲大臣能用賢士能守節行則何豫之不可久乎程敬承亦云世道不可不豫人心不可有豫此皆經國匡

時之論二公皆萬曆時人抑有感而爲是言與

䷐ 震下兌上

隨

隨元亨利貞无咎

當理措宜素位中節隨之義也詭隨則公孫弘孔光胡廣矣豈隨也哉故卦詞旣予以四德而又言无咎難詞也若不如是則難乎其免咎耳穆姜之筮亦是此義

天下隨時

觀我氏云揖讓也革命也桐宫也復辰也作春秋也出常情而天下安之與前聖而後聖信之君子曰是盛德也是時中也期于心之無我而已是之謂隨時

又

隆山李氏云陰陽寒暑之運有時方陰道長乃小人得勢之時君子須隱忍遜避以待天定終以必勝若不勝其忿盡力以抗必取凶敗如漢元成時弘恭石顯得勢於內而蕭望之劉向朱雲輩不遜迹以避終以及禍桓靈時曹節王甫得志於內而李膺陳蕃竇武輩不遜迹以避終被誅戮此君子所以貴隨時用權也此論可與燕傅遜而亨一則參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郭令公爲中書時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公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朝廷於其所求必委曲與之今子儀所奏上以其人不可而寢之是朝廷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令公可謂知有獲貞凶之道矣若李愬則不然愬平淮西入朝奏請官將百五十員德宗不悅曰愬誠有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

李恕亦昧于有孚在道之義耳

☶☴ 巽下艮上

蠱

彖曰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明之將亡也當神宗末造深居高拱百事叢脞沿於光熹藝壞已極矣思宗繼統初除閹瑺有似艮剛然卒非大有爲之資苟止而已而內外臣工婾安習久聚斂無貨惟日不足全不知振民育德爲何事災害並至城民興喪無日矣雖曰天運豈非人事哉讀蠱之剛上柔下不勝太息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緒六爻皆有父母之象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占爲有子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司馬光居政府盡革熙寧新法當時進言者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毅然爭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若王呂輩所建非先帝本意當如救焚拯溺可謂得承考之意矣然猶有未盡善者君子惜之則以其不如危而能戒也方公變法之始中外議論不一畢仲游蘇

軾兄弟范純仁諸公皆謂當熟講而緩行願虛心延衆論不必謀自已出則讒諂者得乘間而迎合光忿然不從遂限復差役以五日爲期同列病其太速獨知開封蔡京如約悉復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公何不可之有自是遂不用詳審固以啓後卒致紹述之慝蔡卞復用國事日非而宋室以微矣雖曰有天存焉豈非不知危而能戒之咎與是以君子惜之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秦皇帝唐中宗衛蒯聵魯莊公皆不能幹母之蠱何者失中道也蘇子瞻云子之於母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九二以陽居陰有剛之變而無用剛之迹斯可矣此所謂中道也

又

呂武之變若非平勃狄梁公諸人沉其幾因其勢而幹旋之其何能濟如巫蠱之禍激之反生變矣故曰不可貞貞者事之幹如何可勝但時有不可貞則以不可貞爲中故曰巽以行權故舜有號泣於田耳不

敢於家於旻天耳不敢於人號泣之於外而祇載夔夔之於內若是其艱也子不如舜疾不可得而治矣易之於人雖必要之於貞而曰不可貞非謂不可貞也可舉其凡不可悉其變難與世之徇形迹好功名者譚也

象曰幹父之蠱用譽承以德也

晉沈勁以父充死於王敦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刺史王胡之薦以雄才請解禁錮朝廷許之時燕人逼洛陽將軍陳祐守之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佐祐効力詔勁補長史勁自募壯士得千餘命行勁以少擊衆屢摧破之及糧盡援絕祐度不能守以救許昌爲名留勁以五百人守之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遂力戰而死又褚賁者少孤介以父淵佐命齊高愧不嗣爵服闋召見涕泣不自勝謝病且讓爵於弟蓁退處墓下足不出戶閾及病篤手背載以還家少差但非故處怒不飲食內外閤悉錮塞之謝淪聞其德推往候之排閤闖入謂曰人不可復得者身也身不可必全者名也身名

易滅奚爲以名滅身哉賁曰吾少無人間心何身名足慕所願啓手足歸全先塋耳兒輩不才未達予趣務尸徙殞失吾素心所爲憾耳又唐李璀者懷光子也懷光初解奉天圍時上以璀爲御史及光兵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備臣聞君父一也但陛下今日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大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臣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也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

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賚父
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泌赴陝上謂泌曰朕所欲
全懷光者甚惜璀也卿至陝試爲朕招之對曰璀固
賢者必與俱死矣及懷光死璀亦自殺嗟乎此三君
子者所謂幹蠱承以德者乎父在觀志父沒觀行泣
血苦心深哀隱痛譽之不圖咎於何有豈近今之人
哉可謂百世之師也已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周之東也守府空名朱文帝也中原如綫前人已壞
之勢後人不克振拔因循積漸以至於亡是裕蠱之
吝也可不戒與

又

柳子厚送南涪州云涪州家聲之大裕蠱之志宜尤
被顯寵此誤用易也南霽雲焉得爲蠱送其子涪州
豈宜稱以裕蠱此不可不辨

又

朱文公云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輩欲盡去小人郄
未免有悔它諸公且寬裕無事現前雖遮掩挨延得

過後頭郄有憂吝此說三四兩爻可爲親切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蠱之上蠱之極也天命已去人心已離雖有善者無
如之何君子處此惟有高尚遠去而已伯夷微子之
倚與或云蠱之終蠱之亨也世道將亨人多趨時赴
功而獨能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風節維世也殆
商山嚴陵之志與要之此兩種人深心遠識時有不
同其趨一也故曰可則

又

何氏玄子云高尚其事者言不以王侯之事爲事而
但以高蹈遠引爲其事也士固有厭煩熇游清淨本
非濟世之具亦無爲人之心若此者多此爻是矣范
希文以此嚴子陵非薄光武不事者謂非吾事耳爻
不言吉幾消可知誰謂聖人而滿志於斯人乎雖其
志可則而事不可則也是或一道也

☱☷ 兌下坤上

臨

知臨敦臨

司馬公云知道義識安危別賢否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故知臨要焉然知非矜明伺察之謂也陸宣公云以一人之聽覽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欲勝億兆之奸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矣故敦臨尚焉敦臨者即敦其知臨也五上二爻相足成義

☴☷ 坤下巽上

觀

初六童觀

東漢朱勃年二十博通經書言詞嫺雅馬援長稍知書見而自失援兄況慰援曰朱叔陽小器速成智盡此矣卒當就汝就學勿畏也後援爲將軍封侯而勃早逝王仲任云燕飛輕於鳳凰兔走疾於麒麟鼃躍躁於鼈龜蛇騰便於神龍呂望白首乃顯百里奚明於黃髮皆沉重難進之人也故童觀爲吝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湯武弔民伐罪不負我生作君作師之重開非常之原而不失天下之顯名夷齊叩馬採薇深念有生名教之重故寧窮餓以死而維綱常於不墜何咎之有故兩爻並以君子稱之或曰觀民何也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非觀民乎又曰志未平何也曰黃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寧得謂志之平乎故九五以湯武當之上九以夷齊當之先儒有云蠱上九不與天下之亂觀上九不與天下之治可謂確論

☳☲ 震下離上

噬嗑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易目云昔五侯僭逆罪狀顯明成帝得於親目非不明也乃不致之法則雷不與電合趙益韓陽之死宜帝非不斷也然皆罪不當死則電不與雷合故曰雷電合而成章

又

刑獄者聖人之所愼言也噬嗑爻詞無一不致愼焉

初之懲小過所以開自新也上之惡窮兇所以除匪類也九四之金矢所以象剛直也剛則不屈直則不撓尤必艱焉貞焉以明其執法之愼也六五之黃金所以象剛中也中則不偏剛則不弛尤必貞焉厲焉以昭其欽恤之仁也若徒恃威明自矜毛鷙郅都董宣輩優爲之非聖人意也吾按六爻之辭曰屨校曰何校木索也曰噬膚曰噬肉曰噬胏皆箠也曰滅趾曰滅鼻曰滅耳刀鋸也聖人之治天下也太上因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整齊之不已而使人嬰木索受箠楚罹刀鋸何其楚痛而不德也仁人而在上固如是乎不當位利用獄聖人之微詞也夫

六二噬膚滅鼻九四噬乾胏得金矢九五噬乾肉得黃金

易雖備象之書然中實有其理兼有其事非一味影響寓言噬嗑卦六二噬膚滅鼻詰注云噬膚最易入故入之深至沒其鼻謂至剛噬至柔之物一盂盞觴器無留難以至所噬之膚掩過噬者之鼻也焦弱侯云史稱曹操佻易無威重歡笑至以頭沒杯案中

卽此意象又如六五噬乾肉得黃金乾肉中何以得黃金曰史稱韓嫣以黃金丸彈雀時人爲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何謂乾肉中無黃金也此一解奇別可解頤至九四噬乾胏得金矢王肅解云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有時得金矢何立之子稱王解深得之且駁舊解指周禮大司寇束矢鈞金之非與乾胏句全不相蒙最不可川子稱訓非是乾胏喻惡人強梗卦中最難噬者惟剛直爲性者得之金喻剛矢喻直也此正是斷獄正解何得以王肅之別解沒周禮之正

解也何不相蒙故不可用

☲☶ 離下艮上

賁

許愼云賁飾也从貝卉聲貝水蟲背有文如錦故爲文飾之義京房云五色不成謂之賁文彩雜也傅氏云賁古斑字文章貌王肅鄭玄皆云賁黃白色也孔仲達云艮爲山離爲火以火照山之石故黃白色也揚子雲太玄經准賁次二曰黃不純屈于根注易賁卦山下有火黃白色也故曰黃不純也家語孔子筮得賁愀然有不平之色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者吉也而夫子有不平之色者何也孔子曰以其雜也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吉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謂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呂覽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亦何好乎繇此觀之則以黃白不純色爲賁其解確矣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獄者生命攸關國之大事无敢折獄正見賁之小利

不敢以當大事也賁者文飾之謂明庶政可用文飾折獄而用深文緣飾沒其情實矣按刑家始魏李悝著法經蕭何定律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趙禹增至六十篇馬鄭諸儒章句又十餘家七百餘萬言晉杜預云法者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古之刑書鑄鐘鼎鑄金石所以杜塞異端無淫巧也宋初增律令因唐舊後滋繁多仁宗欲删定有謂先朝法令不可輕變帝以問王曾曾對曰此儉壬彧上

之言合法官得倚法舞文上下其手耳宜刪繁密以
[illegible]新聽聞觀乎此則知賁之无敢折獄矣

初九舍車而徒

東漢杜林博學稱通儒新室時避地河西隗囂重其志操強以官不可建武初以弟喪告歸囂大悔遣客追刺之客見林身推鹿車載弟喪行千里感歎而去徐穉家貧躬耕自給非力不食舉有道仰家拜太守不受太尉黃瓊以禮辟之比瓊卒穉負糧步千里至江夏哭奠而去袁閎飭身循飾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謁姓名徒步詣之累日不得通會阿母出入白夫人乃呼入見已歔徒步去此三君者有舍車而徒之象剛德明體皆可風也

剝　坤下艮上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

溫嶠知逆敦之禍心時進密謀陽深結之竟除亂賊以安晉室狄仁傑委蛇女主避其悔悟涕泣導之遂復太子二公可謂順而止之迂儒不知大計動以毀方死合相詬厲忿憤力抗激變亂生厥豈之禍可以鑒矣君子觀於坤上艮止之象順而止之有以也夫

初六剝床以足六二以辨六四以膚

以足剝其庶司百執事也以辨則及其大臣矣以膚則及其貴戚懿親矣凡小人之禍人國未有不變易人主之股肱而後行其志者趙高傾李斯曹操殺孔融王莽滅中山所由來者漸矣

六三剝之无咎

六三陰類也已以陰類而能无咎者以應乎上也高力士之小心事主張承業之繫心唐室是其象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六五剝之主也人主當羣陰騈次之時惟宜寄幾覩變不可乘剛亟於驅除以宮人寵者猶曰慈以畜之耳若赫然震怒猝起而圖之其變不測非國之利也陳寶訓注之禍千古鑒戒

又

何玄子訂詁云五本君位剝而至四爻過此非聖人所忍言也故特發此爻爲王之后起義蓋后爲宮人之主以統羣陰如統衆妾進御而均被寵愛於王若曰與其剝陽以至於凶何如以次承陽之爲得哉周禮天子御妻八十一人九人旅進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亦九人旅進當三夕嬪婦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王后尊專一夕凡十五夕而遍有魚貫而進之象焉予按周禮女御當夕之說汪若文極駁康成注謂王一夕中所御九人自非隋煬金亮之淫婪何以堪之詎周公之聖而定制如是然其所謂女御者決非相從燕寢者不過與女樂女酒女舂之徒分職宮中供御之事云爾此說誠然抑有疑焉夫謂之供事乃諸嬪御之職何得以王后至尊而亦與諸宮人分當一夕之事乎又不然矣予竊謂當夕者亦祇如外庭三省當直之例必不能盡被寵愛與否小星抱衾與裯實命不猶已興怨歎之意矣詎能必王一一御之哉今觀何說亦於此合故附論之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碩果不食幸之亦愼之也處剝之極孤陽在上幸遇君子扶危持傾得民以載猶可爲也不愼而小人復用則棟撓廈崩同歸于盡而已賈似道韓侂胄史彌遠之凶其足食乎故曰小人終不可用

又

何玄子云碩果不食此君子之秋也所謂一不爲少天若祚晉則爲謝安之止桓溫而天下皆得所載天不祚漢則爲王允之死于傕汜而小人亦相隨亡故此爻不言吉凶

復 ䷗ 震下坤上

初九不遠復六二休復六三頻復六四獨復六五敦復上六迷復

顏子不貳漢高無我皆不遠復者帝王賢聖心學治道咸不外焉故顏曰不遠帝曰天授若休復者安於復者也仁者安仁故曰下仁頻復者勉而復者也困心衡慮故曰厲獨復者勇於復者也改過不吝故曰從道敦復者誠於中者也克己省身故曰自考迷復者迷而不反桀紂秦隋四敗隨之故曰反君道

又

唐虞三代之王不具論以漢高帝言之帝之初入關也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意欲留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之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張良曰秦為無道故公得之願沛公聽噲言即還軍霸上此其不遠復者一又帝數患楚侵奪漢甬道聽酈食其謀立六國後刻印未行張良來謁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箸為大王籌之遂發八難且曰天下遊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徒欲望尺寸之地今復六國遊士各歸事其主誰與取天下乎漢王輟食令趣銷印此其不遠復者二又項羽與帝約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今斷鴻溝為界漢以西楚以東帝欲從之張良曰漢有天下大半而楚之勢窮力盡今與之約是養虎自遺患也願急擊勿失帝從之敗羽於垓下此其不遠復者三三者勿失而取天下之大勢定矣後帝疾甚以寵戚夫人欲易太子叔孫通彊諫猶未決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刦張良畫策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固請宜來令上見之此一助也使人奉太子書迎四人後太子宴上置酒四人以從上怪問之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匿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遂

不易太子以今觀之夫天下未定雖雄角逐由前所云三者失其一焉則以取天下而不足天下甫定人心未固而一易太子則國本乍搖他變禍釁而起以亂天下而有餘矣而帝之從諫無我若轉圜焉豈非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哉得君道耳而述者亥之也

☳震下 ☰乾上

无妄

彖曰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

无妄無不正矣備四德往無不利矣曰匪正不利者何也天下有自爲无妄而信心寘行行之輒敗者豈少哉荀息之忠尾生之信於陵之廉荆聶之勇以爲无妄則无妄矣而倘得爲正乎利有攸往乎無眚而天命祐之乎人知妄之妄詎知无妄之妄耶嗇乎陳氏子龍之論春秋也曰天下之變不可勝窮君與民將相問者也親與義將相害者也理與勢將相背者也或守信失幾或始誠終乖或過蔑墜業或專一被惑或忠而不知義或孝而不知術或貞而不知節或同情異勢同勢異德或同德異將天下既衰矣常事恆少變事恆多欲行中庸之經守先王之道無術以處之則惡名空被也其卽无妄而不利有攸往之謂與易義春秋其義一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易溯云周公之不智孔子之黨君妄卽不妄愚按妄

卽不妄四字妙解假令周公多一番周旋孔子別一番解飾是用藥而益疾矣緑何大義滅親諱君知禮此道昭揭千古

又

无妄之疾與災有別乎曰災從外來者也疾自中作者也伯奇之孝而放逐子胥之忠而鐲鏤災也大舜之號泣周公之恐懼疾也疾至克諧允若德音不瑕勿藥有喜矣若災則猝至不測無可如何而安之若命也何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

大畜 乾下艮上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浮山云世儒雄陸左朱易餙固陋動以臯䕫稷契何書可讀爲解不知上古聖人仰觀俯察四時百物莫非精入深幾之書聖人表之以前民用詩書禮樂皆飲食也神明黙成乃知味耳多識即黙識師古即從心制數度議德行即不思勉之從容也彼故好異高畸者雖能充類无妄以揮斥天地賤壓帝王然未詣六經先犯六蔽終不許之假借而功泰焰此下學上達所以爲天地之宰也夫

初九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浮山云邴原聞潛龍之訓即還鬱州文中獻策不用即歸河汾見幾即止早是急流做屣未能難言不犯

頤 震下艮上

觀頤貞吉自求口實

觀頤自求口實此千古觀人之法也顏子簞瓢自樂孟子謂其禹稷同道孔明三代以下一人晦翁本之淡泊明志則君子所養可知矣末世士大夫居養氣體縱欲窮奢胡爲乎來盡上漁下均所不免迄進盡勢極饑渴害心乞餘搖尾無所不至嗟呼窮居不恥嘑蹴得志而欲其不竊祿不素餐難矣失勢而欲安家食厲素風抑又難矣此饕餮所以列於窮凶而登山採薇者聲施至今也夫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凡人於飲食男女之際情欲易流往往不顧禮義然羞惡之心未嘗絕也頤之初九曰觀我朶頤不足貴也大過之九五曰老婦士夫亦可醜也是動之以羞惡也董子有云人有廉恥者不生大辱又云天之爲人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其得易之旨與

六二顛頤貞凶

士君子下同商賈與小人爭錐刀之末如白圭什一王安石手實是皆有顛頤之象非正道也孟獻子不察雞豚公儀子拔葵斷織知拂經者顏子簞瓢原子辭粟戒於丘者其得頤之貞與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拂頤者悖道以自養也酒池肉林沈湎若流類也今鼎食家一七千錢豪厮萬指而親識窮乏者不能邀其半菽此無論悖養民及物之道即較孟嘗信陵輩資舉火者萬家其豪舉亦不伸耳季倫見收奴輩何曾後無遺種寧不悚然汗下哉

䷛ 巽下兌上 大過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時當大過賢智之士多矯枉過正互相標榜以爲名高如李漢黨人之類君子以世道爲己任而中持其衡豈肯隨時而矜己甚之行哉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王輔嗣云龍逄比干憂時危亂不懼誅殺直諫以忤無道之主遂至滅亡功雖不成其意則善復有何咎愚謂文履善黄石齋皆過涉滅頂者殺身成仁浩氣兩間何咎之有班掾論翟方進曰王莽之時蓋乘天威雖有賁育無益於敵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殞其宗悲夫亦不可咎之意與

又

浮山云過此牛關何有咎譬世人刻論掊克聖賢總爲媚濁流而自解耳凶不可咎一語胥濤横島且爲生風况歌丁令洋之詩乎

䷜ 坎下坎上

習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

習坎重險也需之不陷蹇之能止非重險也惟重險則智者無所用謀勇者無所効力遠近無可逃之地天人無可恃之處君子於此亦惟心之亨爲耳心之亨者遭百折而不回歷九疑而愈信夷齊之得仁箕子之正志有孚心亨而已其行寧不可尙哉

又

禍亂之作以開聖人不遇盤錯不見利器此起庸振懦勉人有爲語耳若夫運當流極世盡淪胥雖有命世之才無以成弘濟之功習坎六爻不得一吉維心亨者不怨不尤僅心亨焉耳往有功者未出中求小得焉耳孔孟生衰周之季葛公當漢祚之盡文山之燕市秀夫之厓州石齋之婺州謂之何哉吾友陳鐵山有言荆棘滿地蘭荃無下種處不禁三嘆此言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英雄無用武之地氣數當極盡之秋有功得乎李宏甫云身在險中可遽出乎是以君子不喜其能出險而喜其能巽入於險何以故蓋當此無可奈何之時必有可以奈何之勢然後徐定以圖出若西伯之羑里是已是故既入於險即安於險勿用勿遽求出爲也方且以險爲枕而入於坎窞之中斯爲處險之第一義耳是以不遽出也此時欲出終必無功故唯六三獨得處坎之道而爻辭復以勿用示戒焉若初正自入於坎者也既入於坎窞矣欲以誰九耶陳東

歐陽徹輩是已若上幸已出於險者也而復繫徽纆寘叢棘仍有三歲之凶焉是亦不可以已乎李固陳蕃輩是已皆世之大賢人者卒之身不保國受殃而徒以名節稱傷哉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八純卦六爻俱無正應唯以比而相交際爲義際與唐虞之際同意但唐虞際其盛此居坎險之際耳蓋四臣位進而附五有欲出險之意與情相向樽酒簋

私繫爻之備用缶納牖有巷遇之誠君臣相遇如
勾踐之於范蠡先主之於孔明患難相依卒以有
故終无咎蔡子墫云四非五无與爲主五非四无與
爲臣信約交歡際之謂也

離下離上

離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火性炎上故於內卦之始言錯外卦之始言突得之
在敬失之則焚身叔夜正平罔此故矣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離爲日三過中前明將盡有日昃之象於是時也樂
天知命富貴浮雲優遊自得如鼓缶而歌足矣若不
宴不稚倚戶號咷以自消鑠豈不始大耋之凶哉謝
安石年在桑榆頼絲竹陶寫亦是此意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九四繼明之始天命初回人心未向王者之因革損
益貴從容斟酌至於中正以作離四方秦政甫平六
國掃蕩典制督責恣行卒之龍石告殞社稷爲墟項
籍暴興喑啞之氣所至殘滅竟身死東城五將支解
突焚死棄明有其事易象益可忽乎

又

章本清云明之於人猶火之於木火宿於木而能焚

木明本於人而能害人顧用之何如耳九四不中不
正剛氣燥暴其害若此人以聰明才智爲氣所使而
其禍亦酷烈矣可不戒哉古占法載隋煬帝來江都
幾易遇離之賁乃以離宮爲寺名曰山火取卦象也
後改曰山光在揚州北十五里名灣頭後帝被殺離
宮灰燼焚如死如棄如可謂奇驗王覲濤賦詩云不
須談賁卦興廢古今同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

離卦六爻以柔吉以剛凶離之上明之盡也出征折

首不及其醜柔而不過乎剛也王允誅董卓而不赦其黨迺傕汜以再亂裴度擒元濟而不及一人遂使蔡人如吾人得失之效亦可見矣

龍性堂易史參錄

閩縣葉矯然思菴著　六世孫夢曾修林校

下經

艮下兌上

咸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公孫弘阿世胡廣中庸馮道長樂無所往而不隨人彼固有所執以爲浮沉媚世之術孔子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蓋甚鄙之也

巽下震上

恒

初六浚恒貞凶上六振恒凶

新進喜事抵掌抗談賈生之浚恒也不免絳灌之讒經生當國變制紛更王氏之振恒也竟貽執拗之誤承塵弔鵩津橋聽鵑所由來矣非凶而何

遯 艮下乾上

彖曰遯而亨

蘇子瞻云遯以二陰伏於四陽之下小人之黨漸盛其勢浸張君子猝起與爭爭而不勝則其禍及朝廷而裂於身家天下事不可爲矣故莫如遯以察其變而徐圖之若無與於彼者而使之不吾忌迨久而勢利之交傾傾而自相攻或依於正人君子以爲名又其勢也夫然時至事起乘其瑕釁而後收之可以大

得志是以有亨道焉故曰遯而亨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京山云積陽爲天積陰爲地山起地中有似陰長逼望山若連天登山而天遠若遯去者故有此象覩而而遯人莫之知夫子之見南子遇陽虎是也

九五嘉遯貞吉

遯九五與訟九五同人君不言遯嘉遯者嘉高尚以風世也高祖徵聘商山世祖物色嚴陵是矣唯上有正志之君斯下有固志之臣二之象曰執用黃牛以固志也箕許當之五之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堯禹當之

大壯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唐滂清流其初之壯趾乎賓陳閹禍其三之用罔乎胡廣孔光之中庸其五之喪羊乎元祐司馬之紛更其上之不能退不能遂乎若二之貞吉時靜而靜能守中也四之貞吉時動而動能健往也盡善而得正者唯此兩爻可以爲法

晉

坤下 離上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人臣患不節儉饕餮敗類者無論即如管氏三歸霍氏封殖終非潔己奉公之道此九四鼫鼠所以厲也人君患不廣大誼不謀利道不計功三代以下難言之漢武多欲宋神喜功與解縉者遠矣此六五之失得勿恤所以吉也故淡泊明志者爲純臣遵道干譽者爲小補云

明夷

離下 坤上

明夷利艱貞

邱行可云明夷六爻以商周時事言之上其紂乎五爲箕子之奴也四爲微子之去也三爲武王之伐也二爲文王之囚也初爲伯夷太公之避也不及比干者明夷之際艱貞以自全故不言殺身成仁也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心焉傷之矣

彖曰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內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內難正志箕子以之推此志也叔度居亂世君俊顧廚皆其師友而黨禍不及嗣宗立身汚朝日無臧否縱酒自全梁公事女主縱博褫裳竟復唐室使三君子不知用晦委蛇保身成事烏能得行其志哉未易爲流俗人道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蘇子瞻云垂其翼所以示不飛之形也方其未去也垂其翼緩之至也及其去也三日不遑食亟之至也足何也懼不免也有攸往者往就二也何以知之以下稱主人知之二爲卦主故稱主人即二老之就文王有言謂譏其去之早也洪範以言屬火故離有言象然使去志不決徒其傷之及則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爲明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應天順人無遑剛欲速之心是之謂貞書曰天惟五

年須暇之于孫誕作神王罔可念聽詩曰於爍王師
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則其諂也李子思云
武王處明夷則以不可疾爲貞箕子處明夷則以利
艱爲貞各當其事也

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按明夷自初至五一爻一聖人也蓋惟居治世而天
下之道出於一居亂世其道多矣不達是者不稱精
義入神李宏甫云大難外難也唯外難可以計較求
出亦可以晦明不入若內難則出不得入不得與難
奐故箕子之明夷晦不息明亦不息夫子特深贊之

又

蘊傳云明夷之主在上君子當其世力能救則救之
六二用拯是也力能正則正之九三南狩是也既不
能救又不能正則不敢辭其辱以便其身六五之箕
子是也嗟夫人臣至不敢辭辱以便其身幸則爲箕
武子范大夫不幸則爲文殿善李若水傷哉

明夷初九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有攸往主人有言此孔子厄於陳蔡一象也飛垂其
翼去衛適陳也絶糧與三日不食也子路慍見主
人有言也困之上六曰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
悔征吉此孟子論德慧術智之義也葛藟臲卼存乎
疢疾也曰動有悔操心慮患也征吉故達也注易者
更不別求箋解矣

孔子於明夷九三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於革九四
曰改命之吉信志也湯武之事聖人所難言故必推
本於志以告天下後世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也亦
春秋之志與

離下巽上

家人

彖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或問於邵二泉曰嚴君父母之謂然則母亦稱嚴乎
曰母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
外之別慢雌鴻之儀父雖嚴不能盡察者必母嚴乎
內而後中外齊肅家道成也慈母有敗子不其然歟

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楊大云有物有恒有閑有節後世嘻嘻以自便而得

姑坊表偽置盡前之無分別者將以知母不知父之

洪荒爲道耶且唾貿雁而麀之奚率獸女禍神人妨

比午會豈無故哉

睽　兌下離上

彖曰睽之時用大矣哉

睽卦六爻皆有始睽終合之義方其睽也爲喪馬爲睽孤爲天剠爲張弧及其合也爲勿逐之復爲元夫之遇爲于巷爲噬膚爲有終爲遇雨自古叛亂之禍萌於睽即成於猜嫌故六爻深明睽有必合而誠不終誣所以勸忠也君子不幸處危疑之地負睽離之罪唯有貞信不貳以理自固俟夫天之終定而已

蹇　坎上

六四往蹇來連

鄧汝光云連桓公管仲之交者鮑叔也連簡公子産之交者子皮也

九五大蹇朋來

陸士衡云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惟壤部襲錯音亥龍比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綱劒宜其利鑑獻其朋其朋來之謂歟高光非張蕭耿鄧無以成

配天之業張蕭耿鄧非高光無以効從龍之功庶乎咸有一德矣乃若劉禪之葛公唐肅之令公皆以中常之主得大智之臣雖言同量卒以不振彼江左南艘之君若臣或均不足有爲或有臣無君或有君無臣欲以謀濟蹇而稱朋來不亦難哉不亦難哉

上六往蹇來碩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蹇時君道貴於師道故上雖居外卦必視聖明以明貴賤一尊之義嚴光則築亦來京師華山堅臥何妨效中公之善對乎庾冰定出世人致敬人主之禮正

所以平萬世虛憍亂分之窾也

☵☳ 坎下震上

解

彖曰解之時大矣哉

解則險已平矣不知天下有至險未解者方且高張君側援引庶位則小人是已狐者小人之妖拇者小人之賤隼者小人之鷙負乘者小人之僭狐不獲則中血不來拇不絕則朋不至隼不射去則悖亂無已時寇戎無寧日矣德宗解奉天之圍信盧杞以再亂司馬華熙寧之法用蔡京而中變明君察相何可不

三復此言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楊廷秀云田者力而取之也矢者我直則壯也黃者中而不過也去小人而不力雖去必來去小人而不直雖行必格去小人而不中雖甚必亂三者盡矣又能貞固以守之則吉矣不然鄭朋得以入望之封倫得以入太宗矣

☱☶ 兌下艮上

損

損有孚元吉

損有二義抑損飾損也謙之皆吉飾之不傷財不害民是皆損也然必有孚出之不然是新莽象恭也公孫布被也詐而已矣

上九弗損益之

從古清節堅貞之士皐壤山林若無與於人家國事者而其風教所被爲朝廷養元氣爲流俗起頑懦爲

名教扶綱維其益大矣雖十朋豈足道哉故曰非許由無以彰唐帝之大非伯夷無以見武王之義非嚴陵無以成光武之美

益 震下巽上

夫子於益下之道極矜其美彖云民說无疆又云其道大光又云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可謂至矣周公之爻於初六云利用為大作大作者大繇役也大兵大獄皆大作也六三云用凶事大喪紀也六四云利用為遷國夫遷國之變視大作大喪抑尤甚矣然能以益下為心則困心衡慮無不吉而免咎成湯盤庚之遷亳遷殷公劉太王之遷豳遷岐且以基王業而作

中興焉即如江左南渡之君臣苟以益下為念亦可偏安延祚惟立心無恒督責自恣則二世之季夾組侯之大去鄒子之無歸莫益或擊之凶詎能逭哉

夬 乾下兌上

彖象爻詞三聖人總為去小人而發蘇紫溪論之極詳其云甘露之變以小人攻小人也不知揚庭之義也元祐之朋以十人制千虎也不知孚號之義也以手推席徒犯壯頄之凶蓮厥猶在防暮戎之戒非有為也何進徵卓紹卒以釀禍呂退結朱溫竟以啓災皆即戎而非自邑也故決而不進則禍集於君父決之而勝利亦不在國家夫惟極治之世抑孔壬於

未形而莧陸不勝化庶頑於並生故吾戎不起錄之
上也不然寧牽羊毋壯趾寧遇雨毋次且此溫太眞
狄梁公所以權宜成大事也何者決而和也
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為咎
君子慮勝而後動故勝在往前不能必勝而往能無
咎乎京房欲去恭顯而卒困於恭顯劉蕡欲去宦官
而卒困於宦官皆不勝而往之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上六恃其應三而比五號使助己二與三為鄰與五

為應聞上之號安得不惕雖其伺隙而動或與戎於
暮夜之時二夾守中不動則上必自窮何能為乎如
周亞夫軍中夜驚而亞夫堅卧是也象所謂不利即
戎者惟上六當之二自勿勞憂恤為夬變離明警幾
故用其壯若此五代史載唐明宗時路晏夜適厠有
盜伏焉晏心動取燭照之盜即告晏請勿驚某稟命
有自祭公正直不敢動劍匣劍而去繇是晝夜於懼
以備不虞召董賀筮遇九二爻用事曰察象徵辭大
有害公之心然難已過但守其中正請釋憂心晏終
無患柔子語録載王子獻占遇夬九二占者曰必夜
有驚恐後有兵權未幾果夜遇寇旋得洪師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三與上應當夬之時應爻乃其所欲夬者聖人獨懼
其不中也故為之戒曰與小人處而剛壯見于顏面
凶道也何也小人我疑則反噬必不免矣君子誠有
夬而又夬之心則雖行獨而與其配為友至若和合
成雨跡若為所濡衆陽且有我慍者而終必夬去小
人何咎之有何者不如是不足以濟其夬也其用益

密其惕益深而未嘗少露其幾王允之於董卓溫嶠
之於王敦顏杲卿之於祿山狄仁傑之於武氏皆似
之
上六无號終有凶
上六當夬之時號呼其正應之三是九三所稱惕號
者也今三且夬夬則正應不可號矣又號呼其近比
之五是象辭所稱孚號者也今五亦夬夬則近比不
可號矣夫以五陽上進一陰豈能久存而猶號呼者
所謂將死之鳴垂盡之音也故絕之曰無以號為厲

之終有凶固其宜也且亦犹三五也曰不必悒其號彼之終當有凶不能免也蓋小人計盡無復之必求合於君子君子或忽其孤而不虞其變爲調停包荒之説使其餘孽尚存未有不爲所復者唐之五王不除三思其監也

☰☴ 巽下乾上

姤

蘊紫溪云以陰陽流行言之復爲天根陽含陰也姤爲月窟陰含陽也不有天根孰爲之顯不有月窟孰爲之藏陽不遇陰陰不遇陽即天地無以成含章之化況世道哉聖人之心天地也謂陰可與長而不抑之固非也謂陰可終絕而使之不遇亦非也女不可使壯豕不可使蹢躅何其嚴也魚可包瓜可包何其宏也凜凜然履霜堅冰之防休休然納污藏垢之量不亦善乎堯工比周庶頑殄法三監不靖殷士怙熊豈不駸駸乎蹢躅之漸而侯明撻記引以並生敎告要囚悲於式訓未嘗引繩而批根也凡以化之於包容而潛消其不肖使天下小人盡爲君子亦如品物之並生於天地間而後快也故曰聖人一天地也此可與子瞻論泰之義參看非學究家所及

又

易參云齊桓公七年始伯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露改元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

太宗即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宋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眞來貢而宣和之禍已伏林甫相而唐禍丁謂進而宋危極深研幾故謹於微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蘊傳云陰長而消陽天之命也有以勝之人之志也君子不以命廢志愚玩此爻狄梁公委蛇女主溫太眞深結逆敦皆得含章之意而卒得行其志華亭徐公階與分宜同相徐答貴溪諸城之敗曲奉之倖爲

後嗣治第江右結姻世族倚好甚篤分宜坦然不疑
迨已卒皆反之將長卿嘗華亭好過曹嘯未知其志
也使粗疎者為之敗露矣亦可稱得含章之意若吾
瑞州之於魏璫因與訪而餘其髮鬚裴求自全而諧
其辭嚴衛皆中正之道卒以折其邪謀而不虞其噬
已孰識其非含章有隕之深心哉

☷☱ 坤下兌上

萃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地上有澤水之聚也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於地
言上於地則為水方聚之義也水聚則決必有以防
之水乃潴人聚則亂必有以制之人乃定王注潴聚
而無防則衆心生是也除者去舊取新之謂戎器久
則必敝除而修之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天下之
患多生於所不虞度故戒之象言假廟而彖言除戎
者於益聚之時而防其衰散於至順之時而虞其不
順也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兩者萃道之至大者
乎邱行可云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好兵亂也去兵亦
亂也如秦皇之銷鋒鏑鑄金人李唐之議銷兵則非
謂之除戎器漢武帝承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武
以事四夷又豈戒不虞之義乎

九四大吉

萃以二陽統四陰九四近臣而有聚人之勢幾於二
君權之所萃咎亦集之最易有僭偪之嫌夫明農告

歸聖人之大吉也苟非其人烏能免於後世之事先
主遺命孔明云嗣子可輔則輔不則君自爲之以孔
明之賢君猶疑之況其他乎故周公以大吉爲戒若
曰唯大吉而後无咎焉耳蓋儆之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比以一陽統五陰一則皆尊則衆陰順從惟五之歸
萃之九五爲四陰所歸尙有九四以分其萃若成王
有元公太甲有阿衡也太甲處仁遷義成王宅心不
敢康善始善終所謂元永貞而悔亡者與

升 巽下坤上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冥升者冥於盈虛消息之理知得而不知失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也如登浮屠一氣騰上及至合尖汗湍神憊別無駐足餘地勢必趨下一有蹉失嗟悔何及李斯淮陰張華輩覆轍可鑒葛公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利不息之貞也夫

困 坎下兌上

彖曰困剛掩也

坡公云九二爲初六六三所掩九四九五爲六三上六所掩故困困者望而見制無如之何之詞也陰之害陽者多矣然皆有以侵之夫惟侵之是以陽不能堪而至於戰戰者有危道焉而無所爲困困之世惟不見侵而見掩陰有以消陽而陽無所以致其怒其爲害也甚矣坡公說困字與如漢帝圍白登孔子厄陳蔡妙絕

有言不信

蘇秦說秦王不合金盡裘敝困於易水之上問其鄰子貸布一疋與千金鄰子不與夫一布而償千金其利亦厚矣而鄰子不與者何鄰子不信秦之有千金也豪傑之士當不得志之時出言而不見信於人如秦鄰子者何可勝數嵇叔夜下獄及對簿而不自明人問其故曰吾義非不直神辱志沮有死而已嗚乎困之於人豈不甚哉

象曰澤无水困

昌黎傳何蕃云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居下不流斯困矣此澤水困之義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此爻以事人言之荀彧仕操賄空器之禍陸機入雒兆黑幰之凶以制人言之先主伐吳焚師崩於白帝符堅伐晉敗歸逼於慕容孔子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亡此之謂與

井 巽下坎上

子瞻以三陽爲泉三陰爲井蓋陽實陰虛初曰泥四曰甃上曰收非井井象乎二曰射三曰渫五曰冽非泉象乎以升序而言則初之泥方掘之井也四之甃已修之井也上之收則出汲之井矣二之射始達之泉也三之渫四之甃已修已潔之泉也五之冽則可食之泉矣又以二爻爲一例則初二皆在井下不見於用故初爲泥而二爲谷三四皆在井中將見於用故三爲渫而四爲甃五上皆在井上而已見於用矣故五言食而上言收也以人事擬之初二如巢許三四如孔孟五上則堯舜伊周也此解奇創恰合與堪枕秘

革 離下兌上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睽之上火下澤特性各異遂耳若革之澤上火下水決則火滅火燃則水涸有不相容之勢矣故曰相息睽之二女同居中上少下特志各異歸耳若革之少上中下倫序有乖反成仇隙有相害之心矣故曰不相得天下事苟不至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輕言革乎盤庚矢言不啻三就之告子產與頌奚殊已日之孚後世商君之革瑣於棄灰王氏之革端於手實其始也無已日之信其究也爲莫大之悔矣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王汝極云君子因革象得治曆法曆須年年改革不改革則天度漸差此治歲差法也定曆元特其統體耳夫日行不出赤道其長在赤道北其短在赤道南赤道即黃道也赤道如兩交差自冬至爲始冬至後漸近北夏至後漸轉而南至次年冬至復元度此一歲周天之說也正東爲卯正西爲酉正南爲午正北

爲子一日十二時而日歷十二位乃定方也天以宿
經宿分十二次乃動體也日躔既有歲差則昏旦亦
必有差唐虞初昏乃今戌亥之時唐虞之仲冬日在
虛漢太初冬至日在牽牛唐宋日在斗元明已入箕
矣自漢武較堯時已差二十度明較堯時已差五
十餘度矣三代時未有歲差之法至晉虞喜以爲五
十年差一度宋何承天以爲百年差一度隋劉焯又
折衷之七十五年差一度及唐一行以八十二年差
一度元郭守敬以爲百年差一度半究無定論惟杜
預云治曆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楊敬仲
云天道不可窮盡可窮盡者非天道此治曆明時不
盡以格例定也此論至矣

鼎 巽下離上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爲重器聖人之所寶古者傳國以鼎猶後世之璽
也庖犧氏與神鼎一統天地萬物而一之也黃帝作
寶鼎三象三才也禹鑄九鼎象九州也武王克商遷
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王孫滿對楚子以爲在
德不在鼎則亦正位凝命之說也

初六顛趾九四折足

孟明二陵子房博浪皆有顛趾之象然天卒老其才
以成大用者是出否以得子也王衍虛薛安石悞國
則折足而覆餗矣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
悔吝去於身而成名於世予嘗謂殷浩房琯不量其
身范增荀彧不量其君孔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
謀大力小而任重可不爲之大哀哉

震 震下震上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九四震遂泥

老泉明論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然遊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雷霆未必能盡而其威毋乃褻乎平聸本此意以傳震之初四兩爻最爲透闢其云震之爲道可試而不可遂試則畏而

無窮遂則玩而不終初九試而不遂者也以虩虩之震而繼之以啞啞笑言明其不常用也惟不常故二陰莫敢犯其鋒此雷霆之威不測人之所以兢兢而不敢犯之說也九四震而不知止者也故泥泥者言其不能及遠也故二陰皆以處而不避於道爲未光此使雷霆日褻其威未必盡天下人而下擊之之說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

合通云二乘初剛是以柔弱而當强暴之憑陵震之來而危殆也勢之不敵如彼何哉爲之籌之唯有退避一策可以圖存但當棄其所有遠遷以避其鋒而勿與爭則中正之德可爲善後之圖矣太王避狄遷岐而終能存周沛公避羽就漢中而卒以入關是也

王臨川曰此爻有躋蹤勿顧之迹當有珠去復還之喜其喪也乃所以爲得也

艮 艮下艮上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按艮止也知止不殆阿衡告歸公旦明農留侯友赤松鄴侯入衡山二疏解組爲世美談皆知止不殆者故艮之上有厚終之吉焉

漸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潛老夫云士之可比孟光者貴在素其井春耳居常有食無求飽之意自然有委蛇退食之巽禮耕學耨嚌茹道眞三旬不火而聲滿天地以浮雲爲潤胙豈謀稻粱者乎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鴻連趾不能握木木雖高非其所安得平桷則安

孔文舉意氣豪邁目無阿瞞范史稱其猛虎在山藜藿不採然失巽順之道卒以不免古今歎惋吾福淸文忠公相神熹兩朝時宦妾錯互門戶水火而公樂易柔和苦心調御當時未免有身受老成之福而國食朽蠹之譏然所全亦已多矣其知漸之六四者與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以覸乎不復不育者何如也

李宏甫云六二中正自守衎衎然飲食自若獨立無營是孟光也此其志豈徒素飽已哉五之漸于陵也非不安也不肯苟而安也三歲不孕非不育也不肯配而育也然而終莫之勝者一擇時不嫁一簡斥數婦到晚始愜所願梁鴻是也此之謂女婦爻之二五當之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此女子之貞不字有漢廣江永之風者楊敬仲云人心爲進退得失所亂則貪進不克退巽能退者必其心不爲進退得失所亂者也儀者儀則也曰其羽者就鴻而言其羽翮整肅於飛有序可爲儀法也漸上之羽可儀與蠱上之志可則同蓋百世之師也石齋云鷹揚之烈不偉於二餓夫徂擊之功不加於四老人麟閣之勳不高於一客星信哉

歸妹

帝乙歸妹言不驕夫家也君之袂不如娣之袂良言尙儉不尙飾也惟然則女德之盛如月幾望故稱吉焉然此百不見一也夫人生賦形爲女而能福澤令終者較之丈夫尤難以予所見女流中不下什百非殀則寡非賤則貧非反目則無子皆怪之悶之實命之不猶與或德凉致之與今觀歸妹六爻惟五備德爲吉初與二娣妾之屬耳三爲棄婦四爲愆期上則苟合愆不足道也遷稱既歡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克令終豈非命哉

豐

象傳云豐蔀覆也蔽之全者也見斗暗之甚者也沛旆也蔽之不全者也沫不明也明暗雜者也六五之爲蔀上六之爲沛何也二者皆陰也而六五居中處暗以求明上六處高強明以自用六二之適五也適於全蔽而甚暗者也夫蔽全則忠蔽也淺暗甚則求明也切六五之暗不發則已發則明矣若夫九三之適上六則適於明暗雜者也用人則不能自用則不足故不可大事也君子不畏其蔽而畏其雜以爲無時而可發也爲之用則不可不爲用乎則不敢故折其右肱以示不用而後免也此論子瞻全爲神宗而發子瞻在神宗朝王安石詆其惡其異已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遂請外通判杭州既而徙密徐湖三州李定舒亶復摭其語詩詞媒孽訕謗逮赴獄欲寘之法安置黃州故有折肱不用之語云然從古中庸之主實不外此忠智主蔽全暗甚有識不見有賊不知漢獻明帝固無論矣惟明暗雜者見賢

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如
唐立梁武者雖不謂之庸主不可得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揚子雲云炎炎者滅隆隆者絶觀雷觀火爲盈爲實
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正是卦意

左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
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位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
間一年鄭人殺之

☶☲ 艮下離上

旅

六二旅郎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晉文公之奔也至楚楚享之至齊秦妻之資之以適
他國所謂旅郎次懷其資也腹心有子犯子餘股肱
有魏犨賈佗矣又得秦之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所謂
得童僕矣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王者無旅旅則失位天王出居春秋傷之故此爻不
取君位象然少康逃虞思之國宣王匿召公之家是
亦旅也謙柔自牧文明在中可以挽人心回天命者
其旅之六五乎

又

六爻惟六五得柔順之德以終譽命則知徬情剛戾
非旅人之宜矣管寧居遼海不以清識格物公孫度
以下皆安之禰衡客江夏不勝驕抗竟貽大僇豈非
終譽號咷之明驗與

☴☴ 巽下巽上

巽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紫溪曰商之盤庚周之洛誥諄諄語言之間聖人何
心哉欲民知吾心之所在而後行耳苟無其心而徒
鋪張於命令之煩則元朔之詔不能回廉恥之風建
中之詔不能戢强藩之僭雖申命何益哉

九二巽牀上九巽牀

二之巽牀精神積中委曲上達如公旦金縢阿衡桐

實有史事紛若之象卒以悟主爲得吉若上之巽牀
讒諛爲事雖無匡正讜論面諛之厲耳故喪以凶儆
之

兌 兌下兌上

兌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浮山云好學多良師友是第一福鄒原曰一則羨其
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又況得訣歸來不爲消蜀梁與
匿掃除者所感非更一福耶所悲抱經桴鼓漆書推
車包成張融飆詢白若爲難耳
初九和兌九二孚兌六三來兌九四商兌
九五孚兌者協衷咸有一德是也來兌引兌者非道

之悅逢君之惡是也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者晉武信
杜預而平吳憲宗任裴度而滅蔡是也此卦有義無
象亦變文也
六三來兌凶
蓋初二四具剛中之德乃君子也說之不以道豈能
說哉求親而反疎矣如弘覇嘗元忠之糞彭孫濯李
憲之足丁謂拂萊公之鬚皆爲人賤而至今有遺羞
焉豈不凶

渙 坎下巽上

渙
蘇紫溪曰渙之爲義以人各有心不相聯屬貫通天
下之事至於破壞皆由此也故勢隔九閽則興利除
害之情壅事分爾我則引手濡足之誼疎大臣養交
則背公死黨之徒出小臣顧身則分猷胥感之念微
此皆人心陷溺世道坎險而不收拾渙也者渙去下
險而巽以行之如風行水上凍結冰釋而水流盈也
是故初乘壯以拯二九二奔机以就五皆渙也三渙

其躬四渙其羣小臣不背君大臣不營私也上六渙
其血純陰私之盡也而五位正居則渙汗其大號曰
降其德意以煦待澤之民而後天下四海關節脈絡
無不貫通精神意氣無不聯屬茲渙也固所以為聚
與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重耳出亡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
於齊而已矣桓公卒諸侯畔齊子犯知文公之安齊
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

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于公
子曰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
處猶懼無及況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
及乎日月不處人誰懷安昔管敬仲有言曰畏威如
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
也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
日及矣公子反國可以濟百姓敗不可處時不可失
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乃行厥後重耳入晉
遂霸晉國皆犯與姜氏之力所為渙奔其机而悔亡
者也
六三渙躬六四渙羣
人臣顧身則公甫忘私之念微世治多忠臣世亂多
孝子言不渙其躬也人臣養交則背公死黨之徒出
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言不渙其羣也三能忘身
所以无悔四能不黨所以元吉明末廷臣紛紛告養故云多孝子崇禎思宗語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野同錄云渙其羣羣而不黨也人豈不黨類謂無偏

黨耳大臣既能渙躬休休無娟則自光大矣光大則
渙其羣而有丘矣牛李蜀洛紛紛起於偏見後世根
背公黨而遂不辨賊殺此小人所以反借渙羣宗班
君子君子反避吐哺之嫌廿荒廢館私第謝客因有
惡人談經濟而獨命師表白不學問而托言無技者
可謂光大乎歐陽朋黨論東漢朋黨說正謂此耳訓
奚謝安舉親裴度營救官果其光大又何避焉

節 兌下坎上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永叔云異衆以取名貴難以自刻者鮑焦申徒狄之流石齋云君子不求信乎人求信乎己求信乎理道可該節節不可該道首陽荊蠻已進乎道矣抱石隕淵是豚魚之信君子不爲也然无咎者何也紫溪云戔戔之賁可以共德硜硜之守可以寡尤何悔之不亡是故聖天子賢公卿不可無甘節之度士君子不可一日無苦節之心

中孚 兌下巽上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卷阿之鳳伐木之嚶鶴鳴子和類也精衛塡波鶤鷄滅火翰音登天類也九二之孚由中而出故聲氣相應幽隱必和上九之極信偏其窮匹夫小諒溝瀆自經耳中不中迥異如此

小過 艮下震上

小過者陰過也陽大陰小陰過之時君子道消凡事謹衛退讓宜下不宜上可小不可大過祖而遇妣不及君而遇臣寧衛毋疎寧過防无或戕寧弋穴无飛鳥晏子待崔慶國僑賂伯石陳寔弔張讓狄仁傑交二張康德涵見劉瑾是其事也文王脫囚羑里全是此等妙用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又

東坡云小過之君弱臣子當自痛貶以張君父退之
云天王聖明臣罪當誅二公深得文王宜下可小與
三過之意至六二云過祖遇妣六五云西郊公弋等
語想見有鄙婁嫄造周非一應揚能事隱隱躍躍言
外寄意故朱子於此卦每云爻義未明當闕正所謂
言曲而中事肆而隱而後人必強為之解丼鑿則支
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

自古君子小人不並立而君子常負小人常勝者何

也君子疏小人密君子寬小人刻君子難進而易退
小人難退而易進也孔融之於曹操李固之於梁冀
張九齡之於李林甫顏真卿之於盧杞趙汝愚之於
韓侂胄史傳所紀不可勝指易曰弗過防之從或戕
之所由來矣

離下 坎上

既濟

古來制治保邦人多徬徨於禍亂方興之日而智者
必深慎於垂成宴安之候蓋垂成易忽而安安酖毒
禍亂之階也故易於既濟三致意焉蓋時當既濟動
云已安已治矣天下可以惟吾所欲為耳周穆之轍
隋煬之駕秦皇漢武之禱祀征伐由此起焉卒至危
亂潰亡而不可救今觀既濟初九曰曳其輪无咎則
車馬遊行之援息矣六二曰喪茀勿逐則喜事深入

之跡亡矣九三曰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則急功欲
速之念止矣九五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禴祭受福
則神仙封禪之説絶矣而九始戒終亂終惕濡首堯
咨舜儆變明危盛之深意也是豈徒區區取象云爾
哉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婦喪其茀婦而無茀則不可乘車而之夫家矣此蓋
良臣為讒間而不得通於君之象然濟世之具在我
五方需賢彌以出險否我其誰吾唯靜以俟之不久

當自合故詔之曰勿逐七日得彖所謂初吉正此爻楊廷秀云管蔡之謗周公周公不辨而王自悟燕王上官之譖霍光光不言而帝自察得爻義矣曰七日者自二反數之歷初數而還位二也卦變需而勿逐象蘊于瞻云安樂之世人不思亂而小人開之開之有端必始於爭爭則動動則無所不至君子處之以至靜受之以廣大雖有好亂樂禍之人欲開其端而入莫之寻蓋未嘗不旋踵而敗也既濟爻皆有應六二六四居二陽之閒在可疑之地寇之所謀而六二居中九五配之也或者欲間之故竊其茀其夫必怒而求之求未必得而婦先見疑近其婦者先見詰怒怒命生而憂患之至不可以勝防矣故凡竊吾茀者利在於吾之逐之也吾惟恬而不逐上下晏然非盜者各安其位而盜若敗矣故曰勿逐七日得

☲☵ 坎下離上 未濟

九二曳其輪貞吉

黃不齋云趙簡子將出召董安于三趣之乃至至而後簡子有求於執事三徃三反而安于皆備之故安于之皆備安于之所以後至也人涉卬不卬須我友有是友也以曳其輪何進之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有孚者內信巳外信人計畫周旋百全無患而後優暇從容燕樂以俟其成若飲酒无咎焉謝安墅弈萊公投壺是其象也彼濡首者安危利災而樂其所以亡烏得無失哉

繫辭

負且乘致寇至

兒易云負而且乘則匹夫曰吾何為不神器裔夷曰吾何為不洛陽據夫一高車而神器中華混矣寇不至由我何能至哉僞以召鬼侵以導虎寄欲禁鬼何不殺僞寄欲杜虎何不滅侵

興神物以前民用

按上世風樸民淳每有疑難質之卜筮受命如響後世奸僞變詐無所不至無論邪謀慝慮輒詢蓍龜神

將厭之肯以誠告故每有不驗乃謟瀆之過非不靈也於是陰陽家專言禍福不合之道義施遇獲禽則曰吉得正而斃則曰凶故王仲淹目京房郭璞為古之亂常人兒易云貞禍亦吉邪福亦凶是謂貞勝此又讀易者不可不知也

又

舜以天下與禹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晉獻公欲立驪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及其卜之不吉也則亦淡切蓍明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之是以私心為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感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雖吉而卒不免於凶也由此觀之汾陰侯生之卜也先人事而後說卦寧不信哉是又卜筮者不可不知也

困于石節

兒易云萬物皆以剛據柔蒺蔾與石皆柔可據者哉是小人悍然而思竊據也辟諸人妻假夫衣冠以號於人曰吾郎夫也誰為其妻舉之晁郊天地之痛

公用射隼節

兒易云縱隼養奸不斷反受其亂鄧侯違諫國移楚甥寺珪失刑禍延唐祚五王墜謀亂生几肉汝愚遺慮椎跡閤門詩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此譽斧也墓門有梅有鴞萃止此咎梅也

小人不恥不仁節

兒易云聖人為小人明疑而作易為易釋懼而教小人足破戎之狐之牛之豕之觉之瓜之筮之吳之而射而獲而猶而牿而滅而剫聖人以此為正名厲威

以毒攻毒之小人知之必怒易易於是可得而懼小
人矣易懼小人小人於是可以學易矣張說與林幾
於莊葉宋璟諸之門名義丟平鬼神難欺周處升陵
幾於爲寇父老夬之日淵蛟山虎與子爲三鬼神之
說原諸亭祀蛟虎之義等於豕牛二子聞之本爲君
子此懲戒之福也韓子云法行狗信虎化爲人聖人
以虎制狗以狗誡人懼其心使知悔罪其身使補過
聖人之仁也
無鑁高存之琴龍謂畏之一字至王安石漸滅殆盡
恥之一字至馮道漸滅殆盡予謂安石雖有三不足
之謂然與子瞻云言葬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
得天下不爲方可又與呂誨叔云生平執拗妄念對
誨叔却不敢復萌此兩語可謂畏之盡漸滅乎必也
桓玄之神滅王敦之逍矣而後可謂之殆盡不然長
樂尚有別論何況半山
知幾其神節
王輔嗣云幾者去無入有不可名尋形視者也楊誠
齋云知幾最微而盡於不諂瀆者欲心一動諂瀆生

焉此捉從而禍胎也李斯上督責之書張湯虐詭居
之足自謂淡於取容巧於自北而適足自禍耳動莫
小於風雷而欲心爲故大吉莫重於不失其身而崇
高爲至輕誰先見邪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
其事肆而隱
玩此六言豈是夫子自道其作春秋大意蓋本諸義
周三聖人作易手筆非拗也然後之史家已太爲著
茶矣遷固其最著者匪特史家即如屈揚賈馬之騷
之賦能外此六言乎郴州雖稱文有二道其旨趣則
一而大易其鼻祖也已
二與四同功節
易全云五爲一卦之尊故遠近自五而言易見云君
臣之間近者抑與畏非北㘫則震手矣古人使其君
敬信之久而思之遠也五臣皆隨重耳而趙衰能善
後張霍同輔宣帝而富氏獨自全善於遠也
將叛者其辭慚節
郝京山云詩書論世可知其人聖人有言百家亦有

言若不能知豈能教學善治自荒宕隱怪縱橫飛箝士爭詭辨以相高媒世而六經薄蝕龐雜吸舐秦弊之火有激而然漢時箴誦一經則安車造門矣沿此訓詁拘牽訶藻浮靡矯成枯陋放則洸洋割聖道以奉二氏而又襲偏上廢事之談鋒皆不盡情偽不知言也故易終六辭論語終三知

六辭

何氏訂詁云凡人歎於中者必媿於外夵武陽色變而荆軻為之辭謝是也故曰將叛者其辭慙將有言於人疑其不售也必左右其說以嘗之此而不售焉則彼必售矣商鞅之說孝公是矣故曰中心疑者其辭枝亘情無所繫言至正無所揣摩申公之對武帝是也故曰吉人之辭寡人惟無躁競也人而有躁競也則危言以聳世而無所忌強聒以撼人而不能已能令人厭亦能令人喜厭者察其空空而喜者意其有挾淳于髡之見梁惠王連語三日三夜是也故曰躁人之辭多小人之欲疾君子而毀之也必深匿其毀之之跡疾之愈甚則毀之愈緩或顯譽其人而陰

為其快或泛而為之說而旁見其意故毀人而人不悟公孫弘之譖汲黯是也故曰誣善之人其辭游人之心未有無主者所主者義乎攻之者愈衆而主之者愈堅所主者不義乎外必周為之防而內必深窒其隙卒而遇庸人雖欲攻之莫知所以攻不卒而遇智者先得其隙而入之逆奪其防而據之則一語而折夷之之見孟子是也故曰失其守者其辭屈卦爻之詞亦猶是也

序卦

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程子云遯爲退去之義壯爲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大壯陽之壯盛者也衰則必盛消息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少康以有虞太王以岐山勾踐燕昭皆能以亡爲存故君子崇讓而有時用壯若任其勢之遯而不思自強則憊矣物恃壯不已必思更進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物過進則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日盈則昃月滿則虧也

聚而上者謂之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廉頗已老猶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馬援老矣據鞍顧盼自請爲將卒有壺頭之危郭子儀勳名極頂年八十餘猶爲節度元帥不求退身竟爲德宗册罷此皆升而不已者也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仲尼旅人而至邦問政以溫良恭儉讓得之此五者巽之義也管寧寓遼不以清議格物公孫度以下皆安之禰衡客江夏恃才陵衆卒以殺身豈非巽與不能巽之明驗與

易史參錄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葉矯然撰矯然字思菴閩縣人順治壬辰進士官樂亭縣知縣是書於每卦象爻各證以史事蓋倣李光楊萬里二家易傳之意而所舉不免於偏枯夫易道廣大無所不包而不膠柱於一二事文王箕子偶引以明卦義無所不可至於每象每爻必求其事以實之則挂漏牽合固其所矣

周易滴露集四卷

〔清〕張完臣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八年張拭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滴露集無卷數》提要

張完臣易註滴露集序

易聖人之微言也古今註者垂百七
十餘家其言夥數其書充棟迨程朱
傳註行而諸家之說始絀迨子瞻氏
易解出與二家傳義合者不啻什之
序一
自宋以來無論矣豈非辭約則測之
者多岐旨遠則行之者不至人有其
易而非四聖人之易乎完臣氏之家
理也折膠流金執衷不撥志既若矣
何堅不破而况天人性命之理本自

有々則取諸懷而達々々宜無不鍔照而數計者及彌留之頃猶以滴露爲言生死以之矣夫馬不必騏驥要々善走劍不必干將要之善割至夫子曰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

不甚然哉此書禘祀三聖則周孔闡邵前隨々家則程朱雖不俾讀易者有所參考不爲暖々妹々學一先生々言懸解々士目擊而道存豈曰言主而余陰之乎哉

可園七十五叟同門弟許之漸

敬述

凡例

一自漢唐以迄元明註易者多至數十百家然無如朱子本義之簡淨精微明活圓通者余抄滴露集一惟本義是宗非止遵功令實以有當於心也然間有思之不合者或前人所已論輙錄出以俟叅訂非敢背註秖求有當於心耳

一余抄滴露集盡採取先賢緒論以三聖奥旨前人已搜抉无遺其出某書某人輙書明姓氏書目間有稍行删益或薈萃成文者則不書姓氏書目又有先賢發明未甚了

了者余時標疑義以俟質問則列於諸家之末

一余抄滴露集凡十數易而後定其初抄本甚繁後漸次芟改今複閱有過簡者蓋寧闕疑以徵信未敢舍已以狥人也又諸卦繁簡不同以每遇一卦一爻有議論奇確增人見解者又不忍盡删之也

一黄石齋先生易象正止上下兩經其繫辭說卦等傳不載余抄滴露集亦止上下兩經其繫辭說卦等傳讀法不同另有別本

安遠堂主人識

周易滴露集

平原張完臣[illegible]述

乾䷀

雲峰胡氏曰大通而至正此天地之本然大通而必在正固人事之當然也乾爲易第一卦占得之者其事雖大通而非正固尚不能保其終況他卦乎

朱子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有自然之象不是安排出來且如潛龍勿用初便是潛陽爻便是龍不當事便是勿用見龍在田離潛便是見陽便是龍出地上便是田又

曰潛龍勿用只是戒占者之詞解者遂去上面生義理以初九當潛龍勿用九二當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初九是箇甚麽如何會潛如何會勿用九二爻又是甚麽人他又如何會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潛龍勿用趙台鼎云龍德伏地千年始見其天全也

陳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

夕惕於不事事而曰惕若此通乎晝夜之知也

朱子曰淵與天不爭多淵是那空虛無實底之物躍是那

不著地了兩脚跳上去底意思淵雖下於田田却是箇平地淵則通上下一躍即飛在天

鄭玄曰天清明无形而龍在焉飛之象

朱子曰上九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爲戒當極盛之時便須憂其亢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數如此又曰當極盛之時便須憂其亢如當堯之時須交付與舜若不尋得舜便交付與他則堯之後天下之事未可知文中子云平陳之後龍德亢而不知悔悲夫則又以有悔

爲善也惟知有悔者乃能免悔故神龍能變能化而退藏于密

見羣龍无首吉此句最難理會總是陽變成陰了便有羣龍无首之象照坤卦文言上六謂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朱子謂用六坤利在永貞却不見他元亨又曰坤雖變而爲陽然坤性依舊在他本是箇无頭的物如婦從夫臣從君地承天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云云皆是无頭處也則乾卦六爻皆變故稱羣龍无首也

蘭氏廷瑞曰乾元者天陽一元之氣如人之有元氣也人知萬物之生由于地不知天以乾之氣爲之始亦如人之生于母而不知資始于父之元氣也始之于未生之前生之于有始之後

飛航講意乾大也元亨利貞其德也天德始于一元大哉乾之元乎其无物不有无時不然者乎天以生物爲心而元則其生之始也生理一動萬物之始其性者資之生氣一動萬物之始其形者資之豈但始乎物已哉自動至靜自通至復皆一元之流通貫徹其乃統天德之全乎莫衆于萬物而元始之莫大于天德而元統之元之大也何如

疑問雲雨天之氣而其行其施一天之時爲之時至而雲雨而品物隨露其形若流出者然乾固不知其所以始而品物亦不知其形之所以流此造化之極神極妙處

伏羲之易六畫而已文周設卦觀象而繫辭曰六位曰六龍孔子因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聖人雖神聖曷以乘曷以御哉時潛而潛乘也即御也時見而見乘也即御也而惕而躍而飛而亢莫不皆然皆乘也皆御也是聖人一六龍之變化而龍在聖人駕御之下也是聖人即天道之流行而天在聖人統御之內也是所謂時乘六龍以御天而聖

人與龍與天更无所別也
變化二字細分之有別此承上資始流形言不宜分析總
言此乾道之變化无有止息耳乾道之變化既如此時至
于利物自遂時至于貞物自成孔子因乾道之利貞不可
見故以物之各正保合言之耳各者各而不偏也正者正
而无缺也有不相凌奪不相假借意分明是箇利保者保
而不失也合者合而不分也有充然完足盎然發生意分
明是箇貞故曰乃利貞
性命太和從來分屬理氣愚獨不以爲然性命者物之性

命也非大傳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乎太和者物之太
和也非大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乎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不可以理氣分此性命太和獨
可以理氣分哉盎性命太和之凝聚含却太和更无性命
太和性命之流行含却性命更无太和且非獨此也卽性
命二字亦不可分物各有性而性命于天故總稱之曰性
命耳分性命爲賦受而又分性命太和爲理氣則支離甚
矣且各正性命分明是利保合太和分明是貞利可獨以
理言貞可獨以氣言耶理氣之說發之宋儒孔子之易所
未有也愚不敢信而從焉
訂疑保合時候最長自流形以至結實之後无非保合時
也蓋資始无多時所謂乾知大始乾以易知也流形與保
合相爲後先時候俱長久但流形後卽保合而保合覩流
形又久也
首出庶物卽在乘龍御天時猶乾道變化卽在乾元資始
時也
朱子曰天惟健故不息不可把不息做健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子思

子曰純亦不已正與此相發明
潛龍勿用一節此象傳之始以下皆申象傳象傳之意
左傳富辰曰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可以通天
德不可爲首之義
劉涵九曰天德不可爲首此句難看天德乾之健也何以
不可爲首豈非極不通文字却是千古不磨之理六爻以
初下爲尾則上爻乾之首也其象爲亢亢謂盈謂滿謂高謂
過總之驕盈亢滿冐中過爲高傲之象對謙卑遜順虛懷
善下說不可爲首者不可爲亢也不爲亢必爲謙謙則六

爻皆吉皆利豈復有盈滿之災也

問文言四德一段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于此衆善百行皆統于此故于時爲春于人爲仁亨是嘉之會此句自來說者多不明嘉美也會猶齊也嘉會衆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之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蓋春方生育至此乃无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于

時爲夏于人爲禮周子遂喚作中利者爲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无不得宜故于時爲秋于人爲義貞者乃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无不得正故于時爲冬于人爲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于此者則必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下句倒用上面四箇字極有力體者以仁爲體蓋仁爲我之骨我以之爲體仁皆從我發出故无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嘉會足以合禮者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

卑小大相接之體各有節文无不中節則所會皆美所以能合于禮也利物足以和義者使物物各得其利則義无不和蓋義是斷制裁制之物若似不和然惟義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身无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爲義之和也貞固足以幹事者貞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爲事之幹幹事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得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

訂疑若以此元亨利貞四字就作仁義禮智四字則利者

義之和也不應云義者義之和也愚按只宜如本義將元亨利貞四字懸空放在上面任舉一時一物莫不有此四段則元亨利貞依舊還是易辭蹟聖人移來說在何處天道也說得聖人也說得萬物也說得人性也說得君子也說得故于時爲春特取象傳所及者而言耳若推之于月則爲上弦以前于日則爲子丑寅亦可也于四方則爲東于五行則爲木亦可也于人則爲仁加一則字見此節所重在人道上句衆四時借天道作原引子以形起人道耳且以爲第五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段作張本

自不易乎世以下句句皆是龍德之隱非尋常之隱者而已也不易乎世易謂變其所守也大抵易乎世者不過爲成名計纔遯纔不見是便不无悶心焉此只爲看得樂行憂違不分曉故爲所移易耳初九備聖人之德從容无礙日用之間无非此道之流行樂則行憂則違確乎其不可拔又何易焉

易重一中字正中者正當其中也正中與九五之中正相應

彥陵張氏曰庸字要看德曰龍德則出神入變似別有神

奇不測道理不知聖人所致力者止修其庸言庸行而已

閑邪存誠如克己復禮蘇子瞻曰堯舜之所不能加桀紂之所不能亾是謂誠凡可以閑而去者无非邪也邪者盡去則其不可去者自存矣是謂閑邪存其誠不然言行之謹信蓋未足以化也

德博而化當作大而化之化說者偏舉之一端德則全體也博即克實而有光輝之大也

君德者君人之德也如孟子所謂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是也

討疑德業原是一貫事自其理明于心則曰德自其行成于身則曰業非德自德而業自業也蒙引亦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每應一事俱著一箇心爲之主唯心之所主一于誠則德之在內者進矣忠信如持志是徹始終一事修辭立誠如養氣是隨時隨事用工夫

問立誠不就制行上說而特指修辭何也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

討疑至之者未至于是求至于是也終之者旣至于是即終于是而不遷也方有分別方與可與幾可與存義相切

又與進字居字相應

三居下之上楊云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按中庸言修德凝道之君子終之以居上不驕爲下不倍與此正同若日君子若此進修上與下其皆宜耳故下緊承之義許其无咎云

疑問躍有上下進退意式則无常无恒矣非爲邪也非離羣也是自其心之无他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是表其心之有在非字欲字正相應

同聲相應六句則出聖人作而萬物覩一句本乎天者親

上三句發明聖人作而萬物覩一句
貴而无位是極貴高而无民是極高極貴極高賢人皆在下位而无輔此三句分明画出一箇亢龍來是以動而有悔也
第二節潛龍勿用下也程傳此以下言乾之時
見龍在田時舍也舍去聲存齋馮氏曰舍與出舍于郊之舍同適止于位非久安也
疑問君子欲及時而時之可否唯此心最明試可而進可謀之他人哉夫子下自試二字發明或躍心事極明

上治也程敬承曰歸重居上方切飛龍在天
訂疑本義云六爻蓋謂他卦亦有用九者卦中猶有陰爻不若乾之用九則陽之純而健之至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者自與他卦不同
第四節陽氣潛藏以下程傳此以下言乾之義
疑問陽氣潛藏是潛之時非卽指君子也
楊龜山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孔顏之所同天下文明則孔子而已
與時偕行此時字最重行字承上行事也行字來亦進德

修業意
彖引凡易一卦一爻莫非道之所在其在乾卦則爲乾道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則乾道卽聖人之道也聖人于或躍之時亦爲變革也
疑問龍等耳曷稱飛而在天天德其所具而天位加焉則其時之適然而非偶者此重位字不重天德字玩乃位乎二字自分曉不然此諸爻者獨无天德也哉
與時偕極變動斡旋當在未極之時極而變无及矣
乃見天則本義剛而能柔天之法也不曰陰陽而曰剛柔以剛柔二字于聖人之體用爲切也因天之法剛而能柔

故聖人之剛而能柔有以見天之法也
訂疑始而亨之始字卽萬物資始之始字性情卽彖傳各正性命之性命字彖傳言萬物言各正此不言者省文也易性命言性情者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情者性之用有命則有性有性則有情錯舉之互文也
此時承彖傳首贊乾元之大而申其意耳乾始者乾元也萬物資始品物流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皆由於乾元而然是乾元能以美利利天下也而却不言其利物之功故

日大矣哉卽彖傳大哉乾元之意但彖傳先贊其大而後言其所以大此則先述其利物之功而後贊其大耳

疑問不言所利大矣哉陰符經曰天之無恩而大恩生卽此意也必以不言所利曰貞愚所未解

純粹精承剛健中正言純是純一之純粹是粹美之粹精是精妙之精純而且粹純粹而又精一字深一字

旁通猶言曲盡以此卦居六十四卦之首故發其例

彖傳首言天道之元亨而後言聖人之元亨又說了天道之利貞而後言聖人之利貞天道聖人相閒迭而言之此

則說畢了天道之元亨利貞而配以聖人之元亨利貞其文法段落不同

疑問前云龍德而隱有樂則行之之語此發明其德之果可行而所以潛者實以其時之未可用也

凡德施之普到天下文明總之由涵養得來故前云信謹閑邪此發學問寬仁見九二之龍德而正中果非一旦乘躍者之所爲也

寬以寬舒言卽有寬大意仁以行之只是看得天地萬物爲一體施爲措置之間自不容有一私之雜耳

乾體上下兩重剛三居下重剛之上將接上體四居上重剛之下正非下體而皆處非其中故皆言重剛而不中

訂疑爻辭乾惕本爲危地而繫也象傳與文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皆以主敬之學爲君子之常事原非處危而然然能如此則雖危而无咎矣至第六節文言始以爻辭正意言之謂爻繫乾惕者正爲三處危地不得不然也

爻辭重躍字或字意輕言占者當變革之際或不得已而進如龍之在淵而躍亦无咎也蓋變革之事非得已者故繫辭者加一或字疑之也周公之意也今文言云云是九

四自疑之非爻辭本義　象傳與文言前三節皆以爻辭本義解之此獨就或字發爻辭外意

疑問或謂疑字甚背白九四之心事誠非爲邪而離群也

夫大人者一節可與仲尼祖述堯舜章參看

亢之爲言節非止知進退存亡得喪處之以道要在不失其正上故再言聖人以明之見非聖人不能處亢也

☷☷

訂疑或問牝馬取其柔順徤行坤順而言徤何也曰守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徤象若曰守得柔順堅確終是一于柔順何又曰徤蓋順而徤本是兩義大抵陰柔之人順是易底但多委靡說隨而全無主意所謂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故順矣而又要徤所謂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者是也本義釋文言曰剛方釋牝馬之貞也亦是此意何于此而云云乎

孔氏正義曰先迷後得主利者以其至柔當待唱而後和凡有所爲若在物之先卽迷惑若在物之後卽得主利以陰不可先唱也西南得朋者此假象以明人事西南坤位是陰今以陰詣陰雖得朋俱是陰類不獲吉也西南既爲陰東北反西南卽爲陽也以柔順之道往詣于陽是喪失陰朋以陰而兼有陽故也若以人事言之象人臣離其黨而入君之朝女子離其家而入夫之室

安貞者安安不遷之貞也非安于貞之謂也二字分不得此後凡卦辭如元永貞君子貞等云云爻辭如可貞不可貞等云云皆分不得

疑問大哉至哉大以統天而爲言至以順承天而爲言也資始者有其始耳資生者從此成象之始順承天照前統天看其順承亦貫到底與統天一般

梁山來氏曰萬物之形皆生于地然非地之自能爲也天所施之氣至則生矣故曰順承天

疑問坤厚載物一句不專在亨邊說坤之德只是一個厚厚故能載物而德合無疆

含弘光大坤之亨也品物咸亨隨坤而亨也

訂疑或問依卦辭本義則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當爲一節以釋利牝馬之貞之義自君子攸行以下先迷失道後順得常當爲一節以釋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之義不知象傳何以如此分截而程傳本義又如此解之竊謂當以君子攸行句屬下解則與卦辭一例何如曰卷首朱子圖說曰有文王之易有孔子之易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也又乾卦彖傳本義云其文義有非文王之舊者若各以其意求之則並行而不悖也孔子作彖傳率用韻語相叶今既以君子攸行句押韻則是孔子當日偶見得君子當法坤道之柔順

利貞而作此解耳非卦辭本意學者卽當如程傳及本義
所解而以君子攸行截屬上節讀不必復原卦辭之說也
本義所行如是二句亦當删之耳
先迷失道以下不可就坤道生物之功上說坤道生物豈
有先後之得失西南東北之向背朋類之得喪乎又豈吉
慶之可贊勸乎
疑問坤厚載物德合无疆是以坤順之有常者合天之无
疆牝馬地類行地无疆者以馬之不息者明地之无疆安
貞之吉應地无疆是以君子之體順者配地之无疆總之

一无疆也中庸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蓋本於此
天說行見其健地說勢見其厚誠齋楊氏曰地之體不厚
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君子之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衆
也飛航講意爲民生計則田里樹畜厚其養也爲民性計
則禮陶樂淑厚其教也道濟天下仁壽萬世與地之无不
持載者一而已矣
于寶曰初六建午之月姤之初也陰氣動于三泉之下言
陰氣動必至于履霜堅氷必至言有漸也藏器于身貴其
候時故陽潛戒以勿用防禍之原欲其先幾故陰動顯以

履霜
經曰堅氷至要其終也傳曰至堅氷原其始也
問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朱子曰坤是純陰一卦諸爻皆不
中正五雖中亦以陰居陽唯六二居中得正爲坤之最盛
者故以象言之則有是三者之德而不習无不利占者得
之有是則吉
訂疑註疏程傳胡氏家引皆以六二之動作言動之動本
義不特釋之想亦從程傳也愚謂此動字乃繫辭傳六爻
之動動字動卽變也謂老陰變爲少陽也占易者用其動
爻故也繫辭傳又曰爻象動乎內亦以變化言故本義于

功業見乎變云變卽動乎內之變夫爻者言乎變者也象
傳于此爻發其例曰六二之動蓋言占得坤卦而六二爻
變也其辭曰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者由六二得地道之
純充實而有光輝也光字暗釋大字若如諸家以動爲言
動之動則義以方外爲動可也正以直內句說不去矣且
六二非人也豈會動乎季本曰陽以九爲變陰以六爲變
變則動矣卽予說也
或曰含章可貞是處從王是出洪氏曰不然訂疑云此卻

是正旨今人皆以含章爲臣道則爻辭何不先言或從王事而後言含章可貞乎爻辭含章可貞以處言或從王事二句以出言各自爲意象傳以時發也便擊動下二句相連說去爲一意蒙引象傳或從王事該无成有終知光大也意益重在无成有終而其義則與文言同故朱子小註云在人臣用之則爲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如此方見其知之光大无緣只說以時出從王事便得爲知之光大而于无成有終句反畧也本文或從王事句直以起下文无成有終若非要說无成有終則或從王事一句何用

朱子曰六四重陰不中故有括囊之象无咎无譽亦是象中已見占意陰則渾是不發底六三含章爲是半陰半陽半動半靜之爻若六四則渾是柔了所以括囊

蒙引一說重陰是尤才而甘于退守者有遯于固守之意故爲括囊之象訂疑謂此說于本義有悖或疑象傳文言皆无此意曰本義與象傳文言各不相悖當无道之世自審其才不能爲則避世而去自是淸矣之品若大有爲之才如禹稷伊呂當不肯與艸木同朽故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又曰賢者避世作者七人矣豈作者便不肖乎只不及孔子之龍德能屈伸變化耳原意季大其括囊之謂乎

宋史郭雍傳曰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爲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下也下下本坤德也黃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下人者也

蒙引此黃裳皆以見諸外言正指其溫恭接下處說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一皆根諸心也故象傳曰文在中也而朱子本之以釋爻辭

訂疑中庸簡而文溫而理文理卽在中之文也

王氏曰陰盛于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于陰故與陰俱稱血謂之龍戰則陽固龍而陰亦龍也謂之玄黃則陽固傷而陰亦傷也

演曰其道窮也此與初之馴致其道相應上六已窮之道卽初馴致之道也

訂疑乾之用九依舊是乾卦在卽依舊是乾之元亨利貞但恐其太剛則當以柔濟之所謂高明柔克也坤之用六依舊是坤卦在卽依舊是坤之元亨利牝馬之貞但恐其太柔則當以剛濟之故戒之以利永貞所謂沉潛剛克也

觀文言于乾之用九一則曰乾元再則曰乾元不離乾元而爲言則坤之用六亦不離坤元可例推矣故彖傳曰以大終也大陽也見其以陰始也

洪範筮有貞悔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在巳底悔是應人底貞是主悔是客如占得六爻俱變者以本卦爲主而以之卦參之以本卦爲事之始以之卦爲事之後應以本卦爲巳事以之卦爲敵應之事所謂以大終者正事之後應爾如坤卦辭云先迷後得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蓋爲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也今六爻皆變則

始爲純坤終爲純乾始之小者終亦大矣始之不得兼陽者終亦得兼之矣到後來先亦得東北亦得矣

動也剛就發生上說豈非元亨方說生物有常爲賦形有定才是釋利貞爾如此則先釋元亨後釋利貞故下遂接云後得主而有常文勢既不倒而理亦不漏

程傳主下當有利字劉涵九曰先迷陰不可爲倡後和得陽爲主此陰道之常前彖點句後得主三字絕句下利字單爲一句何必說主下當有利字

後得主則先有未爲主者歟黃石齋曰婦之從夫母之從子其先皆未爲主也

疑問前云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此但云含萬物而化光則前之資生後之利貞統具備於化光二字矣

彖傳順承天對統天言乾元既統四德則坤元之順承天亦統四德矣

朱子曰辨之不早辨李光祖云不早辨他直到得郎當了却方辨到地做成事來此說最好

上辨字以其終言下辨字以其始言不愆曰順蓋言順也分明是個順字不必作順愼通用看

直其正也二句是直指非訓解

朱子曰文言將敬字解直字義字解方字敬義立而德不孤卽解大字敬而无義則做事出來必錯了只義而无敬則无本何以爲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於君事親則悅於親交朋友則信於朋友皆不待習而无一之不利也

疑問則不疑其所行也則字甚緊切此正直說其行之无不利處若本義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於習是倒說了

陰雖有美含之是乎時以從王事弗敢成也是當事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承弗敢成也說地道无成而代有終正見其所以弗敢成也之意

東萊呂氏曰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泰則見否則隱猶春生秋落氣至即應間不容髮初不待思慮計較也若謂相時而動則已作兩事看衆人強自隔絶故與天地之氣不相通氣至而覺者獨賢人而已

訂疑按天玄而地黃衣貝象天裳方象地黃裳皆坤地之象也人君恭已南面垂裳而治所謂正位居體也六五坤體故不曰衣而曰裳在上卦之中故曰黃黃地之色亦中之色也正位居體言其居尊位有人君之體也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言其有是德而居是位也美在其中即象傳文在中也即本義所云中順之德充諸內也美在其中黃裳被乎四體故曰暢于四支正位居體舉而措之天下之民故曰發于事業蓋文言本意黃中通理以德言正位居體以位言美在其中四句通言以釋元吉之意

疑問陰疑于陽節全是扶陽抑陰正名定分之意其文自爲一格

陰曷與陽戰蓋疑于陽必戰也此釋一戰字戰則陽微矣其曷以稱龍爲其嫌于无陽也此釋一龍字无陽則陰旣變矣其猶以稱血猶未離其類也此釋一血字血曷以玄黃戰則兩敗俱傷矣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若論常分天玄而地黃固萬古不可易者此又釋玄黃字而特存其分也夫子於陰陽之際蓋如此

周易滴露集 卷一 坤

屯䷂

王伯厚云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

或問剛柔始交而難生程傳以雲雷之象爲始或謂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如何朱子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謂震一索而得男也此三句各有所指剛柔始交而難生是以二體釋卦名義動乎險中大亨貞是以二體之德釋卦辭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以二體之象釋卦辭只如此看甚分明

不曰陰陽而曰剛柔惟落在形質故生之難不動不難不

難不通

不云天運而云天造者始出造出之謂也虞翻曰坤冥爲昧草昧之世與承平不同固宜建侯分治然武王克殷衆建諸侯尚有不靖之多方漢高定秦大封功臣分王子弟而續有叛者之九起夫子於建侯之後戒以不寧亦取震義也

程傳說雲爲雨而未成者也意極妙崔憬曰十二月陽始浸長而交於陰萬物萌芽於地中有寒氷之難以人事言遇季業初之際也屯難之世正君子經綸時節

初九剛陽原有磐桓之象有居貞之意有侯之象占辭一氣說下

訂疑磐桓者象利居貞方是教占者利建侯特指一事而言

孔氏正義曰因六二之象以明男女婚媾之事其餘人事亦當法此如有人偪近於難遠有外應未敢遠進被近者所陵經久之後乃得相合是知萬事皆象於此非惟男女而已諸爻所云陰陽男女之象皆倣此

六三以陰柔居剛不中不正又上無正應故有即鹿无虞

陷入林中之象君子幾不如舍幾者動之微也舍者去之決也君子見幾而作不如舍去若往而不舍必致羞吝矣

諸家多以求婚媾爲四求初惟本義謂初居下而應于巳四待下之求而後往則吉必如是而後合男女婚媾之禮照象詞求而往看更了然矣

虞仲翔曰坎雨稱膏詩曰陰雨膏之膏澤不下是威權不在巳也威權不在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也故小貞吉小貞則漸正之也謂以道馴致爲之不暴也

訂疑專咎其平日之膏澤不下于民也若云初九得民于

下九五有膏澤而不得施將任民心之離散乎恐孔子當田恒六卿之時必無束手待亡之理

誠齋楊氏曰屯上難極非剛明何以亨今以柔當之進無必爲之才退有無益之泣朝夕必亡而已矣

誠齋楊氏曰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勾而未舒曰屯稚而未達曰蒙

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匪我以下此爲發蒙者言其當如此耳蘇氏了心曰匪我二句不往教也初筮三句不輕教也利貞不苟教也所教者皆當知當行而不終於異端曲學之私

或問本義云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何以見其當其可朱子曰下文所謂二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夫能告而有節即所謂以剛而中也

疑問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一濁卽失泉之故矣果行育德是君子之所爲善體蒙者

發吳氏謂如撤覆是也雲峯胡氏曰利用刑人痛懲之也用說桎梏暫舍之以觀其後也一于嚴以往是不知有敬敷五教在寬之義也故吝

朱子曰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

爲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爲擊蒙大抵蒙卦除了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六二一爻爲治蒙之主

雲峯胡氏曰此爻具三象義各不同兩吉字是兩占辭包蒙納婦是兩象諸家解此比而同之本義三象字兩又字見得三句取象自具三義觀此最可見易凡例包蒙包上下四陰也納婦納六五一陰也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九剛能任之象一六五也性陰有蒙象陰應陽有婦象位尊有父象以五之一爻而取象不同如此又于應爻見之易之不可爲典要如此

訂疑剛柔接不止子克家一事爲然包蒙納婦孰非以其剛柔之接哉單舉子克家者省文也

六三全奪于外誘而喪其眞純是行之不順者諸爻皆說蒙此爻別發一義

實謂陽也六四所比所應皆陰故曰獨遠實也困而不學民斯下矣者其斯之謂乎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本義于六四一爻特發象外之意

六五童蒙可由誠而至于明者安得不吉

艮爲少男童蒙之象成王八歲時也處貴承上有應于二動而成巽故吉

上九朱子本義以治寇者影說治蒙又曰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

需䷄

訂疑有孚矣又曰貞何也曰需者欲有所爲而且待也如迫于時勢而姑待之不是心安意肯則不孚外雖需乃出于不得已其實心中有多少煩燥如何得光亨貞需而有孚則光亨矣然所需之事或不正豈有能吉之理哉

朱子曰利涉大川亦蒙上文有孚光亨貞吉

心誠寧耐則中常泰然有光明灑落之休事誠守理則行皆盡善有體信達順之效以當天下之大事無不可者

朱子曰以正中以中正只一般這只是要協韻利涉大川

是乾去涉往有功是乾有功也

訂疑往有功也彖傳似已推開說者不專以涉川言也

朱子曰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无所爲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

初九未近于險是不犯手的事剛則不躁能有守則无咎也

訂疑犯者自取之謂患難人所時有天作孽猶可違也犯者自作孽不可逭也郊沙泥血穴時也勢也天之爲也不犯難而用恒行在中而終吉敬愼不敗勿自致寇順以聽而出穴敬不速之客而終吉人之自盡以善其需也卦曰孚貞蓋如此

臨川吳氏曰九二剛而在地上位與坎水中爻相應猶沙地雖瀕水而遠水已漸漬于其中故曰需有沙有言如鄭息有違言謂以口語相傷也

雲峰胡氏曰需九二衍在中卽乾九二寬以居之也王輔嗣云近不逼難遠不後時履健居中以待其會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問敬愼二字曰敬字大愼字小如人行路一直凭地去便

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是愼愼是惟恐有失之意又曰孔子雖說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變例推明占筮之意需于泥灾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然能敬愼則不敗又能堅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之德又无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

九三得其正有乾乾惕若之象故曰敬愼不敗非占外之占也

或問程傳釋穴物之所安朱子曰穴是陷處與依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句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illegible]

于坎問四又是坎體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

坎爲血血陰也六陰之路疑問看出自穴三字分明自穴中得出全由柔正能需來蘇武之歸漢洪皓之歸宋其深于此爻之意乎

或問需于酒食貞吉朱子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别无作爲只有箇待底道理然又須是正方吉坎體中多說酒食想須有此象

苟无中正之德而有宴樂之需是安危利菑樂其所以亡

者何吉之有故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不速之客三人來訂疑謂不當指三客爲强暴

或問不當位如何朱子曰凡初上二爻皆无位二十三卦大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閒僧家之有西堂之類王弼說初上无陰陽定位伊川云陰陽奇耦豈容无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

訟

鄭玄曰訟諍也飲食之會恒多諍

有孚窒是原其所爲訟見訟之不得已者究所以訟而又教所爲訟委曲周詳必令相安于无言靡爭之地是聖人之所以生萬民者

胡凝初曰惕者不敢以理自恃也蓋无理者聖人自不許其訟其吉凶不屑論了其言訟者必有理者也觀初之不永所事而終吉則知終凶不止无理者矣

曹劉共飯地分于七箸之間蘇史滅宗忿起于談笑之頃

禍難之端夫豈在大君子知其微能謀始以絕訟端中與終不必言矣

蒙引初六不終所訟者也然卽其不終所訟而論之其始也雖有小傷以及訟其終也不終于訟而得吉

其辯明止貼終吉意張雨若曰全以理言非特屈于才勢之不足也

朱子曰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爲窒塞之象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何故不言二百戶以其有定數也今解者俱要牽强故只得說小邑

訂疑二爲勢不敢分數多故奚傳只就勢上說

食舊德食猶食邑之食三陰柔本不能訟者居舊守正能安守其分之常則雖危終吉然或出而從王事必無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矣蓋守常而或出則非貞能守者也

命與貞有別命是天所賦原與人不相違者故曰復而卽卽命者以命自信也貞是今日所宜處卽訟不可成是也故曰渝而安安貞者以義自安也纔復而卽命便渝而安貞此用先後句法之妙也

復卽命易瑩謂復還其舊就受上命解亦妙

聽訟原无多術只是以中正得之无施而不元吉矣本義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如此說方无滯礙

上九處卦之窮剛極訟終故有或錫鞶帶之象然卽使无理而取勝終朝三褫豈能久安甚矣訟之不可終也

「或曰周公以爲必見奪夫子以爲雖不至奪亦不足敬若思其不足敬之心甚于三褫

師☷☵

訂疑卦辭統論人君命將出師之道也本義云用師之道利于得正而用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確矣程傳徐氏于彖傳皆以爲爲將之道而本義亦然何其誤也愚謂當云師衆也貞正也天下有不正者王者能用師往正之舜之征有苗湯武之征桀紂是也師出有名而非貪忿之兵已可以王矣又卦體九二剛中將之象也六五應之人君命將而得老成之丈人也又卦德行險而順是伏至險于大順得行師之道也夫貞則既是仁義之師剛中而應又

所用者是仁義之將行險而順又得行師之道雖師旅之興不无害于天下然彼陷溺其民民之望我如大旱之望時雨我以此道而往征之則兵之所加有后來其蘇室家攸慶之喜矣民之從之如是吉又何咎乎

程傳劉氏容畜无別本義串作一事愚謂容民以養言田里樹畜之類也畜衆以教言坐作擊刺之法親上死長之義也畜衆猶言足兵

「王輔嗣謂失律則否臧皆凶文義不順恐不然也程傳謂雖善亦凶俱不如從本義以律則吉不臧則凶也程彖傳

更自了了

朱子曰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爲吉

訂疑王三錫命乃申言吉无咎之事或奬以温語或錫以器物或褒其成功皆是也總言吉无咎之義也故此句在吉无咎之後若說是王者專于委任之事何不先言王三錫命而後言吉无咎乎

六三才柔志剛不中不正故有兵敗輿尸之象輿尸伊川解作衆主朱子曰從來有輿尸血刃之說不必牽引別說也

大无功也功業大喪

六四以陰居陰爲得其正既未能進而取勝知難而退賢于輿尸而歸者遠矣何咎之有

程傳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深合本義柔順而中不爲兵端之說明其罪而討之自是无咎然又戒占者必專于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雖貞而亦不免于凶也

訂疑中行程傳及建安丘氏指九二本義无文或說自六五言其有中行之善故能用長子以帥師也蒙引駁之

曰本義柔順而中只言其不爲兵端與長子帥師无與也愚謂蔡氏此說駁得差了蓋經傳之蘊其爲本義不及發者多矣且如屯利建侯本義取初九而象傳不取非本義之爲蛇足也坎彖傳以水流不盈行險不失信釋有孚而本義又不取亦非本義之有缺漏也此爻象傳使不當也句將以五言乎以三四言乎如以五言則中行句非以五言而何且中行若指九二何不即云以剛中乎又以象傳攷之泰六五應九二曰中以行願也臨六五應九二曰中行之謂也鼎六五應九二曰中以爲實也皆指六五此爻

何獨不然且爻辭原以長子帥師弟子輿尸爲一串言任將者之不專以起下貞凶之戒象傳雖以二句分釋其實俱主任將者說與爻辭同蔡氏不玩爻象本文而單信程傳及丘氏定其說之難通也

上六一爻舊云兵行詭道販繒屠狗皆有奇功但錫以寵祿毋與之爵土若征伐既藉其力而賞功竟靳其與无是事也或引光武定天下惟用禹弇等而他不與焉又魏徵曰天下未定專用其才喪亂既平非才行兼備不可此季世襍伯之術東周宣王時文武吉甫方叔兆猷況周之初

乎易述曰湯求元聖武得仁人惟伊呂足以當之師中之吉必于丈人不使弟子衆之蓋已愼于始矣
隆山李氏曰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賞无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殆不如師卦六爻之略而況于王者之師比之後世權謀之書奇正甚遠爲天下者不得已而用師又何必捨此而他求哉

比䷇

原筮原字不是再筮

涑水司馬氏曰原筮者比不可以苟合也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長久也不可以不正也故曰元永貞无咎

疑問比吉也三字非衍文王于此首繫以吉之一字其氣甚緊孔子因就比吉也聯解之若曰比何以得吉也比有比輔之義下皆順從而不違此比之所以爲比而比之所以得吉也若謂此三字爲衍則彖辭首下一吉字傳可以无釋耶

訂疑下順從只申比輔之義不必指卦體也下文上下應也方是指卦體

梁山來氏曰剛中則私意無所留所以爲元者此也剛中則健而不息所以爲永者此也剛中則正固而不偏所以爲貞者此也

訂疑上下應也上卽上六也胡氏謂後夫以上一陰而言與上下應不合愚謂易不可爲典要如訟旣以下險內險已險而成訟則九二正險之主也而中吉之辭彖傳以剛

來得中釋之又指九二比卦以大一統之義言之曰上下應以民仰君之義言之曰下順從以上一爻獨外王化育之曰後夫一爻而取數義又何妨乎理窮勢蹙至無所歸是謂道窮道前定則不窮旨哉聖人之言乎

子夏傳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乃盡比義

歐陽公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蓋王者之于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爲萬國君以諸侯使

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共比于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訂疑比之道以信相終始如程傳之云似乎始貴于信而終可以弗信者本義亦有此病惟盈缶只作充實不取質素意來字連終字讀不作有力看則勝傳也

五爲比之主二其應也自內之外出應乎上以陰應陽各當其位故曰貞吉

三山劉氏曰承乘應皆陰匪人之象凡居者之鄰學者之友仕者之同寮皆所當戒也

雲峰胡氏曰初六內也九五外也四宜應內者內无可比而比乎五義之與比而无適莫者是舍柔暗而比剛明得正而吉之道也

訂疑比之自內內指二外比之外指五句法原不同

洪氏大法曰賢以德言上以位言四之比五匪直賢賢亦以貴貴

九五一陽居尊顯明其比道而無私三驅失前禽此成湯祝網之心也故雖其私屬亦喻上意自不消相告誡以求必得凡此皆吉之道也

梁山來氏曰人中正則不貪得邑人不誡者以五有中德故下化之亦中亦不貪得由上有以使之也

張雨若曰君者民之元首上六德不足爲人所比是无首也

雲峰胡氏曰陰柔居上其德不足以爲首无以比下其勢不能以有終

小畜☰☴

亨就其所畜與之密雲二何則就其所小畜有未能任大者示之知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則知所善用其小畜而得亨矣

六四柔得其位人情上下自然樂與而應之曰小畜然小畜才力未較充大必如卦德之健敘之以巽而不純任其健如卦體之剛中而志行乃可以得亨不則未有能亨者須深味二而字重看一乃字乃者難辭也照下密雲不雨云云看自見得

註小畜之勢足作密雲乃自我西郊未足以爲雨也夫能爲雨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爲雨今下方尚往施未得行故密雲而不能爲雨尚往故也雨之未下卽施之未行也

易象正乾西北之卦也巽風之上者也陰德已就而陽功未致以爲雨則不降以爲乾則未成十五王之澤蓋猶在高山也天命未至聖不能邀曰吾自脩文焉耳故小畜者懿文德之象也

畜在下宜復未宜往自是正道初剛正復而自道則何其咎哉何其咎吉不待言矣故夫子申之曰其義吉

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這陽如今復在此復自道是復他本位從那道路上去

九二以陽剛在下體之中故與初九陽類牽連而復其本位不失中道所以吉也

復自道分明不自失茲牽復則亦不自失矣

九三剛而不中任剛而不以其道其何能行其猶輿之脫輻乎夫妻反目所謂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也孔子曰大車无輗小車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畜亨在健而巽若純任其健未有能免于傷懼者四居巽體能巽而有孚惕應于上下而傷害之不侵憂懼之可免何咎之有所謂柔得中而上下應之者也象傳專言上合志者同體也

楊簡曰伊尹之于太甲其始不可謂之亨及太甲諴然而悟誠然改過則伊尹之志于是方行故爲亨天未大雷電以風成王未執書以泣則周公之志終不可謂之行終不可謂小畜之亨六四至柔又巽體畜君而柔巽故君臣相信而和无傷无惕无咎陰陽自有相得之象也夫人臣進

言于君所以至于乖忤者往往由臣未能无私武好名好己勝不與上合志故乖忤也書云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唯我后之德臣爲君如此何乖忤之有象曰上合志也者旨哉言乎

五以剛居中而居巽體所謂健而巽剛中而志行者也處得其尊便動得那上下底推其至誠故得衆力之助攣如手把攣住之象蓋其鄰類皆牽攣而從之左右唯其所以也

上三爻巽體相承看四有孚惕出五有孚攣如其施似可

行矣然唯其巽也既雨猶既處焉何者尚德以爲載也即其兢兢自守若婦貞之危厲則其德日克積若月之幾望矣是畜道也倘至此猶然爲君子之征凶其能免乎君子可爲良馬之逐可爲何天之衢而小畜非其所宜也知征之凶而欲得小畜之亨斷當以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爲戒矣

䷉

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所以云履虎尾不咥人亨乃寓言其履至危而不危之象耳

書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繫辭以易之興爲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辭危履虎尾危之至矣而紂卒不能傷文王故九卦言處憂患之道以履爲首

名卦繫辭各自取義卦自取柔履剛繫辭自取兌說應乾剛不可相泥如夫象傳既取剛[illegible]柔[illegible]釋卦名又取卦德以贊之六十四卦多如此

訂疑按履與小畜爲反對小畜彖傳柔得位指六四則履之柔指六三也卦唯六三一陰則柔爲六三明矣註疏皆指六三本義獨從程傳指兌三爻似非彖傳本意又伏羲八卦圓圖兌在左方太陽之卦也震離一陽之卦兌二陽之卦乾三陽之卦如依本義所云是後天兌三索而得女故爲少女故以兌爲至柔則伏羲名卦已用後天之易矣必柔指六三一爻而言始无後天之嫌又通考一陰之卦不獨履小畜爲然姤曰柔遇剛也柔指初六未嘗指巽也夬曰剛決柔也柔乘五剛也柔指上六未嘗指兌也同人

柔得位得中指六二大有柔得尊位大中指六五皆未有以爲通指三畫之卦者何獨于履而不然又履剛本義謂有所躡而進之意愚謂躡固履也踐獨非履乎況九五剛中正履帝位以九居五爲履義則六三者上躡乾三剛下踐初二兩剛皆爲履義又何不可或曰履虎尾非謂以兌躡乾之後乎曰履虎尾只取危象耳書曰若履虎尾何嘗取躡乾後哉

初九陽剛安于在下不變所守素其位而行者也象傳獨行願也與晉之初六象傳獨行正也同若以往進說二進

于初以无應而爲幽人初之无應與九二同而位又在二下何言已進之人乎

訂疑又謂此當泛言制行之道出處常變皆在其中不妄以出處言也

坦坦亦坦蕩蕩之意耳飛航講意云坦坦是九二剛中无應不得志獨行其道所謂居易以俟命无入不自得者也中不自亂本剛中來其實此中字是貿中之中非剛中之中

王氏略例凡彖者統論一卦之體者也象者各辯一爻之義者也故履卦六三爲兌之上以應于乾成卦之體在此一爻故彖取其應雖危而亨也象則各言六爻之義明其吉凶之行去六三成卦之體而止說一爻之德故危不獲亨而見咥也訟之九二亦同斯義

按六三一爻如晉之五代唐之後五代極相似孔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能也其斯之謂與

龜山楊氏曰九四以剛承陽處多懼之地履虎尾之象也然體剛而志柔知愬愬戒懼故志行而終吉矣

飛航講意三四不中正同而吉凶異者三柔而志剛則有

自用之心四剛而能柔則有知懼之心彼霍氏之禍萌于驂乘條侯之釁開于取筯失愬愬之義矣

程傳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

剛中正云云本義指九五訂疑不取疑問從本義指九五而于爻辭未免回護此三說各不同

朱子曰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无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

武王書履之銘曰行必慮正書云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傳云吉事有祥惟視吾之所履何如耳

訂疑大有慶即是元吉本義以元吉作人事盡善大有慶作效驗非胡氏亦然象傳重在上二字上之爲言終也言履之終而元吉可謂有始有終而大有慶也

泰☰

節齋蔡氏曰往者已去則來者當時大來則陽當時用故吉亨

訂疑坤初爻本義云于其不能相无者旣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云云說卦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內陽外陰內健外順皆以不能相无者明之也健順配剛柔仁義順亦美德也不定作惡類言

朱子曰論陰陽各有一半聖人于泰否只爲陽說道理看來聖人出來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爲君子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他急迫之却爲害不然如舜湯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爲非被君子夾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

節齋蔡氏曰財成者因其全體而裁制其節使不過輔相者隨其所宜而贊助其所不及

朱子曰以其彙屬上文嘗見郭璞易林如此做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

傳時方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

如蘊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
雲峯胡氏曰若有包容而無斷制非剛柔相濟之中也必
包容荒穢而又果斷剛決則合乎中矣雖不遺遐遠而或
自私于吾之黨類則易至偏中非輕重不偏之中也惟不
遺遐遠而又不昵朋比是不忘遠又不泄邇合乎中矣本
義兩而字當細玩
蒙引程傳最明白句句可玩包荒雖與馮河相對不遐遺
雖與朋亡相對其實四事各有中行非必合二者而言乃
爲中行也析而言之一事有一事之中合而言之則統體

一中也
或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
德乃能包荒耶爲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耶朱子
曰易上如說以中正也皆是以其中正乃能如此此處也
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一箇心胷明濶底如何做得
物理如循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无常往而不反者平
者陂往者復則爲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
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爲如是則可以无咎不勞
憂恤不失所期如是則其福可食也蓋德善日積則福祿
日臻德踰于祿則雖盛而非滿也
梁山來氏曰外卦地内卦天天地否泰之交會正在九三
六四之際也
中溪張氏曰陽之進曰拔茅以其自下而上升之難也陰
之返曰翩翩以其自上而下復之易也
訂疑或說不富不戒亦兼三陰言蒙引非之以象傳觀之
則或說爲是
象辭皆字解翩翩字失實解不富字
歸帝之妹則陰雖貴而必下降以就於陽乃泰之義以此

受祉斯獲元吉
進齋徐氏曰居中應二行其志願非勉強也
城復于隍飾本義通作象說勿用師云云諸家多作實事
說訂疑自古危亂之積大率乘于泰寧之後上下荒佚紀
綱弛人心懈其城郭宮宇社稷宗廟道路橋梁莊垣廬舍
莫不頹圮摧壞而後危亡隨之此觀風者入境而知治亂
也此城復于隍亦作實事說頗極透快然不如本義之活
梁山來氏曰命卽可以寄百里之命命字謂政令也蓋泰
極而否雖天運之自然亦人事之所致惟其命亂所以復

否聖人于泰終而歸其外于人事其戒深矣

否䷋

訂疑否時之匪人害君子之正道泰六四本義小人合交以害正道是也與比之匪人皆匪類之人也

以天地言陰陽不交生道絕矣以一身言陽上亢而陰下滯元氣弱矣以人心言人欲爲主于內天理緣飾於外失其所以爲人矣

程傳夫天地之氣不交則上下无生成之理上下之義不交則天下无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爲治也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无邦國之道也陰柔在內陽剛在外君子往居于外小人來處于內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

施達泉曰君子當否之時豈肯爲祿位所羈絆但恐其收斂不密人得而物色之小人反借此爲籠絡之計受之則失節不受則買禍甚有不易處者故君子深自韜晦使人不得以祿位榮我此不特守道不屈之貞亦明哲保身之知也

化書云儉于聽可以養虛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儉于嬪嬙可以保壽命儉于心可以出生死愼乃儉

德則小人之忌心无自生而後難可避也
朱子曰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于此改變
時小人便是君子
易象正消長以道亦各其彙也棘始生而爲荔桃三歲而
爲荊匪人之始進无以別于君子也與氣相漸而駕鼠易
貌矣趙無恤曰雀蛤雉蜃莫不能化惟人不能哀夫
雲峯胡氏曰初之惡未形故不稱曰小人至六二則直以
小人稱矣泰卦詞曰吉亨初爻辭亦曰吉亨否之初猶可
變也二曰小人吉大人否亨于是乎成否矣曰大人否亨

者見得否者君子之事小人固无所謂否也小人能包容
承順乎君子小人之吉也大人不可以其包承于我而自
失其守大人之身雖否大人之道固亨也
杜光本曰易中二爻惟乾與否稱大人則否二爻之大人
雖對小人而言然不曰君子而曰大人明是上聖大賢非
泛稱君子有淺深懸絕之可比也當否之時豈有受小人
之包承不身否而道亨者周公言大人否亨乃舉其已然
以勉占者非恐其不然以勉大人也嚴尤蔡邕荀彧之流
不惟不可以稱大人并不可以稱君子有學无識何

亨只一于受小人之包承不能安守其否而巳盧齋諸家
引以爲喻過矣
初六是那小人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尚自承順那君
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志在傷善而
未能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心下也自不穩當所以
包羞
疑問否過中是將濟之時九四不極其剛有善濟之術故
周公著其占曰有命无咎疇離祉曰有命者尊有天命之
可承也而其要全在於无咎以道義爲經綸而其行不疚

其動合宜與天命相克協斯不獨身履其祉疇類皆離其
祉耳不然雖有天命其可恃乎哉
聖人言人不言天故纔說有命緊接无咎二字與泰爻艱
貞无咎意同
程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
人之吉也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爲安肆當虞否之
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也漢之王允唐之五
王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
繫于苞桑非固結之喻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氷之類

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有云邦國之杌隉綿綿聯
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然則苞桑生也蔑生之
桑細而弱其堪繫重乎
雲峰胡氏曰九四有命是否已過中將濟之時九五休否
是否方休息可濟之時上九傾否則如水之傾否于此盡
矣先否後喜此喜字又自其亡其亡戒懼中來
朱子曰否本是陰長之卦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
好蓋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無者今以四時寒暑而論若
是无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則聖
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蓋亦抑陰進陽之意某
於坤卦曾略發此意

同人

于野謂于郊野曠遠之地无遠不同也其亨可知无遠不
同何險阻之不可濟故利涉大川君子之貞謂至公大同
之道同人于野其同也大利君子貞其同也正有所同者
大而不出於正者故又當以正爲本
杜光本曰同人曰應乎乾曰乾行而六十四卦无言應乎
坤无言坤行者乾主感坤主應大川之險非以健而行罕
濟也
程傳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
道也又曰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
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
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
訂疑人皆謂中正爲己應屬人非也九五剛健中正六二
柔順中正各以中正相應何分人己乎
東坡蘇氏曰水之與地爲比火之與天爲同人然比以无
所不比爲比同人以有所不同爲同也
類族辨物求異致同解不分明劉氏九曰方以類聚物以
羣分類其族者同姓謂之族而族不同故須之入[illegible]

而善之中有三德六德九德之不同惡之中有大惡中惡小惡之不同各於其類聚成其族而别白之是爲類族辨其物者人物之物乃人之品也而人品不同故辨之人品有君子小人而君子之中有清任和淺深廣狹之不同小人之中亦有強竊穿窬僉壬柔懦之不同各於其物若燭照而辨之是爲辨物卦同人自是辨人本義審異是知人致同是愛人舉直錯枉而不仁者遠是同人仁智合一之學鄭孩如曰聖人欲君子不入于小人之羣故必類而辨之可謂片言居要矣

誠齋楊氏曰吾與人曷嘗不同隔之者門也一出門則天地四方孰不吾同者何咎之有

訂疑爻曰于門亦曰門以外皆所同之人也象傳恐人不達此意故以出字明之恐其近暱于二也

訂疑宗宗族也離三爻同體者也猶宗人之同姓也二五正應乃近同於上下兩陽不能含宗人而上同于五以從正應與隨六二同若睽之六五則能含厥宗而下從九二如噬膚之易矣

書曰敦叙九族九族克睦而周道親親尤篤于宗族同人于宗乃吝者何也親親者情相洽也莫過家人尊賢者義相合也莫如同人在家人則取其交愛之意在同人則取其尚友之規使仲弓子賤終身習其父兄宗族何以爲賢

或問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曰三欲同於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伏莽升高欲敵之而五陽方剛則不可奪故三歲不興而象曰不能行也四欲同於二而爲三所隔故乘墉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而象曰義弗克也

雲峰胡氏曰三雖以剛居剛屈於勢而不可敵四以剛居柔屈于義而不敢攻春秋文公十四年晉人納捷菑於邾

弗克納有得于周公爻辭弗克攻之旨矣穀梁傳曰弗克納其義也有得于夫子象傳義弗克之旨矣

九五剛中正同於二而爲三四所隔不得其同故有先號咷之象然義理所同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有後笑之象然三四二陽剛強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然後得相遇也

上九居外无應无可同者亦可以无悔也雖曰无悔然究反諸心蔽猶未暢故象傳曰志未得也可見沮溺之徒終非君子之道

訂疑辨諸家解郊字皆有病極有理謂上九于郊對初九于門而言亦是但于郊之異于于門于野者却未說出按于郊者去國都而與野人遊所以爲踽踽涼涼之徒也于野者職遠而无私泥于郊所以異于于野也

大有☰☲

雙湖胡氏曰彖辭自柔得尊位以下專主六五一爻以論其位能有衆陽之大自其德剛健以下實兼上下兩體以論其德能致元亨之效也唯一陰居尊位故可以全體歸之

蒙引人君御天下之權只是賞罰二者而已遏惡揚善之謂也遏惡揚善是其所當然之理順天休命是其所以當然之故也

或問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朱子曰此爻本最吉不解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无有以爲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

訂疑象傳只取在初之意居下无應皆不取蓋初與上多論事之始終如師如比如履如同人之類是也自天子至于庶人當大有之時皆有富不期侈而侈之意唯其在初則驕奢淫逸之心猶未萌紛華靡麗之習猶未深故聖人深爲之戒以示守富之道如取居下則二以上說不去矣如取无應則二與五說不去矣且只說得在下位而始有

之人而為君者與其富貴若說不盡矣故象傳只在大有

初九四字上生義可謂發揮精微矣

九二剛健居中而應五故有大車以載之象中溪張氏曰伊尹任天下之重此爻足以當之

訂疑本義剛中剛字最重士不弘毅不可任重致遠剛之謂也今以積中解作中德中德如何貼積字

公用亨于天子左傳雖作享然是宴享之享本義引之特以明亨之作享耳至解亨字則自從朝獻之義乃書曰享多儀之享也

此爻因有剛正之德亦由其居下之上有公侯之象也有其德无其位亦用不得此爻

彭盛多之貌四居大有之時以陽剛近柔中之君苟處太盛則致凶咎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无咎也

程傳賢知之人明辨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於滿極也

劉涵九曰謙光受福未有謙而不受福也未發其禍先發其慧凡謙皆由其慧慧者明辨晳也

六五爲大有之主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中爲孚信之象而上下應之故曰交如以我之誠心而發彼之誠心此其所以交乎也然當大有之時人心易至玩弛苟徒有以孚之而无以威之則人將慢易之心生而无畏備矣故必以威濟之則吉象占如此亦戒辭也

易而无備若作居易无備解亦通

或問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朱子曰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從陰也大有唯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爲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

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若无繫詞數句此爻遂无收煞以此見聖人讀易見爻辭有不分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

訂疑履信易解思順尚賢難解然皆從下應六五見出卦唯一陰上下應之上亦應五陰順也在內而順上應五又一體故曰思順五賢在下而上降心以相從是尚賢也

周易滴露集元部終

[illegible]今人病痛只是傲千[illegible]從傲上來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是一傲字結果一生傲之反爲謙便是對症之藥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允恭克讓温恭允塞也

或問謙之爲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朱子曰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訂疑大象本義亦謙之意也何難曉竊謂謙者爭之反也

物不得其平則必爭地中有山平之象也君子治天下欲使之謙讓而不爭唯使之各得其平而已故裒多益寡則多寡得其平平則不爭不爭則生謙矣所謂裒多益寡又非子莫之執中許行之同價也蓋稱物平施有權衡焉若舜之執兩端而用其中是也

按君子二字彖與九三屬下有終爲句是指占者言初六只言君子而无下文則以君子進謙謙爲句只是爻辭不爲占用涉大川然後是占矣

諺云臨河莫競渡此初之所用涉也

劉砥九日帝王君后自稱孤寡不穀爲鳴謙也蓋謙德而見之言語之間者也不曰言語之謙而曰鳴謙緣易經文奇而且簡嚴故未易解耳先儒作自鳴其謙或以謙有聞皆鑿

童溪王氏曰舜之賢禹也而曰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此其勞也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爭功此其勞而能謙也夫功吾功也能吾能也天下何與焉矜伐之心一不克去則天下羣起而與之爭矣何以致萬民之服哉

訂疑六四註傳亦好而本義不從者蓋六四雖近君而本質柔正又居其下原無僭逼之嫌故不取奉上之說竊其位在九三之上故獨取下下之義也

朱子曰不過則言不違法則撝謙是合如此不是過分事

訂疑泰六四爻本義云不待富而其類從之又曰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曰凡曰皆正指謙六五也此爻辭與泰四爻同又皆陰爻不宜獨以不富爲能謙當以泰四爻例之五在上而能謙故不待富而其類從之而利以侵伐也又

按師彖傳本義以謂能左右之也小畜九五本義以猶泰

獲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則此爻利用侵伐正象不富以其鄰而言也蒙引云不富二字不可就以實謙象山

來氏曰上能謙則從之者衆矣故有不富以其鄰而利用侵伐之象是矣

上難鳴謙然志未得也視二之中心得者有間矣至於行師足以治其私邑而已視五之征不服者有間矣陰柔无位故也

豫☳☷

朱子曰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

訂疑建侯者國家偶然之事非盡如先王開國之初大封諸侯也

嵩山晁氏曰剛應志行以爻言豫之才也順以動豫以卦言豫之德也

訂疑按天地之順動即于日月不過四時不忒上見之而聖人之順動自有許多本身徵民庶事而刑清民服却在聖人順動之後與天地何作一式說不得

雷陽氣也方冬潛蔚地中及出地奮發而成聲陽氣暢條萬物莫不悅豫故曰雷出地奮豫

朱子曰先王作樂无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於薦上帝祀祖攷也崇德是自崇其德如大韶大武之類

又一說崇德即崇祖攷之德有是德而無是樂祖攷雖聖其何辭以配乎思文之詩所以配后稷於天也我將之詩所以配文王於帝也冬至祀天於南郊以祖配季秋祀上帝於明堂以考配公羊傳云王者何爲必以其主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按祭於南郊曰天祭

於明堂曰帝郊者古禮明堂周制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

訂疑有虞氏祀上帝與祀祖攷是兩事不以祖考配上帝也故虞書類于上帝不及祖考祖考來格不及上帝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自武王周公制禮始則此云薦上帝以配祖考正指此事祭法虞郊嚳夏郊鯀殷郊冥事多難央且不見于諸經証以中庸違孝章其屬淺儒附會愈益明白不足引以爲據也

處中巷曰鳴豫者或肆之言談以爲誇大或形之氣歊以爲炫燿皆是

訂疑介于石于如古字通故本義云其介如石也本義安靜堅確四字本石字生出

盱小人喜悅佞媚之貌盱豫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正故也盱豫句悔自作句二悔字語意極緊極切

由豫猶言由順豫之所從來也一剛而得五柔故曰大有得以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也盍合也勿疑朋盍簪此五字全是勸勉之詞

當豫之時而不爲豫者六二是也當豫之時而不得豫者六五是也周衰之時權歸霸國周雖危弱亦以久存此爻近之

訂疑中未亡程傳及馮氏專指位號言蒙引又指先王之遺澤言愚謂位號遺澤俱當不得中中還是六五好處謂其中德未至盡喪也若桀紂之盡喪其中德雖使撫夏殷全盛之業亦須失了

象傳言乘剛者五除田之六三爲坎體餘皆震體也看來震卦一陽始生於下其性動而好上故常有逼上之勢也

汪豫極盡樂故至於冥豫成也過豫不已何可長乎故必渝變然後无咎

楚子莅國三年而不聽政樊姬諷之一日而舉孫叔敖霸于諸侯齊侯委國于左右三年不治卽墨尹微言一日而烹阿大夫實強其國此冥豫有渝者也

豫坤下震上司空季子以爲母老子強

隨䷐

程傳入上震下兌爲說震爲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意

朱子曰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凡卦皆從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說却是若說說而動却是自家說他後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動而說成隨如巽而止成蠱

訂疑按隨時之義大矣哉只宜依王肅本作隨之時義大矣哉彖上文天下隨之而贊其隨道之大耳不必如程傳舍物我相隨之義而忽生別論也

問程子曰澤隨雷動君子當隨時宴息是否朱子曰既曰雷動何不言君子以動作却言宴息蓋其卦震下兌上乃雷入澤中之象雷隨時藏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

杜光本曰彖傳以動言大象以息言蓋息而能動動而能息則外若滅息內實生息而息爲動根緜緜延延矣豈不善法雷藏澤中乎

初爲震主官之象也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出門而交即同人于門之意

訂疑出門交有功彖貞吉來不可與上文判然作二義

雲峯胡氏曰六柔有係象小子初陽在下象丈夫五陽在上象六二以初陽在近而係之則五陽雖正應必失之矣

訂疑六二中正六三不中正而取象如此者繫辭傳所謂近相取而吉凶生者也

三近係四而失於初與六二正相反故有係丈夫失小子之象四亦无應近得三之隨必相親善故有求必得也然三之於四不可以有求必得之故而妄有不正之求故戒之

吳因之曰常人處危疑之地立脚不定便有許多術數出

來或巧媚君心或借援左右或表白心跡以自明无他聖人一切不用所自盡者止有孚在道而已

疑問在道本有孚來有孚在道以明者无一念一事不可與天知對人言表裏洞徹毫不涉于曖昧也

梁山來氏曰周公爻辭三者並言孔子象傳推原而歸功于明

雲峰胡氏曰四之孚戒之之辭也欲其孚于五也五之孚許之之辭也喜其孚于二也

蘇子瞻云傳曰嘉耦曰配而昏禮爲嘉故易凡言嘉者其

亂也隨以從人爲義從人故多舍其正應而近是依初九從六二六三從九四其於比周均也九五陽剛居尊且得六二正應所孚一于中正此非隨之至善者乎吉孰加之

蒙引人之相信必是同德不然雖曰相信終是勉強或始信而終疑唯九五之正中故能信于六二之中正也

訂疑拘係之乃從維之若如程傳本義之說與傳不宜云上窮也愚謂孔子蓋以爲如坎之上六係用徽纆困之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也又攷之易傳于上爻言窮者七皆未有以爲善者如乾无妄窮之災也坤節其道窮也姤上

窮吝也猶曰其爻少異也至于巽巽隨皆曰上窮也豈可曰美惡不嫌同辭乎蓋巽之上九巽在牀下過于巽者也隨之上六拘係之過于隨者也上六陰柔无應居隨之極物莫與隨雖拘係從維終不能得其必從也總之中心所願則不戒以孚志亂而號則一擬爲笑隨之上六不得其隨姤之上九不得其遇其爲上窮一而已矣或曰如拘係之乃從維之爲不好何又云王用亨于西山乎曰易爲上蠱而作固有不利于彼而利于此者

蠱 ䷑

蘇子瞻曰器久不用而蟲生之謂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無爲而弊生之謂蠱

訂疑彖傳釋卦名義只取壞極之義不取有事之義也即六爻之辭云幹父母之蠱蠱字是言人已壞之緒也幹者飭治而振起之方是有事之意何便以蠱字兼有事之義乎如卦辭利涉大川先甲後甲云云方可作有事耳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皆所以治後事也讀本義自分曉

問剛上柔下陰陽之不交義也何以致蠱曰此正猶乾上坤

下而爲否一般

朱子曰[illegible]山[illegible]之而止乃治蠱之道言當柔順而止不可緊止必爲此蠱非惟不成道理且失易象文義巽而止蠱猶順以動豫動而說隨皆言卦義趣德並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的道理

蒙引問剛上而柔下巽而止似乎无異曰剛上而柔下上下之勢不交也巽而止主性情言縱使上下交下卑巽而上苟止亦足致蠱也

隆山李氏曰山下有風則風落山之謂也山木摧落蠱敗之象幹蠱者必須有以振起之振民者猶巽風之鼓爲號令也育德者猶艮山之養成材力也易中育德多取于山故蒙亦曰果行育德

訂疑自新爲新民之本今却以振民居育德之先何也曰大象傳例凡君子下以兩象分貼者皆先內卦後外卦如蒙臨旅可類推也

有子考无咎承幹父之蠱來説統曰子能幹父蠱方稱有子不然與无子同

鄭氏曰子改父道事若不順而意則順也

訂疑事父母幾諫云云孔子于父母一也而幹母蠱獨云不可貞何也了剛父怒則斥辱之而已鞭撻之而已甚則逐出之而已了大分未甚乖也若母而持之太急婦人之性褊狹恩躁機不可回詐无所之一有不測則子何以自容也

去疑无過不及曰中但二非懼其不及懼其過耳道幹蠱的道得中道卽從不可貞看出

訂疑父在而不能從容諷諭致有傷恩之事父没而或更發太絜又不无死親之譏皆是悔也讀蠱之一卦見聖人善處人父子之間

然承巷口論到周旋无斡處則過剛不中不无小小之悔故周公亦摘其微悲論到勇力擔當處則任事不惑終是克家之子故夫子并畧其細過

朱子曰三四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無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他諸公欲且寬裕無事莫大叚整頓不知目前

雖遮掩拖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

訂疑六五註云承先以斯用譽之道也疏于象傳云奉承父事唯以中和之德此皆以六五之承先言也程傳于象傳云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本義因之云九二承之以德云云愚按初六象傳曰意承考也六五象傳曰承以德也兩處實互相發明此釋六五之辭不宜舍五而贊九二之德也蓋承字釋幹字之義以德卽愛人以德之意如孝經云將爲善思貽父母以令名之意正釋用譽之義也用譽對考无咎言

程傳上九居蠱之終无係應于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朱子曰當此時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或入則其志真可法則矣只爲人不能如此也

左傳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龢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趙孟曰何謂蠱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

易女惑男風落山皆同物也

臨

程傳二陽方長于下陽道向盛之時聖人豫爲之戒曰陽雖方盛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爲戒必于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治安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于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本義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此謂周正八月用程子及蔡氏之說）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于

卦爲觀亦臨之反對也

杜光本曰本義以臨爲十二月之卦是用夏正也八月本義以復卦一陽之月至遯卦二陰之月爲正解以夏正八月于卦爲觀爲別解是又用周正矣愚謂遯與觀雖俱屬臨之反對而八月之說不若竟用夏正然後歸一且遯乃二陰四陽觀乃四陰二陽以陰陽消長言吉凶必取觀爲八月方與有凶之義尤切也

訂疑文王未革命豈得改正朔乎又自商以前改正不更

月故太甲即位復位皆以十有二月紀之商建丑爲正月故也春王正月以建子爲歲首自是周制但詩與周禮皆周人所作皆用夏正竊恐易亦然而後說長也

又一說若以周正推遡爲八月則復當爲正月文王未受命何爲遽改從周正耶若臨觀反對似若可信然文王彖易而從夏正即朱子亦心疑之矣鄭玄云臨卦斗建丑而用事殷之正月也獨本亦云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歷八月則成否否則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是至於八月有凶斯之謂也唐孔氏亦從此說觀否泰傳皆有道長道消

之文於此卦互見之矣但又與反對之義不合不如仍從本義後說爲長也

進齋徐氏曰浸漸也陰符經曰天地之道浸亦用此義

訂疑說而順二句當連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合釋之曰以卦德卦體釋卦辭言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而本義乃截爲兩段而分釋之何也天之道也承上大亨以正正字言天之所以照臨萬物亦以正而已如恒彖傳云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亦承上利貞久于其道而言也吳因之曰是正也非獨君子臨小人之道乃天之道也天道不外于正臨小人猶可不正乎　貞字于卦之德體无所取不過以理言之見其不可以不正耳如恒釋利貞之義亦不取卦之德體也

至于八月云云凡星家論人之休咎謂至某年月日當凶當吉亦決有此理矣雖凶有避得底有避不得底然能前知而勉勵以承其吉修省以避其凶則是以人事輔氣數亦所有此理也若死生有命則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澤上有地高下相臨之象

註與程傳訓咸爲感不若本義訓徧爲妥然按九二本義云剛得中而勢上進則仍主卦名凌逼之義也況初二二陽正卦之所以爲臨者故皆有咸臨之象豈容異視哉

吳因之曰志行正釋貞字訂疑看一志字便非迫於不得已

九二本義剛得中而勢上進云云蘇氏了心曰剛得中則舉動合宜而義足以服之勢上進則權力又勝而威足以制之

未順命也訂疑說者多謂小人不順天命故二陽咸進而

臨之悬謂若衍去未字便是蓋命天命也天命即彖傳天道原來只是一個正理二之咸臨正是順命處

初剛得正故曰貞吉二剛得中故曰吉无不利

訂疑六三本義取程傳前一說以臨民而言也按卦爻彖傳與序卦雜卦臨之取義各不同讀者各以本文消息可也如六三若就居下之上取臨民之義則下之二陽既于民之義无取而三又非君位四居三上尚不取臨莅之義況三乎當取雜卦臨與之義謂其陰柔不中正又爲說之主爲以佞變邪佞求媚于人之象耳

臨川吳氏曰以不正故爲媚說之態先雖媚說而後能憂則始雖有咎而其咎不長故可无咎也

或問六四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善故謂之至臨朱子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切至故謂之至

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九二剛中之臣是不自用而能任人其智大矣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

訂疑行中之謂也繫與大君之宜相呼應不作二層

朱子曰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艮上九亦謂之敦艮復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

志在內也內指二陽

觀 ䷓

朱子曰自上示下曰觀去聲自下觀上曰觀平聲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

觀盥而不薦云云乃中庸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之說也

或問盥而不薦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否朱子曰祭祀无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

梁山來氏曰言祭祀者方盥手而未薦人皆信而仰之矣觀者必當如是　訂疑來氏此語簡明確當觀字內指卦名

已備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之善矣故无爲而民化如此也所謂誠存于令外信著于言先也

內順以宅心言外巽以制事言

朱子曰觀天之神道只是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亦是說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

坡公解曰无器而民趨不言而物喻者觀之道也聖人以神道設教則賞爵刑罰有設而不用者矣

厚齋趙氏曰風行地上徧觸萬物有周觀之象先王體之得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之象故以省方觀民設教

程傳六以陰柔之質居遠于陽是以觀見者淺也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

訂疑此君子小人正兼德言程傳謂六以陰柔之質居遠于陽本義謂初六陰柔在下皆以位兼德言也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蓋亦指此如上有堯側陋中有舜雖遠居深山之中自非童觀之小

人也伊尹之在有莘傅說之在版築皆難謂之小人若巢父許由雖不可謂无位无德之小人然當堯之世而箕潁終身則小人之道而君子所羞矣

雲峰胡氏曰闚觀是所見者小而不見全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也占曰利女貞則非大丈夫之所爲可知也

訂疑本義一則曰陰柔在下一則曰陰柔在內皆本程傳而咎其陰柔愚謂三亦陰柔不中正四亦陰柔不中而辭不少貶者四最近五三漸近五也童觀闚觀雖兼咎其陰

柔而在下在內之義較重

朱子曰我者彼巳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觀其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爲進退

誠齋楊氏曰三五皆曰觀我生辭同而德異六三察巳以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巳六三似漆雕開

六四雖柔而居正最切近於五故能觀見國之光華爲朝覲仕進之吉占也

訂疑觀國之光所該者廣如宮闕之制朝廷之體郊廟之美百官之富朝聘之儀燕享之盛車服禮樂之數一切聲名文物之典莫不燦然明備皆可觀者也程傳謂爲天下之政化則海隅出日之臣皆王者之政化所及不必覲進京師而可觀德化之成矣又賓兼諸侯及士人說古者必諸侯而後有朝覲之禮不似後世廢封建爲郡縣朝覲者唯士夫也

九五一爻本義精當註疏程傳乃象傳之義

洪氏發明居此位者當思萬民之觀瞻不可虛凉官晏闕則觀大庭廣衆則觀必執中秉正我生如五君子乎然後九重无失德天下有令儀而于君道斯光也爻重本諸身以天德爲王道之原也象兼徵諸民以王道爲天德之驗也

蘇氏了心曰上九陽剛居上是以君子之道而師天下者也占者得此當自觀其所行果足以師世而範俗如上九之君子焉則爲人之矜式而不失其望矣

觀者上觀之于是陰生益盛二陽漸消之勢决矣上以陽居陰體巽之極亢而能悔不以无位安然放意此所以无咎而象表其志也

噬嗑䷔

彖引彖傳釋亨字只據噬嗑二字說更不牽連利用獄可見利用獄不屬亨也　訂疑程傳以噬嗑之亨全在用獄非也本義謂之而嗑則亨通以卦名釋亨也又三陰三陽以下以卦體卦德卦象卦變釋利用獄也

彖引卦體之剛柔分卦變之柔得中而上行爲得中卦德之動而明二象之雷電合而章爲威與明雖不當位專承柔中而上行言　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言就此一節言則五不當位然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

有此數端之善是威與明而得其中正治獄之所宜也故雖不當位而利于用獄

杜元本曰但從明罰象雷光救法象雷威着想明字救字之義便不模糊而亦知其當對講矣

初九王注居无位之地以處刑初受刑而非治刑者也凡過必始于微而後至于著罰必始于薄而後至于誅過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改乃誅之過小懲大誠乃得其福故无咎也

說統舊說噬膚謂六二德足以服人是矣至解滅鼻乃[illegible]二自滅其鼻甚費解于意滅鼻與滅趾滅耳一例看二有中正之德心无偏私所謂公生明者也治獄固如噬膚之易矣然所乘者剛暴之人非嚴刑峻法不足以懲其奸故必至滅鼻乃得无咎若徒務寬厚之名反得縱惡養奸之咎

訂疑噬膚噬腊遇毒噬乾胏噬乾肉皆取頤中有物曰噬嗑之義爲一類治獄之象也屨校何校皆獄中拘累罪人之具也屨校械在足何校械在項聽訟之後未及致刑之先其有罪者則如此二者爲一類滅趾輕于刖漢法釱音第又音代左趾

起也滅鼻劓刑也輕于刵重于滅趾滅耳刵刑也軍法多刵之輕于劓皆殘人肌膚之刑三者爲一類金矢黃金皆訟獄所入以求決之物猶相見之有贄也金取其堅欲聽者之執而不奪矢取其直欲聽者之正而不枉黃取其中欲聽者之公而不偏此在入訟之後聽訟之先即入之非賄賂也二者爲一類然皆聽訟用刑之實事非如噬膚等之取象矣先儒不知以類相推故其爲說得失各半也

朱子曰六三噬腊肉遇毒是所噬者堅韌難合三以陰柔

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
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無咎也
訂疑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六三陰柔不中正
治人而人不服故爲噬腊遇毒之象諸家皆以二三之中
正與不中正爲聽訟用刑卜說固是愚謂就素行上說更
好昔孔子稱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記者以无宿諾實之
尹氏又引辭盟之事以証之言稱成人有見死而不爲之
哀者聞于羔將爲成宰而遂爲衰子羔仕于衛當刖人及
衛之亂子羔避難而行遇刖者爲守門卒再三欲免之諸

葛武侯治李平廖立之罪至於投荒及武侯死二人聞之
或流涕或自殺此无他皆其素行足以服之也如六三者
雖其所治之强亦其陰柔不中正无以大畏其志也不然
二之所治亦罪至滅身之人獨不聞反噬之事何哉
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
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注訟謂
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
治之不至不入束矢則自服其不直者也必入束矢者取
其直也束矢百矢也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使獄
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
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
也三十斤爲鈞丘葵周禮注以鈞金爲銅金有五六五所
得爲黃金四之得金非黃金也
訂疑金矢之義有兩說程傳本義在治獄者身上取義欲
其剛能制强直能伸枉周禮註及蒙引在獄訟者身上取
義欲其情之實而不虛理之直而不曲兩說皆通而指聽
訟者爲是蓋民之入金矢欲聽訟者顧物而思其義也本
義曰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又曰得聽訟之宜取九

四剛直之義也又曰黃中色六五柔順而中故有此象取
六五之中也
或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故
皆爲戒占者之辭朱子曰亦是爻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
纔是治人彼必爲敵不是易事故雖是時位卦德得用刑
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
六二之噬膚以中正也三之噬腊遇毒不中正也則四之
噬乾胏五之噬乾肉其難于二者豈非以四亦不中不正
五雖中而亦不正乎但四以剛居柔五柔得中而上行又

爲用刑之主故爻辭以乾胏乾肉見其所噬之難與三爻同而一得金矢一得黃金祇過毒者則遠甚蓋先取其所長而後戒其所短故曰利艱貞吉曰貞厲无咎也

象言不當而爻言當猶漢獄失當得當之云位與事之分也柔以居五本不當然能貞厲故用獄則當矣

本義於初曰過小於上則曰惡極蓋過而不改必流於惡初能改過是止惡於始故曰无咎上則負固怙終聞言不信者必至於惡積罪大故直曰凶矣

賁☶☲

姚承庵曰文王謂賁以兩相合而成相合則得亨而必其相合也其力量較未爲剛大故僅與小利有攸往此只據理之論非必挿入剛柔明止之說於其內也孔子讀而玩之見卦有剛柔來上之義若曰柔來而文剛剛爲之主而又得柔之文則相合而相濟故可得亨然剛既得柔之文未免分已之剛上而文柔則其剛不全而力量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故僅可小利有攸往此亦是據理之解亦非必於柔來剛上之外又挿入離明艮止以爲說也今學者類

忽一分字愚獨於一分字討出孔子之意當是如此

討疑本義文明而各得其分與離明于內而艮止于外固不同即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卦名與卦辭取義亦自不同卦名今是合說爲義所謂剛柔交錯是也卦辭則各自開說爲義便有賓主之分矣

剛柔之交自然之象其文法如中庸章句哉者眞實无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彖引其一陰一陽相錯而成文如日往則月來云云如字最要看陰陽相錯六十四卦除乾坤兩純卦其餘皆陰陽相錯者也皆自然之象也獨于卦

言之者以此卦取文飾之義故特言之邵子以六十四卦
圓圖爲天文亦此意也
彖引剛柔之交卦變也而天之文亦剛柔之交也故曰天
文也文明以止卦德也而人之文亦文明以止也故曰人
文也　天文也人文也此兩句只按着卦變卦德說爲是
且方起得下文極言意不然天文便是時變了人文則天
下已化成了又何用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
下蓋觀乎天文觀乎人文謂只就卦中之天文人文以觀
之也大抵天文人文孔子意在起下文故本義于卦名卦

辭皆無所屬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蓋時變亦不過一剛一
柔之相錯而已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謂天下之人皆文
明以止也
訂疑大象本義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此二句當
作衍文大象之例只取卦象无取卦德者
雲峯胡氏曰初在下卦之下而無所乘分也然曰賁其趾
非徒安分而已舍車之榮而徒行是不以徒爲辱而自以
義爲榮也是故君子行義必於在下之時發足之初觀之
六二註得其位而无應三亦无應俱無應而比爲近而相

得者也
賁其須卽詩卬須我友之須六二之柔須得九三以相成
故擬辭如此
三與二四二陰間處剛柔相賁相與濡色以成其文光彩
潤澤故曰賁如濡如然不可溺於所安也故戒以能永其
貞則吉矣
訂疑註蔡氏羅氏皆以莫之陵解吉字愚以程傳雖乎常
之義推之終莫之陵只解永貞二字之義也
雲峰胡氏曰二與五三與上非應則亦非相賁者惟四以

初之應爲賁而爲三所隔所謂賁如者皤如矣皤白也曰
皤如又曰白馬者人與馬俱白象六四德與位俱柔也曰
馬而曰翰如者六四陰柔之正下求初九陽剛之正雖爲
三所隔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三剛正亦非於
己爲寇乃欲與己爲婚媾耳
訂疑六四當位賢人也九三剛正亦賢人也兩賢豈有相
阨之理但三四地勢相比故三意四之與己而求之[illegible]
初相應爲所礙耳疑之爲言礙也易中疑字多訓礙字[illegible]
言[illegible]不疑其所行也小畜上九有所疑也升九三无所

疑也爻初九行未疑也皆當訓礙字　終无尤也程傳與
本義不同崔憬曰守正待應故終无尤
訂疑按二與三賁五與上賁此卦所取名之義爻辭除初
以在下无賁上九以在卦之上爲賁極反本而二三六五
仍用名卦之義而爲辭故二之賁須指九三也九三之濡
如指六二也五之丘園不指上九而誰指乎艮爲山爲果
蓏有丘園之象又頤六二本義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此
何獨不指上九乎蓋丘園山林鄙野之地對國都而言五
比上九爲賁于丘園之象束帛薄物其賁于丘園也但用

束帛以將誠意而已正猶二簋之用亨乎乃利用禴樽酒
二簋納約自牖但取誠心不尚煩文如國都之中王公大
人士大夫之尚華備物徒侈多儀也然當賁之時舉世皆
尚華奢而獨崇儉朴誠有似于郊外之野人自世俗觀之
疑爲鄙吝然質誠相與猶大勝于虛拘而无實者世道人
心終必賴之故曰終吉
白賁者无賁也與皤如何異而獨曰无咎象傳又曰上得
志乎曰四之皤如以兩人相賁而言也上之白賁所謂甘
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者也故爻曰无咎象

曰得志也
劉[illegible]九曰上无位者也白衣之士凡有德而隱于丘園不
事王侯高尚其志此有爲之賢也六五用束帛之禮聘召
之屈作經綸可成大有爲之業欲爵之位之而終不自屈
後世若嚴子陵足加帝腹李泌頭枕帝膝不受官爵到底
只稱白衣宰相是謂白賁雖居無位之地各成旋乾轉坤
之業爲得志也

剝䷖

程傳陰小人之道方長而消剝于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山附于地此以起君託于民之意

魏文侯時租賦倍增於前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

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租賦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毛无所傅此言得厚下安宅之理

初六蔑貞凶此凶字可以六四凶字照看一說是小人蔑貞而凶也此恐至小人剝廬方發之　訂疑滅字解剝字下字解足字

辯註云足之上傳云分隔上下者本義云牀幹也愚謂幹木之身枝葉所依以立者也今以釋辯字則辯乃牀足之上立木 俗稱牀腿是也傳云分隔上下者則似牀之鋪條與鋪條者牀之膚也以坐牀言分隔上下者亦牀面也不如足之上解得分明

訂疑未有與也疏言無人與助之本義從之而異其辭曰言未大盛天下之五陰承乘比應皆二之寡何云无與助乎二陰浸長陽已當遯何云未盛大乎是疏與本義之說非也傳言君子若有與則可以勝小人遯四陽在上五居上卦之中而與二應可謂有與矣而不能制二陰之進亦且奉身而遯焉陰既得時用事君子即有與亦將如之何哉此程傳之說非也楊止庵之說則又迂甚而不可爲訓

世有小人方長而遽君子之勸止哉抑豈有君子遽就小人而能勸止小人者哉又豈有從井救人失身匪人之君子哉蓋程子見夫平勃之交歡足制諸呂楊氏見夫狄仁傑之與二張武三思共事武后而云然也夫平勃當諸呂用事憂懼不知所出方且喔咿嚅唲以事婦人向非陸生之謀二人且不知死所矣又產祿奴才也故幸而免也狄公之與張武共事女主幸有武后諒其无他然且幾不免于虎口矣明朝正德間 劉瑾擅政張綵以焦芳楊一清薦瑾以爲吏部尚書綵勸瑾禁止天下諸司饋送禮物剝削

之禍一時少息綵又言于瑾忿左右用事多騙財蔑法瑾
悉去之其他救止頗多衣冠之禍少減諸宦者惟瑾疎同
類皆綵教之寧夏之變綵又爲楊一淸討平之後瑾伏誅
綵亦下獄死仍梟其屍家屬流嶺南此豈非止菴所謂小
人爲害有一君子與之以止其進者耶大抵君子之與小
人猶氷炭之不可同向焉有君子而入小人之黨者乎愚
謂未有與之與乃韓信易與之與言其勢益盛莫之能制
耶

六三註與上爲應群陰剝陽我獨協焉雖處于剝可以无

咎　象傳程傳與其同類相失于處剝之道爲无咎

膚者牀之膚益當爲席處近身之處也他說多以人之肌
膚言然足辯皆就牀說不合膚獨就人身說而不就牀說
也足膚必與足辯爲類者以其切近人之肌膚而又軟柔
如膚故云膚也若以人之肌膚言則是災傷已及人身象
傳不宜言切近矣　剝于牀足漸至于膚陰長已盛陽剝
已甚貞道已消故更不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雙湖胡氏曰易以天道明人事卦至九月五陰旣長謂之
九五不剝爲陰不可也特舉六五爻不言陰剝陽但言
剝之道此便是扶陽抑陰挽回世道之意然亦卦爻本旨
此象聖人因而發之陰陽消長固有自然之勢人事之盛
自有轉移之妙也

進齋徐氏曰六五羣陰之長總率羣陰順序以聽于陽有
后妃以宮人備數進御于君之象

程傳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陽尚存如碩大之果不
見食將見復生之理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當
思治故衆心願載于君子君子得輿也在卦亦羣陰宗陽
爲其載之象若小人則當剝之極剝其廬矣无所容其身

也

訂疑君子一陽在上之象坤爲大輿下五陰民之象也小
人衆陰之象下五陰分開如屋壁一陽在上如棟宇有廬
之象一陽在上五陰從下載之是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
人得此爻是一奇又變爲偶如剝其棟宇止留四壁无以
蔽風雨故曰終不可用

訂疑本義剝盡則爲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于下矣
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合之大全朱子小
註總謂剝之陽剝于九月之霜降而盡于十月之小雪復
之陽生于十月之小雪而成于十一月之冬至也朱子演
邵子程子之說如此則陽不生于子之半而生于亥之半
凡謂冬至一陽生者乃冬至一陽成也但物之微莫微于
初生之時本義謂冬至一陽成而又以安靜以養微陽解
大象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是陽之初生猶未爲

微而陽之始成乃爲微矣陽之初生不必安靜以養之而
陽之始成乃當安靜以養之矣且先冬至三日懸土炭于
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以女功揆日之
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而小雪以迄
冬至之前則炭不能偏重而日惟日短一日耳又造曆者
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而用管候氣者
灰飛不爽皆冬至陽生之明效大驗也況陰不極則陽不
生自姤至復作六画分之從夏至五月中至冬至十一月
中六画之陰方全而陰極于上則小雪以迄冬至于

一画之陽猶未剝盡而陰猶未極于上也陰未極于上陽
何由復生于下朱子謂陽无驟生之理故以小雪爲陽已
生三十分之一分恐按朱子以一月作三十分細分之說
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只可明陽不驟成
耳若以此明陽不驟生則陽生于冬至爲驟生于小雪亦
爲驟矣生于小雪爲不驟生于冬至亦爲不驟矣此朱子
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之說不敢斷以爲
然而吳草廬所謂冬至之前六陽消盡而爲純坤冬至之
後一陽遽反而生于下大全采之梅鷟易瑩主之良是也

初前五陰如震之大塗大壯之藩決升三之升虛邑也故
曰无疾　彖引出入无疾語意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但
不可指定爲在邦在家與繫辭傳利用出入之出入同只
是尋常所謂一出一入也反復其道謂以其往來循環之
期計之七日當得來復也
雲峯胡氏曰前乎此自姤而剝陰在內爲主陽常行逆境
今自剝而復陽在內爲主陽方行順境故其占爲亨已之
出入而得无疾者一陽順而亨也朋類之來亦得无咎者
衆陽順而亨也是皆陽順而動之象也反復其道統言陰

陽往來其理如此七日來復專言一陽方來其數如此利有攸往則其占又言一陽之長可往而爲臨爲泰以至于乾也

臨川吳氏曰剛反釋復字而亨字之意在其中

蒙引動陽初動也行則進而上矣不可以行字當動字動而以順行則无驟進之勢无過暴之爲故在彼无惡在此无射己之出入无疾朋類之來亦无咎矣動而以順行則否九四之不極其剛也出入无疾則四之有命无咎朋來无咎則四之疇離祉故臨以說而順剛中而應之故而元

亨而夬所以貴于決而和也聖人之心可見矣

程傳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七日而來復者天地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理也　陽剛君子之道長故利有攸往

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葢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　劉涵九曰天地之心生物之心也陽爲生陰爲殺自姤一陰積而爲遯爲否爲觀爲剝以至于爲坤純是一片嚴凝肅殺之氣疑天地生物之心幾于滅息不可得見冬至一陽來復天地生物之心依然未改故見之其字乎字有多少喜之之意溢于言外

蘇軾上皇帝書云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寮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爲十一月爲十二月爲正月爲二月爲三月爲四月而乾之陽極矣陽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爲五月爲六月爲七月爲八月爲九月爲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矣上爲日月星辰下爲山川

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于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于伏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絪縕可以靜而不可以動可以嗇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于下未可以用也

訂疑南史王志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梁書席闡爲東陽太守傳岐爲始新令

冬至放四俱同而近世例于冬至處决大可異矣
祗音底至也无祗悔連上句爲義通是爻辭不是占元吉
方是占
程傳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身之道也學問之道无他
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朱子曰初爻爲仁人之體六二能下之謂附下于仁者學
莫便于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
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
訂疑初九繫詞傳以顏子當之則六二者子賤之取友以

成德也六三君子而未仁日月至焉者也六四則伯玉子
仲之儔也
程傳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善
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廣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
故云厲无咎　訂疑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何以能頻復哉
曰與初同體亦有觀學之益者也頻復勝迷復遠矣如子
貢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亦說二者交戰
于心故厲戰勝而肥故无咎
徂徠石氏曰處上下四陰之中故曰中行不從其頻而下

應初故曰獨復
訂疑以從道也猶二言以下仁也初九有道仁人也論語
曰就有道而正焉六四之謂也
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尊位當復之時能敦篤于復善者也
故无悔
姚承巷曰孔子之言至易簡全不常曰考字即宜以考字
解內史過曰攷衷度務即考以自攷之意　有中德而用
以自考復之不固有不敢自懈焉者所以敦復而无悔
上六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其凶可知災天降

之災也眚人加之罪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
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以稍及也十年者數之終至於十
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于復何時而可行也
訂疑爻迷復凶有災眚泛就衆人言用行師以下專就人
君行師言象傳迷復之凶包到以其國君凶專以君道言
又不止行師一事也

无妄☰☳

訂疑无妄即是貞也无妄則元亨矣利貞以戒占者其匪正以下反言不正則妄妄則不亨不利也

雲峰胡氏曰朱子解中庸誠字以爲真實无妄之謂此解无妄則以爲實理自然之謂自然二字已兼得无所期望之意矣其占元亨而必利于貞者无妄誠也正而固誠之者也不正則妄矣占辭曰貞曰匪正曰利曰不利其辭一正一反示戒深矣

訂疑无妄者所存所發純乎天理不雜于人欲即貞也元

亨者誠能動物也利貞以下以戒占者非无妄了又有不正如程傳及朱子小註云云也

彖傳本義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于正乃天命之當然也其語亦失次序當云卦之善如此皆无妄之義而大亨以正之道乃天命之自然也其在占者則爲人道之當然其匪正者或內主于柔而人心用事或不能動或動而不健或非剛中或剛中而无應皆非无妄之義而不正即非天命之自然矣故有眚而不利有攸往也

飛航講意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以所存言動而健以所發言剛中而應以所與言此舉卦之善以明无妄之意而起以正之端也

蒙引物與无妄天與之非雷與之也

訂疑人皆以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分屬秋冬時愚謂各正性命在資始時人多不信觀此本義云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則各正性命豈秋時哉蓋乾元資始萬物已各正性命了故曰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至驚蟄雷發時始顯然共見爾

訂疑蒙引云茂對字樣所謂殷薦盛行大舉永言之類謂

善順乎天時也此本程傳可從愚謂茂訓大對猶順也陳明卿曰對時育物月令盡之矣

此爻所謂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卦之所以爲无妄者故本義云以剛在內誠之主也且以九居初不唯爲正且得其正正與卦之利貞合與二與上之不正反

程傳誠之于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西溪李氏曰无妄誠也實理也有一毫求得于外之心便害无妄之體耕穫菑畬求得于外者也必无耕穫菑畬之

心然後可以有所往
邵子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
也災也或然之數不齊故曰或
義林梁武帝納侯景魏人移檄曰楚國亾猿禍延林木城
門失火殃及池魚仲尼貌似陽虎而被圍于匡直不疑與
亾金郎同舍而被疑爲盜无妄之災自古記之矣
貞正而固也曰利貞則訓正字而兼固字之義曰可貞則
專訓固字而无正字之義不可不辯九四以陽居陰不中
不正无卦中利貞之義也初二五皆正卦之所取利貞者

也故初吉二利五有喜三四上皆不正卦之所取匪正者
也故三災上眚无攸利四猶可貞无咎者以其體乾猶勝
于三之陰居震極又居上卦之下勝上九居卦之極也故
戒以可貞貞對初二之利往上九之行而言无咎對三之
災上之有眚而言爲差勝爾
易源云下无應與于人事如何可以固守曰陶淵明志欲
爲孔明奈无一旅之衆故終于處士謝疊山亦欲爲宋程
嬰然卒无所借手而志于賣卜所謂固守之也
或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爲而有疾朱

子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然久則自定所以勿藥
有喜也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无故非意之事
故聖人因象以示戒
象傳是孔子發明爻辭外意所以戒人之无故而妄藥者
疏上九位處窮極動則致災
訂疑三上二爻本義只就本文消息之不言其所以致災
眚之故但歸之時命西溪李氏從上之處位不正上說中
溪張氏以乾終妄行則失于亢立說而引卦辭所謂匪正
有眚不利有攸往以証之實獲我心夫爻云无妄本卦名

而言猶咸六五之咸其脢脢何嘗會感哉

大畜䷙

訂疑按畜積者小則設施亦小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是也畜積大則作爲亦大大畜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是也此意余欲于小畜言之恐人不信故附志于此觀小過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本義云其不能濟大事可知卽予說也

雲峰胡氏曰兩利字一吉字占辭自分爲三不必泥而一之也

程傳卦辭只據大畜之義而言彖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

爻則唯有止畜之義

朱子曰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又曰能止健都不說健而止見得是艮來止這乾以艮之止止乾之健也卦變剛自五而上是賢人進居上位也卦體六五居上九之下是尙賢也卦德能止健乾天下之至健而艮能畜之也三者皆非大正不能

彥陵張氏曰卦言不家食止就君子身上說　訂疑利貞不家食是一義利涉大川另一義

本義大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程傳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初九子夏傳曰居而俟命則利往而遘上則厲　中溪張氏曰厲災也惟巳故不犯

蒙引輹與輻不同輻車輪之轑凡三十條者也輹車上伏兔所以承輻者也　訂疑輻字訛或是輹字釋文輹伏于軸上　平庵項氏曰輻車轑也輹車軸轄也輻所以利轂之轉无說理必輪被斷裂而後可說若輹則有說時訂疑轄指伏兔之楔俗名鈎肩是也按大壯壯于大輿之輹是任重致遠者全在于輹輹

亦車轑尤疑春秋美惡不嫌同辭易亦然豈可以字一而之異而生別論乎杜光本曰輿說輹古作軬說輻可見輹與輻乃一字也

蘇子瞻易傳云小畜之說輹不得已也故夫妻反目大畜之說輹其心願之故中无尤也

說統美其能見幾而止也无尤而必本于中中則不躐而能相時也

說統良馬逐皆主三與上兩爻說不知良馬乾象非艮象也蘇子瞻曰三乾並進故曰良馬逐得其旨矣

利艱貞曰閑輿衛以人事言只是不恃壯用銳而審慮持重之意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日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

雲峰胡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童則猶未有角其天全矣此時牿之禁於未發者也用力甚易故其占大善而吉

程子曰豶豕之牙豕牙最能噬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爲惡却只就他惡禁之便无由禁止此見聖人機會處

豶大也與童字對牿之言角也則制豕之牙卽曰牙鴆茲

丁公鼎祚少時嘗有牿童牛牙豶豕之對

訂疑五難而四易事之易者不大費力只尋常看過了事難者用力大未免驚天動地底故事平之後更爲可慶也

雲峰胡氏曰隨畜隨發不足爲大畜惟畜之極而通豁達无礙如天衢然何之一字讚之之辭也蓋曰是何通達之甚如此也此不徒爲仕者之占大學章句所謂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者亦是此意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之可也

頤 ䷚

雲峰胡氏曰槃澗董氏嘗問朱子曰本義謂觀頤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觀其所以養身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爲所以養人之道自求口實謂所以自養之道如何朱子沉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先人而後己者君子觀頤之象自上而下於上體則觀其所以養人者於下體則求其所以自養者要在皆得正則吉耳

翟玄曰天上地初萬物象陰也天地以元氣養萬物

象引天地養萬物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是也聖人欲養萬民以爲非一身所能周也則于萬民中擇其賢者而養之與之共天位食天祿由是賢者爲之布德敷惠承流宣化而天下之民皆得其養矣是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重在養民无正字義本是聖人與天地對萬民與萬物對

疏山止于上雷動于下頤之爲用上動下止故曰山下有雷頤人之開發言語咀嚼飲食皆動頤之事故君子觀此頤象以謹慎言語裁節飲食先儒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

於于面而實管也
貞養其身倫曰言語一出而不可復入飲食一入而不可復
出者也
蒙引本義云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則知養德養身之事不止二者
龜能咽息不食以氣自養可以不求養于外者也初九在震體之下是以自養而不必求養于人今乃舍爾靈龜而
朶頤于四失其靜養之道而溺于欲雖與四爲正應不能自守是陽悅乎陰而動念垂涎則失所養之道而凶矣

象旨云朶本花朶朶垂下動貌震反生下垂故有朶象
六二爻兩有所從二九所利　訂疑按六五求養于上爲拂經則二之拂經于丘頤三之拂頤皆爲求養于上明
矣故六二之拂經當連于丘頤爲句而以征凶乎頂上二句與象傳爲合也
杜光本曰拂經連于丘頤爲句以征凶乎頂上二句不特與象傳旨合六五例合而本爻語意方貫微從來未有見
及者以征作往解故專頂丘頤而不知征原訓行象傳又明以行字解征字也

六二征凶則包全爻之辭小象之例多如此行字釋征字
失類謂二陰類初上皆陽非其類也
貞者三與上正應也其拂頤者謂三賴上之養以自養也
若只說陰柔則初九陽剛何以凶只說不中正六二中正矣何以亦凶總之爲自養而求人其情私故不論其陽剛
與陰柔中正與不中正一歸于凶而已
以四而賴養于初亦是顛倒但是求養以養人所以雖顛而吉
董銖曰音辯載馬氏云耽耽虎下視貌則當是下而專矣

朱子曰然　蒙引其欲逐逐亦是說虎二句都是象故以虎貫說衆養曰下賴上之養則不可以求上賴下之養以
養人則不可以不求
六四象傳說親見爲相者不必恥其恩之自下出也
朱子曰六五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
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此卦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已則凶故
下三爻皆凶求于人以養其下雖不免于顛拂畢竟是好

故上三爻皆吉

程傳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保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于巳賴巳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敬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于巳身當天下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苟不濟天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

大過䷛

訂疑以上棟下宇之說推之詩曰八月在宇又古云上下四方曰宇則宇者乃屋下之空而可居者擴有上下四方也則棟者在屋之上極之總名也卦之四陽皆棟之說確不可易矣

小過大過卦名宜專主時卦辭宜專主事

杜光本曰大過之卦名卦辭只須看彖傳本義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三句便極明白葢卦名是指世道說橈亨是一正一反語棟何以橈以初上陰柔也往何以亨以剛中巽說也舍此而紛紛聚訟徒滋惑耳

建安丘氏曰棟橈本末弱此以成卦之義言大過也剛中巽說此以卦才言所以救過之道

梁山來氏曰內巽而外行之以說也若以人事論體質本是剛毅足以奮發有爲而又用之以中不過乎剛德性本是巽順足以深入乎義理而又行之以和不拂乎人情所以利有攸往乃亨

訂疑時與材二字平看如堯舜之遜讓不是有丹朱商均之子也做不得即有丹朱商均之子下无舜禹之聖也做不得

如湯武之征誅上无桀紂行不得卽上有桀紂下非湯武
也行不得如伊尹營桐宮之事上非太甲做不得上卽有
太甲下非伊尹也做不得如春秋之末齊晉大勢歸于田
氏三家是大過之時齊晉之君欲變之都做不來只爲无
大過之才孔子能變齊晉矣又无其事任也做不得故曰
大過之時大矣哉總之聖人无不可爲之事只是時不湊
巧權柄不在手爾如陳恒弒君孔子年已七十有餘尚欲
討他必自量其力尚能制他故請之也而无奈哀公之欲
告三子也如燕有子噲子之之亂豈不可伐齊宣非伐之

之人又不問孟子以伐之之道後來只弄得湣王走死七
十餘城皆蹙沒又如戰國之時民之憔悴已極豈不是大
過之時只因當時无大過人之君再做不出大過人之事
孟子儘做得又无人用他
大象程傳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
不悔遯世无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爲大過人也
蒙引初六陰柔能愼者巽體尤能愼況居巽體之下尤之
至也故象藉用白茅夫物而藉之可謂愼矣必藉之以茅
又藉以白茅愼之至也尚何咎之有

[illegible]自稱茅
[illegible]氏曰巽爲木兌爲澤楊近水之木故以取象枯楊
[illegible]初在下象老夫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九二陽
陰過而下比于陰如枯楊雖過于老梯榮于下則復生于
上矣老夫而得女妻雖過以相與終能成生育之功无他
以陽從陰過而不過之道也 叅義曰九二在初六之上
老于初六故二爲老夫而初爲女妻九五在上六之下少
于上六故上爲老婦而五爲士夫此但以爻之上下爲老
幼也

九三說統卦言棟橈太柔則㢮爻言棟橈太剛則折
或問大過棟橈是初上二陰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象
九三是重剛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兩義自不同
否朱子曰是如此九三又是與上六正應亦皆不好不可
以有輔自是過于剛强輔他不得
九四居大臣之位亦棟象也以剛居柔爲得其宜是以隆
而吉也然下與初六爲應使復牽繫于陰則反過乎柔矣
故戒以有他則吝也 洪氏發明三言棟橈太剛則折也
四言有他吝太柔則㢮也 飛航解象傳卽反有他意

雲峰胡氏曰枯楊而梯可以復生枯楊而華速其死也老夫得其女妻猶可生育士夫而有老婦無復生道矣故反稱老婦得其士夫謂上六也陰柔過極得陽不爲无益云无咎者陰欲陽非陽之咎也然亦非美矣
杜光本曰本義九五陽過之極云云似與枯楊合與士夫不合厚齋馮氏所以以上六爲枯楊老婦九五爲生華士夫不以九二例九五也愚謂枯楊以老爲陽過之極士夫以少爲陽過之極本義未嘗與士夫不合
上者事之極極則不可有爲矣故本義以殺身成仁之事

當之意則善而功不成有何咎責
劉沺九曰過涉滅頂是澤滅木象凶可知矣无咎是獨行不懼之義

坎

姚承庵曰卦上下皆坎有習坎之義人陷于險大抵心常憂戚而行多阻礙此不達有孚之義者也故文王教居險者先須以誠實爲心不以險阻艱難渝其有常之守維此心自然安泰略無一毫凝滯于其中自是可展其經綸不爲險所束縛而有尚於天下不然而此中先失如有尚之行何哉
盧中菴曰流而不盈常也據見在處說行險變也不失其信要其終言之也蓋足此通彼不至泛溢水之常也踰越

蠛蠓陶汰沙亦只如此不失常也介夫以行險卽流不失信卽不盈非也　本義內實而行有常也句極好此似指水言而實非專言水也朱子會得文王意是以上句起下句釋有孚之義
梁山來氏曰剛在內則以理爲主光明正大而無一毫行險僥幸之私所以亨也心亨則洞達事機之變自可以出險而有功也　建安丘氏曰彖易聖人於往有功以上專以水言而明處險之道自天險不可升以下專以險言而明用險之方也常卽學不厭意習卽誨不倦意仲尼所以

有取于木如此
初六程傳言坎中之陷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
知
洪氏發明爻言時之不利象傳咎人事見險非能用人人
自困于險耳
潘氏夢旂曰九二陽剛之才而在險中可以小得而未能
出險也
朱子曰險且枕只是前後皆是險枕便如枕頭之枕問來
之坎坎曰經文中叠字如兢兢業業之類是重字來之自

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進退皆
險也
訂疑陸氏釋文云樽酒絕句簋貳絕句用缶絕句舊讀樽
酒簋絕句試用缶絕句愚按象傳以簋貳絕句即損卦二
簋可用享之二簋也而本義不然其說朱子之意蓋以古
尚簡質不應損用二字而此用貳字又試字在簋字下與
損二簋文義數目雖合而文氣不同且上有樽字簋字不
應下文又用缶字為不成文理不思古有以汙為樽者矣
禮器汙樽而杯飲是也又有以土為簋者矣由余曰堯飯
于土簋是也汙可以為樽土可以為簋豈缶獨不可以為
樽與簋乎用缶者承上言樽與簋皆用缶即今之瓦瓶瓦
碟盤盂之類是也蓋一樽之酒二簋之食薄矣而樽與簋
又皆以瓦為之取其質朴相稱也註與程傳確矣本義引
據雖詳未免辭費況有象傳可據乎且如本義上以樽酒
簋為句下以貳用缶為句樽酒是矣復單以簋字屬之成
何文理
大凡解易須先將象辭說得明白有下落方好就象辭再
討所寓義理如樽酒簋貳用缶只是用薄禮以將誠意此

易曉也如何郄說納約自牖玩此句似是有賓人于深室
不容人與之通往來音問乃以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又用
瓦為樽簋相饋以將其誠而因自牖外與之結約也其意
專為納約而來不在酒食也至于所約之事不過救患之
謀耳此等事古今皆有之如南宮括散宜生出文王于羑
里甯武子出衛成公于京師之類古之人有行之者也在
近今其事更多易之為書冒天下之道何得不以實事解
之乎程朱以為淺近而不屑作此說因為深義以釋之以
此全作象夫象則何所不寓君臣特其一耳

閒隱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不容由正以進耶朱子曰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以言艱難之時不可直致也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義然非是路之正終无咎者始雖不甚好然于義理无害故終无咎

按彖九二剛柔接也謂二與五以正應相交接也此云剛柔際也謂四與五以剛柔相比也際者相比之義泰九三天地際也亦以三四相連比也坎之六四柔正九五剛中正其相際遇如高祖視蕭何爲左右手如昭烈所云吾之

有亮如魚之得水其相與者如此況又在險之時故樽酒納牖而終无咎也

梁山來氏曰坎不盈者見在之辭祇既平者逆料之辭言一時雖未平將來必平也九五猶在險中以地位言故有坎不盈之象然陽剛中正其上止有一陰計其時亦將出險矣故又有祇既平之象若未平未免有咎既平則无咎矣

訂疑初三如秋水時集入于重坎涸可立待以喻无才德之人一遭患難遂淪胥以亡也九二源泉之水出一塹旋亦一塹未得沛然放乎四海者以喻人之有才德者雖不至爲患難所困亦未得遂其業行之志也九五則江漢之水將出于瞿唐灩澦之險而浩然沛然一瀉千里遂其性得其勢矣以喻大人之才德當將濟之時位沛然莫禦也象傳中即九二未出中之中指水言尚在坎中未大也釋不盈

上九以陰柔居險極如係縛之以徽纆又囚寘於叢棘之中至于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

訂疑極則必反理數之常險極有將出之理則善處之則必出矣故否大畜渙之上九皆吉而屯坎困之上六皆凶

☲☲

[illegible]孔氏正義曰離麗也麗謂附著也言萬物各得其所附著處故謂之離也利貞亨者離卦之體陰柔爲主柔則近于不正不正則不亨通故利在行正乃得亨通故亨在利貞之下故云利貞亨

又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者此廣明附著之象以柔附著中正是附得宜故廣言所附得宜之事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者此以卦象說離之功德也並明利貞之象也重明謂上下俱離麗乎正也者謂兩陰在内

既有重明之德又附于正道所以化成天下也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釋經亨象也又總釋畜牝牛吉也案諸卦之象辭釋卦名之下乃釋卦下之象于後乃歎而美之此象既釋卦名即廣數爲卦之美乃釋卦下之義與諸卦不例者此乃夫子隨義則言因文之便也此既釋離名麗因廣說日月草木所麗之事然後却明卦下之義更无義例

體陰而用陽按邵子漁樵問答曰敢問火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无體待薪[illegible]後傳薪无用待火然後爲用以此言觀之則體用之分了然矣

朱子曰以兩作離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明字便是指日而言若說兩明却是兩箇日只是這一箇明兩番作非明兩乃兩作也

初九是剛明而失之躁者然終是剛明的人可及而敬慎故又著敬之无咎之辭以致勉焉

朱子曰六二一爻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

訂疑爻辭取黃黃中色也則以存心言當是不偏不倚之

中以制事言當是无過不及之中

或問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朱子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

訂疑生死亦大事也子路有知死之問孔子有夕死之說繫辭傳有原始反終之論孟子有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之言聖賢看得生死極是大事但以理斷之于心固无庸惑貪生之謬亦无老佛長生之妄耳易中自天下之道豈可以此爲象而不實究其理乎至于所占之事或與不合則不妨別推事理耳

朱子曰九四有侵陵六五之象故突如其來如又曰只是
說九四陽爻突出來逼拶上爻離爲火故有焚如之象從
如是不甘自焚之意棄是死而棄之之意　訂疑此爻極
得其卓

六五以陰居尊介于兩陽之間雖中而不得其正故憂懼
如此然後得吉也

雲峰胡氏曰九三大耋之嗟以生死爲憂者也不當憂而
憂故凶六五戚嗟若居君位而能憂者也憂所當憂故吉

說統麗王公即是吉所謂危者安其位者也

西溪李氏曰繼體之君自當出征有扈之戰啓所以承禹
商奄淮夷之征成王所以繼武王周公作立政終之曰其
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召公畢公命康王无他意惟曰
張皇六師无壞我高祖寡命而已蓋不如是不足以正邦
也然則出征豈細事哉

周易滴露集亨部終

周易滴露集

平原張

咸䷞

彖引取女吉特舉咸之一事意却在貞字上來故云咸有
必通之理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爲皆凶矣味一皆字
又可見取女特其一事

咸感也空空說柔上而剛下是氣之感止而說是德之感
男下女是人之感即此是亨是貞是取女之吉故併言之
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感道以盡天地之理聖人之用

有以天地萬物之情專承首句者非不以私意自蔽不以
私欲自累所謂虛也王龍溪曰目唯虛故能受天下之色
耳唯虛故能受天下之聲心唯虛故能受天下之善

訂疑初六本義云欲進未能非也此卦主感不主進也

訂疑爻言咸拇象傳即斷以志在外何也蓋志之動氣恒
見乎四體也

志在外非感自外來而應之者

腓躁妄而不能固守其氣貫合下如此然凶生乎動者也
二雖柔而有中德爲能居其所則吉矣象曰順不害也言

順守其正則无害也
訂疑初感之尚淺二則感之深矣故初不言吉凶而二言
之覩二之言凶則初之咸拇亦凶之分數多矣
蒙引咸其股執其隨之象也執其隨咸其股之義也　執
其隨此于爻體无所取只是就位上取咸以人身取象九
三當股之處故咸其股執其隨不可說過剛不中此如六
二之咸其腓初六之咸其拇九五之咸其脢一槩皆以位
取
初二陰柔感物而動固不知止九三陽剛而居止之極宜

乎卓然自立乃亦不處而志在隨人則所執者卑下之事
不其可羞乎
或曰程傳云貞者虛中无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
同何也朱子曰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如貞字作
正而固仔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虛中无我
亦在裏面
問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蓋一往一來皆感應之
常理也加憧憧焉則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應所謂朋從
爾思非有感必通之道矣朱子曰然
訂疑爻辭往來連憧憧讀憧憧陸氏釋文云行貌王肅云
往來不絕貌則往來二字亦屬不好了以接物言如小人
之交甘如飴是也
疑問心之本體原光明正大未感害則光大如初一憧憧
於往來斯不覺暗昧而狹小耳夫子揭未光大三字轉應
未感害三字極明透
子夏易傳云在脊曰脢馬融云脢背也鄭玄云脢脊肉也
王肅云脢在背而夾脊說文云脢背肉也諸說不同大體
背在心上輔嗣以四爲心神上爲輔頰五在上四之上故

直云心之上口之下
雲峰胡氏曰諸爻皆戒其感於物而動五象脢不動矣而
又不能感物諸爻動而无靜五靜而无動皆非心之正也
但以其无私係故曰无悔
沈氏發明孔子恐人誤認无悔作好故直以志末鄙之
飛航講意上六陰柔有邪媚之資居說終則工媚說處咸
極則務入人是其感人也利口是崇燚言是飾而孚信不
足爲咸其輔頰舌之象
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此小人女子之常態最能感人夫

子故曰巧言亂德又曰惡佞恐其亂信也惡利口恐其
亂義也

恒☳☴

朱子曰恒是箇一條物事徹頭徹尾不是尋常字
恒之所以爲恒者四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
相應是也　恒之道固能亨且无咎但宜得其正失正則
非可恒之道也

本義云然又必利于守貞則乃爲得所長久之道蓋不貞
則非所謂恒矣彖引恒亨无咎已是指貞者言矣但未說
出貞字下句方丁寧出耳

訂疑久于其道也釋利貞之義已畢矣天地之道二句以

起下文終則有始句重久不重貞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是也蓋天地之道自无不正不待言也

本義承上文天地之道言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者也夜
之終則有晝之始寒之終則有暑之始動靜相生循環不
已如川之流往過來續而不稍停恒言利貞又言利有攸
往者終則有始天地之道也蓋卦辭本爲人事言孔子倘
于此處見得有道體无窮故將此二句移向天地之道上
說蓋孔子與道爲一全體不息故逐處說道箇道理
天地之情已見上文萬物之情于上文亦見之如剛上柔

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之類俱是
大象西溪李氏以舜之風雷弗迷解之恐判雷風之恒在
造化是實事在人是象當以譬事勢迫促禍患驟加之顛
立不易方所謂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也
彖引解初六只說了初居下一節未及說到在初一節盖
居下則不尊不信而弗從矣在初則交淺言深亦所弗入
也四震體則輕躁而不寧耐陽性則剛愎而好自用也當
體本義初居下而在初四震體而陽性二句彖傳始求深
也卽在初二字之義讀者多讀差了彖引亦然

王輔嗣曰求深窮底令物無餘蘊物猶不堪而況始求深
者乎
或問伊川云中无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朱子曰如君子而
時中則是中无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卽正未必中盖
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有未恰好處故未必中也　訂
疑以陽居陰不正也不正明是有失九二中而不正因中
得悔亾九三正而不中不能免吝可見中重于正　白雲
郭氏曰可久之道无他中焉而已矣過與不及皆非可久
也

程一其字見德是二三所有病在不恒耳羞之者衆不知爲
誰故曰或承字是送羞辱與他夫本非剛正无德而承羞
猶可言也貞而不恒吝何如之　訂疑程傳本義皆取志
從于上爲義按巽爲進退不果有不恒之象又九三居巽
之極而過剛不中則不能守其剛正之德而失其常矣故
爲不恒其德耳不取志從于上亦可可恒能恒而不恒故
或承之羞　飛航講意人之元无德者人不得物色之反
見容于世惟有德不恒則指覩之衆安有見容之處
九四註恒于非位雖勞无獲也　說統三當恒而不恒四

不當恒而恒
六五尊位以柔中而應剛未爲失也在恒固不可耳居尊
豈可以柔順爲恒也　彖引婦人之道不再醮也從一以
一人言所謂不二夫也從婦則牝鷄司晨矣
訂疑初之浚上之振皆以二卦之德取之本義居上非其
所安此句當刪盖象傳在上二字對初六象傳始字言乃
終字之義也謂觀其在上而振恒則其平生可知故曰大
无功也如履上九云元吉在上大有慶也乃要終之辭非
尊位之義也

事有宜浚者而初以浚為恆則不可事有宜振者而上以振為恆則不可此間道理極細

遯☰☶

按小利貞本義以彖傳推之指小人而言謂見其浸長故設戒令其貞正且以寬君子之患似說不去按易中如小利有攸往小貞吉之類未有以小人言者孔氏正義為二陰浸長正道亦未即全滅程傳謂君子尚可小貞其道姚承庵謂君子之動履雖小小亦宜自處于正令无可指摘又均于彖傳未合未知誰是

鄭玄曰遯逃去也艮為門闕乾有健德遯逃他國居小官幹小事則遠妒忌之害昔陳敬仲奔齊辭卿是也

或問遯亨遯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遯便亨下面更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是如何朱子曰此所以遯而亨也陰方微為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是能與時行也

訂疑剛當位而應即本義可以有為之一節以位言諸家皆以德言非也當位而應言君子尚在高位而小人亦未與我搆釁在他人則必幸小人之不我難貪戀祿位而不肯去九五以剛健中正之人處此便能見幾而作所謂嘉遯貞吉者也陽剛中正何嘗无德但德字在九五二字內當位自當以位言方與本義合

漸之小人險邪之徒爲君所信品位雖卑而權勢日盛如
弘恭石顯曹節王甫方得志之時其勢日盛一日此時也
蕭望之陳蕃竇武何進諸人何嘗不在高位但時已去已
矣朱子辨伊川王允謝安云云謂在下位有爲之兆者可
以去大臣便去不得遯之九五豈在下之人乎孔子攝相
豈非大臣魯受女樂便去相時度宜避世而遯非時中之
聖人孰能與于斯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象引天雖无意于絕山而山自不能以及乎天遯之象也
遯是相遠之義非退避之義也盧齋云天下有山遯此遯字與卦名之義小異君

子遠小人不必說君子遯小人嚴者君子自守之常非專
爲小人設也非法不道非理不動然望之儼然聽其言也
厲則邪正不容並立彼小人自有不屑而去者矣
朱子曰遯尾厲到這時節去不及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
往只得看他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的多
按註疏程傳本義朱子小註來氏皆謂既不及早遯去
危厲已及勿用再去了只宜晦處以俟時而已訂疑以
爲不然引朱子曰程傳作不可往謂不可去也某竊謂
不然遯而在後既已危矣豈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辭看
尤分明此說又與本義不同訂疑謂遯尾厲是一占勿
用有攸往另是一占但細玩爻辭語氣一直趕下分之
未甚融洽不如飛航講意上句就已仕者言下句就未
仕者言作二人看義更巧
執之用黃牛之革云云所謂泉石膏肓煙霞成錮者也莫
之勝說程傳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非是
進齋徐氏曰係戀也比乎二陰宜遯而係故曰係遯遯之
爲義宜遠小人以陽附陰有所係戀不能遠害故有疾柔
將剝剛故有危臣妾謂二陰三之係遯以畜臣妾則吉施

于大事則不可也
訂疑係遯有疾厲是一占本卦中事也遯字帶言之不能
遯也畜臣妾吉另是一占旁及他事也不必相承說
九四與初六爲正應有所好而能絕之惟君子爲然小人
則不能也
程傳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
之戒恐其失于正也
朱子曰剛當位而應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
只是自家合去莫見小人不嫌却與相接而不去便是不

好

訂疑正志解貞字

上九註最處外極无應于内超然絕志心无疑顧憂患不能累矰繳不能及是以肥遯无不利也

別傳三疑于所比四五疑于所應故无所疑獨歸上九

訂疑坤之六二文言于无不利卽以不疑其所行釋之程傳作疑礙本義作疑而不決愚詳易中除巽初六彖傳志疑也爲疑脈之疑餘皆當作礙字看也

大壯☳☰

蒙引大壯勢也利貞理也大壯而不貞則勢有餘而理不足

節初齊氏曰大者壯以氣言也大者正以理言也

雲峰胡氏曰孟子養氣之論自此而出大者壯也剛以動卽是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大者正也卽是以直養而无害

訂疑謂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卽是塞乎天地之間

剛字程傳蒙引以氣質言梁山來氏說貌以德言訂疑謂下文正字正從剛動生來則以德言爲勝愚意陽剛

斯无邪曲无邪曲斯正大固可以氣言勢言亦可以德言也但陽壯則不可恃壯或正而不中或中而不恒一念之不謹疏激皆是以僨事故利在正而固也

大象傳雲峰胡氏曰勝人者血氣之強自勝者義理之強也

初九註居下而用剛壯以斯而進窮凶可必也故曰征凶

有孚

姚承菴曰按諸卦爻凡有孚二字非與其本有是善則戒其宜存是心何獨于此聯征凶爲句以必字解耶是泥彖

其孚窮句耳不知其孚窮云者正謂其孚也窮故至于此
然則宜何如必有孚焉而後可也宜改征凶句有孚句爲
是
蒙引九二吉字㫁難說若以大壯利貞例則是不躁于進
而終无不遂進者但據九四爻下朱子小註曰九二貞吉
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却是有
可進之象則九二貞吉不可以爲得遂其進然愚以爲此
卦爲大壯大勢陽皆須進惟初九在下而壯于進九三過
剛而用罔則反取困而不得進若九二既能因中而正不

應只自守而已故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程子曰物无壯而終止之理但貞則不致困而必遂其進
矣況九二之因中而正與九四之不極其剛若正相類奈
何一進而一只自守哉均之爲貞吉也九四之藩決不羸
壯于大輿之輹卽吉之象也特以四前二陰爲藩之決藩
既決則有大輿壯進之象矣故更着此二句今乃以其有
此二句而遂疑九二〃不得與同何也
九二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剛柔得中不過
于壯是以貞吉

九二貞吉程傳與本義異程傳就自然說本義作戒詞恐
人泥于象以中也句故云所處得中猶可因以不失其正
也訂疑謂本義雖用象傳然不切大壯之卦與恒九二同
弊
九三過剛不中是小人固用壯而好爲无禮之勇君子乃
用罔蔑視天下剛若无人是亦過于勇矣所爲雖正而意
忽防疎適階之厲耳是猶剛壯羝羊觸藩不決而反自困
其角也
象傳只以儆數警醒君子減一用字增一也字意已躍然

九四貞吉云云是有可進之象此卦爻之好者盖以陽居
陰不極其剛而前遇二陰有藩決之象也
按本義謂卦體似兌有羊象喪羊于易卽指六五說較諸
家以喪羊爲下四陽者似穩但以易爲容易之易言忽然
不覺其剛之亾別解又以易爲疆埸之易讀之均未釋然
訂疑當壯之時時可爲也在上之中勢可爲也而以陰居
陽其才其德不足有爲故不如二之貞吉四之壯輹然覦
初三上爲无悔耳
上六取喻甚巧盖壯終動極无可去處如羝羊之角掛于

終上不能退遂然猶幸其不剛故可勉之以艱尚可以得吉也

不詳也謂其不詳慎以至于此也咎不長謂艱則尚可以得吉也與終凶者異矣

晉☷☲

錫馬蕃庶錫予之隆也晝日三接接見之頻也總是明良遇合恩意稠叠有加无已之意惟蓼蕭采菽諸臣足以當之非齊桓晉文所得而比擬也然康侯之所以致此者以其有順而麗乎大明之德柔進而上行耳故其象爲明出地上其卦曰晉

程傳以明出地上爲釋卦名兼本義以明出地上爲卦象與卦德卦變爲通釋卦辭

訂疑麗乎大明蒙引離云有致主之德然又云大明指君亦是張程胡吳之說耳按易象傳麗乎明者有三睽說而麗乎明本義云內說而外明明與說就一人言也旅止而麗乎明程傳云止麗于明則不失時宜本義云艮止而離麗于明亦皆就一人言也程子及諸儒解晉之麗乎明以順爲臣德而麗乎大明爲附麗乎君則麗乎大明非離之德矣予按離之爲卦以一陰麗乎上下之二陽陰爲卦之主麗于二陽乃離之所以明也單言明則明固全離之德若言麗乎明則以中之一陰爲主而上下二陽爲一陰之所麗以取明者也亦離之德也人之擇友臣之擇君雖似

有人已之分然其爲離之德則一也
明出地上愈進愈明晉之象也君子以自昭明德湯之盤
銘成王之日就月將皆是此義
初六一爻朱子小註與本義微不同本義作兩層小註作
一時事
蔡復陳雍初不識明道後知其賢作責沈文以自訾自古
賢士固有不見信於初者況進退之際乎薛文清有言人
未己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己合不可急與之合以賈生
之通達國體賴代絕才而志大量小晉罔孚不能自裕

卒以夭喪是以君子貴有養也
訂疑或謂獨行正是原他見摧之故大凡君子處世直道
難容云云非也獨行正正字正解貞字言雖見摧我不可
自失其所守之正也
初居无位寬裕自處固其宜也若已受命則不得一於裕
矣
梁山來氏曰貞者中正之德初六之貞未有而勉之也六
二之貞因其本有而教以守之
訂疑愁如者目前也貞吉者異日也受福王母則是一占

[illegible]蓋從以中正釋貞字若曰受福王母爲貞吉之象也
六三九非其位本當有悔以其得衆故悔可亡　程傳本
義作衆上行指衆陰本義從之蒙引專指三言此衆之所
以信之也蒙衆人本是欲上進者今以其志同故皆信之
荀子勸學篇云鼫鼠五能不成一伎　晉晝也鼠晝伏非
能以晝進者九四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故有此
象其占曰貞厲雖正亦危況不中正乎
朱子曰失得勿恤此說失也不須問他得也不須問他自
是好此卦六爻無如此爻吉　梁山來氏曰有慶即吉无

不利
雲峯胡氏曰上九剛進之極而以伐私邑雖危而吉且无
咎許之也然以剛進之極僅能伐其邑雖正亦可吝鄙之
也
維用伐邑要玩見自此以外必不可用深爲晉角者戒居
晉之上宜明德以照四方征伐已非其道況維用之以伐
邑乎故曰道未光也

明夷䷣

疏此卦日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之于人事闇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也時雖至闇不可隨世傾邪故宜艱難堅固守其貞正之德故明夷之世利在艱貞

蒙引利艱貞不知文王果是指六五近上六而言否本義只是據彖傳及六五爻辭而解之耳恐文王只是據理而言亦不可知彖傳是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不可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也

說納日之明豈有時虧損但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故以晦為夷上什名內文明云云什其義非處明夷之道也至文王何方是以古証說蒙目也如蒙不溺之蒙以之用之也謂昔者文王嘗出此道也非體法之也

蒙引柔順容易佯狂甚吃氣力又耍人人以為真狂都不曉得他是佯狂直到商周之事已判那時不狂之實方分明便放出一箇洪範來

壯光本日用晦而明即彖傳之晦其明只泄衆是臨下與箕子之事上不同耳唐顏師古曰彖傳言晦其明謂藏明于內此言晦而明謂生明于晦誤矣

明夷當讀于飛垂其翼自為一句言明夷之時于飛而垂翼也所如不合義可以速不食之故非特厄于時實決于義也主人有言如景丑之譏孟子之類

二既被傷當速救之救之緩亦不可故日用拯馬壯吉蓋人既傷股不能自行須壯馬載之以免于難也

臨川吳氏曰六二以柔居中為順而有則故能得強壯之馬以拯己之傷而有吉也

雲峰胡氏曰初去之宜速二救之宜速三至明之極與上

至暗之極者為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二之救難可速也三之除害不可速也故又有不可疾貞之戒武王須假三年其得此與

疏志在除暗乃得大首其志大得也

照前垂翼夷股入于左腹似傷我之腹若論入坤體為入于幽暗之地則所謂左腹者非我之腹也且入字與出字正相對左腹與門庭正相對學者亦會其意耳

司疑四與上同為坤體是與國同休戚者本義云得意于遠去則已愁矣于宗社何補要看明夷之心四字其出門

庭者不得已而爲存宗祀計爾如微子不忝徒爲紂所殺无補于國而宗祀遂斬矣觀其請于父師少師其情迫其辭哀忝則不忍不忝不得是多少苦衷萬不得已方出于行遯一忝以存商祀何得意之有蓋微子雖出門庭其得明夷之心則與箕子同故曰殷有三仁焉

程傳上六陰闇傷明之極故以爲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免于難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于紂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禍可必也故佯狂爲奴以免于害雖

晦藏其明而內守其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明也若箕子可謂貞矣

訂疑明不可息以對箕子之明暗主能辱其身不能息其明也若以戒人則是身可辱而不可自息其明

訂疑上六爻詞以下二句爲上一句之象言自傷其明也程傳以下二句分項上一句不如本義文理自然本義以處高位解登天傷人之明帶言耳且以自傷墜命解入地更勝程傳以夷傷其明爲入于地也其自傷明處登至于後而始然乎

蒙引云本義不明其德以至于晦此有乖敎之意焉言上六本非生成便暗者明德人人所同有彼不能自明其明德而甘爲欲昏以至于晦耳

訂疑本義照四國以位言極確疏不知此故解爻辭云其意在於光照四國失則是推原之詞程傳以夷傷其明解入地是以失則正講入地了

家人䷤

周子曰家難而天下易家人離必始于婦人此所以先正乎內也

張中溪曰家人合巽離而成卦巽長女而位四離中女而位二以柔居柔各得其正此亦利女貞之義昔舜刑于二女正合此象

梁山來氏曰男女二字一家之人盡之矣　訂疑男女不指夫婦

疑問陽施陰受陽倡陰和是天地之大義男女正正是此

義不可說天地間之大義也

疏上明義均天地此又言道齊邦國父母一家之主家人尊事同于國有嚴君故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象引必須說出九五陽剛中正而為主于外六二柔順中正而為主于內方見有尊嚴之義方見是君長之象若謂男女之正位內外處也是此二爻一是陽剛中正一是柔順中正但莫用主字

正家而天下定矣此句不可說作效只帶上家道正說象傳意不在效正家而天下定此家道之所以貴于正而不可不正也

註言必有物而口无擇言行必有恒而身无擇行

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為家人之始故必閑有家然後悔亡也

六二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義无所必遂職乎中饋而已是以貞吉也

程傳九三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剛則傷于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于嚴厲骨肉恩勝過嚴故悔也雖悔于嚴厲未得寬

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于放肆寧過于嚴也嘻嘻笑樂无節也恩意過剛雖无嘻嘻之象然不中却亦有病在

訂疑六四巽順之體而居四得正是生財有道者不止主利居上也若不指出巽體得正則凡放利而行專利而聚歛者皆能富其家亦大吉乎

順者巽順得正可以治理財之事者也在位以位言任理財之任者也故能富家而六吉

詞疑凡至于者皆非常居而有時至于此也如假有廟廟亦非常居之處也若家則常常處此者何云至此本義至于其家之說有不然也王者无時无家非前此无之至是時方有也苟不以聘納后妃言則於文義亦有難通者矣此彖引謂以是至于其家是以巳納后妃在家者言亦非也蓋自古帝王繼世以有天下幼而即位及長而後聘納后妃者有矣如周成王即位時尚未冠其未納妃可知矣則以此爻爲王者聘納后妃亦无妨也孟子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則有室有家正夫婦居

室之事以之証王假有家則本義謂假爲至未爲不可但與王假有廟何法文義有不同耳王假有廟有字虛以納妃爲有家則有字實也　假廟之假亦有感格之義故不言至而言假書曰歸格于藝祖則王假有家之假謂至亦有感格之義

補註曰假有感格之義故彖言交相愛以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爲夫以太姜太任太姒邑姜爲婦周家之盛時夫婦世濟其美如此此二南之化所以獨隆千古

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正家久遠之道在有孚威如而已故以終吉言之

南軒張氏曰居家之上家人所瞻仰而視效者也身不修則家不齊此家人六爻卒歸于反身也反身謂何言有物而行有恒而已

睽䷥

蒙引睽乖異也不獨曰異而曰乖異主乎情之不合而言不徒以迹之不同言也夫睽則衆情乖離本不可有事以卦德卦變卦體如是則雖不可大事若小事猶可為也

雲峯胡氏曰火性上動而愈上澤性下動而愈下此所以為睽家人諸卦二女同居者多矣以卦體睽故以不同行明之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皆主上離之中言之在睽則曰小事吉學者不可不知時也

澤火之性固不相得長女中女皆不得正位所以為睽

說而麗乎明云云註事皆相違害之道也何由得小事吉以有此三德也

蒙引一說睽卦雖有是三者然力量終是未大故僅可小事向使其動而明剛進而上行剛中而應則睽有可濟之理不但小事吉而已此云小事吉是兼睽之時與睽之力量言也且如習坎剛中則行有尚矣大過說而巽加以剛中而志行則利有攸往亨矣革文明而說而非主之以柔則大亨以正矣然則先儒所謂以柔為主及三者皆柔之為之說亦未全非也

言如晉順而麗乎明鼎巽而耳目聰明亦是柔而可大事者此不可為典要之義也丘氏吳氏之說乃發明卦之餘蘊雖非彖傳所取然其理可通亦可取以補傳之未備也不可以彖傳本義所未及而槩斥之蓋聖人作易繫辭取義多端儘有彖傳象傳所未盡及者亦有傳之所取或未必是作易之本旨者所以朱子作本義亦時與大傳相出入不必盡合也

問程傳物雖異而理本同之旨曰天施地生男倡女隨此感彼應莫不能以相无也非理之本同何以如此

孫質菴曰性情之睽不可有形體之睽不可无人知睽之為睽而不知睽之為合故極言其理

彖傳天地睽一段言異而同大象言同而異

雙湖胡氏曰初九以爻為象悔亡為占喪馬以下為象見惡人以下為占然象亦取占中

中溪張氏曰見者遇而勿絕之辭非必欲見之也

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宜相遇者也而居睽之時乃睽而不合然二之與五本正應也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故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則睽以合而无咎矣

蒙引見輿曳作旁人所見也與上九見豕負塗之見不同
其人輿中之人
姚承菴曰照上九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爲疑三之辭則此
云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亦六三之所自見者
按姚氏之說與諸家多不同訂疑曰見字當是其字之誤
又曰其人余初指上九因本義云上九猜狠方深故又有
見劓之傷也後疑見字當是其字之誤則上兩其字指六
三下其字不應又指上九必如蒙引以其人亦指六三方
確此可謂自由見解但說文云睽目不相視也易攷云睽字從目日少精也目主見故周公爻辭初日見惡人三

日見輿曳上日見豕負塗則又皆取見字之義矣
位不當合見輿曳三句而總釋之单舉見輿曳省文也三
之睽雖由居二陽之間上九猜狠方深亦以六三以陰居
陽其德業問學素不足取信于人耳遇剛者幸上九陽剛
故能一旦釋疑而相合也
高明之人易惑亦易悟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
愬不行焉可謂明且遠矣問辯惑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
欲其死是惑也于張亦是剛上分數多者
九四本義必危厲乃得无咎不如程傳雖處危厲而无咎
也爲確厲先睽也无咎後合也
霽微睽孤而遇元夫交孚如許遠與張巡本非統屬各自
孤守一城乃以同心爲國遂爲巡守巡爲遠戰戮力捍賊
而相合也
梁山來氏曰志行者睽者可合孤者得朋
雲峰胡氏曰宗二噬膚五與二易入象睽本有悔悔之
所以亡者以其有合之象也二五剛柔得中故五以二爲
宗其合也如噬膚之易二以五爲主其合也有于巷之遇
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

上與三爲應本不孤也而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則其才
性猜狠妄生乖離睽孤而无所不疑者故見豕負塗載鬼
一車始也猜疑之極必射之爲快而張弧後也疑既釋於
中說之弧而弗射故與三匪復爲寇讎乃婚媾也如是而
往兩相遇而相和睽者終合而不孤矣陰陽交而和暢則
爲雨是所謂遇雨之吉也上與三睽合之情狀盡如此
朱子曰載鬼一車等語所以差異者爲他這般事是差異
底事所以却把世間差異底明之世間自有這般差異底
事

劉涵九曰初九睽者之辭上九中心疑者之辭
夫子曰孔子不說象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只說其
疑似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疑可疑之事而已到後
人解說多牽強

蹇䷦

註西南地也東北山也以難之平則難解以難之險則道
窮利見大人往則濟也爻位皆當各履其正居難履正正
邦之道也難由正濟故貞吉

程子曰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无時不可
行

疑問坎居正北艮居東北蹇所由取也故必反西南爲利
本義本卦變則往得中其道窮亦是然文王所取自本二
卦方位言蓋後天八卦起于東而中于西南窮于東北則

西南有中之象東北有窮之象其在于人則得道爲中失
道爲窮也亦不可不曉

郝解君子覩象往而蒙難不如反而修德德修身正天下
歸之履道坦坦无地非西南也思不出位君子所以艮背
故爲及身常德行君子所以習坎故爲修德

王注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
知矣哉故往則遇蹇來則得譽

郝解與艮初六不往何災同艮其義一也

誠齋楊氏曰諸爻皆言不許其往唯六二九五无不許

其往之辭者二爲王者之大臣五爲大君之正位復不往以濟而誰當任乎
匪躬之故不是贊王臣乃是王臣立心如此
注進則入險來則得位故曰往蹇來反爲下卦之主是內之所恃也
三曰來反四曰來連內外卦之分也
訂疑諸家皆拘往來二字不知來者對往而言不往即爲來不必下退一爻乃爲來也且如初六之下更无可退何亦云來上六之上更无可進何亦云往此往來字正不可

如他彖傳卦變往來之義也卦辭利見大人九五是也四近五又與五同體諸家以爲獨連于三何不並云連于三與五乎
說統曰陽實陰虛九三以陽居陽位得其當而實爲濟蹇之才正明四所以宜連之故
潘氏曰五君位也而在坎中蹇孰大焉然動而不失中正之節故能感其朋之來以共成正邦之功也
渡川毛氏曰自我言之所謂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自朋來者言之所謂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訂疑初四上之往蹇以才弱也九三之往蹇以前爲坎也
註疏內與貴皆指三本義徐氏胡氏董氏指九五程傳丘氏張氏來氏以內爲三以貴爲五家引從本義

解䷧

東坡易傳所以爲解者震與坎震東也坎北也解者在此所解在彼東北解者之所在則西南者所解之地也

訂疑西南平易之說程傳發之本義及諸家並從之愚謂西南東北諸卦辭不過指吉者以出行之方耳並无平易險阻之義也解彖傳明言往得衆也則是往西南則得衆正如坤西南得朋之義何得遂象傳而陡生平易之解乎

劉涵九曰解卦先天因陽位在西南乃後天坤位坤爲衆衆

訂疑有攸往夙吉註疏程傳只據本文釋之自明且盡矣本義云若尚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煩擾也非也觀彖傳只云往有功也何嘗又戒以早復云云

褚氏云世有无事求功故戒以无難易靜亦有待敗乃救故戒以有難須速也

得中有功本義皆指九二又云二居其所而又得中象旨云无所往其來復吉言乎二也有攸往夙吉言乎四也易說曰自內而外曰往二在內爲无所往四在外爲有攸往

訂疑謂往有功亦指九四

陰符經云迅雷烈風莫不蠢然可以通雷雨解之義

訂疑有心之罪因有常刑昔但云罪疑惟輕非謂不疑者亦槩從輕也今曰宥罪明是謂大難方解嘉與維新之義

卦之六爻皆取解除陰柔小人之義不復用解難之義初爻獨无象辭止著无咎之占諸家但據象傳剛柔際也一句皆以初之无咎爲應九四于義固通今按坎六四象剛柔際也指四與五泰九三象復天地際也指三四陰陽之際解初象傳剛柔之際亦非指初與二乎張中溪有承剛之說或有見也

象旨云際交也九二爲下卦之主而初陰柔弱自下承之也易發云以初之柔承二之剛與之交際而順從之此皆以剛柔際指初與二言

訂疑田獲三狐得黃矢或如家語所記隼集陳庭有石砮孔子以爲肅愼氏之矢是也蒙引云田獵之矢豈有黃者古有旄矢一名虛矢黑竹也又有形矢赤矢也周禮五射有白矢既有旄矢形矢白矢何獨无黃矢也田獵何遂不用黃矢也

六三程傳雖使所爲得正亦可鄙吝非聖人勉人爲善之

旨不如本義爲長蒙引本義云貞吝言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夫負且乘者安有以正得之之理曰世間自有此等无望之禍然非意之得有道者之所憂也所謂安知其不爲禍也

訂疑陸德明釋文本戎又作寇愚按依經文寇字是

不徒曰拇而曰而拇者見初爲四之所親也私情之交未免有所繫累必解之使去而後同類之朋始相信不疑以成解難之功

訂疑九四位既不當若再繫于初愈有陰柔之累故戒以必解也

六十四卦初爻未有論其當位不當位者又小象之例凡言當位不當位只以本爻言之不論應爻之當否也獨蹇之六四當位實也實字于六四難說故不得已而以三五言之耳

姚承庵曰有孚于小人似不宜以小人之退爲驗解小人獨无人心哉唯君子有解則小人亦自然信服而退去矣故周公于六五曰君子維有解吉此是決辭以起其聽有孚原是極好字面壯初爻以必字解此五爻以驗字解皆不敢從按建安丘氏之說與此同季彭山從之諸家皆作驗字解

雲峰胡氏曰繫辭以三爲小人以上爲藏器待時之君子卦六爻唯上六獨正故又以象君子也易于震動多有戒辭今于動之極而曰无不利自坎而進于震經歷險阻而後動動必不妄也繫辭曰待時而動待解終也曰成器而動器至終而成也

注疏皆以三爲隼六爲公程傳從之本義无解蒙引訂疑則以上六爲三狐之一以隼爲上六以公爲占者謂二以三狐爲三陰五以三陰爲小人則上六在其中也

卦以損下爲義辭以減省爲義彼承損下講入有孚云云者非也若承損下說則損下之事非得已者可一不可再可暫不可久何云元吉可貞利往乎

張大勳曰人君當匱乏之時必節用于上存約巳裕民之實心而有孚則一節省而國用自克大善而吉之道也不加賦而怨讟自息无咎之道也且自損之道殆萬世當守之規故可貞亦四海通行之法故利往即如用享乃國家大事而時詘不可舉贏則二簋亦无不可況其他乎舊說

有孚以下俱在損下益上上看至二簋用享方在制用上看不知聖人豈爲國用不足而立賦外取民之法哉此卦要看損所當損四字損下非所當損也唯自損以節用爲當損耳曷之用二句正節用之實也

鬪封耿氏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故益下則上與俱益損下則上與俱損

訂疑損剛益柔有時此句承上文言不唯二簋應有時節卦體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亦有時也蓋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也此三句乃發明卦辭外意以贊其時義之大耳本義但云釋卦辭似未體認及此

朱子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慾如汙澤然其中穢濁解汙染人須當塡塞了或問觀山之象以懲忿曰人怒時自是突兀起來故孫權云令人氣涌如山　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塡壑又曰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已事者不過暫時輟其所爲之事耳非謂廢其自脩之道而枉巳以殉人也本義當損下益上之時何要看若不是當損下益上之時則巳事遄往便是舍巳田而芸人之田矣酌損之者又當于彼巳之閒斟酌其淺深之宜而未可

自損之過也

廣平游氏曰四之志順損其疾而初遄往使遄有喜焉故曰尚合志也

訂疑九二云云以隱遯之士言于本文利貞征凶之意順矣而卦爻无隱遯之義以在朝骨鯁之臣言于利貞弗損益之之意順矣而征凶之義弗合愚謂利貞征凶言占得此爻者宜靜不宜動爾弗損益之一句乃本卦名損之義而言之亦利貞征凶之義也蓋卦以損下爲義下卦本乾三巳損矣有漸損及二之勢故戒以利貞征凶言動則受損

也弗損益之者言當損下益上之時人知損下之爲益上而不知亦有弗待損巳而後可以益人者象傳有見于此故曰損剛益柔有時言固有損剛益柔之時損下卦上画之陽益上卦上画之陰是也亦有剛不可爍損柔不可爍益之時如二以剛居柔得下之中矣五以柔居剛得上之中矣若二復損剛益柔則盈者益盈虛者益虛非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之道矣或曰初何以巳事遄往也曰初以剛居剛四以柔居柔初之損巳以益四正所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者也如下卦本乾而三適剛上卦

本坤而上適柔故損下卦上画之陽以益上卦上画之陰亦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者也象傳末三句正爲下卦三爻而言也

蘇子曰以損巳者益人其益止于所損以无損于巳者益人其益无方

建安丘氏曰六三一爻乃損之所以爲損也下體之乾三陽並進三人行也九三一爻損而上之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而爲上上六下而爲三剛柔偶合一人行則得其友也

中溪張氏曰初言遄往四言使遄益初之遄實四有以使之也

諱疾忌醫者多矣必六四實有損其疾之心使初遄來以益巳是遷善改過之大者爲无咎耳

雲峰胡氏曰益不可以有心求唯不知其益之所自來而有不能辭者有德而自然益之者也龜爲大寶直二十貝爲大龜或益之以此其益也大矣然五有柔順虛中之德未嘗求此益非五有柔順虛中之德亦莫能受此益

訂疑上九本義云而欲自損以益人也而欲自損四字此

朱子臆度之辭而无所本也下又云能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正則吉而利有所往夫弗損益之即是貞矣何云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正云云也豈弗損益之尚不得爲貞乎愚謂此无咎利有攸往與卦辭同貞即卦之可貞但卦以約巳言此以務氏言所指不同耳

雲峰胡氏曰惠而不費其惠也廣故得臣无家其得也大

益䷩

疏向秀曰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
益既上行惠下之道利益萬物動而无違何往不利故曰
利有攸往以益涉難理絕險阻故曰利涉大川
損上益下民之益也民說大光則君之益矣此其爲道具
如天道之下濟而光明豈一切託于益下之名者所可彷
彿哉利有攸往四句又就卦象卦辭推原說去益動而巽
四句又就人事以推之造化而知凡益之道无不與時偕
行也

臨川吳氏云云蒙引巽入也與坤之順不同傳釋八卦之
德云巽入也不曰順也可見入爲正義傳又曰巽德之制
也又曰巽稱而隱未嘗只以順字當他凡益之道嘗說只
總上二句此說未當又一說時者行而不已也于時字尤
牽强與他處時字絕不同矣安可從且其謂動而巽天施
地生皆與時行猶可也謂凡益之道止于動巽施生則不
可也爲動而巽天施地生二句猶未足以盡益之道故更
用末句以盡其餘正如咸卦天地聖人之下又更用觀其
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之例

杜光本曰風雷之益疏在萬物上說程傳本義在風雷上
說惟吳幼清從疏而諸家悉從傳義者以雷風恒恒字離
不得雷風說則風雷益益字亦離不得風雷說也且遷改
有相益之功與風雷有相益之勢爲切
說統初九一爻爲一卦受益之最利用大作是教初九大
幹事以圖報稱然人臣儘有出一時之感激而不能善其
成者亦有姑借事以塞責而不知求其善者故必元吉乃
得无咎戒勉之辭
朱子曰利用大作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

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之于父臣之于君僚屬之于官
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爲亦須是盡善方能无過所
以有元吉无咎之戒也
註六二以柔居中而得其位居益以沖益自外來不召自
至
或益之云云泛指受天下之益說不可指定九五王用享
于帝吉是又爲卜祭之吉占也
訂詁本義以益用凶事爲儆戒震動此亦未盡凶事之義
蓋天以殷憂啓聖賢貧賤憂戚用玉汝于成與孟子天降

大任章所云孔子愛之能勿勞乎之類固是儆戒震動之事至于國家于臣子亦有事之適難地之或遠未必是欲儆戒震動之也詩曰王事一裨益我莫非王事我獨賢勞是也唐人當此每苦于束手无策歎時命之不猶聖賢遇之眞以爲臣子分内事故不曰損而曰益象曰固有之也言其職分之當爲亦性分之固有耳本義于爻與象專作儆戒震動似爲有心以苦之者非也禹之平治水土稷益之播奏艱鮮周公之東征是皇或數十年而後竣事或三載而後班師亦豈有心以苦之哉故漢之張綱虞詡當時

用事者皆欲以凶事苦之而二公者欣然坦然無難色

訂疑云云理固如此然六三陰柔不中正非可以禹稷益周公比擬者蒙引有孚中行告公用圭或曰上言无咎此二句是言其所以无咎據本義又戒云云又之一字非申无咎之義也蓋无咎字只承益用凶事説此二句于爻无所取只據理言受上人凶事之益者便當如此

益三四稱中行因其不足而戒之耳若以三四並居全體之中六十四卦无此例也

六四云云言能以益下爲心而合于中行則以告公无不見從矣利用爲依遷國益則一占也

訂疑四本陽也而損之以益初以益下爲心也坤爲國邑四之陽遷于初爲震之主長子大臣元侯之象也素以益下爲心則告公而必見從矣故遷國者利依之

程傳告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于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事君者不患上之不從患其志之不誠也

訂疑惠心者惠民之心也下惠字作感字看德即是心自施者言爲心自受者言則爲德耳

訂疑愚嘗疑損之上九損下益上之極宜繫以莫益或擊之辭益之上九損上益下之極宜繫以弗損得臣之辭而乃相反如此疑是二爻互爲錯簡

夬䷪

疏夬決也此陰消陽長之卦也陽長至五五陽共決一陰故名夬王庭是百官所在之處以君子決小人故可顯然發揚決斷之事于王者之庭示公正而无私隱也

蘇紫溪曰甘露之變以小人攻小人不知揚庭之義者也元祐之朔以十人制千虎不知孚號之義者也以手推席徒犯壯頄之凶產祿猶在罔防莫夜之戎非有厲也何進徵卓紹之羣而卒以釀禍昌遐結朱溫之援而竟以起突晉即戎而非自邑也故其決之不勝則禍集于君子勝則禍貽于國家

晉上九維用伐邑或問朱子程傳以爲自治如何朱子曰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爲取喻愚謂告自邑與泰卦上六自邑告命謙卦上六征邑國晉上九維用伐邑皆是實事耳朱子本義于泰謙晉皆作實事何獨于夬忽從程傳云云也且自治之說只可行于平日當揚王庭孚號于衆乃明目張膽定大計于俄頃之際矣何至此始反而自治其私乎

中溪張氏曰一決之後則由夬而乾往无不利矣故曰利有攸往

陸績曰水氣上天決降成雨故曰夬居德則忌本義缺之

隆山李氏曰居者積而不流之意若傳所謂奇貨可居之居實峰胡氏謂大象例無反辭缺之爲是

潘氏曰趾在下而先動者也初九在四陽之下首以剛進壯下前趾往則不勝其咎宜也

誠齋楊氏曰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況不勝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勝而仲尼斷之曰不勝而往咎也

孚號與惕號有辨孚衆事也惕獨事也

孫質庵曰二之所得即初之所失也

臨川吳氏曰得中則不恃剛而能惕能惕則有備故雖有戎而勿憂也

或問九三壯于頄朱子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于面目至于遇雨而爲所濡濕雖爲衆陽所慍然志在決陰必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无咎也蓋九三雖與上六爲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王允之于董卓溫嶠之于王敦是也

[illegible]問九三本是壯于頄者君子夬夬以下是教以善決之

衕見壯頄之必不可用耳
臀无膚其行次且以九四居陰無剛決之才不中正无善處之術也聞言不從以其聰之不明也不曰聰不聰而曰聰不明者聞言之頃未嘗不聽入耳之後旋生狐疑心之不明雖聽何用
說卦兌爲羊說文牽引而前也四以不決見傷若群進相牽以往則可悔亡程先生曰自强而牽挽以從羣行者是也朱義本張子之說曰不與羣陽鼓進而安出其後似于牽字未合

刪訂疑九四與上同爲兌體決之則以繫于私情而不忍不決則又迫于公義而不敢故居不安而行不進也諸說皆病其居柔而不知以剛居柔剛而不過健而說決而和正決之善也何病之有四之悔五之中未光皆病其與上同體爲以私情相說不能決耳九四在衆陽之中若能不繫于同體之私而力挽衆陽以進決小人則可以亡其悔矣
此如酈寄紿于呂祿呂產及酈商爲平勃所劫寄遂紿呂祿釋兵就國正牽羊悔亡之義也或者不知而譏以賣友

其小人之莧哉
莊光本曰夬象五以莧陸取其感陰氣之多耳傳義以爲馬齒莧之一物朱子語錄又以爲馬齒莧商陸之二物皆無所發蒙引雖謂本草未嘗以莧陸爲馬齒莧然與文義係切則不必拘牽本草深求之也至虞翻以莧作莞爾之莞蜀本虞翻以陸作睦謂和睦也來註易攷親臭疑問諸書以莧爲莧菜以陸爲地謂即鴻漸于陸陸字夬夬乃三月之卦因以莧爲莧菜猶可也莞睦陸地等說則穿鑿附會之甚而熊過象旨京山易解從之反以程朱爲非何其

妄哉
疑問三與上應而專五與上比而泥故皆以夬夬言
杜光本曰以夬夬即爲中行程傳之說也本義分爲兩層意幾周到
張切于曰此是破九五未散之心非追議向者相比之心也谷永所謂公志未專私好頗存者也可見不難于去小人而難于去君心之小人
疑問上六无號終有凶此室主君子說上六无號何必言而望人爲之告語哉望人恐□□陽至此以易退之而不藥

其類小人或得以反噬也故以无號終有凶懼之耳此无
號二字正照前孚號惕號說而終有凶終字正照剛長乃
終終字說蓋必呼號以決去乃終得決小人一事耳不然
未有不反取其凶者須重看終有二字

姤

朱子曰不是說陰漸長爲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
蒙引本義云遇已非正此是就姤字上生義以入勿用取
女意便見得是偶合不是六禮所聘如咸之男下女漸之
女歸則非遇矣又一陰而遇五陽看又字上句重在遇字
此句重在一與五字又云取以自配必害乎陽一則害身
一則害名也
朱子曰姤是不好底卦然天地相遇云云却又是甚好蓋
天地相遇又是別取一義剛遇中正只取九五或甫亦以
九二言非也

一陰之生是爲五月于時爲夏至萬物相見乎離所以說
咸章不可以陽降陰升言恐涉泰時蔡子曰姤者乾之下
坤之始故彖言天地相遇
疏上旣博美此又結嘆一女遇五男不足稱美惟論天地
相遇乃致品物咸章又剛遇中正天下大行然後姤之時
義大矣哉 此一節訂錠增入
觀爲地上之風勇行而遍歷先王所以省方觀民設教姤
爲天上之風自上而下后所以施命誥四方

中溪張氏曰初六取象非一于本爻觀之則曰豕于二四觀之則曰魚于九五觀之則曰瓜大抵皆取陰而在下之象

下爲二所尼有繫于金柅之象如羸形之豕雖暫爲制伏而常懷蹢躅之心則繫之猶恐其逸況縱之使往乎

初六爻辭聖人全是看初六以曉君子之自止

九二一爻程傳與本義不同照卦義則當從本義照爻辭則又不可以例取也大抵卦以遇合之女未嘗擇配二近而先斯得之矣

九三過剛不中下无所遇上无所應承乘皆剛進退不能故有臀无膚而其行次且之象然凡得于陰者往往亦失于陰故係前者脫與乎剝者有厲今既无私遇亦无所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也

雲峰胡氏曰遇非正道故四於初爲正應无遇之象遇既非正則唯近者得之二與初爲近二包魚四則无魚矣故其占如此

訂疑起作動王註无民而動失應而作是以凶也程傳起爲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本義從之

朱子曰包无魚又去這裏見得箇君臣底道理陽在上爲君陰在下爲民

蒙引潰者瓜熟而爛也瓜至熟且爛瓜之極也此對陰始生言故雲峰胡氏以瓜之潰同魚之餒蓋潰猶漢書言岸善崩含章者非避陰也靜以制陰也是用意周密不動聲色而自有以消患于未萌也　九五陽剛中正主卦于上象君子之領袖也不必以爲君象爲含章有隕說不去

疑問君子之包小人不專以力制爲包姑且包容以俟其潰亦包制之意也五陽剛中正主卦于上領陰陽消長之

機自有天數時方在陰吾安得與天爲競惟是含忍包容以俟其潰是善承天以制小人之術故假以杞包瓜之象而緊接含章二字含章云者不露才華聲色而靜以制之之謂正上文之所謂包瓜者若是而時之既至數之已盛則小人必潰而造化在我若有隕之自天者矣是則君子之所以主張造化而善消小人之禍者故周公明言于其言之也

蘇紫溪曰九五含章渾然不露圭角上之姤角如失之壯則幾於淺露矣故窮而吝然儒者有云吾人當[illegible]子[illegible]武

上九无咎之義窮字從上字生來惟其在上故窮於遇而得吝然與其苟而遇无寧窮而吝乎

萃☷☱

朱子曰彖詞散漫說說了王假有廟又說利見大人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觀象節節地看見許多道理看到這裏見有這個象便說出這一句來又看見那個象又說出那一個理來又曰數句是占詞非發明萃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繫辭焉而明吉凶之意 訂疑此駁程傳之說也

梁山來氏曰盡志以致其孝盡物以致其享聚以正者如蕭何張良諸人一時聚會以見高祖聚也除暴秦正也能

成一統之功亨也天命者天理之自然也以人事言卽當其可之時也言時當豐而豐時當往而往者乃所以順其天理之自然也

註聚而无防則衆心生疏除治也

初與四應而隔于二陰乃以志亂而妄聚故有孚而不終也若呼號正應而勿恤衆笑以往從于四則无亂萃之咎矣

訂疑初六象傳當以六二象傳中未變也照看

雲峰胡氏曰二在三陰之中而與五應唯牽引上下而萃

于五則吉无咎矣爻之象占已備而於占之下又發孚乃
利用禴之義以爲卜祭之占者蓋謂萃之時用大牲吉然
能如六二之孚則雖用禴亦利也
訂疑本義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其于孚禴之義已備矣
而又曰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者如鬼神之聰明正
直來享其祭而加福也乃釋利字之義而兼釋上文吉字
之義也不可謂爻辭孚爲兼九五言也
訂疑六三本義大率從程傳是也戒占者以下又用註說
則非也若以六三爲隨附權勢之小人則三方與九四以

不正相比相萃斯時也方且盱豫鳴豫以明得意矣何嗟
之有此註與本義戒占者云云不可從也蓋九四自有初
六之正應六二亦與九五正應六三上六獨無應故云嗟
如而上齎咨涕洟倩易見耳本義何乃爲兩岐之說乎戒
占者三句只宜刪去
雲峰胡氏曰比卦五陰皆比五之一陽萃四陰皆聚歸五
與四之二陽四必大吉而後可以无咎五曰萃有位以見
四之萃非有位者也无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能无咎
如益之初九在下而受上之益且戒之曰必元吉无咎然

則萃之九四在上而受下之萃戒之固宜也
程傳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
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恒
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爲大吉乎得爲无咎乎故九四必能
大吉然後爲无咎也
蒙引萃有位无咎是以有元永貞之德而人信之者匪孚
元永貞悔亡是戒占者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而萃有位則
人无不信行无不利矣故曰无咎若或居此位而人有未
信者則是吾德有未至故但反己自修其元永貞之德耳

元永貞即陽剛中正也如此則又何不信之有故悔亡此
爲占者設戒在九五未見有匪孚處
訂疑丘氏謂有九四分其萃故有匪孚者此于象傳好譏
本義蒙引謂匪孚以下爲戒占者而設于五之德位上好
講懲按比之九五亦云失前禽與萃五之匪孚同其无損
于九五則一也三苗之負固不服豈舜之文德不足乎帝
王聖賢自是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耳故曰堯舜猶病
註處萃之時居于上極五非所乘 內无應援處上獨立近
遠无助危莫甚焉若能知危之至至于齎咨涕洟不敢自

安亦衆所不害故得无咎也

擬問此恐非求萃不得之說照卦德以順說看上正說以當天下之萃者但五爲萃主萃其宜也九四猶以大吉无咎戒之而象以位不當申之上其可以當民之萃乎惟急急推去其至齎咨涕洟以道其所不敢當萃之意于其君斯于分義爲无咎耳觀傳未安上也四字自見得

升 ䷭

柔上而成升時當升也下巽上順二以剛中而有應于上是以元亨凡升之道必由大人欲進于位者用見有位之大人欲進于德者用見有德之大人則不憂其不遂而有慶也前進則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

蒙引不可依中溪謂二爲大人五應之爲見大人　卦辭元亨統言之也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申言其事也觀本義只把卦德卦體直解至下文而象傳專以屬之元亨以其包下文意耳

中溪張氏曰順德坤象積小以高大巽木象

雲峰胡氏曰晉三衆允下爲二陰所信也升初允升上爲二陽所信也以陰信陰不過悔亡以陽信陰故大吉

萃六二求萃于上升九二求升于上故其義同萃六二以柔而應九五之剛升九二以剛而應六五之柔其孚則一也孚則用禴而亦利

訂疑象傳只舉孚不及用禴其意蓋截取孚字專爲事君之義不復顧祭享之事也　蒙引一說有喜也泛以升言不專以祭祀言蓋九二誠實而上交六五虛中以下應正

言升也用禴特一事之占耳
雲峰胡氏曰陽一故實陰二故虛九三進臨坤陰如入无人之邑其升如此之易者剛正故也
張子曰上皆陰柔往无所疑　訂疑疑之爲言礙也
訂疑凡祭祀皆是誠意上通六四云云或是因周王亨岐山時曾占得此爻祭而受福故繫此爻以此辭耳
在爻辭可說王亨岐山時嘗占得此爻在象傳中却用不得此說只得爻象上貼取出登祭于山之義來
程傳五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

貞固乃得吉若不能貞固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
冥升本是不好事聖人移向在好邊却有大用
消不富也程傳升既極則有退而无進也
訂疑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乾文言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是以動而有悔也夫升而不已必有消息盈虛之理也四時之令成功者退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而況于人乎堯舜之老也家无肖子則求人而禪之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周公相成王天下已定成王已長公致子王而志在明農天下事何有升而不已者也霍光不學无術履滿而不知戒卒有赤族之禍冠萊公勲業爛天壞然契丹既退即求使相事事皆欲效天子所爲卒有雷州之貶張江陵輔冲主立朝事業頗有可觀然父死不去貪位固權卒以抄滅皆冥升之故也亦焉往而利哉唯用之不息之貞則吉人爲善唯日不足一息尚存此志匪懈此孔子不知老之將至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年彌老而德彌卲也衛武公行年九十而言箴儆于國曰无以我耄老而棄我云故歿而謚曰睿聖武公有道君子不諼也

䷮

雲峯胡氏曰彖曰困亨彖傳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彖以大人稱彖傳曰其唯君子乎葢困而不失其所亨卽是貞君子卽是大人困而亨之君子其卽剛中之大人乎吉无咎由于貞貞由于亨

疑問所亨所孚極有意味論語云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吾心原有所好不克諧于富貴原有所亨不隕穫于困窮

張雨若曰君子處困亦不是无所尚只不尚口耳如所謂危行言遜者何嘗无所尚來

朱子曰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時點撿自己念慮動作須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塡溝壑喪身須命有不暇恤只是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

訂疑呂夷簡令富弼使契丹而易其國書弼曰吾出都門已置生死于度外卽致命意

或問臀困于株木朱子曰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不可坐臀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

初六坐困之象卽坎初六入于坎窞也所謂驅而納之罟獲中也安能出幽谷哉

蒙引幽不明也正貼不覿

蒙引困于酒食猶帶困說朱紱方來則不復帶困說矣利用亨祀亦然或曰困于酒食飲食之困也朱紱方來亦應援之困也訂疑前說非也觀九五云困于赤紱則此朱紱方來宜速困于酒食言葢困于酒食而朱紱又方來則竝爲所苦也亨祀句可不帶困說矣无咎者恐人認作此爻爲不好爻故旣曰征凶又曰无咎

或問象云中有慶也是何如朱子曰他下面有許多好事

中溪張氏曰石之爲物堅確而不納者也指九四四與初爲應三雖比四而四不納之矣坎爲蒺蔾乃蒺蔾也六三進則迺乎九四之陽如石壓其上而无所納是困于石也退則乘乎九二之陽如棘刺其下而失所憑是據于蒺蔾也六三以陰居陽而六上以陰居陰故三以上爲妻然三與上无應无應而入于其宮宜不見其匹耦而凶也

九家易曰內无仁恩親戚叛逆誅將及身非常之困故曰不祥

雲峯胡氏曰當困之時不可求以亟通故二曰方來五曰

乃徐有說四曰來徐徐皆繫辭也初與四陰陽相應正也九二臨之井正也邪終不得以勝正故始雖可吝而必有終也

照象辭看徐徐當屬九四訂疑云困于金車正承來徐徐而言其所以來徐之故故象傳只釋來徐徐爲志在下而不復釋困于金車句以二句通爲一意也

象傳雖不當位釋吝有與釋終吉言終有合也

訂疑易中取象擬人必于其倫如五既就君說則劓刖之刑豈可加于君者哉蓋此爻之占賤者得之爲當受劓刖

之刑此一占也貴人得之爲困于赤紱又一占也若就一人言之則爲劓刖之人服役于赤紱之貴人也此說長然要之遲久當有喜說此句兼承上二占可也利用祭祀另是一占

愚按劓刖亦是取象舊說以爲上爲陰揜下則乘剛也

中溪張氏曰困至上六困之極矣處困而窮動輒得悔必知有悔艾之心斯有可出困窮之道故聖人特以征吉勉之

梁山來氏曰動悔之悔事之悔也有悔之悔心之悔也悔也聖人教占者之悔也

雙湖胡氏曰臨葛生上爻柔之象

劉涵九曰初坐困上吉行困極必通吉行通也

井䷯

隆山李氏曰坎者天一之水見於諸卦者皆諸水下流之失故多以險喻其在卦而得水之眞性者惟井是也以晝觀之一陽貫其中二陰圍其外譬之陽氣初回暖律於凝陰之中冬水因之而變温此坎之眞性也嘗以此觀天下之水其在冬而温者獨井泉而已蓋得之地脉不失其本眞及注之川澤風雨霜露之所潤失其本性无復有向來一陽之温矣載觀井泉之水在人身則精血是也川流之水在人身則涕洟之類是也精血固藏者乃井泉生動之

性而涕洟往而不反者諸水下流之失也

改邑不改井三句爲井言汔至三句爲汲者言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性動亦定也汔至未繘井云云按本義云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凡事皆然不止言爲學爲養也亦不止言治也然學與養人爲治亦在其中矣

巽坎爲水在上巽爲木在下又巽爲入以木入于水而又上水井之象也

崇引或曰未有功卽是凶非也未有功是汔至亦未繘井意未有功未成功也羸其瓶則終无功而所喪多矣不但未有功也故凶

訂疑人多以木上有水解作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非也蓋大象只是就八象上畧綽說箇影象不是說事實巽乎水而上水是事實非象也木上有水是象非事實也本義當從程傳悞

勞民不必依吳氏閔其勞而休息之說所以戒其逸豫惰窳也勸者勸課獎勵之意相者恤其有无加以補助之類是也

雲峯胡氏曰井以上出爲功初在井下泥而不爲人所食矣井以汲而日新泥不可汲而爲舊井而禽亦莫之顧矣

註井之爲道以下給上者也而无應于上反下與初故曰井谷射鮒謂初也失井之道水不上行而反下注故曰甕敝漏也

訂疑下比初陰一句是其本體便不好了不但上之无應象傳无與自是孔子之意若只借其无應何不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乎至九三則水渫而去泥遠便自不同矣

誠齋楊氏曰可食者泉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惻焉人之行

者側之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而无善及則如无井有賢者无明王則如无賢仲尼曰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然則九三之惻也井云乎哉故微明揚之帝堯則大舜雷澤之漁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傅說巖野之胥靡

王明並受其福假設懸料正其心惻處曰行惻見爲我心惻井三之自惻曰求王明見人爲之求非三之自求

訂疑渫者淘去井中之淤穢所以清其源甃者砌井之甃幹所以防其敗

易喻曰爻言井甃據已然者言象言脩井言脩之而井甃也

孫子瞻曰泉者所以爲井井者泉之寄也水清故洌故寒坎正北方爲寒乃水之正性甘潔而又寒冷五之中正具此美故諸坎云水此獨云泉者直指本體言五爲坎主也

訂疑收註疏訓成程傳訓汲取也晁氏訓鹿盧收繘者也愚謂皆非也凡鑿井者其底欲廣廣則泉多而不盛口欲其歛歛則殞墜而便汲故井至將近口處漸約而收之使益就于小至于井口或以木或以石鎮之取堅緻持久且使汲者无失陷之懼也文選礔極之綆斷幹韓井緣也郎此收字也其訓收成汲取鹿盧者皆牽强之解也

邵國賢曰井至于渫君子脩巳之極也井道之小成也井至于收君子及物之極也井道之大成也

周易摘露集利部終

易因曰孚之者孚聖人之非喜革也諒其不得已而革之
當也人但知聖人之革而人孚之豈知其處悔之心與革
相終始哉元亨等語正明所以巳日乃孚之故
宗義汝吉曰革變革也卦與睽體同而位易上火下澤性
睽焉已也澤上火下水決則火滅火然則水竭相息矣二
女同居志睽焉已也少上中下倫序有乖且成仇隙故不
曰不同行而曰不相得則凶悔吝乘之
姚承庵曰天地革一節非極言而贊其大蓋究極天人以

發明上意耳天地到極寒處變而為暑極暑處變而為寒
事到極敝處變而為新與天地之革同也湯武在桀紂之
時天人皆欲去其暴不可一日已湯武不得已順天應人
之心起而革夏商之命事到極惡大敝處不得已變而通
之以與天下相更始與湯武之革同也明此為文明順此
為和說是為大亨是為以正是為革而當而悔亡故夫子
特著此一段以發上文之意非極言而贊其大也
朱子曰澤中有火水能滅火
潘雪松紀聞曰水火相息乃成四時寒暑之變中有數存

焉曆所以步其數也天運不齊而曆乃定法天時无不動
欲以一定之曆步之久而必差則治以求合
中溪張氏曰鞏有拘束之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
黃牛象初剛在外為革蓋初處變革之始上无應援豈宜
輕躁但當用此中順之道固執而堅守之如用黃牛之革
也
訂疑初與四不應且有水火相息之厄初火力微不能勝
四
不可以有為也不可二字不作戒辭乃理不當去為也

進齋徐氏曰六二當革之時上應九五其才文明其體柔
順其位中正備此三者處革之至善者也然猶巳日而後
革者示不輕變也故以之征行則吉而无咎也　征吉无
咎即承上句本義征字即當革字
訂疑九三征凶云云毛氏從彖傳水火相息來諸家皆未
之及愚於初二兩爻稍及之或曰初與四不相應也故初
不可以有為或以不相應為不相得則有相息之義矣六
二九五陰陽正應則為水火既濟之功故不相息而相得
也三與上陰陽正應如二五也何以二征吉而三上則征

[illegible]也曰初與上論革之始終三與四爲上下卦水火之際正卦之所以爲革者也火在下而水在上火之勢不能勝水也故征則見尅于水而居亦爲水火相息所謂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者此也九四本義亦云水火之際乃革之時有見于此也　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于革者也此就九三之才性言也然其時與勢則有不得不革者卦將過中時之不得不革也水火之際勢之不得不革也雖火在水下勢不能敵亦不暇恤昔孔明當曹丕竊據之時僻處一隅天時地利皆不能如魏何徒以漢賊不

兩立故六出祁山以延炎祚固審于謀无再計之說也此征凶貞厲革言三就又何之矣之意也非謂其可不凶不厲也但時勢至此凶厲所不暇恤惟求此心之可信于皇天后土先王先公天下萬世耳

卦之悔亡從巳日乃孚元亨利貞來九四之悔亡從爻之善來有孚以卦爻諸辭例當是就人信之言觀象傳信志也可見若就巳心說則商鞅王安石其心亦皆各自以爲是而信其當也

林次崖曰巳日乃孚孚在革後有孚改命孚在革前

訂疑九四是將革之湯武九五是既革之湯武如乾之四五五之飛龍在天即前此之或躍在淵者耳只看改命字樣可見何必云改命乎信志者信其志在救民也即孟子天下信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

愚按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其文王伐密伐崇之舉乎若九四之改命吉則伊尹之放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可謂信志者矣改命諸家有謂改革者有云政命者此宜活看不必執一

雲峯胡氏曰希革毛毨蓋仲夏毛希而革易仲秋毛落更

生潤澤而鮮好卦離夏革爲兌秋故有此象未占有孚諸家皆以爲不待占決而人自信之本義不然蓋革重事也占當未革之先而孚又當在未占之先則其孚也久矣必如成湯未革夏命而室家相慶于來蘇之先乃應此占不然湯武之事未易舉也如此則九五象占雖若美之之辭而中實含戒之之意

大人御世制作一新其文明赫曜彪炳于天壤間誠希世而一覯者也故周公取象于虎變

君子小人之革非上六所致然實上六所受取其時位耳

欲令華面皆革心卽古帝王之治不能也故聖人曰征凶居貞吉深致戒焉

季彭山曰三之征凶未革戒其輕動也上之征凶旣革戒其輕動也

鼎䷱

彖引聖人當初只是畫卦不是畫鼎也所謂下陰爲足云云大抵皆後天之易也六十四卦名大抵皆然

雲峯胡氏曰剝曰觀象也卽畫是象此曰鼎象也又於畫中取器之象享帝享聖賢莫大於此矣故極言之

巽入也心思沉潛能深入于幾微神妙也離爲目而兼耳言之者蓋以六五爲鼎耳而取也　卦體五得中而二剛是虛中而任剛則以佐其純心任賢意三句皆主五言

平庵項氏曰鼎之木上有火猶井之木上有水井井鼎本

形特象之耳鼎亦皆具水火之氣其生也木氣升于上水至木杪則爲滋液象井泉之上出也其成也火氣見于上火至木杪則爲華實象鼎氣之上蒸也君子觀井象則當務民于下以尊其液觀鼎象則當恭己於上以凝其氣存神以息氣人所以凝壽命中心无爲以守至正君所以凝天命

雲峯胡氏曰此爻象中取象顛趾非利出否則爲利得妾未爲重有子則爲重矣陰柔在下于鼎爲趾象于人爲妾象鼎偶顛趾而有出否之利是因敗以爲功也因得妾而

遂有得子之慶是因賤以致貴也天下事固自有偶如此
者非可以有心致之也
訂疑作偶然說是朱子小註然以實事亦不必盡偶然也
折足則鼎敗不可復用矣顛趾趾反居上耳鼎无恙也反
正則如故矣故初四有吉凶之異
鼎貴端正而趾顛居上是悖也云未悖者對折足言也利
出否以從貴者否不出則不可以受新人不能華其舊習
之汚必不能受仁賢之益而大賢亦將拒我矣故顛趾者
可即借以爲出否之利出否者即所以爲從貴之地也

怨耦曰仇九二密比初柔陰陽相匹而非正故曰仇然九
二有應而能以剛中自守故初雖近不能就之而吉也
棄爾瞻曰兩着我字明二自爲主也不曰使之不我即而
曰彼自不我能即正是不惡而嚴處
進齋徐氏曰初自顛趾有疾也不能就二是我仇有疾不
我能即也故吉
訂疑與象傳程傳本義異而可從象傳程傳本義作戒勉
言此以現成言
雲峯胡氏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爲泉鼎以陽剛
爲實井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射鮒之象鼎九二有
實象下比初六則有我仇之象井初爲泥二視之爲鮒鼎
初爲否二視之爲疾皆陰惡之象也井二无應故其功終
不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中自守故初雖近不能就之
而吉
訂疑九三本義殊爲難曉六爻之應本有定位三與五原
无相應之例又非承乘相比何由以越五應上爲三咎乎
又九三與上九皆爲陽爻是爲无應又不知何緣而陰陽
將和也如依程傳謂與五將合則六十四卦又无此例程

傳猶未言九三之失本義則緣象傳失其義也之文而咎
其越五應上又欲以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夫
三唯自守故不肯苟合于六五耳苟自守矣則三終不應
五而上又无應陰陽終无將和之理矣愚謂鼎之九三與
井之九三同井三井渫不食鼎三雉膏不食一也良才无
終棄之理故井三有王明受福之望而鼎三有方雨虧悔
之占
三之應上義也上九不相應時也咎三之不應五而應上
爲失義此不可曉闕之可也觀爻辭何嘗爲九三譏哉蓋

恐彖傳是孔子以己意斷之未必是爻辭本旨孔子或見沮溺丈人等果于忘世而爲後世爲我之流與

胡白水曰五爲鼎耳三應上則越五矣故曰鼎耳革失其義者五爲君三非其臣也如人有濟世之才而阻于時之不偶不得出而行君臣之義彖傳爲三惜非爲三病也

訂疑形渥伊川解作赧汗則上文方說鼎此句忽就人說文義不倫鄭司農作屋誅謂夷三族古者罪人不孥无夷族之刑此決不可從者也本義從晁氏作重刑亦非且上文方就鼎說不應此句忽移就人說或以爲占然槩觀易

辭之例彖用韻占不用韻此卦初六以趾否子爲一韻九二以實疾即爲一韻九三以革塞食爲一韻九四以足餗渥爲一韻不合獨截其形渥一句屬占也竊謂王弼注謂鼎體沾濡則文義相蒙也而凶字自作人事之占矣蓋鼎折足則餗覆于地而鼎既委倒體亦爲餗所塗淋漓汙染矣此事理之最易見者諸家好爲穿鑿引證使深自謂新奇而不知其說之有弊也

諸家皆罪九四之應初六而不咎九四之才品何如獨融室錢氏謂四近君不中不正下亦以不中不正應之愚謂此正與大傳專責九四之德薄知小合可以補諸家之未備假使四非不中不正亦何至任非其人如此

潘雪松述曰李彭山曰九四以剛處于二三兩剛之上任重者也而巽體一陰在下才弱不能承之四又居位不中不正德薄而无基本可恃則不能自立矣故有鼎折足之象餗者李鼎祚曰雉膏之屬也烹以享帝養聖賢非適其私故曰公餗鼎折足則公餗盡覆矣其形渥言折足之狀也大臣以凉德取尤位至敗羮人之功虧鼎位之重包失職之羞凶可知矣

信如何也請得妙潘雪松曰不量而受以至于滿而溢也如不自量至于力不能支而因受其敝身蒙其耻信如何也

訂疑六五云云彖傳得中而應乎剛正指應九二言當以彖傳爲斷

雙峯胡氏曰程傳及諸家多以六五下應九二爲金鉉本義從之然猶舉或曰之說謂金鉉以上九言竊謂鉉所以舉鼎者也必在耳上方可貫耳九二在下其勢不可用或說恐反爲優然上九又謂玉鉉者金象以九爻取玉象以

爻位剛柔相濟取背未爲不可也

訂疑玉鉉者以玉飾鉉也金鉉亦然

震 ☳

隆山李氏曰震本坤體乾以一爻交于下上二爻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蘊結而不得出于是奮擊而爲雷震之初動物皆懼之而不知其震動之威乃所以震陰達陽開其生育之門故曰震亨

宗義朱子曰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

宗義易述曰震以人心之動言人心常惺惺常自戒慎恐懼而不能已然震之來而虩虩然不安寧震動而懈慢怠弛之氣皆消自然精神凝固舉動安和有笑言啞啞之象笑言啞啞卽在震來虩虩之內是于震動中得寧定之精神也平時業巳寧定臨事豈復震擾卽震驚百里變莫大焉而能不喪匕鬯神明在念匕鬯在執與奏格无言時同也有主故也故曰震亨匕舉鼎實之器所以載牲而升于俎鬯合鬱香之酒所以灌地而降神震爲長子主器故有奉匕鬯以祭之象

訂疑長子者君在之稱也此時猶未爲君也故彖傳云可以可以者異日事也疏出謂君也程傳從之不如本義卽

指長子他日繼世而主祭蓋不喪匕鬯二句彖辭本爲占立世子言謂此世子也他日繼世而出主宗廟社稷之祭可不失其主器也此爲立世子之吉占屯豫爲立君之吉占　中溪張氏曰出者猶詩云明天子出矣即說卦帝出乎震之謂也曰主者猶詩云百神爾主矣即序卦主器莫若長子之謂也若舜之烈風雷雨弗迷可以出而嗣位肆類于上帝矣

訂疑諸家皆以恐懼修省爲因災變而然恐謂遇災而懼此因理之當然但象傳本意則以恐懼修省當洊雷之象

如自強不息當天行厚德載物當地勢申命行事當隨風常德行習敎事當水洊至繼明照四方當明兩作思不出位當兼山朋友講習當麗澤也蓋洊雷者天之震也恐懼修省者君子之震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无時而不恐懼修省故中庸云君子戒愼其所不覩恐懼其所不聞即恐懼之謂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必愼其獨即修省之謂也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君子无衆寡无小大无敢慢又曰君子有三畏有三戒又曰內省不疚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亦何威何災而然乎蓋自古帝王聖賢通體是敬處常如是處變不避不失其常耳

宗義呂涇野曰洊雷震而羣陰解君子恐懼修省而衆欲退皆以震自治也洹詞亦曰恐懼而不修省僅於聲音笑貌之間而已恐懼而修省則始于恐懼終于无恐懼是之謂善處震

蒙引木義成震之主以三畫之卦言處震之初以六畫之卦言聖人繫辭于卦辭爲當詳卦辭既詳則此爲可畧矣何也爻爲成卦之主理固无異也屯初九大畧亦與此卦同

朱子曰六二不甚可曉大槩是喪了貨貝又被人趕上高處去只當固守便好　蒙引事逆者理不可久甚不必力逐其往而將之既易有可以旋復其舊者故其辭曰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億字本義未詳需萃胡氏解爲大意程傳曰度也若以六五象傳大无喪也例看則胡氏爲勝

訂疑小人懷土懷居君子則見幾而作二之中正其不以戀土坐危所自能也六三陰柔不中正豈能然也震行无眚因其不能而敎之也

程傳泥滯溺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免于泥乎
遂无反之意處震懼則莫能守也欲震動則莫能奮也震
道亡矣
陽者剛物震者動義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剛
正而陷于重陰以致遂泥豈能光也見陽剛本能震也以
失德故泥至若言而四泥者梁氏所謂震正在初而四溺
于二陰之間故也
五之震往來厲謂六五當震之時往來皆危猶坎六三之
來之坎坎也无喪有事作一句看　陰居君位故往來皆

厲無時不危者也幸其得中能存小心恐懼脩省故億無
喪有事
朱子曰上六不全好但能恐懼於未及身之時可得无咎
然亦不免他人言語
訂疑蘇蘇猶有生氣索索則氣盡而索索然矣征凶對躋
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行无眚震往來厲无喪有事言益躋
于九陵猶有勿逐自得之望也行无眚即不能如二之勿
逐而自得猶无眚也震往來雖厲猶能无喪有事也上六
則征而輒凶矣戒其不可以有所往也索索矍矍是見于外者其實則由中自危也故本義云中謂中心
宗義汪樵山曰震恐懼致福一句是一卦主意大要先事
知戒斯可免臨事之虞臨事知慎猶可免後事之失蓋知
懼則有備无患而非畏人也卦之震來虩虩初之後笑言
啞啞與震不于其躬于其鄰皆震于先事而懼之于始也
二之勿逐自得三之震行无眚五之无喪有事皆震之已
事而慎之于終也四之震遂泥不能先爲之慮不能後爲
之防何以恐懼而致福哉然君子之震懼非怵于禍福利
害之謂畏天而已矣恐懼者畏天之實心修省者又畏天
之實事也如是雖有卒然之變而吾存之有主養之有定
必不失其所主之重真可守宗社以爲祭主矣

艮

蔡問吾人之動于欲者爲身累也知有身則物交物引之而已一舉動之間无非是人矣此雖欲持其身有必不可得者故聖人首着艮其背一語隨接不獲其身一句方接行其庭不見其人何蓋言艮之道必先知止知止則忘我忘我則忘物日與物接而非所謂與物爲構也日以心應天下而非所謂與心鬪也是大學之所謂知止而后有定者是周子之所謂主靜立人極者是程子之所謂靜亦定動亦定者皆之欽厥止安汝止詩之於緝熙敬止亦不過

是此　明道云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說得最好　訂疑本義中有平說者其占則必止于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乃无咎也又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乎靜焉所以得无咎也此二段皆平對說乃彖傳首節之意卦辭正肯也有以艮其背作一頭而以不獲其身對行其庭不見其人串說者蓋身動物也唯背爲止艮其背則止于所當止也止于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以不獲其身也如是則雖行于庭除有人之地而

亦不見其人矣此段之串說乃彖傳第二節釋卦辭之意非卦辭之本旨也善讀者各以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彖傳之說從卦辭之說也朱子小註除辨程傳外餘盡是串說問艮之象何以爲光明朱子曰定則明凡人胷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也

程傳夫子曰于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萬事萬物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

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唯止之各于其所而已

朱子曰艮背之用周在止其所然能止其所乃知至物格以後事

白水曰思不出其位與思无邪一般思无邪則凡所爲者皆無邪矣思不出位則凡所爲者皆不出位矣所謂哲士知幾誠之于思也疏傳不同而後儒因之仍當以疏爲正

初六能止於未動之初當止之正未失也故欲其常守此貞

程子之說以不拯爲一讀其隨爲一讀與本義異本義只

言不能拯九三耳傳則謂不能拯之而又隨之恐非時止
之義不可從彖引不拯其隨本是二之才不足今象傳曰
未退聽也却獨罪三者以爻辭已咎二故獨咎三所以互
相發也須看本義亦字
訂疑限身上下之際可屈可伸象三當下之上可進可止
也今艮其限是不可止而止也
震上六過于動者也艮九三過于止者也艮九三正告子
強制勿求而反動其心者
胡氏曰六四自止其身使不妄動不爲物遷故无咎

彖引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言之悔也
訂疑予曰爲之難言之得无訒乎朱子曰蓋心常存故事
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
也心常存卽中之謂也言自不苟卽艮其輔也
艮以人身取象艮止體身動物也六爻自初至五皆取象
于人身之一未能盡止道之善僅止于无咎悔亡而已獨
上九爲成艮之主且在艮終當得全艮聖人以爲非形之
可拘故曰敦艮吉其與悔亡无咎之辭異矣　唐凝庵曰
以厚終止與初利永貞相應

䷴

咸取女吉取者之吉漸女歸吉嫁者之吉也咸之利貞凡
有感皆然漸之利貞凡有進皆然
疑問漸之進也交法猶云震之來也艮之止也之字不必
專漸字
按本義九進居三九進居五皆爲得位之正孔穎達正義
進得位至剛得中也皆指九五言
訂疑凡單言得位則正在其中言得位又言正則位自位
而正自正若此者則見其進既得位故決其往有功而進

又以正故因贊其可以正邦也此卦以漸進爲義進有位
有事權也進以正則正人可以正人故可以正邦也、進
得位往有功也釋漸吉之義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釋利
貞之義也下文其位剛得中也申言上文所謂進得位者
專指九五而言非兼二三四也
止而巽動不窮者止於理而不苟巽于理而不拂乃爲動
不窮耳非不苟進不急進之說
訂疑賢德善俗仁賢之里也君子擇居而處于此則見正
人習正事聞正言知益廣而學益明德日進而大有功身

有琢磨之令範後有亢宗之子孫家語所謂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不聞其香十年與之俱化也　木托于山則成美材人托于賢里則成名德子曰里仁爲美又曰魯无君子斯焉取斯古人云千金買宅萬金買鄰皆見及此也

中溪張氏曰漸之六爻皆以鴻取義鴻水鳥也木落南翔氷泮北徂其往來也有時其先後也有序漸之象也干者水之湄也鴻爲水宿之鳥初在卑下有鴻漸于干之象

叅引厲亦危而已非凶也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也

二之德亦勝于初不獨時命也　二句一串說下爲妙分位與祿便殺風景不得此爻之義矣

訂疑飲食衎衎爻本說鴻象傳移向人上說矣

朱子曰漸九三爻最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却利禦寇今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相戰底日不宜婚姻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要和合故用有不同也

訂疑左傳襄公十年衛卜追鄭師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與此爻意正同

宗義易詁云遇剛之道在他事爲逆禦寇爲順在他事爲相賊禦寇爲相保

或得其桷或字妙四巳不得所安矣或得以少安者賴得其桷耳

乘剛宜不得安而曰或得其桷者以其順以巽耳既順而无忤於物且巽而能沉於機遇難處之人有善處之術所以得所安也

訂疑鴻漸于陵凡事之占也不必指君道也婦孕二句孕婦之占也不必指君臣之遇合程傳本義皆以不孕爲隔于二四殊不可解六爻之例其相應者皆隔兩爻何獨于此爻以隔三四爲嫌

宗義唐凝庵曰九三之不育者孕而不育以合之不正也九五之不孕者未合而不孕以有待而合也仲虎曰觀二爻之吉凶而卦辭所謂女歸吉者愈明矣

訂疑上九一爻世人皆錯看了謂爲高隱之流逸民之類非也觀本義云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又曰位雖極高而不爲无用之象又曰漸進愈高而不爲无用亦何嘗以爲隱逸乎古來自有此等賢人爲天子之師友不屑祿位

者其一言一動進止威儀皆足爲天下萬世法而非如世
俗所稱巢父許由卞隨務光伯成子高申屠蟠之流其在
春秋之末有若楚狂荷蕢長沮桀溺等亦是當世高士但
其自爲放廢混迹塵汙其羽不可爲儀矣故孔子或譏其
與鳥獸同群或譏其廢君臣之義或譏其果或譏其固而
未嘗一語以稱之者以其志之不可則而羽之不可儀必
也如孔子所云隱居以求其志孟子所云尚志方是此等
人物若嚴光之羊裘行釣終是狂奴故態豈可爲儀可爲
則哉三代而下惟有未出之孔明既歸之李泌彷彿似之

[illegible]婦不義少女從長男亦理之常故大過有老夫女妻之
吉惟說以動中爻皆不正則爲恣情滅禮以柔乘剛則爲
以妻凌夫故征凶无攸利
疑問咸止而說曰取女吉吉在取也其辭與男歸妹動以
悅曰征凶凶在征也其辭罪女
干寶曰歸妹者衰落之女父既沒兄主其禮子續父業人
道之終始
梁山來氏曰歸妹雖天地之正義但說而動則女先乎男

所歸在妹乃妹之自爲非正理而實私情矣所以名歸妹
位不當則紊男女內外之正柔乘剛則悖夫婦倡隨之理
司疑彖辭彖傳責女之不正也雖責女之不正却是教君
子之无用取此女也女子何知耻何足責乎大象則直戒
男之知敝而不爲也
雲峯胡氏曰卦曰征凶初爻曰征吉何也以一卦論則以
說而動故其征也凶即此一爻論初以剛居剛是女子而
有賢正之德者故征吉然在下无應非嫡也娣也娣雖賢
正僅能承助其君不能大有所行也故有跛能履之象象

如此而占吉以有德故也

訂疑古者嫡長女適諸侯爲夫人庶女從嫁而娣此恒禮也今初九以賢正之女而爲娣者以恒禮故也跛能履吉句相承也句相承正安其恒分處故吉否則爲小加大賤妨貴少凌長上順效逆矣何吉之有

楊誠齋曰諸爻言歸妹二獨不言者以二下卦之尊即妹之身也幽人賢德之稱言少妹之幽貞也幽則至静而不可動貞則至潔而不可渝皆陽剛中正之德也

九二　爻備之莊姜似之

初之恒二之常其德一也故爲眇能視其命一也

雲峯胡氏曰初九居下娣也六三居下之上非娣也陰柔而不中正又爲兑說之主无德之女也无德之女人无取之者故本宜須而反歸以娣也

林次崖曰愆期非人不我取乃我不輕許人而愆期也須者急須其人之取也遲者遲待其配之良也

雲峯胡氏曰娣以容飾爲事五君也豈假容飾以悅人者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良在德而不在袂也下三陽皆以女德稱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是帝之女而下嫁者也而不盛其服飾德之盛无以加於此矣故又取月幾望之象月幾望在小畜中孚以位言陰盛而與陽亢也在歸妹以德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

訂疑本義貴以德言程傳以位言程傳是蓋帝女位尊又嫁爲諸侯夫人皆是貴也其位在中是以尊貴之位而行尚德不尚飾之事尤人所難也

宗義孫質庵曰德之所貴者中故以中爲貴凡能把外面許多艶麗侈大的輕看須是內面有箇貴重善美的抵當得他過方能如此

訂疑承筐無實是因不歸而不備其貨也刲羊无血是因不取而不刲羊也若但云禮不備而已未足見其約婚之不終也

六爻本有陰陽之分爻辭通主歸妹言者以歸妹之無夫道也

訂疑王假之象傳訓爲尚大假有大意言王者當豐盈之日便有狹小前人喜功好大之意秦皇漢武唐太宗玄宗宋眞宗是也

象引豐之可憂者天運也勿憂宜日中者人事也人事所以保持天運聖人之責人謀如此

訂疑王假之不是斷句乃起下句之辭象傳即以此作句而訓假爲尚大此自孔子之說也

卦辭本義訓假爲至訓日中爲守常而不至于過盛此正

意也象傳訓假爲大訓日中爲照天下乃别一意乃孔子以己意釋經也然所謂守常者又非謂漢惠之荒于酒色曹參之日事酣飲而不復事事也身雖安靜无爲无所紛更而此心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所謂此心一日常周天下一兩遭孔子恐人不達日中之意而發此言有作用在内

程傳折獄者必照其情實唯明克允致刑者以威于姦惡唯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斷之象以折獄致刑也

胡雲峯曰凡卦爻取剛柔相應豐則取明動相資初當離體之初四在震體之始同德而相遇雖兩陽之勢均敵往而從之非特无咎且有尚矣

程傳聖人因時而處宜隨事而順理夫勢敵則不相下者常理也然有雖敵而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雖旬而无咎也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己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懷先己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一求勝則不能同矣

二爲離之主又得中正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陰柔不正故爲豐蔀見斗之象大其障蔽掩晦于明故日中而昏也

柔暗不正之主既不能下求於己若往求之則反得疑猜忌疾然則如之何而可夫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

訂疑豐其蔀一象也取諸人事也日中見斗又一象也取諸天文豐旆見沬倣此

雲峯胡氏曰日中豈有見斗之理謂之疑疾猶睽之載鬼一車也初之往上而從四也初以陽居陽而四又陽故往有尚二之往上而從五也二以陰居陰而五又陰故往得疑疾然二有居陰從陰之象固足以致疾有離明中虛之

彖亦足以致吉所以占辭兩及之孚發之反也發蔀之反
也

發發生也發動也時至則物雖枯槁亦自發生誠至則君
雖昏愚亦自發動此聖人下字之妙處

雲峯胡氏曰蔽愈大則見愈小沛之蔽甚于蔀故沫之見
甚于斗三剛正又居明之極可以有為上幽暗不足以有
為故有折右肱之象然非三之咎也　徵明揚之帝堯則
大舜雷澤之漁父耳徵明哲之高宗則傅說岩野之胥靡
耳蒙引云云發九三一爻極透

六五暗主在上二應而四承之所覩均也故皆曰豐蔀見
斗夷等夷也初四皆剛故曰夷當豐盛之時四以剛明之
才上承暗主已又居陰故不若資人以助已初剛在下而
離體至明之才上與已應四若資之宜其吉也

訂疑凡言位不當者皆是說本爻之失无指乘承比應之
爻者蒙引云近五闇主非也四與二取象雖同而四之德
與二則不同二文明中正四以陽居陰不正則其素行亦
有不足見信于君者矣此雖五闇而四亦有未盡善者故
象傳以位不當責九四也至于幽不明則指六五與二爻
同行也二字為何指下就同德

程傳來章指來六二徐氏胡氏同本義泛指天下之賢以
二五非陰陽正應故也然六二本義既云上應六五之柔
暗則六五云下應六二似亦不妨也

胡晨公曰五云慶譽者蓋能來章其效不止得美譽而已
實得用賢之利也象只云有慶者舉其重言之而譽亦在
其中矣

訂疑上非離體如何云明極反暗只是當豐之極而以柔
陰居之又性動之至好為窮大之事如後世昏主之所為
耳

十分乖巧庶人方做出十分呆癡底事上六之謂也

干寶曰紂後造瑤宮玉臺豐屋也紂多傾宮之女蔀家也
社稷既亡宮室虛曠無人貌也三者天地人之數也王者
之亡國家也必天示其祥地出其妖人反其常非斯三者
亦弗之亡也三歲不覿然則瑤宮之成三年而後亡國

旅 ䷷

疑問旅之時在順剛在麗明而其本在柔得中而能止原只一正而已故曰旅貞吉

潘雪松進曰旅不能不暫止艮爲主有隨寓而安之意旅不能以无附麗乎明有外比于賢之意處旅以此得正而吉也

剛指上下二陽明亦指上下二陽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旣不至過亢又不至過卑可謂善於持己矣而所依又得人止而麗乎明或謂內說外明是說麗乎明內止外明是止麗乎明非也如此則麗字反屬艮與兌而不屬離矣止而麗乎明者言內旣止而外又得明而麗之便是我之明矣

訂疑蒙引止訓靜專尚欠切實如訓止爲知止不殆之止則止爲不貪求之意曲禮所云將適舍求毋固是也如訓止爲篤實之義則如蒙引下條所云言忠信行篤敬是也

疑問愼刑如山不留如火君子體旅之象將體此山與火而已乎聖人之意斷不若是之无謂也聖人論事推本于人情旅時僑寓大抵人情所不樂而不樂之大者則莫如就理刑獄羈繫而不得歸者之爲甚故曰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獄事也獄必用刑用一不當而留之則民罷于郵罰累月終歲有不得反其故居者可痛也聖人思極人情至于此故令爲理君子洞明敬愼以用其刑速決遣之而不留獄使困苦无聊于外者皆得以歸寧其室家也東山勞役之詩曰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說詩者謂聖人推極人情之至於此矣[illegible]然論旅一不及旅而但象天山之止火之不留[illegible]故曰聖人之意斷不若是之无謂也

易喻云瑣瑣即猥[illegible]之意是自家行已如此非與人較量也詩曰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

訂疑初柔惡也上剛惡也孟子論好遊曰尊德樂義斯囂囂矣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惟尚志故也

六二本義旅之最吉者也通承三句胡氏專承得童僕貞非也然即次懷資皆可力備而童僕之貞則此心之所感也得童僕之貞信則凡百有賴而終无悔尤矣故夫子特申之

九三爻辭全與二反二即次而三焚二得童僕貞而三喪

二无尤而三則厲者二柔順得中三過剛不中故也過剛豈處旅之道哉

趙汝楳曰人不得安于家而安于次非得已也今又焚之已可傷矣夫旅由我非由童僕我能撫之使安焉如家始肯衛其主乃不能安之致彼有不堪行旅之心以此與下雖无棄僕之心其義則應喪也

疑問二曰旅即次即所次舍若故居也曰懐其資使所資用无不備也四曰旅于處不過得一寓耳曰得其資斧不過備一用耳而緊要未得稱心所以其心不快

九四云云公叅之仕豈聖人之本心哉

朱子曰亡字正如秦无亡矢遺鏃之亡不是如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而今只如這小小文義亦无人去解析得他

王者無旅旅則失位故五爻不取君位象然少康逃虞思之國宣王匿召公之家是亦旅也謙柔自牧文明在中可以說人心而回天命者其旅之六五乎

上逮二字正發明譽命之合一處譽人譽也命天命也人與天心本无二也人心之歸美上逮于帝心則譽之所歸即命之所屬耳

說統主羈旅之臣言則上逮爲君命

潘氏曰羈旅之極居高用剛始意甚快其如終何焚巢喪牛終凶而泣也于易者禍生于所忽而莫之察也

彦陵氏曰在旅而喪其童僕孰不曰人之无良也而聖人則曰其義喪不尤人也在旅而焚其巢孰不曰數之適然也而聖人則曰其義焚不怨天也故曰正已而不求于人則无怨所謂旅貞如此

巽☴

陸績曰陰爲卦主故小亨訂疑入之爲義取自外來而居于內之義凡自外來曰入自內出曰出

柔皆順乎剛之剛即剛巽乎中正之剛世有剛中正之大人柔可不依之以自立耶順者委心以聽命之謂也

蘇紫溪曰必中命而後行事重申命上商之盤庚周之八誥諄諄于言語之間唯懼不明且盡也聖人之心何心哉欲斯民曉然知吾心之所在而後行耳苟无其心而徒事命令之煩則元朔之詔不能回廉耻之風建中之詔不能戢强藩之弊雖申命何益耶

雲峯胡氏曰巽爲進退爲不果初處重巽之下性柔進退不能決唯臨事如武人之貞斯无進退之疑矣

胡康公曰天下事无不從心上做治天下之亂易治吾心之亂難故初在于自治其志所謂志者氣之帥也

又曰恭以近禮爲安若過于巽則爲足恭程傳云恭巽之過雖非正禮可以遠耻絶辱者非也九二剛中其心之懇到意之丁寧无非欲通其誠于五豈爲過謟乃禮之當然耳

九三當驕之時則必極亢當巽之時則必過卑所以可吝

象引六四陰柔既不得已之力无應又不得人之力而上之所承下之所乘又非陰柔之所能處因宜有悔矣然巽之時用柔能下則所承乘之剛非獨不之侵而反爲之助

雖曰无應而亦有應矣雖曰陰柔而實陽助矣

訂疑胡氏以三田爲三品非也龍氏謂三殺爲三品是初與四皆爲巽之主初進退不果而六四有三品之獲何也入純卦正位巽位在四故也

程傳貞非五之不足在巽當戒也既貞則吉而悔亡无所

不利矣朱子曰无初有終伊川說始未善是无初更之而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箇意思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知是如何看來又似設此爲卜日之占楪

程傳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已爲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解在蠱卦

郝京山曰九五陽剛中正居尊制命彖所謂利見大人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此也

王注上九處巽之極極巽過甚故曰巽在床下也斧所以斷者也過巽失正喪所以斷故曰貞凶

訂疑程傳正乎句凶也句象傳中從無此例不如本義平正

兌 ☱ 訂疑本義後一說乃言說也見彖傳愚謂兌之爲說以一陰在二陽之上爲喜之見乎外則柔外爲說亨明矣利貞非剛中而何程傳亦用註說見彖傳

註說而違剛則諂剛而違說則暴剛中而柔外所以說以利貞也剛中故利貞柔外故說亨

朱子曰兌說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剛中柔外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革卦就革命上說兌卦就說上說

胡辰公曰王道不令人喜一言說便涉驩虞故曰利貞貞者何也說本柔道而宰之以剛中是情依性而出天人之所共協矣既得民說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是以說而且勸也天勸民與民勸相去遠矣是以謂之大也

訂疑講謂討其理習謂習其事二者皆須朋友相資而後有相觀而善之益如習禮習樂習書習射之類必朋友相演習比試乃有進益象引云講習只是一件事講而又講非矣

宗義洹詞曰講習講而習之或一義而反復紬繹或衆論而參比協合使理致明白工夫真切則惟力以行之耳若獨學無朋則聞見孤陋一曲之學一時之見自誤且以誤人論語首篇即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即此義

陽居悅體則與性自暢在初无應則心无所係是其說也出于性情之正絕無偏黨之私所謂和而不同者也何疑累之有

余西明曰和非和說之和乃發皆中節之和卽所謂說以利貞者也程傚承亦云

張氏曰私係于近悔也誠于接物信而不妄吉自悔亡

此與程傳同程傳二承比陰柔說之則當有悔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說而不失故吉而悔亡本義則謂九二以陽居陰爲悔濟

雪松合程傳本義兩從之訂疑謂程傳以比三爲悔是

信志也諸家皆謂志存誠信游氏謂人信之訂疑華九四信志也謂人信其志也此云信志亦人信之也游氏說可從蓋孚兌者孚存于已信志者信存乎人由已有孚誠積于中故人亦信之所謂誠能動物也

程傳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也比于在下之陽枉已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之內爲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性陰下也

四陽居陰位未能果決故商度而未安雖介乎疾終能絕三從五斥陰邪而承剛正故有喜

此與傳及本義不同傳本義皆作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解

不必以九五作在上之明君六三爲在下之小人只是說在邪正之間猶如大臣之絕私黨而忠其君學者之遠損

友而親仁賢皆可喜也　商兌未寧正天理人欲公私之介不可不審也

案引有慶只申喜字意

上六陰柔能妄說以剝陽五若不虞其害而信之則將見剝于陰矣柔剝剛則剛危故有厲

雲峰胡氏曰說之感人最爲可懼感之者將以剝之者也況爲君者易狃于所說故雖聖人且畏巧言令色而況凡爲君子者乎

郝京山曰人主居崇高不與說狎而悅之者至其居說之

然也

張斐東曰致人就巳曰引蘇子所謂託於无求以爲兌渾然无跡无可容吾非刺政見其可畏所當防乎其防者也

光是好字而程傳訓說旣極而強引之長其无意味甚矣豈有光也中溪張氏謂九五陽剛之主不信上六之牽引故小人說媚之跡隱悔而未至于光顯誠齋楊氏以驩兜爲共工而堯吁僉言鷹鯀而堯咈比之俱非是

渙☴☵

象引假廟于渙言之者天下之渙者皆在所當聚自王者言此其最大者也觀大象可見雖曰事神寔與治道相關

利涉大川只是卦有此象遂著其占與益同例不必拘于渙易辭所取只是理象兩端王假有廟據理取利涉大川據象取亦有兼取者

按王註謂二以剛來居二四以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程傳謂九來居二六上居四雲峰胡氏及諸家多從之謂朱子雖有是疑而不及改正也但通就卦變說疑問訂疑辨之

詳矣

訂疑本義卦變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是也其云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非也諸卦六三三十有二其以爲陰柔不中正而得凶吝悔吝者二十有二未有以爲得九之位而取之者彖傳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謂六四以柔居柔爲得位乎外外謂外卦上同謂上與二陽同爲巽體也巽體三爻同爲木而在坎水之上同力濟渙以出險也朱子小註亦曰剛來不窮是九三來做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做三此說不穩却爲是六三不喚作得位

思按彖傳只云柔得位乎外不云柔往居外而得位也可以不就卦變言只宜以卦體言可也或以易之爲例剛與剛爲同德柔與柔爲同德无以剛柔相與爲同德者故因上同二字遂以六三上同于六四耳不知彖傳之例其言柔得位者三小畜之六四同人之六二及此卦之柔得位是也豈彼二卦皆以柔居柔爲得位而此卦獨以陰居陽爲得位乎大有六五彖傳謂爲柔得尊位特以尊位表之亦非謂其得正位也或曰依本義則得位二字難說依子說則上同二字亦難說曰巽之爲卦以陰從陽柔順乎剛

者也小畜巽體三爻同乃畜乾升卦初六巽于二陽允升大吉渙之六四與五上二陽同爲巽木上同二陽以濟渙出險何不可況卦之六爻雖四五得位故曰上同

疑問曰內坎主剛是剛來而不窮外巽主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分明俱是卦體不知何以又云卦變

訂疑不窮者一陽居中上下二陰則一陽可上可下而不礙也

胡晨公曰紫溪謂在中非廟中王者之心渾然在中所謂不薦之孚无言之奏是也與朱子本義不合弟王乃在中

言王者當渙之時當躬詣廟中聚一己之精神以聚祖考之精神耳若命官代攝人心愈至懈弛當看當渙之時與他時不同他時尚可命官代攝唯渙時則不可耳本義自確

雲峰胡氏曰易以巽言利涉大川者三皆以木言益曰木道乃行中孚曰乘木舟虛也渙曰乘木有功也十三卦舟楫之利獨取諸渙亦以此也

訂疑享帝立廟王者合渙之首務

合渙如救焚拯溺惢故下用拯二字隨下馬壯二字

程傳初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九二剛中之才也

訂疑本義九而居二宜有悔不如程傳在渙離之時而處險中之說蓋處險中者九二之所以爲渙也九而居二正彖傳所謂剛來而不窮者也何反云有悔乎

此須深味一奔字奔者急來之謂也在渙之時漂流而无定悔所必有也乃二以陽剛來居于其所爲當流離无藉之日得居險握要之長策渙必合而悔可免矣

九二渙奔其機有以初爲機者有以五爲機者不如本義九奔而二機也爲妥

渙其躬劉涵九曰无我

註與剛合志故得无悔疏曰內不比二而外應上九梁山來氏曰諸爻獨六三有應故无悔

宗義約說曰三在渙時獨有應與志在于外不有其私渙其躬之象也故无悔

此與注疏程傳同與本義異訂疑云勝本義又云程傳謂身免于渙潘氏謂以身濟天下之渙勝程傳

渙其羣劉涵九曰不黨渙有丘渙小成大

朱子曰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

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有朋黨不能混一唯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高故此等話說皆達其意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

疑問曰此爻正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其志上同全本公爾忘私來故爻著渙其羣之辭能渙其羣則功業所就自有超人一等者故云渙有丘匪夷所思

光大也光明正大

朱子曰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為象不為无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无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浹于四體也

渙王居註疏程傳皆謂居王位諸家多從之而意各不同本義謂散其居積荀慈明曰布其德教王居其所故无咎也訂疑從之未知孰是

叅義曰人君當渙之時所宜散者莫大于號令居積也散其號令則百姓因王言之大而知王心之一矣散其

居積則財散于上而民聚于下矣天下之大勢其有不合于一乎

建安丘氏曰三上兩爻陰陽相應蓋相援者也然三渙躬而曰志在外上渙血而曰遠害三欲其應上上不欲其應三何也蓋三處險內而應在外則為有所攀援而出險故三以有應于上為美上處險外而應在內則為所繫累而不能去故上以不應于三為善又易中以陰應陽則為柔待剛援以陽應陰則為剛以柔累是以陰爻應陽多吉陽爻應陰多凶也

註疏遂訓遠程傳本義訓惕訂疑却訓註疏儘通何必訓惕乎疑問遂出言遠出卽象傳所謂遠害之意上居渙之終故象如此若從小畜經文遂改惕字於此未安

節䷻

中溪張氏曰凡事有節則裁制得中可以通行而无弊故亨若節不可貞失中道也過而不節非中也節而至于苦者亦非中也苦則難行不可固守以爲貞也

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節則違性情之正非常經而不可久申屠狄之絜陳仲子之廉立節太苦不可貞也

訂疑諸卦剛柔分而剛得中者多矣獨于節言之偶見有此義而及之亦如艮之上下敵應不相與耳　剛得中專

指九五

胡辰公曰剛主裁制柔多縱逸剛柔均分固云豊儉適宜而必以剛得中爲言者節以剛爲主剛則能止剛尤易過故以剛得中明節道之善也　蔡汝楠曰剛柔分者自然之節剛得中者制節之人行之不節患无用中之人耳故王弼曰剛柔分而不亂剛得中而能制節不違中所以亨也此說亦可從

說統其道窮也窮字正與通字對

疑問時解說以行險曰人情易流遇險則止若此則以行

二字將安着落耶且此句繫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上分明
指節之善道言
訂疑蹠程傳制度二字是對天地之氣序說章程度數也
丘氏同象傳謂制爲度數則制字是用字度字是死字當
依象傳傷財害民蹠傳平對丘氏串說
胡屛公曰制數度似粗似末議德行爲精爲本然正不可
過分輕重德行是立身事數度是應用事由身以及用二
者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侯果曰制則斷裁議則斟酌非无節而蕩溢亦非苦節而
過抑也

訂疑戶居室之戶也其庭在戶之外門宅院之門也其庭
在門內
初九象傳以出處言繫辭傳以語默言此其大端也
朱子曰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就爻上推
訂疑本義上无應與此正是合之則兼于二何尤何凶之
有此句似贅蓋二離下而上正出濟離陽之時何以見其
不出門庭乎初二兩不出字從當節之時止而不進上取
之也象傳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下之六三之節上无位以節
之初終論中四爻爲有位之爻而二與三皆不當位六三
陰柔不中正九二以陽居陰亦不當位而不正故皆爲不
能節而凶
初去險遠上有九二而已不得位其視世之險亂猶鄉鄰
之鬪也閉戶可也九二剛中之才而又得位去險愈迫上
雖六三陰柔不中正不能有爲所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者九二是也其視世之險亂猶同室之鬪也救之可也乃
亦閉戶不出焉九二蓋无君臣之義矣
六三陰柔不中正非能節者兌說之極說極則悲故其象

爲嗟而其占爲无所歸咎也
安者順而無所勉强之謂當位故安得五故亨
訂疑程傳以道字屬九五而四承之楊誠齋張彥陵從之
本義只云上承九五自然有節重承上二字道字只作閒
字與上咎字叶韻耳蒙引從之按象傳々以道字與咎字
叶此通例也道字不甚重乾九三反復道也同人六二吝
道也此承上道也同
象傳九五陽中正居尊位爲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
以通節之正矣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

則有可嘉尚也

訂疑甘節對苦節以本身言往有尚以徵民言

程傳中則正矣此句有病九二亦剛得中者何凶乎居位即象傳當位以節中即中正以通象傳不言正者省文耳

宗義蘇紫溪曰苦與甘對甘節可以範一身亦可以範天下苦節不可以繩天下而僅可以繩一身蓋整齊天下者必顧其情之所安而度其勢之可行一以苦節行之則裁削太甚刻覈太過人必難堪而勢將廢格矣其何亨之有然人苦其苦而我自甘其苦者 戔之嗇可以共德硜硜之守可以寡尤何悔之不亡是故聖天子賢公卿不可无甘節之度士君子不可一日无苦節之心

中孚 ䷼

或問程子云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何朱子曰只看中虛中實便見本質之美中虛是无事時虛而无物故曰中虛若有物便不是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　一念之間中无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又曰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

程傳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于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鄭湘公曰仁及艸木言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動也信及豚魚言豚魚難信也此說儘明白

程傳以柔在內而剛得中爲釋卦名義而以說而巽孚乃化邦也爲言卦之用不如卦辭本義云云

蒙引木在澤上乘木之象外實內虛舟虛之象

訂疑彖傳釋利貞特著中孚二字蓋深明利貞二字特爲中孚言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君子貞而不諒小信害義故聖人深戒之卦辭蒙引乃以利貞二字當管上文謂感物不以正則爲違道以干譽涉險不以正則爲行險以

僥倖誤矣

胡炳公曰天者理之本然也信而正則合乎理之本然矣故曰應天

訂疑風能感水能應彼感此應有相孚之義故爲中孚諸家紛紛皆未免偏重

楊誠齋曰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若元惡大憝不在是典故四凶無議法少正卯無緩理

又傳中人志不定則惑而不安此二句說得極好

誠齋楊氏曰虞雖訓度亦防也書儆戒無虞警戒不虞是也邪不閑則誠不存家人之閑有家中孚之虞皆見于初九防家防心皆在初也故孔子皆以志未變贊之

鶴在陰謂九居二其子和之指五而言好爵爾靡是孺個都要這物事總是九二以實感九五以實應也好爵以爲爵祿之爵本義訓之懿德

參義物之相愛者无如子母之同心人之所慕者无如好爵之可貴鶴鳴子和者天機之自動也好爵爾靡者出於懿德之自孚也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又居說之極而與上九信之窮者爲正應以我之无恒應彼之不通是以不能自主但見其作止哀樂之无常也

巽之正位在四六四爲巽之主又得正位陰德之盛也故爲月幾望之象下乘六三兩陰相比如馬之匹四居正履顯上承剛中之主下絕不正之朋故爲馬匹亡之象何咎之有

按馬匹註疏謂六三程傳本義謂初九陰與陰爲類指三爲確也

雲峰胡氏曰六爻不言孚唯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合九二共爲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固結如此故其象爲攣如占爲无咎在九二則曰靡九五則曰攣皆固結不可解之象

訂疑本義鷄曰翰音出曲禮翰音登天謂其亢極耳同小過上爻

虞翻曰禮荐牲鷄稱翰音巽爲鷄應在震震爲音乾爲天翰音登天窮上失位有聲无實中實內喪虛華外揚

小過䷽

訂疑本義既過乎陽可以亨矣二句甚僻突不可曉愚謂名卦者以陰陽之多少分大過小過之名大過者大不得已之時有大過乎人之才爲大過人之事也小過者小不得已之時有小乎天下之心爲小小過人之事也大過之時大過之事謂遭天下國家之大變不可以常理處者如太征誅大興除大改革是也小過之時之事尋常小過乎中之時如文質之偏勝奢儉之失宜是也大過之才聖人也小過之才只是小心謹慎之人爾程傳紛紛不知何云本義既過乎陽可以亨矣又生支蔓蓋朱子原說中孚小過二卦難曉也

胡展公曰愚按小過之亨每謂就理而言陰固不可過陽就勢而言既過乎陽亦可以亨此說雖從本義宪于理有礙大過小過以陰陽多少分過之大小不必以君子小人言只以才識之大小言第大過之所以得亨者以剛之得中小過之所以亨者以柔得中也觀彖傳可見

訂疑小過卦爻辭不一例較諸卦尤爲難說別卦亦有兼兩說者或以兩義間說獨小過則兼數說且辭可游移而得之大抵此卦及六爻之占占者宜各以其事求之而學易者自當有一定之說也

蘇子瞻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囚陽于內謂之小過小過者君弱臣强之世劉石閭曰象爻貴承順而戒先迷故小過坤德也

黄正憲曰此小人衆而君子寡之時也可小事不可大事宜下不宜上无非要君子善藏其用

疑問曰卦具陰過乎陽之義曰小過陰者謹密陰過乎陽則其所爲謹畏周防之意勝而于理于勢有可以得亨者

但貴因其時合其宜不失當然之貞耳貞者何陽爲大陰爲小小其貞也陽爲上陰爲下下其貞也故據小過之才德則但可小事不可大事謀其小不謀其大可也又據小過之象若飛鳥然而所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居其下不居其上可也是所謂安其分之常協其時之當大吉之道也不然力小而任大德薄而上人未有不以大而獲戾者安所稱亨吉哉

易止陰陽二義凡陽剛的人鼓動迅㘯之意多凡陰柔的人謹密周慎之意多此卦陰過乎陽謹密周順之過常是

陰之過也此過却是極好事故聖人就是而與其亨然或
恐其恃此可亨之說不是分力而爲之則又未必得吉也
故又戒之以利貞而中之以大小上下之說
訂疑過恭過哀過儉畢竟是失中是亦過矣但非大過耳
疑問曰行曰喪曰用其關于吾身者不小然以天下國
家之大觀之則三者其小也以此三者言行做爲大恭爲
小喪易爲大哀爲小用奢爲大儉爲小行過乎恭喪過乎
哀用過乎儉則謹小之意多而張大之心少是君子所以
善體小過之象者

或問初六以陰柔居下[illegible][illegible]爲上而不下以致凶曰初六
陰柔不正而上應九四此如鳴豫之凶
訂疑其指二祖四也妣與君皆指六五臣初六也以家人
言之有爲二之祖者九四也有爲二之妣者六五也以朝
廷言之有爲二之君者五也有爲二之臣者初六也初在
二下故曰臣六二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祖而遇妣
也不進則不及六五而退遇初六是不及其君而適遇其
臣也三四二陽非其類故進則享過三四而遇六五也二
與初陰同類又在初故不進則上舍三四而下遇初六也

象傳臣不可過臣又以二言自二觀五則五爲君而二爲
臣臣不可過故不及其君也自二觀初初又爲二之臣也
梁山來氏可備一說蓋祖妣君皆指他爻不應臣獨六二
也
以不及其君爲无咎則過其君可知祖可過而君不可及
也過祖爲亢宗及君爲僭逼也
九三獨以剛得位是衆陰所欲害者若自恃其剛而不過
防則或從而戕害之其凶當如何也凡事雖不可過唯當
陰長之時君子之防小人不可不過爲之備也

訂疑小過之時宜下不宜上九三以過剛居二陰之上故
爲弗過防而或遭其戕九四以剛處柔不極其剛又能下
于二陰所以无咎往厲者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故又
因而戒之曰往厲必戒勿用永貞總之三四二爻剛失位
而不中不可大事故九三以弗過防而有或戕之凶九四
以弗遇遇而有往厲之戒也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取諸天道知其不可大事也公弋取
彼在穴取諸人事知其不可大事也
訂疑九曰陽上陰下此理之常六五已在陽之上也不足

[illegible]旣濟九

雙湖胡氏曰此爻與四正相反九四曰弗過遇之上六曰弗過過之弗過遇之者陽微而弗能過乎陰反遇乎陰也弗過過之者陰上而弗能遇陽反過乎陽也小過陰過而陽弗過之時故四言弗過而上言過四前有陰有相遇之理上已過陽无復遇之期故四言遇而上言弗遇亦可見也飛鳥離之取遠過之象陰過如此非陰之福也災眚荐至凶孰甚焉

旣濟䷾

旣濟事之旣成也此卽康節怡處其盛之意所謂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節

訂詁小者六二也六二爲下卦之主而方得時九五爲上卦之主而時已過故曰小者亨也

林次崖小者亨主天運不作小事解

程傳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亂生矣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于未窮不使至于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

雙湖胡氏曰剛柔雖正位雖當而氣機之運不可使一息或停譬之人身心火旣降腎水旣升可謂一身之旣濟矣然善于康濟者豈可使升者不降降者不升必如所謂靜極復動動極復靜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而循環無端焉而後可耳此夫子終止則亂之微意也

胡晨公曰旣濟本无患正惟无患乃生患耳患生于无每隱而不及覺故貴思思者思其終也患生于无又卒而不及持故貴防防者防其始也思以心言防以事言不思[illegible]

則不能豫防徒思而防之不豫思亦無益耳
初九之曳輪濡尾就目前言耳終必可濟也
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則以自蔽者也喪其茀則不
可行矣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
雲峯胡氏曰五雖與二應而不汲汲于求二者處既濟之
時剛中反爲中滿故也二欲自行其道不可得矣然五雖
不汲汲于二二守中正之道亦不汲汲然逐之數極則必
變道窮則必通不然喪但失其在外者逐則自失其在我
者矣震六二亦曰七日得者自二反復數之歷七數又值

二是二之所以爲中正者固在也中正可久廢哉
三居離明之極上在坎險之外故有高宗伐鬼方之象或
是高宗伐鬼方皆占得此爻故引之以爲象本義以爲六
爻皆然戒意然則此亦爲九三戒也三居離終火性易爆
況復以剛居剛聖人唯恐其失之躁動也故曰高宗之伐
鬼方也宜若易然然且三年克之其不如高宗者可知矣
小人勿用用小人則有躁動之失故也三代之兵未嘗用
一小人用小人是乎一亂而生一亂也聖人此意甚微故
于初則勉其戒謹于二則戒以勿逐于三則戒以小人勿

用蓋于既濟之時唯欲其持重緩進常如未濟之時
九三以剛居剛易失之躁故以高宗三年克鬼方之象戒
之六四以柔居柔有能豫備而戒懼之象矣譬如乘舟者
不可以无濡而忘衣袽亦不可以衣袽已備遂愸然不知
戒水浸至而不知雖有衣袽亦不及施矣備患之具不失
于尋常而慮患之念不忘于頃刻此處既濟之道也
註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　東鄰陽也謂五西鄰
陰方謂二
朱子曰楊子雲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

蓋十六日月雖缺更圓似生明之時畢竟是漸缺去月初
雖小于生魄時畢竟是長底時節
劉涓九曰不如西時反以見東鄰之過時福吉大來反以
形福吉之大去
誠齋楊氏曰上六以柔儒之資懷亢滿之志居治安之極
如已濟大川自謂無風濤之虞矣不知濟其一又遇其一
求載而无宿舟求涉而无善游褰裳馮河濡至于首則溺
其身可知矣

未濟䷿

雲峯胡氏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未濟之象也无攸利未濟之占也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易不可窮故也未濟之時其花未開之春月未圓之夜乎天地不交為否否不曰亨否不通也水火不交為未濟非不濟也未焉爾故曰未濟亨未濟水火之不交而坎男居離女下又男女之交也況既濟下離互坎上坎互離既濟之中互未濟未濟下坎互離上離互坎未濟之中互既濟非唯見時變之相為反覆而水火互藏其宅復于易中見之

程傳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唯在慎處狐能渡水老狐能疑畏故履氷而聽懼其陷也小狐未能慎畏故勇于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既不能濟无所利也

節齋蔡氏曰既濟之後必亂故主在初卦而亨取二未濟之後必濟故主在上卦而亨取五

胡辰公曰愚按小狐汔濟未出中者就天變言既未出乎險中濡其尾云云者就人事言敬慎之心終始又不相續似天下事終于不濟而已何亨之有不知卦之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可與同心協力終于克濟此未濟之所以亨也特在人之繼其終而已項平庵曰于无攸利之後復言剛柔應者覆解上亨字意也

訂疑既濟之思患豫防象火之為患而儲水于上以濟之也未濟之辯物居方象火上而水下各遂其性之宜不相射不相息也

進齋徐氏曰既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下卦離體明也明則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則雖濡尾亦終濟矣故无咎未濟之初才柔不足以濟又下卦坎體陷也陷則冒險以進而急于求濟不知未濟之義則至于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吝

訂疑九二雖以剛中之才上有柔中之應似得行其志者然當未濟之時坎體在下性潤下而不上六五離火炎上而不下交故為曳輪之象然剛中之才无終廢之理能自守而不輕進終必得行故曰貞吉傳與本義不切未濟凡九二應六五者皆可用之而不止此卦為然矣

前陽劉氏曰六三居險之極未能出險且陰柔失位才不足濟又進求焉凶可知矣烏能涉夫難乎既曰未濟征凶

又曰利涉大川文義相背本義或疑利上有不字爲得之大抵未濟下三爻皆未能出險三與初爻皆陰柔才不足以濟險九二剛中才足以濟險時未可進守正則吉以此推之三非利涉可知矣

王註九四處未濟之時而出險難之上居文明之初體乎剛質以近至尊雖履非其位志在乎正則吉而悔亡矣其志得行靡禁其威故曰震用伐鬼方也伐鬼方者興衰之征也處文明之初始出乎難其德未盛故曰三年也五居尊以柔體乎文明之盛不奪物功者也故以大國賞之

誠齋楊氏曰既濟伐鬼方而憂其憊者既濟之世利用靜也未濟伐鬼方而得其賞者未濟之世利用動也

六五王註以柔居尊處文明之盛爲未濟之主故必正然後乃吉吉方得无悔也夫以柔順文明之質居于君位付與于能而不自役使武以文御剛以柔斯誠君子之光也付物以能而不疑也物則竭力功斯克矣故曰有孚吉

說統有孚飲酒非是盡諉天命正是人事已盡所以信得過耳若放縱不反浸不事事飲酒而至濡首信非所信矣天下事何由而濟

[illegible]濟九曰有孚于飲酒是佚命濡其首是失義亦不知節

[illegible]

卜[illegible]濡汭无如尾何史記春申君說秦昭王引易

[illegible]其尾言始之易終之難也韓詩外傳云官怠于

宦成病加于小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西溪李氏曰天地之道不過乎陰陽五行之用莫先乎水火上經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

厚齋馮氏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示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

周易滴露集貞部終

跋

先君好學嗜古本於天性自經史詩賦以逮二氏之書罔不殫心研究通籍以來手不釋卷寢食俱忘中年潛心周易凡諸家疏義披覽靡遺爰集衆長刪繁就簡折以己衷手自鈔錄十易藁始得成書易簀之際慮家貧不能付梓囑拭貯藏於家拭深懼湮沒弗彰有負經營苦志勉力剞劂公諸同好其於羽翼聖經津梁後學或不無少補云昔

康熙己巳清和月平原張拭謹識

周易滴露集無卷數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張完臣撰完臣字艮哉平原人順治乙未進士是書皆訓釋文句不及象數大旨取朱子本義爲主而附益以諸家之說於吳𤦹訂疑蔡清蒙引姚舜牧疑問所引尤多間亦附以己意所注僅上下兩經而無繫辭以下蓋用程子本也

周易疏略四卷首一卷

〔清〕張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五經四書疏略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疏略四卷》提要

周易疏畧序

易爲天地鬼神之奧此至言也而學者或泥象或測數或拘理往往得其半而失其半故註疏多家而實證者少也然卽三者以求得理爲本而象數皆在其中又或托之談論揣摹則亦並其理而失之矣升也積疑有年無從請質歲庚

卬上蔡

仲誠張先生來遊林慮升以

地主之義得聆謦欬其講

學簡易平實言言皆出自

躬行深造不蹈襲前人支

辭而精思妙解每立一論

使孔孟之旨躍然幸不卽

鄙夷升因示以所著易疏

卒業之餘乃知學易眞傳

確乎在此於是謀梓以廣

其學使後人有所依歸梓

成聊述敬受之意以序之

曰易以變易從道而參也

數也占也無非道也但六

位生乎時時存乎幾幾則

微矣介乎吉凶悔吝之間

占之者奉四聖人之教卽

其神而體之於身無非從

道以用易而已矣善乎

先生之說易也專以孔訓爲

至使羲文象數當體呈露有云乾行健須要行豈是不行便謂健又曰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若不行此四德則亦何可曰乾

元亨利貞乎一部易疏雖各卦各爻皆有所發明而要以此爲統宗會元之門故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乃孔子敎人學易

之大旨而孰知以一行字爲終身之服膺也知此一行則象者擬此行也數者條此行也占者决此行也時也幾也則行之豫也吉

凶悔吝一準諸道術數不得而亂之三百八十四爻盡圖書之變化盡日用之酬酢所謂天地鬼神之奧葢寓諸庸德庸行焉耳昔

先生曾宰內黄迄今召杜之
頌不衰升來治林邑方切
請益而乃更聞其談易也
高山景行敢不自勉然後
學未識何敢云序

先生之書抑以志其歲時而
無敢忘也云爾

石城後學陳如升拜撰

周易疏畧小序

憶昔超化山中側聆
仲誠張先生教益年餘凡飲食
言笑以及杖屨所至在在提
撕曾讀所疏周易出自
先生心得一遵尼山大旨即卦

即爻以理解象數盡洗牽合
附會之習覺自韋編以來易
學久晦得
先生疏畧使日用動靜森列卦
爻廣幾乎吉凶與民同患者
矣乃知尼山十翼是從三絕

後談前聖之精微顯萬世之
民用象數互開當身實體而
索隱於變互之交揆賾於老
少之數或支或誣或泥或肆
自爲懸解究無益生民毫芒
之用則亦何必嘵嘵焉強誣

易哉惟
先生身闢堂奧獨掃塵蕪得而
讀之莫不心服豁然益大易
現前本無疑似但非
先生之睿思故率不得其平實
耳御衆佩服久溪以吾耕滏

水未能抄藏書奉且
先生虛懷不自滿足携稿遊止
尚多所增改務期刻符尼山
以是不能追隨身承口受者
葢竊竊式瞻於茲四年矣歲
庚申仲冬御衆過林慮訪吾

鄉
龍昭使君幸得睹其梓成此書
浣手捧讀宛然超化山中親
承 先生色笑時也然則使
君爲功於 先生卽爲功於
前聖卽爲功於天下後世之

學者使君固知
先生與徵君先師爲老友又知
御衆久服　先生之教因囑
以序是以不敢自外又仰體
先生誨人不倦之意聊綴數言
如此

康熙歲在庚申仲冬望後二日
石城後學趙御衆拜識於林
慮公署東廡

周易疏畧序

西漢易有六家施氏孟氏京氏梁丘氏費氏高氏獨費氏之易以彖象文言繫辭解上下經而其書不傳矣明季有孫北海著孔易頗聞其説仍是時人講章之意而强牽以異其名耳近年上蔡張先生有周易疏畧悉本孔子十翼之説以解經文王彖辭即以彖傳之文釋之周公象辭即以象傳之文釋之彖象傳之所釋有未盡則合參于繫辭説卦序卦雜卦諸傳以釋之務使孔子十翼之言無一

不可爲訓經之語務令羲文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及經首諸卦圖并河圖洛書之義無不符合于孔子之言于是孔子賛易之功益彰而程朱易傳本義所未盡者至此益備焉自宋以前治易者或拘于象數流于讖緯至宋儒出而微言大義始得夫四聖之心傳然宋儒以前爲象數之易猶從羲文周孔之易而説之不離乎卜筮之用也宋儒以

後爲講章之易則從宋儒之易而說之特以爲應舉之用而已前此之弊固舉末而遺本後此之弊遂循流而忘源今張先生之易則直從孔子之易以說之孔傳所無不敢妄增孔傳所有不敢稍畧如謂孔子之說有不可易則張先生之說亦爲不可易愚非阿所好也其書具在是非終不能揜好學深思之士試潛玩之可乎

蘭陵後學王渭謹識

易序

易畫於包羲衍於文王發揮於周公訓傳於孔子至於孔子易大昭矣自生民以來未有聖於孔子韋編三絕然後十翼訓易務明之也務盡明之也存其言而不繹繹其言而不盡輒自爲一說必有乖其是當彖象文言皆切實訓詁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又綱明目張一字一言不可增減移動本平實者求以險隙則已失本精摯者求以膚諺則莫循大哉孔子學易迄老留此篇簡體天地萬物之撰宣伏羲文王周公不傳之秘垂告天下萬世統此一易即統此一說與之異同而不肆力何敢已乎夫易者所以明變化也天地變化爲萬物作易象之則六十二卦皆乾坤之變化也故曰易經辭爲書所以教學者平時觀象玩辭可以達天地萬物之理而概從道臨事觀變玩占可以決吉凶悔吝之幾而尊所學

於從道者一身備萬理不可不反身求其誠也專所學者一事具一理不可不隨遇守其道也乾天也故四德全坤地也故得其半六十二卦人情物理也故變而化之歸於一正占得乾而不以天德自全不占可也占得坤而不以地道自盡不占可也占得六十二卦而不以人事之變化成素位之學術不占可也故易者道也占者決也決於從道者學也易以道示无非天地

中正之則故不可以貳占以幾決何啻大聖人起而教我故不可以疑使其尙有疑貳必其蔽於物而移於習也則亦以學勝之而已矣老聃曰易以道陰陽程伊川曰易者變易以從道朱晦庵曰易爲占也張橫渠曰易爲君子謀非爲小人謀也合四子之言則大得爾譚陰陽而无與於從道於是易高遠而不切於人事之實從道而无事於占於是易泛廣而无補於臨事之惑用之占而不以道占不以學占僉壬姦雄皆欲資其私智於是易流爲術數而君子亦可以不尙矣沭不敏學之者八年於茲庶幾尊信孔子乃始有舒厥心集其說成稿然日必有攺要求符節於孔子之意不爽毫末而猶未得也蔽俟高明參商有得則更訂非敢日遂已也

康熙十一年五月十九日甲子著蔡後學

張沭識於白龜圃

周易疏畧小記

古易諸家述之甚詳可從茲仍今本彖象文言俱繫卦爻之下者先儒自費直鄭康成輩所取伊川本之為易傳於義无裂且便檢閱

彖本孔子之釋卦也象本孔子之釋爻也先儒多以己說屬卦爻之下而後復詮彖象之言合則已複不合則已棄今一本孔子之義解易彖象明而卦爻亦无他說矣自不得不以卦彖爻象相屬惟乾坤文繁終有不使仍從舊本

易疏大義一本孔訓程朱及蕭先儒說有足發明孔子之意者悉取入悖者不錄惜不便盡著姓氏古今解易不下百數家豈獨无過遵孔傳者沝不及見矣費直以彖象文言諸傳參卦爻亦不得其書聞見之狹厥有遺憾

善說易者无過於朱子入於易多能信而朱子獨能疑疏玩大全朱子往往曰這解不得又謂易多難說又謂只得且依伊川說沝疑其所疑求之終不得釋諸孔訓恍焉來告敢曰獨信

河圖孔子唯謂為大衍之用弁未及於畫卦洛書則出沝之胸臆然亦從孔子天生神物一節得之

學易之法備載孔子繫傳首節後學失此猶閉門求入沝於變化无方之道而斷然若有柄之可操塗之可由者特此而已他傳又從而言其詳皆為佐證要之學者生孔子之後皆无煩勞也

六爻有定位初民位二賢位三過中之位四臣位五君位上君外之位六位包盡天下之人而為之定其分六十四卦包盡天下人所處之遇而為之盡其變故孔子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又曰列貴賤者存乎位又曰初難知民故難知也曰二多譽明乎

為賢也曰三多凶承上摎下過中也曰四多懼近君也曰五多功君也曰上易知顛盡故易知也此位若稍參通即有疑義先儒不甚拘而近此人且指二為臣位失之遠矣此重應輕比之誤如師豐豫一二卦稍異隨卦消詳耳

學者每談易多問卦變此沒要緊處六十二卦皆從乾坤變化來此最要緊故第一語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坤易之門乾坤易之緼乾坤毀則无以見易如此便了

筮蓍占斷之法具見孔子繫傳孔子於易已極繁言豈獨於此要處反畧有謂太卜所掌今已失傳恐是過求於易猶未離乎近今術數之意也分掛揲扐之說既詳至於斷吉凶則曰存乎辭再於剛柔比應象形變化一節及旨遠辭文曲中肆隱之類推而求之鳴乎盡之又焉有奇術哉左傳載諸斷例頗見此法考洪範貞悔似可疑儒者引據左傳貞風悔山僅作體用義殊謬但沝直據孔傳解之曰吉凶者貞勝者也又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凡占有吉象求其正固而守之為貞占有凶象求其不正悔而改之為悔貞遷善悔改過此所貴占也益周易之前辭義未具直有如此占法迹文周具辭每卦每爻各有明斷要无非貞悔之義而已矣左傳本謂蠱卦風得其正山得其悔非謂內卦貞外卦悔也學者既失自反求正之實僅求作事有應之迹論易遂全為命數无與八事此體貞用悔之論昧於義理前知何益自孔子贊易道極炳著奈後世習氣已深終不信不及談理者其於易不占有之占則終不離於流俗吉凶之說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六十二卦皆乾坤之變過六十二卦之吉凶皆元亨利貞之得失也豈俗說之謂乎

嘗考周禮太卜掌三兆三易三夢之法兆夢頗詳於易但曰掌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卷八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筮更二曰筮咸三曰筮式四曰筮目五曰筮易六曰筮比七曰筮祠八曰筮參九曰筮環雖无多義不似闕落要以易之占斷悉明於本册矣

學易无過先玩辭時已學其无過於平日動玩占時又即事以學其无過如乾卦便要元亨要利貞要乾初爻便要如乾作潛龍要勿用卦爻俱一如此學自可无過若夫有疑而占卦得一爻則所命之辭即如天所命之即如義文周孔起而教之我生亦人耳何幸得聞天訓我生千百世後何幸得聆聖人之訓悖天不詳違聖必咎急切遵而行之再无不驗又非謂必吉无凶陰陽之理合當如此雖凶害亦每自得此所謂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元亨利貞即仁禮義知潛龍是隱道脩此仁禮義知也若世人占得乾卦都置不論直想大通占得初爻以龍自認而不知所以潛脩不做功夫直待效驗有是理乎例此學易自无用處占亦无驗處故自京房陳摶康節輩但借易卦陰陽另起世應泰甲旬裝神將方得響應耳噫嘻道已不同矣

河圖

河圖中數二十五外數三十以中五五之數衍外九六七八之數而歲功成著德神故聖人用之以大衍傳此圖著於易之首賴甚垂也後世模糊久矣

世傳包犧府龍馬出於河背負此文以單雙分陰陽後人別之以黑白便玩索也

單天象也雙地象也一三五七九皆單二四六八十皆雙故孔子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陽地陰陽唯氣陰有體氣一而不可爲二體可以二而間之萬物所以无不得天之陽氣以資始者天一故也萬物又无不托地之陰體以資生者地二故也一二猶牝牡也一足以畢天之道二足以盡地之理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者則一二之數所參兩也一能爲參二能爲兩一參二中爲三兩其二則四一參四中爲五兩其三則六一參六中爲七兩其四則八一參八中爲九兩其五則十故凡參皆天凡兩皆地一三五七九之數以五數計之是五箇五數故孔子曰天數五二四六八十之數以五數計之是六箇五故孔子曰地數五用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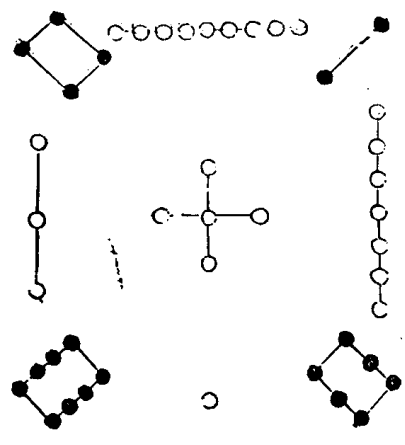
地之理數不越乎五而已矣然其五則各有位置之處一四三二五十位乎中陰陽相得各配成五以合天數九六七八位乎外陰陽相得各配兩五以合地數故孔子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既相得有合即不分論天數地數止論內數外數內數天地中氣之數也中氣不可以不足五其五數乃極外數天地外氣之數也外氣不可以五齊九六七八兩五於中而不見數乃變內數五五二十五中極之數太極是也外數六五三十極變之數兩儀四象是也

五數既立其極中正爲則兩儀儀之四象像之皆發揮此中每一數皆成五數又發揮此極每一五皆成五五五其九成四十五五其六成三十共計七

十五數五箇七十五共計三百七十五數退去原數九六一十五共止實數三百六十成一歲之數也五其七成三十五五其八成四十共計七十五數五箇七十五共計三百七十五數退去原數七八一十五共止實數三百六十亦成一歲之數也此天地變化之道鬼神流行之迹有然文王察知此數則而象之作爲大衍之法內外相倚而卦以立居然天地之變化也動靜相形而吉凶見居然鬼神之流行也故孔子曰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法如何取中數二十五以五五衍陽則二十五其陽以五五衍陰則二十五其陰弃衍陰陽不得不用五十故大衍之數五十兩其中數也其用四十有九去其一又掛一不算者即退去九六七八原數也論體數一當十五二十五數去一已足三百六十之數論用數兩

其中數二策止當十五故去一掛一方符三百六十之數此加倍之法實用止四十八策二十四其九二十四其六正合三百六十當期之數成易之變化而行易之鬼神此河圖所以爲神物也非聖人其孰能測之哉故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此之謂也則此圖者察其理爲曆象之祖衍其數爲蓍德之神自古帝王所以與天地鬼神爲徒者恃此而已故孔子直註以大衍而不及他世儒牽合畫卦本此誤矣孔子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自有明訓定欲牽合不第失畫卦之本而聖人成變化行鬼神之能事浸失傳矣

洛書中數五外數四十以中五準外五四方八面皆成三五之數天則以和八情以平聖

洛書

人因之以明吉凶著於易之首係至重也後世仍與河圖同論義不切矣

世傳大禹治水洛出龜背負此文以單雙分陰陽後世別之以黑白耳又謂出伏羲時

洛書天地之中道也中不外乎五五如十字天平懸中以準四外務无軒輊故上下左右四隅四邊皆成十五為三五之數三者三極五者合中言乎天地人之數同歸於中而已故一二三四不足之數六七八九有倚之數皆謂劑之五以合乎中二四六八之陰一三七九之陽皆冲和之五以合乎中天地有是道所以亘古元吉也以之理身心无作好无作惡聖人之德以之理家國天下无陂辟无偏黨聖王之治而陽居五正陰處四偏何也陽數中實陰數中虛中實者剛中虛者柔剛者常伸柔者恒屈此所以明剛柔定貞悔別吉凶而基大業也

河圖者易之本孔子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是也洛書者辭之本孔子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也

河圖之數所以明天地之變化於蓍倚數取之孔子曰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是也洛書之文所以明陰陽之吉凶以彖爻繫辭取之孔子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是也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五正乎中中之義也一九三七正乎方貞之義也五陽通達吉之義也四陰間隔凶之義也四隅處而雜氣悔吝之義也上下兩旁四隅其數鈞通不分陰陽不別善否不異內外不量多寡變化之義也易之所以倚變化者用此道也

有剛有柔有中有偏有正有邪各安其位聖愚分貴賤定而八方以寧易僭其位顛倒聖愚而混貴賤大亂之道也是故六爻之貴中主德也六爻之扶陽為正也六爻之

抑陰為柔也為偏也為雜也有間而俾不光大也

觀洛書之文君子尊小人卑為善吉為惡凶已自天而定之矣可以知天可以知鬼神然則君子小人生而定乎非也剛柔示其象正隅虛其位剛能柔克柔能剛克性也趨於正則正趨於隅則隅學也此其所以為易也

洛書四十五數上下兩旁四隅四邊皆十五數成九六七八者何是陰陽老少俱得中也故周公用九六作爻以明吉凶歸於中焉用九六不用七八者何用其老者為動也用老舍少動靜相形爻乃生焉爻者動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

正乎中以統外者乾也正乎東者元也正乎南者亨也正乎西者利也正乎北者貞也居四隅者間氣也所以維之也

一陽藏於冬盛陰著於外凶之象也而吉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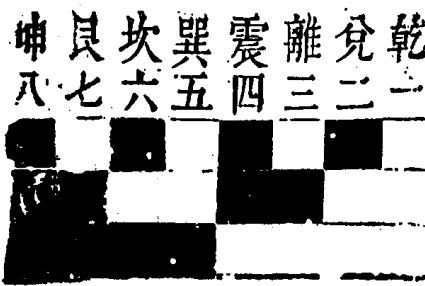
學三陽生於春盛陰漸減趨於吉矣九陽發於夏微陰不可見吉之象也而凶萠焉七陽消於秋盛陰漸生趨於凶矣雖六八處北東而君子不謂之凶九七處西南而君子不謂之吉其九六一十五七八一十五天地之劑量然也

觀河圖可以立大行觀洛書可以斷吉凶觀河圖可以識天道流行變化之義觀洛書可以識人事得失從違之準此圖書所以分體用也備仍以陰陽合化奇偶匹配之理以統洛書則不知洛書者矣

河圖有天之象播五行於四時其氣圓洛書有地之象布奇偶於八域其體方天體陰陽地體吉凶而圖書相須矣

河圖體數也體不可以不備故數必十洛書用數也用則生於有闕故數九不備不成乎體不闕无由有用天事常備故常靜此十之无異於一也人事常闕故常動此九之不得有十也故天道不可有闕靜體陰陽而人事多有不備動分吉凶

聖人資稟中和道德完備中五是矣而其他剛柔多寡之異齊亦不足爲病有聖人建中於民立之準焉九去其四一益其四七去其二三益其二剛皆得中也八去其三二益其三六去其一四益其一柔皆得中也二取九之三四取九之一六損一與一八損三與一剛柔皆得中也教者如是以爲教學者如是以爲學變氣質以就中正則吉不然則凶

洛書以一中定八方開九道可以分土建邦可以均田成賦可以抑強暴安煢獨

伏羲原圖以奇偶分陰陽今因後六十四卦圖繫卦書之經上爲不便故兩圖并以黑白易之寓其義耳

包羲俯仰觀於天地鳥獸之文近取身遠物於是始作八卦卽此圖是也蓋一理判而爲陰陽有此二義畫兩儀之儀者體也太極无體故也陰中又有陰陽陽中又有陰陽析而爲四可擧而象之象者像也有體則有像故也有象必變變亦一陰一陽也故又有八卦卦者變也理至於變畫矣故八卦終焉

伏羲初畫卦時自下而上先畫一畫又畫一畫及至第三畫而八卦一時俱成矣何序之有然以理言之陽先陰後不容不首乾而尾坤是固非畫卦之次第而陰陽之次第也

一奇畫也中通不斷者象陽陽生氣也天下有生氣而中可斷者乎合天地間无非此

氣所生渾淪不可窮究不可摸索不可破

與故其象如此

一 體壹也中斷不逆者象陰陰成體也天下有成體而不可以中斷者乎合天地間无非此體所成窮究之則有際也摸索之則有逆也破裂之則有分體也故其象如此

☰ 三陽並健故名曰乾乾健也其卦老陽其體純剛其象為天純乎陽剛而至健也

☱ 一陰說二陽之上故名兌兌說也其卦少陰其體少柔其象為澤陰柔之物乘陽氣而析析向榮也

☲ 一陰麗二陽之中故名曰離離麗也其卦少陰其體少柔其象為日為火皆陰麗陽中而明也

☳ 一陽動二陰之下故名曰震震動也其卦少陽其體少剛其象為雷陽伏陰下而奮起也

☴ 一陰遜二陽之下故名曰巽巽入也其卦

少陰其體少柔其象為風陰承陽而遜於下則陽納陰也

☵ 一陽陷二陰之中故名曰坎坎陷也其卦少陽其體少剛其象為水陽陷陰中不得出也

☶ 一陽止二陰之上故名曰艮艮止也其卦少陽其體少剛其象為山止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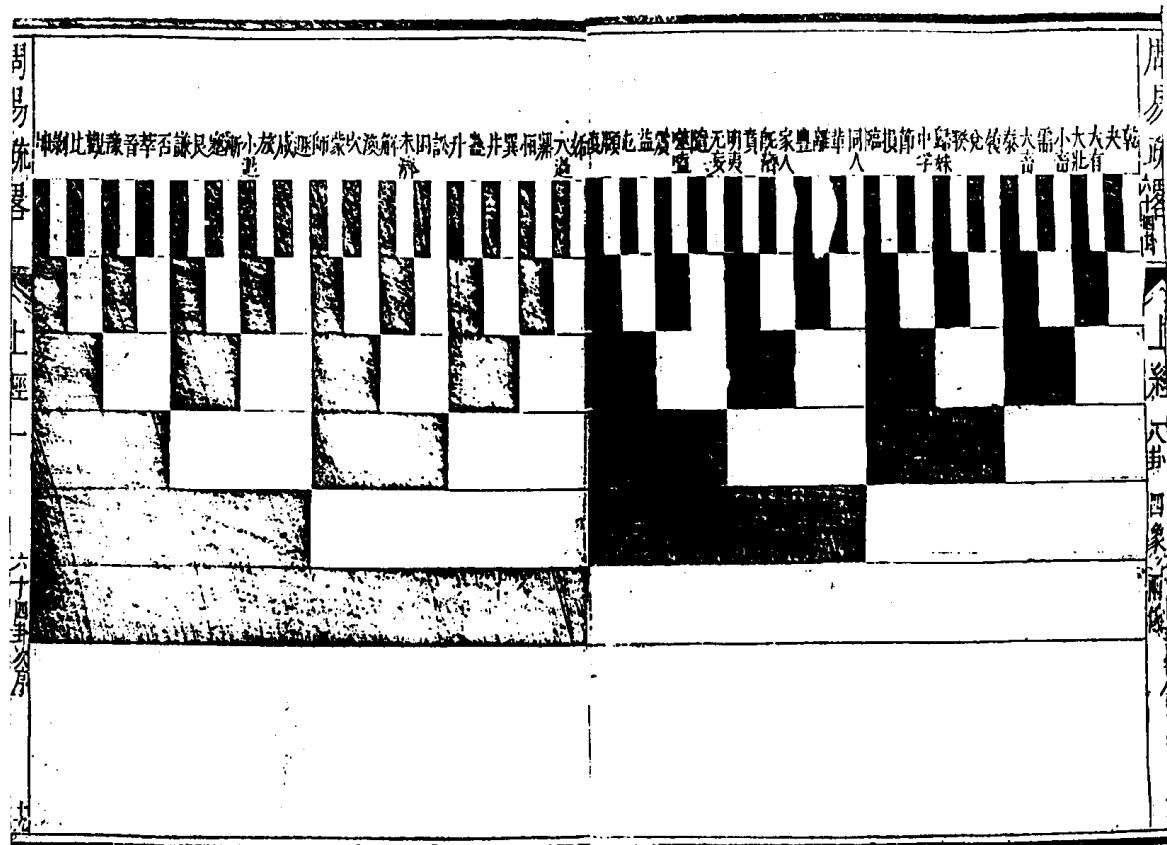
☷ 三陰並順故名曰坤坤順也其卦老陰其體純柔其象為地純乎陰柔而順乎天也

伏羲八卦方位圖

乾一 兌二 離三 震四 巽五 坎六 艮七 坤八

孔子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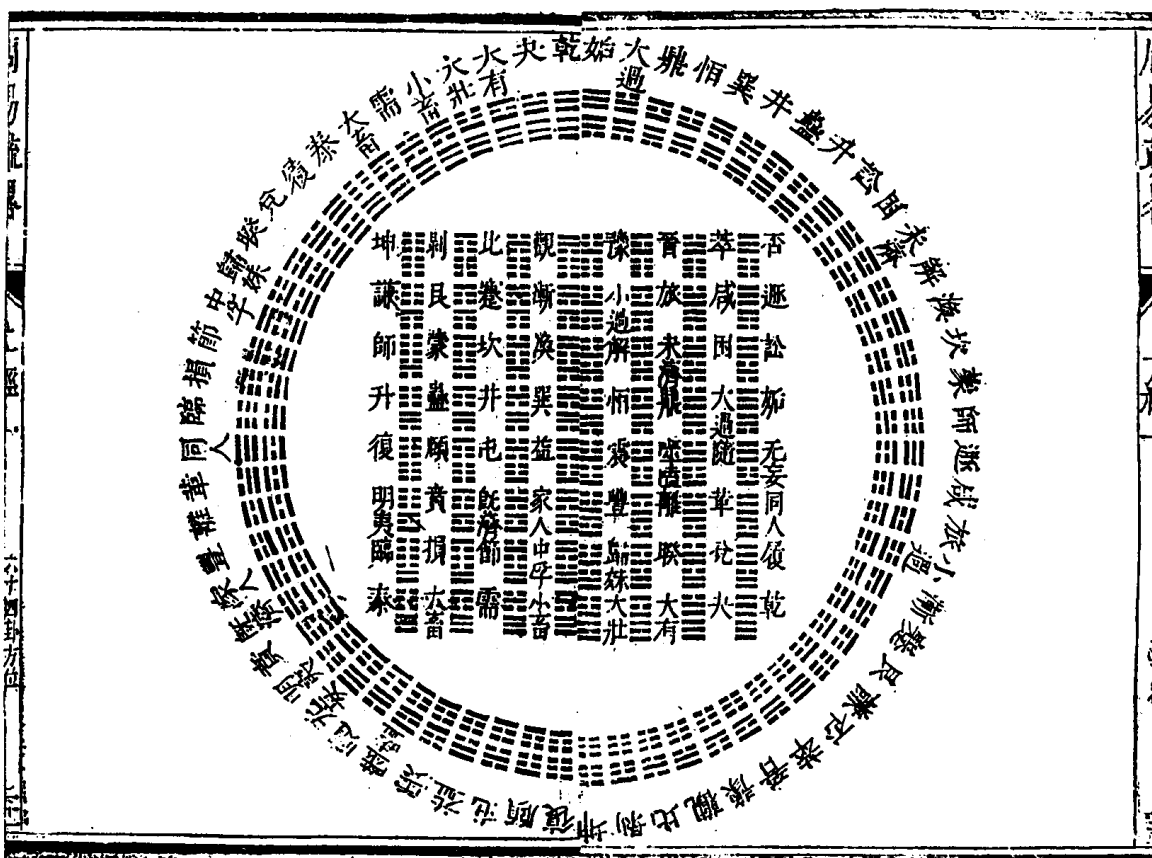
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兌巽艮以居四隅自震至乾為順自巽至坤為逆八卦之初本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橫列一行次而已伏羲乃又從中截斷一仰一俯以四續八以一續五搆為環形遂兩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而八卦相錯矣自八卦既錯由體達用一順一逆合天地之運行自坤而往動於震麗於離悅於兌盛於乾為春夏此天地之順氣生物者也自乾而來入於巽陷於坎止於艮藏於坤為秋冬此天地之逆氣成物者也當數往時即已知來有順必有逆有生必有成是故易逆數也可於其先而即逆知其後也以吉生者以吉成以凶生者致凶成又何疑哉

乾居尊高之位而處外坤居卑下之位而處內六卦列居左右已有父母六子之義故文王以乾坤領六子而易以乾坤首六十四卦已於此圖見之儒者謂此爲先天八卦自文王卦位言之故曰先天耳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

前八卦次序圖即繫傳所謂八卦成列者此圖即其所謂因而重之者也下三畫即前圖八卦上三層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為八也若逐爻漸生則邵子所謂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由此愈生不窮者非正說也故孔子不言焉

必三畫而成卦天地人也因而重之兼三才而兩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

否 遯 訟 姤 无妄 同人 履 乾
萃 咸 困 大過 隨 革 兌 夬
晉 旅 未濟 鼎 噬嗑 離 睽 大有
豫 小過 解 恒 震 豐 歸妹 大壯
觀 漸 渙 巽 益 家人 中孚 小畜
比 蹇 坎 井 屯 既濟 節 需
剝 艮 蒙 蠱 頤 賁 損 大畜
坤 謙 師 升 復 明夷 臨 泰

外員象天陽奇之實體也內方象地陰偶之實體也員者乾姤坤復相因无節次故曰陽奇之實體方者復不續坤姤不連乾裂爲二體故曰陰偶之實體天包地外地居天中而行乎地中者又无非天也

員布者一陽生於北盡於南一陰生於南盡於北陽南陰北也方布者乾始西北坤盡東南陽北陰南也此陰陽交錯匹配之義也橫圖有天地之體无天地之用　八卦員圖有用未詳至於此圖无遺義矣

其始也六十四卦橫排一條伏羲將來分中截斷自乾至復三十二卦自姤至坤三十二卦以復續坤以乾續姤一仰一俯撐爲環形遂成此圖自復至乾數往者順自姤至坤知來者逆與八卦方位同而一歲四時十二月氣候節次无不脗合詳密則從此曆象之典測天之術莫有越於此者矣起復一陽至臨歷十有六卦而生二陽其

始陽之弱而難生如此自臨至泰歷八卦而生三陽其陽倍盛其進漸急自泰至大壯歷四卦而生四陽自大壯至夬歷二卦而生五陽夬五陽即北乾而生六陽皆氣加倍而進益急是順生之節次也起姤一陰至遯歷十有六卦而生二陰其始陰之弱而難退如此自遯至否歷八卦而生三陰其陰倍盛其退漸急自否至觀歷四卦而生四陰自觀至剝歷二卦而生五陰剝五陰遂北坤而生六陰皆氣倍加而退益速是逆斂之節次也

地氣自西北行東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斜貫圖中者是也此地之大綱也乾包西北坤包東南乾坤各障二壁自北而南數之自西而東數之皆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此地之細自也乾自西北而旋坤自東南而愛陽逆陰合左交接於東北隅地天

泰右交接於西南隅天地否而中方者則六少配合而長男長女又居正中此地之交緯維結於陰陽而成體者也

乾生氣之始坤成氣之終故山水之源起西北而滙東南品物器用亦莫不生於西北而成於東南故東南山游之富皆西北之氣之聚也西北之人純綱東南之人絶柔東北西南有剛者有柔者中州之人剛柔和焉正與圖相似

天之氣於何而附附於地无地即无天地之形於何而生生於天有天乃有地是一有俱有一无俱无本一物而有兩端圓布者即其行於地中方布者即其運於天上者也

天上一陽起冬至地下一陽起春分天上一陰起夏至地下一陰起秋分天之樞在南北地之軸在東西每歲二至寒暑往來天也每歲二時東作西成地也觀於兩復兩

姤而知之矣

天左旋地右折天左旋者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而乾而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皆自北進東東進南南進西西復北也地右折者亦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而乾而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皆自東進北北進西西進南南復東也是天氣自左而來施地氣自右而往承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之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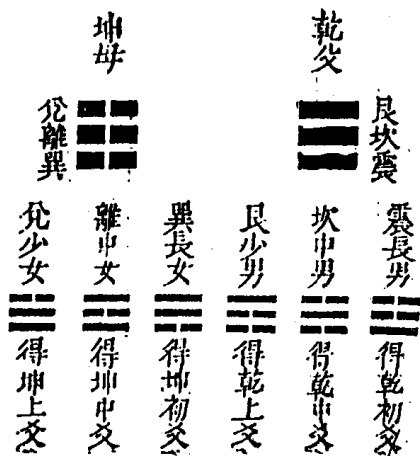
天地一男女也浹洽而无間而生生之道不窮然天體自員而運外地體自方而守內不相瀆亂然後知男女親而有別固天地示之矣

天地相交之處各有東西南北之殊故生物不同男女相構之處各有剛柔清濁之殊故生人不同其相交相構之處爲之也從乎地者也而所交所構之陰陽宰乎是者其性則一也從乎天者也

文王八卦次序圖

乾父　坤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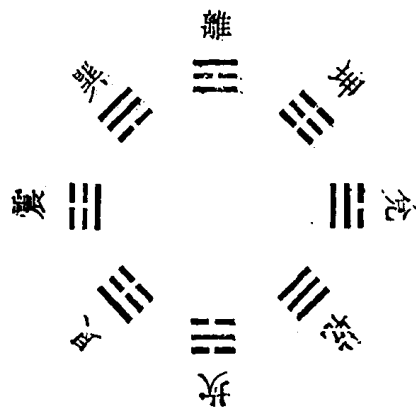
艮坎震　兌離巽

震長男　得乾初爻
坎中男　得乾中爻
艮少男　得乾上爻
巽長女　得坤初爻
離中女　得坤中爻
兌少女　得坤上爻

孔子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周易之所以爲周易也古有八索及連山歸藏二書連山首艮歸藏首坤皆未似伏羲之古故文王繪此圖以見六十四卦不過八卦八卦生於乾坤特首提乾坤爲父母以領六子象義明確而六十四卦之理已悉則首艮首坤皆无據矣細玩先天卦圖自是此意而周易可謂獲得之故孔子刪他書而存周易又從而繫之辭以贊之

巫曰門然

文王八卦方位圖

離　坤　兌　乾　坎　艮　震　巽

此表陰陽之成功以明五行之用播於四時之定位也就伏羲八卦推而求之已有此義文王特出而表之非自作一易也伏羲卦乾坤各居本位以用事六子各退處一位以聽命効用焉木火土金水皆不居其位而居其所生之位故不得有五行之名文王卦則陰陽老而退位六少進而用事矣羲卦者體文卦者用論體旣尊父母而卑子女言用則勞子女而逸父母故乾坤不退於生方而退於成方老之義也

老者以退爲用少者以進爲用當退不退非善用也天地不若是之愚當進不進非善用也天地不若是之息然乾退於西北賤懼之地其心仍勞而未嘗息也坤退於西南致養之地其事仍勞而未嘗息也

甚矣盛滿者不可居也居必凶故乾坤退而吉可知矣方長者不可不任事也廢事者凶故六子進而吉又可知矣觀文王後所

繫六十四卦辭周公三百八十四爻辭孔子十翼之義无非此理則周易大義固已盡於此圖中矣

河圖體也洛書用也伏羲八卦次序體也八卦方位用也六十四卦次序體也六十四卦方位用也文王八卦次序體也八卦方位用也而羲卦又爲文卦之體文卦又爲羲卦之用凡體皆生物之象凡用皆成物之象

周易上經一

張沐著

周易周之書名也易者變也言[illegible]變化爲六十二卦也乾坤象天地六[illegible]卦象萬物效天地萬物之理无不具而占之可以決占因伏羲易本有此義文王得之心而衍其義繫之辭而次第之周公又繫爻辭爲四名周易分上下經孔子贊易有彖傳大象小象文言繫辭上下傳說卦傳序卦上下傳雜卦傳爲十翼後儒編綴於周易之前後如今本

☰☰ 乾上乾下

乾元亨利貞

六畫卦也乾象也元亨利貞占也八卦六十四卦皆包犧所畫八卦名犧定之六十

四卦名文王取之皆以象卦者遂襲爲卦名焉占即古所謂彖辭文王依卦象之理而彖斷其義言占者應如此也凡占得某卦六爻不動及之卦所得以卦下之辭斷之三畫皆奇爲乾兩卦皆乾亦爲乾乾天也六畫皆奇其理純陽其象則大其體則剛其德則健天下萬物之理未有不本於天者故首乾而其占則即以天之剛健者取之爲元亨利貞元大也始也亨通也利利也貞正也乾本始物於春可見乾本亨物於夏可見乾本利物於秋可見乾本正物於冬可見占者得此體剛行健須要元如春之生須要亨如夏之長須要利如秋之收須要貞如冬之藏便即是仁禮義智矣故孔子就天事人事一一詳明於下作四項說者皆正解也至坤同元亨而不同利貞至他卦又止說大亨而利於正各以卦理消息之間元亨利貞占者未必能如此日正爲不能如此御要如此孔子文言正說仁禮義智人人所本能者易若以道開天下者也占者教天下以理自決者也占得某卦某爻便以某理自決纔欲推委便咎過至矣此所以尚占也平時機體其理歸事專據其義此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乾卦占辭爲元亨利貞則六爻之吉凶皆元亨利貞之得失也

初九潛龍勿用

初九爻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周公取各卦之六畫每畫而繫之辭以象事之動變也一卦象一事之大體六爻象事之變不同凡占得某爻動者即以繫辭斷也卦自下生上最下爲初二爲二三爲三四爲四五爲五最上爲上初居下在位爲卑賤民位也民於德爲未成於時爲初於事爲始皆未定其成就故孔子曰初難知也凡奇

畫皆分自乾稱陽乾理也稱剛乾體也稱九筮蓍之動數也九純陽之數龍純陽之物陽氣變化能生物龍變化爲雲雨亦能生物故取象焉天地生物之大德有元亨利貞之運君子生物之大德亦有元亨利貞之功言龍即言君子之大德也六爻取龍俱不離元亨利貞爲義龍之潛是即以此德藏也初九在下有此象乾爲龍乾遇巽巽入也有此義而其占爲勿用占者不可有所施爲而當潛脩也下孔子俱詳釋之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爻也見龍在田象也利見大人占也二居下卦之中賢位也有中正之德存養充實也而將則未用之時也孔子曰二多譽是也乾之二爻陽氣已不潛藏亦未高

升正在中間有見龍在田之象龍在田間行雲雨也是君子雖无高位而已不在思賤之列其元亨利貞之德足以興教化民故其占爲利見大人乾之遇離麗於中正文明有此義大者乾也大人成已成物者也利猶宜也利見只是利大人出見之義見即見龍之見孔子謂德施普天下文明便是又曰君德又曰時舍又只這般樣利所以別於九五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三爻也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占也此有占无象占即象也三過中之位爲无德在事爲不正其時又承上接下處於兩難故孔子曰三多凶是也君子學者之稱呼占者而謂之之辭後凡言君子依此乾乾惕懼不已也終日晝晝之名夕惕

及夜猶惕也獨於三言乾者何乾一成也乾而又乾者何此上乾也厲危也乾道无息占者能如此恐懼无息雖時處危厲自可无過也乾遇兌爲毀折有厲義得上乾有補過義卦元亨利貞則爻之无咎即於四者之道无失而善補其過也問如何厲日剛過中則无道理接下无道難安於下之上承上无道難安於上之下豈不危乎此便是乾過兌將乾惕的理毀折壞了又接續上乾補救使惕心不斷故无過也爻動卦變適與過中之位相湊若遇中正則兌又別取吉象此易所以爲變化之妙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四高位也處上卦在時爲一變而近五之尊則爲臣任大責重未免兢業故孔子曰四多懼是也乾之九四以乾惕之德離卑而尊行義達道有或躍在淵之象躍淵止

取離下卦爲義不得泥田淵爲說或之爲辭疑懼之義也上乾遇巽巽爲進退不果有此義乾本上升之氣龍本上騰之物賢人本朝廟之器方其初入朝未有不懼占者如是自无咎事變其常恐其有失元亨利貞之道而疑懼以進自不至有失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卦尊下卦卑而五居上之正中人君居正中以臨天下之義故五君位也在時在德在事皆爲正中居尊建功立業者也故孔子曰五多功也乾之九五以元亨利貞之德居中正尊顯之位有飛龍在天之象乾遇離爲龍麗天有此義龍飛天上興雲致雨澤被四海言有德有位大行道也而其占爲利見大人乾爲君爲大遇離爲日向明而治之義見即飛義人而大人飛見則利也

上九、亢龍有悔、

上者出尊位之上時之窮極事之末終也卦爲何卦其終極者即以見其吉凶故孔子曰上易知也乾卦純陽而居其終極者則剛爲過甚又居君上已无用矣有亢龍之象亢高之甚也龍飛太高則无雲雨之用故曰亢龍乾上遇兌爲毀折有此義占者如是則有悔也悔者憂虞之象凡日前无凶而遺後日之憂曰悔是元亨利貞之道有過者也易者變化之謂幾覺過便宜改易問每爻論本卦矣又論變卦孔子有此意否曰正是孔子之說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又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用九者凡筮著得老陽之策者其揲數必九得少陽之策者其揲數必七是陽爻非

七則九少陽數不極則不動老陽數極則動周公立爻辭純以言動故於陽爻皆者之以九九老陽之用數也乾卦六爻皆九有見群龍无首之象見群龍不見其首故日无首而其占如是則吉乾遇坤陽極陰通有此義此則本卦六爻俱動之義而諸卦陽爻用九之義實統例於此无首猶言无盡頭也天道之本一氣之流行豈有盡頭之理著到頭便是寒晝到頭便是夜寒暑一氣也晝夜一日也但必變化如此則无窮盡占者如是以用其剛變化无方豈非吉道乎吉言於事有所得也

龍陽

物其首為純陽生雲致雨皆自其首純陽變化為陰也故言无首即言變也問先正謂乾六爻動以坤卦為用餘例何如曰易者變也爻動則卦變无論一爻兩爻動卦已因之而易故占者即以動變為用總以

本卦爻辭為主故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又莫妙於爻之動故曰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神莫神於卦之變故曰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剛柔相推言爻之動也而生變化言卦之變也但動爻多者其緒紛雜莫可窮究抵以之卦為斷而衆動之義已該若能清理其成象成形者必與事理之曲折有應是在神而明之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彖曰孔子之言也彖斷也本文王卦下之辭孔子取六十四卦彖辭而訓之為彖傳古易別為一篇後儒以不便檢閱編綴各卦之下加彖曰二字大者流行充周不盡之義其發不可根其至不可方者也乾元即天之陽氣也氣動而為物不動无物故物資之以為始始者始乎物非乾元有始也統天言乾元之大統盡天道无餘亨利貞皆自此始故也下文亨亦始而亨利貞乾性情也可見此釋乾之元也雲行雨施乾元之亨乎物也品物流形物之亨於乾元也此釋乾之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此言聖人之元亨大明終始六位時成元也乘龍御天亨也人生之終始不越六爻之位大明終始之理六位時成之道則此心之明合蘊萬理何啻資始統天乎故猶乾之元也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而為初則潛脩時而為二則見田時而為三則惕厲時而為四則躍淵時而為五則飛天時而為上亦不至於亢時有貴賤窮通而道則

不外此龍德以行天道因時之不同行六位之天道何啻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而不濡乎猶乾之亨也在天元為物之始亨為物之通在人明為道之元行為道之亨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元亨之春夏順生之氣利貞秋冬逆成之氣由夏之秋乾元之氣由順而逆則變化矣各正性命言利也保合太和言貞也飛潛動植洪纖高下各有本然之性其命自天者原如是也至秋完成各還其類則正其性命矣非利而何既正性命而遂所生至冬收藏保全而凝合之結聚其本來之生氣以為明歲再生之基冬氣不牛不見其和而實有至和之氣保合於中則曰太和非貞而何此釋乾之利貞也先曰資始次曰流形次曰正性終曰保合可號元亨利貞之義矣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言聖人之利貞首出庶物乾道變化之義萬國咸寧正性命保太和之義首出者聖人先庶物而行變化之道也如人道不可徒以生養之意順之於是特然出而自裁以義自制以法己之性命正太和保而天下亦莫不裁於聖人之義制於聖人之治而萬國之性命亦正太和亦保矣自順而逆者常難故乾道必須變化聖人必須首出不變化不能正性保和不首出不能萬國咸寧天事人事不外順逆故以上元亨相連利貞相連人可體天以盡人事矣夫六畫不可名也包犧曰乾以一氣象之也乾又不可名也文王曰元亨利貞以四象疏之也元亨利貞又不可名也孔子曰氣徃順生氣復逆成以二端敎之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大象小象皆孔子之言古易別爲一篇後儒以不便檢閱編綴各卦爻之下加象曰二字大象取卦象以勉君子當如是學問之源本乎陰陽其理相應然也小象則訓說爻辭義而已行不已曰健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天以此理賦人則行健又人之性也自強不息則盡性矣朱子曰乾卦有兩乾是兩天也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其實一天而健行不已此所以爲天行健也亍亦日君子亦有兩乾一日盡一日道理明日又盡明日道理卽自強不息也或疑自強者何事日惕懼之心而已人莫明強於惕懼之一心卽人之乾也心之乾健者行則元亨利貞時行而物生者自无一事不在其中此所以爲乾道也陽氣生氣也生氣方在下占者何可用也德施普无位而德能及人卽田龍之實也反復道重復踐履必以道卽乾乾之實也進无咎進而如是乃无咎也造進也必大德之人而後可進此位也盈極也極故不可久也天德本无首故不可爲也言剛不可過盛襍覺盛便宜變化之意天德本是如此變化无頭腦的物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

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文言孔子以彖象猶未足以盡義又爲文辭以明之乾坤足以畢易故獨詳二卦而他可例推古易別爲一篇後儒編綴本卦之下加文言曰三字天有元亨利貞氣之行也人亦有元亨利貞性之德也此二節以四德釋元亨利貞復以行字釋乾見易理爲最切於人也元者何萬善皆從此生長故日元亨者何嘉美之事无不會集卽无往不通故曰亨利者何事事裁制合宜緻而不乖其和卽利也貞者何事事歸結於至正如木雖有條支花葉必依質幹而立卽貞也長而會會而和和而歸幹旣歸幹則又長善矣相循无竆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

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仁曰體一之也長人君之也體乾元而行則无一物不在生育之中故足以長人善事積集則經曲可合故足以合禮物物而予之宜則謂停自有方矣故足以和義知正之所在而固以守之所謂知而弗去則爲立之事之本矣故足以幹事足以云者言本來无缺用之則足也若不體之會之利之固之則亦不足而已乾行健須要行之豈是不行便謂健君子之行即君子之乾言乾即言行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若不行此四德則亦何可曰乾元亨利貞乎不仁禮義知則亦无仁禮義知矣行則无所不有不行則无所有天理固然也乾爲天天即是功用元亨利貞功用之

若有節次者也乾爲性性即是功用仁意義知功用之若有節次者也自儒者不識乾則不識性因不識生安即功用而以元亨利貞爲不可能无往而不差矣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此下釋六爻之實義龍德者何乾德也乾德者何自強不息也易治也不治乎世不成乎名故曰隱也无悶自強不息以自得也樂則行如龍之見憂則違如龍之藏龍蟄藏自不可強起故確乎其不可拔此潛龍也時未可出自信自決潛藏以自脩者也不離乾異取義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在卦爲正中之位在德即爲正中之德止中正乎中也下即中之實庸常用也即尋常言處无不信是言之由中也即尋常行處无不謹是行之由中也可知他未發處渾是中正主宰是已有誠在中了猶恐有失則閑邪以存之不使外感有以誘於內則其誠益存而不息善世以善及人也伐功也德博即善教之澤廣也士无位人雖

以善及人若最賢已亦无自而見其功人亦忘之也亦中德不息也不省見龍在田觀此可知不省利見大人觀此可知此固依然人君之德而特无其位无位故曰在田依然君德故曰大人不外乾離爲義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進德不離乎忠信此心纔涉欺偽便没長進故忠信所以進德也立誠即立忠信出言纔不檢察誠因之而喪故脩辭以立忠信又所以居業也然此中又有的確功夫在於致知力行凡知之所宜至即无有不至之知此存養窮理以致其知如是可與幾乎脩辭立誠矣凡知之所宜終即无有不終之知此擴充所知以力其行如是可與存義而制事之宜即存於立誠之中矣此皆乾道故爲乾乾之進也則此居上在下无非進德脩業之地居上易驕而自不驕在下多憂而亦不至憂也故九三乾乾因承上接下之時而處以傷心雖危无咎矣亦自強不息者也爻中所取不離乾乾爲義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

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无常无恒言或上或下或進或退无一定之理直以處己无邪不離善羣爲要亦自強不息之道也乾剛皆正四亦剛也故非爲邪六爻皆乾四亦乾也故非離羣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脩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不離乾乾爲義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覩聽依之意物人也本天者陽之氣如日月星辰是也本地者陰之質如山川草木是也九五言功不言德九二之德即其德故二曰君德而五之德可知矣聖人作飛之意也萬物覩利見之義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本乎人者自親聖人矣前后語意要以從類見其必然不離乾乾爲義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九處君位之上外之也士民已歸九五誰爲之民誰爲之輔故有外之象焉爲天

下之所外不動可也動未有不悔九有龍德上爲高位德不可恃位不可極恃之與无德同極之與无位同此爻聖人所以處德位而不謙退者也不離乾乾爲義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又申前文未盡之意下也宜自處民位而下於人也時舍人之舍我非我不可用也乾乾行事時上時下以行其所當盡之事也自試始進而試其學試自不可无所疑也上治居上有治下之功也窮之災者數窮不之於災何之也用九而曰乾元者元爲乾之主乾道一主於用九則剛不過剛而皆以柔用之尊卑上下各安其位而

原缺第三十九葉

雖過而猶未成若利則元亨之既成而利天下之用者也至於貞又保合其利而藏之矣反乎利則害故易爲利天下而作也吉則利之得凶則利之失但必始於元亨而終守之以正則自利惟利之言則反不利不言利而利大能如天道可矣故卦爻往往日利不利此之謂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贊乾之大即以詮始之實剛不撓之體健不已之用中不倚之宰正不邪之趣純又剛健之至純而无少間於陰柔者也粹又中正之至美而无少雜於偏邪者也精

者細微之至又剛健中正之无物不有无往不抄者也其六爻之所發揮亦不過旁通其剛健中正之情實也其情實亦不過言隨時乘六位以御行此剛健中正之天道也其御天亦不過以此剛健中正施於天下如雲如雨而天下无事不得其平也言乾之所以爲大只是如此其六爻之義亦不過如此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蒙乘龍御天以明處六位之要君子以成德爲行者必其時可見之行也若潛之爲言隱而未見之日即行而未成之日也是以君子弗敢以未成之德爲行而弗用也問既曰龍德何言未成曰人不肯說德未成而委曲爲辭者直恐說壞龍德耳妹

不知冬時龍方潛於淵說他此時未能成變化飛騰之德未能成與雲致雨之行即何嘗壞了他龍德此教人處民位要當如此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聚勤於學以集義問辨證於人以窮理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寬以居之則吾之所學所問者雖極錯雜不齊之致莫不與心爲一三者皆存養之學也仁者以體物爲懷以生物爲功如此以行其所學所問所居者爲仁以行之此力行之成也要言學問之極功君子之成德故爲大人君德也以見文明天下之有由非不學而能者矣孔子時習不厭聚之以學及門講貫辨之以問終身未能居之以寬

老安少懷行之以仁雖時舍之來傳習者三千一時君矦卿大夫仰尊德儀天下文明利見大人非孔子誰足當之此教人處士位要當如此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下卦之終剛此上卦之初剛兩乾同體氣已先至故曰重剛不中不居二也天謂四上卦也田謂二下卦也重剛則行健乾乾之質也不中則多過咎之原也不天不田則時危厲之由也居臣位乘時可以行道居士位隱居可以自樂三處非用非舍之間進不通退不樂故危危而不中安能无過幸重剛者必明能戒慎恐懼而勿憚於改乾乾因時而惕雖危无咎矣此教人處承上接下之位如佐貳吏胥之徒要宜

如此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四上乾之初剛比下乾之終剛兩乾同體氣復上升故亦爲重剛不中不居五也天五則二人三也君位則權在己賢位則道在己人位則皆行之常皆无可疑四處三不在而獨爲臣任大責備而以不中之德何能无過幸重剛者明戒愼恐懼既常反已又常曼人則能疑之也唯其疑之然後能信故卒无咎也此教人處臣位要當如此也問九三何以四爲天此又以五爲天日三才无一定之例在下視臣位爲天在臣視君位爲天皆朝廷之上便爲天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天地健順而已日月明而已四時序而已鬼神吉凶而已總一陰一陽流行不息之理也大人健順不息合天地之德人性物性一理並照合日月之明一理往復自成變化合四時之序一理感應自无差忒合鬼神之吉凶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先天者事未起則理未立於此時大人有以先之也卽靜而存誠此時天不能別立一理以違我之靜存人之勝天蓋此時乎後天者事既起則理有定於此時大人有以後之也卽動而順應因時之宜以行理者也因時卽所以奉天人不盡性至命只是諉天高遠苟得其理反在於人而況於人理之顯見者乎而況於鬼神之應乎顯見者乎人如形鬼神如影形邪正影應之影无知也人事善惡鬼神應之鬼神无知也此教人處君位要當如此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上九无復義唯亢字須省進不知退存不知亡卽亢世道明盛之極卽衰亂所由起而泰復之後必有否剝乾坤二卦已有全易之義知此道者故唯聖人此教人處極位要當以此爲戒而學聖人也朱子云亢

是盛滿宜戒如當堯之時須是交付於他舜又云此處最是易之大義白雲郭氏云堯老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政厥辟凋公復子明辟皆知是道進齋徐氏云堯老舜攝極則變變則通此无悔之道也問先儒謂六爻皆聖人之德曰卦爻直著箇時位的象言人當因時而然便猶能矣直謂皆聖人之德亢龍何以云

䷁ 坤上坤下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六畫卦也坤象也元亨利牝馬之貞占也餘辭則詳其所占之義而告之也三畫皆

偶爲坤兩卦皆坤亦爲坤坤地也六畫皆偶其理純陰其象則地其體則柔其德則順地柔而順乎天然後陰陽合德而成能爲天下萬物无不本天卽无不本地故次之以坤而其占則卽以地之柔順者取之爲元亨利牝馬之貞牝馬柔順而能行之物也別物柔順者多不能行能行多不柔順故獨取牝馬言占者於元亨之道宜柔而順之以行固守之爲正也占得此卦君子宜有所往其先迷於所往之路而其後乃得也主利往得利也乾之利不言六十二卦之利在貞惟坤專主利也又往西南則得朋友輔助往東北則失其輔助得朋失朋亦利之得失也又安然守正則吉吉者利之得也坤卦利牝馬之貞六爻之吉凶皆利貞之得失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

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至者致承无遺之意坤之元卽地之陰氣土之性物著之而生者也故曰資生其所以生者必有所由始則地无始道而順以承受乎天者也如冬至一陽乾之元始交乎地而地順受之以生物則爲地之元此坤之元爲柔而順乎天以行也物生則有形形必附地而長非坤之厚不能載也生物无疆者乾而非坤之厚不能載則德合无疆矣惟其德合於是含乾之弘而不遺者自光乾之大而使顯而品物於是咸亨通矣此坤之亨亦柔而順乎天以行也牝馬之柔順其地之類乎惟柔而順乎人故亦能行地无疆君子能於元亨之道生物亨物之理順承而行之自有利宜而可正

固以守之也此之謂柔順利貞亦在君子之所行而已也此釋元亨利牝馬之貞也乾理氣而已其元亨利貞皆不可見也見者皆坤之順承也究之元亨者天爲政利貞者地爲政地所順承者元亨而元亨之成則爲利貞君子只順仁禮行之久之義成而知生焉若乾則明而行也此易簡知能之別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此言君子之行以先迷失道釋先迷以後順得常釋後得主利先迷失道言其先亦只是強行不能卽合道理後行之熟練則自順從於道順從於道則得其可常行者而利可知矣西南夏秋之交時當收斂陰氣主之坤之朋類也故占者西南得朋乃

與類行也東北冬春之交時當發散陽氣主之陰氣頓失故占者東北喪朋然轉至西南仍復坤陰雖失朋亦終有得朋之慶也至於安貞之吉則應地无疆也地本生物主利是秋收也若安然不動以守正則冬藏也冬藏又爲明歲之利則利无疆矣告君子若能安然守正則與地之无疆有相應者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觀地勢可以知坤道地言勢爲厚也勢者敦土承重其力有餘之義地不如是不能載物君子觀於地可以擴充德器厚以接物无物而不容焉設一卦象卽設一事例以勉君子凡天地萬物之所有者卽皆人之所能爲但暴棄者不可與言矣橫渠曰易爲君子謀非爲小人謀也

初六、履霜堅氷至、

象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初六爻也履霜堅氷至象也而占師寓焉凡偶畫皆分自坤稱陰坤理也稱柔坤體也稱六並蓍之動數也初六下位坤陰之始比羣陰有履霜堅氷至之象坤下遇震震爲蕃爲夬躁有此義霜氷皆陰陰皆地氣也地氣陰寒凝而爲夬躁之物以專於下先爲霜後爲氷也凡理爲陽几物爲陰陰氣初見於霜而氷雪將至矣人心初感於物而昏邪將生矣方在下位事行之初謂无甚闢而可以苟且異日之惡盡基於是此陰柔所以爲小人之故也占者可不早戒乎聖人作易多取陽示勸取陰示戒陽則无惡者也非陰果惡陰可以惡耳理則无惡者也非事果惡事可以惡耳象謂初六履霜見在特陰始凝耳馴習漸至乃至於堅氷之甚也告人早爲防戒之意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賢位中正在下地之本體也有直方大之象而其占不習无不利坤遇坎爲水土滋生有此義習與習相遠之習同象謂六二爻動占者宜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亦猶地道之光也地之生氣中正无偏私可以見其直其成物也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隨物賦形而各有定分可以見其方遂其直方自然合乾道之无疆可以見其大大即直方之大也地之直方乃得於天者柔而順之自能成物主利人之生也亦本直方此性相近也順此而行不變之以習自无不利亦猶地道秋成之光大矣占者宜如是以法坤之中正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三坤卦之成過中之位坤成則有美而過中則當含故其占爲含章可貞坤遇艮冬春之交有此義言宜不露其美以待時而發固守此道以爲正然後可也其占又爲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坤臣道三下位之上故有或從王事之占艮所以成終而成

始從王事舊功成而新者又始故爲无成新事始而舊者已終故爲有終占者宜如此也王事大矣臣特光其大猶乾道大矣坤特光其大故其事成光大可觀若有見功之心卽不光大矣故爲知光大也乾六爻不離健爲義坤六爻不離順爲義六十四卦之六爻各不離本卦爲義故六爻相雜唯其將物也若以陰居陽位爲含章則取義沒而非其坤物矣又如乾三爻之重剛爲陽居陽位皆未免添講而乾四之重剛更說不去則謂衍文矣詳孔子无此意今從之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上下兩坤囊藏萬物有囊象六四臣位以言出納總上下兩囊而括結之有括囊之

象純坤遇震震爲驚懼坤爲順順時而懼有此義其占則无咎无譽言占者謹慎如括囊而不輕發自不致害何咎之有然亦免害而已亦何譽之有乎故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以慎釋括囊以不害釋无咎无譽

六五、黃裳元吉、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五君位本有功業而處坤順之時居坤順之中是以臣道處君位者也雖靜以順理不動以貪功功以開而日章則有黃裳之象而其占元吉黃中方之色言五中也裳下體之飾言坤卑也黃中裳文故曰文在中也坤遇坎坤文坎陷於中有此義文本章於外者而乃在中君位如此藏洩者發自厚豈不有无窮之吉坎爲加憂在中卽

中確未發之義不睹不聞有戒懼何愁發不中節无聲无臭有篤恭何患天下不平故曰元吉元吉者亨利貞之道皆於此中始也言吉无窮耳凡玩占必觀象未有不黃裳而元吉者也南蒯將叛筮得坤五爻以爲大吉子服惠伯曰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此可見古法矣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

象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

上六坤終陰道窮盡而一陽已萌於盛陰之中此時陰由盛而之衰陽由消而將長陰陽相爭有龍戰於野其血玄黃之象坤極遇艮成終成始有此義龍指陰中有陽言也卦中未見有陽而實有陽也曰於野在君位之外也血陰也宜曰黃不宜曰玄特取陰中有陽之義非眞戰有血也下五爻皆坤順上六坤窮不順故有是象而占可知矣

用六、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凡筮蓍得老陰之策者其揲數必六得少陰之策者其揲數必八是陰有六有八八少不動故不用六老則動故用也周公立爻辭純以爲動故陰爻皆著之以六六者陰之用數也其占則利永貞坤遇乾乾剛正有此義此坤六爻俱動之占而卽以遍論諸卦陰爻用六之義矣象曰以大終也所以利所以貞者元亨故大也元亨者天

以大始之利貞者地以大終之也要言利永貞乃順奉天理於有終耳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杭叶

坤體至柔其春之動而生物也則不可禦非剛乎此順乎乾之元也坤德至靜而其夏之亨有一定之品類而不可移非方乎此順乎乾之亨也萬物常生長之時非地不得爲主至秋成之時地乃得爲主非後得主乎有常者言不變其主利之常道也冬又含藏萬物而化其光於不見則貞又其後者也是坤之爲道利貞而已而究也利貞之坤道其唯順乎承天之元亨而時行已矣此解元亨利牝馬之貞最明而先迷

後得主利安貞之義亦自見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所大患者在一積字而積所由成又在一順字順解前馴之義積解前致之義衆臣子以例餘臣子一事不善姑順之再一事不善又姑順之不見其大而積已浸至於弑君弑父要皆從一二事積漸所成是大奸臣逆不足爲大一事二事不足爲小明者辨之於早不令順長故天下之大惡无由而成如履霜堅冰至事勢之順長所必然也可不戒乎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敬者理之存養於心故曰直內義者事之合宜於外故曰方外將戒慎之心立定於中事事求其合宜敬義立矣內外俱得日積月累德自廣大而不孤矣此之謂直方大也不習无不利者言但秉敬義行之不必疑其所行之有失也乾主知坤主能坤道奉天不以知疑而不行而人往往不肯行其所當行而多生疑畏是亦不知坤道之中正也是乾知愿不離之體但須勉其坤能耳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美者品物也坤雖有美含而不露以此道從王自弗敢成也雖有所成不敢居功而又歸其始矣此臣道當然也地道之於天妻道之於夫臣道之於君皆有順道而无成道故地道无成唯代天以終其事而已則妻道亦只代夫臣道亦以代君代而有終敢曰成乎占者得此即宜如是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天地交感其氣變化草木自蕃盛若如此象賢人自當出也若如六四之天地閉賢人自當隱矣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占者須以括囊自謹乃可无咎无譽也乃於四見者四臣位處君民之間而上下皆陰閉塞不通震又恐懼則此臣位爲不可居之位故賢人於此自宜隱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中通理中心通達事理也正位居體正乎尊位而以下體自居也通理言中也正位言君也居體言坤也黃中通理此君子愼獨默識之學爲黃裳之義正位居體此君子尊謙之德亦爲黃裳之義中而通尊而謙皆美在其中者也誠於中者必形於身故暢於四支形於身者必見於事故發於事業至於事業而亦美則在中之美益

非美之至乎故元吉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何爲戰陰極則陽生陽生則陰疑陰陽相爭有勝負之形故必戰何以稱龍爲其嫌於无陽故稱龍焉嫌猶疑也坤卦純陰閉塞人必疑其无陽而不知爻動必變陰中已有陽矣上六坤極變艮陽極盛故稱龍也何以稱血血陰物也雖有陽尚在坤中猶未離其陰之類故稱血焉而又言玄黄者何陰中有陽是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故旣言血又言玄黄十月爲純坤之月一陽雖生於子而實始於亥十月之陽特

未成爻耳此陰中之陽人所不易見者也故稱龍以曉之使人知不待子月隆寒方生陽而十月已有陽故古人謂十月爲陽月所以明陽非可絶之物而亦所以明善非可絶之物也故世道昏亂之極聖人生焉事機否剝之後復泰乘焉此皆理也

䷂ 坎上 震下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震坎名屯者以卦體論乾之一剛交於坤柔之下尚有二陰蔽其上乾之二剛交於坤柔之中遂又陷於兩陰之中是剛柔始交可以生物而尚難以遂生故名屯也凡物始生地氣在外天氣在内如十二月大寒之節物生豈不難乎生而難曰屯前二卦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此後六十二卦皆乾坤交通變化而成其占元亨利貞者動乎險中故大亨利在正也以卦德論震動也坎險也動乎險中不以正而豈能大通乎所謂正者宜何如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是也以卦象論震爲雷坎爲雨在卦爲雷雨之動滿盈在世運即爲天造草昧天造言天運也草草亂无倫序也昧冥晦无文明也此時有所往而圖事豈不凶乎故勿用有攸往惟宜建立在下有功之人爲諸侯則利耳震爲新君有此義然雖利亦不得安寧也即此爲正道而可以大亨矣勿往九五陷險中世亂君不能有爲也建侯初九震動於下世亂遠方剛正有爲

之人爲衆所歸也此又兼卦體卦德論也卦體卦德卦象本无殊義而彖多用分釋者各於其明白順便者措之辭耳剛柔始交而難生未必非動乎險中動乎險中未必非建侯不寧其釋自分其理自一問孔子側解四德何也曰乾天道四德畢具坤地道止責利貞他卦人事也止須正此盡人事以還天地之生成也蓋自周公爻辭已然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坎爲水爲雨爲雲茲言雲者雨未通也有雲有雷而雨未通所以爲屯也經者條其大綱綸者理其節目時事通利无事君子之經綸時事无欲通之機經綸亦无出施惟欲通未通乃君子用經綸之時也東萊呂氏曰屯難之世人皆惶懼沮喪不敢有爲

矜不知正是君子作用時節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九下位也而在下以陽居之物始孚之初生氣盈滿則其根盤結旋轉於下有縈之桓之象震下生也震遇坤有此義凡亂極將治之時草野有剛健之人志行正道為衆所歸附是亦磐桓之義也故其占為利居貞利建侯居貞處正以待變也占者時勢在我宜安為下之分守正經之道如此則根本益固而民心歸附朝廷必托以遵域立為藩屏若輕妄圖大徒為亂賊而已象曰雖磐桓於下志則在於行正也以侯爵之貴下逮微賤以其大得民心也震為新君遇坤為土為衆有此義卦占利建侯

就全卦言人君利建人也此就本爻言所建之人利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中位此初九柔乘剛上已為陽動而陰猶蔽之未能遽遂其生屯難於中有屯如邅如乘馬班如之象陽氣自下而上蒸於陰生氣已盈故屯如屯者盈也陰本靜止而陽動於下使之不能止故邅如邅者止於此而當欲進之貌也以陽之剛噬陰之柔在所必長而現為柔爻剛猶在下故乘馬班如勢在必進而猶強立之貌也班如馬步雜也馬動物勒立則足前跲后跲相雜也三語皆屯難於中之象震中有此義而總因以柔乘剛自難遽生故曰六二之難乘剛也而其占為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震遇兌長男少女有婚媾義其象既如此其難生故占者亦必有進退疑難之事然匪為寇之疑難而婚媾之疑難也女子當守正不得許嫁至十年乃許嫁也字許嫁之義十年陰數之終也婚姻之道論禮男求女女不求男論義上求下下不求上必剛上柔下禮義合而婚乃通今二以柔乘剛在男女之分二既不當求初在上下之位初又不當求二此常道也六二中正自守安得不有不字之占待至十年陰數既終陰極生陽而剛來本位則女子乃得復其婚配之常道矣故曰十年乃字反常也問不論應何也曰以卦消息之屯始交難生之時即應比亦无即生之義而泥應乎故孔子止謂乘剛可見卦有論比有論應有比應皆論大率易以相比

為切近而有要以相應為進通而少緩繫傳先類聚而后羣分重應輕比吉凶能无差乎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三過中之位震極為決躁之物遇離為網罟故為卽鹿之象柔失中无虞之象進比柔為坎險而震又為木入林之象逐鹿无善獵之虞人又入林中險嶮之地何以施射御而不窮哉在占者則為事君有可貪得而實失之也故其占為君子

幾不如舍往吝言君子知幾之人雖甚不欲舍而亦舍之若往則必窮迫而不免吝也卽逐也從亦逐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吝憂虞之象凡終无凶象而日前有憂日吝悔失之太過遺後日之憂吝失之不足起當下之虞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上比九五陰得陽氣勢必進有乘馬之象而本位爲陰現在難生有班如之象在占者爲有求婚媾於我往吉无不利坎過兌中男少女故爲婚媾義上剛求下柔婚媾之常道正與六二相反九五爲男六四爲女上求下應義也男求女應禮也以此而往論上下亦利論剛柔亦利无不利故吉也象曰求而往明也若不求而往則失守若求而不往則失時在占者之明也要皆始生之道陽氣不降物不萌生降亦不容不生求而往是知天地之理非明者能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五尊位而剛居之有膏澤及天下者也當屯之時盈而難生又陷於坎中雖有而不能及合藏於中而已爲屯其膏之象坎之中故爲膏遇坤坤爲吝嗇故屯其膏而其占爲小貞吉大貞凶小事不費以吝嗇守之則得正而吉大事必俟費如祀與戎之類不可以吝嗇成之則守正而凶人君本欲大正而有所吝惜屯難僅正其小故其設施爲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六居上比剛生氣愈盛勢在必進亦有乘馬之象而本位爲陰未能卽生亦有班如之象又爲屯之終屯物之始生始生何得有終乎當始而遂終則生氣不久而滅可知故又爲泣血漣如之象坎上變巽爲在木上爲泣坎又爲血有此義言不能長久而涕泣也

☶☵ 艮上 坎下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坎艮名蒙者以卦象與卦德論艮象山坎德險山下有險險而止內險既不可處外止又莫能進是童穉求通未通之象故名蒙其占則亨然其所由亨者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要之利在正而已彖解之曰亨以亨行時中也以亨之道相時得中而行之蒙自亨通也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以六五論志應也我不求童蒙所以畜其志志未憤悱

而強開之心不相應非過之時也童蒙求
我則以憤悱之志應矣因以教之此以亨
行時之道也初筮告者以剛中也再三瀆
瀆則不告爲瀆蒙也初筮初筮所得之辭
也再再筮之辭三三筮之辭初筮誠一可
從再三則不知所從而亂矣言九二剛中
誠實於中而理无不明能以至一之說告
童蒙若二三之見足以瀆亂蒙心者必不
告也此又以亨行中之道也凡此皆以正
之道養蒙以養正此聖人作人之功也
若志不應而強教之告說不一雜施不遜
此欲速成而反失之不能有功非開蒙之
正道也故利正也問初筮說頗異舊曰直
責童蒙不反求諸己此時說之誤也況以
剛中也孔子明釋九二且利正者利以
中正養童蒙不然如世俗之教則瀆蒙非
養蒙矣學記所云教人之法如觀而弗語
開而弗達叩小小鳴叩大大鳴待其從容

然后盡其聲皆不求童蒙之類也如多其
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
誠皆再三瀆之類也皆己之无此中正故
不能以正養人也若以利貞爲養童蒙之
正何言養之易也按此卦剛柔雖應九二
在下位居坎中不得行道究不過與六五
有開發志意之益故爲蒙也富貴者聲色
貨利在在足以蔽君子在下用心衡慮
往往足以資人若以學論有上人之心者
多蒙有下人之心者多通師友父兄槪以
下位之可其心常自下也後晚生童槪以
上位之可其心常自上也下上之間明昧
攸分雖以天子而求匹夫學
士大夫求芻蕘不爲過矣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水在山下未通疏而通之必有泉出焉猶
之蒙也君子觀象如理在童心疏而通之
必有德成焉於是果於行教以育養人
之德不慮其不通也而教之功大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初六柔在下爲下民之蒙比二剛爲發蒙
之象九二无位有德比近之人无所尊信
但有可發之機耳坎遇兌兌爲決泉以決
通有此義占者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
吝刑人執法之人也桎足械手械皆係
累之具以制人之妄者也愚柔之民心有
蒙而不果發得執法用刑之人以法正之
則自不得不正而蒙乃發矣是桎梏所以
利之也不然使脫於桎梏則由此以往皆
吝矣蒙不發而所往皆不正也坎遇兌坎
爲隱伏爲桎梏兌西方秋官爲刑人刑人
能桎梏人以發其隱伏之蒙心有此義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賢位剛中六五與應有包蒙之象包
大而有容能養人也坎爲通坎中爲心亨
居正爲師位遇坤坤爲地能載物而養之
有此義以中正養人而无欲速助長以瀆
亂蒙心此聖人作人之功也占者如是則
吉又占納婦吉者五二以剛柔論又有夫
婦之義婦蒙夫通之故有蒙義六五在上
比上剛而與二爲夫婦者蒙爲求通之義
取志應也如此其爲吉婦可知又占子克
家者五二以童蒙論又有一家之象五居
上爲父二居下爲子父柔而反蒙子剛而
反通父事子代剛接乎柔非克家之子乎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家求過宜擇乎賢者而從之六三柔而過中過乎中則應乎上矣舍二之中剛應上之極剛而蒙益甚其占在他事猶可唯勿用取女有見金夫不有躬之象取之无所利也金剛也九二亦剛不爲金下位中正故也剛而居上故象有金之夫也坎陷遇巽巽爲女爲近利市三倍有此義既貪金夫必損名節故不有躬人雖甚蒙鮮不爲躬見金夫而不有之大逆常行故曰行不順也

六四困蒙吝

六四柔居高位獨不與二比應而蒙无由開蒙之困於蒙而終不得遇者也有困蒙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之象艮遇離止而麗於蒙有此義而其占吝象謂困蒙之吝獨遠實也剛爲實柔爲虛蒙之時柔不得剛則虛而无實終於蒙矣諸爻五則與二應餘亦與二比四居臣位獨不與二相及豈非遠於實乎此妄自尊大簡賢取困者也君子可以思下賢矣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六五君位柔中下應賢位剛中當蒙之時虛其中以志應剛有童蒙之象其占則吉艮爲少男遇中爲巽順乎中正以遜下賢人有此義故象謂順以巽也順柔從剛也巽上求下也有而未發謂之中有而未發謂之童有而未發謂之蒙五之位童之體蒙之理一也故有此象占蒙在君位本爲不吉而童蒙則吉爲其求遇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剛居最上有擊蒙之象終蒙不可以德化用兵刑威之也威之而惡去上以順道施下而下亦順之也故其占不利爲寇利禦寇吉上下順也艮止遇坤順有此義寇人之極蒙者也禦寇處蒙之窮事也艮擊而止之坤衆而順之屯二剛皆爲生氣四柔皆爲難生蒙四柔皆爲蒙二剛皆爲開蒙故繫傳曰動靜有常剛柔斷矣餘卦同例

䷄ 坎上 乾下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

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有道則得其養失其道則失其養故貴乎需需須也必用而又有道之義卦有是象者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坎險爲飲食之物剛健爲饑渴之志貪飲食而无待於道陷於其中反得困窮豈非險乎雖有饑渴之志必有道以給其養而不陷於險豈非剛健不陷乎如是自不至困窮而失其養豈非飲食之道乎故名需也其占有孚光亨貞吉孚信也光明也此以九五一爻論位乎天位以正中也五君位而剛居尊行健以代天行事故曰位天位又居正中是中正之則以範圍天下則誰敢不正故占者有誠信於

需之道則光明而亨通矣要之守正乃吉也又占利涉大川者坎有大川象需有利涉象涉川必須揣度不須則陷險須則利矣川足以阻人之求利涉則所求者不困窮故往有功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陰也天陽也雲上於天則陽氣親陰而不驟入有漸摩涵濡之道故爲需需字從雨從天可想其義也君子觀象以飲食宴樂君子之飲食如天之於雲從容而不迫取之以義道行之以禮讓如此以爲飲食則飲食乃可无困窮之患而宴樂以享之矣所謂日用飲食有性命流行者此之謂也

初九需於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於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初九下位去坎尙遠有需於郊之象郊近邑平坦之地也百姓耕食鑿飲乃自求飲食之正道何險之有故有此象乾爲行變巽爲平坦有此義而其占爲利用恒无咎占者守其日用可常行之道自无過也象謂需於郊不犯難行也不犯險難以行吉百姓之耕鑿郊之平也利用恒未失常也百姓之飲食乃其常道也卦以九五爲需之主以節制天下莫險於人君諸爻近之則險近遠之則險遠

九二需於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於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二中位去險稍近有需於沙之象乾爲金爲乾燥遇離爲旱乾而麗其中有此義人行沙中雖艱不急寬衍在中賢位下不耕田上不受祿貧困之中猶自寬衍故有此象而其占小有言終吉言語之傷災之至小者也賢者安貧在已可信而人未必信故多蒙譏訾責備之言而祿在其中自不困窮故終吉

九三需於泥致寇至

象曰需於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九三比險未入險有需於泥之象乾爲乾燥遇兌爲澤有泥義而其占致寇至過中之飲食過於富也富而比險故爲致寇至乾兌皆金有富義坎爲寇泥之濡入災在

外占者寇至則亦虛驚而无實禍故曰需於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寇至之災皆自我不敬致之剛過中不慮寇以致寇至能敬愼防禦自能勝寇不敗也

六四需於血出自穴

象曰需於血順以聽也

六四柔居臣位比坎之中有需於血之象坎爲血殺傷之地人臣食祿於朝廷事君致身死生以之此即人臣飲食之道本无出險之義故有此象而其占出自穴坎險遇兌悅有此義穴者陰險之處順以聽之不以出險爲心而往往得以出險告占者有需血之心乃出自穴也若猶有出之心是即非需血順聽之義則不得出穴坎之初履險而不陷其中君剛臣柔上下相得故有此占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君位爲需之君盡飲食之道以建中正之極有需於酒食之象坎中有酒義遇時有食義居於中而得其正有盡其道於酒食之義此食之以時用之以禮節一身以節天下者也故其占貞吉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六飲食之道既窮而柔處坎盡有入於穴之象言求飲食於極險之處也其占爲

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不速不詔自至三人九三九二初九也飲食之道至君而止於此外求飲食則必至險非口用常行之道矣如入海山涉大海之類坎遇巽爲風波險阻又爲利市三倍求於險者利必厚利孔一開人將踵至雖極險之處不待速而客自來也故有客至之占九三正應而九二初九亦應者需之時剛健不聆而終不困窮也故有三人之占此入險亦非吉占而敬之則終吉敬愼以處險險不爲害飲食亦不困窮豈不終吉故上六雖不當於需之位未大失也

☰ 乾上
☵ 坎下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尙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飮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坎乾爲訟者何以卦體卦德論上卦剛下卦險險而不健則不能訟健而不險亦不生訟險而又健故爲訟也其占有孚窒惕中吉者占者有誠信於訟之理則窒能惕中則吉也窒塞也惕中中心惕懼也此以九二論剛來而得中也下卦本坤剛自外來居坤中中心誠信於訟之理則窒而不適惕則不窒自不成訟故吉也又占終凶者訟不可成也有訟而必終成之則凶也又占利見大人者尙中正也大人九五也尙中正无私之道訟者自利見也又占不利涉大川入於

淵也以卦象卦體論坎有大川象而乾以剛乘其上正與需義相反見險而陷未有不陷而入於淵者矣故不利也以後利見大人俱人見之不作大人自利見者各以卦論乾本自大餘卦剛柔雜小見大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氣上升水氣下潤其行相違有訟象訟者其所爭之說各相悖也君子觀象以作事謀始人其知訟爲因事而往往掋之不愼於始卒亦難已也君子與人纔見有不合即平心審理以求協和求之不得抑又求之如是則必有協和之處而不至相違如天與水也則訟端絕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初六柔居民位其才與力雖有所事於訟而亦不能竟爲不永所事之象坎遇兌兌險而后悅有此義占者小有言終吉訟不可長小有爭辨卽已明白豈不終吉訟必有應蓋九四也凡上下卦相應卽相訟而剛柔協者其辨自明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中正賢位與五訟有不克訟之象坎遇坤險而順有此義其占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克能也逋竄也所得之罪名如今之降官貶竄者也其邑人三百戶下

邑之長也眚傷也九二剛中所訟亦理之不容默也但居下位與上訟无直伸其是之理自不克耳不克則有罪故歸爾九二逋竄之罪於遠方小邑其民人三百戶而長之罪止於是別无他傷皆有行險而順之道焉此君子爭其所當爭爭之不獲終不盡言以明己之无罪寧甘於竄而自无大傷皆中道然也象恐歸逋之意未明而日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言其自下訟上則逋竄之罪如掇拾也九二中正之君子也君子之訟爲公事爭也爭而不盡下宜然也竄而循邑之不失處君子之道也古之刑不上大夫有過雖貶竄之在君子固已爲因故曰患至掇也亦不以君子而赦之法不可私也然而无眚君子不致意外之禍也卻而陷其身於訟中終而陷其身於小邑皆坎之爲也逋言遠方爲下卦也三百戶坤三爻之義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六三柔居過中之位與上九剛柔相應而不成訟有食舊德之象坎遇巽巽猶遜也謙而不爭有此義剛柔原本相得當訟之時上剛雖好訟終不背棄其舊好而與六三爭故六三爲食舊德也而其占爲貞厲終吉占者宜固守其正雖危厲而終吉從上故吉也其占又爲或從王事无成者下卦之上風從天有從王之義水違天无成之義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剛居臣位爲天下息訟者乃與初訟此艱與之校屈直有不克訟之象乾遇巽謙乎下也而其占爲復卽命渝安貞吉復舍訟而反也剛柔協故也卽命就而待命於君也比九五君位故也四處高位人臣而柔未可相勝故返而聽君之命此初賤之道也渝變也變爲巽去其與訟之初心與人相安而固守其正占者如此旣不終訟而改過遷善故吉也象訓不失者始而與人訟是失於理旣而改過遷善則雖有失而卒不失人何能以无失但恐執迷遂過則終失矣占者何勿念之

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君位剛居中正以中正之道息天下之訟者也故其占爲訟元吉乾遇離中正

而麗於明明德脩身門入雖有訟言
自解而且相服化爭非无盡之吉乎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訟終居上訟得勝也得勝則爲意滿
之極故有或錫之鞶帶之象乾剛兌爲悅
澤有此義兌亦爲帶然以訟受服亦不足
爲人敬而必奪之又有終朝三褫之象乾
遇兌爲毀折有此義鞶
帶脊服褫剝去之也

☷ 坤上
☵ 坎下

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

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
又何咎矣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坎坤名師者何
師衆也合卦之二體論坤衆象卦本二坤
而一剛居中以主之統領衆人之象不咎
上居下將在師中之象故名師其占貞者
貞正也以卦名義論王者不得已而用師
將以正人之不正能以衆行正可以爲王
矣故占者宜正也其占又爲丈人吉无咎
者分卦之二體論二剛中而應五坎行險
而坤順此丈人之實也剛中者有剛健中
正之德足以彈壓衆人之義而應者六五
與應人君信任專之義行險者坎也在師
爲殺伐之義故險而順者坤也在師爲險
暴救民之義故順凡此非老成有算之人
不能故爲丈人如此雖毒天下而民從之

吉又何咎矣民從則吉雖毒天下不爲過
咎毒天下傷財擾民也從之如東征西怨
是也十尺爲丈算之成數也以此準至千
有萬億皆不出其算故號老成有謀爲者
門丈
人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平大險而水不外於地掘地則水出矣
民平兵險而兵不外於民聚民則兵興矣
故地水有師象君子觀象而得息兵止亂
之道故以容民畜衆寬以容之則終爲民
而无與我之心養以畜之
則勢雖衆而无爭奪之擾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初六在下比剛有卒伍嚴肅之義方師之
初未求勝敵先求自勝自勝之道在以法
律制士卒故初六爲師出以律之象律至
險而守之則可悅坎遇兌有此義而其占
則否臧者凶也否臧不善也凶失律被法
也蓋立法之初必不善者先犯占者而否
臧安得
不凶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
也

卦止一剛居下處遠坎遇坤坤衆坎險一
剛居衆險之中將在師中之象而其占吉
无咎得中正之道雖毒天下而民從也象
曰承天寵也言能承奉天王之寵任也五

大王也以中正之道寵任九二爲將九二能以中正承之故於師貞之道得而吉无咎也又占王三錫命者懷萬邦也錫命本是王懷念萬邦恐師行稍有不正則萬邦師有不勝其毒者是命旣非以師貞之道命之乎見當承命守正也三錫愍勤之意柔之道也亦歷三柔爻而迄於剛之義剛中只是在師中而吉无咎則言中正之義也可見易中中字之妙隨文變用不同

六三師或輿尸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下卦有營衆之形二居正中中軍也初居下旁卒伍也三居上旁官材也以官材之柔比王師之剛剛柔相得矣而居其上是委權於偏裨副將也三本過中之位柔又

陰昧之質則進退不果有師或輿尸之象輿之物進退无定由人而已尸祭尸亦不自進退惟人命之坎過巽巽爲進退爲不果有此義而其占安得不凶象曰大无功師行无功即凶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四柔居臣位遜於君在師即爲遜敵且師不與將比又不與將應則機少失矣故爲左次之象坤遜震震動也衆動而移震又左方有此象左不順便之方次於左則以順便者予之敵矣然進退兵家之常雖左次未遂失師之常故其占无咎占者所宜善備其過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六五君位在師爲田有禽利執言之象而其占无咎田獵也有禽獵而有所獲也此戰勝獻俘馘於君之義也坤爲衆遇坎爲衆陷於險而陳於君位有此義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執其衆首訊問其不執之由而使之言也此六五柔中之君不尙殺戮不執勝從而行以文德古者如此則利而亦无毒天下之過矣又有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之象而其占貞凶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六五命九二帥師以

柔中之道託剛中而行是任老成之子六五任使之當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言九二委六三輿尸以剛柔相協之私而委任偏裨是任幼穉之子九二任使之不當也如是雖所行者能以衆正而亦不免於凶此爻又有此二義特兩設吉凶以告占者占者當行其所利與无咎者而去其凶者可也爻止應二而連及於三何也將在外君不得而王之將有任使之得失而其吉凶則君受之故以三爻之凶爲六五之凶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終居上全勝歸國之象而終之以柔論功行賞之象故占爲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以正功也坤爲田地爲坎爲均潤民比則
各有定分以爲居止有此義而又占小人
勿用者成功之終即作亂之始不杜其微
於未萌之先則小人乘寵大而進必亂邦
也程子曰開國封爲諸
侯也承家爲卿大夫也

䷇ 坎上 坤下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曰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之占吉何也
比輔也下順從也以卦體論有此二義輔

如一君二民之意以其多者輔乎少也下
順從者天下之勢有對則爭統一則寧衆
多之人不順從一人人亦无以自存也衆
輔一剛一人有藉於天下之義一剛爲衆
柔所順從天下有藉於一人之義卦有此
象故名比而其占吉可知矣一剛居尊而
衆柔輔順六十四卦无有如比之吉者原
再也試再推此筮之吉占者豈易勝其任
哉必元永貞大爲正而无少不正永爲正
而无始正而終不正如此无過而天下之
不寧者方始來也不然在我不能无過難
不寧亦不來矣又焉得爲占乎彖曰以剛
中也剛居比之正中推之有元永貞之義
也不寧方來彖曰上下應也下四柔應上
剛上剛亦必有道以應之又有此義也又
占後夫凶者就上六一爻論其道窮也柔
不居下順君而居君之上有獨後不至之
象卦上一剛合此焉往能不窮乎下剛而

安自確曰夫此上之義也占人之從我
不來則彼凶占我之從人不往則我凶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水相比而无間故地上有水比先王察
於此得比天下之道以建萬國親諸侯萬
國諸侯之國也天下之民如此其衆其勢
如此其隔安得人人而親比之於是分建
萬國置諸侯而親之諸侯无間而天下
皆可由此无間矣豈不猶地水之比乎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初六在下只民與君遠不相比而實爲正
比柔且比下順從也占者有誠信於下順
從之道而比之則无咎坤遇震則衆人感
動之義也而其有信於比之之心能盈缶

則不但无過終來有他吉也有孚震也盈
缶坤也缶朴厚之器其比之誠積滿於盈
朴厚之心如物之盈滿在缶器中雖有未
用於目前而將來必有用之時百姓比君
之心醇朴无華一時何能上達人君必之
比道既成天下太平然後姝恩下須終來
有他
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二賢位在下卦之中內也九五外卦爲
君有上下貴賤之隔不相比者而剛柔相
應中正相合滑相爲比比之自內之象坤
爲坎坎附於內爲隱伏爲心亨有此義象
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六二有中正之德
當草野之下志意順從於君而隱居不仕

不失自處之正也而其吉固守其正則吉吉者若不守其內而務外則失正道即不吉矣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三柔居過中之位不與君比應有比之匪人之象匪人小人也坤過艮幼男有小義當比之時无比應何以自立乎而過中之比則必委曲求比比非其道非比時之小人而何象謂不亦傷乎矜憫之也不比則爲後夫之凶既不可矣比則有失正道與他卦之得已不已者不同占者不免有可傷之情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六四臣位切比於君而先受衆爻之比有外比之之象外下卦也凡天下之比人君者未有不先比臣而即能達之君者接外人之比以比於君坎水遇兌澤外水入內水有此義占者守正則吉不正不吉象謂外比於賢以從上也四以柔順君爲賢臣外比於賢以其獨有高位從君上也可不正乎五爲君則下卦有外象自與外卦內卦不同下卦爲內上卦爲外此立卦之有體用也五四君臣爲內初二三上爲外此六爻發揮貴賤之義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九五一剛居尊正乎中位而衆柔輔而親之有顯比之象其心光明正大其事開誠布公天下可共見者也坎遇坤坤爲闔爲布則心事開辟展布有此義其占爲王用三驅失前禽失禽聽其去也邑人王畿之民也不誠以誠待之不設警備也坎爲陷坤爲田有此義坤又爲邑言王者順人情之所願聽德化之所及凡遠方之人德化所不及者即不臣其人而聽其去至於畿內之民王者亦止自盡其使之之道教養之誠而亦不設警備之法以強之此所謂顯比也占者如是則吉之象謂顯比之吉位正中也剛位乎正中則元永貞之道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人有逆吾命者即德化之不及舍之可也人有順吾命者即德化之及取之可也此即所謂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唯以中正之道使之不設誠備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比者衆柔順一剛天下從一君是九五者衆爻之首也上六比之終柔居君上而下順於君是衆柔皆以一剛爲首受其統領而一柔獨无剛以統領之故爲无首之象坎爲盜爲陷遇巽巽爲顙爲髮有陷其首之義占者如是安得不凶是即所謂後夫者也不來豈能寧乎在王者三驅自能舍之而斯人終久何歸天下一家而獨自外猶身不附於頭无所終也

☴☰ 巽上乾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行叶杭

此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畜止也積也畜積以備用所畜者小也乾巽有小畜象者何以卦體論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陽剛發散為大陰柔收斂主儉嗇為小五剛太盛一柔得位而收斂之有此象也得位得四之位臣位也柔在民不能畜君在君亦不及畜民唯在臣位上可畜君下可畜民豈非柔得位而上下應之乎而其占亨者以卦德論健而巽以九五論剛中而志行故亨也剛健之理而遜善以及於

人自无往而不可適剛健中正處尊而志得行亦无不可通又占密雲不雨者尚往也自我西郊者施未行也尚上也指九五言畜之時人君務畜積物皆往聚於上故恩澤多不及下如密雲上往不下則无雨常若施於西郊而止不行也二語總是畜止一意亦可以見其畜之小矣小畜畜物故小大畜畜德故大陽大陰小德大物小可明此卦之義矣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陽氣在天上者最盛得風之陰氣行其上則太盛之陽少止故風天為小畜之象使天氣純陽无風以畜之物豈能堪君子觀此知太剛而不以柔止之必恣肆使人不堪也則文德之為美矣故以懿文德懿美也文柔也周旋辭讓外為可親之文而剛健亦何嘗不在其中乎程傳日文德方之道義為小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剛居下位在下之人平日儉嗇本自畜積與六四相應又有以畜之則亦適還其自已所本然之道而已故為復自道之象乾天遇巽風有此義占者如是則何其咎唯有吉也象謂復自道乃下民之分其義宜然故吉也

九二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二中位不與柔比應有牽復之象賢人守道安貧本自收斂儉約上人畜止天下

條教法禁不為有道而設而亦相牽而畜復於本自畜之常故有此象乾遇離剛而明麗於中正有此義占者如是故吉也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君子畜積在於中正不求其富其吉亦不自失中正而已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剛過中失道比六四畜主遂為過中之畜有輿說輻之象輿壯行之物象九三剛也輻輳木條以撑輞為輪之主脫去之不可行象九三為四所畜過中之畜儉不中禮事皆廢也乾遇兌其健行之物毀折有脫輻義而其占為夫妻反目九三見畜於六四畜之太過是婦人主室夫不能有所行也剛不受制故兩相惡而反目相視

也巽爻自眼兌巽之反乾變兌與上卦兩巽相向有此義然由於過中失道夫不能正室占者宜自反耳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六四柔居臣位上比剛君而畜之其占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血滯溺之物象人臣自爲之私惕憂懼之心常以國家之不足爲恐常而止人君之施行也六四陰居近君之位陰盛有血象比剛順剛則志已之[illegible]而血去畜君則憂君之憂而惕出此有孚謂人信已故无過也巽木遇乾金傷其木之陰而爲乾金之戮惕有此義象謂有孚惕出上與人君合志也人君未有不憂國用之不足者人臣公而忘私以憂國計豈不合志乎雖止君之行而何過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九五君位爲六四所畜占者有誠信於人而攣如則不獨富而富以其鄰矣巽近利過艮艮爲富厚有此義攣如畜積之固也鄰上下剛爻也以及也九五信六四之畜畜積極其固則中之所畜富矣君倚畜天下皆效儉約及其鄰皆富矣極畜之道不過於富君道如是不亦小哉故爲小畜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畜極不畜陰陽和而得行有既雨既處之象雨象息澤也處言教澤而安也巽爲木遇坎不得雨而民安君位之上又有倘德載之象倘上也九五之德畜積如車而我載其上猶言上於德積之上而載之也又六四畜君乃有是德積之載是剛之德皆柔之德而柔爲主矣故又有婦貞厲月幾望之象婦終不可以爲夫之主而我亨其澤雖日亦危如月望則未有不虧者也坎爲與之有傷又爲月有此義故其占君子征凶君子於此不可徒見目前之安處而遂其所往當居安慮危有所疑也

☰ 乾上
☱ 兌下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者禮也兌乾名履者何履柔履剛也以卦體論兌爲少陰中最少之卦柔也乾爲陽卦中最健之陽剛也以柔躡履於剛之後則恐懼之心爲而步趨不忒矣故名履而其占爲履虎尾不咥人亨者以卦德論兌爲說說而應乎乾乾天理也居上卦乃綱常倫理之立乎吾前而感我也即宜心爲喜悅而往應之以踐履其道不然而不應焉則有犯乎天理凶悔吝乎禮之爲害遂不齊其猛且烈焉如履虎尾咥人也故悅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道可知卦未有不

以九五爲主履之九五履帝位也剛居中正則履帝位而无疚病光大明顯也此爻以九五一爻釋亨之義虎食豕除稼害八蜡祀之非咥人之物而犯之則咥人不可禦也象禮不犯不見其爲害犯則王法物議狎至而不可當其咥人亦有非可幸而免者矣君子可不慎哉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在上澤在下不失一定之位置有踐履不忒之義故爲履君子觀象以辨上下定民志辨別尊卑上下之分以爲禮制也禮制不定民志疑惑而踐履必差禮制定則民志定天下之踐履歸於畫一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初下位質素无文而以剛率之有素履之象兌遇坎金水爲西北素色有此義如是而往雖无足觀亦何過咎故占者如是自无過也象以素履之義未明而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下民朴率心之所願則行之而不講於儀節不謀於他人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剛居中位有履道坦坦之象路之中間平坦也兌悅遇震震大塗悅而行於大塗有此義其占爲幽人貞吉居下位之中故爲幽潛之人隱居獨善正己无求絶无行險徼倖之事占者如是則吉矣象謂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人求心无自得之學則感物而亂即不能處幽无悶以樂其道矣剛得中自无是履道坦坦則中爲不偏之中幽人則中爲藏中之中貞吉則中爲中心不亂之中一中取三義通此可以解易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於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於大君志剛也

柔本不明而不能行也乃過中失道之履妄謂能視能履有眇能視跛能履之象兌

爲毀折遇乾爲剛明故以弱廢之質而濟爲明行也眇廢一目目小亦曰眇能視云者言不足以有明也跛廢一足足痿亦曰跛能履云者言不足以與行也占者如是以爲履則有履虎尾咥人之凶也象謂位不當也履者禮也以中正爲主不中則无當於禮矣三過中失正之位故於履爲不當是以有此凶占也其占又爲武人爲於大君者志剛也若武人占此則能有爲於大君彼原不以威儀文節爲能而以衝鋒效死爲職不必視正而後征不必履正而後進惟志剛則可以爲大君出死力雖虎咥人不顧可也武人而外不宜可知矣卦止一柔不與人君比應而剛柔則相得故有得君之占也卦以柔履剛而六三履不正者卦以兌論爻以位論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愬索音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剛居臣位有失柔道而履剛君之後有難拔之盛履虎尾之象也而其占愬愬終吉愬愬心畏也愬愬則能變剛爲柔不失柔鋭隨之常道占者如是故終吉乾體健遇巽巽進退有畏心有此義象謂愬愬終吉志行也變氣質以行禮懷小心以事君卜有不得君以行其志所以終吉也

九五夬履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剛居君位有夬履之象夬決也剛本決於履者而乘尊位以行之故有此象而其占貞厲五中正其所決履者必正固以行君位決履乎正必不能少寬於人之不決履乎正者而以嚴厲加之矣占者宜如是也乾遇離麗於中剛而不變有此義象謂夬履貞厲於履之君位正當也人君正己之行以正天下之行不得不貞亦不得不厲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剛居履之終應六三其占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旋還也於視履之終考其已然之吉祥者旋復仍前而爲之之也占者其旋如此此祥之終又爲彼祥之始視履相續如[illegible]无端豈不爲无窮之吉乾金變兌金生[illegible]相因健而悅有此義三兼言視爲陰[illegible]也上亦兼言視爲與陰應也凡履不[illegible]明行相資上九應六三相觀爲戒故[illegible]

[illegible]相三之眇跛反已之視履則終无虎咥之凶豈不旋復爲吉而大有慶乎所爲禮吉在上之人大禮書反吉福无疆故慶也

周易上經一終

周易上經二　　張[illegible]疏畧

䷊ 坤上 乾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通也乾下坤上為泰者以天地言天本在上而下地本在下而上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陽氣下交於地陰氣乃得上升則萬物閉塞之氣皆通矣此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論君本在上如天而反居下賢本在下如地而反居上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人君屈尊以禮下賢人賢人乃得上升志同道合以成至治此人事之泰也故名泰此以卦象論也而其占小往大來吉亨者則以卦體卦德論也乾陽健為大為君子坤陰順為小為小人下卦有來而內之之義焉上卦有往而外之之義焉內者進而將長也外者退而將消也小往大來則是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陽健則內君子外陰順則外小人君子由內進長而小人順之於外則天下皆從君子之教化而君子道長皆變小人之行事而小人道消矣占者如是則吉亨也天地交二語釋卦象內陽外陰以下釋占辭小人本陰順之質讒量畠[illegible]得志則狀理而行遂為奸雄不得志則順而服從乎君子也消沒也巳不見為小人

之道矣猶地道然地豈惡乎以天道去來為善惡也吉亨其吉則亨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財與裁同財材裁通用

財成者裁天地已然之道財而成之如因卑樹畜天地本有此道而不能自成者是矣君不財成則陰陽不遂其交通之氣而民亦无所利用輔相者就天地未然而不可无之宜輔而相之如禮樂刑政天地本无而宜有不可不補以助之者是矣君不輔相則剛柔无相調和之氣而民不能相安左佐也右佑也佐以助其用佑以導其行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外也

初九陽居下比九二有拔茅茹以其彙之象茹茅之根杪也彙類集也時將泰君子道長一時在下凡有陽德者皆以一類引升不使野有留良九二似茅初九似茹九二既得拔起初九自相因俱與似拔茅連茹以其一類者皆集也乾遇巽巽初為木杪有茅茹義故占者征吉正往不必遲回則吉也陽氣本上升賢者志行道皆志在外而不可以內之物應時而出正大得通何必遲回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

象曰包荒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

九二剛居中位所謂大來之主者也時將泰君子道長以中正進用有包荒之象中

道本大其量无所不包即有賢知愚不肖不齊之等亦一體同仁包容於涵育薰陶之中非包容荒穢而何乾大遇離大而飛有此義而其占宜用馮河之道不遐遺朋亡乃得尚於中行也不然於中行之道必有忝矣河否隔行人泰之反也不舟楫而涉曰馮開泰之義也河无舟楫不得通矣馮之者求通而无藉於物皆凭自己身心實實體當而力行之用不得一毫虛偽一毫怠慢即不得通而傾溺矣玩即帝王相傳執中之心法泰之乾剛離明有此義不遐遺大而无外也朋亡大而无我也遠不忽遺近可知矣朋類可言萬物一體矣中正无私之義也尚上之也中行中德之行也象謂九二之包荒得尚於中行者以光大也馮河之心光明而不蔽於物故曰光不遐遺朋亡之量廣大无際故曰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於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九三乾盡泰極道長者將消消者將長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之象乾遇兌為毀折有此義平安陂危也君子進則安平退則陂危矣无往不復小人將復進用也其占為艱貞无咎者占者能居安慮危以艱難處事而固守正道則可无過也其占又為勿恤其孚於食有福者其陂其復乃天運之必至而可憂者占者正不必以此為憂恤但於艱貞无咎之道果其信之而克盡不失可於享常有泰之福矣恤憂也食享也有福常有泰也天无常泰之運故有此象人有保泰之道故有此占象謂无往不復天地際也際者天地否泰之會陰陽消長之交陽既極其際陰有不復乎故不言平陂[illegible]即飲食謂於飲食有福兌乾秋成故[illegible]其義亦通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六四柔居高位不足當泰此二陰而偕往去之有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之象坤為富遇震則動而去之有此義翩翩輕飛也不富失其實也鄰六五也戒告戒也孚相信也泰之臣在初九六四之柔不足以居泰之臣位故翩翩輕舉而去其位失其富厚之實借六五之陰皆去將以避小於陽剛君子也此有以強之借君子剛

人柔小人自歎不如君子之有為中心无以自安不待告戒而各自信也此小往之實小人道消也象因不富以鄰之義未明而曰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之義未明而曰中心願也占者如是以自處則得其道矣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六五柔居尊位不克承泰泰在九二陰將從陽而遜此位有帝乙歸妹之象坤遇坎陽因陰中有此義帝乙謂堯也妹文之少也五陰居尊為帝妹也歸妹似猶虞也應二以妹歸九二之君子而將遜此位攝行政事此正泰之時也而其占以祉元吉祉福也占者用此歸妹之道則有福且有大善之吉也象謂中以行願也當其時帝

既老而倦勤泰運在舜妹能從賢而貴則有福而大與天下以泰和之吉豈非中正之道以行所甚願也帝乙未知是名否大約乙小也次也卦小往此正合其義小本匪人而中尊之德不可例取故取妹則與小往之彖辭皆甚似矣按帝乙之事先儒皆无的考程子謂商君多有名乙者大約制下嫁之禮昉者今以卦爻之義詳之不僅富貴不驕順從其夫之義通與帝堯嬪虞舜攝政事相介

上六城復於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上六柔居卦終泰極否成有城復於隍之象坤遇艮山未因地有此義隍池也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城土頹圮復反於隍治否亂積累以成泰泰治崩壞復反於否此即

象曰城復於隍其命亂也

平已陂往已復之義其占為勿用師師者以衆行正已德既衰人心既失用師征討則益衰益失矣坤為師艮剛主之有此義又占自邑告命命令已不行於天下惟從王居之邑行之而已坤為邑艮為止有此義占者如是可謂以正自守但否已成雖歸於正不免吝也若不守正豈止吝哉象謂城復於隍其命亂也命令亂出天下不尊王也即否之義否塞不通而已非遂滅亡之禍

☰ 乾上
☷ 坤下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反乎泰閉塞也坤下乾上為否者以天地論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陽氣不下交於地陰氣不得上升則萬物皆閉塞不通矣此天地之否也以人事論則是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君不下賢賢人不得上升上下不交治理不成而天下之邦皆无邦此人事之否也故名否而其占為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匪人即小人以其不大對君子之大言之為匪人小人不以能容對君子之能容言之為匪人唯其小所以匪言否時之匪人者得時也得時則小人利而君子正无所容故不利也大往小來者則是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

陰柔在內則內小人陽剛在外則外君子小人由內進長不能容君子而擯之於外則天下皆慕效小人而小人道長皆不願為君子而君子道消矣此所以不利君子貞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儉德以省約斂束為德也事事物物儉省裁削處於貧之而去其豐裕不如是不足以避小人之難也人雖欲以祿位榮之有不可得者儉德言貧不祿言賤貧足以辟難雖不賤似可然否時能有為哉於義亦不可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初六柔居下比六二拔茅茹以其彙之象坤遇震木有此義時將否小人道長六二盡居中爲主一時在下之柔既係同類必盡被引升而无留餘與泰尢異也而其占則巽占者能守正則其吉亦能亨通也若不正則不能得亨可知象謂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小人爲國用人未有不以忠君爲名而卽取不正之理人能有忠君之志雖小人亦必取之故有是象占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二柔居中位所謂小來之主者也小人道長亦必有所包以鳴中正但小人之小

終不能包君子之大則所包唯承順乎我者而已有包承之象坤遇坎陷爲水水順地下雖包之形而爲陷之實也承順也承順乎我皆小人也言二於一時之小人盡在收羅容納之中也泰否皆言包本彖大小而言而其占爲小人吉大人否亨占者爲小人則互相奉承故吉占者爲大人則否亨而已大人凡事一裁以義理不與小人相承順甘心否塞卽否是其亨也否則不達於時亨則不屈於義理若不否是亂乃小人之羣則不亨矣得此占者與爲小人之吉自不如君子之否亨也諸卦皆以君位爲主否泰獨以賢位爲主賢之眞僞卽泰否所由分剛居賢位以賢爲賢柔居賢位以不賢爲賢與風俗人心卽於此定通塞矣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六三否極將泰之時而以過中之柔處六二九四之間有包羞之象小人行事本皆可羞但正當否中小人得志則不見其可羞六三比六二以過中之小人當否極將泰時與九四君子相比而形之但覺无寵可羞之事包收於一身既已知羞又无能爲故有此象坤遇艮艮爲小人爲冬春之交有此義象曰位不當也過中之柔處否極將泰之時居於六二九四之間故爲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四剛居外君子道消居高位而无爲似咎也然當否則將不可爲矣之命也非剛

健之君子不能爲也故其占爲有命无咎乾爲天命遇巽金剋木順天命而无爲也其占又爲疇離祉疇類也離麗也祉福也否時小人包承不能容君子君子亦无所藉賴於小人亦唯與同類相麗共處否塞可享安靜之福乾變巽則四爲巽初五爲巽中君臣同類无爲有此義象謂有命无咎志行也其事功雖否而其心志則未嘗一日不申故爲志行也故小人之道无所爲消消則順君子而已若君子之道消則不順小人以行其志也問諸家謂四爲漸否曰識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彖曰大往小來孔子解曰內小人而外君子正君子之不利說者不過疑四五剛居上位更无人否之不知皆大往之象外也說者又以三已否極四五漸泰不知既名泰否則初四爲一時二五爲一時三上爲一時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九五剛居外道消之正中有君德而否有休否之象休美也於否中有所成就故為美否乾遇離金麗火中雖否而陶煉日精美在其中矣其占為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大人能容小人故即於否中脩德脩行常有其亡其亡之心自有繫於苞桑之固所以吉也若小人不自脩而唯尤人則不吉矣苞桑桑之根繁叢生者其繫屬於地至微細而實至固象謂位正當也以休否之德居正否之中則不患乎否若非此德而居此位危亡必矣故曰正當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上九否終當泰有傾否之象傾頓去之也物理極而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占者必先否然後喜也乾遇兌先畏後悅有此義象謂否終則傾何可長也直任久否則无是理矣

䷌ 乾上 離下

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卦名同人者何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得同得賢位也得中有中德也應乾應九五位九五君位有剛中之德六二賢位有柔中之德六二與九五兩中相應剛柔相克正為同人故名同人也同人之占曰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者何乾行也乾天也本在上而下同於六二是天道下行萬物由此亨通矣故占者有同人於野之事則亨野下卦也乾下行涉川亦下行故占者利涉大川也要之利君子之貞而已離文明乾健行文明以健而又二五中正相應是所明者正理所行者正事所與應者正人則此卦為君子之正可知故曰君子正也君子既正安往不通天下雖不必皆正人而其志未有不喜人之正者故唯君子為能

通天下之志通則利矣故又有此占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火不同而虛明則同有同人之象乾為天一陰麗乾中為火是火本屬於天為同族也天為純陽之物火為少陰之物其為物又各有辨君子觀天與火凡與我同一族屬者則遡其本源而類之不致解體而又辨別其貴賤賢愚使各安其分而適其用不相混也類族天下一家之懷辨物品節制度之數

初九同人於門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剛遇柔同人之象初往二出門之象以初剛比二柔同人於門之象離遇艮艮為門

有此義同人者有所擇則取此棄彼易生
同異之嫌若出門即同於人无去取之擇
又誰咎之也占者如是則无過民
位之同本无心故有此象占也

六二同人於宗吝

象曰同人於宗吝道也

六二應九五專有所同然五爻皆剛而六
二一柔柔无不順剛之義雖合志於五亦
不能盡絶衆剛猶宗族之人雖以從宗子
爲主而其餘之人凡係同宗何能絶之有
同人於宗之象離遇乾乾爲離之宗也有
此義而其占吝同人於宗不擇賢愚不論
邪正有混同之嫌占者如是豈不吝乎孔
子曰悔吝小疵也六二中德應乾大賢也
而質柔倘處同人之時遇衆剛不能不
有此小疵无傷大德也初九遇柔中之賢

而僅无過以其爲民位出門泛同非擇賢
而交也六二以中應中亦吝以其爲賢位
雖有所擇之中而不能盡絶
乎不中吝貴備賢者之義也

九三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象曰伏戎於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三剛強不中之人居下上之間上比九
四高位剛與剛敵不與之同又不敢明與
之爭有伏戎於莽之象離遇震震爲草莽
離爲戈兵有此義下比六二柔順乎己而
輒又妄自矜滿以尊大臨之有升其高陵
之象離遇木火得木氣升騰有此義而其
占三歲不興上不能同於剛下不能受同
於柔上下剛柔无一而可占者如此雖歷
至三歲不能行也象因伏戎於莽之義求
明而曰敵剛也又因三歲不興之義[illegible]

而曰安行也剛必同柔柔必同剛此陰陽
相成之義若剛遇剛不相成而反相爭此
即敵剛之義
非真伏戎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四臣位而剛比中正剛健之君有乘其
墉弗克攻之象墉城也乘登也乾爲城巽
未加之高木乘城之義象九四爲臣逆若
犄剛與君之爭也弗克攻象臣之不中
不能勝君之中也象謂乘其墉義弗克也
九五中正人臣自宜順之而乃不知其中
道而妄自趨過以行其剛義自弗能勝也
而其占吉者不克則必困困則可以自反
於中正之則矣占者
如是豈非吉道乎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君位應二皆以中道正直難爲順愛
久之乃和同故其同人也有先號咷而後
笑之象乾變離火克金而金成用有此義
而其占爲大師克相遇大師二與五也克
勝也五二皆以中道相對故爲大師剛中
而柔順之剛勝柔柔中而剛亦協焉柔勝
剛故爲兩克相遇象恐號咷之義未明而
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直正也以中道之正
而不相阿順故悲也又恐大師克相遇之
義未明而曰言相克也五以中直勝二二
必服二以中直勝五五亦必服如大[illegible]
遇彼此互勝也繫傳曰君子之道或出或

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以中道相得也即相克也占者宜如此也

上九同人於郊无悔

象曰同人於郊志未得也

上九剛居卦終同人已盡有同人於郊之象郊遠也乾遇兌兩金相比相比近者不成而相毀有其義何也賢人達則在於窮則伏於草野郊不朝不野无人可之地也同人於此則其非同亦可知矣其古无悔无悔言不知悔也剛居上則剛過剛之人喜人附會相比同而惡中故无悔象恐其義未明而日志未得也可志未能得豈无可悔哉明爲占者告矣

☲離上 ☰乾下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衆剛也有其大故大有也陰柔主收成陽剛主發散卦止一柔得君位居大中而上下五大俱歸向之是以一柔收斂衆陽之發散而有之也故名大有而其占元亨者其德剛健无阻撓而文明有條理又六五應九二乾主爲應乎天而時行柔者事之順天者理之宰以柔應天則人事統乎天理

矣天理因時而運人事亦順時而行是以有大善之亨通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夏月暑氣盛於天上也又火季夏之中星亦火在天上夏者大也此時萬物繁盛爲大有之象君子觀象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无所不有者天之生機也於无所不有中又有宜棄宜取天之休命也休美也遏惡揚善乃休美之事天不能无善惡之物而令人自爲去取爲休命人如不遏惡揚善而曰善惡皆天所大有之物則不知順天之休命矣休命即天命之性好善而惡惡者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九剛在下是大有之在民間也有无交害之象民間大有上下无窮之事交取足焉不然交有所妨害矣而其占爲匪咎艱則无咎匪匪人言不艱也與下文艱字反呼之辭乾遇巽木因金爲犁鋤之器耕耘之事故逸豫者雖大有之年亦困窮艱則勤勞稼穡自无咎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九二剛得中有大車以載之象乾健行遇離爲麗於中以行有此義積中不敗中麗之義也而其占爲有攸往无咎占者以積中不壞者往而有作其應用不窮何過也

九二與六五應是在而成國家之大事有相協也問亦可作賢位否曰若非賢位亦不能大車以載矣大車健行便是賢積中不壞便是賢但是賢位取此義非賢者有此事也

九三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弗克 據左傳亨作享

象曰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害也

九三處下上之間剛而過中其占爲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弗克言占者用受天子之饗禮若占者爲小人則弗能當此而有害也蓋過兌乾爲君兌因之有禮於君而得其悅兌爲恩澤酒食有此義九三不與君比又不與君應九亨於天子之義當大有而剛過中則爲過中之有非分之得故亨於天子亦言過其分而已六五一柔上下

五剛皆應之故有此占也必惟過中故小人弗克小人无禮於君不能得君之悅而徼其過分之恩將亦必因而在僭反爲害也公美稱謂占者之辭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音旁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九四剛居臣位臣爲君民圖其有以厚國家之福而不自肥己有匪其彭之象如是自无過也離遇艮火焚山化物有此義彭盛也无象謂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辨治晳白也離體明能辨治國事而明分義故不自汜以受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柔居君位其占厥孚交如威如吉象剛應一柔上下交相孚信皆發本志離遇乾门爲天之精離中本乾中一氣相通有此義君位尊嚴而中正柔順雖威如而不無人信孚其平易而不設戒備乾因離乾嚴肅離文柔有此義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九剛在大有之外居卦之上是不有其有而聽之天命天必祐助之也離遇震木生火火焚木兩歸於盡而土實生焉土者萬物從生之本大有之至者也故有此義繫辭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順言順乎天理信言信乎天

理火木化土爲坤坤有順信義有從乾義上九居大有之外不有其有是斷然信順乎天理又剛居最上是推以賢爲尚而已占者能如此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 坤上 艮下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卑遜也
謙則自亨天道下濟謙也而光明亨也地
道卑謙也而上行亨也天氣下降以濟萬
物天之謙而化育之功光明著見非亨乎
地勢卑順處物之下地之謙而其氣上行
以交於天非亨乎剛爲天道柔爲地道一
剛不居君臣二位而處下下濟也光明艮
也艮彖曰其道光明艮爲山艮止篤實而
發自輝光也卑而上行坤居上也而其占
又爲君子有終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
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謙者始不足而終必亨之道也占
者若能謙則處尊而天地神人祐助之其
德終必光顯處卑而天地神人祐助之其
德亦終必尊尙而不可踰此君子之終然
也虧盈益謙如日月往來寒暑消長是也
變盈流謙如高者傾變而反陷卑者流注
而益增也鬼神者造化之迹滿盈者禍害

之謙損者禍福之必然之理也人道疾惡
滿盈而好與謙損又必然之情也就下卦
言剛居上二柔仰而尊之爲尊而光就上
卦言剛居下三柔俯而藉之爲卑不可踰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地本卑而山處其中地謙而山
亦謙也地下而承乎山本謙山小而縕地
之中亦謙也觀此象本卑者卽處其大本
高者卽處其小有多寡稱平之義故君子
觀象以裒多益
寡稱物平施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下位本卑遜復以柔處之是謙而又謙君
子之行也有謙謙君子之象艮遇離爲
文止於禮謙之文有此義其占爲用涉大
川吉涉川而用謙謙之道則吉謙謙而用
涉川之道則吉也象以謙謙君子之義未
明而曰卑以自牧也牧養也如牧牛羊多
方使之馴服位之卑下正可爲養
德之地有未能謙多方馴之使謙

六二鳴謙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六二柔居賢位多譽是得謙之中而有聲
聞者也故有鳴謙之象艮鳥喙遇巽巽又
爲木爲風故風木相與皆有鳴意而其占貞
吉少不守正則鳴近於好名謙嫌於邪佞
矣象謂鳴謙貞吉中心得也理自當謙中
心有得於理非有所爲而謙也此卽所謂

正道也占者
如是則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一剛爲衆柔之主本宜居君臣兩位
乃遜兩位不居而居其下此過中之謙謙
之所以爲謙也惟剛能任事而三又勞位
地承上接下之閒君臣皆柔而託之以政
士民皆柔而賴之以安大有功勞而以謙
居之爲勞謙之象艮遇坤皆土土養萬物
有功勞而處卑下有此義勞而不伐有功
而不德厚之至也諸以其功下人者也此
謙所以不妨過中也而其占爲君子有終
吉占者如是似无所爲占而終吉也象曰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此所謂終吉者也二
本非有功勞位而多凶之地也九以君臣

之德體謙而居之至於萬民服非依然
君臣之德乎服者服其功實服其謙

六四无不利撝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柔處剛謙之上其占无不利彼其所勞皆為我代柔依於剛又何有不利乎而其象則為撝謙撝發揮也四居臣位有發揮九三之責而實以柔謙之道行之凡所發揮不過與賢者商確求其嘉謨而從順之耳豈非撝謙之象乎坤順也坤遇震震為動順下而動之義象曰不違則也震為初生為天則六四雖若順九三而實不自違其天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六五君位中正謙而柔比又皆柔不富以其鄰之象坤為地遇坎水水流則上空有先富之義鄰六四上六也剛健有功者在下方讓善於君臣君无可謙惟以富讓之人不與天下爭財利故及其臣皆不富也而其占利用侵伐无不利不富則我謙之極而人盈之極以天地神人之道揆之謙者當盈盈者當謙矣故有侵伐之利也此時彼盈者天已虧之地已變之鬼神已害之而人情已惡之雖欲兵戎不加豈得已哉坤衆也坎險也衆以行險有此義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柔居謙終謙之盡而窮者有鳴謙之象坤遇艮艮為黔喙鳥之言也有此義鳴與六二少異謂稱謙以鳴之也凡極謙者過於自貶人不許其謙而反侮之其勢必至自稱述其謙德以與之爭故闘於人豈非志未得乎故占者利用行師征邑國此爻之占與五畧同但五中正之謙故利侵伐上高謙而常自足故止可征屬邑之國坤艮一陽統衆陰亦有師義有邑義

☳☷ 震上 坤下

豫利建矦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矦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

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喜也以卦體一剛居臣位而上下柔爻皆應而順從之是剛有應而志得行也以卦德坤順震動順人情物理以動也志行而順動故豫而其占利建矦行師者何也居臣位而剛次君位而有君體有建矦象震為立君坤為封土一剛居臣率衆柔有行師象震為為將帥坤為衆二者天下大震動之事為順人情物理以行之者也故有此占剛應志行其時則然也順以動其理則然也理重於時故豫莫豫於順以動也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況建矦行師乎下天地聖人正訓明前意日月不過[illegible]天地以節制[illegible]道為順動也而四時不[illegible]則萬物豫[illegible]

罰淸若聖人以節制人情爲順動也而民
服則天下豫矣日長至則短短至則長月
晦則朔望則缺皆不得過若過則寒暑失
序而四時差忒萬物何以遂其生長收藏
之性而豫乎人情之不可過无異於天理
則必以刑罰齊之若无刑罰則善惡混而
強暴者无所畏弱者无所立民何以服
化而豫乎觀天地可知天地如之觀聖人
可知違矣行師豫之時其義豈不大矣哉
順動之義不與豫謀而豫若專謀乎豫則
反不豫是豫之時有義存焉而
天道聖治不能外義誠大矣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奮於地而有聲樂發於德而有聲故以
作樂崇德雷出地中而聲常在天樂發諸

德而聲常通天達乎鬼神故又以盛樂進
之上帝以配祖考陽氣始閉鬱地中及奮
爲雷則和暢故爲豫誠敬初閉鬱心中及
奏爲樂則亦和暢故亦爲豫也殷猶盛也

初六鳴豫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六柔居下位與九四豫主爲正應有鳴
豫之象坤地遇震爲雷爲善鳴有此義豫
一剛衆柔本无私豫乃初六下位志量本
淺而獨與剛有私應故不啻其志之滿極
而鳴得意以聞於人也占者如是安得不
凶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故象謂志窮凶也
其志必欲窮盡其豫不知
忌憚不死於安樂者鮮矣

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下卦三柔爻六三比剛初六應剛皆有上
諂於四以求豫樂之象獨六二居中守正
不比不應其節介之堅如石也故有是象
介有守也坤地遇坎坎爲堅有此義而其
占爲不終日貞吉旣介於石何用終日天
下唯豫樂之情最耽大事纔欲猶待便難
斬截畢竟說放下便放下自无事占者如
是斷決方能固守正道而吉六二之微卽
是彰六二之柔卽是剛知微知彰知柔知
剛卽此是知幾之神萬夫之望豈不吉乎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六三柔過中比豫主有盱豫之象盱上視
也凡小人得親近上官必妄自尊大目常

上視以盻人人方難堪而彼正以此得意
此六三爲過中之豫也坤地遇艮山視常
高有此義而其占悔遲有悔上視者四也
則下所不視者二也媚上官盻賢者義不
應爾自當早悔故告占者速悔若遲將來
必有悔也象謂位不當也豫不當過過中
之位故
不當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盍與闔同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九四爲豫主有由豫之象由根因也衆柔
无任事之質九四一剛居臣位任事君民
上下皆賴以豫此豫所以爲豫之根因也
震遇坤子得母而豫有由有此義而其占
爲大有得君民上下旣皆以柔任四之剛
其志不大有得行者乎卽彖所謂剛應而

志者也而其占又為勿疑朋盍簪勿疑
勿疑於五也盍簪統屬於四也四與諸爻
同處君位之下有同為臣之義故為朋簪
所以總貫衆髮者也衆柔无一剛任事則
紛紜委弱如髮矣四雖大有得然旣為臣
位必存至誠无疑貳於君之心然後同類
歸其統束若恃剛疑貳於君大義不足服
衆又何肯以同為臣而受其統束乎前占
時後占義占者有此
責方不負此責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君位之豫中正比下剛柔乘剛為震
卦為驚恐故其占雖正而有疾患也變兌
為剛中為悅故其占為疾豫而恒不死以
其柔中變為剛中則中不亡故也此見君
位之豫貴以剛行中正之道而後可以兌
死亡之患不然輕則疾重則死見人君甚
不可
豫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上六豫極不豫有冥豫之象冥昧也昧昧
然而豫也震遇離麗於震驚之中而豫有
此義而其占為成有渝无咎渝變也勢窮
易變有能冥豫雖成而變之善補其過自
无咎也震遇離又為明有此義象謂冥豫
在上何可長也豫既窮何可長豫而不變
言不容
不變也

䷐ 兌上 震下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
而天下隨之隨之時義大矣哉舊本為天下隨時隨時之
義與諸卦例不類義亦費解
今本朱子本義正之如此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隨從也人多恃剛
自用而不從衆今乾卦最上一剛來於坤
之下是剛來而下柔由是剛皆下柔上卦
二剛隨一柔下卦一剛隨二柔剛柔相協
遂成震兌二卦此動則彼說无不隨卦
有是體又有是德安得不名隨耶而其占
元亨利貞无咎言大亨而宜隨正有正而
不隨則有過故貞自无咎而天下隨之矣
豈不大亨乎言我能從正虛已補過則天
下之人見我之從正皆虛已以隨我而大
亨在是矣隨及於天下之大隨之時其義
豈不大矣哉必我能隨正而人然隨我不
然是无
義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本動物而有時休息澤中亦剛隨柔之
義君子以嚮晦之時入而宴息天以晦夜
予人天下群動皆息此君子所以法天之
道而休養者也問雷有潛澤中之事乎曰
只取象耳然亦有其理澤生物之聚必待
雷而動是雷聲動動於澤雷聲收收於澤
也豈不是澤中有雷問何以為隨澤
發色則雷收聲相一而不二便是隨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初九剛在下爲官有渝之象渝變也初剛卞孚自上爻是上官有變故而見斥也其占貞吉從正吉也降於二之下則宜惟二中正之道是從求可仍有官意妄自尊大也占者如是則吉矣震遇坤動而順有此義又占出門交有功與六二賢位切比畢出門即有益友輔助故爲出門交有功貴象門路有此義日出方故爲門象日不失也吉不失從正之吉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二一柔視初剛在下有子象視四剛在上有夫象妻從夫母從子皆所當隨之正也既界兩可未有合延而隨遠故有係小子失丈夫之象震爲子遇兌爲妾澤潤下

有此義此兩正弗能兼與而得其一正之義也比初九則小子近何得不係之九四尚有所隔則丈夫遠何能不失乎問往說失丈夫爲九五應爻也曰三失小子豈應爻乎此直就間一爻與不間一爻論耳再以卦象合之問此占當爲所得者小所失者大曰然但不得謂所得爲不當得所失爲不當失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六三之柔視四剛在上有夫象視初剛在下有子象又皆當隨之正也而四近初遠不隨下而隨上有係丈夫失小子之象震遇離離爲女火炎上有此義其占爲隨有求得利居貞四高位爲外卦賤從貴內舍外是有所求也求而得可謂稱意之占矣又戒以利居貞者爲過中也占者宜審寧居静而不可輕動寧貞正而不可爲邪象四過中之係丈夫與六二中正不同而日志本舍下非弗兼與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四剛居臣位下比有柔臣本宜柔順隨君而反獲柔以隨我是四本隨而反有獲故爲隨有獲之象兌澤遇坎水相得而隨之有此義而其占宜守正而猶凶也若能有誠信於道以明心處之則何咎焉要之天下之人尊卑貴賤皆當隨君臣无私得人隨之義是貳君也雖兌人君之疑故雖正亦凶象謂隨有獲其義凶也其義當凶便有可以不凶之義是在人自處之學故又占爲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有孚在道明

功也心之所信无不在於道要皆明之功而已惟明故信道信道則所獲之隨總以爲君得人又何有不見誅而得過者乎

九五孚於嘉吉

象曰孚於嘉吉位正中也

九五君位剛居正中其占孚於嘉吉嘉善也占者誠信於善則吉也兌爲善言遇震爲善行有此義人君无隨人之義而惟孚信於嘉善凡有嘉言善行則折節聽納之弗敢以剛愎自用是即人君之隨而已矣而其占吉者善則天下隨之也象曰孚於嘉吉位正中也正中故孚善也兌爲言震爲行得中位爲嘉言善行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於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隨之窮也柔居君之上不得隨君之象也人未有不隨君而可以自安之理故窮則必反而其隨蓋切故上六之隨九五有拘係之乃從維之之象既拘執牽係恐猶有失乃復從而縛維之兌金遇乾金此合有此義其占爲王用亨於西山昔太王避狄去國往於西岐之山此時百姓於太王其隨道窮矣既而曰仁人不可失從之如歸市而周家王業遂亨於此周公於隨之上六見義有合者而取爲占辭以見失之極則得之艱艱難而後亨也亨作享亦可神享其祀故與周也

䷑ 艮上巽下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蠱猶壞壞即有事可爲不壞則常不爲故言蠱即言事也卦何爲蠱剛上柔下巽而止故爲蠱乾下一剛上於坤之上坤上一柔下於乾之下卦以下爲基本強實者去居於上弱虛者來奠於下上重堅而下輕脆基壞而顛覆從之此卦體爲蠱象也艮爲止巽爲入物止而不動陰淫入於下則蠱生而蠱之此卦德亦蠱象也而其占元亨者天下治也自古天下之治皆原於天下之壞治則常惰慢而日就於壞壞則不容不敏勵而日就於治此必然之理

蠱所以大亨者天下由此治也其占又利涉大川者往有事也天下事從不壞時整理嘗憚艱險從壞時整理自不避艱險故利涉大川往到險處作事也其占又爲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終則有始天行也天有十日甲至癸乃天行之則而甲爲首然甲實不自甲始也上連壬癸水已生木是先甲三日已有甲氣甲又不自甲止下起乙丙木必生火是後甲三日猶未離甲氣也豈非天之行終則有始相循无端蠱之義即天之道也物壞之時即有事之理藏焉有事之時即又有物壞之理寓焉物終而始此見亂不可不早圖治而治亦不可不預慮其亂蠱有此義爲占者告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山止而風不得舒其奮鬱披靡於山下者必毒故爲壞亂有事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振鼓舞而興起之也育德長養下民之德也上止則下情漸之即以養奸時爲振拔而驅之以禮義禁之以刑政雖若出於強已日生其德而不知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初六下位有幹父之蠱之象幹蠱者脩飭其已壞之事也初六柔而在下位其占爲但有子雖柔弱而其考可得无咎也象百姓之家其父之事本无可幹直須有子承其考父可免无後之過矣巽遇乾金傷木蠱其生氣乾秋老萬物成實即復生之機有此義故占者始必危厲而終吉也象曰意承考也初六之幹何必有事其意能有承考之心可矣諸爻皆取幹父幹母爲象者蓋前事已壞後事將新乃天道先甲後甲

之義也夫一而有十乃陰陽生子之義也故象取子繼父事觀彖辭而思過半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二下卦之中有幹母之蠱之象下中剛得中道是賢者在家閫之中整飭內事得其道也非幹母蠱而何巽爲入遇艮爲門爲閫有此義而其占不可貞此固正道而所幹不出閫閫學者守此不免陋陋則不可也象以幹母蠱之義未明而曰得中道也若他爻則或下卦而非中爻則或中爻而非下卦皆无閫內之象故皆屬父蠱耳問既得中道似无不可貞之占曰各隨卦論此中道猶內道也非幹蠱自无此象安有此占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下卦之上亦幹父之蠱之象三本過中而剛處之則其所幹之事必有失之太過而不當者巽上爲躁卦過坎風水相渙有此義而其占爲小有悔无大咎幹蠱總皆脩飭敝壞之義六爻皆无凶占即三過中失正豈小失哉而仍得有幹於父之蠱則身之負過爲小耳象謂非无過而終无過也亦以其於父蠱有濟也父重而已輕道之衡量然矣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臣位有裕父之蠱之象國事未遑何得汲汲於家事國重而家輕道之衡又然也若不柔而剛恐雖當寬緩而有不能寬緩者矣以柔處四則成此象艮止遇離明知所當止有此義其占往見吝其位其才俱當寬裕而猶往焉自取憂虞象謂往未得也未得所以吝可見居高位不得借以幹家事端家難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尊位亦幹父之蠱之象而其占爲用譽人君幹蠱中興之君可立名譽剛爲有實柔爲有文占者如此可用有美譽也艮遇巽山多木爲名譽有此義卦非幹蠱則譽爲虛譽卦既爲幹蠱是有其實者自有其名故象謂幹蠱用譽承以德也幹以中正之道承先以德而非虛譽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幹蠱至君位而盡出乎其外更无事可幹故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象居五之上故爲不事王侯蠱終无事以出世爲事故爲高尚其事艮高尚遇坤坤爲有土有衆見而止之有此義象曰志可則也自廢人至天子无不有當幹之事處此獨一无所事是其事无可取矣而其志則可法彼以无所求於王侯爲志使有事之人皆以此爲志則天下庶幾无事矣凡爻有此象而得失未明孔子爲明之此類是也

䷒ 坤上兌下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

彖曰臨剛浸而長説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以卦體柔猋剛以爲實故剛大柔小二剛浸長以大臨小衆柔皆設虛位以待剛之臨蓋是臨之體也以卦德説而順大人有以悅乎小人而小人有以順乎大人是臨之德也以卦應九二剛中居內而六五應之於外是大入由內往臨於外而直至乎君位此臨之位也[illegible]臨如此有不大通者乎要之必以正也大亨而必以正者此天之道也何則臨爲十二月之卦天道以十二月大寒之陽氣爲貞固之氣至於正二三四月萬物生長皆正固之氣所臨蒞而

亨通之大亨必由於正豈非天之道乎惟爲天道故其占又爲至於八月有凶八月者八閲月也自初爻數起歷八變而二陰生乃六月也五月夏至一陰已伏則初爻之陽已消於下矣至六月大暑而二陰已長則二爻之陽又消於上矣故浸長有極盛之陽而大通者卽逆知有必消之陽而不久占者所當早知而預防之也此自是遯卦亦不必牽入遯義大亨以正天之道便從十一月臘月説至四月以盡六爻之義至於八月有凶郤從五月説至六月以盡初二兩陽消變之義此皆因浸長起義按各月卦氣爲占斷也抑或兌爲酉方八月酉月中秋之後萬物將消敗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地高大臨澤而澤受範圍不泛溢有[illegible]之象地廣厚容澤而澤不涸竭多生息有[illegible]保之象故君子觀象臨民而用是道爲[illegible]本无窮故其思亦无窮民本无疆故容保亦无疆兌爲講説而坤衆順之亦有此象

初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剛居下位以德感人爲臨者也有咸臨之象兌澤遇坎水自相入有此義咸感也速也德感之速脩於己而動於人而其占貞吉固守其正則吉也等爲齊民何能遂有以感動之是非固守其正可乎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下位本无事業其志在於行正而已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剛居中位亦以德感人爲臨者也亦咸臨之象兌遇震悅以動有此義與初同爲咸皆无位而以德感人也若論其德則自不同初立其志中厚其養初得其一偏中居其大正初猶民之列中則聖賢之林德養既盛動物益遠故占者如是吉无不利也象以其義未明而曰未順命也言二之吉无不利此時尙未順受天命以臨人而其德之所感已有如此者矣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三柔居過中之位處承接之間以媚悅於人爲臨者有甘臨之象甘媚悅之義也兌遇乾金相比少女娭君有此貢而共占无攸利臨乃莅而治之也而六三既非中臨之位又爲過中之柔徒以甘臨占者何是何利之有象謂甘臨位不當也三以柔處非正臨之位而何以行其正臨之法位不當自甘也而其占又爲既憂之无咎三之用媚悅者其德有所虧而心爲憂也既憂之則改其過行不至於長有過矣乾兌皆金金健而能明多憂懼也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四柔居臣位應初剛有至而臨之之象臣位臨民之位也以順君之德居正臨之

位而剛來因之坤遇震衆順而動有此義占者如是則无咎正當臨位何過之有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六五柔居君位正中二剛來臨之居中以莅天下坤遇坎坎爲明智順而明以明德臨之有知臨之象故其占爲大君之宜吉若大君而不以知臨則廢務叢脞无以協中豈所宜乎不宜則不吉矣象謂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就知之至善而言曰中就中之明體而言曰知行中即行知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柔居最上有敦臨之象敦厚也位以君位爲極出君之外則不臨矣當臨之時而不臨其積益厚故有此象如人有正心誠意之學應宜出建治平之業而卒不出必其志在反己自脩其臨之德安能不日厚乎坤遇艮土厚有此義占者如此有何不吉又有何過象謂志在內也志在於內自脩德者也

☷ 巽上坤下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大可觀者在上其德順而巽又立中正不偏之道以爲觀於天下故名觀大之義見臨卦剛光大自可觀而又在上位此二剛爻之義也順者順從巽者遜入德之可親者也九五一剛居中正德之至嚴者也以可親可畏之德爲觀於天下也而其占爲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之人觀而化也盥浣手也薦進物也下之親上甞欲奉物以進而接之卒見其威嚴難犯不可以物進而接之也故盥手欲薦而卒不薦此可觀不可卽之義懷其德而憚其威也有孚人親信顒若人敬畏

觀之感人如此則觀者乃天之神道也天以日月星辰垂象可觀而不可卽而四時之化生長收藏自不至於差忒聖人大觀在上順巽中正以觀天下是以天之神道設教也令天下可觀

而不可即觀感而自服其化其化不亦神乎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吹嘘庶物亦有上觀下感之象先王於以設者方之典周觀民俗因以設行教令使四方民情之不齊者咸知相觀而感以歸於一風俗同而天下治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六下位最遠於陽觀之不見有童觀之象童人小而目力不足雖常觀而无所見坤爲迷遇震爲初生有此義占者爲小人則无咎若君子則吝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小人本然之道何足過責若君子而童觀雖不成凶亦吝矣觀者觀九五中正

之道也程傳曰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之盛所觀深遠遠之所見不明

六二闚觀利女貞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二中位應剛而遠居中視遠有闚觀之象門內視外曰闚觀下卦之中門內之象在觀爲女子之觀所見不遠窺亦不切坤遇坎順而陷於中有此義而其占利女貞闚觀女子之正道占者利以女貞之道自守象謂亦可醜也謂非君子之本志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三適中之觀非闚觀矣然與九五尙隔一位若有所見而欲進若有所疑而欲退有觀我生進退之象我生進退猶言我生平之進退也或宜進或宜退卽於此而用觀爲坤遇艮順而進止而退有此義象曰未失道也言雖進退不決而愼於觀省亦未爲失道占者宜如是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象曰觀國之光尙賓也

六四高位比剛升於國而得觀其光矣有觀國之光之象巽入遇乾乾爲君有此義國之光者人君道德光輝著於宗廟社稷顯於班朝蒞官者而其占爲利用賓於王賓於王作王家賓客也尙未任職授事若任事則非觀矣故曰觀國之光尙賓也方

尙之爲賓也若速於任職授爵則未利耳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九五君位觀之主也天下皆觀一人而一人果何以爲觀之道乎剛居中正以爲觀於天下是能反觀內省於我生絶无有求於人觀之意也有觀我生之象巽入遇艮止有此義而其占君子无咎君子以寡過爲學者也唯君子方能反觀唯反觀方可无咎若非君子則求人而不求己何以法天下之觀仰而能无過乎蓋民同此生聖我卽所以觀民親民固有不出明德之外者矣故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觀窮既不處下而觀上復不處君而觀民自重其生无與於人有觀其生之象巽遇坎木自生有此義其占爲君子无咎若非君子則孤絶之志不以之反觀生平而以之輕視天下則有過矣其生與我生異者我者民之對故觀我即所以觀民上九既極无觀之對貴已賤人故直以其生予之爲絶物之甚志未平也惟君子能制其未平之志故无咎

☲☳ 離上震下

噬嗑亨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可觀而後有合故受之以噬嗑噬嗑者合也噬則齧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剛在中物在口中之象物在口中勢不容不噬而嗑之以象天下斷物之梗而使之合者莫如噬嗑故噬嗑之亨利用獄也以卦體三剛三柔分列於上中下剛柔不偏也以卦德既能動而又能明舉動不妄也以卦象雷震物電照物肅電合而物之幽伏者章顯物情不蔽也以、卦中六五柔得中而居上位以行中正之道也如是雖不當位而利用獄也不當位者卦有三剛各不居上下之中位也不當位他事未利惟用之治獄則利獄取去其閒而使之合噬嗑所以合之也剛柔分則不

爲而閒者合矣動而明則賞罰中而閒者合矣雷電合章則物情不蔽伏而閒者合矣柔中上行則王柔順以行中正而閒者合矣故利用獄也體德象中四事似无不利不知三剛皆不得中則陰王事而陽用之唯利獄也此聖人玩易最精處噬嗑之亨在用獄則六爻之吉凶皆用獄之失得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雷電合而物章顯故爲噬嗑陽奮陰中有聲爲雷而電即雷之氣所奮溢而爲光明者也此二者雖二而合一之物要皆天地陽剛之氣足以決陰氣之窒塞故合而萬物震動章顯也此可以知剛者必明之義矣先王以明罰敕法用此道焉罰言刑也法者即刑罰之著爲常典者也明則罰之所在无冤情敕則法之所在无姑息明明察法電之光敕力夾法雷之威大抵離麗震恐覆於恐懼二卦本有獄象豐義亦然賁亦然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初九剛居最下下民无知犯刑其罪小其刑亦取在下有屨校滅趾之象震爲木爲足遇坤爲民爲逆有此義屨校足械斲木納足以係累之也趾所以行滅沒也使不得如常之趾便其行猶之沒矣故曰不行也占者如是乃无咎古者人有過則校其足禁之不得行由此可以无過矣故傳曰小人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二中位以中德治獄者也乘初九之剛難以折服而深切以聽斷之有噬膚滅鼻之象震爲木遇兌金剋之有此義噬齧人之肌膚未有不以己之鼻没入其膚者噬膚言切痛滅鼻言深入剛強之人多不易服必取彼最切之情而痛以折之有如噬膚也然非盡我之聰明致我之忠愛又不能深入而得之有如滅鼻也如此雖若過於深刻而在用獄則何咎之有占者如是自无咎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柔處過中卽爲過中之噬盬有噬腊肉遇毒之象變離震爲番鮮離爲禽獸

有此義周禮庖人注曰小物全乾曰腊蓋獸之小者全體骨而乾之禮謂三牲魚腊天下之之美味也過中之噬盬美味多也其於折獄卽爲過於得情過則人反有不服罪而相犯者如噬腊遇毒也而其占小吝无咎亦不過小有憂虞而已治獄得情又何過也三過中之位爲不正以不正之位而正人故爲位不當雖得情而人不服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九四臣位所治者大獄有噬乾胏之象離爲禽獸遇艮爲堅有此義而九四剛直又有得金矢之象胏與胾通肉之帶骨者乾胏噬之不易象大臣不治小獄必獄之大有疑難而後治之也金剛之至矢直之至言治難治之獄而得剛直如九四則不難治矣而其占利艱貞吉惟其如乾胏之難故戒以利艱言貴反覆詳慎以剖析之也惟其如金矢之易故又戒以利貞言貴固守其剛正之道也獄无吉道而利貞獨吉者剛也卦有三剛初上以刑而四雖治獄而非剛四爲臣正居治獄之位餘得剛直豈不吉乎象謂雖吉未光則爲大臣者聽訟終不若无訟可知矣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君位非治獄者其所治皆獄之已成歷經獄官聽斷者而告之王以決耳有已乾肉之象乾肉骨已盡唯待噬之猶獄是非已明唯待決之也離遇乾乾純陽乾燥有此義六五離中變乾中有得黃金之象黃中也金剛也言中正剛斷也而其占貞

厲无咎占者固守正道雖危无咎也獄待人君聽之再不可易登不危乎能固守其中正之道雖危而得當自无過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何荷同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上居君外法外之象剛在最上罪大惡極之象於罪爲上罪於刑亦爲上刑有荷校滅耳之象離爲耳目遇震木是木䋲其上也有此義荷校首械何負也繇木納首則校在肩上如荷故滅及其耳也耳示隱小人作惡必自恃其聽聞正言則以懦爲聽聽惡說則以致爲能是其自以爲聽而實肙昧不明也惡始於作聽故獄成亦滅其耳占者如是則有此凶也蓋何校滅耳所以示獄成將制刑迪非罪止於此繫傳曰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觀滅身罪大之言可知矣

䷕ 艮上 離下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豈不貴飾哉卦何爲賁柔來文剛剛上文柔便是賁而占亨小利攸往者柔來文剛故亨剛上文柔故

小利有攸往天下未有純剛而可行者文之以柔則行下卦本乾純剛而柔來文之其剛健乃可通矣故占亨也天下未有純柔而可行者文之以剛則行上卦本坤純柔而乾分一剛上而文之其柔順乃利往故占小利有攸往也亨剛亨也小利柔利也非小事利猶言柔順卑下以小自處者利耳天文人文卽承上文覆申象占之義柔來剛上陰陽交錯相濟天之道也故爲天文又離文明而艮以止其文明可觀止其分而不僭人之道也故爲人文觀乎天文如觀日月之次昏旦之星可以察四時寒暑之變通天之文在爲天之亨利亦在焉觀乎人文如觀君臣父子長幼夫婦之節次則導以禮樂齊以好惡辨以車服采章可以化成天下之風俗人之文在焉人之亨利亦在焉易中言小便是言柔言小利便是往言柔利若此卦既是小事利孔子如何說天文人文恁地大話故與易相反耶賁剛柔相濟爲文直是大小強弱相濟爲文之義人若直恁大去恁小大便直一色不足觀大的究不能通小的亦不可往逆相交之後大者方通小者方利矣如此看來然後知孔子分釋亨利恰是文王之意嘗試別作一想直不精細貼切者直須守定孔子之說熟讀熟思不可添減一義自有豁然處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文火亦文山下有火又增一片光明爲山之飾故爲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火之賁山无增於山之實而加光明耳故庶政之賁已告成者其實事已立加飾其節目使之燦然明備若折獄豈可於實情外加飾毫末乎故君子不敢以賁道折獄也

大抵艮止離麗二卦本有獄象故旅亦然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初九剛在下位有賁其趾之象離文遇艮止足止曰趾有此義趾在下而所以行也賁趾則徒行卽爲可觀言賤當守朴不可過求文飾而其占爲舍車而徒初九比六二剛柔本相爲賁位又相接但六二合賁於九三初九自當舍之安守朴質卽以爲賁文不宜干求故舍車之文弗乘而寧徒步也其義宜然耳問何不論應曰賁剛柔相雜爲文有比義无應義試看彖辭再看以下爻辭

六二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柔居上下二剛之中爲上剛所求從上而動有賁其須之象頤上毛曰須離爲心遇乾爲肺心爲血肺爲氣須爲血氣之餘陰柔之物賁於頤之間而根實附於口之上口㪅則須與俱興起焉六二之賁似之故象特明之曰賁其須與上興也其占當爲君子雖在上下之間其德爲上所求自不與下而與上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九三一剛賁於二四兩柔之間居下上之間得兩卦之文爲過中之賁賁之盛也有賁如之象離遇震震玄黃有此義一剛得兩柔則剛盩潤澤有濡如之象震又爲蕃

鮮有此義占者永久守正則吉過中之文采潤澤者有禮也自不致人侮但恐過中之賁不能永久守正故戒之則終莫有侮之者矣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高位下比九三剛柔相賁貴者之賁賁之盛也亦賁如之象艮山遇離離文盛有此義上比六五皆柔則朴素无文皤如之象艮爲童山遇離離爲牛牛牧山有此義六五君位乘御予臣雖无文不得不趨而奔走之白馬翰如之象艮爲白爲路遇離又爲馬爲羽有此義卦本賁自當三五於爻爲尊又宜與五此六四所當之位有此疑難故曰六四當位疑也而其占爲匪寇婚媾非爲寇而疑難焉婚媾是宜也艮離男遇女有此義象曰此終无怨之占也就婚於下雖爲就下而文可觀就婚於上雖无可觀而尊貴男配女火生土往其成就皆可嘉也雖先若可疑而終无尤怨

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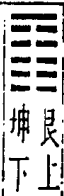
六五君位與上九剛柔相賁者也上九居卦上賢者高尚處丘園之象艮遇巽有山丘林園義丘園文也人君與之爲賁則束帛以爲聘禮有賁於丘園束帛戔戔之象巽又爲蠶桑織文有此義戔戔采帛色言文也求賢以文則實之不足爲五柔也故其占吝而又占終吉者文隆者禮隆也賢者當際可之仕必應聘而來豈不終吉象曰

六五之吉有喜也與賢者有往來可喜之文采其吉如是而已

上九白賁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賁極者必反本而剛亦直實上九以剛處極有白賁之象艮遇坤色素有此義白无采色亦言賁者與六五剛柔相得爲賁則白即以賁而顯也而其占无咎者上得志也上九與六五剛柔相得君以行其白賁之志故曰上得志占者朴素自可無過

䷖ 艮上 坤下

剝不利有攸往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行音杭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剝也謂剝落之也卦何以名剝柔變剛也自姤而來陰變羣陽也程傳謂卦五陰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羣陰消剝於陽故爲柔變剛爲剝也其占爲不利有攸往者小人長也在卦爲柔變剛在時爲小人道長變君子之所爲也其不利攸往可知有往必爲小人所剝變也此時唯宜順時止而不往乃觀象於剝而法其坤順艮止之德也君子乎昔有爲何以遂不往如是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天之運行陽長則自消而息自虛而盈君子尚之往而有爲

陰長則自息而消自盈而虛君子尚之止而无爲何必定欲往以違天行乎况其剝之必復靜以待之可也後世多不忍羣小之進長盡力抗之卒至激其蠆尾之毒甘受其摧剝糜爛之禍而无救者其亦未詳君子之所尚矣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於地山几見其剝側地几見其僥厚地厚則山益安矣爲民上者賴下以安苟剝下下剝則上傾故寧剝上以厚下乃安宅之道而終不可傾者也爲民上者可不知哉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剝自下起以漸而上初六下[illegible]滅其下剛有剝牀以足之象坤爲牀遇[illegible]爲足有此義牀所安也象正人爲人君所藉以安滅足滅其在下之賢故其占蔑貞凶蔑猶滅也小人道長而正人有消虛之慮故凶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辨辦同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六二中位有剝牀以辨之象辨牀幹也六二中位正牀也故有幹象變剛於中故爲剝幹象坤遇坎陷於中有此義剝牀之幹无所安矣故其占蔑貞凶言國有中正之著子如牀辨然滅之未有不因剝牀足猶有幹可與於安剝牀幹則未有可與於安者矣言蔑中正之爲甚也不同於滅下之意

六三剝之无咎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本剝九三者亦剝之小人也居上下四柔之間有承上接下之責四柔借以无間者也乃與上剛相應而離失其上下之黨是雖爲剝剛之人而其後又與正人君子相與卒補其過也坤遇艮艮爲小人而順有此義占者如是亦可免過矣象謂剝之无咎失上下也既剝之而又无咎剝剛之後而悔過不於其上下之黨相承宜也問時說剝之二字愕矣曰五陰皆已剝陽之後皆爲剝本爻豈可又說三不剝上剛爲尤過乎他爻豈皆剝上剛者乎

六四剝牀以膚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下卦牀象比於牀上者則膚也四臣位切
近君有膚象剝牀及膚豈非切近之災乎
艮止亦牀象遇離離
麗也爲皮膚有此義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剝極比剛有貫魚以宮人寵之象剝
至君位君亦變剛爲柔柔極无剛則柔失
所依故有是象小人剝君子惟恐不盡君
位亦變則君子盡矣君子既盡則天下大
亂又急欲托君子以治之而相與寄命幸
有上九君子居世之外以避亂又安得不
君臣上下同類聯比以依之如貫魚以宮
人寵乎艮爲閽寺爲宮人遇巽巽爲女爲

魚爲繩有此義而其占无不利象曰以宮
人寵終无尤也以宮人之柔順而寵於人
此終不爲人所尤然之道占者如此故无
不利也問剝卦何至五爻獨有別解而不
言剝曰未嘗不言剝若非剝便是九五剝
者柔已剝剛非旋變也柔與剛本相得就
其已變者占之則凶就
其相遇者占之則吉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
用也

碩大也剛爲大不食爲剝也五陽剝盡一
陽獨存猶深秋凋落之後而有一果留於
空木色象倍光大也故有碩果不食之象
艮爲果遇坤爲吝嗇有貞義而其占爲君
子得輿小人剝廬爲一時之所推戴極尊
而安故爲得輿艮爲止遇坤爲大輿有此
義象謂民所載也與六五比人君率天下
托庇之而曰民者見五爻皆柔一比无不
比至民而止則君子所以尊而不危也君
子得輿則小人自无所用小人視爲何物
廬舍不肯旦夕離者剝之必不使有位如
艮爲廬遇坤爲吝嗇君子不與之也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
復利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
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

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而其占亨復何以亨剛反也剛剝盡而復
反故爲復而亨也其亨如何出入无疾朋
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凡
皆言亨之實也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者動
而以順行故也震動而坤順是其所動皆
順理而无違悖是以出入皆順自无疾害
而朋類順從自无過咎也反復其道七日
來復者天行也天道之行无來而不往往
而不來卦之一週而剛復則所歷者連本
爻爲七位七爻象七日則來復者乃天行
反復之自然所以占亦然也利有攸往者
剛長也剛反則必長是君子道長之將故
占者利往也復其見天地之心是贊語天
地之心本不可見於復其可見乎陽氣生
物天地之本心也漸生漸長不能无剝天

地之心何可見乎至於剝而又必復焉則生物為天地之心乃可見也以人心言好善之念為人之本心也至於感物而動不能不引而喪人之本心何可見乎至於喪而又必復焉則善念為人之心乃可見也此十一月之卦一陽生於下也朱子曰剝盡則為純坤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復見在人則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程子曰先儒以靜為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要之人心善念初發即復見之天心保存勿失亨吉不可勝言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天地以動為生氣卦以震為生氣雷在地中生氣復也此十一月冬至之節前後三十日皆復而以是日為復之成先王以至日閉關不行后不省方愛人之至而養其生氣也天人无二陰陽在人身者即天地之陰陽冬至一陽生此時天地人物之氣俱有一陽生焉故宜安靜以養之月令是月也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義同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初九剛復於下有不遠復之象震為初生遇坤土有此義而其占无祇悔元吉下位為起念之始起念之始而輒復於善是不待其失之遠而已復矣祇抵也占者如是不抵於有悔豈非无窮之吉始於此乎繫謂不遠之復以脩身也學問之道无他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一念之復而過不形於身如是乃可言脩矣若遠而後復其身之過已形而悔已多豈脩其身者哉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之旋起旋覺旋覺旋復唯顏氏子其庶幾念或疑此改過遷善之學何遂有元吉之占是誤於生安之說而高視聖人之道也人非木石感物起念苟能旋起旋復在天地為生生不窮之理在聖賢為存存道義之門所謂慎獨於未發允執於厥中者合此更无道也生安生而知此學困學而知此人能見此消息操而存之不抵於悔其為吉豈有量與

六二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六二居中比剛有休復之象震遇兌動而悅有此義占者如是則吉也休安也美也居中則心常安於中而不去故美也而得力則在比初剛剛健為仁衆柔所失而宜以為復者也二與切比而親之所以休復也象謂以下仁也以其下乎初九之仁也仁人心也復其心即為仁初九之不遠復脩此者也六二與比而心嘗下之故為下仁若他爻則有間即復有作輟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三與剛相間是復有間也為頻復之象人與理相間是為學脩之輟作所以其復

不固而屢復之也震遇離震動離麗時動時麗有此義占者如是厲无咎頻則可危復則无咎象謂頻復之厲義无咎也頻復則頻失其有過多矣但復之爲義失乃有復不失何復故不患失而患不復也故雖有咎而義无咎也人豈盡能爲不遠之復屢失屢復正下學循習體驗之路見失者其得已日進悔過者其咎已日寡无知者往往摘人之過失以病人而舍其悔過救失於不取則一失而不復者雖有无過之時吾知於義爲有咎矣學者可以不自棄也

六四中行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二三兩爻去剛近五上兩爻去剛遠四居中間不近不遠而復是中行獨復之象坤

順遇震震爲大塗有此義行至中塗而獨反也四與初應遂相感應而復反獨六四一爻爲然非衆皆不復而四獨復也象謂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剛爲仁亦爲道但二比剛切脩其道故爲仁四應剛遠而復之見爲道未知其仁也占者宜如是以從道而已矣

六五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六五不與剛比應而居尊得中有敦復之象敦厚也六五去剛遠難於復而倍加篤厚之功以復之故有此象坤爲厚遇坎爲中堅有此義其占无悔象謂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不與剛比應而自敦復是以中正之道考之自心而不由於學問則復止

於此而无進機所以不見可悔易中凡言无悔皆有可悔而不自見雖无凶之義非足之之辭也觀孔子前後象辭自明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去剛遠極居復之盡迷而失所復故爲迷復之象坤爲迷遇艮爲路迷於路有此義而其占凶有災眚災天災眚人害天災人害並見故凶也若用行師終有大敗坤衆也有師義師迷而止不復故曰大敗以及其國君皆凶至於十年不克征十年陰數之終也征往也十年之久无可往之路國君凶者何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六五上六皆遠於剛而難於復六五以中道自考上六不以中道自考反悖君道而不奉命是以國君皆受其凶以其居君之上而不中故也子大叔謂楚子曰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无所是謂迷復能无凶乎

䷘ 乾上震下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從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不妄者實理之自然以行而无差妄也卦名无妄者何下卦本三柔一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內旣有主无妄之本也又動而健則外不失於物欲无妄之行也又剛中居尊而二以柔中應之上下交孚无妄之功也故爲无妄而其占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必大亨无妄者正也豈非大亨以正乎大亨以正天之命也非人所可爲也不然如其匪正必有眚傷必不利有攸往不然无妄之往舍正則何所之矣舍正而之不必其非正若其匪正則悖天之命天命不祐其能行矣哉故不容不正也問剛自外來曰外字從无妄起義乎時此心逐物紛馳於外妄也來之使爲主於內則心旣有主自然无妄孔子字義眞切蓋如此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驚蟄藏振蒙芽萬物皆於此時如其性命之本然而動无有差妄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茂其與時相對之功而育成乎萬物茂盛也對時與雷行之時相對也育養也養成其无妄之本性也在先王則布告令張刑威震動天下使妄念不敢萌卽育萬物也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剛居下位是未有物誘而早得其實理故直以无妄象之震初生遇坤順有此義占者如是則往吉以至誠而往未有不動物者動物則往必得志豈不吉乎問初民位何復與无妄皆獨下爲吉曰民位者人生之始位也未有赤子而不微賤者民而无妄卽不失赤子之心卽可作立心起念之始觀耳於復於无妄豈不獨吉乎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六二柔居中位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震爲禾稼遇兌兌爲澤又爲剛鹵之地皆不可耕有此義春耕秋穫不耕穫言一歲之計去矣田耕一年始腐其草曰菑用耕三年始和其土曰畬不菑畬言三歲之計去矣總言未富之意故象曰未富也菑畬亦耕穫之事故象止稱不耕穫以該之其占利攸往者二處賢位而无妄守中而无求

自弃養給之事亦周矣然君子特未富而非終不富學也祿在其中故其占則利有攸往六二與九五君位相應以柔順剛以臣得君則受其爵祿豈不利乎震爲兌動而悅又有此義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六三柔居過中之位有无妄之災之象而其占爲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卦本无妄三亦无妄但柔體質未實而處過中失道之位人將不信其无妄矣此迹有可疑實非其罪亦可不愧於心耳邑人卽指六三行人得牛邑人遭其捕詰卽災也

震爲動遇離離爲牛牛動則行人得之木火則邑人之災无妄原爲避災而天下之无妄者非盡无災之理然過中亦當自反也

九四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四剛居臣位比五剛其占可貞无咎臣本宜柔剛則有過然主於无妄而剛則剛以爲正非爲妄也故占者可固守正道則亦无過矣可者强辭也象謂可貞无咎固有之也豈固以有其正也若少不固則不正少不正則得咎矣乾剛遇巽木金治木成器有此義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九五剛居君位上下比剛近不相得繫應六二遠不相及有无妄之疾之象乾遇離火尅金有此義剛中故无妄也疾有病而不自適也而其占勿藥有喜上下比剛剛與剛雖不相順而皆无妄此君可臣否不阿所好之疾正爲无妄之盖係應六二柔中之賢則尊賢樂道之疾亦爲无妄之盖如此之疾豈惟不可以藥且有喜焉火尅金而成用有此義若有无妄之疾而試之藥則非妄而攻去之不至於反爲妄矣乎故不可試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剛居終位无妄之成故亦直以无妄之象予之乾遇兌金相比有此義而其占行有眚无攸利兌爲毁拆所行有見傷月无攸利也既无妄何以有此占象曰窮之災也无妄本固執其實理之行至於實理有難行之時自宜通變乃无妄之極居君之上是其窮而猶行也剛不中得焉得不災焉得有利

䷙ 艮上乾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煇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大剛也畜止也乾剛健得艮以止之則剛健之體不輕爲用而篤實矣篤實積中而英華發外則輝光矣如是則日新其德矣畜之德如是故爲大畜異乾柔畜剛爲小畜艮乾艮畜乾爲大畜小畜柔爲主以畜剛僅止其所行而已所畜小大畜艮爲主以畜乾使之存養其天理以日新其德所畜大也其占利貞者上卦本坤一剛上於二柔之上爲君臣所尊尚是尚其賢也又遂成艮以止乎乾是賢人居上自正又能止天下之健使不得放佚於不正一正而皆正大正也故占者利貞又占不家食吉者養賢也乾剛爲賢畜於艮之下爲養朝廷畜養賢才賢才出食祿自吉也又占利涉大川者應乎天也艮之二陰有大川之象艮川上一剛本乾與下乾相應如天之與[illegible]不能阻之象故利涉大川也小畜也[illegible]

事故既止則无可行大畜畜其遊德故既
畜而有可行此所以同爲畜而占之異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理氣而已无往不在惟在山中則仍性之
剛止而陽氣在中倍爲篤厚故草木生之
會歆居之生物倍爲繁盛有大畜之象君
子觀象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古人
言行傳記於後世者皆該造曰得之者默
識而考驗之則德之畜積不覺其曰厚矣
正大畜之義也

初九有厲利已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剛在下位上應六四象正畜剛其占有厲
利已厲危也已止也大畜者畜養其德以
上而畜民之德兼僅涵育而已其立法制
防範未有不嚴者犯之則爲災故危厲也
占者利止而不進自不犯其
其災也乾健遇巽退有此義

九二輿說輹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剛居中位上應六五以畜之有輿脫輹之
象健行爲輿象居中本不務外而又遇畜
爲脫輹象君子之人養德於中不以浮露
爲心畜之而止正其所願故中无尤也惟
中故无尤怨也輹所以環紐乎輪猶腹也
乾爲輿遇離離爲腹有此義脫輹壞不能
行也說輹則脫去之以
安輿也正无尤之義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九三居下位之上三爻皆健同類上進而
九三在前後者逐前有良馬逐之象抑比
迫迫曰逐良馬象剛健之爲美才也逐則
騰躍有不能從容守正之勢故其占利有
以畜其德使艱難而守其正焉艱貞維何
曰閑輿衛閑習之也衛防護之具使閑東
於駕輿服備之間習於艱難正直乃成良
馬占者如是乃利有攸往也九三上比兩
柔而彼其畜故艱貞既畜之後而應上九
剛不畜剛合志上進故利往乾爲馬遇兌
兌悅也馬悅於車乃
良而利往有此義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四臣位代君畜民者也初九爲民雖剛
不敢有所進六四畜之是乘其剛之未進
而早畜其德之義有童牛之牿之象艮童
遇離牛又爲止於麗有此義牿施橫木於
牛角以制其觸突者童牛未角而早施之
牿則變化之漸及其有角自不觸觸矣人
臣立法制度以畜天下之惡於未形則民
日遷善而不知其誰爲豈非无竆之吉象
曰六四之元吉有可喜之事也吉
事方來曰喜方來則未艾曰元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君位居上之中畜下之中是以中德畜天
下之賢才也有豶豕之牙之象楂豕貴[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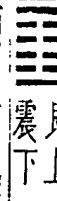
曰豶剛豕曰牙牙與牿爲剛豕之椎者難
畜其德察其貴猛之性戢於股胷刺而衆
之然後可畜謂之牙絶其萌芽之義也巽
亦爲豕去乾之下剛有豶豕之牙義九二
木天下高才大力之人不得畜養則未易
馴致何啻豶豕王者察其棲要而操御之
莫如畜之以中德立學校建師儒使之講
明義理服習道德則貼然循謹有如豶豕
之牙占者如是自吉象門六五之吉當有
可慶之事也已受其福日慶吉之方來曰
喜畜民爲賢則吉方來而未艾
畜賢已成其德故可慶賀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何荷也上爻多用何字頂荷在上之辭衢
路也天衢通達无礙之稱畜終當變而居

君之止至此緩而不畜矣又剛性上行其
氣宣發无方有何天之衢之象艮爲山徑
遇坤合蹊徑而通順有此義象爲何天之
衢占者道大行也凡有畜積之道德遇此
時如遊天衢四通八
達而无有不行者矣

䷚ 艮上 震下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
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
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卦上止下動
曰頤飲食以養人者也故言頤卽言養也

卦兩剛四柔外實內虛上止下動頤之象
也其占貞吉者畜物必養養豈无道得其
正正道乃吉也占者亦觀頤與自求口實之
正否爾何謂觀頤觀其所養也何謂自求
口實觀其自養也所養養人也自養爲所
養者之自養也養人而失其貞正之道則
不能養人不能養人則人失所養其自求
口中之實又不安能顧禮義廉恥之閑乎故
觀頤與自求口實之正與不正而吉凶可
知觀所養之正莫如天地養萬物聖人養
賢以及萬民天地之養萬物生長收藏之
道皆得其正而萬物之自養亦自從容而
得正矣聖人之養賢以及萬民忠信重祿
畫井分田无不得其正而賢與民之自養
自不至以饑渴而害志矣是頤之時盡乎
天下之道豈不大矣哉此重爲人君者能
養人則天下既富方穀若不能養人則天
下之實其口者皆各自求之以厭其饑渴

豈能善哉養之得失卽善之
得失故養之時爲甚大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飮食

山下有雷下動上止有頤象頤所以出言
語因之可思出言招尤之故頤所以納飮
食因之可思飮食致病之由故君子
以之愼言語以寡尤節飮食以愼疾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剛在下位本能耕食鑿飮不求養於外靈
龜之象但下位皆不學之民不知飮食之
中有道存苟有可貪則不論理義孟子所
謂飮食之人是也與六四相應不免以貧
賤而諂求於富貴舍爾靈龜觀我朶頤之
象震木生於水於物爲龜有此義故其占

因兩初九也我六四也設爲六四相謂之
辭且明其義耳朶垂也心欲食而口垂動
口[illegible]垂涎也口腹之人則人賤之爲人所
賤則何如乎故象謂占者如是不足貴也

六二顚頤拂經於丘頤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柔居賢位求養於初有顚頤拂經之象震
本反生有此義求養於上有於丘頤之象
艮止兌口向上上卦艮爲山丘有此義占
者征凶柔不能自養必求口實於剛賢不
得口養必待所養於君今君位非剛既不
養賢二則上下无所征矣征於初剛上反
求下是顚倒之頤拂逆常理彼初方處貧
賤待養於人而二反求之必失其養故征
凶今初剛則上九上非二之應彼處君位
之上高而不動如丘求之是於丘而求頤

丘豈可食之物乎征不得其養故亦征凶
是卦止二剛皆非我之同類有征則凶我
之同類當求者惟五五失其剛則二失其
類矣故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行卽征
也征既凶矣不征則不得其養何以爲生
存之道而不言者二中有守中之義雖溝
壑可耳此非君子之罪君失養賢之道此
所謂觀頤之不正而又當觀自求口實之
正也不往則正正爲吉道他
非所論矣是在占者自處耳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柔居過中之位應上剛終極之位有拂頤
之象震遇離木生火過生則反自焚有此
義又動而麗於凶其占貞凶十年勿用无
攸利柔居三過於求頤是惟以口實[illegible]

及者也上九比六五則養君爲重而不暇
及三況居君上有德以養人而无飲食以
養人於是而求順則其相違悖雖以下求
養於上又得正應爲順之正道而必不得
其口實豈不因乎此道占者雖待至十年
不可用也用亦无攸利其道大相悖也十
年陰數之終
數盡可矣

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象曰顚頤之吉上施光也

柔居臣位應初剛賴其養於下亦顚頤之
象而占則吉何也人臣居高專視下民以
爲養有虎視眈眈之象艮於獸爲虎遇離
爲目有此義而實則下民亦皆賴上人之
養有其欲逐逐之象艮遇離又爲虎在網
人欲食之有此義如此雖顚頤何咎故占

吉也眈眈專視也公卿大夫之祿出於田
間其分制之嚴有此象也其欲逐逐下民
獲養於人臣而一一遂其欲有野人以養
君子然後有君子以治野人爲之藩身家
而給口腹有此象也占者得下之養還以
施之於下則誰有咎之者哉而不吉乎象
謂六四顚頤獨吉而不與二同者上施光
也居上位而有以施養於下其道光大非
徒顚頤
者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柔居君位比上剛而待其養有拂經之象
艮土遇巽木克之有此義人君養天下者
也无人不在所養之中乃柔不能自養得
比上九之剛賴以自養豈不拂逆常理乎

其占居貞吉自處於正以從權變自吉葢六五之於上九乃人君尊賢於己之上而師父之資其輔導之力以自養且養人也自處於正以聽其設施自爲吉道要之皆順以從乎上九也其占又爲不可涉大川此合經從權之占似利於行險而涉川則不利卦止而入有此義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剛居君之上君之師傅也師傅之德養君以養天下是上九爲天下之所由養也故爲由頤之象艮山過坤土坤艮之母有此義而其占厲吉臣居君上其任重其時疑故危雖危而天下由以養焉功愈顯而德愈見故吉而大有福慶也又占利涉大川亦危厲而吉之義

䷛ 兌上 巽下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大過大者過也四剛相比居內剛過盛而二柔僅見於上下故爲大者過其占棟橈利有攸往亨棟橈本末弱也棟桯也今朝廟之屋承廣梁通脊大桯是也全卦作一棟看下爲本上爲末本末弱占者可以不居

利方所往而圖功也卦體卦德亦具此義焉剛過而中剛過而二五得中爲上下兩卦之主是大過者過於行其剛正也況棟又危自心巽順而說其所行如是故利有攸往乃得亨通也要之大義謂避亂邪時有過剛之質中正之德心巽順而說其行故行過行蓋大過之時則然也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者過於行其剛正小過者過於行其柔正此二卦之別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滅沒乎木是水大則過乎木此大過之象也此時木在水中特立不拔藏而不悶木又大過乎水此大過之力也君子觀象處大過之時挺大過之力亦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不懼是處嫌疑患難之際如周公之流言孔子之陳蔡是也无悶如顏閔之不仕是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柔居下位比衆剛而承之有藉用白茅之象巽爲草木爲白過乾金克之有此義藉承也茅柔物也白潔也天下至柔潔之物莫如茅初六柔居最下以承剛是在下之人過於順承乎上而不敢稍有違背稍有不潔者也占者如是則无咎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以往則慎之至也何至得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剛居中位大過之剛下比初柔有枯楊生稊之象楊木之陽盛者稊根上新蘖也九二剛中陽盛似楊當大過似枯楊下比初六感陰而生似稊巽爲木過艮艮爲少生有此義而其占爲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女對老言謂少也九二賢位下卦之主中正乎剛爲老成之夫年高有德者也初六居下過柔爲女子之妻唯順於夫者也過柔者既過於順剛則過剛者即過於撫柔是兩過正可以相與也占者如是不但可成生育之功而无所不利也

九三棟橈凶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剛居過中而應上六有棟橈之象巽爲棟過坎坎陷險有此義三本過中之剛而卦爲大過剛極變柔上六又以柔輔之則益弱矣豈非棟之將摧者乎占者如是則凶象曰不可以有輔也本身已弱又輔以柔自不可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剛居臣位棟隆之象卦爲棟棟爲木兌澤過坎水皆生木有此義臣國家之棟而以大過之剛處之則多懼之心憂國盡篤棟豈不隆乎占者如是則吉而下應初六有私於下故其占又爲有它吝言占者當以有他心致羞辱也私於下似有棟橈之凶而止於吝何也象謂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下爲民四爲臣臣愛民自不至於撓故止於吝而无害其吉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剛居君位大過之剛上比上柔有枯楊生華之象九五剛中當大過似枯楊上比上六感陰而生似華兌爲花過巽生有此義而其占爲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上六過柔居大過之上爲老成之婦過於夫者也九五上卦之主大過之尊而處陰之下爲上夫受制於婦者也士夫猶丈夫對老曰士言小也婦得夫則婦主夫事也大過之剛制於大過之柔剛得柔而不過故无咎制於柔而不得伸其剛故无譽占者如是无生意而受陰之制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柔在君上有過涉滅頂之象九五君猶頂也上六澤之上爻涉也澤過其君猶涉過其頂兌澤過乾金金沉於澤有此義而其占凶人不可有高過於君之行是滅沒其君以顯己焉有不凶者乎而又无咎者不可咎也當大過之時皆過於剛上六剛極獨柔不得不有此過雖凶不可以過責之此忠臣義士激於時事而犯難以自成者歟

䷜ 坎上坎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尙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一陽陷於二柔之中險而難出也卦名習坎者重險也兩險相重行習之義也八卦皆重[illegible]坎言習者人情狃於險則不習不知素患難行乎患難則雖坎而又坎无入不有[illegible]待之學故易特表其義示人也其占有孚者信於險也坎爲水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故爲有孚也坎中實似水

陷二柔中似水由地中行流即行也不盈言不出也總言水陷險中即於險中流行欠一分一寸不及岸者終在險中亦不能僞而爲盈以徼幸欲出豈非行於險中而不失其信天下之有孚於險者莫如水矣人陷險中亦宜如是以信之是即習坎之義也又占維心亨者以二五兩剛爻取之乃以剛中也以剛王中而行即素位不願外正己而不求於人身在坎險而心常自得故維心之亨而已亦習坎之義也又占行有尙者往有功也以有孚心亨之道而行本无出險之心而自成出險之功故可嘉尙也人於險必謂其不宜有而不可習也所見亦甚小矣天下何往非險莫險於天其不可升是也莫險於地山川丘陵是也莫險於人王公設險守國是也人陷於天之下地之上而莫敢有逞越之心復陷於王公法制禁令之中而莫敢[illegible][illegible]不善

之行是險之時其範圍曲成於人者其用豈不大矣哉故習而安之斯術必於是君子於此進德以全其身矣是在占者用之耳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洊洊漸有加之義與習畧同卦名習坎則學習溫習乃其正意故彖言大意而大象則明之也水漸漬有加久之无不大通人之脩其德行與以德行教人才有數難險阻之處即厭倦由之而生君子觀於水洊至其常其德行而學不厭習其教事而教不倦失之自无不大通也

初六習坎入於坎窞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六柔居重坎之下有習坎入於坎窞之象坎水遇兌澤水淺而愈險而其占凶微賤之人生於艱難險危之中不審坎而又坎最能習坎者乃其昏柔不明於處險之道每遇險雖憂不能出而憂求出之往往愈陷愈深而入於坎險最深之地故象謂其失道凶也使占者知此忍耐而慣習之行乎患難而不生徼倖失道之心必不至入於坎窞之凶矣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剛居下坎之中爲坎有險之象坎者險之地也有陷其中者[illegible]之有險而其占求小得二賢位九剛德賢者之剛素患難即行乎患難不生倖出之心故知其必[illegible]

險也險雖不出而盡其處險之道則亦必少能自安坎遇坤險而順有此義故占者爲未出險中而求小得可耳得安而自得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三柔處下上二坎之間有來往坎坎之象之往也坎陷遇巽入陷而又入有此義而其占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險爲見在之地枕又者彼險也當來往皆坎之時身已後於此險卽宜習而安之不可舍此別尋微倖之路是又於彼險者頭矣占者若險而且枕則必入於坎險最深之地越增其凶此六三尙處下位未卽至上位可以預爲昏柔者戒之故告以勿用雖用亦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六四臣位而坎爲不得君然剛柔相際則柔必順剛卽爲處險之道有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之象坎陷遇兌悅坎兌水澤爲酒食又爲器有此義樽飮酒之器簋盛食之器貳副也缶瓦器所以酌酒而益樽者也納進也約結也牖室之通明處也樽酒是以酒爲主簋貳是以食佐之用缶是盛酒大器用缶也酒醇物也足以沃心食實也足以充飽缶朴也人臣欲以得君而處坎險之時難遽通之以誠必先以親厚之道際沃君心而我之誠慤則副之而進然又必用朴質而不可文勝也又不得直進其說而必進結自牖人君於事有所蔽卽不得就本事求入旣蔽矣未有能察之者也必自其所明而不蔽之事以約結其心而使之信焉占者如是亦可以正其君於險難之際而无愧於臣道耳故无咎

九五坎不盈祗旣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九五上坎之中而居君位雖猶在險中而險已平有坎不盈祗旣平之象不盈卽流而不盈之義猶言習險而不出也祗與抵同言已抵安平不甚險也上有一柔爻故不盈下已出五爻故旣平坎險遇坤順坤爲地有平義占者如此則无咎雖剛中居尊而尙在險中豈能大有所爲不過平安无事補過耳故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上六柔居坎盡出險之象坎極出坎似有吉占此不知坎之義者也卦本習坎道在處險素位行也素患難自以行乎患難者爲不凶而上六固出之豈吉道乎自謂出於坎險豈知陷於平地故有係於徽纆寘於叢棘之象坎遇巽巽爲繩爲木有此義而其占三歲不得凶大曰徽細曰纆皆索之名寘居之也叢棘圜之以棘也三歲一卦之數亦凡事一變之數也不得不能安紓自得也係之以繩使不得脫叢之以棘使不得越至於三歲之久不能自得其凶如此皆因失習坎之道也初失習坎之道陷於坎中而欲出之卒不能出而愈入之深也上失習坎之道出於坎中而不習之卒陷於平地而且凶之久也數所當險習而安之雖不吉而或可小得或以无過終

未有數當不出者故彖謂如是而行則自有可嘉尚也坎之陷人天作孽也我安習其中天人自發生機迨燃纏叢棘之陷人自作孽矣天怨人怒安能小得亦安能以无過哉出此入彼異地同險而且有甚者然則世之巧於出險者徒多一徼倖之名耳

䷝ 離上 離下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何爲麗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相與依者而附麗之離爲明日月也離爲文草穀是也故以釋之日月不依者於天不能運行不息百穀草木不依者於地不能生長无窮人生必各有所依者以爲運行生息之地亦猶是矣其占利貞者以卦德離爲明上離下離明而又明有重明之義二五兩爻爲明之中有麗乎正之義重明而麗乎正則日新又新明德自有親民之化乃化成天下矣豈不利正乎其占亨者以卦體二五兩爻皆以柔順麗乎中正旣柔而又於人爻中正以〻何往不通故亨是以占者如畜牝牛則吉也牝牛柔順之物耕土而正之方特設象以告人耳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離爲日明兩作日以繼日无窮之明大人有天下之責者觀重明之象作而又作明以知明明德之學德不明无以照四方明不常繼雖若有照而未盡照也故繼明照於四方天无二日止是作而又作則明无窮人亦无兩德止是明而又明明亦无窮故明不可不繼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避咎也

初九剛居下位麗之初尚无定麗有履錯然之象四民百家之業分途於民剛强有志者方欲爲此又務於彼此時不能不復路錯雜以混擇取故有此象離遇艮艮爲路有此義而其占敬之无咎一日所麗終

身托爲何可不慎擇於始乎占者能敬以避過可耳故象謂履錯之敬以避咎也避咎便是敬

六二黃離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柔居中位有黃麗之象黃中方之色地之色也土柔居中而萬物皆於此含載如百穀草木麗土之義是爲黃離離火遇乾乾戌方漢秋火焚原爲土盛之時有此義賢位居中專依著於道德素位不願外正已不求人而事物之理生息无窮豈非元吉乎大者皆托始於此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剛居過中之位漸失所麗有日昃之麗之象日夕日昃其麗天者已不能久而其占爲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蓋遇震爲鼓歌有此義缶瓦器古人勤於日用則鼓用器而歌之以節勞倦不鼓歌不振也年過七十曰耋言人所附著之事漸不迨衰耄已而日即於衰敗如此更何冀其歌舞振作唯有大耋之嗟坐見其斃耳豈不凶乎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九四離下卦而居上失其在已而麗於人有突如其來如之象火遇山火山俱有突

來義四高位富貴勢位之家也不得已而依附之其道貴柔乃又以剛處之必致爲富貴所熏灼而難以安則有焚如之占如是即言笑行習之常亦无所施不啻死矣故有死如之占如是則必見擯斥而不爲人所恤矣故又有棄如之占火焚山則物如棄有此義象謂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凡人一生自麗爲正不麗已而麗於人此出人所不意之事故唯見其突然來也如此之人爲何而來因其不容於彼故來於此彼此本无異情則其不容於此又可知矣占者如此安得不焚如死如棄如乎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君位非八所得輕麗者麗而在此是必王公失國相爲所麗以扶危定傾事出廹切有出涕沱若戚嗟若之象離遇乾爲君有此義而其占吉象謂六五之吉離王公也麗於人者无吉理而離王公則吉也此乃不得已而麗而王公互有典滅繼絶之義安得不吉離王公麗於王公也王爲天子公矦伯之稱亦一國之君也諸矦麗于天子麗諸矦皆爲此象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illegible]君上麗外之位有麗極不麗之象此[illegible]則无可用唯王用出征有嘉當麗極不麗之時人已不相得而相叛之時也故王者不得已而用兵則必折首獲匪其醜可无咎也離爲甲胄戈兵遇震震爲渠首有此義出征原爲正邦非欲害人折服其首

惡而已弃不及於无辜之脇從彼原非其醜類也如是雖非常之舉而可以无過咎不然雖王用之亦有過矣

周易上經二終

張[illegible]

䷞ 兌上艮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萬物始於天地

人道始於夫婦故下經首咸咸感也艮兌名咸者夫婦交感也三柔本在下而一柔上之陰感於陽而上應即以陰與之乎陽也三剛本在上而一剛下之陽感於陰而下應即以陽與之乎陰也陰陽有感則有應有應則有與二氣感應以相與此爲咸之體也又艮止兌說有聚止而相說之義此爲咸之德也又艮爲少男在下兌爲少女在上有男下求女之義男不下女女終不可以先男此爲咸之序也故名咸感應相與止聚和悅有亨之義而利於正男下女有取女之義而必相得是以其占亨利貞取女吉也感之道不止男女爲然天地以氣感萬物而萬物自化自生聖人以德感人心而人心以和以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有感必應感應之間情无所適可不愼所感乎動乎心而施於人爲感應乎人而動於心亦爲感聖人愼感則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人能愼感則即所以學聖人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雖高而中多空可以受水故山上常有積水成澤山陽澤陰交相感通有咸象君子觀象以虛受人雖特立不拔如山之高而必虛心受善如山之虛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柔居最下有咸其拇之象拇足大指主行止者艮初爲拇遇離爲目目有視則拇感動而不能止象謂咸其拇即動而志在外也在下之人本无學守有感即動而其志常貪於外物亦不諳其當動與不當動也如拇之有感即動唯貪於外而已此爲占者戒也

問外不作應四說曰咸感也人居一室而馳思无所不至在在於不應之地皆動念者故不如澤之也若以應論六二不宜有凶占九五不爲志末矣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柔居下位之中有咸其腓之象腓股之肥處足肚也肥柔而苦動艮中爲腓遇巽巽爲股股動而腓亦不能止有此義士位柔弱喜靜日隨於世俗感應之中疾爲苦累而意相悖謬其占豈不凶乎然雖凶而居之不辭則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既處感之時即不可辭其凶之事唯勉强以居於感之中習勞盡分吉在其中矣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剛居下位之上有咸其股之象又比上位之下有執其隨之象艮上亦有股象遇坤順爲隨之義股最剛在下身之上以主下體之行又在上身之下行止唯隨乎上象九三承上接下之職處亦不得處行亦不得自專故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論上自當處乃主行而亦不處論下唯當行乃所執者下職而唯隨人占者如是而往能不吝乎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剛居臣位最爲感應之煩其占能守正則吉而悔可亡也而其象則爲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憧憧多思貌事過爲往方來爲來往來皆思感之至也衆類曰朋言不一類也思慮旣至精義入神則上而君下而臣民无不以爾之思慮爲從矣兌爲朋友過坎坎爲心爲智慮爲加憂有此義占者如是自吉自悔亡也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言雖感煩而正自不受感之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言如此思慮特因未能光大以識天下之理故不敢思慮周到以求光大此所以朋類從之也占者宜盡其思而已九四居上卦之下於象爲心主思憧憧二語循言咸其思云與咸其腓股爲一例特先占後象文法變耳問此言貴思與舊說不同[illegible]看經不可自作意玩本爻辭與孔子繫傳自得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剛居尊位有咸其脢之象脢在心之上肺也兌金爲肺遇震而動有此義肺於人身爲尊高淡穆之所不思不慮之處然感甚者脢亦忡動焉九五人君之位止宜脩德建極以篤恭感天下未可親於紛紜之務也當咸而亦被其感則親務於紛紜矣是志在末而忘其本也然理末務者末務亦必理則亦遂不見其失雖有可悔而不悔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柔居最上有咸其輔頰舌之象兌爲口舌遇乾金相比有聲輔口旁頰牙骨人言過盛則輔頰舌三者俱動上六居感終則並失其實而唯尚言說以應人故象謂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卦爻皆欲人愼感而惟口難持易於喪德故爲之戒

䷟ 震上巽下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久也論交感之情則少者爲切故取艮兌爲夫婦論恒久之道則長者能謹故取長男長女爲恒以陰陽尊位也陽本尊而治外陰本卑而治内若柔上剛下爲情之感變可以暫諧而不可以爲常道故剛不可終於下而上之乃安柔不可終於上而下之乃安上下各得其常分是恒體也又震雷巽風雷能舒物之收斂風能肅物之發散肅而不與之以舒舒而不與之以肅皆不可以久雷風相與是恒象也又巽入震動德之人者善下人而不能自動德之動者善自動而又不能從人皆不可以久巽而動是恒德也又以上下應言剛柔不相應

或有應有不應皆不可以久剛柔皆應又无非恒道也如此故謂之恒其占亨无咎又利貞者恒之體象德應如是是道也恒能久於其道故亨久於其道則寡過矣故无咎而要之利在正而已矣此非強設之理莫亨於天地莫无咎於天地莫正於天地而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又何疑於人乎其占又利有攸往者恒之爲道終則有始也終而又始先者成而繼者不倦以此道而往有何不利乎推而言之日月得天之恒道而能久其照物之功四時變化爲恒道而能久其成物之功聖人亦必久於其聖人之道而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人可不務於恒乎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發散風收歛各不相同然自有雷風以來雷恒爲雷風恒爲風而不相假借變易故爲恒象君子以立不易方凡所立身行己之道果在於是卽立於是以爲我終身之方向决不改易猶不可易雷而爲風易風而爲雷也如是亦可以有恒德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柔居民位有浚恒之象巽入遇乾一余助其刻削有此義浚深求也下民而恒一日而爲百年之慮一事而爲子孫之謀豈不浚恒乎占者如是雖正而凶无攸利自計恒久亦屬不正道而過慮深謀者必遂私放利安得不凶雖爲己而於己反无所利也象曰始求深也民事人生於始之事宜甘淡消守微賤以俟命於此深有所求是當其始而卽求其深也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剛居士位則恒於中道其爲恒久之計者得矣其占爲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下位之中乃藏脩之地久中則久其中正之道也巽入遇民止入而止有此義占者如是不知不慍遯世不悶何悔之有凡言悔亡皆似有可悔而實亡也凡言无悔皆有可悔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剛居過中之位爲心无主下上之間爲行无定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巽風遇

坎水為無定有此義人不輕以羞辱加人
為其後之來可量也惟人而无恆者即亟
醫亦不成最為人之所量故人人皆得而
奉之羞辱也其占貞吝占者如是雖正不
免於吝也時故猶有正而不恆終致羞吝
謂不恆其德无所容也一切正道全不能
以堅忍守之无地
可以容其身矣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非位而剛非恆道也有田无禽之象田獵
也禽獲也高位本宜得志而无所得志猶
田獵而无禽也震動遇坤地有田獵義象
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臣位得君則可久
不得君則不可久剛不順君則非可久之
位占者不能久於其位又安望有所獲乎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君不可易之位而中順以守之有恆其德
之象而其占貞占者宜正固自守也又占
婦人吉夫子凶震男遇兌女有此義婦人
從一而終故守正而吉夫子主制乎義為
婦所從亦執從一之道則凶矣此爻具此
二義故並陳以告占者問丈夫得此可變
其正乎曰易亦有不可貞者權也即經也
若此為婦人之正道非男子之正道守之
斯不正矣此所以貴占也大約從人之人
皆婦人之類便宜行貞一之道若自作主
之人皆夫子之類
便當變化從權

上六振恆凶

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柔在君上居恆之極有振恆之象震動遇
體麗麗而消動有此義恆極而不知變為
為執持以振其恆故其占凶振強持也久
道必有所成及其成則與初時不同令之
聖人久道化成終始甚異也而上六昏昧
恆極不變不變則不通不通則不久而壞
敗其恆是欲成反壞則
大无功矣誠凶道也

䷠ 乾上 艮下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
也陰陽原无二物氣之發進為陽斂退為
陰初二兩爻皆陰六月之卦也斂退之氣
方長即其餘陽皆有斂退之勢故名遯之
之占亨者遯而亨也遯何以亨剛當位而
應與時行也九五當卦之尊位是時所在
也而正與遯應是時當遯也而君子遂遯
為是與時偕行也道不違時是道即以道
行貴非遯而亨乎又占小利貞者浸而長
也陰為小陽為大兩陰浸長以消陽是小
盛大衰之象故其占為小者利止如占大
臣小交大子小長大幼小夫大妻小之類
當盛長而各能固守正道則自利也亨利
之在遯皆與人情相反人情以遯之時為
塞之時而孰知其亨也人情以遯之事為
不利之事而孰如其利也則遯之時有義

存焉其義豈不大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者氣也地以上皆天山勢高起則天氣退避有遯之象然亦遯而遠之而已聲色不形也君子於此得待小人之道故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遠者退而避之也聲色不形何其不惡又斷然必遠而不雜其擧又何其嚴也此小人之勢既勝既不得而與之爭其所以待之者舍此無他道矣有伸此小人借言不惡者固爲君子之賊又有好爲力爭以氣節爲嚴者亦君子之談耳世俗不知多驚氣節爲奇而學者附和之以爲非此不足扶綱常則易亦不必有遯之義矣天亦與山角矣遯之不惡其爲綱常之地也厚遯之嚴其爲綱常之扶也力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柔居下位有遯尾厲之象初六與六二同爲柔則同爲遯二賢位爲遯之首初民位從而遯之爲尾賢者之遯隱居樂道足以善世容身若民雖欲遯而實不能遯似遯不遯豈不危厲故有是象民爲狐遇離狐遁而火見有此義而其占勿用有攸往占者當退守不可有所往而圖事也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尾原不當害之先不往自无害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革叶郭說音脫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柔居下卦之中賢者隱遯之位有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之象牛柔順之物黃正中之色此六二柔中之象也革所以固物莫之勝脫言雖欲脫去而力不能勝其革之固也六二當遯之中以柔順之道保身以中正之德斷行所以固其遯之志者何嘗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脫乎艮止遇巽入艮丑方亦爲牛有此義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固遯之志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剛切比柔是欲遯者而過中居下之上已不得遁矣是有所維係而不得遁故爲係遯之象艮止遇坤順止而順之有此義其占則有疾厲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言其占者當有疾患至於甚憊而不能脫也唯畜臣妾則爲吉占何也天下唯女子小人爲遠之則怨近之不遜係遁則若遁去而又係之似遠似近以此道畜養臣妾自爲吉占不可以此道圖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剛居臣位而應初六有好遯之象常以道合則留不合則去爲心是雖未遯而常好之乾健遇巽入有此義其占君子吉小人否若占者爲君子有自得之學不顧人之膏粱文繡則雖居高位而常有退志安得不吉若占者爲小人貪爵冒祿不知人之

有凡貴自不好遯安有吉理故日
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占者自反

九五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剛居君位應六二有嘉遯之象乾剛遇離
明有此義嘉嘉善之也人君无遯之義而有
嘉遯之心見賢者高尚而嘉其善則人君
功利之心亦可淡矣故其占貞吉象曰嘉
遯貞吉以正志也人君有嘉遯之心則志
正占者如是志正而事可因以正矣安得
不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剛居君位之上不與陰應世外之人不受
世患者也肥遯之象肉過於骨曰肥過於
自養者多然出世之人唯尚退藏不受世
害而自養有餘則曰肥遯乾金遇兌金有
此義其占无不利以退養爲主則患害无
自而及故无不利象謂无不利无所疑也
有利有不利則疑无不利則何
疑也告占者當肥遯而已矣

䷡ 震上 乾下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

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大壯者何
大者壯也大爲陽卦以三陽三陰爲等分
多一陽則偏勝而陽爲上進之物以偏勝
之陽居下征上其勢甚壯爲大者壯也又
乾爲剛震爲動剛以動故壯卦體卦德皆
壯安得不爲大壯也其占利貞者何大者
正也未有不正而可言大大者不失其本
正之道自利矣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天
地之大无有不正失其正則无有天地之
大矣天地之情在於正大人能以天地之
情爲情有不利
乎故利貞云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大壯是何等威嚴則陽決君子以
非禮弗履取其嚴斷以爲禮則即取其嚴
斷以行禮故非禮无可容其履也蓋事之
壯莫壯於禮而君子之壯莫壯於非禮弗
履赴湯蹈刃人有能者而克己之學天下
鮮焉古人有言自勝之謂強天下有自號
爲強而不能非禮弗
履亦可知其委靡矣

初九壯於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於趾其孚窮也

剛在下位壯於趾之象趾在下可以徐進
而不可壯往之物也乾下遇巽柔有此義
其占征凶有孚居下而壯於往必有所失
焉得不凶徒見信於人而已象謂初九之
壯於往雖人信於我之壯而終爲困窮之
道其能濟厥事哉今夫微賤之子使氣好
俠報讐死難非不見信於人究之致禍
未有能濟事也如荊軻聶政之流其孚豈
不窮乎

九二貞吉

彖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大壯利貞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守正未有不吉九二剛居中位賢者之壯皆出於正故獨有此占乾健遇離明知真行果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未有中而不正者故正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用罔承用壯爲文言用不壯也九三剛居過中之位過於壯者也而居下比上有承事之道義不可壯者也故其占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小人處此多不知道而用壯君

子處此知道有在乃能用不壯也罔似不正故又占貞厲若必固守其正以爲壯則我剛而四亦剛四爲壯之臣得壯之時人君所委任者三自不免於危有羝羊觸藩羸其角之象乾健遇兌兌爲羊有此義羝羊好觸者也藩限也羸困也羊爲藩籬所限則用壯羝觸致困病其角言占者之貞厲如此也象恐用罔之義未明而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可知用罔爲不壯矣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於大輿之輹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剛居臣位比六五柔君君不壯而臣壯故其占貞吉占者固守其正則吉而悔可亡若不正則凶而不免於悔矣守正而往則无阻撓有藩決不羸壯於大輿之輹之象震動遇坤順動而順有此義決開也君柔不壯則藩先開決不困我之所往故可以壯往之尚而壯於大輿之輹不可禦也然非正不能矣

六五喪羊於易无悔

象曰喪羊於易位不當也

柔居君位正當大壯之位而失其大壯何失之易也有喪羊於易之象震遇兌有羊動而失義羊象壯也易輕也不當喪而喪之意而其占无悔委權於壯臣於事聊有濟在己雖有所喪而常不悔象曰喪羊於易位不當也不當大壯之君位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居卦之上壯之極亦有羝羊觸藩之象非剛而亦言羝羊者羊非爲陽言爲壯言也柔本不壯而居最上則强爲壯也然雖强爲壯而勢已窮盡後旣不可退前又无所往故又有不能退不能遂之象如羊角掛於藩籬不能進退也震遇離動而麗有此義羊蒙前文言互卦有此義占者如此之壯何利之有惟以艱難處之則吉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壯極者不暇詳審其得失故至於不能退遂也艱則吉咎不長也人艱則志沮氣緩緩則詳審之心生必能改過遷善而吉道在是矣豈至長久有過咎乎咎不長即吉也

䷢ 離上 坤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離爲日坤爲地明出地上進而益盛故爲晉坤順也離麗也順而麗乎大明之君也六五柔進君位而坤道上行臣之晉接於君也是以其占爲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康侯康順之侯也言諸侯有康順之功者用此以受君之厚賜而被親禮也日君象爲明君坤諸侯有土地人民之象爲安順之侯諸侯有安土從順之勳而麗乎大明之君順則得君心麗則蒙君恩大明則

酧功必厚故占錫馬蕃庶也坤爲牝馬互卦爲坎坎又爲馬要之厚賜莫如馬也蕃庶多也柔進爲離晝日之義也上一柔進則接引下三柔皆上行三接之義也晝日三接言一日之間三次親禮之取晝亦言光明正大恩出殊衆非出於私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出地上進而益明故爲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昭明之也猶言明明德也日本明而其出地則自出之出而後明是自明之也明德本明而其明之功日進而不已者則自明之也天无可聽人无可代則取法於日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進有應其志必銳故晉如柔居最下當自退避故摧如坤順遇震驚有此二義其占貞吉罔孚裕無咎居下上進宜銳亦宜退皆居下之正道故曰獨行正也占者能如是以守正自吉然進退无定不爲人所孚信[illegible]皆求心之自得當進而進當退而退極其[illegible]是則無適矣初何以進退自裕未受命也初本微賤未有官守言責則吾進[illegible]不綽綽有餘[illegible]哉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於其王母

柔居中位君子德盛進用之時故晉如上无剛君與應故愁如坤順遇坎險有此二義其占貞吉晉而愁正道也吉者如此守正自吉其吉當爲受茲介福於其王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母祖母也六五君位而柔其於二也畧尊嚴之義而言親愛之情以王母之尊而親也坤爲母坎爲宮有此義介福善福也未居高位而受安養之隆此吉之有不同者故復明言之既剛柔不應何得受此介福以中正也柔與柔不相濟而中正與中正則相得也

六三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柔居下位之上進之前有衆允之象坤衆遇艮止有此義當進之時而止衆人之前是衆所推尊信服者也其占悔亡三本過中冐進冐進必有悔然衆既允之則其冐進者合乎衆志之上行非一人之私也故悔可亡耳古人云謀從衆則合天心即此

義也象悉衆允之義未明
而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剛居臣位則貪進上比明君則畏而不敢
進進而有畏有晉如鼫鼠之象鼫鼠碩鼠
也其爲物貪進而有畏離爲網罟遇艮爲
鼠有此義而其占貞厲臣剛君柔易於不
正故戒占者宜守正臣剛君明終難自安
故占者又危厲也葢剛不當於晉之臣位
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柔居尊位晉有可悔晉而大明悔豈不言
乎故其占悔亡惟其悔亡故占者雖有失
得可以勿恤但往自吉而无不利也離明
遇乾健有此義悔者晦也天下可悔之事
皆生於晦暗不明離中爲明主故雖陰柔
似乎不明而實至明所以悔亡也陽爲明
陰爲晦離之陰實明之主也離卦本乾體
一柔麗而居之天下不明純陽也日麗之
乃明陽中陰也故日晉天中爲明陰麗乾
中爲離人知日之爲陽不知日之爲陰人
知離之爲日不知離之爲乾此離之所以
爲明而六五之所以悔亡也人止知得之
吉利而不知失之吉利往往有事不如意
而實大有可慶者未易與俗人言也故告
以勿恤爲象曰失得勿恤往有
慶也慶即吉利吉利即悔亡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晉至君位極矣上九又以剛居其上晉其
角之象首上生剛故爲角也離麗遇震其
爲決躁有此義占者維用伐邑厲吉无咎
貞吝離兵震驚有此義上九卦終不過進
氣之餘不能大有爲故維用伐私邑之邑
也伐危道也在晉時用之雖危厲而吉何
也上九以剛終必邑之不正而師出有名
故得无過而不失正然亦不免吝不能以
德睦邑其道
未光大也

䷣ 坤上 離下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
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
正其志箕子以之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日
在下地在上日入地中明爲地傷故其象
爲明夷也又內卦離外卦坤藏文明於內
而用柔順於外非蒙大難不至此古之人
有用是道者文王以之文王之事紂讒則
不自因則不怨唯日天王明聖臣罪當誅
人不見其文明止見其柔順者以蒙大難
故也舉文王可以知明夷矣此又以卦德
釋卦名也其占利艱貞者晦其明也藏其
明而不用日晦晦其明何以爲艱貞內難
而能正其志也時既傷我之明我即藏而
不用夫以條理明悉之心鬱於內而不得
施則內之所存者爲極艱難矣而我之明
實藏而不傷是又能正其志而不失如此

艱貞之道古之人有行之者箕子以之辱身徉狂以晦其明者全身之以无不正者乎忌占者艱難正固如是有不利乎觀周公孔子於處明夷之道獨取箕子爲正然則微去比死皆其變故之非常而非聖人之本心可知矣以文王釋明夷以箕子釋艱貞使象占之義各有所明非文不艱貞箕非明夷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明入地中夜也天地不以盡照爲明而必有夜以藏其明於不用人之好用其明者必欲无所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无合容寬厚之德而人亦疑懼追蹙而不安適所以爲不明而已矣故君子觀象以莅衆用晦而明藏其明有所不用不明乃所以爲明也

初九明夷於飛垂其翼君子於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於行義不食也

初九下位其明易傷故其明夷有於飛垂其翼之象垂翼下飛疾也此爻明夷之初爲日初入地之時其下如飛故有此象離爲鳥遇艮有此義而其占則君子於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行去也往進也君子宜見幾早去去位當弗故三月不食若有所往三人人必見疑而有言語之傷當傷明之時人皆隨時習闇我以明而往安能見信而无言哉謂所遇不合也此總以初夜爲占初夜則退寢之時故於行當寢之時非當食之時故不食當夜而往主人未有不疑故有言不食必三日者取離三爻之義明之傷三爻而復君子之憂三日而平矣左傳明而未融其當旦乎爲鄉占故以當旦非即旦也左傳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於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於行當三故曰三日旦日不食火焚山山敗艮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必讒也皆占法如此

六二明夷夷於左股用拯馬壯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中位正傷其明故其明夷有夷於左股之象股在下而所以行之物也左爲陽尊右陰爲卑故股以右爲便用以左爲行傷左股則妨於君子之主行者矣此爻爲明夷之中日在地下正中夜子時也此時消息酉在東其明向左而地正有以

傷之故有此象其占則爲用拯馬壯吉離遇乾乾爲馬有此義馬壯者能前進之義也傷左股似不能前進而拯以壯馬則雖傷而進自壯安有不吉日在中夜雖正傷其明而陽生於子前進之氣自此盛壯故有此占也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則者天理之法則月至夜中明於此傷即於此盛其天則然也君子處明夷之中明益傷而行益順亦其天則然也知此道者罕矣

九三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九三過中之位傷明之極極則必變故其明夷有於南狩得其大首之象離南方遇震爲渠首有此義狩所以獵禽用兵之名也南陽方出暗就明也得其大首大惡之

首也此爻爲明夷之極夜之終日自丑向卯由北而南闇極將明之時故有此象蓋湯武伐罪弔民之師故言得其大首而其占爲不可疾貞疾速也占者不可急於有爲而貴守正也象謂南狩之志乃大得也此天與人歸故其志大得此豈可以嘗試而急爲之哉

六四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於出門庭

象曰入於左腹獲心意也

六四臣位離下位而近君有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於出門庭之象坤順遇震震卯方日所出爲門庭凡左爲主凡右爲從左腹心意所藏主之處也明夷之心即六五人君之心不言人君而言明夷此時人君傷其明也入於左腹獲人君之心意也於

出門庭言於出門庭時即獲之也此爻出下卦入上卦乃日出地入天之時天之左方也左方故爲入左腹出地故爲出門庭六五中天之位四近之故爲獲明夷之心於出門庭總言六四柔順乎明夷之君不當入人君之左腹而得其心意於出門庭也此離暗就明出門得意之占占者如是於時宜然於理未爲盡得故不言吉凶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六五陰居尊位雖晦其明而實不受傷蓋陰晦內難也居中能正其志也有能箕子之明夷之象坤順遇坎險以順正之道處險有此義坎亦爲心亨而其占利貞固守其正自不傷也此爻爲日中天之時而爲陰所蔽浮雲之障太虛不過一時晦蔽其明非有傷於明也箕子佯狂爲奴晦其明而正其志迨時過事已其光明正大依然如日之中天故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人於明時見明則不明時其息可知矣唯於不明時仍明明豈有息時乎

上六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於地

象曰初登於天照四國也後入於地失則也

上六陰過尊中之位有不明而晦之象坤遇艮地與山重遮有此義不明晦蓋棄其明而即於晦過用聰明反成昏暗非晦其明之比也此爻乃日夕之時棄明就晦其占爲初登於天後入於地初先也先則登於天非不聰明蓋世足以照臨四國而後誤於自用失其法則所以昏昧之極不啻入於地也六爻皆取明夷與卦象下爲明

上爲傷之義不同

䷤ 巽上 離下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上下二畫家之象中四畫人之象五剛四柔三剛二柔陰陽相配有一男必有一女之象上下二畫皆剛剛則氣聚環聚其男女而

爲家矣故爲家人其占利女貞者巽離皆爲女也蓋家之最難正者莫如女女正則男正可知而家正亦可知矣四二兩爻陰爲女爲內女正位乎內之義也五三兩爻陽爲男爲外男正位乎外之義也若女不正內則男不可言正外也此以卦體釋占辭也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蓋言男女所以須正之義男爲天女爲地也女爲男之家也男不正則女无以爲刑猶天无天也女不正則男无以爲家猶无地也此所以貴正也嚴君以下蓋言家正之實居家之道責在父母父母嚴則一家皆守男女之正不啻君然故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九五六四居上尊位有其義焉雖責在父母而家人亦自宜各盡其道父盡父道子盡子道兄盡兄道弟盡弟道夫盡夫道婦盡婦道而家道自无不正中四爻五父位亦兄位四母位亦嫂位三子位亦弟位二子婦

位亦弟婦位有其義焉此正家之實也正家而天下定矣蓋言利貞之義積人而爲家積家而爲天下人君能使天下皆正家而天下尚有不平定者乎此所以利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火盛則風生家盛則人生故有家人之象巽爲風初秋之氣離爲火盛夏之氣盛夏火旺乃生初秋之氣而爲風故風自火出也有女方成家而男无不自女生故風自火出爲家人也風无不自火出人无不自家生故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物事也恒常理也言非无根之談有是言必有是事物以爲言之所自出而言有信矣行非无據之行有是行必有是常理以爲行之所由出而行有恒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九剛居下位閑有家之象而其占悔亡閑防制也防其志之變亂而有以制之所謂家法者也非剛不能如此離麗遇艮止有此義下位爲有家之初初則志未變即其未變之時而防制之則能有其家而後日自不至有悔矣如夫婦初就之時其志必和子弟初立之時其志必順不於此嚴以防之使不變其志徒爲寬容因循則漸積之後必失和順能无悔乎初上二爻泛言有家始終之道而无所指中四爻則各有所指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柔居下中之位婦位也有无攸遂在中饋之象而其占貞吉无攸遂凡事不得自專上有公姑丈夫必稟命焉如无私財私與之類是也離明遇乾健有此義進食曰饋中饋造飲食之所廚中是也離火乾金有此義婦守義蓋職居內之道也守此爲正安得不吉象謂六二之吉順以巽也順故无攸遂巽故在中饋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嗃嗃音壑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九三居下之外子位也剛而過中有家人嗃嗃之象離火嚴厲遇震驚恐有此義又比二之柔有婦子嘻嘻之象離遇震木火相生有此義家人家中之人也嗃嗃聲急

之意上有父母子非一家之主以剛臨人
使一家之人俾之皆有急傳忭呼之意處
家如此未免太過其占悔厲吉失和則可
悔而危厲難安然雖悔厲而吉處家之道
寧失之嚴肅則人心收斂而无情肆未為
之失也婦子謂妻子也蓋專言妻而帶言
子妻必有見女隨之故也嘻嘻笑樂无節
之意剛下比柔男與女協過於溺情也處
家之道寧嚴以節制其情不可喜樂而流
失家道之節制此豈常久之道乎故占終
吝而有憂虞矣爻象有此二義故
兩示之以教占者知所防制也

六四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六四柔居臣位母位也有富家之象其占
大吉陰本收斂畜積主利但不順乎剛則

无實而不富順而不得位无權亦不富六
四比九五柔承剛順矣又在母位為一家
之主故為能富其家者也順而在位能富
其家豈不為大吉乎巽為多利遇乾金為
富有此義大吉即元吉富家遂為大吉
而九五王假有家反无大吉之占何與曰
吉凶之變化存乎其卦為家人利女貞故
也凡有家一切之吉蓋出於富故大吉為
女吉
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九五剛居君位父位也下比六四一爻一
母剛柔相得為王假有家之象巽入遇艮
止有此義其占勿用憂恤而吉假至也象
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王者有道之天子

也王至家中自交相愛婦盡內助之賢足
見愛於夫夫盡刑家之道又見愛於婦正
家而天下定王
有何憂乎故吉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九剛居終位其占有孚威如終吉人有
孚信於我之威如故終吉也威嚴也初
九有家之始上九有家之終以剛閑之於
始而不能以剛閑之於終則啓褻狎之端
家道必終壞有乎於此
豈不終吉乎巽風遇坎險
有威義象謂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威
非作威乃反身自治人自畏服无勇而威
是
也

䷥ 離上 兌下

睽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
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
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
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
用大矣哉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乖也以卦象
離為火兌為澤離為中女兌為少女火動
而上炎澤動而下潤動相違遠睽之象也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志相違離亦睽之

象也故爲睽而其占小事吉何也以卦德說而麗乎明托附高明之人以相悅小事未有不吉若大事豈可附麗於人以代爲之哉以卦體六五柔爻進居尊位而柔道上行又得中而九二以剛應之柔爲小得位有應小事未有不吉若大事豈柔之所能任哉是以其占爲小事吉也然睽貴有用能用則睽者无不合非僅僅小事之吉矣天高地下其體睽矣而其用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生物之事則同也男陽女陰其體睽矣而其用也男必求女女必求男交接之志則通也物類有萬體皆睽矣而其用也彼此相藉以有成如五倫之相聚五行之相濟五味之相和五色之相調五聲之相均百工與藝之相資其事則類也異乃可同同別乃可通殊乃可類若天地不睽則不同生物之事絕矣男女不睽則不道生人之志滅矣萬物不睽則不類衆多

之事衰矣其用豈不大矣哉凡孔子此言皆非增入周公爻辭皆合睽之用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其事不能不睽君子與世尚同乃其常道而有時絕不合於人者亦其理不能不異也同者其心而異者其事異不害乎其同也故君子以同而異益有得於睽也程傳曰不同則亂常拂理不異則隨俗習非最可忝不隨俗習非豈非仍是不亂常拂理之心乎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民位人之家也剛則有實人雖欲違離其家而棄其養亦暫耳未有不終返者也故占者悔亡而有喪馬勿逐自復之象睽似有悔勿逐自復故悔亡馬暫脫逐之則疑懼而奔佚勿逐則思歸養反自來也兌爲悅遇坎爲馬有此義此人有睽於我我不必求合當自求合也若惡人卻不可聽其自合而我宜先見之以避咎益惡人之咎責於人亦由人絕之太甚見之則疑釋而咎可避矣如孔子之與陽貨是也坎爲惡人故其占又爲見惡人无咎學者往往拒惡人巳甚激成天下之禍豈不謬哉但見之者所以盡禮非以謀交辟咎者所以遠患非以遂私若謀交遂私則不可矣

九二遇主於巷无咎

象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九二賢位剛中與六五正應相得當睽之時不能相合而委曲求合有遇主於巷之

象兌悅遇震爲帝有此義而其占无咎巷委曲之塗非人主延賢之地遇主於此則非睽可知而睽時之用亦甚委曲矣委曲似有非道之咎而九二中正大賢非以圖榮顯謀祿仕倘不委曲終無明良相合之日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也故爲未失道也此孔孟遑遑終身之義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六三過中之柔失道之睽比應皆睽者也下比九二有見輿曳之象輿曳者於地後人不相扶也上比九四有其牛掣之象掣絆於前有人阻之也與上九相應有其人天且劓之象其人六三也天髡首之刑劓截鼻之刑二者要取在上受傷也皆六三過

中火道自睽於人有此象也兌遇乾乾爲車互卦離爲牛兌金又爲天劓刑法然而剛未有不喜柔柔未有不厭剛本相得者終不能睽故占者雖有初而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見輿曳該下文位不當過中之睽於承上接下之位爲不當又曰无初有終遇剛也若非比應皆甫剛終喜柔則終睽矣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九四剛居高位有睽孤之象獨高曰孤一人之下衆人之上也羣剛臣柔道之常臣剛君柔道之變況當睽之時臣以剛觸忤柔君必睽之道臣志在得君而乃睽爲下絕於人上睽於君故爲睽孤離明遇艮止有此義火焚山亦此義其占則爲遇元夫

交孚厲无咎元夫九二上九也剛大曰元无位曰夫交孚交信於君也剛柔无終睽之情但四以臣而剛不能卽見信於君九二中正在下上九高尚不事皆人君所仰望因其同類之剛信九四之剛則交孚而不孤矣故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臣之志猶得行於君也厲无咎者臣剛睽孤亦已危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六五君睽而柔似有悔此應皆剛則悔亡有厥宗噬膚之象離遇乾爲宗親有此義一本之親曰宗噬膚以齒噬嗑皮膚相親之主也物類之相親者則噬膚孩體睽其交毋見則噬膚也剛柔本相得九四上九以剛比九二以剛應由睽而得合下之親上剛之親柔何嘗噬膚之切占者當此而往自不至有咎此所以雖若有悔而悔可亡也象謂以此而往不但無咎且有福慶矣此又詳以告之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上九剛居一卦之上處君外之位遺世獨高亦睽孤之象此高尚其志之人惟恐六五之富貴少汚其潔誠之行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避其汚者惟恐不遠疑其僞者千態萬狀然剛柔終不相得之理其所嫌避者皆過於生疑不曾張弧而欲射之而六五中正終無可疑之實其後自不容脫弧而謀好焉故又有是象而其占

爲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占者先有疑忌而不合者後當爲婚媾之好盡釋其疑自吉也兩陰陽相和暢而化之物能洗濯塗洊濊後鬼魅故遇雨之吉則羣疑亡也六爻皆无睽而不終合之義蓋彖辭已言之矣其義甚大非淺淺者所能測識也離爲夏爲暑彖於夏則負塗泥而動離遇震有此義雜又爲青嫌遇震是鬼行動有此義當睽多疑爻又孤象故取之震又有張孤義中女遇長男又有婚義

䷦ 坎上 艮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

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乎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險在前也坎險在前難於進而艮止之故為蹇見險而能止知矣哉於此處加一贊語蓋蹇之名有此義也天下儘有見險而不止者不能止也或蔽於物欲或昏於血氣見理不明昔不足以斷之故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能字內有道存故蹇非徒為難而已其占利西南者往得中也坎一陽居坤中西南坤方夏盡秋生退斂之方也占者往向退斂之方是得藏中之道而不貪於外故於蹇時為利也不藏不利東北者其道窮也東北艮方艮陽不居中冬盡春生發散之方也當蹇時不宜發散占者往向發散之方是失藏中

之道必困窮也其占又利見大人貞吉利見大人者往有功也九五剛健中正大有為之人蹇時見之可以有為故占者利也必守正而吉者當位貞吉以正邦也大人剛居中正正當蹇時之位能以中正約法邦國之人乃能有功故吉也時本蹇難而占則有利有功雖在乎正是知所用蹇則猶有不難者其用豈不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山上有水水險而山常止有見險能止之義故為蹇君子以此悟反身脩德之學问也山得水之浸潰而愈收斂生氣以大[illegible]生物之本君子得事之險阻而反求諸己察其有過則改之有善則遷之而德於此益脩焉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柔居下位分宜守蹇无輕往之義故戒以往蹇守蹇雖无功可致名譽故告以來譽此其与言宜待也人有名譽將來可以不蹇故宜待初何以言譽民位昏柔而少智見險多不能止故古人凡微賤以名稱於世者多皆高蹈隱淪不以足履險艮止遇離明止而明有此義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柔居中位與九五蹇王爲正應有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之象艮遇巽爲止而進退有此義王臣者當蹇時行役於外也時有難為而行役在外蹇而又蹇此非為身之故

而蹇為王事而蹇也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盡瘁以事君得中正之道以自處蹇其分義也何怨尤之有占者可自審矣

九三往蹇來反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剛居過中而比險故占者往則必蹇而宜來反於中也象謂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內六二也剛為柔所喜剛既不得前進而來反則六二為內卦之主无剛而有剛未有不喜之占者故宜反也艮遇坤止而順有此義

六四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柔居臣位上與九五之剛相比當蹇之時險在前不能往於五也下與九三之剛相比退連於三猶可以有爲也故其占往蹇來連六四上卦九三下卦以其不相連故曰連也聯巽爲同之義坎險遇兌悅水澤相合而一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柔居臣爲當位爲其順君也當蹇之時直依於君則陷於險无濟君之事下與三之剛相爲聯結同心以圖報稱尤當位之名而有當位之實此亦時爲之也

九五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剛居君位大蹇之象上六比之朋來之象剛爲大君亦爲大君而剛天下孰敢加之以險剛君有險是天下之大險也朋來何以爲上六蹇險在前也雖二五得中不進

不退餘皆无進有退退愈與君遠唯上六退正與君遇而剛柔相得有朋來之義焉朋者蹇時在上君之友也坎險遇坤順有此義坤衆又爲朋當大蹇之時人皆退避而朋何所見而來乎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中正也節剛也九五中正之節操遇險而彌固此大人之德而上六柔居最上不輕臣於人獨服九五之中節故來也問中正之節操如何曰家傳云當位貞吉以正邦是也以正道自治治人雖險難當前而不變大人之謂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柔居蹇極之位比九五之剛中其占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利見大人即來碩之吉也碩廣大之義上六在外偏仄之地九五以陽居內廣大之處也坎遇巽爲入爲高曠平直之處上六世外之民微賤九五貴爲大人故有此占象謂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皆以從九五而言象謂利見大人爲此也六爻惟上六爲吉占蹇有退无進退遇人君安得不碩吉乎

䷧ 震上 坎下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險以動動而免乎險故爲解人遭險難而能動則其所難者可以免矣其占爲利西南者往得衆也爲二剛得四柔言也西南坤方震坎本皆坤體坤衆象也震坎二卦各以一陽往主乎二陰所謂一君二民者非乎故曰往得衆也其占又爲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者設二端之道以告占者使隨時審察以趣利也如時而无所往卽不必強有所往其來復於見在之地安靜不動乃吉此得中之道以坎卦一剛陷二柔中言也如時而有所往則宜早往以答衆心之仰望其吉爲有功此以震卦一陽動於二陰之下言也夙早也以德體驗

象占既明下爻因并象以贊解之大所以明解之義也二地是當陰氣閉結之極得震坎二陽畧爲緩散即陽氣迸出而爲雷雨是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既作萬物發生於是百果草木皆甲拆若天地不解則雷雨不作百果草木不甲拆是成何如氣象乎解之時豈不大矣哉六爻之義皆以剛解柔而所以解之實即陰得陽而緩散小人得君子而消釋也但於此明之非徒開推論耳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以震解物之堅雨以潤解物之燥互作則无不解矣君子以赦過宥罪過小直赦之而已罪大義不可赦則寬宥也天地不欲物難而以雷雨解之君子豈可有必竟入過罪之心而不爲之解乎赦之吝其改宥之減其等

初六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柔居下位二剛與比四剛與應其占无咎剛柔之際義无咎也際遇也初六民而柔本不能无過而卦止兩剛皆與比應四則受官之制而不敢蒙惡比二則俾友之嚴有過即改皆爲解之矣是際遇之得也占者如是不能无過而義无過坎險遇兌悅澤水相比有此義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剛居中位比初六六三應六五有因獲三狐之象狐陰極之物常患閉巻求[illegible]氣而后解之解之時陽剛解陰柔之閉塞柔但得與剛比應即解其柔矣九二賢位有中正之道在下而與比者皆有所觀感人君與之相得亦能格君心之非是三柔皆爲陽所解故有是象也一田三獲所持何道中直而已故其占得黃矢貞吉中有黃義剛有矢義言貴中正也象因明之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坎爲狐遇坤順坎又爲弓矢有此義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柔在解時爲當居下而受剛之解者上比九四如負柔之分也乃又下比九二如乘是陰柔妄自高大非其分矣有負且乘致寇至之象負以肩負物乘乘輿也負也者

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乘所不當乘寇思奪之矣坎爲寇盜遇巽入有此義其占貞吝占者宜守正道而不免於吝也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是斷負且乘三字之意自我致戎又誰咎是訓致字之義醜故致戎戎故憂吝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剛在臣位解而拇之象猶言解物以拇也拇大指也凡以手解物者唯拇指爲有力而特偏旁居下此以臣而主解之象也其占朋至斯孚占者得朋友來助斯爲人信孚也君宜剛臣宜柔以柔臣順剛君則君信之若臣剛君柔則以震主見疑力能解君而其奈不信何故曰解而拇未當位也不當於解之臣位也然幸九二一剛與九

四爲志同道合之朋九二與六五爲正中之應則君信二之剛因信四之剛矣人君旣信則六三與比初六與應自无不相信而俱解故朋至斯孚也震爲大指遇坤爲朋有此義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卦止二剛一居賢位一居臣位六五比剛而應剛賢有君子維之象人君當解時而君子與維則其陰柔尚有不解者乎爲有解之象君子維君子與人君聯結固密之義比而无應應而无比不得言維也而其占吉有孚於小人有解故吉而孚小人卽解之實也君子解人君則人君之陰柔變爲剛明小人自不至於人君之前故比應

皆剛自无柔矣不言退而言孚者凡小人不退皆君子无解之可信此則君子維而事事實有所解小人明明无此學識安得不信於君子乎君子有解小人自退故曰有孚於小人震遇兌動而悅有此義

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柔居解極之位急望剛之解而比應无剛復處君外是獨於解悖而藏器待用之象其占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公呼占者而稱謂之辭用用此爻也隼禽之剛者自外飛來不常至者高墉之上城上也言上於高墉之上以射隼藏弓矢於身以待其不時而至可以射而獲之以象上六卦內无陽可以解我之陰惟藏其陰器以待外來之剛致而獲之无不利也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卽解悖而比應无剛獨悖乎解故有此占也震動爲射遇離爲飛隼離麗又爲墉有此義問外來之剛何義曰卦己成无外來之義而爲占者言事宜則取此義也卽如國家求賢解難占得此爻目前旣相反悖須益自篤求賢之誠至於无可加尚則必有意外之獲也

䷨ 艮上 兌下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

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下益上爲損君子輕己而重民故名卦以下爲主也下卦兌本乾體上卦艮本坤體損下卦上爻之剛以益上卦上爻之柔是爲損下益上而損之義爲其道上行也損上益下古今之通道也今反上行應益者損矣故爲損也其占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占者於損人之時而爲人所信孚應從而以受天下之供役自元吉也而其要在於无過欲无過可以正道自守如是則下之人自傾心樂輸損人而人不以爲過豈不利攸往乎此下設問答語言損人益己之時其正道在節用不可盡人之忠竭人之則當如何爲用卽二簋之薄可用以爲甚

享之禮艮為食飱兌為酒漿艮為土產兌為水草之物有此義二簋本不成享特損人益己之時則應然耳可見損剛益柔有時而剛在下則下之盈者自損而虛之時而柔在下則下之虛者又益而盈之矣一損一益互為盈虛此與時偕行也言損極必益不長損也

占者所宜知矣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澤浚山高有損下益上之象君子觀象即以損為學惟擇其所當損者而損之莫如忿與欲忿者感於物而生的惡之心此非我之本心不可不懲掀而戒救之欲者感於物而生徇好之念此非我之本念不可不窒塞以嚴絕之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剛居艮位與六四臣位相應臣為國與事而民應之自有急於趨事之義故其占已事遄往无咎已止也遄速也蹶止在我之事而速往應上占者如是可以免過又占酌損之斟酌以損不過損也民者衆也損在民位凡上有事告按戶口分攤均任故占者宜斟酌也尚上也上人之志在急於成事而下之人不遄往以上與合志安能无過此已事遄往為上合志也

故无咎兌遇坎水奔澤有此義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剛居中位其損下益上者道也非中也其占宜固守在己之正道不須往而益人若往不守正而往則合道何以益人徒為辱賤之行耳故占者利貞征凶如此不但弗損而上應六五之君必且尊其道德致其敬養而有以益之矣故占者不但弗損而且益之兌遇震澤中有木有此義象謂九二利貞處損時之中位即宜中正以為志故有此

占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六三柔居過中之位過則損不過則益就一卦論二剛一柔為損有三人行則損一人之象就一爻論一柔應上九之剛有一人行則得其友之象占者若同三人行則我在所必損若自己一人行則必得友以為我之益言不貴三而貴一也故象謂

占者貴一人行若三則疑也六三與上九正應而相與必專若同下卦二剛則一柔而配二剛將誰與乎未有不疑也兌遇乾乾老陽不生損其一為兌少陰乃生有此義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皆一陰配一陽二而後致一也三則疑所配而不

能致一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柔居臣位初剛與應有損其疾之象臣當損己益君之任而柔无可損是其疾也得初九已事遄往則於君事有濟即疾之損也艮遇離火焚山去舊生新有此義其占使遄有喜无咎遄速也既為損疾

但得速損則有喜而過亦无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柔居君位不損已益人而受下之益者也二剛與應是益我以道德之中正不見其益而益實大其占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兩貝爲朋十朋之龜實龜也按其義大抵謂人有是非不明決之於朋友則明若十朋共以爲然則尤爲中正无私之理而不可違寶龜之決吉凶不啻十朋故爲十朋之龜占得此爻或有益之以中正无私之理而我弗能違悖豈非未艾之吉乎艮過巽爲山多寶物之義象謂六五元吉自上祐也上猶天也言此益非如人事之益所益有限中正之道即上天所祐其益何有窮極故元吉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剛居損極不損而勢必益故占者不但弗損而且益之艮遇坤土相比有此義或疑剛當損不當益不知上九之剛本非自己之剛乃損三而益之者故爲之益不爲損也又損極之益本非貪得何過之有故占者必固守正道則吉而利有所往也有少不以正則貪吝矣必至獲過安能有利往之吉哉又占得臣无家得六三也六三本乾之上爻乃損其剛以益上而自處於柔是臣之急公事而忘私家者也坤爲臣此艮土有此義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此總顧語

☴☳ 巽上震下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損上益下爲益上卦本乾下卦本坤損上卦下爻之剛以益下卦下爻之柔是損上益下之象損上益下則民悅无疆而民益矣在上雖有所損而恩澤及民國本日固則王業益盛是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而君亦益矣故爲

益也其占利有攸往者九五一剛居中至正下比三柔皆順而无阻以此而往自有福慶故占者利有攸往也其占又爲利涉大川者巽爲木震爲動木道動而行則利於涉水故占者利涉大川也再以卦德言之震動巽入有所動者无不巽則日有所進益而无疆矣再以卦體言之乾以一剛施於坤坤得乾剛而有生氣天施地生其爲益又何有方乎此覆明卦所以爲益之義也凡益之道亦猶損之道與時偕行益極必損不長益也皆占者有所宜知矣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雷乃相薄之物春風氣薄則益雷故雷始發秋雷氣薄則益風故風始肅君子觀風雷之益以爲學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二事最易荼待君子象風雷以行之乃有

益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剛居民位應六四之柔柔本无以益剛上本无以益下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仍民開之當寧特須上人爲之利導則无窮之源開爲故占者得此利用爲大作大作者大爲動作也凡所當爲之事盡宜圖之若徒利益之微則負此損上益下之時矣如是自元吉无咎元吉无咎者下不厚事也厚猶多也上不益下下之人厚有所事而不能薄有所成上之人益下則下不煩多事而大有所成所謂元吉无過如此而已震爲動作選坤顯有此義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於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柔居賢位受九五剛中之益則所益者亦中正无私之理也故占者得此或益之以十朋之龜弗克違震遇兌動於澤有龜義損之六五益之六二皆以柔中受剛中之益故同爲此占又占永貞吉者此所以不同於損之六五也蓋此爻乃人君建學造士賢人蒙其教誨者故必永守正道乃吉又占王用享於帝吉者帝天理之宰也郎剛中无私之理九五居中位尊有帝象六二虛中應之則上通於帝矣帝出震動而悅有此義故此占王者用爲享帝之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言非己之能有也剛中之道本爲賢者自得之學人君之所宜屈尊求益者今乃以賢而受益於人君則不自我出而反自外來所以雖有十朋之益而无元吉之占止宜永守正耳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柔居過中之位有益之用凶事之象六三過中求益之過而上下无剛可謂凶矣雖有上九與應而益極不益无以予人是六三失於此又失於應能无凶事乎然當益之時几困心衡慮之事皆足增益不能而凶事實所以益我故有此象震憂懼遇離動而麗於明又有此義如此可以補過矣故其占无咎又占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者以九五論也九五剛中之行爲益之王六三不得於比應則孚信於九五蓋困而无所

之則自於中行之道而信之也故告占者當用圭之信以合符於中正之道也王者設信圭所以孚遠若近則不須圭矣六三比應皆失是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不得已有孚於不比不應之九五是於遠而信符之如圭也離符於乾有圭義卦无不比不應而相得者而益之九五中正有慶以一剛比三柔與比卦之義畧同以次而及故六三與九五有相符者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郎以凶事爲固有之事乃益也如素患難行患難則自有中道之益矣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柔居臣位比九五之剛則君有剛中之行而臣宜順從故其占中行告公從告占者

中正之行公宜從之以受益也其占又利用為依遷國四之柔本初之柔原自彼遷此也用前剛不如用今柔故又利依遷國依從也占者宜從之而遷也論其先初之剛原居四論其後四之柔當依剛故有是占也巽為進退遇乾為君國有此義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六四從九五是其本志當益之時故為益其心志之所欲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剛居君位正中而王乎益占者能有信於惠心則不待問而元吉矣何元吉乎我旣有信於惠心則天下亦有信而惠我德者故元吉也惠順也上益下是以順下為心也三柔在下以次而順剛是亦順我之德也巽為風教遇艮止是令行禁止之義象因爻辭未明而曰上人有孚惠心其元吉自勿問之矣惠我德則下人感化順我豈不大得志乎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剛居益終益極不益有莫益之或擊之之象益已極者无仍益之理比九五剛亦无相益之理應六三柔亦无益剛之理故斷然莫益之也損極不損則必益益極不益不但不益而傷之者至矣故或有擊之也此放利而行多怨之意其占立心勿恒凶恒常也處莫益之時卽宜以莫益為常道而不更求益占者立心能如此則擊傷之凶可免若占者立心勿恒猶有求益之心則擊傷必至而凶不免矣巽尚利遇坎坎陷也有此義巽又為不果坎又為矯輮无憂傷莫益之偏辭也偏辭猶決辭言斷无猶有或益之理若或擊之則為疑辭恭擊自外來猶可避也總謂占者若求益則斷无是理而擊傷之患猶有可免在立心之恒不恒耳

䷪ 兌上乾下

夬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於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

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益而不巳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斷然去之曰決以卦體剛決柔也剛必親柔自復而來難以斷然盡去積至五剛一柔可以一決盡矣故為夬之象也以卦德乾健兌悅健能決悅能和健而悅則決去之而不傷其和又夬之德也故名夬其占揚於王庭者柔乘五剛也一柔乘五剛之上而蔽阻之五剛不受其蔽阻則奮而有聲卽一小人乘君子之上以阨之衆君子不受其阨必奮而聲揚其罪於王庭之上也孚號有厲者其危乃光也孚衆信也號所揚之命令也衆人齊信號令五剛一德也有厲衆奮決柔斷然去之其勢危厲也不危不斷危乃可斷而小人決去君子之道

乃光大也乾兌皆金金為有聲為號令也故占者以決陰之難小人最能阿君而順其左右雖明知為小人而不忍去之義必以志帥氣揚於大庭使衆齊奮而勢自雖已矣此正決之之實又占告自邑不利即戎者所尚乃竊也占者誅奸討罪之譴令止可布告王者議邑之中一決而平若有外寇即於戎陳則兵連禍結不謂之決矣是所尚於決之道既窮故不利也又占利有攸往者剛長乃終也剛長不盡則不止由此再長則純乾矣蓋不利攸往乎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水之積也天將雨則澤水之氣上蒸於天而沛為霖故澤上於天為必決之勢君

子觀象於夬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施祿功祿於官也及下饒貧賑予之類也居德則忌者祿予之所出皆下人之貢賦取以予之本其所有在我無德之可居也猶澤本在下天轉以決之天未有市惠鳴恩之心君子但宜施祿及下若賑以為德而居之則忌惡也

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為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剛在民位偏負義氣而躋於理勢有壯於前趾之象前進也趾在下之物象初也前趾以趾進決物也衆剛皆在上而初獨先決之故有是象乾遇兌下柔有此義趾勢壯而力微以之決物則不勝下位微賤不量力而決小人猶是也故其占往不勝為咎決小人何過不勝而往即為過也潘氏曰布衣論權臣不量力之甚往則不勝得之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剛居中正藏剛決於自微自備之中而不貪於決人有惕號莫夜之象惕懼於心號令於衆莫夜倦歇之時也警惕注念而發為號命莫夜不倦非剛決不能非中正有道亦不能乾惕號遇離明有此義占者如是雖有戎寇真不足為憂矣何也得中道也藏防以自防而不關寇之有无所恃在我有戎何恤此得決之中道也

九三壯於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

有慍无咎 頄求龜切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剛過中而應柔有壯於頄之象頄顴骨也人面骨高則貌壯而中實不然九三剛過中而與上六為正應在夬為外有決壯之貌而內懷委靡之私故為此象乾剛遇兌悅有此義而其占有凶外決而內不決心迹相悖衆惡一彰凶不可言有者不見其凶而實有之也在君子則宜夬夬獨行遇雨則濡有慍无咎夬夬決而又決也遇雨陰陽和也三獨與陰相和為獨行遇雨濡者雨所沾濡言失剛決也有慍見怨於衆剛也告占者處此時力為改過遷善割私情以赴公道必決而又決雖和於上六若有沾濡不免於慍然終決小人則有何過占者當以君子自處夬而又夬終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臀音豚次且讀趑趄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剛居臣位決去小人是其職也乃與上六不比不應害若可以不決有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臀所以居无膚則居不安是欲居而不安也次且同趑趄是欲行而不果也衆剛決柔居臣位而獨否故有是象兑悅遇坎險有此義坎爲臀兑爲无膚其占牽羊悔亡兑又爲羊告占者強勉前進可以免悔不然衆決獨否必生釁隙牽羊者挽於前則縮退驅於後則横奔如此而進勉其所難也象謂其行次且位不當也不比不應於決之臣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聰猶聽也謂占者聞此牽羊之言雖聽而心不明不能決也坎爲耳有此義占者悟此可以決矣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剛居君位切比於陰大有爲小人所感動之意而難於決斷者必再加之力然後可決有莧陸夬夬之象莧陸馬齒莧也生於陽盛之時而多感陰氣最柔脆輕決之不斷重加決之而後斷也兑爲秋遇震是秋生有莧陸義而其占中行无咎不狥私與之情而一主乎中正之道以行則可无過矣中行本吉而僅无咎者以其有私於上六其中道有未光明者故雖无過而已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柔處終極小人黨類已盡无所號呼之象兑爲號爲小人遇乾爲君子有此義而其占終有凶凡言有凶皆未見其凶而其中實有凶之意終有凶則雖緩不免也上六極凶而占如此最有意柔極會得剛小人勢孤則極會於阿君子觀五剛與比應者皆有相和之情不比恩者又无決斷之意小人之難於決去如此然衆剛既合大義昭然雖情有姑息勢難終已故无號之凶終不可長其儆戒可謂至矣

☰☴ 乾上 巽下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柔遇剛也柔已失剛至此復來於下得與剛遇故名姤其占女壯占者勿用取女巽爲女故也此五月之卦一陰在下乃漸長之陰衆陽在上乃漸消之一陽此一柔之勢遇一剛則消一剛一柔可以消五剛故爲女壯若取以自配則我爲之傷不能與之長久故勿取也文王止言勿用取女本謂取女之外皆无凶道故孔子復推言之以陰陽論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五月一陰生自此无陰而有陰天地相遇而品物成就繁盛章顯也以九五論剛遇中正天下大行

也人君爲遇之主不比陰應陰而居中正是合柔不遇而與中正之道遇大公无私何往不宜故天下大行也是成物以陰中正以行皆義也姤之時其義豈不大矣哉占者未可以輕棄也大約孔子如是之說多是爻有此義故爻皆貴遇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陰氣最能感物天之下有風則物遇之而感動爲姤猶命令之布誥四方所遇无不感動也故后以施命誥四方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有周遍應物之義而行於地上則爲觀省考成之象行於天下則爲施命布誥之象

初六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象曰繫於金柅柔道牽也

卦止一柔而遇五剛衆剛貪一柔男道也柔有女道无事二夫之義以初比二有繫於金柅之象而其占貞吉柅楙椒之類金爲之繫之所以止舟車之行金柅象九二繫初六繫之也九二與初比柔得剛而繫之甚固有此象巽爲繩遇乾有此義此男女遇合之正道所宜貞其初志從一而終乃爲吉也若不固繫於九二尚欲有所往往必見凶有羸豕孚蹢躅之象羸豕瘦㞌之豕最柔貪者蹢躅猶躑跡也豕性柔滯貪淫往而得其欲必幾蹄跡而類往最爲有信无爽失也巽遇乾有豕象口向下而在亥也女子之貞當戒其始若失正而往不至衆剛貪盡而不止此先示金柅之象而以貞吉占之又占往凶而以羸豕象之也象因繫於金柅之義未明而曰柔道牽也柔初遇剛其牽繫之情自如此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九二比初六而遇之包有魚之象收藏曰包魚陰而沉於下其味美象初柔之可貪也卦止一柔二先遇之故有此象巽陰下而入遇艮止有此義其占无咎剛柔相背初二相比男女遇合之正占者如此故无過也又占不利賓者義不及賓也九二既包初六則其餘之剛皆不得與柔遇矣故不有賓也巽艮爲禮讓容止故取賓義所以制欲諭初六之情貪進不止而義則惟二是係占者當防其所及也此已見餘爻之義皆不遇而已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次且同趑趄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三與初六不比不應而相隔不遂嘗欲貪之而居不寧有臀无膚之象巽爲股遇坎陷有此義又九二當先與遇我居其行列之次而有所阻有其行次且之象巽入遇坎險有此義其占危厲而无大咎也遇中之剛而不得柔男壯无女其精危而不安然貪而得則失義大矣故不遇猶无大過也象恐其行次且之義未明而曰行未牽也其行列不與初相比連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四與初六正應宜相遇者也而姤之義比則相遇應則尚遠有包无魚之象其占起凶起猶興也占者興起高位而離於下位則凶也乾遇巽有此義正應而不遇再无遇之理矣故凶而原因四在高位不與民位比起故凶也故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初六民間女也二與近四與遠遠故无魚故爲起凶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五貴高爲陽有杞象初六賤下爲陰有瓜象乾堅爲杞遇離中虛爲瓜九五剛居中正與初六不比不應猶以杞包瓜斷不遇之象杞无包瓜之理而言以杞包瓜甚

言其高卑之懸斷不遇也人君不能屈貴高之德以苟合下賤之女有此象其占含章有隕自天含章中正也男女姤遇之情人所共貪九五獨守中正不失故爲含章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以男女雖人之大倫而遇與不遇自有命志以中正自守是卽不肯舍棄天命也離爲含章乾爲天占者宜守正函美於內聽其有隕自天則知命之學與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剛窮在上有姤其角之象角在上之物孤剛已成而无柔也上九居卦之上剛之盡與初六不比不應有是象乾遇兌能與羊有此義占者得此窮无所遇豈不吝乎然而无咎也无所遇雖有可憂虞而不蹈非義之愆又何過也

䷬ 兌上 坤下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以卦德坤順兌說以卦體九五剛中而六二

應之人不順從則不聚順而不說亦終不聚剛不得中不足爲人之所歸下无應與人亦无有歸之者今卦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是以名萃而其占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王假有廟者致孝享也占者當謹於祭祀而萃其誠敬以盡孝享於宗祖則享也最渙而可萃者莫如鬼神致孝享則聚不致孝享則不聚故有此占假至也廟所以主神至廟則人子之精神萃而神亦萃矣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九五爲大人衆以正其聚乃亨非大人不能聚以正故萃之將利見也豈非亨皆利貞乎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大人舉大事聚大衆則用大牲告廟兌爲羊坤爲牛馬故爲大牲萃之時衆聚矣天視自民天聽自民故占者用大牲告廟而往非一人之私謀合衆心卽合天心故吉利也觀其所聚而天地之情以

聚而得萬物之情以聚而和豈不
可見占者可以知所盡聚之道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土得水則生物繁盛故澤上於地物萃之
象物之所聚人爭取之寇斯興焉君子以
除戎器戒不虞此君子之所以貴知易也
修置曰除警備曰戒不虞不度也寇盜姦
出人虞度
之所不及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
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柔居民位上應九四占者得孚信於人亦
不能終何也民位人衆无剛統領而其志

雜於齊一徒清然聚而已是乃亂乃萃之
象雖有信豈能終萃乎若待九四剛臣一
爲號部則此亂萃之衆常以不齊爲憂者
可以忽然得所總統而懽笑矣猶紛紜之
物以一手握之也故又有若號一握爲笑
之象坤衆爲亂萃遇震爲號笑之聲占者
勿用憂恤但有號即往則无過也象
謂乃亂乃萃下民不齊其志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柔居賢位應九五其占引吉无咎孚乃利
用禴二與五剛柔相應而不能即萃是賢
者與人君未萃一堂而中正之德見知於
人乃吉者有接引之吉而在无過也此必
有誠信者乃能无過其誠信乃利用禴祭
之道禴者約也不備物而祭唯以誠敬通
也

神明孚之至也居下卦有不備物之義中
正應五不相聚而相引通有交神義如此
乃能无咎而有引之吉矣象曰引吉中未
變也若不用禴祭之道是變其中正之守
而有過矣焉能吉乎坤遇坎水由地中
行有相引導義坎爲心通有交神義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三比九四獨得與剛聚萃如之象而過
中失道雖萃而不得意於剛嗟如之象坤
衆遇艮止有此二義其占无攸利失道多
過雖萃何利之有其占又往无咎小吝四
爲萃之臣不往從則得咎故雖无利但往
則亦可以補過也然雖免過而委曲從剛
豈非小有吝乎象以往无咎之義未明而
曰上巽也上巽入於九四而得其心然後

免過
也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剛處臣位其占大吉无咎下比衆柔而萃
之故其吉大也然臣位而剛又上比剛易
於得過占者能補其過則萃成而吉大矣
萃天下以歸君不私於己可也象謂既大
吉而又无咎位不當也四以剛比剛於臣
位不當也兌過坎澤水相比而有險之義
大吉與元吉少異元吉吉之縕
藏未見也大吉則顯見之吉矣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剛居尊位萃有位之象天下皆萃於有位何過之有故无咎然人以我有位而萃之非我有所誠信於人也必元永貞悔乃可亡九五尚漏九四與衆柔相間故非孚也此時若不大爲之正永爲之正萃者終可以散悔所不免兌悅遇震驚有此義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萃天下以位不以誠是己之志未能光顯於天下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齎音資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天下皆萃上六獨居最上以自外豈能免過哉其占齎咨涕洟而後可以无咎也齎咨涕洟者未安上也雖所處者最上之位而不敢自安或可免過矣齎以物予人之義又裝送之義在此未詳或齎有包藏義言包藏無窮之咨嗟也涕洟嗁哭也齎咨而復涕洟皆不安之甚也兌遇乾西北秋方金氣戚慘有此義

䷭ 坤上 巽下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本在下而上進曰升卦何名升柔以時升故爲升柔升坤升也以時巽在下也巽遜也坤至柔載物別卦居下皆无遜義故无升義惟巽居坤下則不同巽本體遜而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此名升之義然也其占元亨者巽而順剛中而應巽順則无阻剛中爲主於內而外有應則无往不遇是以大亨也

其占又用見大人勿恤者有慶也九二剛中木爲在上大德之人乃主巽而居下專欲遜位於賢此堯舜禪授之時占者用此以見大人何憂之有必有升代之慶故曰有慶也天氣降則地氣升自有此占也又占南征吉者志行也南陽方柔升則地氣上騰而萬物向陽故占者往南其志必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生木順而長[illegible]而高故爲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illegible]德順其自升之德不暴棄以逆之也積小以高大積累小德漸自高大无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无以小惡爲无害而弗去浸漸以長自然學業克實道德崇高積字當省木自小不見其長漸自高大君子積德自小不見其長亦漸自高大學者可以明於其積矣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柔居下位比九二有允升之象允信也初升至二柔信而從乎剛與之合志九二之所至初六亦志焉故爲允升巽遜過乾尊大有此義而其占大吉初與二賢升至於賢愚必明柔必殺其吉豈不大乎象謂允升大吉上合志也合志故允升允升故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剛居中並上應六五柔中其占孚乃利用禴无咎二與五應未升而已有神明相通

之機與萃六二畧同故孚信之道乃利用禴物不足而誠敬有餘足以感動鬼神況人君乎其要則在无過也巽爲感過艮爲爲實有此義此舜有鰥在下飯糗茹草時无物儀可觀而堯已俞聞故象謂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剛居過中之位即過中之升上比三柔爻有升虛邑之象虛柔虛也取象虛邑者言无所疑也上卦皆柔虛以待剛任其所升有何可疑真如入无人之邑惟聽我升進而已此進而无疑之占也巽入過坎坎爲國邑上卦坤爲土地人民有此義

六四王用亨於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於岐山順事也

柔居臣位比六五升之道至此不可復升升則過君文王曾用是道亨於岐山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紂之位雖可升而居之而文王終守岐山之舊以柔道順之周之德由是益盛大亨過矣其占有不吉乎且无過也象以亨於岐山之義未明而曰順事也順事乎君也坤順過震順而動坤爲土地人民震爲新君有此義

六五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柔居尊位升至此止而无可升矣下比六四順事之臣終无相逼之義此時唯懼其柔德固守正道以无忝君位則其吉无已也故以貞吉升階言占者正固則其吉如升階然位不升而吉則升如拾級而進層高无已也大抵正道日進則吉道亦日進矣坤順過坎坎爲階級有此義象謂大得志也如此則福祿无疆其於升之志有不大得乎

上六冥升利於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柔居最上冥升之象冥昏爲柔言也升至君位而止上六更上之是昏柔不明恣意妄升不知止之象也坤過艮則有翠微人不能到氣常昏冥有此象其占利於不息之貞冥升是進无止息以是不息之心力用之於正自利也象因爻辭冥升未有剛倒而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消息之理无中立之勢升盡自消占者若不轉不息之力用之於正當必日消其有也

䷮ 兌上坎下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剛揜也卦本三剛皆爲三柔所揜九二一剛揜於所柔之中四五兩剛揜於一柔之下君位臣位賢位皆剛皆困阨而不能伸此君子皆爲小人所揜蔽所以爲困也而其占亨貞亨貞之道何如占者而爲大人則吉也大

人惟反已以求无過不出怨尤之言若有言則不見信於人而困不免矣此處困之正道必如此乃亨也此卦有此占何也以卦德險以說身處坎險而心猶自得雖困而不失所以亨之道所以有亨之占也此非君子不能也故又占貞又占大人吉也貞大人吉者何以剛中也五二皆剛中剛健而王中道以行故貞也剛中又爲大德之人故大人吉也有言不信者尚口乃窮也兌爲口有此義處困之道宜晦默自脩不自己是不言人非若猶尚口辨以希解免則不爲人所信而益取困窮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在澤下漏而涸也故无水水者專以水爲言也澤者物生於積水之中兼物而言也水涸則物无生氣而困矣君子以致命遂志困之時生路盡絶是豈偶然乃天之

命也小人不知天命而猶行險以徼其幸究之莫逃徒多此小人之名失道之愆耳猶澤旣无水澤中之物尙圖生路能乎此君子知命之學所以能致命遂志也致命以命予天而不自有之也遂志遂其正志而不變也求幸免者徒不遂其志而亦不能免矣

初六臀困於株木入於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於幽谷幽不明也

柔居下位質弱勢微一困而不能復動有臀困於株木之象幽闇而不爲人所知有入於幽谷之象臀所以坐者也株木有根之木也坐其臀於株木縛而困之何能一動乎入於幽谷幽不明也不惟難動且无人鬨知而拯拔之至於三年之久不得有所見也必三年者下卦三爻之象離下而上雖困不重可以覿矣坎陷遇兌兌爲毁傷坎爲堅木又爲幽谷有此義

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於酒食中有慶也

剛居中位下不同於初之卑暗上不同於三之高亢中德如是无致困之理然當困之時則亦必有所困有困於酒食朱紱方來之象紱服也坎爲酒遇坤爲食坎又爲赤坤又爲帛爲裳有此義賢者爲人所親敬以酒食晏樂之以文服榮藉之如緇衣授餐之類然賢人之志不在溫飽而在行道今居下位是徒以此困之也方來者猶

言已困於酒食而朱紱方且又來言困之重也其占利用亨祀亨薦享也祀祭祀也亨祀具酒食服朱紱皆所以行禮致敬而无溫飽之意不在溫飽而在禮敬則亦困於衣食矣他事則不應有此困享祀則應有是困故獨利用也又占征凶无咎征正往也雖有中德而處困正往未有不凶然雖凶亦无過也象以酒食朱紱之義未明而曰中有慶也中正故困而有福慶也雖有福慶故享祀利用以受福

六三困於石據於蒺蔾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曰據於蒺蔾乘剛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柔居過中之位失道者則困必甚有困於石據於蒺藜之象困於石比九四也上剛則勢強三不能勝其重如壓石也據蒺藜比九二也下剛則理強三不能勝其直如藉刺也乎困傍甚則家亦幾毀有人於其宮不見其妻之象數爲石爲蒺藜爲宮過巽爲困據入爲妻有此義四大臣非人所能勝其困者非所困而六三困之名必辱二大賢非人所可乘而據者非所據而六三據之身必危旣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故其占凶象以蒺藜之義未明而曰乘剛也又以入宮之義未明而曰不祥也妻不處宮不祥莫大六三不知榮辱不畏名義故身困而不祥至此示戒深矣

九四來徐徐困於金車吝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剛居高位志欲去而困於爵位有來徐徐困於金車之象來歸也徐徐志在下而不遽遽之義此以應初爲志也金車貴者所乘困金車居臣位而遂不行之義此以比五言也四與初剛柔相應志在草野乃困而不能遽去四與五剛比剛爲不得君乃困而不得行道其占吝有終道不行而尸其位於臣位爲不當故吝雖不當位而初應之是民有歸與之者故有終來徐徐亦剛困之義居高而志下非剛不能也兌金遇坎坎爲車

九五劓刖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剛居君位上比上六柔揜剛有劓之象下比九四不相得有刖之象兌遇巽兌上毀巽下但有劓刖義鼻所以息傷之則困於聲足所以行傷之則困於動以象人君罪不振行動有妨是志未得也人君之困又在困於赤紱之象志不得而徒有其位服其服耳其占乃徐有說以中直也直猶正也剛健中正之道未有終困之理徐而必有以說其心者又占利用祭祀祭必受福也祭祀之時敬息如劓足踰如刖其齊明盛服又困於赤紱也在他事不利此用在祭祀則利此困故利用祭祀以受福也周尙赤則赤紱天子之服也朱少於赤人臣之服也故以之錫賢

上六困於葛藟於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臲音臬卼音兀

象曰困於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柔處困上有困於葛藟於臲卼之象葛藟柔物延木之最上處旁无輔枝曰臲孤枝獨高曰卼人居葛藟而難安其臲卼之處尤危上六最上而困於柔有此象兌爲澤而柔故爲葛藟遇乾爲臲卼故其占曰動悔不動則不能才動輒有悔占者能有悔則征吉也葛藟本无重困悔其危而舍之所往皆吉故曰困於葛藟未當也人困葛藟非不得已得行有不當動悔有悔吉行也旣非不得已悔之自皆吉行也

䷯ 坎上巽下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

未繘井羸其瓶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何取乎坎上巽下也坎水也巽遜也水本在下而讓之使上爲巽乎水而水乃得上以養人而不窮故名井巽木上水井之象也養而不窮井之義也而其占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邑有盛衰之變井不隨邑爲盛衰而其足以養人者无時而窮占者宜有德如是也德惟不改故在我爲无所損失无所增加之德在人則往者得所養而往來者求所養而來皆資給其養

如井其井而不窮也又占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坎爲瓶巽爲繘汔幾也繘綆也羸敗也告占者又當敬慎不可以爲有德遂自驕矜足以棄成功而凶矣如井養人而不窮而汲者往往幾至得水之時未收繘未出井而羸破其瓶占者若是豈不凶乎彖謂改邑不改井以剛中也卦以剛爲泉以二五爲井之中泉在於中故有不改之德也又以汔至亦未繘井之義未明而曰未有功也以凶之義未明而曰羸其瓶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按近古及今井制掘井而以磚甃之下木於井底以承甃則木在下水在上故木上有水井或此義也井養不窮則人日取資之未有不汲而水自上者亦未有一日而可以廢汲者君子觀象知資養之道皆出於勞乃以勞民勸相勞民者教民无安遊惰則資養有出如井必日汲而養乃不窮也勸民之勤敏者勉其益進相民之倦惰者助其不及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柔居下位有井泥不食舊井无禽之象巽柔在下故爲泥泥自不可食遇乾乾旱也故爲舊井言廢井也渴禽多求水於井所禽无之其无水而爲人廢棄久矣象曰井泥不食下也君子沉淪在下之占也舊井无禽時舍也君子爲當時所舍棄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剛居下之中有井谷射鮒甕敝漏之象水竅曰谷井不食則水竅之故爲井谷鮒蟇也善注竅井應水而跳如射也甕盛水器敝漏言壞也剛爲泉中爲水盛水盛不食而徒射鮒則甕之敝漏可知賢不見用則困之敗亡可知此爲君子不見用之占而實不用君子者之凶也象井谷射鮒无與也賢有養人之德而无人嘉與之義也巽入遇艮止有此義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測居過中而在下卦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之象渫澄潔也剛爲泉泉過中則水渙而澄潔矣巽爲渙遇坎水有此義井以上水爲用但屬下卦皆未得其用故爲不食心惻見者心不忍也我就見者言之也其占王明並受其福不得明王用之則廢壞而可惜非如九二中德不壞者也故行道之人心惻惻之倘得王明則豈弟舉九二之大賢人受九二之福即九三亦得才能之舉使而人並受九三之福矣三與五非正應二爲正應故曰並受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行道之人見之心惻也

六四井甃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柔居臣位有井甃之象甃以磚石修砌之也六四臣位而柔无養人之資而有養人之責則培植賢才以備國家是即甃井之義矣故其占无咎占者宜如所修以補過也坎險遇兌悅有此義

九五井洌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剛居尊位有井洌之象而其占寒泉食洌氣寒凛也尊剛之象也井洌則泉寒人君養人之德也井居君位其食可知而中正則寒泉食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中正之德爲天下食也坎遇坤土厚水渙險而順有此義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柔居最上偶畫有井收勿幕之象卦終在上故爲井收水已上而繘收也幕覆井口井收則水已上而人得其養又勿幕其口則往來續汲公之人人而不以爲私真井養而不窮矣坎水遇巽入有此義其占有孚元吉占者於此必孚信于人　吉无疑也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元吉之占在上爻者大成養天下之功也

䷰ 兌上 離下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改也兌上離下爲革者蓋水火相息者也水在上而下潤火在下而上燎必不能安其常水勝則滅火火勝則涸水變革之象也又二女同居少者反在上中者反在下志不相得此妻爲妾妾爲妻之象亦變革之道也故曰革其占已日乃孚者革而後信之也此以卦名義論革者變其故也事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必待事已之日而後信民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不待畢事之日終有爲疑故占者宜知之也其占又爲元亨利貞悔亡者以卦德論離明則其所革之事文理明順非妄革也兌悅則其所革之事說於人心非強革也非妄非強則爲正道正則一革无不大通之理故爲大亨以正也設如不正則人不信

事不通是不當革而輕變其故常必有不勝其悔者矣正則革之也當故悔乃可亡也克革之義天地帝王所不能外春夏秋冬相革者也不革何以成四時之變天地革而後四時成也帝王相革者也天命已極不革則不能順乎天人心已變不革則不能應乎人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革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歷同曆

澤中本有水乃无水而有火變革之象也君子以治曆明時天道變化无窮者无非革故從新之理故通於革之義以治曆象明四時之序以敬授人時曆謂日月五緯之躔次時謂春夏秋冬之代序推日月而后可定四時治曆所以明時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剛居下位其占為鞏用黃牛之革鞏固也固物莫如革言黃牛之革者黃中牛順藏於中不可輕發順於常不可輕變剛易動故必如此以固之初民位自當收斂聽順也故象謂占者不可以有為也離為牛離又為麗皮也遇艮土為黃牛問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何也曰卻是正義故下亦言虎豹變革之道莫如禽獸之皮毛每年一革其變不可禦故名皮曰革夏月鳥獸希革舊毛盡新毛生而皮不為之病天下變革之事能如皮焉可矣此初為未革之皮則為鞏固之物而已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柔居中位有已日乃革之之象賢有中德巽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者不外此道但柔居下中向非即己變革之時必待己日乃革之也此時革之德已立則革之事已萌有心行事不蹈習襲弊漸革漸遠直待畢革之日乃悉革之二與五應即大人虎變是其時矣離遇乾火革金先剋制而終有成其占征吉无咎征往也占者宜自以正道革不正之道如此行去自吉而无過故曰行有嘉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剛居過中之位三爻之成其占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言恃剛正往過於變革則得凶也惟以正道自守而猶不免於危厲焉然此時於革之道已自一至再至三皆

有成就而有可孚信之理矣離遇震木火相革有此義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必往也事至於三就則理已无可遂又何必亟亟欲往乎此有其理而事可待耳若必之焉不免征凶此易象之妙也

九四悔亡有孚攺命吉

象曰攺命之吉信志也

剛居臣位其占悔亡有孚攺命吉臣而行變革之事非分義之當然應有悔然為天下革大弊以興大利有不容不然者則悔可亡也又必人共信於大命已攺則吉也不能見信而安行攺命之不暇安得吉乎天位者天命之也一旦攺歸他人故曰攺命當攺命之初誰非為臣故於臣位見之此湯始葛武渡河之時象曰攺命之吉

信志也其以臣而循吹命之舉所孚信者
志之无他而已伐罪弔民豈利天下哉然
已不能无疑於其迹矣故信者
志而已兌遇坎悅而險有此義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剛居尊位有大人虎變之象剛健中正而
君臨天下曰大人此已改命之後已日也
虎變謂希革而毛毨也以大人之德悉革
天下之舊所過者化而條理炳耀如虎毛
革一變而文彩宣明威可畏而儀可象也
其占則爲未占有孚占者必於未占之先
早有信於天下不然豈足
當此者哉兌悅遇震恐有此義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
君也

柔居革終有君子豹變小人革面之象君
子士大夫小人民也豹次於虎虎文疎而
著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君子各抒
才德賛襄明盛其文蔚然而離見斑斑不
一也革面變面也小人无常志虐我爲仇
德我爲后一旦變面順從新君若有可嫌
而不知嫌也而其占征凶居貞吉上六君
位之外當變革之際君子小人皆无君以
統之也而此九五則无君而有君皆有從
君俱變之義但不可自往求君則凶矣惟
貴處正以俟變君子如此則豹變而吉小
人如此則革面而吉也兌悅遇乾健有此
義

離上巽下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烹同）飪也聖人亨（烹同）以亨上帝而大亨（烹同）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
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能變革物
味也卦名鼎者何卦有鼎之象也子夏傳
云初分足也次實腹也中虛耳也上剛鉉
也葢初在下而分植以承上象鼎之足次
三畫皆剛而實象鼎之腹五柔中虛象鼎
之耳上剛横亘於上象鼎之鉉故爲鼎其
占元吉亨者取鼎之用也以木入火則木
繼於下火焰於上是烹飪也烹飪是槪言

人之食用而其大者又在祭祀養賢聖王
烹以享上帝以爲天地百神之主也大烹
以養聖賢爲天下得人也鼎之用唯食用
祭祀賓客三事而已此三事者國家大事
无一不基始於此有元義无一不亨通於
此有亨義至其卦之體德巽爲遜剛之德
離中虛爲耳明爲目又有耳目聰明之義
柔在下之物乃居君位進而上行得乎中
而應九二之剛剛是以遜聽之德而居
尊得中以應剛自是无竆之吉而亨通之
道也又安得不元亨乎是以其占元吉亨
也彖傳无吉字省文也問吉字可省乎曰
占不外元亨利貞四字其得曰吉其失曰
凶故有元吉有亨吉有利吉有貞吉毋以
吉字屬之以通於事爲非元不足而吉有
餘也文法有不便則省之耳若夫元則不
可省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烹飪之象故為鼎鼎端正凝聚之物君子以正位凝命正位正所居之位如鼎之安重也凝命常有天命如鼎之鎔固也正凝是功夫有以正之凝之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柔居下位上應九四有鼎顛趾之象初象鼎趾四象鼎耳顛起則口傾吐鼎趾固為承鼎亦所以為洗滌時持傾宿積之用也初六烹飪之始洗滌宿積則持其趾而傾之顛趾在上也其占利出否占者出否塞而就亨通則利也其占又為得妾以其子无咎鼎趾以一柔承三剛柔在下有妾之象承三剛則支持扶正予鼎腹而納之

火有以其子之象左右之曰以占者如此可以无過巽女遇乾乾為老人有妾義象日鼎顛趾未悖也雖顛趾在上未曾悖於義也利出否以從貴也以初應四顛民而上之以從貴亦義之常而未為失悖矣象不釋得妾以子以其義易曉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剛居中位鼎有實之象實烹飪之物也剛為實在二剛之下為鼎底實在底中故為有實應五又有我仇有疾不我能即之象仇對也疾病也即就也六五與九二相應在鼎卦則為仇讐以其不能近我故也鼎端重之器使其相應則顛矣故為我仇不能近我也而其占吉占者有其實德不為人用則吉也何也鼎有實慎所之也自[illegible]

鼎實不可有求人之意求人則自輕而實亦賤矣我仇有疾終无尤也彼仇我而不就非相怨乃相妨故終无可怨者巽過艮木生於土而木剋土有此義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剛居過中之位不與五比而越位干求有鼎耳革之象五為鼎耳耳所以操鼎之行君位也革火變也九三剛過為木過與四剛相比木火通盛勢必燎及鼎耳所以鼎耳有火變也此本无得君之義而過於干求失其義也耳革於火鼎不可行故占者之行塞而不通也巽有行義遇坎有塞義如是則鼎腹之中雖有雉膏之美不得為

人食雉文明為離離在上為雉雉在鼎而雉之膏則在鼎腹故有是象坎有膏義鼎烹不為人食則占者之道不為君用也凡此皆由大革鼎耳此爻唯巽得雨滅火乃上九外應又非陰柔有方雨虧之象又坎為雨風能散之有虧義是火變不息則甚不可行也占者若悔則終吉九三居鼎腹具美食乃以其過於干求而踰非義至於不食苟能悔其非義而无妄求則鼎腹之雉膏待其成熟之終能不享乎故終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剛居高位既比五又應初有鼎折足之象而其占覆公餗其形渥凶公呼占者之稱也餗鼎實也烹飪成曰餗餗有此義形渥鼎形污染也變艮土有此義四為鼎口出

納鼎實之處比五則口向耳而鼎安應初則口就足而鼎覆旣比上而又應下是烹飪成而折其足也豈不覆公之餗乎鼎之形體豈不濡於地而汚染乎占者如是剕凶也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歎其无信之義比六五以至有餗是始謀得也卽宜誠一无二以期有終乃又應初二三乃心以至於覆信如何也是人臣功成而有二心至於喪敗其實汚辱其名不愛其鼎之甚矣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柔居尊位鼎黃耳金鉉之象離爲耳遇乾金有此義黃耳金鉉一物也黃取中義耳取空義猶言中空也金取堅義鉉取環外之義猶言外堅也總爲鼎耳之象一鼎兩

耳空中對峙各爲半環以聯鼎緣就其空中可納上鉉者言之曰耳就其堅外以固中者言之曰鉉猶人之耳虛中曰耳外環曰輪郭是也五爲耳於象取其虛中於義則耳爲鼎之君居上以操鼎之行者也烹飪旣成則提耳行鼎以享之猶人君享其成之義也而其占利貞貞正而固也耳不正則鼎偏舉而欹矣鉉不固則耳脫敗而傾矣故占者宜正固也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此言應二之義雖不相就而實相應黃耳言中也中之虛本爲鼎實而設无此耳之中虛雖有實不可以行何能享乎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剛居最上鼎玉鉉之象鉉有二一爲耳鉉形小與鼎一體而峙對鼎緣一爲上鉉形大別爲一物懸於鼎上以貫耳鉉之中耳雙不便兼舉舉上鉉則雙耳皆行離有鉉義過震爲足爲動有行義五爻一體共成鼎形上九居卦之外別爲一體横亘於上非鉉象乎而取於玉者鼎烹則耳熱不可以執鉉異體不寒不熱如玉之溫也其占大吉无不利與君異體而相聯剛柔相得輔相人君以終有成豈不大吉而人君尊而上之天下奉之又焉有不利也此與井上爻皆師保之象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五柔是君柔不勝任也得上剛以節其柔則六五之用不啻九五矣此所以成鼎之終而吉无不利者也

䷲ 震上 震下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

鬯 虩音欷 啞音噎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一陽始生故爲長子蔽於二陰之下其勢必奮故爲雷雷故爲動爲驚懼也取義雖多而實无異總謂之震故名震而其占亨亨之實卽虩虩啞啞不喪匕鬯是也震來虩虩者恐致福也震來當震恐之事來也虩存停思慮之貌虩而又虩如是恐懼日致安平之福也笑言啞啞者後有則也旣致安平之後則笑言矣啞含存不劇之貌啞而又啞則一笑一言皆有法則也以思慮先之

以法則宗共後先後皆存恐心人聞雷震
多是如此以此處事則得其道矣震驚百
里者言驚遠懼邇也此以雷取義雷聲聞
百里也不喪匕鬯者出而守宗廟社稷以
爲祭主也匕鬯皆祭祀所用此以長子承
宗社取義總言占者能似那震來時虩虩
地震之後笑言還啞啞地如此存心處事
雖遭喪亂遠者驚而邇者懼我可以出而
保守宗廟社稷以爲祭祀之主而得亨矣
此因亂承繼大業之占而其道則在戒恐
於終始也兩虩兩啞以兩震取義虩守宮
之蟲脩名虩虎走不徑遂必間停存據而
後又行故取以象行恐懼之事當如此也
匕出鼎實之器祭祀烹牢實鼎將薦舉冪
以匕出之鬯以秬黍酒
和鬱金灌地降神者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洊重至也雷聲重響其勢大震故爲震雷
震則萬物悚懼君子則以爲學以恐懼脩
省脩省恐懼之實也人聞雷誰不恐懼但
不脩省此君子必盡畏天之實也不必聞
雷方如是觀象而悟其理居平則盡其學
程子曰君子畏天之威則脩正其身思省
其過咎而改之不惟聞雷凡遇驚懼皆當
如是也詩云敬天之怒无敢戲豫言恐懼
也敬天之渝无敢馳驅言脩省也
恐懼在心脩省在事學者勉哉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剛居下位有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之象
而其占吉天下恐懼之事自民間始而雷
之可驚者在第一聲故特以彖辭予之過
驚懼之事來則虩虩然恐懼存思自足致
福過去後猶不敢輕笑言而啞啞然有則
占者如是自吉也震驚遇坤順有此義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柔比初剛有震來厲之象而其占億喪貝
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震來厲乘剛也賢
爲震主二柔乘其上此民位剛強加於賢
位之柔其不能勝其危厲如跨下雷霆
矣故有此象億大也貝資寶也賢有中德
賓之如貝爲下剛所危難至肖辱含垢以
避免於禍害是大喪其貝也躋升也九極
數陵高阜九陵高之至也君子以道高人
至於喪而人必以爲其道之卑不知此乃
高而又高已升於陵而又陵之上矣逐求

也道之真喪自宜求之乃非喪也高之至
也又何求爲故勿逐待時過事已之期君
子中正之道如日月之食自昭昭於中天
故七日得也七日復之則也六爻經七變
而復本位故凡復得之數大約七日耳占
者爲大有所喪失其寶於至高之處不必
追逐緩至七日自復得也震驚遇兌悅有
此義此孔子之恐於蒲宋顏子之犯而不
校後世如圯上老人之教子房淮陰侯之
受辱跨下要皆動心忍性之學未可與俗
人道
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柔居過中之位比四剛有震蘇蘇之象方
在下震之終又遇上震之始震驚之事首

尾相接而柔復不勝其恐安得不蘇蘇然
也蘇蘇神氣緩散之貌過於震而又習於
震困之極而无如何故有此象震遇離麗
於驚懼之中有此義其占震行无眚震行
奮迅以行事也眚傷也占者宜更爲震拔
奮勇以行之則无傷也何也下震已終上
震在外終非實災在自振拔可以无眚象
謂震蘇蘇位不當也柔處震而又震之位
故不
當也

九四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剛居高位上下皆柔有震遂泥之象旣震
矣而遂又泥也震遇坤坤爲泥臣剛君柔
以臣震君而君雖順之上下四位重復皆
柔又皆順之是上下皆有承順之私而四
全无戒愼之意必至於爲四柔所增說猶

宿陰滯濡不復動作如泥也象曰未光也
占者如是則本動而反不
動不光明而无足觀矣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柔居君位比剛臣震王有震往來厲之象
君柔臣剛君已危矣而在上震則震而又
震其以震恐之事加於君者不一來而足
豈非往來厲乎吉无時而不有危厲之行
也其占億无喪有事震遇兌悅有此義大
无喪其所有之事也六五得中則其所有
之事乃中正之道而終不可喪占者宜如
是也象曰其事在中大无喪也可知億者
大也六
者中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於其躬於其
鄰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柔居震終有震索索視矍矍之象而其占
征凶索索繩也索索如振繩索動於彼而連
於此索然不斷也矍矍翹視貌有警在
遠翹目而視之也震遇離離爲目有此義
上六遠於剛而處震之未聞聲而震其中
心則未得戒懼之實也如是以不明之心
而往卽不得處恐懼之道故往必凶也又
占震不於其躬於其鄰无咎比六五也震
不於躬上不比剛无震驚之實也於其鄰
五比剛有震驚之實也又占婚媾有言者
震長男遇離中女有婚媾義有言相訴也
總謂占者有連及之恐懼往則凶雖凶則

震驚之實究在鄰非在身可免咎過但親
家有相傷之言語其凶如此而已故曰雖
凶无咎畏
鄰戒也

☶ 艮上
☶ 艮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
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
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无咎也

艮其止之止
當是背字

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
也一剛止其上二柔不得動如山之不可

後此卦之體象為止而止之義何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所謂止也動靜因時毫不爽忒乃卽君子以剛鎮柔之力如山之不可動移者也動靜如此堅定外不徹於物為光輝內有主為明智此數語總釋艮止之義而其占則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艮為背為庭艮其背者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背艮於上則四體皆止其所而不相和與以艮上一剛論有止其所之義以上下兩卦剛柔敵應論有不相和與之義艮其背如此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時當止定須止直求得於義理不求得於身時當行定須行卽行於大庭廣衆是非之際直見其有義理不見其有人占者如是以為動靜自无咎也此道雖因時而時非明盛可知故僅无過如孔子以女樂去魯身不獲安者十餘

年於陳蔡楚衛之間義所當止亦不論也攝相事少正氏可誅亦不見其為澗人萊人侏儒可兵亦不見其有齊君臣之強大義所當行直行之而已時非明盛无與同德協謀安能不挺挺奕奕如此作若有獨已獨人都與義理不合卽有過矣若明盛時須亦安樂乃身倫同於人乃為大同吉亨之道也如伊周復政而退自獲其身禹皐協謀而進自見其人故知艮之象占非吉亨之象占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為止為山山而又山有兼兩山之力以止之象故為艮君子觀象為學以思不出其位位者見在所居之位卽見在當盡之分不可有出於其外之心无奈感物而動者思之不可以易為制也宜用兼山之力以止之思止於此則分盡於此思之為力豈不大哉觀於兼山艮乃知无所謂止之力思而已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柔居下位有艮其趾之象足踝之下能止處曰趾艮者守土者也亦安止而重遷故艮位有此象艮遇離明於所止有此義而其占无咎利永貞有過由於失正若止則未失正何過也故戒占者能永守其正乃利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柔居中位比剛有艮其腓之象腓在趾上腿肚也常動則若常靜則不安動靜得中

者也艮遇巽巽為股為進退不果有此義而其占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六二賢位動止得中九三艮主過中之艮偏於止而不動六二位處三下以隨三為分又何能抹三失道之止以從我乎亦唯其失道者是隨而已雖咎不在已豈其所欲哉故心不快也象以不拯其隨之義未明而曰未退聽也三不能退而從二之中也二居隨三之位時在卽道在占者以隨上為道不以得道為道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剛過中而居下上之間有艮其限列其夤之象而其占厲熏心限腰也列裂也夤膂也背脊骨貫限之上下者九三剛過中為艮之主而處下之上故有艮限象限過於

止則剛郤不獲伸之便不啻分列斷絶
其夤而難安也艮遇坤坤爲分裂艮有脊
義故占者當有危厲之事而心不能安如
熏燃也可見處上下之間者未可以輕絶
物
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柔居下之上上之下有艮其身之象身在
下體之上首之下故也四大臣之位上止
君之動靜下止艮之動靜是其任也柔則
不勝其任矣唯自止其身不陷於有過而
已艮止遇離麗有此義故其占
无咎象謂止諸躬也不足之辭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柔居尊位有艮其輔言有序之象而其占
悔亡輔頰之兩旁骨也言則輔動言日從
從作乂一身之最尊故莫如言言則人從
令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
如綍故君位亦以言爲尊也艮其輔者言
有序也言不輕發而有次第當言則言當
默則默動靜不失中正之道此即艮其輔
也艮止遇巽順有此義占者如是悔豈不
亡乎

上九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剛居最上有敦艮之象敦厚也凡止之道
鮮於保終止之極則沁倦而力弛敗其操
者多矣一剛艮於卦終是於艮止之將倦
而力將弛之時倍加心力以止之何其止
之敦厚也艮土遇坤土有厚義如是時止
則自終其止時行則自終其行而動靜之
道无不有成矣占
者如是豈不吉乎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
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
動不窮也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然
非驟進內卦艮在內者止而不動外卦巽
在外者遜而欲退巽本退縮之性无奈內
已艮而无可退則不得不進矣漸之義如

此有女歸之義焉巽爲女女子本在閨閫
至於及期則六禮次舉醮以外之不能復
入諭以御之不能復退何嘗山艮於後而
不可御乎故告占者曰漸之進也如女歸
則吉也是禮義之次第不得已而漸進非
妄求進者也其吉利正何也以卦體則進
得位得位則往有功又進以正以正則可
以正邦故利正也所謂得位者何其位則
剛得中也剛進得九五君位故有功位復
中正故以正正邦也以卦德則止而巽止
則不妄巽則和謙如是則動不困窮其
正不窮功亦无窮矣故其吉利正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木之高盛皆山氣之厚所漸長
故爲漸君子觀象以賢德自居其身如山

漸積累可以化民善俗如水也若失所居而躐求善俗則无是不漸之理矣居德取艮止善俗取巽入

初六鴻漸於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鴻慶而不居之鳥春進北秋進南故爻皆取鴻爲漸之善柔居下位有鴻漸於干之象水涯之地曰干危地不敢竟進艮位而進尚界危疑故有此象艮止遇離明有此義其占爲小子厲有言无咎凡遇水涯小子不知慮患貪進則危故爲小子厲然有明告之以患者小子則知懼不肯陷故有言无咎占者當有不慮之危能聽人告戒之言可无過也象謂小子雖厲則无成心告之言則聽故義自宜无咎也其告占者尤有微吉

六二鴻漸於磐飲食衎衎吉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柔居下中之位有鴻漸於磐之象山中有寬大平正之石曰磐之而安者曰磐賢人在下曰進於中正之道行无顛危而可以自安故有此象艮遇巽有此義其占爲飲食衎衎吉安貧賤樂道德者唯日用飲食以自得而已衎衎自得也巽爲臭味占者如是豈不吉乎象以衎衎之義恐人誤謂求飽而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素常也言其衎衎非常飽也雖饑亦樂耳

九三鴻漸於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剛居過中之位兩卦之間有鴻漸於陸之象艮土遇坤土爲陸陸中原高平之地居南北之間鴻進南退北慶中原而不居漸而在此前進則途遂矣不進則猶中途也九三過中居漸之半有是象而其占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夫征不復進之凶也婦孕不育不進之凶也卦界內外而剛王之由此恃剛競往於外則有丈夫遠行之義而不復者漸无退義艮有止義坤有羣醜義進必陷身於衆惡之中而不能返離羣也陷也羣醜衆惡也由此恃剛艮止固自不進則又有男子孕於婦人腹中之義而不育者當漸而艮於內坤爲母爲孕是失其生育之道而有懷抱之憂故不育也爻有此二義占者豈不進止皆悖乎故凶其占又爲利禦寇者順相保也天下唯戰守之事進退无常順以相保而已順以進即宜如征之不復而戰乃利順以退即宜如孕之不育而守乃固若他事則豈有利者哉

六四鴻漸於木或得其桷无咎 桷音鹿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柔居臣位有鴻漸於木之象而其占或得其桷无咎木高象臣居高位也桷平柯下垂可棲者象居高而柔順巽下也巽爲木爲平柯遇乾金又有削平義鴻駢足不能棲木漸木則不安處桷則可安矣天下唯近君之位不可安處占者能以柔順之道

常自處以卑下如鴻之得桷則无咎矣象謂或得其桷順以巽也柔順巽下不以高位驕矜也

九五鴻漸於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陵居尊位有鴻漸於陵之象高阜曰陵巽遇艮爲陵也人君尊臨天下物莫與並有此義而其占爲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婦之孕子漸進之義也卦爲女歸故爻多取之巽入遇艮止占者當爲婦三歲不孕三歲天道小變一卦之數也然爻爲時之小變卦爲時之大統爻雖不漸而无如卦之爲漸故終莫之勝吉必至於孕而占者可以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爲儀吉逵舊譌陸先儒僉證逵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逵雲路也爾雅九逵謂之逵通達无阻之義儀法也剛居最上出君之外无位而德高有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爲儀之象其占吉鴻之飛以羽相聯爲行次而不可亂人觀於其羽可用爲人道之儀則處尊卑長幼之間有倫有序而不差忒故吉也巽爲風教又爲謙讓遇坎坎爲法律有羽儀義

䷵ 震上 兌下

歸妹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婦人謂嫁曰歸女未適人曰妹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氣下濟地氣上騰陰陽不能无配合之宜而况於人乎若天地不交而萬物即不興矣天地亦爲終窮之道故歸妹人之終始也夫婦交而人道成歸妹人之終也夫婦成而人道生歸妹又人之始也其義豈不甚大而震兌名歸妹者何說以動所歸妹也兌說震動本其心之所悅者以動莫如男女之婚嫁卦少女從長男是二十而嫁三十而娶說動之時也男先女後親迎之敘說動之事也此所以爲歸妹也而其占

征凶者位不當也五爲一卦之主而柔處之於歸妹爲不當是女擅尊高之位以制下恃此道以往能不凶乎无攸利者柔乘剛也上卦二柔乘一剛下卦一柔乘二剛夫唱婦隨夫義婦聽乃其常道柔反乘剛則男子失職如是有何利乎歸妹大義也說動至理也本无不吉利其柰卦位卦體適於歸妹之義皆有未合歸妹本以從人而擅位乘剛豈不戾於天尊地卑之大義而乖說動之初心乎占者正不可以合義之事而如此以往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者物之藪雷動於上則春分之氣明將將開物之開於陰者皆欣欣向陽故爲歸妹之象君子觀象以永終知敝永終以倫理言也知敝以情欲言也歸妹之初即以

倫理處其有終之道而思以永之則又宜知不永之敝即在於婚嫁之初此時不早以倫制情以理節欲即不能永終矣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剛居下位有歸妹以娣之象娣姪娣也以爲也諸侯嫁女以同姓姪娣媵之女弟曰娣女任曰姪從嫁曰媵即妾也初九居下故于歸妹有是象兌亦爲妾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此常道分也義也不爲賤辱若六三反歸則非恒矣其占爲跛能履征吉象曰跛能履吉相承也妾媵之道不可專行原以承順乎正嫡而行必極其敬愼如跛足之人而能履非敬愼不能矣兌遇坎坎爲加憂有此義占者宜斂其剛於不用

以敬承之道而往自无不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剛居下中有女固守閨中之義是婦失其夫爲夫守節者也其占爲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剛居民位爲行故言履居賢位爲明故言視眇目之人雖能視亦不足爲明言婦之失夫不能有所見也幽人賢人之隱者也占者利含藏其明於不用幽隱自處固守其正不貳心改操以變其常可也兌爲分拆遇震憂懼有此義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柔比上而爲下卦之中之德有歸妹以須之象須口上毛也生於口之上而反垂於口之下是无德之女極於爭上而反得下者也兌爲下遇乾金須爲金氣之餘其占爲反歸以娣不能得嫡反爲妾也占者不以德勝人而徒與人爭貴賤較強弱競得失其不反賤弱且失者鮮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三處過中之位於歸妹爲未當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剛居臣位有歸妹愆期之象而其占遲歸有時期即六禮請期是也先所請定親迎之日期愆則六禮如期而過之也君柔臣剛反其常道故有此象臣近君凡吉凶賓嘉之舉俱不敢擬君而行禮也如君於是月而娶臣即不敢於是月而娶君於是月

而嫁臣即不敢於是月而嫁六五歸妹九四亦歸妹是以剛抗上於君有嫁矣不得不過期而行所以避君也如是之占非終不得歸特遲其歸期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占者凡有欲行之志不宜如期當有待也震遇坤以順動有此義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柔居尊位而得中有帝乙歸妹而服不盛之象袂衣袖也所以爲容飾者也嫡曰君妾曰娣良美善也帝妹不假容飾爲貴妾媵賤則以容飾爲貴者也震爲春氣盛而

色素過兌兌爲秋氣衰而色華有此義帝
乙當日歸妹崇尚儉朴不以貴女忘其奢
華其君之服飾反不如其娣之服飾美善
也六五位在中以貴行其中正之道故有
此象而其占爲月幾望吉夫爲日婦爲月
帝妹下嫁則婦爲尊貴是陰盛之道如月
之望也尊貴而得中則幾望而未望占者
如是則吉問不論應曰六爻剛柔皆妹就
爲男乎卦止歸妹就女家遣嫁亦自
有義黍入男義作應則牽制未合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柔居終極出君之外是歸妹之有變者也
有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之象震爲玄
黃爲筐遇離離爲目爲刀坎爲血有離无
坎爲刲羊无血筐祭祀之器羊祭祀之物

娶婦所以承祀故取其大者言之承筐婦
之職言女已爲婦矣而无實者虛筐也有
嫁夫之名而實未有其夫也刲宰割也刲
羊夫之職言士已有婦矣而无血猶未刲
羊也有娶婦之名而實未有其婦也此房
幃有變女子見惡於其夫而居室之道淺
耳占者自
无攸利也

周易下經一終

周易下經二　張[illegible]著

䷶ 震上 離下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以卦德明以動故豐凡物之大皆有限唯
明以動其大无限如日極明又動不息彼
无所不照人有極明之心而力行不懈則

亦无所不至所以名豐也而其占亨王假
之勿憂宜日中卽亨之實也王假之者尚
大也王者之所明所動皆尚於極大而不
屑乎小故豐亨之占惟王者能至之勿憂
宜日中者宜照天下也豐爲盛大之極盛
極必衰故有可憂然亦何用憂爲唯宜自
擴其明如日之中天明察所照无一物不
令得所如此克盡王之實自得豐亨之道
至於豐无長久之理所宜順聽而不必憂
者也如日中則必昃月盈則必食卽天地
亦不能長盈而不虛與時爲消息而況於
人能長豐不衰乎況於鬼神本天地之化
伸以爲人事之盛衰能使人長豐不衰乎
何憂之有總之告人盡明動之道以處豐
而不必以失
豐爲慮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天地之大明大威並至有豐象
君子以其明折獄以其威致刑折獄者必
照其情實唯大明如電乃克折之也致刑
者以威於姦惡唯大震如雷乃克致之也
大抵凡卦爻遇震離二
象者皆可以刑獄斷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剛居下位比六二有遇其配主之象五爲
君主二配之故六二爲配主而初九遇之
也二下卦之主在豐爲諸侯其豐與天子
相配者也初與相遇剛柔相得故爲遇其
配主離爲日日之數十亦當十位日中當
王食日當公遇艮爲封疆是出爲諸侯有
配主義其占雖旬无咎往有尚十日爲旬
象曰過旬災也十干配支過十日則支空

二字不得所配故災如甲子旬中空戌亥
是也占者於旬中而往必有可嘉尚過旬
而往未免有
變而傷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柔居下中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蔀障
蔽也豐以中爲盛五爲中當王爲王者之
豐豐於天下二中與五應爲諸侯之豐豐
於一國諸侯在下其一國之中止知有諸
侯之大而不見天子之大是以下之大蔽
上之大故有蔀象日爲照臨之王而當見
似天子斗有運旋之權而夜見似諸侯六
五豐於上六二豐於下是諸侯幾擬天子

有斗晝見象離日遇乾乾爲天爲北方斗
所居有此義其占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諸侯之大擬於天子未有不見疑而疾惡
之者故占者以此道而往則必得人疑惡
能見信於人自能發我之志
豈不吉乎問此爻何爲諸侯曰以卦消
詳之賢位在師則主帥也賢位在豐則
諸侯也觀豐蔀見斗與四爻同可知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剛居過中有豐其沛日中見沫之象水泛
溢曰沛過中者少含藏而剛處之則發不
可禦故有是象言器小不能容多不可大
事之義也沫小星也當豐之時二四日中

見斗是本實豐若淺薄如九三者則誇耀
其豐是日中見沫也離遇震明而動爲小
星其占爲折其右肱无咎人之便動作者
在右肱折之則爲廢人終不可以有用九
三浮淺如此不可以作大事如折右肱終
不可用然如此之人棄而不用反不得過
用之則得過故占者
宜以不用爲无咎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剛居高位亦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四
公卿之豐人主柔而公卿剛柔必委任於
剛於是止見人臣之大而不見人王之大
亦蔀象也君爲照臨之主如日臣有運旋

之權如斗斗自避日而夜見乃君豐而柔
臣豐而剛是亦斗晝見也震爲君遇坤坤
爲臣又爲地星精生於地有此義其占爲
遇其夷主吉夷平也言六五中正柔順爲
平夷之主无疑人之心也象謂豐其蔀剛
處君下位不當也又謂日中見斗似爲臣
抗於君而其實日自照臨斗雖見而幽暗
不明也此震木有魁坤上之義又謂以此
可疑之道遇平夷之主行而不疑
爲吉行也占者可以決所行矣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柔居君位有來章之象而其占有慶譽吉
來來之也章文可觀也六五柔居中正尊
位爲豐之主王盛之豐震木遇兌澤有此
義占者則有福慶名譽坐享其豐爲慶稱

美其名爲譽卽來章之實如此
卽吉也故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窺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柔居最上君外豐極生變有豐其屋蔀其
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之象而其
占凶豐其屋屋高大也蔀其家障蔽其家
也闚窺也闃无人也豐大之極則驕矜後
咎以窮止必欲變故自生雖有豐大之屋徒
障蔽其家而不得居窺其戶寂然无人至
於三歲不見也象以蔀家之義未明而曰
豐其屋天際翔也言豐其屋而不得居遂
飛於天涯則蔀家之義可知矣又以无人
之義未明而曰自藏也言自已潛藏逃避
又誰得而見其人也震爲驚逃遇離爲
鳥爲器有此義此卽窮大失居豐受以旅
之義凡卦上爻多與卦序相合必三年者
天道小變人事亦更富貴者旣已貧賤則
禍患卽亦平復豈可以歸而
凡人矣占者如此安得不凶

䷷ 離上 艮下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羈旅也
失其居而羈旅於外曰旅而其占小亨旅

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
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此釋占
辭而旅之象與旅之義已明矣以卦體六
五一柔居外卦之中是柔得中正之道於
外也初二兩柔居最下是順乎剛也以卦
德艮爲止離爲麗於明是止而麗乎明也又
柔旣得中正之道於外又能以柔順剛
其所羈止之處皆高明之家此旅之象也
小者柔也柔順之人以小自處而得亨通
又得中麗明不失其正故吉也所謂卦有
小大是也解爲小事亨者非是以小自處
者自不輕任大事卽有大事得亨亦以小
亨之也處旅之道必柔乃亨必正乃吉是
雖羈旅窮途未可以須臾離道旅之時其
義豈不
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

獄

山上有火有旅象火能照山之險如旅之明火行山上有次如旅之愼火去不返如旅之不留君子觀象得用刑刑治獄之道焉以其明愼者用刑則刑不濫以其不留者治獄則獄无滯也大抵艮止離麗凡卦變遇艮離並見者皆可以刑獄斷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柔居下位有旅瑣瑣之象瑣瑣行路困乏設弱在後之貌爻以中爲旅次次者舍也初六艮位在下於旅爲不能即次瑣瑣然而困於道路也艮爲止爲路遇離離爲麗爲煩瑣有此義所取災者告占者其所取災如斯而已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其志

窮竭而不能自如即此是其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柔居中位有旅即次之象就於次舍之中也艮爲舍止遇巽入之又賢位中正有懷其資之象賢人懷藏道德以備用也巽爲財利又艮爲少男二爲少男之中爻有得童僕貞之象貞正固在童僕爲忠僕故曰童僕貞也旅以即次爲安以懷資爲用以童僕貞爲役使之便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忠正之僕雖有可怨終不我怨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剛居過中之位有旅焚其次之象艮中爲次過中則有次而不得居旅不宜剛又上比離火故有焚象又不得艮之中而得其外爻變坤艮喪山崩有喪其童僕貞之象失童僕之忠心也旅焚其次則不安故象曰亦以傷矣喪其童僕貞蓋旅之道貴柔而用居下之上則不以旅自處而以旅下自己剛傲安逸而令在下柔順勞苦僕之心自失矣故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占者失次失僕安得不危厲乎

九四旅於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處去聲

象曰旅於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剛居臣位有旅於處得其資斧之象而其占我心不快旅以君位爲歸宿之地臣位

猶然羈旅也故止可曰處言隨處而居未得位之正也離麗爲背遇艮止有此義資爲資財所以備食給用艮有此義斧爲斤所以析薪給火離爲火爲刃有此義又臣位逆君多懼未得休逸之位雖得資斧而心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君位歸宿之地本无旅也則羈旅於尊位而未幾崩厭也有射雉一矢亡之象離中文明故取雉遇乾金爲矢有射義射雉言中正乎文明之位而居之也一矢言暫也射雉者矢也乃雉中而矢亡成功者不久留也居文明之位者君也得位而君亡亦何異乎射雉一矢亡而其占爲終以譽命譽聲譽也命天命也言終以有譽有命人

君雖亡而文明不喪天位不替也象以其義未明而日上逮也世及日逮先君没後君繼自上及下也前往後繼如行旅之不絶人君誠有文明之德雖不久於其位而世逮子孫譽命不斬占者可知矣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於易終莫之聞也

旅居君上更无所往居而不安有鳥焚其巢之象離上遇震木有此義而其占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因離火爲笑震木有聲爲悲離爲牛牛柔順變震爲剛爲動

是失其柔順故爲喪牛於易旅以柔順爲道乃剛居最上傲然自得以柔爲无用而輕易失之如此自致憂患安得不有先笑後號咷之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稱旅而好處人上義自不爲人所容也又曰喪牛於易終莫之聞也凡无心而失其柔道猶有自知其非之時上九專以剛上人雖至於凶終莫有聞悟之日也

☴ 巽上 巽下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柔遜漸漬於陽之中而不見其迹故爲入風之入物亦有然者故亦爲風兩巽相重入而又入爲申命之義命令布告下民其言巽善易以入人再重復申明其入益深矣故名巽而其占則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九五一爻剛居巽之中正巽之亢不以剛用而以巽用而居君位則其志得行是剛巽乎中正而志得行柔之亨利也又上下兩卦柔皆居剛下而順乎剛是以小自處者亨而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以小自處固无往不利而尤利見有德位之大人也彼大我小分義尤宜並不獨利乎重巽申命此孔子善會易處觀文王次巽於旅及周公爻辭可見巽在天爲氣之變在人爲事之變不變何見巽重巽申命事之變也則可以知巽卦之義矣夏商周誓誥後世德宗奉天之誥皆謙卑柔下之辭足以感動人心者皆重巽之道也其先庚後庚之義乎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相繼日隨風而又風感人最深故爲巽君子觀象以申命行事事有不可遽信諸人者重復申命以行事而事自安也凡卦有巽多言文教風俗之事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柔居重巽之下有進退之象進退志疑也柔而居民承重巽之命進則不敢義无可退故其心常搖惑於進退之間失所措也而其占利武人之貞武人進退與死生相關而斷然不以爲疑雖固守命令以爲可令進則進令退則退自无不利也巽爲進退爲不果遇乾健爲武人象謂疑則志亂必不利斷則志治必利矣此從令之占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剛居下中有巽在牀下之象巽爲入遇艮止爲牀有此義牀所以安也牀下則屈之甚矣賢人在下木卑當重巽申命之時无所不屈其剛有此象焉而其道宜如何用史巫紛若吉无咎巽爲巫艮爲史史掌卜筮以占吉凶巫掌所禱以祓不祥皆中心之誠敬不可顯以示人而黙通神明者也紛若多用也占者宜如此多用誠敬以感上人自吉而免於過也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二得中道即以中心之誠敬爲巽不然猶以顯淺之道以求感人則必得過

九三頻巽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剛居過中有頻巽之象屢失屢巽曰頻巽過中之剛常不巽故屢失其巽而過中之巽又无所不可巽故雖屢失而屢巽巽躁遇坎險風水相渙有此義而其占吝羞辱之道也象謂志窮也當重巽申命之時上人已至再至三猶不早盡巽道待其志窮无可如何而後巽所以屢失而至取辱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柔居臣位其占悔亡田獲三品巽而又柔過巽宜有悔而爲臣位有重巽申命之責无妨過巽故悔亡而有田獲三品之功也有功所以悔亡也田獵也三品品物之備

也巽下缺遇乾三畫全備故有備物義巽又爲廚禮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是也田獵所以講武習兵此申命之始事人臣王之六四以柔王巽而爲臣得重巽申命之道而獲禽有功此所以過巽而不遺悔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爲重巽申命之主而位正中其占守重巽之正道則吉何吉乎居尊歛剛以行巽似有悔而悔實亡其事亦无不利雖无初而有終也其正道宜何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如此則吉也庚變更也先庚三日爲丁丁叮嚀也後庚三日爲癸癸揆度也

欲變更於事叮嚀於未變之先者申命三日而恐有不知揆度於旣變之後者申命三日而恐有未信巽遇艮有此義庚在兌方前三卦巽後三卦艮巽行而艮止也蓋事在變更人難遽信故占者无初然如此重巽申命自能感人以有其終此便是貞吉悔亡无不利故曰吉也象曰位正中也先庚後庚即尊位正巽之道位正中故有此占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剛居巽極巽在牀下之象亦巽木遇坎陷有此義在君位之外喪其資斧之象火土爲資斧木克土水克火有喪義剛在最上不巽者也勢高而无所往不得不屈剛而爲

巽亦屈之極者也而在君外不與於申命
此窮而自巽與二之以道巽者不同二巽
於君足以格君窮極自巽則君不養矣窮
而巽亦正道也遂以失養則凶也象謂巽
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
也窮而後正是正於凶之時晚矣

☱☱ 兌上兌下

兌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一陰
居二陽之上斂剛而施柔故為說其占亨

利貞者剛中而柔外則說以利貞剛中者
理之正柔外者色之和不剛中而徒柔外
為邪媚之悅何利之有卦二五皆剛中而
兩柔皆居外是以正道而悅故占者利貞
能正則自亨矣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正
而不悅悅而不正皆非天人之心悅以正
天理自順人心自應矣豈不亨乎下又順
應之實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故事驗
諸民誠能盡悅之道以之有事而先民民
即趨事而忘其勞以之樂傷而犯難民即
犯難而忘其死克悅之大无往不化民其
勸矣哉民勸即天人之順應順應則悅之
亨
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物之悅者莫如澤滋潤生息有悅象焉兩
澤相麗互相滋益則其悅无窮君子觀象
以朋友講習天下之可悅者莫如朋友講
習也彼此相講則相資重復相習則相益
其悅且樂者豈不猶兩澤相麗
而為兌乎講兌象習重兌象

初九和兌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剛居下位其占和兌吉物相均調曰和民
心樸實所悅泛同而无黨占者如是則成
心私意之不起而有大同之悅豈不吉乎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與人相和則未
有可疑之行故吉也兌為澤遇
坎水澤水相和无異同有此義

九二孚兌吉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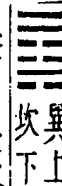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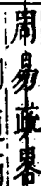
剛居中位其占孚兌吉悔亡悅以利正九
二中正不以情相悅而義理為悅是惟信
於悅之理而已而人情不能信此中正之
道常不能致悅似有可悔而悔實亡也兌
遇震金剋木而成卦相反實以相成有此
義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其行雖可疑而
其志則
可信也

六三來兌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柔居過中之位下上之間有來兌之象而
其占凶來相來也柔為兌主善於悅人上
下比四剛而一以悅來之使其悅我故有
是象專以悅人卑賤汚辱何所不至故凶
兌遇乾金相比同有此義象謂來兌之凶
位不當也悅處過中之位豈有當者乎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剛居臣位有商兌未寧之象而其占介疾有喜臣本多憂又比剛君雖六三在下引以柔悅進之意欲悅而不遽悅在商度未定之間而其心則常以不得君而未安也是商兌者有欲悅之意而未寧者則辛不悅也兌遇坎悅而險有此義介分限也疾害也占者旣有是象果能介然絕於陰柔之疾害則有喜矣九四立於下兌之上離比三而實有上下卦之分限故有介疾之義又臣位易爲人所諂媚在行溺於悅樂消磨志氣誠有位之淺疾錮病也能介疾如是人君未有不感悟爵賞駢錫者豈不有喜慶乎

九五孚於剝有厲
象曰孚於剝位正當也
剛居君位比上六其占孚於剝有厲剝變其正也悅以利正人君順天應人何可稍有剝其正乎上六不正之極故戒占者若作於悅則信於剝矣必有危也兌遇震有此義象曰孚於剝位正當也九五中正之位而比剝極之位正相當故有此占也
上六引兌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柔居兌上比九五有引兌之象引誘也九五中正之悅難以非道悅之而柔居其上有窮極其術曲爲可悅之事以誘人君之義兌遇乾金相比爲同比之小人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凡諂諛媚術多曖昧而可恥故爲未光上六本宜有凶占而僅未光者小人以說媚君未爲傾險之謀故不至於凶也

☴☵ 巽上坎下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以卦體論上卦本乾下卦本坤剛離四位而來於下爲九二柔離二位而在於外爲六四是剛自臣位而來於士位則遠君得行其剛道而剛不窮柔得臣位於外則得君以行其柔道而上同於君剛柔各離其類而得通上下各離其位而得通所以爲渙而渙所以亨也其亨如何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王假有廟者王乃在廟中也祖宗與子孫相離及廟中則洋洋如在渙而實相通也此渙亨之義也利涉大川者乘木有功也巽木乘坎水之上舟楫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故有功大川離阻行人涉則能通亦渙亨之義也而要之渙亨則利於正離散何可以不正王在廟中王不正則神不格舟在水中舟不正則險不濟故利貞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於帝立廟
風行水上披離渙散故爲渙然雖離而相屬非絕然判離也故先王觀象以享於帝

而立廟上帝與祖宗最與我離者未始
不合也享帝則帝格立廟則祖格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柔居下此九二有用拯馬壯之象坎爲馬
巽兌說有此義其占吉小民當離散之時
必不能自力其行而比九二之剛是得君
子以爲輔助不啻不能行之人得救以壯
馬象曰初六之吉順也言占者當
順正人以求助如初之順二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剛居中有渙奔其机之象机與几同所憑
倚之物言得其安也二賢位剛健中正渙

而得此是當離散之時君子以道自處安
於義命而不惑如奔趨於几而隱臥之也
坎險遇坤順坎又爲奔坤又爲安有此義
失時安義似有可悔而悔實亡豈有安於
義命而悔者哉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无
義无命則非君子所願即非君子所安得
願故安如奔几也此眞不窮之剛若剛居
四近君則唯順君而有不得伸其剛者矣
故曰剛來
不窮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柔居過中應上九有渙其躬之象渙其躬
志在外也渙散其身於世外之意六三渙
之過而應上九上九世外之位全身遠患
故有此象坎險爲嵒穴遇巽入有此義而
其占无悔志在全身遠患
雖一偏之行而不悔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柔居臣位比九五有渙其羣之象臣何渙
乎近君而以柔順剛則所渙者羣而已離
散其朋黨之私與也巽林木遇乾金伐之
有此義而其占元吉元吉奈何渙有丘匪
夷所思此所以爲元吉也乾金伐巽木林
木去而山丘見丘尊矣比君是臣之私黨
散而大君之尊見矣此其吉非恒情所能
思及常人惟欲聚私黨至於渙私以成公
渙臣以成君則不及知故告占者當思也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光明正大不聚
私黨所以元吉也柔居二則不
能爲此故曰柔得位而上同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剛居君位有渙汗其大號之象雖渙而王
則居故其占无咎剛中而渙則居中不動
而渙散於天下者唯號令故有是象巽爲
號令遇艮艮爲居止有此義汗者由中實
而發渙於四體號令亦由中實而發遍於
四方也皆剛中之義象曰王居无咎正位
也正其位居而不動故无過也渙之時天
下離散之時也故初則用拯二則奔机三
則渙躬四則渙羣五則發號事不得已而
後號以詔之招其散也此時何能无過爲
幸不大失德天下雖離散王居尚鞏固[illegible]
以正人君之位而出令焉乃可以補過故
无咎
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剛居最上君外有渙其血之象而其占去逖出无咎巽遇坎坎為血巽為逖出血言害渙其血言遠害也當渙之時處君之外行散居遠方使害不及之義占者能去而且遠出則无過也象以遠害訓渙血而逖出之義實幷訓之害訓血遠訓逖也

䷻ 坎上兌下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當可而止之使其有限之義以卦體剛柔分而剛得中六畫自下而上二剛間二柔又一剛間一柔剛柔平分別為四節而二五兩剛得中剛為節之主其節益固則節之義可見而亨之義亦即具矣其占又為苦節不可貞者其道窮也事有節乃通節原為亨也若夫執節太苦則其道必至於困窮而不可行故不可守正而不變也節本所以制過乃又過制而苦節即非節矣人情往往矯偏過正故又為占者戒之又以卦德說以行險人於所悅則不知止乃處悅而以行險之道處之節之義也又以卦位當位以節君位當剛臣位當柔賢位當剛過中之位當柔民位當剛君外之位當柔今剛柔无不各當其位則自以節而不過矣又以二中爻中正然通九二九五皆剛居中正中復无剛以間之是上下以中正之道相通又亨之義也此三語本串雖有所說必以險行各當其位以相節一主乎中正以通貫於始末要為亨而不窮之道也因又推其義於天地以明其自然於王道以明其作用天地春夏秋冬每時之氣不任其一往而至於過必有氣候以節之則氣以次而亨運乃不窮而四時成功矣王者知人之嗜欲无窮民間之財貨有限不可聽其一往而至於盡於是制為法度以節之尊卑降殺各有用數則用以漸而亨物乃不窮而不傷財害民矣亦无非亨而不窮之道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澤有限則水有限故為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數者度之數如尊卑貴

賤其用物各有多寡之數制之使不得越也德存諸中行發於外如喜怒哀樂无節於內則物誘於外而不中節矣議之則講解訓詁使人知所脩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剛居下位有不出戶庭之象戶庭民之家也屋曰庭屋有門曰戶戶庭止一屋民家湫窄初有此象而剛能節之故不出也而其占无咎不出戶庭亦太拘迫而過則无之也兌悅遇坎陷坎為戶庭有此義象詞知通塞也占者時處其塞即宜守下民之節極其愼密而不可以求通若求通則得咎矣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剛居下中有不出門庭之象門庭士之家也屋門為戶垣門為門門上覆屋曰庭較民居為大二有此象而剛能節之故亦不出也而其占則凶兌毀折遇震恐有此義家計者民之常故初无凶占二賢位以四方為志以爵祿為養區區盡節於門庭之內必際遇之窮困阨之極失其志而廢其養占者如是安得不凶象謂失其時極也斯豈弟道不行已哉饑餓疾病憂虞畏讒禍患中之者然後門庭不可得而出也初二同象而不同占士民之相去豈不殊與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柔居過中有不節若則嗟若之象節者節其過過中自不節矣不節則後澀者必至於困窮不節致困雖有嗟歎耳兌為咨嗟過乾純陽主發散為此象而其占无咎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凡不樽節之人多厚於施為人自不過責之自受困乏已耳故得无過也易凡言无咎皆有此義无過於己則貞之義也不見責於人則无咎也

六四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柔居高位比九五有安節之象柔臣承剛君安守節度而不違故有是象占者如是則亨承上道也人臣以柔順之道承奉乎剛君而守其節度其有不亨過者乎坎水遇兌澤澤水入川就道有此義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剛居尊位有甘節之象甘者所嗜也剛中為節主制度以節天下而已之數度為極隆如此之節立无制於有制之中其志得行而用不窮天下之最甘而可嗜者故為甘象坎為有制遇坤順有此義而其占吉往有尚占者如是往必有功而可嘉尚故吉也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居君位正中故有此占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柔居節終有苦節之象苦者不可堪也上六窮位无可復之者也居君上必欲自伸

者也節已窮而必欲自伸其間之難堪者可勝言哉坎為險遇巽入有此義而其占貞凶悔亡占者宜守正而凶所不免悔亦亡也問正而猶凶何貴正曰數在此即不正亦凶何如正凶凶一也而徒不止故可悔凶一也而无不正故悔亡此知[illegible]之學其理最切奈未可與不學者道也卦苦節不可貞示人知所通變以適節之中正戒之於先恐其至於窮也爻貞凶悔亡即事而言其節已苦而道已窮也

䷼ 巽上兌下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

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中正日中交信曰孚上下互以中正相信爲中孚中中孚猶忠信也卦所以名中孚者通二體而論之柔在內柔順也上卦以向下者爲內心順於下也下卦以向上者爲內心順於上也分二體而論之剛得中九二九五得中正也以卦德論之說而巽喜說而相入也總言上下同以相順爲心而各得中正於是相說相入而上下兩中通爲一中兩剛通爲一剛中正交孚已无上下形跡之可求而至於化矣是孚者乃化邦也故名中孚化邦二字本詮中孚化者以中正化之也下以中信於上上以中信於下一邦之人皆化爲忠信故爲中孚也而其占豚魚吉者信及豚魚也言中孚化邦之時人皆忠信卽豚魚亦不忍欺之豚魚亦得順其性

而獲吉也非特不取非禮不殺在人爲信及於物物在物則生全者已多豈非獲吉推此中孚之時人安物阜蓋可知矣又占利涉大川者乘木舟虛也巽木澤水乘木涉水之象而柔內剛外又舟虛之象舟虛自无沉覆之患有不利涉者乎又占利貞者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中則正正孚則天理本正彼此賦性无異此以正感而彼自以正應所不容已於應者天也正有不利者乎取豚魚者豚性巽遇澤而巽之口常向下魚性說見風而說之口常向上故於巽兌取豚魚易之取象本无定例如巽雞兌羊則於中孚不似故不取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巽入於澤澤開說於風感應交孚有中孚之象君子以議獄緩死議獄獄未成議而慶其情也當如風之巽澤无不入其中而說之緩死獄已成緩而寬其期也當加澤之悅風无不開其情而解之議之而后定定之而后死既可死卽非可生然猶寬緩之不欲遽死雖死而中心孚於君子矣天下唯獄死之事難以中孚君子於此得之乃所謂中孚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剛居下位其占虞吉有他不燕虞有所失而憂慮也初九本與六四正應而交孚六四比九五切近尊位而剛柔交孚則不暇應初初不得其孚則憂而虞慮之也此下民之心不得信於上不敢自寧而憂思求信之義故占者如此則吉也若遂變其志

而有他心則必獲罪戾而不燕安矣兌澤遇坎水坎水爲心憂有此義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剛居下中有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之象陰幽深之處下之中也鶴二也子五也鶴性陽而處陰下之地飛則戾天老者好居少者好騰父居子騰下鳴上和呼應常通於一中孚之中下本通上故有此象兌爲口舌遇震震爲善鳴又上下二卦巽兌二口相向者有此義以象賢者有忠信之德雖居下位而感通在上之人有一心相貫之誠如是也而其占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我周公自言也周公因九二中孚之至

而自發其好德之誠言君子有中孚之德若鶴鳴子和於下者我決不令其在下我有好爵不吝與爾靡費之此特贊辭而占者之宜以忠信感人亦可見矣象因取子之義未明而曰爻言其子和之者謂中心願也若非其子或出於強和有之即不足以喻九二感通之神矣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柔居過中比六四有得敵之象敵六四也剛柔相對而四制三曰得敵六三當中孚而過中是不中孚也天下不忠信之人善者遜之不與校越肆其爭奪如六三居九二之上是也與之校者以力制之則得敵而不敢動如六三居六四之下是也故有

此象而其占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六三不忠信之人其進退悲喜无常態占者如六三之德則亦如是矣動止自有常道不忠信者人善之則驕逞狂肆而鼓進人威之則神乏而力罷矣得失自當反己不忠信者有失於其私則怨天尤人而悲有得於其私則狂喜以鳴得意而歌也此皆六三上於九二下於六四之義故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不言泣歌罷則泣鼓則歌也兌遇乾兩金相敵兌悅則鼓歌遇乾柔不敵剛則罷泣有此義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柔居臣位有月幾望之象日爲君月爲臣月无光得日之光爲光幾望十五以前者最盛也六四比九五以柔順剛而得君之孚信臣道最盛故有此象又比應皆剛孚五合初有馬匹亡之象馬初九也馬匹言其類未爲臣時貧賤之侶也四居高位超絕倫類而上近人君不及與舊侶相應與如馬匹之相失也巽亦爲月遇乾乾爲馬有此義而其占无咎中孚之時心一於君不暇有二故无過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剛居君位有有孚攣如之象有孚與賢人相信也攣如信之固也上下二剛相應而中无所隔故有孚而且攣如也君位與賢位位勢懸絕稍有疎漏則信不固矣占者如是自无咎巽入遇艮止有此義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君不孚於賢而誰孚哉

上九翰音登於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於天何可長也

剛居中孚之上有翰音登於天之象翰羽也音鳴也雞曰翰音登天則徒以翰音聞於衆而實險巽爲雞遇坎險有此義中孚本實德乃習尚之極而務於虛文以眩人此忠信之衰也而其占貞凶占者如是以爲正則凶也象謂翰音登天何可長也雞无長飛天之理人務於忠信之名豈可長乎故凶也中孚之卦以存諸中者爲至故莫吉於二雖九五之中則已恐涉於外而欲固之況上乎

䷽ 震上艮下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

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小過小者過也四柔見於上下二剛僅存於中故爲小者過其占小過亨者小者過而亨也柔過於剛乃得通達之義又利貞者過以利貞與時行也占者有不得不過之時則過即爲正不過反不得爲正故宜隨時而行小過之道也又可小事不可大事者以卦體言柔爲小在事即爲小事剛爲大在

事即爲大事二五兩卦之中存事即爲作事之主五又尊位今卦之君在事即爲大事之主柔得上下二中小事主之是以小事吉也剛失尊位而不中大事失主是以不可大事也總謂占者小事可以過大事不可過其占又爲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者以卦德言上動下止如飛鳥震爲羽在上而能飛艮爲趾在下而能止故有飛鳥之象焉鳥飛而音從之試聽其將飛之音必振厲其勢逆也將止之音必安和其勢順也飛鳥若以音遺人而告之以上逆下順也卦有是象占者不宜進而求上於人宜退而求下於人則大吉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山勢介則雷聲加強是亦小者過也故爲小過君子觀象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以小自處之類行寧過於恭喪寧過於哀用寧過於儉此皆如山上有雷以小自處即有不得不過者也大過過於剛止故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小過過於柔正故若此三事也

初六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柔居最下其占飛鳥以凶雖飛鳥於此亦不能免於凶言必遭網羅捕獲之患艮止遇離麗有此義而占者之凶可知矣象曰不可如何也言困窮而莫如之何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柔得中位有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之象而其占无咎祖九四也則九三爲父可知過祖則過父不待言矣妣祖母六五也小過柔見剛則過之故三四兩剛皆在所過爲過其祖之象然過剛不過柔六五柔也故遇而不過爲遇其妣之象六五本君位遇而不過又有不及其君之義是以臣而遜君也遜君則惟臣位是居是又適與九四遇而未常過也故又爲遇其臣總言二之以小過大柔順得中過四之剛不過五之柔如過其祖遇其妣也又不過五之尊而止於四如不及其君遇其臣也故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臣字總指四言二賢位退則居二爲賢進則居四爲臣總之臣无過君之理无咎者有過本有咎過而不過則何咎艮土遇巽木小過大

入而止
有此義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剛居過中之位上比四剛下比二柔其占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小過柔過剛剛不過剛故弗過言三不過四也防之防二之勝己設戒以自脩也過中者失道之剛若有過勝乎剛之心則四在我上不勝而反受其害矣二雖柔中當小過之時實能勝剛若不防範而恣意任剛亦必受其害矣艮止遇坤順言當止而順之若有怠忽之心或有從而戕害之者凶如何而能免也占得此爻遇剛不可求勝遇柔亦不可生怠慢之心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剛居臣位比柔君其占无咎弗過遇之在小過爲剛不過柔在臣位爲臣不過君不過而相與接遇故无咎也六五爲小過之王其以柔過剛者爲最盛九四適與之遇則正當其相勝之鋒故占者又往厲必戒勿用永貞厲剛也必當戒禁而不可以剛厲往也自己之剛正勿用永久自守而當變以從柔也故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震變坤變其震厲以從柔順有此義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柔居君位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陰下陽上則爲雨當小過則陰有超過之於陽之義而六五居上二剛居下陰上陽下雖有密雲自不雨矣雲自西郊而往東行言應雨也陜以東東風而雨陜以西西風而雨岐周雲自西郊言西風應雨不雨也事必以剛成之六五之君以柔勝剛不肯以柔而稍下於剛雖欲以膏澤加民必不能之勢矣震遇兌兌爲澤爲西震爲動爲東澤氣動而爲雲无坎有不雨義其占爲公弋取彼在穴公呼占者而謂之也射於日弋穴溪下之處告占者公方仰而取物於上而彼則在於溪下之處萬无得之理也震爲弋澤爲魚有此義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陰已超乎上則陽自在下何得雨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柔居卦上比六五不遇剛而并柔亦過之有弗遇過之之象此小過之極則不安而有災矣故其占爲飛鳥離之凶是爲災眚震爲飛遇離羅有此義災天災也眚人害也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小過之上六雖不遇剛而猶過之是其過於高亢尊已而傲物故必有天怒人怨之事而不能逃也

䷾ 坎上 離下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亨小爲句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

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既濟用也卦名既濟取水火之義火本上炎而居水下爨而既用之火也水本下潤而居火上釜而既熟之水也故名既濟而其占則爲既濟亨小利貞既濟之亨小者亨也故爲亨小以卦體自下而上皆剛上亨柔也柔小也柔不能自亨而亨於剛三柔俱立於三剛之上而得亨是小者亨也占者而柔則得亨矣利貞者剛柔正而位當也九五一剛正乎君位三柔與比與應各止在下之位而得其當故占者利正也其占又初吉者柔得中也六二居下卦之中作事之始柔順得中故初吉也其占又終亂者終止則亂其道窮也事无中立之勢不濟則進既濟則止止无常止衰亂至矣其濟之道已窮盡也占者戒其終不有止心亂安

從生哉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雖相尅而用之則有化氣水无在火上之理水在火上釜爨之用火燎水熱故爲既濟水火既濟則水爲將竭之水而火爲將熄之火矣故君子觀象以思患而豫防之事之既成人以爲喜正君子之所憂也此時之患必思而後得不思不見其患也豫防而後可免不豫防必不免也此既濟之大義也不以成處成事雖已濟而敬戒不衰常知其初可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剛居下位有曳其輪濡其尾之象曳仆也輪本能行而仆曳其輪則不能行濡弱也獸以尾涉而濡濕其尾則不能涉剛本能濟事而居民位最下如輪之曳不能濟也即強欲濟之而下民力弱不能竟事如尾被水沾濡而力弱之終不能濟也離爲輪遇艮則曳離爲狐初爲尾遇艮則濡而其占无咎當既濟而不能濟則有過然曳其輪義无過也民位雖有濟事之才而居下如輪之仆可以責其不行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柔居中位有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之象茀婦車之蔽帷幔也婦行以茀喪茀則有妨於行矣下卦故有是象然當既濟之時處賢位應九五不待干求而人君自有求

賢濟事之理故有七日得茀之象離遇乾乾爲車離爲茀有此義七日六爻之復數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中爻反復相變人君欲濟事亦以中正之道反復通變而已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剛居過中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之象離爲甲兵遇震帝出震爲人君帥師三爻爲三年有此義高宗事未詳鬼方遠方地離當爲南方高宗中興之業既成而遠方有未服伐之三年乃克用兵既久勞師疲衆可謂憊矣鬼方无益之地克之无濟於事而反得勞師勤衆之憂此過中之濟事雖濟而猶无濟者也而其占小人勿用此事雖高宗可行之若小人則不惟勞憊其師而不能濟事必反得敗故占者不可用

小人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柔居臣位有繻有衣袽終日戒之象繻塞舟漏之物衣袽敗衣也戒備也塞舟漏之物常有衣袽以備之雖不必漏而不敢自寧終日戒備也六四臣而柔有濟之任而以不能濟爲心任大責重恐其有失故有此象坎爲水遇兌澤有此義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占者有所疑則可以如是矣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

吉大來也

剛居君位既濟之成者也其占爲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東陽方言九五也西陰方言六二也殺牛盛祭也九五功成備物祭自盛此報功之祭也禴儉約也六二始事物不備祭自儉此祈功之祭也坎遇坤坤爲牛坎爲冬冬爲儉約以祭論所功不如報功之盛以受福論始來則吉福日來而日大成事則吉福漸減而漸微故不如者不如其時也同爲一事而時有初終之異初則盛盛則衰禹功告成而夏漸衰湯功告成而殷漸衰武周之功告成而周漸衰時有不得不然者矣

上六濡其首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柔居最上有濡其首之象而其占厲涉水者首不沒則終不可沒濡其首則首將卽於沾溺而身危矣濟之所爲終卽亂之所爲首也而又在上爲柔故有濡首象坎遇巽有此義占者何得不厲不久將衰亂也

䷿ 離上 坎下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天地有闕而運會不息帝王有闕而事功无窮聖

賢有闕而學術无盡使其一濟不復再濟有是理乎故旣濟不得爲易之終而未濟爲易之終生生之義也卦名未濟水下火上不相交則未用也故爲未濟而其占亨者柔得中也六五柔順居中處正事雖未濟而不失柔順中正之道以自處此卽所以爲通者矣事濟之亨小道亨之亨大故有是占也又占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者當未濟而欲求濟則必失道而爲狐猶之行然雖狐猶亦終不能濟也故爲汔濟濡其尾无攸利狐陰獸故爲小狐善爲妖淫之行以猾剛三柔在三剛之下有其象焉汔幾也幾濟未濟故曰汔濟言未出中也最上一剛柔終在其下有未出之象焉狐濟以尾尾弱則力乏不能續其終矣三柔皆不能渡剛有不續終之象焉離爲狐互卦一離猶在坎中有尾義要之占者未濟卻是亨道若苟且求濟則亦終无利也

此以卦體論有此二義然論卦位卦應亦吉凶相半焉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六五不當君位而九二與應九四不當臣位而初六與應上九不當君外之位而六四與應不當則无利而剛柔相應則亦亨道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上炎水下潤化氣不相及是未用之水火也故爲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物性各不同而皆有相濟之用辨其所宜而居之以方則合異爲同皆如水火之用如五味之相調五色之相濟五聲之相均五方之相通皆得其方也又如君子與小人甚不同使君子居高位以治小人使小人居下位以奉君子則相濟而成用若昧其宜而倒置之皆无用矣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知如字讀

柔居下位有濡其尾之象在下有尾象六有濡象坎亦爲狐遇兌悅狐以媚悅陷人於險狐以尾濟尾弱則不繼矣智者自量其力以爲濟事之則而後動无憂虞民位昏柔不知量力妄自求濟必有濡尾之危故其占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極則也量力濟事乃天理之極則民位有濡尾之吝者亦不知此而已矣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剛居下中有曳其輪之象剛能行如輪在下中之位藏而不行如曳仆其輪坎爲輿多眚有此義而其占貞吉君子當未濟之時居下以斂其剛而行正故吉也坎遇坤順有此義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惟中所以行正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利字上落不字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柔居過中未濟之象直書卦名決辭也過中道不能濟而況其才柔乎此決然不濟之占如是而征安得不凶其占又爲不利涉大川象爲未濟自不利涉也坎遇巽爲水乘木或亦有利涉義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剛居臣位其占貞吉悔亡臣以濟事爲分雖未濟亦必求濟乃正也占者固守正道則吉而悔自亡也其貞吉悔亡者何如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遠方未靖人臣之責震厲而伐之三年之久當有克捷之功天子賞功而封國焉離爲甲兵爲鬼方遇艮爲封國有此義此爲臣忠國之正道未濟之中而猶有濟有何悔乎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忠國之志得行於君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柔居君位其占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五爲未濟之君而柔處之以未濟爲王

者也離明遇乾健明於時之不濟正固自守者也故占者守正則吉君位而不濟所失多矣雖失无悔也君子有德之稱君位有功之位占者守未濟之正雖无功可稱而有德可觀故爲君子之光暉有孚於人則吉也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言光暉即是吉非又有所謂吉也離火乾金俱爲光暉

上九有孚於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剛居卦終占者有孚於飲酒无咎若濡其首則有孚失是酒无濟於日用然祭祀洽賓養老疾則有濟焉有信於此理就未濟之中以求有濟則可无過上九剛居卦終未濟之極即有濟之始有此義上九離末應六三坎末爲水火之氣離變震爲穀氣有酒義若遂過於飲酒至於沈湎濡弱其首則雖有信於飲酒之理而又失其是當矣是未濟之終藏有濟之始而亦不可過於有爲也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此未濟有濟之間自有節度明動則得之

周易下經二終

周易　張沐疏畧

繫辭上傳 共十二章

孔子既有彖象文言專釋卦爻又統論易理之始末詳著占玩筮蓍之法則以明其體用之盛而彰其變化之神爲之辭以繫於經文之後命曰繫辭分上下篇而以傳別之蓋文周以辭繫卦爻之後皆名繫辭而爲經孔子以辭繫經文之後亦名繫辭而爲傳也傳者傳也言乎所繫之辭非自爲一說蓋傳經之義也云爾故後之習彖象文言而猶有未曉者觀繫辭燎如指掌矣自學者不必以彖省卦不必以象省爻而至於繫辭故尤爲寬論增講不盡宗之以解易此易所以雖存天下而實亡與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

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言義易也自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言未有易之先已有易之理也自是故至末言既有易之後而天道人事功用之極致无不具於易也乾坤定者六十二卦皆乾坤二卦所成也卑高以陳言萬物也貴賤位六爻之位也初民位二賢位三過中之位四臣位五君位上君外之位動靜有常物之剛者常動柔者常靜也方以類聚言比也物以羣分言應也卑高動靜皆物物之所居爲方物互文也在天之物成象在地之物成形如乾天象震離巽亦天象也坤地形艮坎兌亦地形也變化見者爻動則卦變每一爻動可成二卦即以二卦觀其象形萬物生於天地故易定於乾坤物有卑高之陳故易有貴賤之位物有動靜之常故易有剛柔之斷物之卑高動靜有聚分之異故易之貴賤剛柔有吉凶之

殊物之象形有在天在地之不同故易之吉凶有變化之見是故剛柔相摩以成卦八卦相盪以成易易豈无因而作者哉相摩即陰陽二畫加至三畫成八卦者相盪每一卦各加八卦成六十四卦者天地摩盪乃有六位可以觀貴賤斷剛柔介凡應見變化以成易矣易既成而造化之理亦遂无所不備雷霆四句言易備天道爲剛之摩柔即雷霆之鼓物柔之摩剛即風雨之潤物日暑剛也月寒柔也摩盪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二句言易有生人之道焉乾剛健即所以成男之道坤柔順即所以成女之道乾知二句言易有開人事之始末焉人事之理始於有知即乾之健也成於有作即坤之順也乾以易知二句言知能本乎易簡亦不外於易也從健者自然之明覺故易坤順者順奉知而行故

簡易則易知以下又推易簡以盡功用之極致皆不外於易也易則人皆有此易之理故亦易知簡則人皆有此簡之能故亦易從易知則以知相導而信之者衆故有親易從則以能相效而事无不成故有功有親則情一於內故可久有功則勢動於外故可大可久則賢過於人之德可大則賢過於人之業人能體易道以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我可以成位乎其中矣玩易者六十四卦皆當以乾坤玩之既明於乾坤次玩貴賤貴賤既分次玩剛柔剛柔既立次玩比應比應既得又玩本卦及變卦是何象形則學易之門得矣即可於其中識天道之用達人生之理悟知能之原易簡之德與夫及物之功參贊之化則學易之造亦得矣此節最重故冠繫之首學者脉此而欲知易猶欲入室而求其門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言周易也聖人文王周公也六十四卦言卦卦有爻象曰象辭者卦爻吉凶之辭也文王周公陳義卦而觀其象以繫其吉凶而繫之辭以明告於人也吉凶既明又

設大衍以爲占法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剛柔剛爻柔爻也推遷易也變變漸也化化
化故也筮著立卦剛爻動則變柔而化其
剛柔爻動則變剛而化其柔凡所以別動
爻取變卦而吉凶之幾有至妙者矣下皆
釋文失得之象有得象則吉有失象則凶
也憂虞之象悔者過而憂虞吝者不足而
憂虞也二者界可吉可凶之間故前以吉
凶該之也變化非有

改異不過一氣自爲進退而已剛柔非有
二質不過晝夜之象有顯有晦而已剛柔
必相變化者何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凡
動爻皆筮著所得九六之數三三九成老陽
三六成老陰必三之者天地人之數皆極
極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也易之序六爻初
終之次序尊卑貴賤之位也六十四卦每卦
有六等位次定以盡人生不齊之遇故君

子乎時所當一一設身處地而安之也爻
之辭則即所以爲序之理乎時又當心樂
而熟玩之也居則觀象玩辭即蒙上二義
言乎居之學動則觀變玩占乃言臨事之
用動臨事也變爻動而卦變也占卦爻之
辭也占者占據之義卦爻之辭所示之吉
凶不可不占據以守之也故曰占君子靜
以學易動以用易動靜无非易即无非天
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此章前言
吉凶變化作自聖人者有自然之理後言
玩吉凶之辭觀變化之占君子之學易有
信從之用兩段相照應要在吉凶變化而
已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彖謂文王卦辭言乎象如元亨利貞言乾
之象牝馬之貞言坤之象是也爻謂周公
爻辭言乎變如潛龍勿用言乾初之變見
龍在田言乾二之變是也象者卦之全體
變則象之一節吉凶者言乎象變之得失
悔吝者言乎得失之小疵无咎者又即其
失與疵而補救之爲善補過也變爲爻則
爻有貴賤故列貴賤者存乎位象爲卦則
卦有小大故齊小大者存乎卦貴賤曰列
者六爻之體列也齊者齊小大而均之也

剛王卦爲大如乾泰屯蒙比師之類是也
柔王卦爲小如坤否畜履之類是也若辨
吉凶則存乎辭貴與大不必盡吉賤與小
不必盡凶觀文王周公所係之辭无一定
之吉凶可知矣若憂悔吝則存乎介介央
絶之義既以悔吝爲憂則介然絶之而已
若震无咎則存乎悔震厲以補過是改過
之勇不悔何能勇改過乎是故卦有小大
若似乎大卦皆吉小卦皆凶而不得亦至
觀其辭則大亦有險易小亦有險易大小
均齊者蓋辭也者各指其所之之猶趨也
卦能憂悔吝震无咎是自趨於平易若不
以爲憂不以爲震是自趨於險難故卦爻
之辭不論小卦大卦而唯各就其所趨而
指其吉凶此所以齊小大者雖在辭而其
實在憂悔吝震无咎而已矣皆學者所當
知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作易原準天地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準則也彌者盡其大綸者盡其密知幽明死

生鬼神言與準之實與天地相似以下言彌綸之實聖人作易之始觀察天地原反始終物變故无所不知知之既明而作易以道其故明其說顯其情狀此準之實也知幽明則與天地相似故動作自不違悖知死生鬼神則知周乎萬物而其道足以濟天下故萬物不能過我之道濟雖有惠違則樂天知[illegible]故可以不憂不過不流則[illegible]如土而敦厚其仁故能愛也自有易以來而天地无奇理不過幽明一氣之進退易足以範圍之而不過萬物无奇情不過死生鬼神一氣之化育易足以曲成而不遺幽明一氣而通天地之窮死生鬼神一氣而通萬物之變是範圍曲成晝夜之道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天地之道之神本无方而易之彌綸亦无定體此彌綸之實也天文者天有日月星辰之行度可觀是也地理者地有生長收藏之理可察是也天明地幽故者有所以然之理也生者天地之氣交而物始也推始可以知生之說死者天地之氣既往必反而物終也反終可以知死之說生死之說即天地之化育也精陰氣陽合聚爲物聚爲精氣散爲遊魂遊魂爲變於變可以見鬼神之情狀鬼神之情狀又即生死之實理也不違者行事合天地幽明之德也知周知之盡也萬物自生迄死至於鬼神盡明其理也道濟以道施濟也如富教以厚其生喪葬以處其死祭祀以事鬼神皆道也不過者如其死生鬼神者以還之也旁行者死生鬼神禮制煩多有充類盡義之事似於不經然皆實理之宜然非流於一蕩也樂天理之自得者也知命得喪之一致者也若與天地不相似則无自得之實而不能樂亦以得喪生怨尤而不能知矣樂天知命

故不憂也土者物之所以生安土則萬物胥賴之矣仁者及物之德敦厚其仁猶肫肫其仁也若知不周道不濟則不能如是以愛物矣安土敦仁故能愛也天地之化者二氣合同而化於一也範圍作範以圍之也天地之化本員一日則晝夜之往來一月則晦朔之往來一歲則寒暑之往來易只象此員法耳故易逆數也如六十四卦員圖天地之化豈能出其範圍曲成亦員義如五行相濟五味相調五德相成五刑相制无非陰陽不已之成就也晝夜之道一幽一明一死一生一鬼一神其進退陰陽者如晝夜而已聖人通此道而知故能範圍曲成也无方者員員故爲神无體者變變故爲易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道即君子之道一陰一陽言陰陽合也陰爲事陽爲理事理配合无往不可通行故謂道闗一則不可通矣此乾知坤能之理而一中一庸一仁一義一致知一格物之義也繼相繼无間也若事至而理不繼爲所不當爲未善理至而事不繼當爲而不

爲未善故繼之者乃爲善也成不斷也性生理也斷此繼之者便斷滅生理成此繼之者便是生理不滅故成之者乃爲性也不繼則爲惡必繼之而后爲善不成則爲習必成之而后爲性本體渾是功夫此處須要見得仁者見此而安乎此謂之仁知者見此而利乎此謂之知乃仁知者少百姓日用乎此不著不察而不知此君子一陰一陽之道所由鮮矣仁知聖人也以繼善成性爲道即以不繼不成爲憂可知聖人无不憂者也若天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豈人道所能同而可以无憂爲性善乎然天地雖不憂而亦非廢功用也所謂大業者富有之謂大業生物无窮即仁之顯而可見者所謂盛德者日新之謂盛德運行不息即用之藏而不可見者業陰也德陽也德繼之以業則生業繼之以德則生生

生之謂易此天地之易亦猶人性之易者非不繼不成而遂有此也成此生生之象者謂乾效法此生生者謂坤成象日月星辰運行之迹是也效法地之生長收藏必順天之春夏秋冬是也此易之所以有乾坤也以此生生者推之極數知來之謂占凡北至生長之數極者即知秋冬之來南至收藏之數極者即知春夏之來此易之所以有占也以此生生者推之通變之謂事陰窮變陽而后通陽窮變陰而后通守故則无爲變新則有事此易之所以有事業也凡此生生者陰陽不測之謂神陰不生則止於陰陽不生則止於陽而皆可測矣生生自不測此易之所以神也可知天地亦有功用天理人性皆功用而學易者亦可知所從事矣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廣就體无不遍言大就用无不克言何以見其廣大以言乎易之遠則不可禦止是遠之極也以言乎易之邇則靜而正理之一定日正物方靜而理已定則通之極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易无不備矣天地之間莫非物物莫非動靜動靜莫非易也下言其實夫乾夫坤皆言易之剛畫柔畫也靜專動直言奇也奇之理天理也靜時專一動時直遂是以大其生而理无所不克靜翕動闢言偶也偶之理地理也靜時翕

紛動時闢張是以廣其生而形无所不與故廣大配天地易之剛極變柔柔極變剛又即四時變通之理故變通配四時易之有陰有陽猶天之有日有月故陰陽之義配日月易之乾易坤簡能即天地資始成物之至德故易簡之善配至德豈不廣矣大矣乎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德者心存於內貴崇業者事正於外貴廣崇德者知也知不崇則處心昏昧而德无由崇矣廣業者禮也禮不卑則與物驕矜而業无由廣矣知之崇效天天明而高也禮之卑法地地厚而卑也要之知為德禮為業總言明行二端也自天高地卑設位以來而易之德崇業廣已行乎其中矣當其效法也明智日生禮讓日熟習以成性然成性者不過存存不已而无窮之道義皆由此出豈非道義之門乎故德崇而業廣矣前說性不外事理此說性又是知行兩性字著兩成字俱是從功夫處見可知性是生理須去生方是性非有死版子道理在人心中也故曰存存又曰道義之門渾是動夫理從幽耳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

是故謂之爻賾雜亂也象六十四象也爻三百八十四爻之動變也會者理之聚通者事之行也典禮典常不易之禮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擬議故至賾而不可惡成變化故至動而不可亂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榮辱者天地之機權言行通之故曰動天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出處行不同也默語言不同也言行雖不同而苟同心則言行必終同耳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

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
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節一
字二言字皆與謂同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
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
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
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
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
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
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

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
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
之招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
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
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
不利也
不患天下之賾動患不擬議其言行擬言
議動而變化成又何賾之可惡動之可亂
哉此所以貴易觀象玩爻而擬議在是矣
故引中孚二爻見言行之當愼愼卽擬議
之義也引同人五爻見愼則異者亦同引
大過初爻言寧過愼而无所失引謙之三
爻言愼之道蓋宜謙於有功引乾之上爻
言不謙之有悔引節之初爻又專以愼言
爲戒引解之三爻又專以愼行爲戒引大
有之上爻又總承衆義以見言行合埋卽
以得天而應人而吉利隨之人何故而不
擬言議動也哉自天祐一節舊居書不盡
言之首按義有不合先儒皆謂錯簡宜在
此特正之按節初九不出戶庭本无愼言
語之義特取不出戶
庭无咎爲象餘倣此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
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
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數

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
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
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
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
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
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
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
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
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

所爲乎節次舊錯先儒正之是此言大衍之法效河圖也一三五七九皆奇二四六八十皆偶天奇地偶即乾專直坤翕闢之義天數五地數五言天地之數各均分之皆成五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者一二三四五十相得各成五數以位乎中間合天數二十五九六七八相得各會五數以位乎外邊合地數三十此言天地巳不分論但取天之數以五中爲太極取地之數以布於外爲老陰老陽少陰少陽也成變化者以中五衍外九六七八使毎一數皆成五數毎一五皆成五五共三百七十五數却退去原數十五止三百六十數成一歲三百六十日也行鬼神者三百六十日寒暑消長榮枯往來而吉凶見故日鬼神也文王取天地變化之數衍易故大衍之數五十以二十五數衍九二十五

數衍六故五十也其用四十九去一又掛一不算者退去九六原數十五也實用止四十八策二十四其九二十四其六正合三百六十當期之數也七八衍法亦同衍法奈何分掛揲扐是也分二象兩兩儀也掛一象三三才也揲四象四時人事必以時而成三才之合用也故揲數爲重而動靜於是取之四時者一歲之完氣故算揲數及餘數皆以四策爲一數也歸奇象閏閏餘歲乃成歸奇數乃成也分掛揲扐之法備而九六之數陰行乎中左三箇陽數爲陽極右必九而知九陽老將變也左三箇陰數爲陰極右必六而知六陰老將變也故易之有爻皆言其老變之義七八不老不變衍法雖同而靜不爲用故不言也凡乾盡即九也坤畫即六也算乾卦六爻之策凡得一乾爻則扐策餘三四之數而揲策必九四之數四九三十六通計六爻

則得二百一十六策論坤卦六爻之策凡得一坤爻則扐策餘六四之數而揲策亦必六四之數四六二十四通計六爻則得百四十有四策合二卦之策凡三百有六十此唯不算初掛一策以其獨非揲餘也期之日一歲之日也二篇之策言上下經共三百八十四爻也陽爻百九十二以揲策九數計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以揲策六數計之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萬物不止此數萬有零故足當之也易中用九用六之數適當一歲之日萬物之數此所以成易之變化也然非四營十八變則此數不應而卦即不成是故筮蓍之時必四營成易十八變而成卦四營即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成易成一變言改易而復營也四營爲一變三變成一畫十八變成六畫則卦成也八卦小成者上下卦共兩層若一

層則止八卦耳未足當期之日萬物之數即未能成變化故爲小成引而伸之毎卦上加一卦言六爻也觸類而長之毎一卦各加八卦言六十四卦也天下之能事畢言天地萬物之數巳是變化巳成而卜筮之數合吉凶悔吝之情无能出於其外能事豈不畢乎下即言能事顯道神德行天地之道甚後以易而顯而人占玩之即能體天地以爲德行則人之德亦以易而神是激吉凶悔吝呼應如響人也而可與天地爲往來酬酢矣是神之所欲爲而易代爲之可與而助天地之神矣此所以行易之鬼神也○筮儀將筮沐浴齊戒焚香執策祝曰假爾泰筮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某官姓名今以某事爰質於神吉凶悔吝尚明告之乃取一策反於櫝中兩手中分四十九策是象兩也次掛右分一策於左手小指是象三也乃以右手揲左手之策而

以數之得象四時也遂歸其揲餘之策扐於左手无名指是象閏也又取右分之策左手執之而以右手四揲之歸其餘策扐於左手中指是再閏也此爲一變於是又乃取二分揲策而合之復分掛揲扐如前是爲二變於是又乃取二分揲策合之復營如前是爲三變三變既畢乃視其所得掛扐之策而畫其爻於版一四二八爲少陽畫一謂之单三四爲老陽畫○謂之重一八二四爲少陰畫--謂之拆三八爲老陰畫X謂之交如是九變而成下卦十有八變而成全卦乃考其老者爲動爻爻動則卦變於是无論幾爻動要以動爻之義與變卦之義爲詳玩焉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音響 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易爲聖人所作故有聖人之道其辭足以爲言之道其變足以爲動之道其象足以爲制器之道其占足以爲卜吉凶之道也問焉以言問易而求其辭也受命如響易受人之命而告之如響之應聲也无論遠近幽深皆以辭告之人遂得知其未來之事用言者尚此以爲明理斷事之辭則精徴之至矣參三之用也伍五之用也變十有八變之變也分二矣又掛一象三則參之也揲四矣又歸奇象閏則伍之也不參不伍不盡其變則畫不成文亦不成矣故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陽畫天文陰畫地文陰陽相雜天地之文也錯交互也綜總挈也數乾坤二篇之策數即九六之數也

每一卦六爻要皆九六之數所錯而成也是謂錯其數六十四卦之九六總成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是謂綜其數參伍以變則錯綜其數矣不錯不綜數不極則卦不畫象不立矣故極其數遂定天下之物象六十四卦之象即所以象天地萬物之也使動者尚此參伍錯綜以爲動則通變之至矣制器者尚此參伍錯綜以制器則制器亦通變之至矣易蓍卦爻也感有事而卜也易本无思无爲感於人之卜事而遂通使卜筮者尚此以爲從違則神之至矣極深審極人心之至深精之實也惟極深故易能通天下之志研幾研求事務之至變變之實也惟研幾故易能成天下之務極深研幾聖人之所唯神故易之感通不見其疾而自速不見其行而自至易有人之道四之謂也所謂尚辭尚變尚象尚占四者之道亦深幾神之

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

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開物者有吉凶之理非易无以開示之故作易以通天下之志成務者事有趨避之法非易无以助成之故又以定天下之業得權宜也與道者天下无外於易之物務其吉凶趨避即不可以一二容其僥倖故又以斷天下之疑圓神蓍時九六七八變化无方也方知卦既成則有定象而理不易也易貢一卦六義即以方知之理

變易以貢人之占玩也洗心以三者之德治心其无私累如洗也藏密默識之功也同患一體之心也知來事未至而已知其理藏往理既明而即裕其事既洗心藏密吉凶同患知來藏往知是之明知則爲聰明睿知既知之即決以行之爲神武之勇如是自能消天下不善之萌於未形不待有罪而誅之爲不殺之仁此言聖人以易之德義自治也天之道易而已民之故易而已神物者卦爻也即易也前民用導之使趨吉避凶也齋戒敬卜筮也神明其德神即蓍神明即方知敬以行之則知來藏往之德即借蓍卦而神明於天下使各通其志定其業斷其疑也此言聖人以易之道治人也坤陰爲秋冬閉塞之氣闔戶即坤理也乾陽爲春夏闢發之氣闢戶即乾理也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即乾坤變爲八卦遍爲六十四卦之理也陰陽固闔闢有闢

柔之可見者乃謂之象變通其象爲八卦
六十四卦之形乃謂之器是卦者器而已
因器制而用之有筮蓍衍卦立爻之法謂
之法下民咸用之以利其出入息之事志
以此通業以此定疑以此斷而不玉於凶
謂之神此以明與神物前民用之實也太
極者〻圖中數五五二十五天數之極盈
故爲大極也兩儀以二十五數衍陽二十
五數衍陰故生兩儀也四象者揲數又有
九六七八分老陰老陽少陰少陽是生四
象也八卦者筮蓍所得六十四卦無非八
卦是生八卦也定吉凶者即六十四卦每
卦六爻可占斷者言之也大業者趨吉避
凶故生大業也此承上制用之法利用之神而言其實
也易之法象无所不見而莫大乎天地天
地之法象即乾坤之法象也易之變通无

所不見而莫大乎四時四時往來之變通
即剛柔往來之變通也易之縣象著明无
所不在而莫大乎日月日月之相代著明
即剛柔之相代著明也易之崇高无所不
至而莫大乎富貴富貴非易則无以爲崇
高之德業矣備物致用立易之成器爲天
下利者莫大乎聖人而聖人非易亦无以
爲聖人矣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定吉凶成
亹亹莫大乎蓍龜而非易則蓍龜之物又
何能定吉凶成亹亹乎此所以開物成務
冐天下之道而无外也是故聖人又非无
因而遽與此易之神物也蓋天生神物而
聖人則之也天亦非有筮蓍畫卦之事特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也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也變化於何而效吉凶於何而象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也河圖五位相
得而各有合乃天地變化之可見者於是
聖人效之以爲大衍揲扐之法而與此蓍

之神物矣洛書以中五準外五陽居中正
陰處偏隅乃天垂吉凶之象可見者於是
聖人象之以爲吉凶悔吝之斷而與此卦
爻之神物矣易有九六七八四象所以示
也以河圖變化示人也著之九六七八即
河圖大衍之數也繫辭焉所以告也以洛
書垂象者告人也卦爻之辭即洛書中正
偏邪之義也定吉凶所以斷也以洛書見
吉凶者爲人占斷也要言蓍卦爻之神物
本於河圖洛書之神物迨易成而又不過
還以河圖洛書之理開示天下也河圖成
變化而行鬼神故此曰天地變化洛書分
剛柔而定中正故此曰垂象見吉凶先儒
未詳誤以洛書屬洪範則此章之義遂淆
而難理而以蓍龜之物爲神物
亦俚矣與圖神方知亦无思慮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

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
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
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
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
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
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
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
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
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

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立象立卦畫陰陽之象也設卦設六十四卦也情偽人之情變有真有偽也繫辭卦爻之辭也盡言盡情偽之言也變通盡利大衍占從也象卦雖盡意盡情偽猶未利用至於大衍之變而通之以動變應人事之占則盡乎人之所利矣鼓舞盡神及人也人皆占而從之則吉凶如響自足鼓舞天下之情於不倦則盡神矣立陰陽二象皆乾坤之象也設六十四卦告乾坤之卦也繫辭皆乾坤之辭也故乾坤為易之蘊易者言變化也乾坤二象次第排列而變化之道即立乎其中乾坤興无以見易言二象不立則變化之理何自而見不可見則无以盡意无以盡情偽无以盡言无以盡利盡神而乾坤之義理充滿於天地流行於人心者不幾滅息乎易有形上有形下形上者无形之象卦辭也理而已故謂道前所謂意言不盡者也形下者有形之象卦辭也形以載理故謂器前所謂立象設卦繫辭為者也化者化其故裁著義其新即剛柔相推之義前所謂變者此之謂也推其化裁者而行之剛柔相濟乃通達而不滯前所謂通者此之謂也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使皆知所變適謂之事業前所謂鼓之舞之盡神者也賾動皆形上之道卦象爻辭皆形下之器

賾存乎卦動存乎辭言道即存乎器中不可徒作卦象爻辭觀也道之化裁即存乎爻象之變不可徒作爻象之變觀也道之推行即存乎爻象之通不可徒作爻象之通觀也神而明之存乎人必聖人而後能神明於此理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聖人默成此易不自言其可從而人自信從之則存乎聖人洗心藏密吉凶同患之德行也

繫辭下傳　共十二章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象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易有六十四象皆非殹設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每一卦各排為八更成行列不得不

有六十四象也每卦六爻小非強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自八卦成列則三畫因而重為六畫不得不為六爻也爻之有變者何剛柔相推變在其中並者時剛之極變柔柔極變剛數極必變變而后通故爻繫之辭內原其變之義也其占必取動爻者何命之焉而命之動在其中凡周公每爻而命之辭皆就人事之動立言是辭之中已有動者之義也動在其中故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易有吉凶悔吝所以作為吉凶悔吝之辭也剛柔相推故剛柔者立易之本者也變在其中時而變剛時而變柔相時而趨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吉亦守正凶亦守正不論吉凶總以貞為勝者也觀者言時行物生之可見也天地以行生為正道故貞在觀日月以照臨為正道故貞在明若天下之動在正夫一而已合天地日月之正道為我之正道故曰貞夫一蓋明達物

理如日月而行生可觀如天地明行合一也言於吉凶貞勝之道見之極明而行之力也乾坤皆言易象也確剛健貌隤柔順貌乾象之剛健確然示人以易知也坤象之柔順隤然示人以簡也能爻也爻所以效此易簡象所以像此易簡故爻象之動无非知行之理動內見則得正則吉失正則凶故曰貞夫一至於功業則不可拘一而論有正而不必吉吉而不必出於正者要皆此貞一之理所變通者也聖人作易无非此意觀其繫辭可以見其情矣何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六十四卦之辭雖變化不一无非明天地生物之德聖人之大寶曰位其辭必取五位為君而重言之所以代天位也何以守位曰仁其言中正皆仁民愛物之道天地之生理也何以聚人曰財其餘爻皆從五位以取吉利无非人君以貨財生養天下之意理財則正辭禁民為非曰

義其各卦爻辭不同者皆理財之義也理財不得不正其辭令以禁民為非於是乎純乎生而有殺之道則亦非宜之常然猶天地之有春生不能无秋殺皆變通其方以生物也可見學易者存貞而貞亦非有他者體天地以生物而已然不得位雖有生物之德莫由而施此又人君之所當謹也苟得位而不以仁守之必不足以安此位則仁者所謂貞勝者也至於財以聚人義以理財所謂功業見乎變而亦不失貞勝之道矣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

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天垂象就事直言地效法就翕闢言鳥獸天產文羽毛之文理也地宜地產百穀草木各有宜也近取身一身之理也遠取物萬物之理也作八卦六十四卦无非八卦也

通德將自己一段仰觀俯察之理從八卦寫出類情則萬物之情亦皆於此寫出矣卦既如此所以後世聖人凡有通德類情之事不能外八卦之理如下文云佃獵獸也漁取魚也離者麗也陰麗於陽有物麗於網罟之義益上益下也卜民莫益於耒耜之利而上入下動似之噬嗑明以動日中爲市似之又合也斷也交易則合而斷有噬嗑之義通變不倦則壞定賦以通其變也神化宜民教人倫興禮讓以相宜也蓋徙養則必窮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爾

无斃故治田設教乃爲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而聖人所以但垂衣裳而天下治矣八卦六十四卦皆乾坤之窮變通久者也故取乾坤而衣裳之文亦取乾坤變化之義剡火脩以取直也濟不通渡舟也致遠行舟也象木在水上舟有此義牛柔馬剛隨剛柔相隨也服牛乘馬有剛柔相隨之義豫發而後樂防盜有此義小過小者過也臼杵所以脫粟粟至小之勞而必求其精有小者過之義睽乖也弧矢之威有合睽之義大壯壯也不壯不足以待風雨宮室有此義大過大者過也唯送死足以當大事棺槨有此義夬決也君于決小人也書契所以決百官萬民之姦弊有此義此等事皆聖人之德也萬物之情也不能外八

卦之理非拘拘取卦也孔子獨言十三卦舉其大以例餘耳死此節伏羲已有六十四卦而其名則由後追呼之也大衍之法似亦未立故孔子止說如此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是故彖上文言包羲作卦不過取象文王周公彖爻之辭亦就象取之耳象者像也不過像似而已言中有理也材如木之有材言未用也爻者效也效天下之動乃逆用爻凡蓍六爻不動則看彖辭彖者材也天地人之數未極即今日之事未應辭尚未定其所用而此卦之取材已大段可見矣至於爻數天下之動是今日之事已

褱於此吉凶已生而悔吝已著冃即爻詞以斷今日之事矣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此明少陽少陰六卦之義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爲陰卦皆一陰二陽陽卦皆五畫爲奇陰卦皆四畫爲偶奇故爲陽偶故爲陰卦也君陽也民陰也陽卦以一陽主二陰爲一君二民陽主陰從君子之道也陰卦以一陰主二陽爲二君一民陰主陽從小人之道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

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同伸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以上釋咸九四之義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

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釋困六三之義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釋解上六之義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釋噬嗑初九之義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

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釋噬嗑上九之義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包桑釋否九五之義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

任也釋鼎九四之義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釋豫六二之義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釋復初九之義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

得其友言致一也釋損六三之義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釋益上九之義

易謂憧憧往來如此以致其思慮而朋類自從之此豈徒向天下馳思慮哉夫天下有何可思何可慮乎天下事要而約之同歸於一而特殊其塗一者定理也欲致此一則在乎百其慮百慮所以致一也此收斂心志以窮理致知非馳思慮於天下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吾心能憧憧往來如日月則理自明也有日月然後有寒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人之理明而事會亦思慮之往來如是也往者屈而退來者信而進屈信相感而利生人之知行往來如日月寒暑之屈伸則用自利也尺蠖屈信蟲也君子之思慮如尺蠖之屈本以求信也龍蛇能信之物而以蟄爲安者也君子之求信利用在乎思又如龍蛇之蟄欲以存安其身也精義入神研求義理之精微君子思慮如此欲以致用精義致用其用必利利用則身安此君子所以思慮以崇德也若過此以往有不思不慮之日非君子之所敢知也要之窮理至神化亦不過精義利用之德熟而自盛也豈云不思不慮者乎因言名辱身危不得見其妻者以明身之不安如是也又引藏器

待用見君子精義於心則動而不屈是以出而獲利以明利用者如是也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此昧於義理而徒見目前之便弗思而已小懲大戒思則得之也以小善爲无益小惡爲无傷弗思之甚也至於惡積不掩罪大不解不利不安之甚也危者反安其位亡者反保其存亂者反有其治此思慮所致也小人不思故不知耳君子思而極其精常懷其亡其亡之心故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安忘危存忘亡治忘亂是謂德薄而知力必皆小矣以此居尊謀任大事必不勝任而有覆餗之凶凡此皆理之必然知此幾即神之至也故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人必謂其不利豈知其爲知幾之神人即有知者亦不能斷君子見幾不俟終日立地守正介如石焉如此即微是彰即柔是剛而爲萬夫所仰望矣顏氏子其庶幾

於此道乎有不善則知知之斷不復行此
卽知幾之神至微實彰至柔實剛爲人仰
望者也此蓋凡事有一定不二之理能一致
此一而不雜則得矣天地二而絪縕致一
男女二而構精致一凡事理雜陳宜焉彼
此兩端兩端交致而至一者出矣此致一
之道君子以之安身則動不危以之治心
則言有信以之定交則求乃得利用安身
莫過於此舍此則傷之者至而无
所逃矣是豈不思慮而合者哉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

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易之門卽下文合德言陰必依陽陽必附
陰其用二而一也而陽體剛陰體柔實又
各自有體撰事也由是聖人乃以剛體乎
天以柔體乎地以體天地交合變化之事
而成六十四卦則聖人神明之德同乎天
地者得以通顯矣此易之實詡自乾坤豈
非易之門邪而其稱名又雜而不越雜者
六十四卦名象无所不有也不越不外乎
乾坤之理也於稽其六十四卦之事類其
衰世之意邪自乾坤至未濟備爲畢陳非
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故度其爲衰世
之意蓋孔子以此知六十四象之名爲文

王作也自文王處衰世而作易後世之情
偽已盡於此故夫易彰已往而察將來情
理无能逃也又微顯闡幽六十四卦名象
亦淺顯而體於天地通於神明則微之矣
天地之撰神明之德本淡幽而象只六十
四名則闡之矣開而而字作物字開物以
示天下必當其名卯始生之物則名以屯
蒙飲食爭奪之物則名以需訟禮樂征伐
之物則名以師豫是也辨物辨爻之貴賤
剛柔比應也正言明言其吉凶悔吝也斷
辭卜筮而取吉凶之辭以斷其事也夫易
既彰往察來又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
正言至於斷辭則備矣下言斷辭之實稱
名小取類大卦名所指一物一義而類推
之則无窮盡左傳占卦多用此例以合爻
辭爲斷吉遠則吉遊辭外辭文則意蘊辭
中曲而中辭雖似與所占之事无涉而必
有委曲適中之處肆而隱肆陳也辭雖似

與所占之事明悉陳列而或有隱微難曉
之端貳疑也濟民行因疑以斷之所以助
其行也以明失得之報行失則凶行得則
吉其報不爽凡此若非衰世烏能體撰通
德精微以
至於此乎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

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中古商周之際憂患作易困心橫慮而後通也本言文王而作疑辭者易之來遠作者已失考故以意斷之也獨舉九卦言易中有切於成己之德可以經常處變而不忒者在此九卦故非歷盡憂患不能作也禮所以立德之基謙以下人德之柄復剛反也德之本恒久也德之固損損其有餘德之脩益益其不足德之裕裕優餘也困則窮理致思德之辨辨明辨也井資人之取用德之地地人所藉也巽善入而不見德之制制化裁也下覆言其實和而不以禮節之其和不至復則和而至故爲德之

基尊而不謙下於人則不光謙則尊而光故爲德之柄復一剛初反爲小小少也但能復不患其小剛雖小而迥然辨別於衆物即百行之原故爲德之本不恒生於厭厭生於感物恒之爲道雖雜物而不厭去之故爲德之固損已之所有難事也先其所難其後反覺可樂而易矣故爲德之脩有餘者往往設陳於外此德之所以鮮厚積也益則長裕而不設故爲德之裕困窮之極則思慮日通通則得失必辨故爲德之辨居其所而不遷則无用遷而不居其所則有窮井居所不動也而繼人之水則能遷德之藉此如人之藉地故爲德之地稱度物宜者不在顯而在微巽滑入物理而稱度之最有主宰故爲德之制下又推論九德之功效聖人有禮以節之然后能和其行能謙然后能制三千三百之禮本心來復然後能有自知之明恒久不厭然後能有純一之德能損所有然後能遠害能蓄其不足然後能興利能困然後能不尤怨能井然後能存能發辨於義而不專於利能巽然後能行權而不傷於經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不可遠言常宜觀玩也而其爲道屢屢遷變不滯也何以見之變動不居周流於六爻之虛位六爻何爲虛位上下雖有定位而无常居之剛柔或剛或柔冉相變易於

六位之中也典常法也要約束也學易者不可爲有一定之常道可以約束而拘執之唯變化所在即適從焉可也出出而外上卦也入入而内下卦也其易之一出一入皆有法度即皆人處外内之道使人玩易而知懼守其度而恐失也不但守法度而已不守此度必有憂患此中之故顯矣又可於易而明之也是以易雖无師保之嚴厲常如父母臨之親而亦不敢犯也人初學易之始當先率循其辭而后揆度其上下剛柔之法度既而必於无典要者又見其有典常可守矣然有非其人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易辭多叶聲律如此章遠遷二字爲一律居虛易適四字爲一律度懼故母四字爲一律方常行三字爲一律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

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自初爻爲原始至上爻爲要終此爲易之質幹時卦也卦爲何卦卽時爲何時物爻

也時爲何時卽物爲何物時之物也此爲易之時變旣盡始終以觀其質又察六爻相雜以觀其時變也下文則言質與時之實初爻爲本則將來者未定其成就故難知上爻爲末則事已有其成就故易知所以易於初爻之辭特爲擬之以預度其應如此耳而於上爻之辭則皆其卒事而成之終也中爻中四爻也雜物言貴賤之不同也撰德言剛柔中正之不同也辨是非言貴賤剛柔與卦時有宜有不宜也如此故非中爻不備噫歎也學者誠自初上并中四爻之物德是非而要約其存亡吉凶皆居於此亦可知矣文王之彖辭卽要存亡吉凶者故知者觀之則大半可思也二與五應四與五比皆天下之賢同有功於道德而特異貴賤之位耳然其善卒不同二之辭多譽四之辭多懼近也比應皆於君近者也二近而應故多譽四近而比故多

懼也若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四比爲切近以柔順君未有不利二應爲備遠以道自持貴剛不貴柔也而其要亦无咎者其用柔中雖柔不失中道也此言二剛柔皆可惟四貴柔也三五同功者三居下之上五爲卦之君皆以有爲爲事者也異位者三處過中之位五居中正之位也三之辭多凶五之辭多功何也貴賤之等殊也過中而居下故多凶中正而爲君故多功三五皆有事之位皆貴剛而不貴柔柔卽不凶而亦危剛卽不吉而亦勝於柔邪字叶聲非義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

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三才何必兩之天下道理未有不兩端者言天必有一陰一陽言地必有一柔一剛言人必有一仁一義缺一則天不成天道地不成地道人不成人道矣故天有日月有寒暑皆陰陽也地有山澤有燥溼皆剛柔也人有喜怒有好惡皆仁義也三才各有兩端兼三才而兩之成六數故易必六畫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故而發動故曰爻爻有貴賤之等故曰物物有剛柔相雜則可觀故曰文文不當則有得有失而吉凶生焉皆道之變易而成者也先儒謂上二畫爲天中二畫爲人下二畫爲地未有考據義亦未瑩要以說卦訓之陰陽者以奇偶之理言理所以爲天道剛柔者以奇偶之形言形所以爲地道仁義者以奇偶之用言用所以爲人道似只宜如

貴看不然俱費解乾卦九三九四皆曰上不在天又自有取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文王處紂之事傾險可畏故其所爲易辭多危懼危使平易使傾言其辭不徒危而已又分於傾危處說向平易於平易處說向傾危此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道故曰其道甚大也百物不廢者言事事不外此理而已懼以終始者言終始不過存一懼心而已其要无咎者言其要約直求无過而已存懼心以寡過易之道如斯而已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乾天下之至健人得健之德以爲行故恒易易則所遭者險而艮知蔄焉故知險坤天下之至順人得順之德以爲行故恒簡簡則唯知險之從而艮能生焉故知阻知之所知而能從之則能說諸心能之旣從而又知所未知則能研諸慮於是定天下之吉凶而吉凶无不知成天下之勉勉而趨避无不能此乾坤爲艮知艮能有如此者是故其知能之變化則爲云爲云言也爲行也旣知吉凶成亹亹則一言一行皆爲吉事矣作吉事自有祥應於是象事知器而卦象之義自可曉矣器卦畫也卦之

畫自具吉凶之象也卽事可以知卦卽卦亦可以占事於是占事知來而易之卜筮由此興矣此天地設乾健坤順之位聖人成悅心研慮之能也成能有二項故曰人謀鬼謀變化云爲吉事有祥此人謀不待易而知者也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此鬼謀待易而知者也自聖人成此能百姓皆可與能其事也八卦六十四卦皆八卦也以象告卦以吉凶之象告於人也爻彖辭也以情言辭以吉凶之情言於人也象告情言不外剛柔雜居而吉凶卽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利猶用也變爲某卦動爲某爻卽取其辭以爲占者之所利用也吉凶以情遷遷卽變也凡變動之吉凶皆不得不然之情所變遷也情者何愛惡是也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相加无已曰攻爻象之情有以愛相加則吉以惡相加則凶也又有悔吝何也爻象之情有日前吉而將來

可悔者是取諸遠故曰悔也有將來不凶而目前歉吝者是取諸近故曰吝也又有利害何也利者吉之成害者凶之成其吉凶有情實然者有似吉實凶似凶實吉而僞者情相感吉則實爲利凶則實爲害僞相感凶實爲利吉實爲害也要而言之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近比爻應爻及他爻之相及者是也不比不應不相及雖不相得何由而凶害乎若近而相得其吉无吝而悔亡亦可知矣自八卦以下至此聖人成知來之能百姓能以占而知吉凶此鬼謀也將叛凡背實棄信皆是言背其實故慚中心有疑則言无斷定故如木之枝開兩而去吉人常自反故辭寡躁人不自反故辭多善不易誣故其辭示而不畱以希中失其職守者恐見斥故其辭屈下而不伸此聖人成變化云爲之能百姓能不以占而知吉凶此

人謀也人之情變化不一將見諸爲必見諸云人與人无異知能也可以自知者即可謀而知人也

說卦傳

共十一章亦孔子繫易之辭但昔就卦說之故名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神不可測明不可揆天地間有此神明之理本極幽賾而作易以贊助之使顯故曰幽贊神明生蓍生筮蓍之法也即大衍揲扐之說與下生爻一例正作易之實既生蓍則參天兩地而倚數參者三之用雙數既立而以一差入之也起於三不終於三二而參之以一曰三四而參之以一曰五六而參之以一曰七八而參之以一曰九皆參而又參生生之數而一主之也兩者二之用單數既立而以一對偶之也起於二不終於二一而兩之以一曰二二而兩之以二曰四三而兩之以三曰六四而兩之以四曰八五而兩之以五曰十皆兩而又兩生生之數二而主之也參天者凡參皆天數今以一三五七九之數各直而觀之其中實而不可以爲虛各曲而圖之其形員而不可以爲方實莫實於天之氣員莫員於天之體即乾畫之奇象也兩地者凡兩皆地數今以二四六八十之數各直而觀之其中虛而不可以爲實各曲而圖

之其形方而不可以爲員虛莫虛於地之體方莫方於地之氣即坤畫之偶象也倚數者筮蓍時揲策九成老陽之數則扐策必三三爲三奇亦老陽之數也揲策七成少陽之數則扐策必五五爲一奇二偶亦少陽之數也此左右相倚而成參天之數也揲策六成老陰之數則扐策必六六爲三偶亦老陰之數也揲策八成少陰之數則扐策必四四爲一偶二奇亦少陰之數也此左右相倚而成兩地之數也右九六七八左必三五四六左三五四六右必九六七八如兩物相倚一失則並廢也既倚數則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觀變觀十八變也立卦者先畫初畫累次而上也觀所倚之數變爲陽則立一奇畫變爲陰則立一偶畫六畫立而卦成矣以上皆河圖大衍之法也既立卦則發揮於剛柔而生爻發揮者繫辭而命之以發明剛柔之義也生

爻者方立卦時謂之畫不謂之爻爻者效天下之動也毎畫繫之辭就天下人事之動作以發揮剛柔之義乃謂之爻也既生爻則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道者天下之大路在於陰陽之謂剃德者一已之德行在於剛柔之中和易之爻辭者无非和順於道德而於事事物物之宜无不得其條理故學者即於事所得之辭以窮所事之理理者人之性也理无不至即以盡性性者天之命也性无不盡即以至命總一剛柔中正而已天以此命人為性人以此施於物日理得於物則盡於已盡於已則合乎天以上皆洛書吉凶之義此說卦始終精粗之義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性之理仁義也命之理陰陽剛柔也同一理也在天為氣故曰陰陽在地為質故曰剛柔在人為德故曰仁義仁即陽剛義即陰柔天地以陰陽剛柔之理命於人為仁義也聖人作易將以順此性命之理也性命有陰陽有剛柔有仁義是兼三才而兩之也故易六畫六畫而成卦亦兼三才而兩之是卦必六畫為順性命之理也人得天之陰陽以為仁義之理理本一而分為二義分自陰仁分自陽人得地之剛柔以為剛仁義之質質本二而通於一柔極變剛剛極變柔迭相為用於是无窮之仁義出焉是性命之理以六者而成无窮之文章也故易以六虛位而成六十四卦之文章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也此六十四卦之六畫皆為順性命之理也故曰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此之謂耳此說卦六畫之義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前數字上聲

天高地下陰陽定位也西北多山東南多澤陰陽相通本一氣也東北春也雷動於春則風氣薄西南秋也風生於秋則雷氣薄陰陽本相薄也水射火則滅火射水則涸此水火各處盛位則然若水處西方火居東方皆所生之地而不居其盛則不相

射而相濟為用矣此皆陰陽匹偶之卦理也而八卦相錯則一一如之何為相錯八卦之序本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橫排一條伏羲將來闘中截斷以四續八以一續五撑為圓形遂乃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乃八卦相錯也相錯者既匹配天成而其理氣亦遂相居然天地之運行矣自震至乾為往自巽至坤為來數往者順天地春夏之氣順而生物者也知來者逆天地秋冬之氣逆而成物者也順進長故為往逆退斂故為來有往必有來故數往即可知來即如有春夏而不秋冬直任生去不回來者則必无是理是故易逆數也逆則无窮塌矣此說伏羲八卦圓圖之義而六十四卦圓圖可例知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

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動之則生氣動盪散之則生氣發散潤之則生氣滋潤烜之則生氣舒暢止之則生氣凝聚說之則生氣成遂君之以主其生氣之用藏之以厚其生氣之蓄此說卦象之義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出而齊齊而相見見而致役役而后說說而后戰戰而后勞勞而后成成而復始自然之序也萬物出乎震以下皆訓前文也以四正卦合四時四隅卦合四季其理自見帝言萬物之宰即萬物之資始者故先言帝而后直訓以萬物也東方者春也東

南春夏之交也潔齊萬物漸潔齊整也南方之卦夏也至於夏萬物明盛一一皆可見故曰相見嚮明出治取見萬物之義坤者地也而其方則西南其時則夏秋之交也致盡力也役從事也此時萬物皆盡力從事於其養故曰致役兌西方正秋也揫斂成熟故可說也乾戰也居西北秋冬之交也陰盛而薄陽陽不受薄而爭戰也北方正冬也勞息其勞也歸猶休獘也冬時勞其勤苦而休息之歸藏於最深之地故曰勞卦也東北冬春之交也冬之終即春之始也艮止也天地之生機不止者即不能生故艮爲成終而成始也此說文王八卦員圖之義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神豈有他哉即就妙乎萬物而言之也動物撓物燥物說物潤物終始物即其妙者也言妙在六子以乾坤老而退位此說文王卦象之義如前文者也夫妙之者成之也然其成萬物既如文王所次使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盡成萬物也故伏羲卦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陰往陽來順生逆成然後變化如文王之序盡成萬物也羲卦立陰陽之體如男女之好合文卦妙萬物

之用如夫婦之生育本一理而有體用不知者徒見其二故此又合羲文二卦而說之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說八卦之德也乾純陽故健坤純陰故順震健居順下故動巽順居健下故入坎健陷順中故陷離順附健中故麗艮健止順上故止兌順處健上故說此八字之訓最精學者於此須无疑義乃可有省於六十四卦之彖象如離卦含麗而專訓以明則不得矣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此說八卦之象取諸物之類也馬健牛順龍動雞入於內豕陷於險雉五色相麗狗止羊說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此說八卦之象取諸身之類也首純陽之會腹載物足動股隨耳聲陷於內目神麗於肉執物莫如手悅物莫如口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說文王八卦次序之義也以乾老陽之卦領三少陽之卦坤老陰之卦領二少陰之卦依然父母三索而得男女之義也索者皆父母之求子女也震巽等字皆一讀如云震卦是一索便得男的故謂之長男云云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荀九家此下有爲龍爲直爲衣爲言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

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荀九家有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音孚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主樹切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荀九家有爲玉爲鵠爲鼓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荀九家有爲楊爲鸛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

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為堅多心荀九家有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狐為蒺藜為桎梏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荀九家有為牝牛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荀九

家有為鼻為虎為狐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荀九家有為常為輔頰

此推廣羲文八卦之象以說之也如乾為寒為冰文卦之象為大赤則羲卦之象各有取也此蓋為占斷之用有過於詳瑣又若有所遺者皆就偶然指示可以知其不盡此矣駁獸如馬鋸牙食虎木果高圓色紅也旉敷施也大塗開通之路蒼筤青色筤竹筠色美也馵足足皦白陽在下也作足足超起也的顙額上旋毛也反生復生及向下蕃盛鮮新也矯輮而使直輮直而使曲坎為水曲直皆可使為也弓與輪皆矯輮所成也為血卦者離火在人身為氣坎水在人身為血也乾卦者熯燥之卦也又離卦本乾卦果木實蓏草實黔喙鷹隼之屬附央者柔附於剛而能央物也土堅硬而潟溼為剛鹵之地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

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

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
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
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
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
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
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
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
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
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
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
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
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
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
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
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
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

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
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
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
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
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
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
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
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
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

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
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
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
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
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
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
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
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
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

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序卦二篇言全易之大體而一卦一爻之義已具此文王之序而夫子傳之也若舍傳以解卦卦多不可解之義舍傳以訓爻爻亦有難訓之辭如需者飲食之道物畜然後有禮坎必有所麗之類舍此另立一說需不爲養履不爲禮離不爲麗所以終多疑義疑辭也然則孔子十翼豈有一言非必然之論而可不遵者哉

雜卦傳

序卦者以序而言之雜卦者不可以序而言之也拘於序以言之則倘有未盡

之義故又雜而傳之以盡卦未盡之義皆卦之正義也若謂旁閒意思則觀象玩辭之下必有不能悉通者矣要之孔子十翼不可闕一皆有見其必然而明以示人者非僅孔子之易而已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反對義不重要皆以一二字定立卦之大義令占玩者得其要也乾大義直是剛坤大義直是柔比六爻未必皆樂而大義則樂卦也臨我臨彼則有以與彼觀彼觀我則有以求我屯見發見不失居仍未發出也雜而著著已發出而特雜亂未潔齊也損衰之始益盛之始大畜時言得時也无妄之義恐致災也升之義去不來也謙易失之自輕豫易失之自怠皆戒辭也噬嗑戒飲食也賁義貴无色也隨无故不執舊所見也井上水故通困相遇故困也成速感可暫而不可久也大壯則貴止也豐盛大則多親故也親寡旅旅之時親厚少也小畜寡言寡特也履不處勇行也大過有顛之戒也小過過而未顛大過則[illegible]顛矣跪妹自是女之終未濟自是男之[illegible]不引過解濟與不濟要皆男子事也

周易下[illegible]終

周易疏畧四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字仲誠上蔡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資縣知縣沐於五經四書皆有疏畧其解周易自謂悉本孔子十翼之義所注多取傳文融以己意不復標古人名氏書中力排京房陳摶邵康節之學而摶等所造河圖洛書及伏羲文王諸圖仍列於卷首其洛書條下注曰聖人因之以明吉凶著於易之首是竟以今本九圖爲孔子所定也又揲蓍求卦必自內而外由初而上故古本相傳卦畫之下所注皆先下後上沐獨用朱睦㮮之例改爲先上後下於卦爻之始初終上繫辭之小成大成俱無一可通前有康熙庚申趙御衆序稱韋編以來易學久晦得此書乃明又有王渭序稱孔子之說有不可易則張先生之說亦不可易沐自謂朱子之所不能解者繹諸孔訓怳然來告敢曰獨信亦談何容易乎

讀易近解四卷

〔清〕湯秀琦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易近解二卷》提要

讀易近解例畧

一六經浩渺學者須各自立一門庭此程朱讀經法也大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象數者不勝其紛駁言義理者局守乎章句以絜靜精微之書而其流弊若此豈聖人作經之旨乎琦沉酣傳註有年而竊厭乎末流之紛於是取裁諸家舉易中綱要分別作解一以絜靜精微爲宗其一解未竟者復二解三解以申之期於了白聖人作經之旨而已至於字句訓詁則傳註具在不復勦說庶幾自立門庭也

一易道大成於孔子而觀象繫辭則本於文周闡天設卦則始於羲皇至羲文所效法者則皆天地之垂象變化也是易書雖成於聖人之手易道則原於天地之心故太極爲理之源圖書爲數之祖而卦畫方位興焉揲蓍觀變起焉交易變易之次序卦爻彖象之義類出焉此大易之源流所當循序而明者也今自太極圖書而下次第作解以別之分爲上中下卷上卷解羲皇圖畫及蓍法中卷解文周卦次彖爻下卷解孔子十翼語雖淺近或於聖人天地之心少不謬

於萬一爾

一易有古易有今易古易傳自孔子以文王周公卦爻辭為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自為十篇所謂十翼是也孔門五傳而至田何西漢諸儒皆祖之今易出於費直以彖象文言參入卦中田易迨漢末已廢而費氏獨興遂傳至鄭康成王弼皆祖費氏今之行世者蓋費易也朱子志在復古其作本義篇次皆以古易為斷朱子豈矜新立異者乎蓋以從古易則四聖人著作本旨各有首尾可尋今易以

孔子彖象文言解釋經義雖其義類相從而四聖人著作規模則隱矣茲今謬為作解皆遵古易篇次庶羲文周孔著作規模不相混淆亦祖朱子意也

一自兩漢以來言易者皆有辭象變占惟焦贛傳於京房者專主陰陽占察而不及義理至魏王輔嗣則專以玄辯虛無言易而不及象數唐孔穎達顏師古輩述而疏之於是象數之學儒者諱而不談然於先天聖人設卦觀象之義幾蔑如矣即周程諸儒尚以說理為宗惟邵子得傳

於希夷而河洛圖書之數始顯朱子彙取而折衷之闡象明理稽爻考占而義理象數始具懸於日星今所作解則祖述朱子為多而以周程張邵佐之即漢唐以來微言奧義及後儒推測畫爻有相發明者並採輯以濟所未逮期於不踰理字而已

一易中諸解先儒俱有成義但彼此詳畧不同當互為損益耳獨文王上下經次序孔子雖有序卦傳而舉義甚略似不足盡文王之旨惟程子有上下篇義胡雙湖有乾坤主上經咸恒主下

經之說而亦未有大暢其藴者至序卦傳後孔子復作雜卦又取上下經次第而顛倒之仍其反對之偶而更置其先後之序豈無意哉諸儒俱未有定論蓋序卦者文王之易而雜卦者孔子之易也與伏羲方圓二圖相為表裏其可忽而不講乎竊嘗於二義中頗加研析作上下篇義解及雜卦俾解雖本先儒遺意而管見一斑亦時有之敢以質之通人

一易之有圖自河洛始伏羲因而畫卦而圓圖方圖與焉蓋天地不言而成化故假圖以顯理義

皇有卦畫而無文字故作圖以明象易之有圖由語言文字未起而設也至文王繫辭則後天八卦一圖而外其他不必復作矣以有語言文字在也乃周邵諸儒以來諸圖又往往間作者豈其有加於文王哉朱子云事無實據則虛理易差故託諸空言不如見諸圖象者爲徵實而可據也今於諸解之後復即其義而爲之圖有因舊圖而表彰之者有創新圖而辨定之者又以佐語言文字之不及爾

一圖書傳自古始先儒之說備矣類皆尊圖於前而後繼之以說今諸解皆在先而反列圖於後者非敢褻視古圖也緣先儒爲說所主在圖故先圖而後說琦今作解所主在經因明聖人作經大旨特假圖以申之耳況諸圖有本於古始者又有因解義而創新之者則解經當爲正義而立圖特其餘緒也故先解後圖與先儒圖說不同如此

碧澗主人湯秀琦弓菴謹識

讀易近解目次

上卷上

上卷下

中卷

下卷

易學源流解

臨川貢生湯秀琦著

夫易天下之至神也故神无方而易无體言道者莫加於此矣然學者支離爭隔而不得其宗不以為神明而畏之則以為荒渺而疑之爾善乎伊川之序易也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忽於近者非知言者也夫易之神道設教可謂遠矣伊川獨引而以近言者誠有見於上古聖人作易初心將以順性命之理而開物成務也原人天生斯民兼含太極陰陽以成性其不離形氣者為理義離乎形氣者為嗜欲雖在上智性未嘗無嗜欲能以

理義勝其嗜欲而已雖在下愚性未嘗無理義惟以嗜欲滅其理義而已此聖狂所由分進退存亡不得其正罹於凶咎而不覺者职如也是故聖人憂之仰觀俯察見乎天高地下此理坦然昭著莫非太極陰陽迭運以成性今猶古也狂猶聖也豈嘗有異致殊歸哉遠則藏於冲漠近則呈於目前患乎無以示之也於是假諸儀象以摹寫理而卦畫興焉所謂易有四象所以示也順而布之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因象立卦擬數呈著吉凶消長之理以見而進退存亡之道以明統而名之曰易易非他也即一陰一陽之道也自其生生不已而言謂之易自其變化不測而言謂之神以易為遠遠莫加於易矣以易為近近豈有踰於易哉程子以近求易其得聖人作易之旨矣竊嘗因其可以近求推亦涉其流而溯其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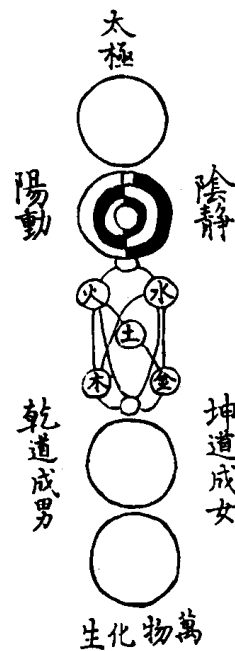
焉何謂涉易之流卦彖爻象是也卦者伏羲立象以盡意彖爻者文周繫辭以盡言大象小象者孔子擬議而成變化者也凡此皆易書之見於辭者耳至其畫前有易存於意言象數之外者書豈足以盡之哉然程子云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之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然則卦彖爻象之文君子其可不觀而玩之乎有卦則必有名有名則必有義當羲皇畫卦之初但以象告而已然不知其義則雖有名象亦无由以窺其奧旨也孔子釋卦名義所以為功於羲皇與若夫文王彖辭本一卦之占以明吉凶悔吝而已然百姓可以與能者惟在卜筮而聖人所以成能者則由於神明之德也故夫子取體德象變四者為例以釋文王卦辭庶幾觀彖繫辭義文兩聖之心千載而同符矣至若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有初上

二五三四之等而分陰分陽為六位有中正過不及之差而迭用柔剛以成章周公效天下之動明其象考其占不必盡同於文王而上則有補於伏羲定吉凶而成亹亹者六爻功用為尤切也象有大小兩者立義不同大象主乾坤六子實象以為體而示人以用易之方小象觀六爻承乘比應以為斷而示人以吉凶之情皆以輔彖爻所未及孔子擬議以成變化至是其復有餘蘊哉朱子曰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求學者校觀其辭亦可以粗涉其流矣何謂溯易之源太極圖書是也易者陰陽二氣交易變易而已其所以能交易變易者則有一大中至正之理以主張推移於其際所謂太極也既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自生生而不容已所以為理之源耳天地日以此理呈露於兩間而其互顯而互備者

則莫如圖書二物是故聖人則之因奇偶而知陰陽因生成而分象數而卦畫揲蓍之法起焉所以為數之祖也夫子云易有聖人之道四辭象變占是矣四者並見於易書而其所以能至精至變如此者非直四者之為也有聖人之道存焉道者極深乎理而研幾乎數也極深乎理由太極諸而為辭象故卦之德方以知研幾乎數由圖書衍而為變占故蓍之德圓而神是太極與圖書乃理數所從出而道之統會萃積此矣夫子贊易以是為聖人作易之本周邵諸子又申以圖說大易淵源不約略可觀哉故竊取程子求言自近之旨為讀易近解一編非敢自擬成書姑以識一得之愚於不忘爾

太極解

孔子太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至濂溪圖說則云無極而太極孔子言有而濂溪言無有無似若相反然濂溪善學孔子師其意而不泥其說於此正有發明也太極者大中至正之名爾自其根柢萬化而觀高下散殊莫不待是以成質言乎其有可也自其沖漠無朕而觀若有真宰而莫知其所萌言乎其無亦可也橫渠云方其形也可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可以知明之故惟此大中至正者以善貿乎其間則能幽能明能無能有物非有二體也故動則生陽靜則生陰陰陽本非二物由太極動靜而分其儀形爾由是見諸造化者則陽變陰合而五行生而孕育亭毒之功起見諸卦爻者則相摩相盪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數興焉使非有太極之大中至正者為生生不已之本則動靜不形陽陰無體乾坤不幾於息乎故卦爻未成必由中正以紀其物即卦爻既成亦由中正以畫其變邵子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與蓋動靜則倚於一偏一動一靜之間則所謂大中而至正者也即觀卦之法內外兩體必以居中得正者為善雖爻畫剛柔為象屢遷而中正為不可易百變而不遺其宗也所謂體統一太極而各具一太極者其旨不信然哉朱子與陸子靜辯淵性復辯難皆以發明無極太極之旨陸子以周子不宜加無極於太極之上語為疊牀朱子非之謂其不識濂溪灼見道體迥出尋常之論但陸子以中訓極徵引皇極中五及中庸大本達道等語於理未為無見蓋非中不可為極而極亦無不中也朱子概舉而非之亦已過矣試觀邵子所

謂一動一靜之間者非亦以中為極乎大抵太極隱言之則超乎形氣之表顯言之則事物當然之則是也明乎此則孔子言有濂溪言無極有殊旨哉彼夫老莊有玄牝天根之訣釋氏有真如寔際之語與吾道所謂太極者其異同不甚相遠而實已毫釐千里矣老莊之學貴於得一而一之所始有而未形說與太極相似矣乃其居無事而推行是者則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則是有生於无先后殊絶豈吾道神化性命通一無二之解乎釋氏之學妄念不起真心徧知說與太極相似矣乃蔽其用於一身之小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然終欲遺之而不能遂以心法起滅天地而妄指乾坤為幻化是形性不相待而本末不相資又豈吾道通徹三極範圍天地而曲成萬物之解乎蓋老莊論道在陰陽之先釋氏論道在陰陽之外豈知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寔不雜乎陰陽離陰陽而言道則天地山河皆見病之物而爻畫剛柔皆非生生自然之易矣釋氏未嘗見易溺其志於虛空無足怪者至若老氏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似有得於易中羣龍无首之義宜於太極陰陽有會也而其言有言無先後殊絶若此其於羲文相傳之易均之未為有得也即其所謂不敢為天下先者亦曰後其身而身先耳是乃有意於先天下而姑為後以取之豈若乾道可以為首而不為首乎則其用易已非大中至正之道矣立念公私不已大有懸殊哉要之太極一義為易中第一關要吾道所以異於釋老釋老所以不能亂吾道者恃有此也質是而求之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經緯瞭徑亦可徐通矣

周子太極圖

周濂溪有太極圖說此太極之[illegible]化者

太極

陰靜　陽動

水　火　土　木　金

坤道成女　乾道成男

萬物化生

邵子伏羲畫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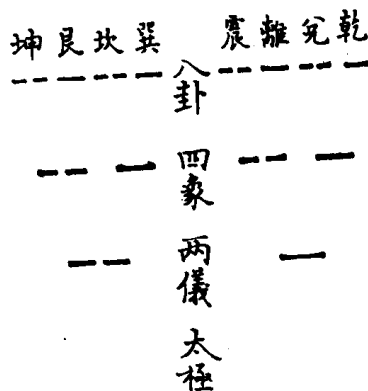
先邵子據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作為此圖乃太極之先天卦又名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八卦

四象

兩儀

太極

圖書解一

邵伯溫曰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見矣程子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嘗即是以論圖書而知天地之心未嘗不假物象而見也原夫天地之心顯仁而藏用一出一入主宰萬物而不息者非無道以御之也然開闢以來天地未嘗明舉是患以示人生乎其時者草昧初分亦未有人如羲皇者能求天而啓秘也惟天地不忍斯道之終徹故假諸法象以傳之高下散殊無非是也就法象中觀之而圖書特為備悉故羲皇則而象之以明道源夫子歎河不出圖自慨其身有明道之才而不值天心啓秘之候也則圖書之出聖人於此見天地之心矣夫圖書者道所由寓而其可見者則氣與數耳是二者不可不先明也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二氣一本道之動靜而生豈判然二物哉二氣必流行而後能成變化故數生焉數亦非他也即二氣流行之分限節次也其初未離乎氣後漸有質而成形而五行之生數分焉其生數之餘結果成體處即為五成數矣此生成之數陰陽以此迭運化生萬物雖無物不具而未有一物為能備載而出之也至圖書既作而後其數始呈自圖書有單有對然後知數之有奇偶或內或外然後知數之有生成奇偶與生成相配然後知數之有天地故十者陰陽流行之本數五十有五者陰陽流行之積數也是陰陽象數本具於圖書之先天地特假圖書以自發其蘊耳氣數既明則方位可得而辨矣原上天垂象以示人其奇偶相配無非以立人道也圖書中宮皆五先立中五一點而人極於此建矣古聖人繫辭焉而命之曰中曰是位天於上位地於下位日於左位月於右而中五之象具焉實則參天兩地陰陽沖氣所居也然五數陽也獨陽亦不能生必有陰以配之然後可以立天道而成化育故河圖內五為奇外十為偶奇偶相含陰陽相配隱然太極混淪之體矣其次則兩分之一三為陽而列於左二四為陰而列於右左則陽之生位右則陰之生位也分陰分陽而兩儀立四分之則一居下二居上三居左四居右而四象生朱子所謂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是也又其次則六七八九之成數各附於生數之外其數若非中五所有實則皆含中五而成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中五為衍母六七八九為衍子天地育物各稟沖氣以為生其即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道與合圖與書方位考之惟中宮五數確不可易至若上下左右則圖書異列矣河圖則以生數統成數而同處其方東北陽方主之以奇西南陰方主之以偶生數陰陽各居其方也其所統成數六八居東北七九居西南者陰陽又互藏其宅也洛書則奇數居四正偶數居四隅以四奇統四偶而各居其所陽主動而陰主靜正者君而側者臣洛以動為體故以陽統陰也然洛書東北位數與圖同西南位數與圖異此亦以陰陽方位為斷耳一三陽也圖書皆居東北陽數不可易也二四陰也圖居西南而書居東南陰數可易也大抵圖方而書圓位數參差不一若其生數與成數相攝則圖書豈書有別哉且圖書所列者位數耳而五行之氣未嘗不並運焉其對待流行各有自然之造化河圖左旋相生而對待則相克洛書右旋相克而待對則相

生蓋造化生而不克則生者不得其裁制克而不生則克者有時而間斷此皆陰陽循環相推而為功用者也圖書方位相配豈偶然哉然河圖中宮五十相含而洛書中宮則専五而虚其十者蓋九疇云脉天地之撰者圖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疇之數〻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象以立體數以致用體方則止用圓則行故體取其全而用尚其虚也伊川謂天道從不足處行将去殆謂此與考圖書之出皆在河洛天地之中而龍馬神龜又物類之最靈者故陰陽全體假是以顯象而天地之心亦從可識矣至漢武帝造白金三品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漢儒精於言象其亦有取於是與

圖書解二

觀夫子繫辭庖羲氏王天下一節則羲皇畫卦非専取諸河圖也而昔賢論易必以河圖為宗使其中非有實証則聖人豈立此虚器以疑悞後人乎蓋聖人體天地之撰而通神明之德必將緣物以啓其端未有如河圖之分明者其間有陰陽焉有奇偶焉有象數焉有方位焉則兩象之將卦畫可由是而起矣況其數之五十有五者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聖人本是以揲蓍而求卦則動静可辨剛柔可分而吉凶存亡可決矣倘舍河圖象數憑虚而言易則陰陽奇偶未判乾坤兩儀何由而立乎即曰聖人仰觀俯察不一至於揲蓍求卦其能舍大衍之數而別為一法以教人卜筮乎此其確有可徵知羲皇之必出乎此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朱子曰則河圖者虚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河圖中數五與十也聖人何以虚之哉蓋生數極於五成數極於十皆陰陽之極數聖人取之以立本故虚中而不入於用循太虚無形而實為萬化之根柢也虚中既立則實用流行其外四方之數陰陽各得二十而對待以成體則兩儀於焉立矣且虚五與十則入用者惟生數之一二三四成數之六七八九也於生數而得陰陽老少之位於成數而得陰陽老少之數則四象確然有體矣又析四方之正以為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為艮巽震兌八卦成列不居然在河圖位數中哉雖曰兩儀四象八卦皆自太極中來原有自然而不容已者然天地間法象著明如河圖者當復有幾聖人仰觀俯察恐亦未能或之先也若夫揲蓍求卦則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數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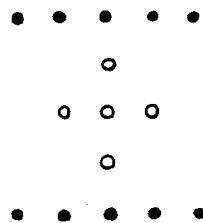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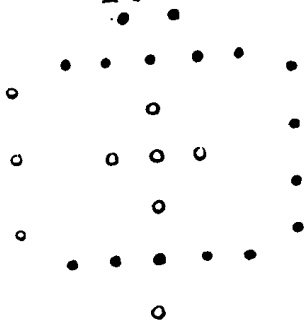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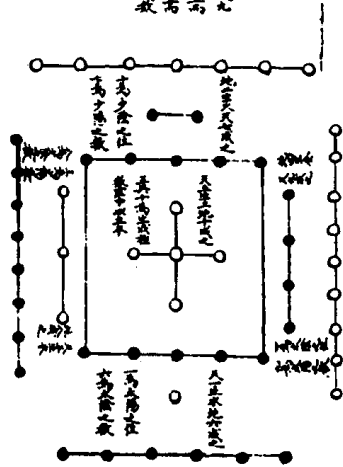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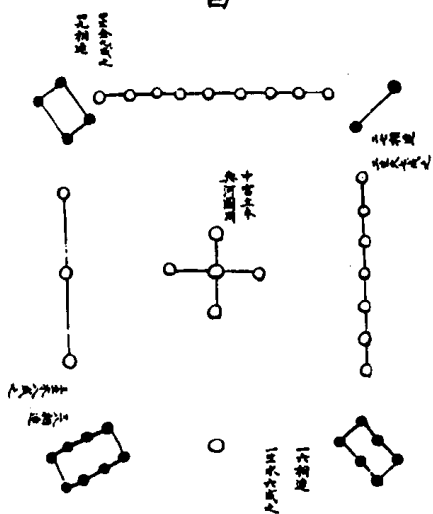
然出於河圖尤無容致疑矣河圖中宮五與十也皆生成之極數聖人畫卦則虛之以立本聖人求卦又藉之以起用故以五衆十而成五十參天兩地而倚數皆從河圖中宮取之以為揲蓍求卦之策不借外四位以成數也然揲蓍策數雖取法於中宮而其參五錯綜又兼攝四位以盡神故取一二三四以定太陽少陰少陽太陰之位又取六七八九以配太陰少陽少陰太陽之數是主大衍之用者河圖之中宮也盡大衍之變者河圖之四位也所謂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者不可於此而觀其然成也歟雖然伏羲本圖而作易從卦畫揲蓍驗之有以信其不誣矣乃宋之諸儒又有九為圖十為書如劉牧之說者張行成朱震俱出邵子之門反從牧而不從邵致啓紛紛之疑嗟乎此非可以意言相屈惟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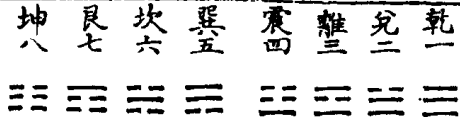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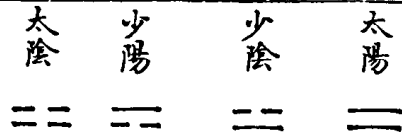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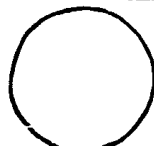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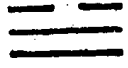
易中象數考之則其說不攻而自潰矣易中象數不出卦畫與揲蓍兩端藉令以九為圖則四象之位太陰與少陰二四各居一隅不成兩儀對待之體八卦之位陽居四正陰居四隅不成乾坤六子定位相錯之功此在卦畫九之不可為圖明矣至於揲蓍以大衍之數五十為本以河圖五十居中也若以九為圖中宮無十大衍之數先失其本矣况龜書通體止四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聖人果何所據而多此五數乎若以四十有五為蓍策其數參差不齊則進退饒之陰陽老少皆不可得而定矣以此施於揲蓍尤為牴牾圖書異議豈非不攻而自潰哉至劉歆云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者亦言其理一而分殊耳若以十數與九數貫驗之則卦位猶有相似至於蓍策斷乎難通矣

河圖中宮

中五一點以五入位一四北位地十下二四兩位天九上三左八右出于東四五相生于西皆從入極中五一點以合於五為奇外十[illegible]偶陰陽相合奇偶相配為老少謂太極陰陽五根也以象生[illegible]則太極以數言則五十

河圖分衍

以中宮五數為本二分之二[illegible]十居生數月于上方而言數以之生數月二右方先分陰陽而二數各分之一居下一居上一居左而居右以象生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也

伏羲畫卦解

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聖人畫卦之法昔賢推論不一皆非生生謂易自然之解至邵子始有定論而朱子因之卦畫之旨乃明自漢魏以來謂伏羲止畫八卦以重卦為出於神農者鄭康成也謂出於夏禹者孫盛也謂出於文王者史遷之徒也其言出於夏禹文王者以繫辭取諸益與噬嗑考之則重卦已在堯舜之前其妄明矣鄭康成之論亦多謬誤孔穎達辦證最為精晰假令伏羲止畫八卦而不設重卦則雖通神明之德而不足以類萬物之情夫子又贊其生生謂易乎至宋儒因說卦有生蓍立卦之語遂謂卦畫成於蓍策夫聖人先有知來藏往之神智然後興神物以前民用偏聖人因神物而後立卦則卦之德本於蓍之德矣圓主動而方主靜蓍圓而神卦方以知豈卦之方靜反由蓍之圓動而得乎說卦所云乃揲蓍求卦之法非論先天畫卦也若伊川謂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乾坤之變也夫乾坤為易之縕諸卦皆乾坤分布比自成卦後推本言之耳若畫卦之初必乾坤既成而後變為諸卦則卦畫皆由聖人推移互換而成非造化生生不已之次第是伏羲畫卦之旨伊川尚未甚契勘又何惟漢魏以來推論者紛紛無當乎惟邵子有見於一陰一陽之道而悟一每生二順而推之以至於六十四而生生謂易之旨始明朱子後作橫圖以表其義真可破從前之惑矣然此豈邵子之創說哉夫子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聖人畫卦而夫子謂其為生者以卦非聖人造作而有乃氣化所必至聖人特迎機利導如根榦枝葉

不能自已由蛇伏蜩蚹以至於刲猳千尋者皆生而有之也猶莊子所謂
誘然而生不知所以生者也但夫子言生者及八卦而止其諸重卦在人
引伸觸類以盡其蘊並八卦生於氣化之必然而重卦又出於人事之造
作有是理乎所謂兩儀四象八卦者不出道之一陰一陽耳而陰陽之中
復有陰陽故兩儀復生四象一陽儀中而太陽少陰分焉太陽者陽中之
陽故居一其數九少陰者陽中之陰故居二其數八一陰儀中而少陽太
陰分焉少陽者陰中之陽故居三其數七太陰者陰中之陰故居四其數
六此一陰一陽之所生也四復生八四象之中又各有陰陽也故乾兌離
震巽坎艮坤分焉乾震坎艮陽也兌離巽坤陰也四象位中各有一陰一
陽故一象之上必有陰陽兩卦相配以並立乾兌屬太陽離震屬少陰巽

坎屬少陽艮坤屬太陰此又四象之所生也從此推而至於十六十六而
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孰非一陰一陽之道生生而不已哉由是觀之
則一每生二之法其非邵子創說明矣特諸儒未悟夫子生生謂易之旨
耳無憶聖人作易卦止於八而爻止於六者亦由一陰一陽而準之也何
也夫子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陰陽四象皆道之顯見爾至於八卦
則成形而為器矣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器乃載
道之物明指八卦而言也道以一陰一陽為體乃由兩而生四由四而生
八而卦之體以立道至八卦而生生之功成矣所謂八卦而小成也故卦
止於八以一陰一陽之道至是無可復加惟有因而重之耳故八卦三畫
重之而至六畫乃有六十四卦焉要其為卦雖多亦不過前八者更迭推

盪而已可見道體至八而小成至六十四而大成小成者無加於三畫大
成者莫能有加於六畫乎故爻止於六者亦一陰一陽之道有定體也夫
子云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亦由成卦後見其有三極之道存
焉耳非聖人有意以兼三才而刱為六畫以擬之也至於畫卦必自下而
上亦生生之理在焉天地間所有氣與形二者而已如井泉先溫穢必反
生可見氣自下而上也萬物以漸而長自卑而高形亦自下而上也故畫
卦者效之生生謂易不信然哉程明道謂邵子先天之數止是加一倍法
嘗據此法以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又於河圖之數有合焉河圖以
中五為衍母外十為衍子其六十四卦則中五之加數也三百八十四爻
則外十之加數也以中五加六為十一加七為十二加八為十三加九為

十四加十為十五合之得六十五除一以歸太極餘則卦數也舉外十合
數而各以一倍加之自一一為二二二為四推之以至十十為百合之得
三百八十五除一以歸太極餘則爻數也生生不窮之數不於此亦可驗
乎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離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震

姤 大過 鼎 恆 巽 井 蠱 升

巽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坎

否　萃　晉　豫　觀　比　剝　坤

遯　咸　旅　小過　漸　蹇　艮　謙

坤

艮

伏羲卦圖解

鄭康成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不易二也變易三也易簡者言其德也不易者言其位也變易者言其氣也是三者乃作易之綱要當即是以觀先天卦圖而知聖人體天地之撰矣何以明之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聖人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使非有易簡以御之何以知來而藏往乎故舉彌綸天地之道而賅具於方圓二圖之中圓者動而象天方者靜而象地天地具見於此可謂易而簡矣然於二圖之中又各有對待流行二者相為經緯自其對待者觀之則圓圖之左右上下方圖之南北中外各有分限確乎其不可淆者是圖中之不易也自其流行者觀之則陰陽升降通復循環四時迭運而不窮人物交感而成化者是圖中之變易之方圓動靜功用不偉而所以作易綱要舉不出乎此矣伏羲特當開闢生民未知法象為何似故其圖主於立造化之體其圓圖二方圖一圓圖象渾天形體以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雷風山澤奇偶相配以為質而其位與數則皆取法於老陽之九位則乾一與坤八相對兌二與艮七相對坎六與離三對震四與巽五對各以對待而成九數則乾畫三而坤畫六兌離巽畫皆四而艮坎震畫皆五亦各以對待而成九九老陽也乾之象而無所不統也造化隱然尊乾矣其六十四卦各從八卦方位張設布列左右二方各以一陰一陽爻畫相對左方百十二陽八十陰右方百十二陰八十陽初爻左方皆陽右方皆陰兩儀之象也自此以上左右陰陽相間二爻左右陰陽以十六卦相間兩儀生四象也三爻左右陰陽

以八卦相間四象生八卦也至四爻則以四陰間四陽五爻則以二陰間二陽上爻則以一陰間一陽三百八十四爻各以左右陰陽正對而不差此其對待而不易者不已較然可觀乎而流行之氣又未嘗不寓於其間八卦起於震之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陽氣至乾而極然後繼以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陰氣至坤而極陰極生陽陽極生陰陰陽相禪以為功其六十四卦則陽生於復而陰生於姤順時以布令而五氣之節候應焉依氣以和聲而十二律之損益寓焉小而一月之晦朔弦望大而千古之元會運世莫不函蓋於其中而得其自然之勢矣至於方圖則反易圓圖之象而成在地之形圓圖乾南坤北方圖乾北坤南天地交而泰道成矣而其方形位次則以中外層列立精氣形之躰既以四隅上下分天地人物之統類故震巽居中央外次坎離又外次艮兌蓋震巽初交得乾坤之氣坎離中交得乾坤之精艮兌末交得乾坤之形以次層列於圖中而外以乾坤包之造物體段不居然有漸乎至其四隅上下六十四卦各有區分陽終於西北西北方純陽之積處乾兌離震居之為日月星辰四四相因成十六卦天之四象也皆自八卦陽儀中來陰極於東南東南方純陰之積處坤艮坎巽居之為水火土石四四相因成十六卦地之四象也皆自八卦陰儀中來純陽象天天傾西北純陰象地地陷東南此天地統類之方也西南東北得天地之中生人生物尊卑有序天地之秩也西南十六卦象人位中之上方陽在上陰在下戴天履地而為人東北十六卦象物位中之下方陽在下陰在上降本反生而為物東北陽生之方故陽下

而陰上西南陰生之方故陰下而陽上故品物流形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各從其類此人物統類之方也方圖不易之定體不貽然哉然天地人物雖各處其方而其所以成位育之功者則皆原於中宮震巽以中通外直而起化也陰陽始交之氣位正黄中是謂天地之心方圖中之震巽恒益四卦象之而其氣横亘於天地人物之中成十有六卦凡中央震巽為主氣也夫交天地之中以生者為人與物人得其全故坎離既未濟十二卦象之含陰陽之中氣秉天地之正時中而不偏純而不雜是以坎八離八合數十六附中央主氣以為居北天地之生以人為貴也物得其偏故艮兌咸損二十卦象之剛柔上下雜而不純為山為澤物所自生而兌十二艮十二亦以時成且四震四巽資元氣以受始四離四坎來中正以成終是物亦天地之靈特其所稟者陰陽之末受耳天覆地載故毓坤否泰二十四卦象之周流上下震巽坎離艮兌運於其中人與物並行而不悖位育自然之功畢於此圖露之是方圖位主對待而其氣未始不流行也然邵子論先天圓圖無不於陰陽之極而當觀其初動之微易所謂知幾也乾坤為陰陽極至其起義常不在於乾坤其論八卦也則先震巽曰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震陽少而陰尚多何以遽謂之消坤遇震則為復乾遇巽則為姤姤復陰陽雖微而消長已決於此矣坎離得陰陽之中而位於卯酉配乾坤而居四正者邵子謂離當寅坎當申而以卯酉為陰陽之溢坎離中於寅申而極於卯酉兩數不過乎中也其論六十四卦則以自姤至坤為陰含陽自復至乾為陽分陰陰陽相為孕育陽非頓然而

反陰非無漸而遇也邵子自謂識得環中意者此也且以方圓二圖考之天地定位圓圖起於乾坤也雷動風散方圖起於震巽也二圖所起不同邵子一古以蔽之曰先天之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其旨不尤明哉

伏羲八卦方位圖

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邵子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

伏羲六十四卦方圖

先儒云圖皆從中起天地定位一節圓圖從中起也雷以動之以散之一節方圖亦從中起也分明是兩箇圖

否 遯 訟 姤 无妄 同人 履 乾

萃 咸 困 大過 隨 革 兌 夬

晉 旅 未濟 鼎 噬嗑 離 睽 大有

豫 小過 解 恒 震 豐 歸妹 大壯

觀 漸 渙 巽 益 家人 中孚 小畜

比 蹇 坎 井 屯 既濟 節 需

剝 艮 蒙 蠱 頤 賁 損 大畜

坤 謙 師 升 復 明夷 臨 泰

邵子詩云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朱子云此是釋方圖中兩交股底且如西北角乾東南角坤是天地定位便對東北角泰西南角否次乾是兌次坤是艮是山澤通氣便對次否之咸次泰之損次兌是離次艮是坎是水火相射便對次損之既濟次咸之未濟次離是震次坎是巽是雷風相薄便對次既濟之益次未濟之恒乾坤坎離艮兌震巽八卦之正也否泰咸損既濟未濟恒益卽八正卦之交不交也

二八

方圖分層次

內層實其精並為氣二層次
坎離既未濟為精三層只兌咸損
為形外層乾坤既六子

地　天　人　物　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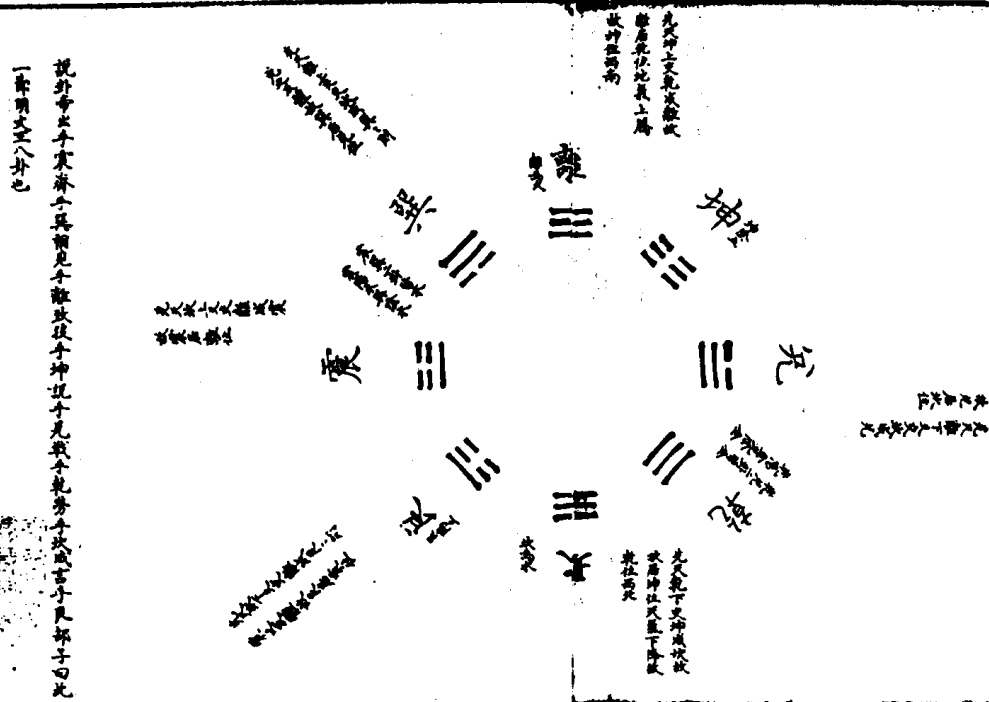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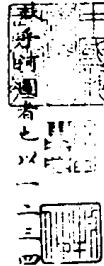
內層為氣乃人物所自立二層得氣之精為人
層氣以成形為物外層統天氣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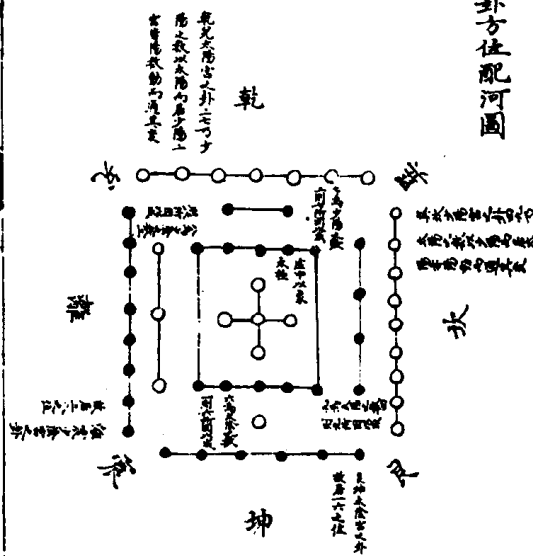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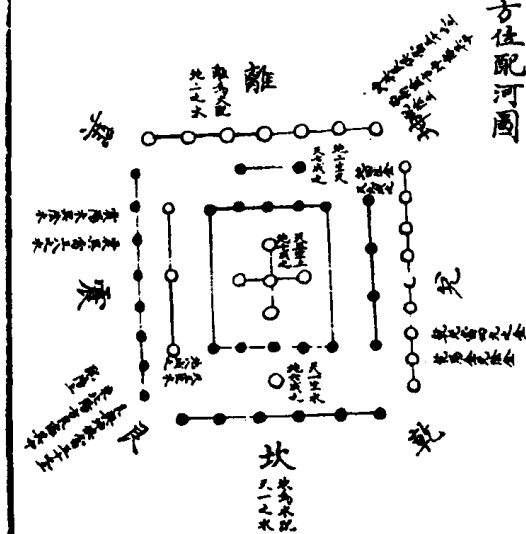
方圖分統類

地　人　物　天

文王後天卦圖解

文王承伏羲開天之緒造化體象已備無煩再立惟主切於民用而已其改易先天方位邵子謂其得易之用也取其大體而觀震坎艮得乾之陽者也皆在東北從陽位也巽離兌得坤之陰者也皆在西南從陰位也後天雖主於用而陰陽對待之體亦存焉至其流行之氣則不以奇偶相對為序而以陰陽易位為交陽上而陰下者二儀所以立體陰上而陽下者二氣所以絪縕也後天之易原本於先天而其神而明之使民宜之者豈復先天之易也哉試以乾坤二位考之乾南坤北此定體也後天置乾於西北置坤於西南者乾生於子而極於午坤生於午而極於子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然亦有乾坤交泰之義焉先天乾下交坤成坎襲坤位故天氣下降而乾位西北坤上交乾成離襲乾位故地氣上騰而坤位西南北乾坤所以易位也坎離得陰陽之中交之至正者也先天當東西之正位為出入之門戶後天當南北之正方代乾坤以為功然男北而女南者陰陽互藏其宅亦水火交而為既濟也此坎離所以立極也至若先天之震位東北今進而居離之東先天之兌位東南今進而居坎之西此乃因坎離之交而成也先天離下交坎則成兌故兌襲坎位離居南為夏兌居西次夏為秋先天坎上交離則成震故震襲離位坎居北為冬震居東次冬為春且震一陽下而二陰上兌一陰上而二陽下二氣交感矣陽主進以長為先陰主退以少為貴故震居東而主物之生兌居西而主物之成也其艮居東北巽位東南者此亦因坎離之再交而成也先天離上交

坎則成巽巽則兌之反也故巽襲兌位先天坎下交離則成艮艮則震之反也故艮襲震位且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其陰陽俱離故皆不當正位而居周中之偏矣後天變易先天方位大概不出乎此合而觀之後天卦位所以致變易之宗者則以坎離為本而其播五行於四時者則以震陽為先坎離秉乾坤之中氣震體得乾健之初陽坎離者乾坤二用以其中體不滯於一偏故能往來不定周流六虛震兌艮巽各因其變易而成體故在天成象而為日月在地成形而為水火日東出月西生水潤下火炎上陽從日陰從月故火西流而水東注孰非坎離之呈露哉於此見天心以中為用雖乾坤純陽純陰之體亦皆退居不用之地而獨貴乎坎離之中也魏伯陽以坎離為道紀綱而以參同合易朱子猶有取焉其亦有見於此與至於氣機出入則又主乎震之一陽故曰帝出乎震言震之能主萬物也又曰萬物出乎震言萬物隨震以為出入也震本坤體而得乾之初陽故長子代父以為政而五行四時聽命為功與坎離並陰矣文王後天而奉天時豈偶然哉

羲文卦位配河圖解

河圖者天地之法象八卦者聖人則[illegible][illegible]圖者也以一二三四定四象之位以七八九六定四象之數二者其數著矣至其規方為圓四正四隅設象各有體式者又豈出於河圖方位之外哉在伏羲開天立極其辨方正位必本河圖以布列即文王後天致用所以循環而迭運者無在非倣圖義以流行也故虛其中五以象太極之無為各主一道以定四正之位而補四隅之缺先後天兩圖並列而河圖之體用可驗矣河圖以生數統成數而各居其方故一六北而二七南三八東而四九西北以生成為偶也至其對待之位則以相因之序相配一居北二居南三居左四居右六七八九亦如之奇偶整齊為對也先天卦位俱準是以為宗其陰陽爻畫南北左右一一相對以乾坤坎離當四生數之正位惟四隅尚缺故移四成數補之而以震巽艮兌當為河圖以數之奇偶為對待八卦以爻之陰陽為對待也以邵子天地四象推之乾太陽離少陽坤太柔坎少柔四卦分居四正兌則以太陰而附太陽震則以少陰而附少陽巽則以少剛附少柔艮則以太剛附太柔四卦分居四隅四正為主四隅為輔其陰陽剛柔兩相附麗不依河圖生數統成數而各居其方之象哉然以先天八卦之位配河圖陰陽老少之數則離震艮坤同而乾兌巽坎異者離震艮坤陰之老少也陰靜而守其常乾兌巽坎陽之老少也陽動而通其變何以知之乾兌太陽宮之卦也九正為太陽之數四則九之所因以成者故河圖九四同宮巽坎少陽宮之卦也七正為少陽之數二則七之所因以成

者故河圖二七同宮圓圖於太陽宮乾兌二卦處河圖之二七而不處四九是以太陽之卦而當少陽之數矣於少陽宮巽坎二卦處河圖之四九而不處二七是以少陽之卦而當太陽之數矣所謂陽之老少動而通其變者此也艮坤太陰宮之卦也六正為太陰之數一則六之所因以成者故河圖一六同宮圓圖以艮坤居之數與位皆合也離震少陰宮之卦也八正為少陰之數三則八之所因以成者故河圖三八同宮圓圖以離震居之數與位皆合也所謂陰之老少靜而守其常者此也如後天卦圖雖與先天相反易然以五行次序觀之又未嘗不與河圖左旋生者符也河圖天一水而地二火坎離分居南北當之外此六卦則每二卦共當一象震巽當三八之木兌乾當四九之金艮坤當五十之土艮坤所以配中土者東北陽方艮處其中西南陰方坤處其中故以艮配陽土而以坤配陰土也合觀羲文圖象不依然在天之河圖哉

羲文六十四卦次序解

伏羲序六十四卦有圓圖復有方圖文王惟八卦圓圖而已六十四卦未之詳也文王豈缺此哉上下經次序即其圖矣孔子作序卦傳蓋為此也今以伏羲圓圖及文王序卦考之其配卦與陰陽爻畫所主各不同伏羲圓圖之序則分陰陽二方自復至乾陽漸長而陰漸消自姤至坤陰漸長而陽漸消卦位爻畫陰陽一一相配以正對為序也文王上下經之序惟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以正對為偶其餘五十六卦皆以一卦反覆為二卦兩兩相比以反對為序也原夫聖人作易以明道則六十四卦無非道也道豈有二乎哉而羲文正對反對所取不同者自古聖人各有易法如夏易首艮商易首坤其此六十四卦前後更置其序而作用遂有懸殊羲文兩聖人皆共見此道體而所以發明此道者各立一法以成能正對反對無非以陰陽作易而顯道耳何以明之夫子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道本無形寓於陰陽二氣陰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乃道也然是二者迭運而不已而盈虛消息之造化起焉昔之聖人有見乎此故舉易以名之是似一陰一陽之相易者以象道脉未可直以易為道也程子有云易字與道字不相似變易而後合道也是故陰陽相易之中有二義焉對者以立易之體所謂交易也又有變化相推者以致易之用所謂變易也無交易則道之體質不成無變易則道之功用不彰二者雖以一陰一陽相易而道之為體為用亦不越是而存矣伏羲欲舉道脉以示人故指一陰一陽之交易者懸其象於圓圖而以正對為序以乾坤中分左右圖

左屬陽圖右屬陰八卦爻畫圖以一陰一陽相對其餘五十六卦附列於八卦宮分內者亦皆以一陰而對一陽故自復至乾陽爻凡一百一十有二陰爻八十自姤至坤陰爻亦一百一十有二陽爻八十陰陽爻畫左右多寡適均其為正對確然矣且圖左以震艮兌乾為內卦皆自一陽而至純陽其外卦相配者陽爻則自无陽而至三陽陰爻則自三陰而至无陰陽漸長而陰漸消也圖右以巽坎艮坤為內卦皆自一陰而至純陰其外卦相配者陰爻則自无陰而至三陰陽爻則自三陽而至无陽陰漸長而陽漸消也陰陽以對立為體而消長之機亦寓焉伏羲以交易而示道體不已按圖可觀故文王繼先天而起則道體已備於前事矣推流行之用未彰故因貳以濟民行為急取一陰一陽之變易者分為上下二經而以反對為序陰陽變易自有相反之形即有相反之理每一體反覆而成二卦剛柔易位而吉凶生人事異宜而得失見矣上經三十卦其二十四卦以十二卦變易而成其不變者六乾坤坎離頤大過也下經三十四卦其三十二卦以十六卦變易而成其不變者二中孚小過也天道有必變之理聖人有能變之方變需為訟變泰為否變隨為蠱變晉為夷變家人為睽此不善變者也變剝為復變遯為壯變蹇為解變損為益變困為井此善變者也其義雖不可一例拘文王總示人以變易之機耳危伏平而易使傾欲人惧以終始不在一轉移間乎就小成八卦觀之不易者四反易者四乾離者天之陰陽坤坎者地之柔剛皆天地之正體故四卦不易若震兌皆陽儀中卦故為人之仁義艮巽則陰儀中卦反易震兌而為物象

故以二卦成四卦若雜體之五十六卦惟頤大過中孚小過四卦下易於皆以反易故用矣然變易之中如否泰隨蠱歸妹漸既未濟八卦可反對亦可正對文王所取惟以反對為義尚其變故也即上下經中不變之卦有八其體可正對然以變易言之乾變盡則為坤坎變盡則為離他卦莫不皆然是反對者可變而正對者未始不可變也程子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者文王序卦可以觀之矣要而論之易理在天地間有全體之易有隨時之易一陰一陽相對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此全體之易也一陰一陽遞遷上下无常剛柔相易此隨時之易也故伏羲圓圖象渾天之形以陰陽交易為序全體之易一舉目而道畢該矣文王因吉凶消長之理而示人以進退存亡之道故以隨時變易為序惟切於民用而已其於易之全體多不暇及惟七日來復八月有凶小往大來大往小來之類以他卦陰陽相對照餘卦俱無此義矣聖人作易以明道豈其偏有所廢哉先天者開後所未有後天者繼前聖所未備也交易變易立法不同其於明道則一也

伏羲正對圖

伏羲六十四卦圓圖左右陰陽相對今取其圖以相對為偶並列為正對圖

乾一　乾　坤

兌二　夬　剝

離三　大有　比

震四　大壯　觀

巽五　小畜　豫

坎六　需　晉

艮七　大畜　萃

坤八　泰　否

文王反對圖

文王序卦除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外餘卦俱一體反覆為二卦今依其序為反對圖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乾一　履　謙

兌二　兌　艮

離三　睽　蹇

震四　歸妹　漸

巽五　中孚　小過

坎六　節　旅

艮七　損　咸

坤八　臨　遯

乾一　同人　師

兌二　革　蒙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讀易述解 卷十二下 九

離三 離 坎

震四 豐 渙

巽五 家人 解

坎六 既濟 未濟

艮七 賁 困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坤八 明夷 訟

乾一 无妄 升

兌二 隨 蠱

離三 噬嗑 井

震四 震 巽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夬 咢

八卦分三才圖

不易者四卦 反易者四卦

離日　兌女反巽　坤地

乾天　震男反艮　坎月

説卦云兼三才而兩之三才者天地人也以八卦分之則乾為天離為日天道中之陰陽也坤為地坎為月地道中之柔剛也震為男兌為女人道中之仁義也艮巽則反易震兌而象物與是不易者天地之正反易者人物之交天氣運地形化男女得形氣之中故天交地而日有出沒地交天而月有盈虧人性本上震兌之陽物性本下艮巽之陰也

揲蓍倚數解

卦畫既成天地造化在聖人法象中矣使筮法不立將以何者為求卦之方乎故興神物以前民用而大衍之數起焉夫大衍者本河圖中宮五數以立本以五乘十為大衍之數五十是其策數也主其進退饒乏則惟以中五為宗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也夫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地數本多於天數而用以大衍則惟取中宮之五參以天而兩以地者何也天之陂易中宮倚之為一三五故乾為天而象取三連數則得九用九者敍之中正也地之數陰中宮倚之為二四故坤為地而象取六斷數亦得六用六者法地之中正也此用九用六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乎試以大衍之數考之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即其外七八九六之數皆因中宮參兩而成九則中宮一三五之積六則中宮二四之積也九與六分參天兩地而得之也少陽數七者中宮二五之積也少陰數八者中宮一三四之積也七與八合參天兩地而得之也其為數紛紜不齊本脉皆原於中五備其用四十有九亦用此參兩之數而已京房云天之生氣以虚來實故虚一而用四十九焉其分而為二以象兩非象此中宮之兩乎掛一以象三非象此中宮之參乎至於揲四則有過揲之策歸奇則掛扐之策又皆以參兩之法原其始而要其終而陰陽老少由是分焉何以明之四十九蓍去掛一之蓍則四十八以四約之為十二以十二約之為四四與十二展轉相因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者此也然掛扐數之原過揲數之委紀數者以簡御繁不以多制寡故專以掛扐定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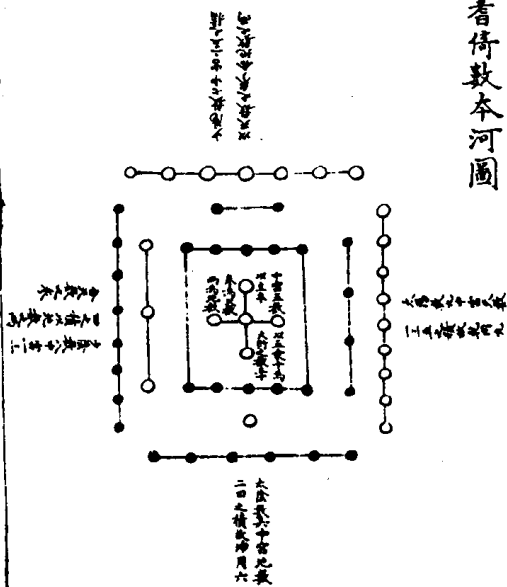
與相符揲蓍每三變而成一爻合三變掛扐之策以四與十二約之老陽掛扐十二策以十二約之得一則一之象以四約得三則☰之象也其過揲三十六策以十二約之得三則參天之象也以四約之得九則用九之象也老陰掛扐二十四策以十二約之得二則⚋之象以四約之得六則☷之象也其過揲亦二十四策以十二約之得二則兩地之象也以四約之亦六則用六之象也少陽掛扐二十策以十二約之得一餘八由老陰而息蓋陽之未成者也以四約之得五則☳☵☶之象也其過揲則二十八策以十二約之得二餘四亦陽之未成也以四約之得七即不用之七也少陰掛扐十六策以十二約之得一餘四由老陽而消蓋陰之未成者也以四約之得四則☴☲☱之象也其過揲則三十二策以十二約之得

二餘八亦陰之未成也以四約之得八即不用之八也夫老陽用九老陰用六者陽用其饒而陰用其乏也少陽數七少陰數八者七進而未饒八退而未乏也掛扐之數老陽少而老陰多二少則一進一退於其間陽畫奇而陰畫偶以少為貴也過揲之數老陽多而老陰少二少亦一進一退於其間陽爻實而陰爻虛以多為貴也至每三變而成一爻其掛扐多寡不同老陽掛扐十三策其可以得十三策而成老陽者為象十有二老陰二十有五策其可以得二十五策而成老陰者為象有四少陰掛扐二十有一策其可以得二十一策而成少陽者為象二十少陰掛扐十七策其可以得十七策而成少陰者為象二十有八合而計之為象凡六十有四適與重卦數等此皆參兩自然之法象豈私智所能及哉夫七八九六皆

河圖成數而命爻之義乾坤用九六而六子不用七八者何也蓋以九六有象而七八無象也以位則六子隱於乾坤之中以數則七八皆分九六之餘故惟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得奇者皆用乾之九得偶者皆用坤之六終無用七用八之道故曰九六有象而七八無象也然則六子者乃乾坤二卦之用九六者乃天地中正之數乾元資始坤元資生於此可見矣雖然聖人畫卦則分陰陽而兩之以其不可相無也至於揲蓍則必參天而兩地陽用其全而陰用其半豈陰陽有時偏勝乎聖人蓋觀於乾坤而知之矣文王彖乾曰元亨利貞言乾道大通而至正也其彖坤則曰利牝馬之貞若非牝馬則未必利矣以先迷後得則僅得於後以義利言則僅主於利以四方言則僅得西南其德常藏於乾之半即乾坤二象而觀

而陽饒陰乏可知矣所以然者太虛惟一元之氣因其有動靜消長而以陰陽二名判之其實皆統於天陽也試觀太陽為日而月與星辰亦各有其明焉疑與太陽敵也然月與星辰豈能自為明哉皆分太陽之光耳故凡有光者皆太陽也猶之凡有氣者皆乾陽也橫渠曰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又曰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地所以兩分男女剛柔而效之法也可謂溯其源矣

揲蓍倚數本河圖

揲蓍掛扐三變左右得數圖

掛扐之策初變不五則九二變三變不四則八皆以四約之一四為奇兩四為偶初變得五者除初掛之一而以四約之得一四則為奇得九者除初掛之一而以四約之得兩四則為偶二變三變不除初掛得四者以四約之得一四則為奇得八者以四約之得兩四則為偶是得五四皆為奇得八九皆為偶也而其所以得此五九四八者左右扐多寡不同朱子啟蒙有圖今從本而明之

初變

得五者三 初揲而可得五者有此三樣

中一策為掛而手分左右者為扐餘做此

得九者一 初揲而可得九者止此一樣

二變三變

得四者二 再揲而可以得四者有此二樣三揲同

得八者二 再揲而可以得八者有此二樣三揲同

掛扐三變左右六十四象圖

術三變掛扐所得之策或十三或十七或二十一或二十五只此四種皆以揲四之法約之一四為奇兩四為偶得十三者為三奇得十七者為兩奇一偶得二十一者為兩偶一奇得二十五者為三偶以策數之奇偶定陰陽之老少而其所以得此奇偶者左右扐多寡不同約有六十四象未予於象有圖今從表而明之

中一策為掛兩旁分左右者為扐餘倣此

三奇為老陽者十有二

此圖初變皆五二變三變皆四合之共十有三策除初掛之一以四約十二為四者三則得三奇為老陽而左右扐多寡不同其可以得十三策而成老陽之有此十二象

兩奇一偶為少陰者二十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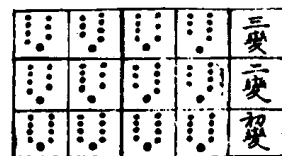
此圖初變或得五或得九二變三變或得四或得八合之皆為十七策除初掛之一以四約十六為四者四則得兩奇一偶為少陰而左右扐多寡不同其可以得十七策而成少陰者有此二十八象

兩偶一奇為少陽者二十

此圖一變或得五或得九二變三變或得四或得八合之皆為二十一策除初掛之一以四約二十為四者五則得兩偶一奇為少陽而左右扐多寡不同其可以得二十一策而成少陽者有此二十象

三偶為老陰者四

此圖一變皆九二變三變皆八合之俱為二十五策除初掛之一以四約二十四為四者六則得三偶為太陰而左右扐多寡不同其可以得二十五策而為太陰者有廿四象

三變	⁞●	⁞●	⁞●	⁞●
二變	⁞●	⁞●	⁞●	⁞●
初變	⁞●	⁞●	⁞●	⁞●

揲蓍觀變解

程子曰易者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聖人設爲筮法正教人從道之方也故觀變而後可以立卦可以生爻然是變也非卦爻所自有由蓍策而生之亦非蓍策所自有由天地而生也繫辭曰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是揲蓍之變由天地起矣然天地變化果何自而見乎日月往來寒暑代謝在天之變化也山川流峙品物動植在地之變化也所謂成象成形者也而其形象之所以生成者皆原於氣數以爲端即河圖五十有五之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合氣數與形象則天地之變化從可識矣聖人作爲大衍之法參天兩地而倚數蓍策之變起焉所以效氣數於天地也由是參數爲奇兩數爲偶而陰陽老少可分爻畫動靜以立所謂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於此不既然哉是蓍策效天地之氣數卦爻效天地之形象聖人觀變立卦雖觀變於蓍策而實觀變於天地矣且大傳所云參伍以變者總卦扐過揲而言不惟得九六者爲變即得七八者皆云變也乃玩占之法獨以九六爲變而七八不與焉蓋求卦在蓍策參伍無非變化入用在爻畫老少必有攸分天下之物老變而少不變榮落生死寒暑晝夜皆以老而變也故以動者尚其變必於老陰老陽取之周公以九六繫諸爻辭即其義也凡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有變者則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朱子云貞者事之始悔者事之終貞事在我悔事在人也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占仍以上爻爲主觀其變之極也三爻變占本卦及之卦彖辭又就卦變圖

觀三爻變卦如所變之卦在前十卦內則主本卦彖辭在後十卦內則主之卦彖辭二卦彖辭必以一卦為主者以二彖占辭不同無以主之則不知所決矣又有前後十卦之分所主不同者變在前十卦內則本卦分數尚多故主本卦變在後十卦內則離本卦分數已遠故主之卦也若四爻五爻變則變卦分數愈多故以之卦為主而不復滯本卦矣故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筮法以少為卦主四五爻變則動者多而靜者少故反以靜為主然亦於之卦取之卦離其本而爻反歸靜矣六爻俱變乾坤占二用餘占之卦彖辭然則變在三爻以前則尚用本卦而以變爻為主變在三爻以後則全用之卦而以不變爻為主此皆變之見於卦爻者也抑思卦爻之變果何自而來乎寔由蓍策出也倘無蓍策之變則本卦不立安有之卦可求變爻未形安知不變者所在此揲蓍求卦必以觀變為先也然筮法一也或云數或云變實非二事而立言不同者就分布蓍策時微有虛實之辨耳當掛扐歸奇左右先後更相反覆以不齊而要其齊其數未有定也特名之以變而已所謂參伍以變者是也及其三揲以後奇偶多寡已形而七八九六可分將由變而得數所謂錯綜其數者是也變者人事推移之作用數者天地參兩之實算也二者本同一事其名義各有當耳至於爻畫之變則又在錯綜其數之後從陰陽老少而分不可與蓍策相淆也嘗考易中言變有專言之者有兼言變化者朱子於成象成形與剛柔相推之變化則云陰變陽化於天數地數之變化又云陽變陰化如邵子經世亦云天變地化周子太極則云陽變陰合大抵變化各因所主重輕而分非有定屬也即如專言變而不言化則中兼有陰陽可曰變化各有專屬而陰陽但舉其一偏乎

衍變互體解

繫辭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方主静圓主動静則純動則雜用蓍以决吉凶者必於動雜求之故曰以動者尚其變是觀變不可不盡也不特一卦之動爻有象即一爻之動而六十四卦可遍變而交通又曰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蓋中四爻本以發揮本卦亦可旁通他卦以四位相雜而成六爻以兩體相雜而成一卦而互卦生焉已則衍變與互體二者其法亦須兼明而後可以盡蓍德之圓而為神以知來矣原夫卦變之説皆以觀陰陽之升降而定人事之吉凶朱子有卦變圖自一陰一陽積而至於五陰五陽以乾姤遯否觀剝坤復臨泰大壯夬十二卦為主逐爻遞變以窮其物此自已成之卦體而觀其變非揲蓍求卦之

變也若焦贛衍變之法則以八純卦分宮自初爻遞變至五而極三變而對待著五變而本體隱生於上爻不復受變而八純卦居之復自上衍下而以四為遊魂三為歸魂莫不有真主之理自然之象為其六變皆以世名者蓍法以三揲而成爻天道以三十年為一小變而有世之名焉命爻以世蓋以紀陰陽之變也其上不受變者上乃百世不遷之宗廟而五亦不再變者圖書皆五居中央故位以五貴遂為不祧之大宗以上承祖考一而下衍雲仍矣四再變而為遊魂躰藏於用日月遞天地之精魄寒暑代天地之化功所謂遊魂為變也三再變而為歸魂物窮必反其初老子云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静々曰復命歸魂反本其生々不息之機乎又以坎戊月精離己日光取其盈虧以象八卦而為納甲之法其說莫詳於東漢魏伯陽實亦天地自然之法象也至若互體之說卲子有之其言曰卦用六爻乾坤主之爻用四位坎離主之蓋循天於昏曉不生物而日中生物地於南北不生物而中央生物也今據先天圓圖取為互法去其初上以中四位互之每有兩卦相同左方自乾至復三十二卦右方自姤至坤亦三十二卦取而互之各得十六卦皆以兩卦中四位相同而縮成一卦實由六十四而三十二也蓋自太極肇判氣以成形乃由一而生二及夫兩儀既奠則形交氣感復合二而生一斯造化之機緘大易之精蘊也按其二躰之序上則乾一至坤八兩々相對下則乾一至坤八四運迭周自然而然條理不紊誰為之哉造化之自然也復以此再互之左右各得八卦乾坤既未濟四々相比共十六卦皆以四卦縮成一卦實由三十

二而為一十六也夫造化以乾坤坎離為主故再互之卦則乾坤坎離各遝八躰其在下躰則乾離坤坎分先後以著先天之躰其在上躰則乾坎離坤明交錯以終後天之用也再以十六卦互之則展轉相因俱成乾坤既未濟而不復為他卦易首乾坤而終既未濟之意不更可見乎親而言之子午當陰陽之極故兩互而乾坤之位皆不易所以定上下之位也卯酉當陰陽之中故一互而坎離為復姤再互則復姤歸乾坤卲子曰乾坤為大父母坎離復姤為小父母以圖按之諸義皆備矣然互躰既分上下則上下亦有中位正躰以二五為上下卦之中故多譽多功互躰以三四爻為內外卦之中本多凶多懼君子以恐懼修省而能變化其氣質則亦可成位乎其中矣故三四之中由變而成也觀互躰之中爻而進德修業

之道不即此而具哉

衍變圖

合當衍爻以大衍作法也雖非揲蓍所用然五爻而封作者五爻而本體應其法與十有八變
卦五有發明從自上而下以四爲遊魂三爲歸魂皆有自然之理故列此圖以表明其義

乾　姤　遯　否
觀　剝　晉　大有
坎　節　屯　既濟
革　豐　明夷　師
艮　賁　大畜　損

睽　履　中孚　漸
震　豫　解　恒
升　井　大過　隨
巽　小畜　家人　益
无妄　噬嗑　頤　蠱
離　旅　鼎　未濟
蒙　渙　訟　同人

坤 復 臨 泰

大壯 夬 需 比

兌 困 萃 咸

蹇 謙 小過 歸妹

八卦分宮持世圖

	乾	坎	艮	震	巽	離	坤	兌
上爻世	乾	坎	艮	震	巽	離	坤	兌
五爻世	剝	豐	履	井	蠱	渙	夬	謙
四爻世遊魂	觀 晉	革 明夷	睽 中孚	升 大過	無妄 頤	蒙 訟	大壯 需	蹇 小過
三爻世歸魂	否 大有	既濟 師	損 漸	恒 隨	益 蠱	未濟 同人	泰 比	咸 歸妹
二爻世	遯	屯	大畜	解	家人	鼎	臨	萃
初爻世	姤	節	賁	豫	小畜	履	復	困

互卦圖

外層本方天圖圖六十四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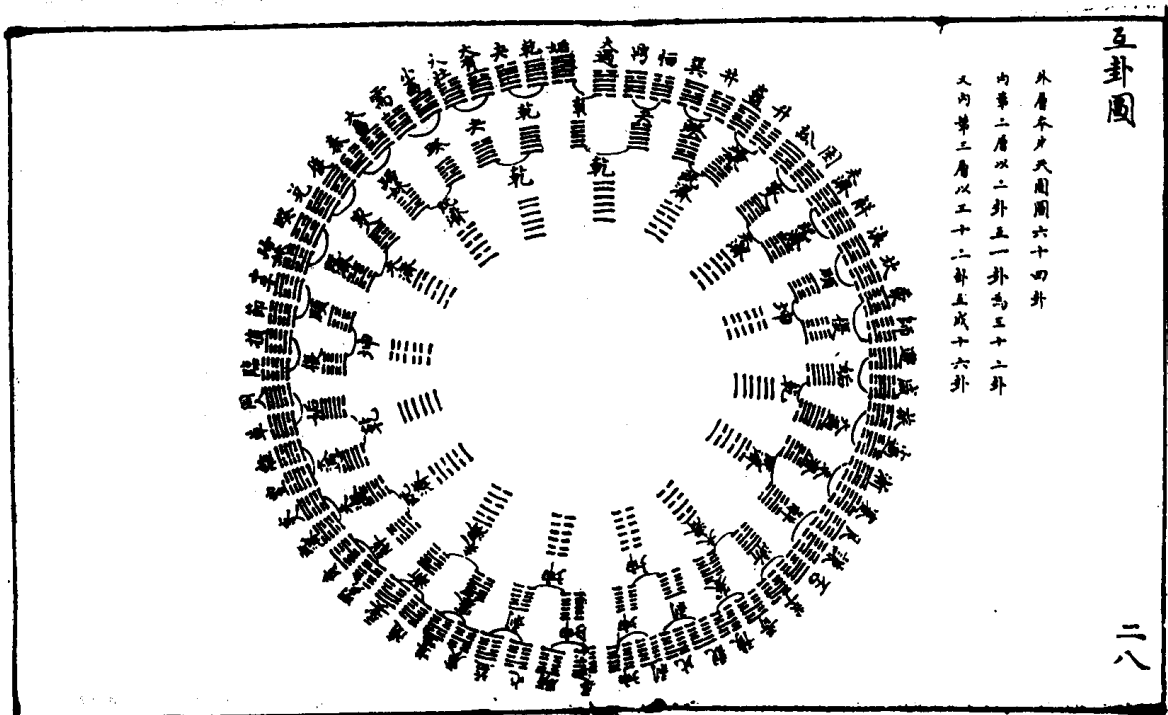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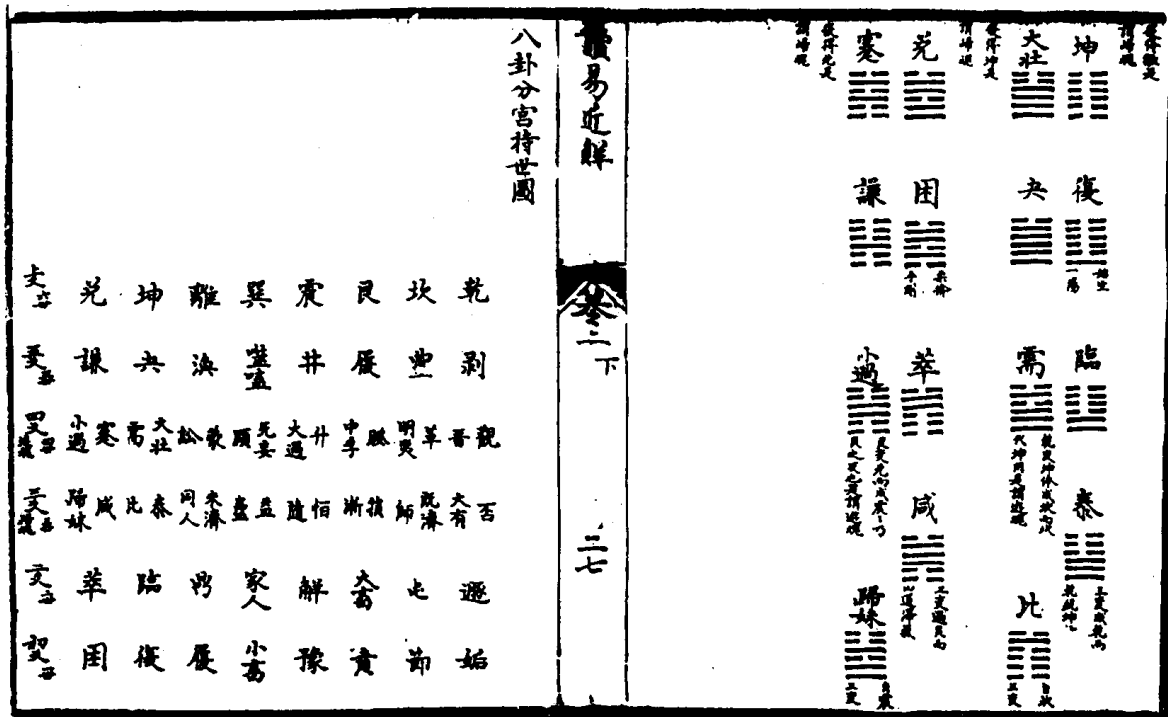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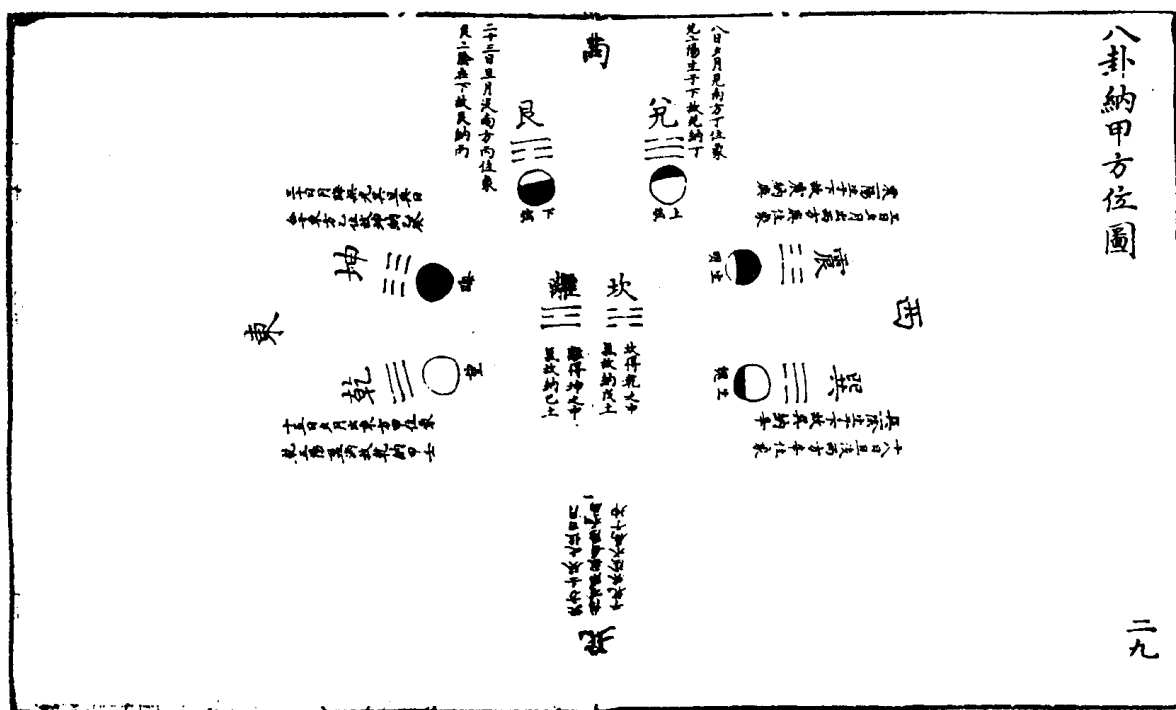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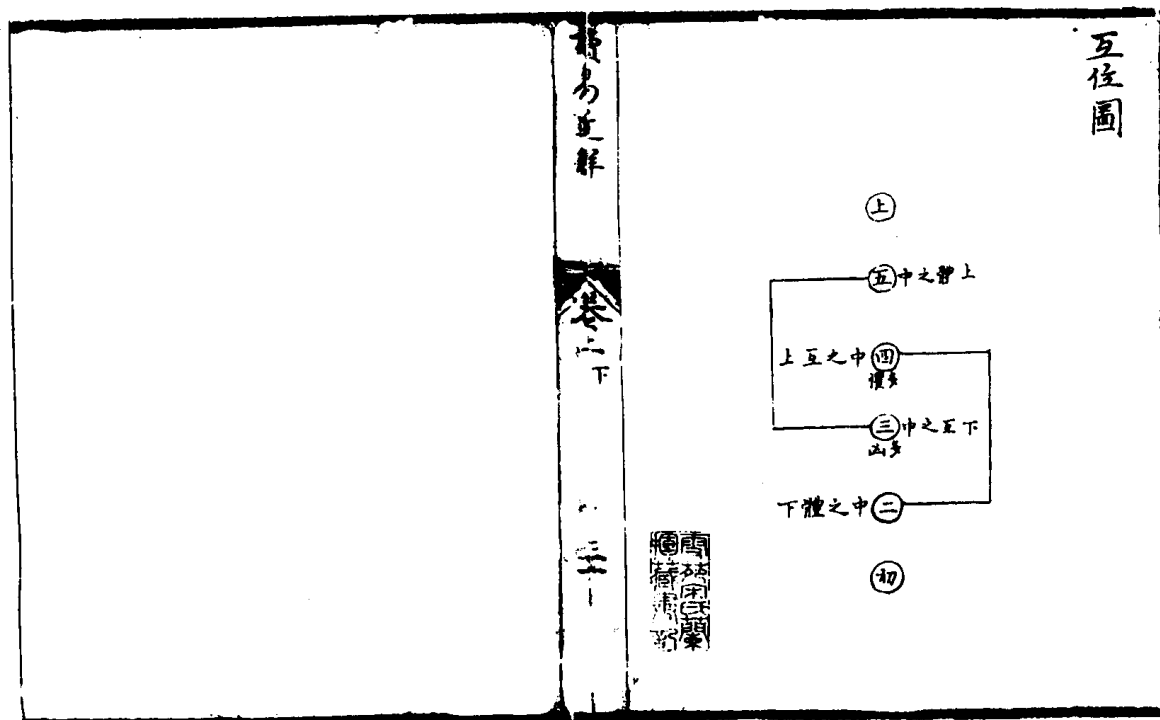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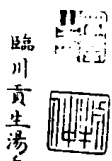
內第二層以二卦互一卦為三十二卦

又內第三層以三十二卦互成十六卦

八卦納甲方位圖
南
東
西
北
兌
八日夕月見南方丁位象兌之陽生于下故兌納丁
艮
二十三日旦月見南方丙位象艮之陰在下故艮納丙
震
巽
坤
乾
坎
離
坎得乾之中畫故納戊土
離得坤之中畫故納己土
二九

互位圖
上
五
上體之中
四
上互之中
三
下互之中
二
下體之中
初

上下篇義解一

臨川貢生湯秀琦著

文王序卦程子謂陽盛居上篇陰盛居下篇此不易之定論矣程子又言諸卦之變皆自乾坤嘗試執其說而細推之陰陽皆以乾坤為主一陰一陽之卦二陰二陽之卦乃乾坤之分體三陰三陽之卦雖非乾坤而即乾坤

也所謂乾坤其易之縕其易之門乎故易中序卦陰陽布列或一陰一陽或二陰二陽必有三陰三陽之卦以統之三陰三陽之卦凡二十惟既未濟為坎離之交其餘十八卦皆乾坤之變以統御六子也揲蓍以十八變而成卦序卦亦以十八變而成易皆陽九陰六之數也其諸卦序次之例則以陰陽之卦相間而行上經陽盛則先陽卦而後陰卦下經陰

陰卦而後陽卦每陰陽各兩卦相間者取交易變易之義亦三才皆兩故也但一陽之卦皆在上經即一陰之卦亦惟夬姤在下其餘卦亦在上一陽者固以一陽而統衆陰一陰者亦有乾體而為陽盛惟姤陰生於下夬陰極於上乃居下經耳故下經惟二陰二陽分布而以三陰三陽統之也試詳分之上經首乾坤以陽為主故序卦皆先陽而後陰屯蒙二陽需訟二陰師比一陽小畜履一陰此八卦皆統於乾坤也乾坤一變而為泰否繼之以同人大有一陰謙豫一陽四卦先陰而後陽共以同人大有乾體謙豫坤體亦先陽後陰也此四卦泰否統之乾坤再變而為隨

蠱繼之以臨觀二陽三變而為噬嗑賁繼之以剝復一陽无妄大畜二陰乾坤再變之隨蠱三變之噬嗑賁所統多寡之不同者乾坤泰否皆乾坤正躰故乾坤所統者八卦泰否所統者四卦隨蠱則乾坤雜居噬嗑賁則乾坤分布氣不能无純雜則所統不能无多寡猶律呂再生之黃鍾不及九寸也成乾坤之用者莫若坎離以其乾坤之中氣也大過外二陰似坎頤外二陽似離又皆正對不變之卦故與坎離並序而為上經之終此上經三十卦先陽後陰之大略也下經首咸恆雖由艮巽震兌而成而寔乾坤之

況二卦皆有乾互躰存其中謂非乾坤主之乎但下經陰盛故序卦每先陰而後陽遯大壯二陰晉明夷二陽家人睽二陰蹇解二陽此八卦皆咸恆統之咸恆所統之卦與乾坤所統同者序卦以夫婦配天地

上下經之首也乾坤五變而為損益損益互躰有坤亦咸恆互躰有乾意迺繼之以夬姤一陰萃升二陽六變而為困井繼之以鼎革二陰震艮二陽

變各統四卦其數適均與上經泰否所統者同至七變而為漸歸妹八變而為豐旅繼之以巽兌二陰九變而為渙節此三變或有所統或無所統其序不同者亦猶上經隨蠱之後所統多寡不同蓋漸歸妹豐旅渙節程子謂其皆陰盛之卦雖三陽三陰而序於下經之末則不能多有所統矣至中孚內二陰似離小過內二陽似坎又皆正對不變之卦與上經頤大過相為表裏故合之坎離之交而以既濟未濟終焉此下經三十四卦先陰後陽之大略也嘗合上下經考之三陰三陽之卦上經會遇凡三下經會遇凡六下所以多於上者易分三才上為天道中為人道下

爲地道以上經配天道則下經配人道地道矣三陰三陽每會遇則成兩卦會遇凡九則成卦凡十八矣以之分配三才則天地人各得六卦合之亦十有八變也下所以多於上者邵子云大數不足而小數常盈大者不可見而小者可見雖然陽盛居上陰盛居下此就卦體言耳若以三百八十四爻分之則上經一百八十爻陰多於陽者八下經二百四爻陽多於陰者八以卦言則陽盛於上而陰盛於下以爻言則陰多於上而陽多於下矣蓋乾坤流行之氣陰陽互根未嘗判然而爲陰陽亦未嘗判然而爲盛

程子陰盛陽盛之義尤貴變通以盡其旨又按易中以十二卦陰陽消長配十二月自乾純陽配四月坤純陰配十月外其餘復臨泰大壯夬五陽長卦姤遯否觀剝五陰長卦分列於上下經者亦各有陰陽順逆之序焉上經自泰正月臨十二月復十一月陽月逆數已往自否七月觀八月剝九月陰月逆推未來下經自遯六月姤五月陰月順數已往自大

夬三月陽月逆推方來其所以分布順逆者不依然陽盛陰盛之義哉

程子上下篇義圖

程子上下篇義謂文王序卦以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又於其中分一陰一陽二陰二陽三陰三陽以卦與爻畫之上下盛衰爲斷而序卦次第始爲有據今依其義列爲圖以表之

上篇

首乾坤　天地之道陰陽之本

乾　坤

終坎離　坎離陰陽之成質

坎　坎陽生於下而盛於上又二体皆陽

離　離二体上下皆陽陰實麗焉

卦　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故一陽之卦皆在上篇

師　謙　豫　比　四卦皆一陽

復　陽生於下

剝　陽極於上　以卦言則陰長陽剝以爻言則陽極於上又一陽爲衆陰主也

一陰之卦　卦一陰五陽者皆有乾又陽衆而盛故一陰之卦皆在上篇

小畜　履　同人　大有　四卦皆有乾

卦　二陽之卦一陽生於下而盛於上又二体皆陽之卦皆在上篇臨陽長觀陽盛雖有坤而居上

屯　蒙　頤　三卦皆陽生於下而盛於上又二体皆陽　頤卦陽居上下統綱於陰亦來皆陽

觀　陽盛於上

臨　陽長於下

二陰之卦　卦二陰者有乾則陽盛可知无乾而爲盛者大過陽盛於中上下之陰弱也

需　訟　无妄　大畜　四卦皆有乾

大過　陽盛於中陰居上下不能主制於陽而反弱

三陽三陰之卦　卦三陽三陰者敵也則以數爲勝陰陽尊卑之義男女少長之序天地之大經也

泰　否　乾坤交

蠱　少陽居長陰上

賁　少男居中女上

隨　噬嗑　二卦男下女非女勝男也隨震剛來而下柔噬嗑震柔得中而上行長陽非少陰可敵以長男下中少女故為下之

下篇

首咸恒　咸恒夫婦之道生育之本

咸　二少相感男下女

恒　陽夫正位陰反居尊

終既濟未濟　既濟坎離之交未濟坎離之合陰陽之成功

既濟　未濟　二卦皆有坎陽為陰陷又與陰卦並　未濟女在男上陰勝

一陰之卦　卦一陰五陽者皆有乾姤陰生夬陰雖有乾而居下

姤　陰生於下

夬　陰極於上

二陽之卦　卦二陽者有坤則居下篇小過无坤陰過之卦也然陽生於下而不達於上又有陽而下无陽晉萃蹇蒙皆居下篇

晉　明夷　萃　升　四卦皆有坤

小過　二陽二陰中位為陽

震　解　二卦陽生於下而不達於上但夬五位又陰衆而陽寡

蹇　艮　二卦有陽而下无陽无本也　震艮以卦言陽之以爻言則始更微之震之上艮之下无陽也

二陰卦　二陰之卦二体俱陰二陰之卦皆在下篇雖陰長大壯陰盛雖有乾而居下

家人　睽　革　鼎

巽　兌　中孚　七卦二体俱陰

遯　陰長於下

大壯　大壯以卦言則陽長而壯以爻言則陰盛於上

三陽三陰之卦　三陰三陽者陰陽所陷陰反居尊女在男上陰之勝之皆居下篇

困　女在男上

井

渙　女在男上

節　四卦皆有坎陽為陰陷又與陰卦並

損　歸妹　豐　三卦陽夫正位陰反居尊

益　漸　旅　三卦女在男上陰之勝也

廣程子篇義圖

程子上下篇義止分陽盛居上陰盛居下而一陰一陽二陰二陽三陰三陽六十四卦次第尚未甚分明故復列此圖以廣之亦本程子意也

上篇　卦以陽盛者居上故序卦皆先陽後陰

首乾坤　乾坤爲易之門統御諸卦經中三陰三陽之卦皆乾坤变体故一陰一陽之卦與二陰二陽之卦分布必以三陽三陰卦統之

乾　坤　乾坤以下所統凡八卦

屯　蒙　二陽

需　訟　二陰

師　比　一陽

小畜　履　一陰

乾坤初變泰否　泰否以下所統凡四卦

泰　否

同人　大有　一陰　此二卦有乾故陰先於一陽

謙　豫　一陽　此二卦有坤故一陽後於一陰

乾坤再變隨蠱　隨蠱以下所統凡二卦

隨　蠱

臨　觀　二陽

乾坤三變噬嗑賁　噬嗑賁以下所統凡四卦

噬嗑　賁

剝　復　一陽

无妄　大畜　二陰

終坎離

頤　上下二陽　似離

大過　上下二陰　似坎

坎　離

下篇　卦以陰盛者居下故序卦皆先陰後陽

乾坤四變咸恒　咸恒以下所統凡八卦

咸　恒　亦五體有乾故為下經之首

遯　大壯　二陰

晉　明夷　二陽

家人　睽　二陰

蹇　解　二陽

乾坤五變損益　損益以下所統凡四卦

益 二卦互體有此

姤 一陰　升 二陽

乾坤六變困井 困井以下所統四卦

困　井

鼎 二陰　艮 二陽

乾坤七變漸歸妹 漸歸妹二卦雜二陰二陽陰爻居尊无所統

歸妹

乾坤八變豐旅 豐旅以下所統凡二卦

旅

兌 一陰

震艮巽兌四卦本八卦統體反統於諸變卦者以成卦之體言則四卦爲統體以陰陽合重言則四卦爲陰盛反統於二陰二陽之

乾坤九變渙節 渙節亦雜二陰二陽以其陰盛之卦故序下經之末无所統

節

未濟 既未濟爲坎離交合

中孚 內二陰似離

小過 內二陽似坎

未濟

陰陽卦分居上下篇

一陽之卦六

復　師　謙　豫　比　剝 六卦俱居上篇

一陰之卦六

小畜　履　同人　大有 四卦居上篇

夬　姤 二卦居下篇

二陽之卦十有五

屯　蒙　臨　觀　頤 六卦居上篇

震　艮　晉　明夷　蹇　解　萃　升

小過 九卦居下篇

二陰之卦十有五

離　需　訟　无妄　大畜　大過 六卦居上篇

巽　兌　遯　大壯　家人　睽　革　鼎

中孚 九卦居下篇

三陽三陰之卦二十

泰　否　隨　蠱　噬嗑　賁 六卦居上篇

咸　恒　損　益　困　井　漸　歸妹

豐　旅　渙　節　既濟　未濟 十有四卦居下篇

八重卦分居上下篇

乾八卦

乾　大有　小畜　需　大畜　泰　六卦居上篇

夬　大壯　二卦居下篇

兌八卦

履　臨　二卦居上篇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六卦居下篇

離八卦

同人　離　賁　三卦居上篇

革　豐　家人　既濟　明夷　五卦居下篇

震八卦

无妄　隨　噬嗑　屯　頤　復　六卦居上篇

震　益　二卦居下篇

巽八卦

大過　蠱　二卦居上篇

姤　鼎　恒　巽　井　升　六卦居下篇

坎八卦

訟　坎　蒙　師　四卦居上篇

困　未濟　解　渙　四卦居下篇

艮八卦

謙　一卦居上篇

遯　咸　旅　小過　漸　蹇　艮　六卦居下篇

坤八卦

否　豫　觀　比　剝　坤　六卦居上篇

萃　晉　二卦居下篇

上下篇義解二

上下篇義程子可謂精矣然於序卦先後次第尚有略而未盡者則雙湖之說有可得而相益焉其說本先天圓圖以乾坤坎離四正卦主上經以艮巽震兌四隅卦主下經而皆以坎離爲二篇之終蓋以卦象取義則於先後次第尤爲分明大抵程子陰盛陽盛則義在卦體雙湖主先天圓圖則義在卦象夫子作象傳不出體德象变四者序卦之義於卦德卦变無取而卦體卦象則皆顯而可據者也故程子雙湖各祖一義以爲說其言若不相因其義則互相發也今復取雙湖之說而推之則易之爲序亦君子所居安而樂玩者也試言之上經以乾坤爲主而六子從之下經以艮兌震巽爲主而乾坤坎離臨之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故易首乾坤者本也太極動而生陽則乾陽先行震坎艮三男之卦得乾之陽者也最先會遇而成屯蒙三男代父而生物之功見矣故序卦曰屯者物之始生也蒙者物之穉也坎得乾父中氣故天一之水爲功尤多乾遇之而成需訟坤遇之而成師比中男先從父母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巽兌二女雖得坤陰而必助陽以成功故乾遇巽兌而成小畜履至是陰陽合德而剛柔之體幾備矣故乾坤自相遇而成泰否然巽兌二女入用而離猶未用也故乾又與離遇而成大有同人至是而三女之卦全用矣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陽用六子於先坤陰必有以代終於後故坤遇震艮二男而成謙豫然前此皆乾坤分遇男女而男女尚未交相遇也何以变化既成萬物乎故震兌巽艮男女少長交相遇而成隨蠱二卦本三陰三陽由泰

否而变乃乾坤雜居然正隱其乾坤之體而六子之用也坤前此遇三男矣猶未遇三女也故坤又與巽兌遇而成臨觀至若噬賁二卦乃隨蠱之变乾坤之三陰三陽分布也而其卦象則艮震與離少長二男而遇中女亦隱乾坤之體而成六子之用與自此以下則六子分見迭出坤遇震艮而成剝復乾遇震艮而成无妄大畜震艮自相遇而成頤巽兌自相遇而成大過最後則中男中女對乾坤而成坎離矣通上經三十卦除乾坤坎離四純卦外乾遇六子者八坤遇六子者八乾坤自相遇者二六子自相遇者八皆乾坤爲主而六子從之也下經首咸恒以震艮巽兌四隅卦爲主而咸恒以三变成三局自遯至解八卦震艮巽兌遇乾坤坎離於是反易咸恒而爲損益此初变之第一局也自夬至鼎八卦巽兌遇乾坤坎離於是分體咸恒上下二體爲漸歸妹此再变之第二局也自豐至節六卦艮震巽兌遇坎離於是交互咸恒上下之體爲中孚小過此三变之第三局也然後坎離交攝之既濟未濟終焉此三局之中其变通又有三節不可不知也晉明夷二卦以離遇坤在震艮遇乾局內以例推之繼大壯以震艮遇乾則此二卦非以震艮遇坤則當以巽兌遇坤矣乃变而以離遇坤者以震艮遇坤當成謙豫剝復皆一陽之卦序在上經以巽兌遇坤當成臨觀萃升臨觀則陽盛陽長俱序上經萃升又坤體所止之卦不得序此故取晉明夷當之以二卦互體有震艮故也次則序震艮二純卦在鼎革之後以八卦純體而序於離體之中者何也緣此一局乃巽兌遇乾坤坎離獨無震艮故特序震艮於此以見六子助乾坤功用無遺而不相遇

也又次則序巽兌二純卦在豐旅之後其相離更甚於震艮矣聖人豈無意哉蓋此局震艮巽兌遇坎離獨無乾坤乾脉已止於夬姤坤脉已止於萃升矣然乾坤所止之卦非與巽兌相遇而成者乎乾坤既止於巽兌見巽兌即見乾坤矣故以巽兌二純卦序此局之中亦以代乾坤之用也嘗考乾坤二脉居上經者各十卦居下經者各四卦然乾脉至夬姤而止坤脉至萃升而止皆與巽兌相遇者何也此義亦取於先天圖也先天兌位東南由二陽進而為乾之三陽巽位西南由三陽退而生坤之一陰二卦陰陽之始終也乾陽也故繞巽兌而樂其所由成坤陰也故會巽兌而反其所自始亦陽用全而陰用半之義與通下經三十四卦除震艮巽兌四純卦外震艮巽兌遇乾者四遇坤者二遇坎遇離者各六震艮巽兌自相遇者八離遇坤者二坎離相遇者二皆震艮巽兌為主而乾坤坎離臨之也

胡雙湖上下篇義圖

雙湖上下篇義以先天圓圖四正卦乾坤坎離主上經即以乾坤統之故乾坤凡三變四隅卦兌艮震巽主下經而以咸恒統之故咸恒凡三變皆以先天六子取象而序卦次第尤詳今依其義列圖以明之

上篇

首乾坤 乾坤為上經之首卽為上經之主而終之以坎離餘震巽艮兌與坎離之餘皆其遇之

乾　坤　屯　蒙 震坎艮三男之卦先會而成屯蒙三男代父而生物之功見

需　訟　師　比 坎與乾會坎為中男故乾遇之而成需訟坤遇之而成師比中男見從父之意也

小畜　履 巽兌二女助陽成功故乾遇巽兌成小畜履

乾坤一變

泰　否 乾坤之交陰陽交不交也

謙　豫 坤遇震艮二男成謙豫

同人　大有 乾與離遇成同人大有主是其象合同矣

乾坤再變

隨　蠱 乾坤之三陰三陽雜居也

臨　觀 坤前與遇二男其猶未遇二女今與巽兌遇而成臨觀

乾坤三變

噬嗑　賁 乾坤之三陰三陽交錯也

剝　復 坤遇震艮成剝復

无妄　大畜 乾遇震艮成无妄大畜

頤 震艮自相遇成頤

大過 巽兌自相遇成大過

終坎離

坎　離 以先天圓圖四正卦主上經故首乾坤終坎離

下篇

首咸恒 咸恒為下經之首卽為下經之主本先天圓圖四隅卦之震巽艮兌也終之以既濟未濟亦坎離也餘乾坤坎離皆其遇之

咸　恒

自遯至解八卦震巽艮兌過乾坤坎離咸恆變為損益初變第一局

遯　大壯（震艮過乾為大壯亦為父臨二男）

晉　明夷（以離過坤成晉明夷按前亦卦並壯以震艮過乾遯界家人睽以巽兌過離蹇解以震艮過坎則此局以震艮巽兌過乾坤坎離明夷兒亦當以震艮巽兌過坤而成）

家人　睽（巽兌過離成家人睽）

蹇　解（震艮過坎成蹇解）

損　益（咸恆之初爻變而艮上兌下為損恆變震而巽下震下為益猶上經之泰否）

自夬至歸妹八卦巽兌過乾坤坎離咸恆變為漸歸妹再變第二局

夬　姤（巽兌過乾成夬姤亦為父臨二女　乾體止兌）

萃　升（巽兌過坤成萃升亦為母臨二女　坤體止兌）

困　井（巽兌過坎成困井）

革　鼎（巽兌過離成革鼎）

震　艮（此局以巽兌過乾坤坎離獨兒震艮故將序震艮二純卦於此以見六子助乾坤功用无不相過）

漸　歸妹（咸恆之再變咸恆下二體合為漸上二體合為歸妹猶上經之隨蠱）

自豐至節六卦震艮巽兌過坎離成恆變為中孚小過三變第三局

豐　旅（震艮過離成豐旅）

巽　兌（前局以六子過坎離獨兌乾坤體止於兌坤體止於巽此以巽兌而上之故以巽兌純卦序此局上乾坤之前）

渙　節（巽兌過坎成渙節）

中孚　小過（咸恆之三變咸恆上下二體交互而成猶上經之頤大過）

終既濟未濟

既濟　未濟（坎離交接水火乾坤之用而陰陽之中氣也）

上下篇義解三

伏羲畫卦有橫圖以象卦畫之成又有圓圖以象卦氣之運易之全體此二圖盡之矣文王演易據二圖而為之序可也乃今上下二篇但略祖先天八卦圓圖方位以定上下經之始終而乾坤六子相重之序與先天六十四卦圓圖全不相類文王豈故與伏羲背馳哉蓋先天二圖則八卦各有宮分止於其方不見乾坤六子神妙萬物之功故文王以陽盛居上陰盛居下而濟陰陽上下之分定以乾坤統六子又以六子過乾坤而陰陽闔闢之氣通且雷風山澤水火皆陰陽之用也雖各有定位而其往來交錯於天地間者未嘗不隨乾坤之運而時有厚薄盛衰之不同伏羲圓圖取象於陰陽之升降文王序卦又取象於陰陽之變易也備之後天八卦方位改易先天對待之體而成五氣順布之用也且文王不拘六十四卦圓圖蓋以序卦當之矣雖然不特文王不徇伏羲也即孔子豈嘗徇文王哉試觀六十四卦彖傳非盡文王本旨也其後序卦雜卦二傳文王序卦祖先天圓圖孔子雜卦又主先天方圖聖人非好為異也蓋易書者陰陽之影象也陰陽之變動不居可方可圓可上可下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豈能拘守成說以盡之哉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予嘗即程子雙湖上下篇義又得卦畫蓍策之道焉易之為書卦畫以立象蓍策以盡變故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易之功用盡此矣故蓍策之法十有八變而成卦程子亦以乾坤三陰三陽之卦十有八變而統全易蓋蓍法以一卦而變六十四卦程子又以六十四卦而體一卦之變

也卲子經世以一歲之小運而象天地始終之大運其亦取諸此與卦畫之數兼三才兩之而成六變湖亦以上下六變而主全經是以二篇配卦躰之上下而以六变效三才之兼兩也卦以觀象蓍以玩变二法不具見於此哉

卦名解

學易者但據聖人已成之說遇乾則曰健焉而已遇坤則曰順焉而已抑知乾坤之名與健順之義果何自而起乎上古聖人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有開物成務之意而無以傳之也於是立象以畫意焉卦之始作象焉而已觀象而吉凶可知矣然觀象會意非上智不能中古聖人始為稱名以表之而六十四卦之名生焉名者所以顯乎其象也有名而後有義卦之所由以成者也因其名而求其義而卦之性情德業生焉此乾之義為健坤之義為順而六十四卦之義皆緣是以通其变蓋有象而後有名有名而後有義凡三累而卦之名義始全此伏羲文王孔子所以為功於易者可不分別其源流哉嘗試取而論之立象以畫意者伏羲之易也其時有卦畫而無文字其示人吉凶者惟圓圖與方圖而已凡氣化之消長人事之得失皆具於二圖方圓動静之内有以推求而得其當否在昔聖人必有成法如虞廷官名洪範稽疑占用二以肸咸者皆觀其卦畫陰陽之象而已初不繫之乎卦名即有名而亦非吉凶所屬也此伏羲之卦也至文王當中古之世慮人不能觀象而知吉凶於是繫辭焉而命之其稱名也雜而不越夫子謂其有衰世之意與幼清云羲皇之易三畫之卦雖有名六畫之卦未有名文王始名六畫而繫之辭則卦之名其興於文王矣文王卦名之旨義無不該非主一事而言程子立傳於卦辭之下兼舉其義而詳之蓋不欲人狥於夫子彖傳而遽臨文王稱名之古也若夫孔子卦名之義不必盡該文王各舉其重者為主且以一卦之義分釋

卦辭勢不得盡舉而歸諸卦名也試就其義類而分之亦皆約而有要矣卦有以體言者屯履泰否臨賁大過遯家人損益困歸妹節小過既未濟是也有取一爻爲成卦之主者師比小畜同人大有謙剝復姤是也有專以德言者乾坤需訟大畜坎離巽兌震艮咸晉蹇解漸豐旅是也有兼體與德言者豫觀大壯夬革中孚是也有以象言者明夷睽革渙也有兼體德與象者蒙恒是也有以變言者升是也有兼體德與變者隨蠱无妄是也有以用成卦者井鼎是也有以形爲象者噬嗑頤是也總以體德爻象變五者該之而名卦之義盡是矣竊嘗於名卦之中又於此得二義焉聖人命卦嘗扶陽而抑陰學者觀卦當由內以及外何以明之一陽伏二陰之下則爲震禁其動也在二陰之中則爲坎憂其陷也在二陰之上則爲艮戒其亢也非扶陽之意乎一陰伏二陽之下則爲巽嘉其順也在二陽之中爲離得所麗也在二陽之上則爲兌陰不自制而悅矣非抑陰之意乎他如下兌上坤四陰上而二陰下也乃以二陽浸長而名臨下坤上巽四陰長而二陽消也乃以大觀在上而名觀聖人之情即名卦而可觀矣至若成卦之義不出體德象變而觀卦者必由內以及外內卦貞也外卦悔也卦以貞爲主卦體以內陽外陰爲泰內陰外陽則爲否矣卦德以內險外健爲訟剛健而不陷則爲需矣卦象以明出地上爲晉明入地中則爲明夷矣卦變以剛來下柔爲隨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則爲无妄矣朱子謂伊川說隨卦不當言說而動我動而彼說則爲隨內先說而後動不成隨矣內外兩體觀卦所宜先辨也

孔子釋卦名義

主卦德者十有八

乾 剛健[illegible]
坤 柔而動剛靜而德方
坎 重險也
離 [illegible]
震
艮 [illegible]
巽 重巽申命
兌 說也
需 [illegible]
訟 上剛下險險而健
大畜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咸 感也
晉 進也
蹇 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解 險以動動而免乎險
漸 進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豐 大也明以動故豐
旅

主卦體者十有七

屯 剛柔始交而難生
履 柔履剛也
泰
否
臨 剛浸而長
賁
大過 大者過也
遯
家人
損 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益 損上益下民說无疆
困 剛揜也
歸妹 [illegible]
節
小過 小者過也
既濟
未濟

主一爻者九

師 衆也
比 輔也下順從也
小畜 柔得位而上下應之
大有 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
謙
剝 剝也柔變剛也
復 剛反
同人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
姤 遇也柔遇剛也

兼主卦體卦德者六

豫 剛應而志行順以動
觀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大壯 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革 [illegible]
中孚 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夬 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主卦象者四

明夷 明入地中　睽 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革 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　渙

兼體德象者二

蒙 山下有險險而止　恒 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

專主卦變者一

升 柔以時升

兼體德變者三

隨 剛來而下柔動而說　蠱 剛上而柔下巽而止　无妄 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

以用成卦者二

井 巽乎水而上水井養而不窮也　鼎 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以形爲象者二

噬嗑 頤中有物　頤

文王卦辭解一

設卦可以觀象矣聖人何爲而繫辭乎聖人有見於消息盈虛之道慮夫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故繫辭焉以明之若古卜筮之辭耳示人以占法也後世聖人何以尊之爲經哉蓋卜筮繇辭僅言其禍福而已如陳敬仲占奔齊晉獻公占驪姬其禍福班班可考而化裁鼓舞之用不存焉何貴聖人開物成務乎文王之繫辭也不然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而其所以因時者一以道義爲準有隨時而順之者焉卦之大者順其大而明之又有隨時而制之者焉卦之險者制其險而濟之所謂易以道義配禍福故爲聖人之書王仲任云東方郭璞古之亂常人也謂其好言禍福而不知道義云爾占辭之大者莫如元亨利貞備此者凡七卦惟乾坤二卦以四德言至如屯臨无妄則大亨而利於正不正則未必亨矣若隨則元亨利貞而始得无咎革則元亨利貞而始得悔亡七卦之中其輕重不較然哉其備言元亨者四卦如大有升鼎之元亨則可以大善吉矣蠱之元亨則亂極將治而有望於治蠱者也不又各有差等乎其備言利貞者十三卦惟大畜與離其德可謂大正矣至如萃咸恒中孚之利貞因事而致其慮也大壯革漸兌之利貞先事而憂其過也損小過既濟之利貞因時而爲之防也同人之利君子貞明夷之利艱貞家人之利女貞皆戒辭也遯之小利貞則以開導小人矣否之不利君子貞又以警惕君子矣文王利貞之辭何其曲而核乎夫子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此三者卦爻之通例也嘗試比類而統觀之亦井乎其有

條無通而非道義之化裁矣彖辭言吉者凡十有一卦直泛然亨通之吉哉惟比吉及泰之吉亨大畜之不家食吉升之南征吉可以亨通論矣有云貞吉如需頤蹇旅者有云終吉如訟者云丈人吉如師者云復吉夙吉如解者云有孚元吉如損者云大人吉如困者云豚魚吉如中孚者云大吉如小過者云初吉終亂如既濟者皆隨事戒勉之辭趨吉避凶之道也若乃離云牝牛吉咸云取女吉睽小事吉萃云用大牲吉又各指一事而言示人觀會通而行典禮矣其言凶凡五卦亦非概以禍患怵人也惟比曰後夫凶歸妹曰征凶則從卦體爻位而斷之耳若訟曰終凶不終則免於凶矣井曰羸其瓶凶能敬守則不敗矣臨曰八月有凶慮人恃二陽之浸長而忘陰長陽遯之時也豈甞執一成之禍患而阻人恐懼脩省之機乎彖詞言悔亡者一卦革是也革命之時必元亨利貞而悔始亡所謂憂悔吝者存乎介也言无咎者七卦師比隨恒損困艮也補過之道必非無所作為而然所謂震无咎者存乎悔也不特此也彖辭中所屢稱者曰利見大人曰利涉大川曰利有攸往此雖通言其利聖人豈無道以制其閒哉當各就其卦而論之不可以一例觀也曰利見大人者五皆主九五與九二而言也在訟者陽剛中正以折獄在蹇者中正以濟難在萃者中正以萃亨在巽者以柔順剛而知所從皆主九五言也惟在升者九二剛中而五應之則指九二為大人故別之曰用見也曰利涉大川者八或主象或主德或主理在需曰往有功在益曰木道乃行在渙曰乘木有功在中孚曰乘木虛舟者主象言也在同人曰乾行在大畜曰應乎天者主德言

也在蠱曰往有事者亂極將治主理言也在訟曰不利涉大川亦以象言也其曰利有攸往者或主卦體或主卦爻或主孚與貞復則陽剛寖長革則順乎天命巽則以陰從陽皆主卦體也賁則剛反主柔曰小利有攸往亦卦體也大過與益二五得中皆主卦爻也恒由久於其道損由有孚元吉夬由孚號自治皆主孚與貞也其於屯曰勿用有攸往在險守正也於剝曰不利有攸往陰方盛長也於歸妹未濟皆曰无攸利歸妹以柔乘剛未濟三陽失位此四卦亦主卦體也惟无妄獨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戒无妄之當順天命也彖辭示人以利又或示人以不利皆主道義以立教在乎學易者神而明之以自制其德行焉耳管輅之告鄧颺也曰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殊非小心求福之道願裒多益寡非禮弗履則三公可至青蠅可驅輅以易數名而其言能如此是知以道數配禍福者賢於京房郭璞遠矣

文王卦辭解二

文王繫卦之辭明一卦之占也然其明占之辭非如洞極二十七象太玄方州部家確有條例可據者其間变化出入爲法不一槪占者可不分別求之乎是故占之中有象焉有戒焉有方位焉有成卦之主爻焉有詳者焉有略者焉有屢辭終一事焉有一辭各一事焉有辭連卦名者焉有辭不與名屬者焉聖人非有心以修辭然而聖人之情未嘗不見乎辭也何以明之擬諸形容而象其物宜者卦也聖人繫辭以明卦而又假物以道之於是有占中之象焉如需訟觀坎晉姤六卦以人事爲象者也坤曰牝馬履曰虎尾大過曰棟橈中孚曰豚魚小過曰飛鳥未濟曰小狐以物類爲象者也物類固象矣朱子於人事亦以象言者潔静精微易教也何嘗

涉於人事哉乾爲天坤爲地天地亦乾坤之象耳天地不足以當乾坤也况人事乎占中之設戒者有二有全象皆戒者有一占而一戒者其卦甚多不能盡舉大抵卦之大者則設戒以防其盈卦之小者則設戒以通其窮所謂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惧以終始之道也占之言方位者皆主後天卦位爲義坤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以後天坤位西南也蹇曰利西南不利東北解曰利西南皆以坎震变坤躰也小畜之西郊尚仕以後天乾西北也升之南征亦指上卦之坤也皆借方位以明占耳卦辭言成卦之主爻者十有一王弼云彖者統言一卦之躰卦躰不由乎一爻則以二體之義明之卦躰由一爻爲主則指明一爻以統一卦故有主初九者屯曰建侯是也有主九二者蒙曰求我師曰丈人是也有主九三者謙曰君子有終是也有主九四者豫曰建侯是也有主九五者需曰有孚光亨比曰元永貞是也有主六二者同人曰利君子貞是也有主六五者大有元亨是也有集主九二九五者坎曰有孚維心亨困曰亨貞大人吉是也少者多之所貴寡者衆之所宗亦玩辭之大方也辭之有詳有略其中各有二義凡辭之詳者或舉其大而詳之如坤蒙復解夬革井艮是也或戒其險而詳之如訟蠱小過是也凡辭之略者或尊其大而略之如乾泰大有謙豫大壯家人兌是也或因其顯而略之如否遯明夷睽歸妹是也或詳或略不可因卦而得之乎若夫屢辭而終一事者卦辭之詳者具見之矣其一辭而各一事者義不相續而其言則曲而中也如坤云亨而繼以先迷也云勿用而繼以建侯大過云棟橈而繼以利往正反不一其辭也大畜之

家食涉川革之假廟利見萃之假廟涉川中孚之豚魚利涉取象不一其事也至於卦辭之連卦名者履艮而已卦辭之不屬卦名者焉而已雖非義之所存而亦不可不明其概也意於文王卦辭又得一至要之道焉凡人據者求卦但卜其利不利而已未嘗問其貞不貞也六十四卦中文王卦辭言貞者三十有四即不言貞者亦有戒以從貞之意貞則凶害反爲吉利不貞則吉利反爲凶害矣此寔消息盈虛之理非直占辭爲然故元亨必終於利貞而貞又爲起元之本所謂貞者事之幹也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命之其情不大可觀哉

周公爻辭解一

凡易六畫而成卦先天聖人原始要終以爲質也至文王而繫以辭則卦中躰德具備天道人事畢該焉所謂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至周公又逐爻而繫以辭何也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陰陽氣也剛柔質也氣則在天之流行未入於用故屬卦質則在地之成形有迹可據故屬爻卦之陰陽發而爲爻之剛柔也故周公爻辭有同處一卦而諸爻得失有大相反者有彖辭本善而諸爻皆非者有彖辭不吉而諸爻免咎者又有彖與爻各主一事爲義而取象略不相蒙者夫子云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彖言其時而爻備其物也物之剛柔異質而事之當否不有分乎凡卦中時與物相宜稱則爻與彖可無異辭彖中所舉象者爻復仍其象而申之若屯初之建侯謙三之君子震初之虩虩小過之飛鳥未濟之濡尾是矣其或時雖甚盛而剛柔二物雜居有當不當則得失因之而相反乾初潛二見五上則亢夬坤二利五吉初上則戒矣雖彖辭甚盛而爻不能掩其失也若夫彖辭本善而諸爻皆非者同人履咸恒是也同人以通天下之志而諸爻多牽於比慝履以不咥人亨而三五皆失正而過剛咸諸爻无心者不能感有心者又不能感感恒失中者不能久居中者又非可久故爻辭與彖全刺以爻不足盡卦之善也彖辭不吉而諸爻免咎者否歸妹是也大往小來爲否諸爻皆以否而得亨衆剛不當爲歸妹諸爻多以剛而獲吉所遇非其時而爻德又足以救敗也至於彖爻有取象不同者或主卦躰或主卦德或主卦義如觀彖以上而觀示

乎下爻則以下而觀瞻乎上矣噬嗑象以四梗在中而受噬爻則初上受噬而四反主噬矣此主卦躰者也明動相資而成豐爻則病其柔暗順以動而成豫爻多傷於逸樂此主卦德者也隨本以物隨從爻言以我而隨物復本陽氣來復爻言脩身而復善渙以聚天下之渙散爻以渙天下之患難此主卦義者也蓋易者象而已聖人觀卦偶見其象如是則舉此象以明之初不規規焉尋以一事爲斷也合而觀之在全卦之是非則始終成質而不可易若六爻之是非則吉凶以情遷者也此雜物撰德所宜深辨也至繫辭論爻位之等則分初上二五三四以爲別宜二五皆吉而初上三四非其位矣然亦有不盡然者此又爻與位之分也蓋六位者分陰分陽之位也三與五爲陽位陽以升爲用故三多凶而五多功二與四爲陰位陰以降爲用故二多譽而四多懼此自陰陽之定位言也及夫剛柔二物雜居六位之間則迭用柔剛矣爻不當位而凶生爻當其位吉亦未嘗不在也夫子云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故以初上配人事則初位下而未已窮伊川謂初上無位似非卦躰所重也然屯初則建侯復初益初則皆元吉以其爲成卦之主也其在上爻者艮賁頤大畜則卦之主爻在上履家人蹇解井將至終而道始成大有臨離遯漸則卦德之善而有終者也其利用吉亨者甚多則初上亦未可以无位概之矣若二五居上下兩躰之中夫子所謂多譽多功者也然亦豈能盡善乎如六居五者豫云貞疾剝云宮人恒云夫子凶大壯云喪羊小過云不雨或以柔乘剛或居不當位皆以其中而非正也乃有居中得正如九五者若屯履同人大過兌既

濟或貞凶或貞厲或用大師克或不如東鄰處陽剛中正之位猶有不善如此者聖人觀時度勢未敢以居尊得位為无虞也且諸卦皆以五為君位而坤遯明夷旅四卦不主君言以坤乃臣道明夷亡國旅寓在外遯退不居各因其時而取象也其以六居二者可謂柔順中正矣如屯隨同人觀頤咸艮多以陰柔不能固守而奪於承乘之剛則二亦不能皆譽五亦不能皆有功矣夫子云多譽多功者亦從位而語其大略耳若夫三四兩爻其位則多凶多懼矣然有為成卦之主謙三之勞謙君子損三之損下益上有應剛得正如剝三之獨去陰黨是三雖多凶而亦不必盡凶也其在四而獲吉者亦有數端如豫大壯益巽渙皆以四為主爻也家人四柔而在位也臨與復四柔而得應於初剛也觀四上承九五蹇四下連九三大過剛而不過則有觀光來連捄陰之象焉否與未濟本非盛時至四爻過中則皆去凶而即吉矣四雖多懼而亦未嘗皆懼也豈非陰陽之位有定而爻之剛柔雜居者未可以一成例之乎故爻位不可不辨也

周公爻辭解二

卦者象也爻者象中之情也夫子蓋屢言之矣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繫辭曰爻象以情言吉凶以情遷觀象而不違其情則可以體常而不可以盡變故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剛柔變動而不居則其情亦屢遷而異用故象吉而情凶者有矣象凶而情吉者亦有矣蓋爻剛柔各有其情以本位而觀則有當與不當由承乘應爻而觀則相感相取相攻其情之遠近愛惡不同而吉凶悔吝殊趨矣情之變動不居如此觀象者猶得執一卦之常躰以相概哉此周公爻辭所以明六爻之情耳而六爻之自見其情者果安在乎大抵卦者所遇之時也而六爻各有其位焉又有所乘之爻焉又有剛柔相應之爻及一卦所主之爻焉兼是數者而觀之而六爻之情可見矣請先言爻位六爻有初末中之位夫子繫辭備矣其所以雜物撰德辨是與非者則在乎剛柔當否之間爻中不過剛柔二物而剛柔所值萬變論剛柔之才則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若以所值之當否論之則有剛善剛惡亦有柔善柔惡有時以剛善而制柔惡亦有時以柔善而制剛惡有時陽爻以得陰位為美亦有時以陰居陽位為吉如九居五六居二當位者也而屯蹇之辭多艱六居五九居二不當位者也而蒙睽之辭多吉蓋君以虛中行其剛健臣以剛中守其柔素則上下交而其志同矣大畜以陰畜陽而以陽爻為牛豕晉以柔進上行而以陽爻為鼫鼠剛柔善惡又豈有常哉亦視乎爻與位相遇之情而遷耳夫位在下而有加乎其上者則為承爻位在上而有居乎其下者則為乘相承之中

有以陰承陽者焉有以陽承陰者焉以陰爻而承陽爻雖近而相得者爲難然猶有以陰從陽之道如隨三之係丈夫觀四之用賓于王坎四之納約自牖是也若以陽爻而承陰爻則陽爲陰揜如困五之劓九五之剝是也或陽陷陰中如震四之遂泥艮三之薰心是也或近於陰如小畜之說輻夬五之莧陸是也豈非陽可承而陰不可承乎相承之中亦有以陽乘陰者焉有以陰乘陽者焉以陽爻而有所乘者其辭多吉小畜則有孚而富同人則乘墉而吉遯三則係遯而吉蹇三則來復姤二則包魚皆以陽爻而乘乎下也以陰爻而有所乘者其辭則少吉而多危惟復二之休復爲吉他若屯二之班如豫五之貞疾隨二之係小子噬二之噬膚睽三之輿曳解三之負乘震二之來厲皆以陰爻而乘乎剛也豈非陽當乘而

陰不當乘乎於此見陰陽之情上下各有定分聖人於六爻相承相乘而扶陽抑陰之道亦寓焉至於六爻取應與不應夫子彖傳有之恒曰剛柔皆應艮曰上下敵應未濟曰剛柔應也上下以位言也剛柔以爻言也剛柔相應而情生焉若居相應之位而皆剛皆柔則情不相應矣恒與未濟皆曰剛柔者言相應也艮曰上下者言不相應也此夫子之例也以此推之則六爻皆應者八卦泰否咸恒損益既未濟也皆不應者亦八卦乾坤六子也相應之中尤莫善於二五剛中而應其爲卦凡五師臨升二以剛中應五无妄萃五以剛中應二皆卦之大者也相應者雖剛柔際接之情然有以有應而得者亦有有應而失者有以无應而吉者亦有无應而凶者剝六三以應君子而无咎豫初六以鳴豫而凶咸貴虛受六爻以相應

而失宜蒙貴近剛六四以无應而困吝斯皆將事使然又不盡以應爲善矣且其間以陰爻應陽爻者多吉以陽爻應陰爻者多凶頤初九六四相應則初凶而四吉既初六九四相應則初利而四凶既濟六二得茀而九五不如未濟九二曳輪而六五暉吉其故何哉以陰應陽者柔得剛援以陽應陰者剛爲柔累亦各因其時也至如一卦所主之爻則上下五爻皆因以起義又不僅以六爻相應之例論矣其間亦有得失不同焉如比五剛中同人得位大有柔中小畜得位以及剝復一陽而居上下卦中五爻皆從而應之此則應之得其情者也若夫鳴豫盱豫之主九四包魚包本之主姤陰此則應之失其情者也夫子曰遠近相取而悔吝生非指六爻應與不應者言哉

周公爻辭解三

夫王繫卦以明卦占周公繫爻以明爻占皆示民以卜筮之道也夫卜筮之占不過曰吉凶悔吝无咎焉爾聖人何不直舉以示人而其繫諸辭者又必假象以明占卦有卦之象占爻有爻之象占者何哉聖人非不欲斯民曉然以趨避也無如天下之至動者非斯民所能逆覩其閒有會通焉有典禮焉會者理義於此統會通者時勢各有宜適當乎理義而又合於時勢然後可以行典常而盡禮法爻中具有其義順乎此者則吉背乎此者則凶占之昭然不爽者也然能觀會通而行典禮者幾人哉聖人不得已而假象以明占故凡爻辭言吉者皆因爻有順典禮而行之象言凶者亦因爻有背典禮而行之象也是占者示人以吉凶悔吝无咎之宜然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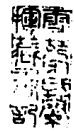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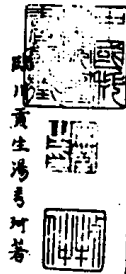
者示人以吉凶悔吝无咎之所以然也故每爻之中有象焉有占焉爻中所具義無不該聖人或專舉其至重或偏言其一端又不盡於所象而非象無以顯爻故象先之得象而後會通可觀典禮可行而是非得失較然矣此占之所由決也凡爻中假事物以設象而復斷其善否者則其象占分明無煩辨說矣亦有即事即物以取象而吉凶即從象見者所謂象中有占占在象中也又有不涉事物而懸擬其吉凶或先言吉凶而復設象者所謂占中有象象在占中也其於象占之中又有因象以設戒者象占之外又有教人以致勉者聖人說諸心而研諸慮無非效天下之動而已試就卦爻略舉其槩而觀之象占之分明者無如乾卦六爻或本諸爻脉而假象於神龍或本諸卦德而取象於乾惕而勿用利見无咎有悔之占

分焉則他卦可以類推矣其象在占中者則以占為主如坤用六之利永貞恆二之悔亡大壯二之貞吉解初之无咎革四之大吉皆有占无象觀占可以知象矣至若泰二否四大壯三四睽初姤初諸爻雖主於占而亦兼象乎其中要亦占中之象也皆象在占中者也其占在象中者則以象為主如坤初云堅冰上六云龍戰不復斷其善否即象固可以知占矣如坤四之括囊訟初之不永所事師二之在師中吉雖有無咎終吉之占皆由象中得之亦象中之占也皆占在象中者也朱子於占在象中者皆渾淪不甚分析每以象占如此括之然亦有象占分明如賁上噬初恆五旅上之類亦云象占如此者又不可以此槩之也其因象以設戒者亦有二義有因爻脉之利害而全辭以警之如坤三需二師初之類是也有象占

已明而復設戒辭以惕之如屯三師五泰三否五之類是也其象占之外欲人以致勉者尤聖人旁通之大用蓋爻本可危剔出一義以相濟如臨三憂之无咎離初敬之无咎隨四有孚在道豐二有孚發若巽五先庚後庚爻之才本不足以及此乃聖人窮變通久之道所謂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嘗觀聖人作易每扶陽而抑陰故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為君子謀也審矣然爻中占辭言君子者固多而亦有並舉小人者如否二觀初剝上遯四大壯三夬五革上諸爻皆君子小人並占蓋易無為小人謀乎義聖人作易以前民用固欲君子修之而得吉亦不小人背之而終凶也故占辭並舉君子小人者雖戒小人而勉君子未嘗不戒君子而勉小人也陰陽二氣雖分淑慝未嘗不並行於天地間且消則為陰息則為陽

本非有二安知小人之患不可爲君子之淑乎卽文占之中而聖人參贊
化育具焉矣

孔子象傳解

臨川貢生湯秀琦著

朱子云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三聖人豈有異道
哉蓋吉凶與民同患者三聖人之心也羲皇當開闢之初觀象而吉凶可
知矣文周繫之以辭爲卜筮者明其占也至孔子則慮人視占而猶昧於
其趣於焉多方以解說之則義理明而象數略矣要皆聖人之得已哉今
以孔子象傳考之大概以體德象變四者解說卦名卦辭體德則主於理
義象變則源於象數而心裁獨斷亦時時振發於其間夫子非故求多於

羲文之蓋以百姓與能者象數猶微而理義爲悉故推理義以明象數使
人曉然於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則吉凶消長冥符矣以其切於民用之
故伊川謂也夫逞須知易理爲知天則夫子象傳之旨學者安可不務白
哉夫子象傳所分卦名卦辭爲二節其釋卦名者皆下出體德象變今說
各卦名義觀之固已犁然可觀矣亦有不盡然者若師比離咸晉艮漸屯
八卦直據其理而釋之未嘗實以四者爲斷也有既釋卦名復推言其卦
之善與大者若臨離隨兌四卦或據體德而稱之或舉天地人事而推之
下一致之有卦名與卦辭下分而統釋之者自乾坤以下凡十有七卦蓋
卦名卦辭本非二物分而求之則各舉所重以見意合而觀之則吉凶雖
以情遷要豈出一卦體統之外哉惟明夫以象釋卦名而又以德釋卦義

漸既釋卦名於前復以德釋卦義於後二卦下同又一經之變例也此大子釋卦名義之大略也至若卦辭文王以明一卦之占當本卦中所具以爲斷夫子據體德象變而釋之未必盡文王當日之意然古易中之義固卦以發之又有别爲一解如蠱觀頤恒大壯損萃震豐九卦或矯其偏而治之或因其義而推之下必盡拘卦體斷於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而已又有極言而贊其大者十有二卦蓋文王卦辭主占尊不暇於遠求於本卦分畫之有未盡者夫子必竭情畢慮以發明之若頤大過解革據見在而贊其時也坎睽蹇因所濟而贊其用也豫隨遯旅姤推理道而贊其義也要亦各從其重言之未有有時而無義有義而無用者也又有釋象已竟復從辭外推極而言之者十有三卦屯需訟蓋先盡其蘊而推之也家人與睽觀其事而推之也復咸恒大壯萃豐或以見天地之心或以見天地萬物之情或以見天地之盈虛推類而極觀之也凡此皆發明文王未盡之旨猶乾坤二卦之文言與此夫子釋卦辭之大略也雖然聖人憂世之深心每爲後世拘牽者所蹶耳乃夫夫子彖傳之意本以進退存亡之理發明吉凶消長之道與羲文象數非有二也後人遂以易爲理道之書與象數遂不相涉豈非學易之大病乎故邵子獨爲先天之學以矯之無一語及周孔辭傳即從天地當體中取四象以演易據日月體數爲本而天地始終可推即伏羲八卦亦可置不用矣管輅所謂善易者不言易真可洗後世拘牽之陋也然欲使百姓與能亦不易得學易者通之未能道於羲文之明乎孔子亦見其大抵伏羲之易於乎天而不參

以人文周本天以示人而啓人以象占孔子盡人以合天而啟人以義理三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心不已彰然具見觀朱子本義於彖傳亦有二例一曰釋卦名義一曰釋卦辭其中亦間有參差不同者如睽姤升困四卦但曰釋卦名然獨曰釋卦義大抵己必有義其間不同者備辭升至中孚不言釋卦辭既濟未濟卦名卦辭微不言釋將字句偶有脱省者不必曲爲之說也

卦體解

繫辭云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此卦體所由立也聖人設卦雖兼卦義卦德要必以二體之剛柔為先所謂剛柔者立本者也六十四卦其立體之義大抵有六有八純之卦體焉有陰陽消長之體焉有一陰一陽升降之體焉其諸陰陽雜居者又有剛中之體焉有柔中之體焉有上下兩德之體焉為體各有不同而其間所以裁制剛柔而擬其吉凶者則以扶陽抑陰為主而以中正當位為善蓋為卦之體不過一陰一陽而已惟爻與位相配有中有不中有正有不正而體之善否分焉伏羲以此命卦文王以此繫彖周公以此繫爻皆本物之試以八純卦論之其扶陽抑陰中正當位有可得而先見者矣乾坤二卦陰陽純德也乾則元亨利貞四德全備坤則元亨而利牝馬之貞陰道減於陽者半矣六爻皆以二五中正為善是乾坤二卦亦不敢恃其純德而失中也震坎艮得乾陽者也其三畫者陽在下為動在中為陷在上為止陽由動而靜也其六畫者震初動而得時四則不中不正而泥於陰矣坎二五俱陷陰中然五得位而有孚心亨矣艮九三亦陷陰中與震九四同象艮在三則厲熏在四則泥爻位剛柔之別也全艮之用者則在上矣故卦曰艮背而爻曰敦艮皆主上也以三卦觀之陽德而受陷於陰者皆不可為全吉惟動於下而止於上與居中守正乃陽所宜耳巽離兌得坤陰者也其三畫者陰在下為入在中為麗在上為說陰由靜而動也其六畫者巽初以陰居陽非能巽者也四以陰居陰則柔順乎剛矣兌六三上六皆不中正卦與爻無取焉故兌體以剛中柔外為善咸卦雖陰而卦才剛歸二五之惟離二五柔麗乎中正而下離亡安故六二元吉也合三卦觀之巽陰在初四兌陰在三上皆不中正聖人主陽而下主陰惟離二五得中則以柔中為美陰不必其抗陽而又欲其中正之明矣此八純之卦體也何謂陰陽消長之體復臨泰大壯夬五卦乃陽長之卦也聖人喜陽之進而又慮其過剛而失中惟復卦戒陽初生象无戒辭臨二陽方長即設八月有凶之戒泰三陽亦不全吉九三則平者陂而往者復矣大壯四陽過中象有利貞之戒爻言其進而不暴夫五陽決去一陰可謂極盛象言孚號有厲二五兩爻惕號中行始得吉而无咎蓋剛德固為可尚而過剛亦非天德之中也姤遯否觀剝五卦乃陰長之卦也聖人畏陰之長重為設戒而亦有淺深次第在其間姤一陰初生卦辭已憂女壯矣爻則繫則金柅不使其長而傷陽也然其勢尚未塞陽尚得包之故彖辭包魚包瓜所以容制小人也遯則二陰浸長下可制矣陽則以遯為亨而不去者也陽之去陰愈遠而愈亨否則三陰居內世道之亂可知所恃天命循環陽道不至中絕尚有休否傾否之機亦聖人扶陽剛然耳觀四陰已壯與大壯四陽相對本非治象聖人因九五一爻中正以觀天下故以下觀而化為象然上五二爻但君子无咎若作君子无咎矣亦憂四陰之進也剝五陰一陽世道之亂極矣五爻中正之位陽亦退而不居則陽甚徒能制陰乎下四爻惟聽其消之日甚至五爻但以陰當從陽之道告之而以貫魚宮人為象可見亂極雖君子亦不能與爭也觀此五卦君子居亂世遇小人其淺深進退居然可知矣何謂

陰陽升降之機卦一陽五陰者凡六復則書一陽之來剝則是柔盡變剛其為尊陽當尺者師謙豫比四卦陽居二五者固甚卹陽居三四者亦得其甚美之象焉師比以一陽而統衆陰剛德居中在下為君在上為將尊卑之別也謙豫以一陽居上下二卦之間陽下濟則為謙陽上奮則為豫升降之別也然師則剛中而應比則剛中而上下應則比優於師矣豫則剛應而志行謙則下濟而上行則謙又美於豫矣陽道固可主群陰凡皆中得位則何施而不宜與卦一陰五陽者亦六姤之二卦聖人惡其壯而幸其消其為抑陰皆是若同人履小畜大有四卦皆以一陰成卦聖人立義亦不敢純用乎陰也同人一陰居二得位中正非不善也乃其亨而涉川者在乾行而不在離二六也以此觀為同亦非君子之貞是明陰之不可同也惟大有以一陰居五得尊位而上下應在六五亦嘗以咸如以其柔中故也履以一陰居三不中不正本无可取中正而獲帝位者以乾剛之六爻則陽多害而陰獨幽以六三一陰之不善異小畜一陰居四柔得位而上下應然成卦以陰而卦義則不在陰之其害亨者以二五剛中而密雲不雨亦指陽為往也是陰雖當位中正猶不敢以大善歸之况失位而不中者乎陰道不可以敵陽不敢然哉八純卦與消長升降諸卦其剛柔之職固以中正當位為善矣其餘剛柔雜居諸卦既不可以消長定又不可以升降名則其為陰陽中正者以未可以一成概之也然象傳中取剛中者凡三十有一卦取柔中者凡十有一卦蓋卦體莫貴於中正而中正又莫貴於陽剛其卦體本善者則六爻發揮以盡其情即卦未盡善者亦因二五中正以濟其變試以諸卦取剛中者之比觀之純卦之取剛中者也姤遯臨觀師比小畜履同人消長升降之取剛中者也至若雜居諸卦以需主九五者隨无妄蹇萃漸是也兼主九五六二者家人益既濟是也有專主九二者蒙解升是也有兼九二九五者訟大過困井渙節中孚之美德本陽剛而又中得正秉時有為可以大亨而利用御非其時亦可以悔亡而无咎矣故三十一卦中凡象言剛中者九五之凶咎惟屯五乎剝有勝履五夬履貞厲見於不如象辭而已皆以其中正有餘慎其陽於所恃耳以柔中十一卦考之在純卦則離在一陰卦則大有而已其餘雜居諸卦有二五俱柔中者噬嗑晉睽小過是也有惟六五柔中者睽鼎歸妹未濟是也合諸卦論之惟晉鼎二卦柔進上行則有衆漸元亨之占至如賁惟小利攸往旅惟小亨小過惟可小事蹶惟小事吉陽大陰小柔雖得中其吉與亨者亦止於小而已如噬嗑之利用獄未濟之亨皆未足不當位也若歸妹象剛而不當況剛往山而无攸利矣是卦體以陰柔而居二五雖當位中正者亦不能如剛中之全吉矣聖人扶陽抑陰居中得正之義即雜居諸卦亦无違而不然矣若夬无咸萃三卦柔居二而剛居五益大畜恒損四卦柔居五而剛居二艮觀明夷豐四卦二五皆柔者也家得於此又不專以二五中正為義者蓋以上下二體及兩卦之德象之聖人特取其重者以為義不專繫於二五之蹇艮咸恒損則從內體之剛柔而分屯順大畜明夷革豐則從兩德相遇而成之所謂有上下兩德之體者此也吾恐陰陽不能相无者對待之易也其消長有常者流

行之易也聖人何為扶陽而抑陰哉離以其陽舒陰慘人道其關不克發洛欲惡之域聖人抑扶之抑之其能使造化陰陽可以偏廢乎亦惟視其消長之機修人事以扶氣化而已如泰剝復其道中吉則聽其自爭使陽之長者雖消陰之消者雖長即所以泰天地而贊化育矣故易中凡消息蓋皆為陽言也復者陽之息姤者陽之消乾者陽之息坤者陽之盈然於他卦不言獨於剝與夬言之剝則君子之道已消而處將有息之機豈則天下之勢已息而危將有消之漸也聖人既抗於扶陽益之慎矣是皆二五中正雖曰錯人事實本諸天道也邵子云天向一中分造化是中皆天之所甚貴也帝王以是傳心聖賢以是立教故易卦剛柔之體以於二五而取中焉易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畫而成卦以全卦言則三四為中二五非中也復之中行獨復益之有孚中行是也然聖人不專以是為中而必主於二五者卦合二體而成必有內外之辨反正體中則初四為不及三上為太過惟二五各居二體之中故卦爻必以居中得正為善而中者亡重於正初四三上之位即得正而吉凶常有所遷二五雖不當位亦多以得中為美卦體以二五取中其即見天心法從中起者與

卦體圖

八純卦

乾　坤　震　巽　坎　離　艮　兌

陰陽消長卦

夬　大壯　泰　臨

復　觀　否　遯

剝

姤

一陰一陽升降卦

比　豫　謙　師

大有　小畜　履　同人

剛中卦

主九五剛中者八卦

隨　兌　蹇　革

漸

兼主九五六二者四卦

家人　益　既濟

主九二剛中者五卦

蒙　解　升

卦德解

卦何由而有德也陰陽之性情爾乾坤之德本然陰陽六子之德則本於乾坤以乾坤六子相遇而六十四卦之德亦因以並立矣何以言之陽性健德行恒易以知險陰性順德行恒簡以知阻乾陽物也故其德健而為天下之至易坤陰物也故其德順而為天下之至簡乾坤健順分則凡卦之為德者舉謂此矣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由乾健而分布之伏於二陰之下者則動而為震居於二陰之中者則陷而為坎處於二陰之上者則止而為艮三卦皆陽德升降從然以陽性剛健故能動能陷能止也、皆健之為也由坤順而分布之伏於二陽之下者則入而為巽附於二陽之中、者則麗而為離進乎二陽之上者則說而為兌三卦皆陰德升降從然以陰性柔順故能入能麗能說也皆順之為也在六子分出各有其性則各有其德矣而其源皆根於乾坤之健順乾坤所以為易之縕也由是而推之六十四卦每卦以兩體相遇則清濁純雜異態而剛柔善惡分途矣然其立卦之則常以下為本凡氣之生皆萌於內而達於外凡體之成皆基於下而升於高二德同為一體而下卦則立其本也如乾德本健無不善也剛健而不陷則能需內險而外健則成訟矣坤本順德非不善之順而麗乎大明則為晉下之明而上柔暗則明夷矣也如震動一也隨則內動而外說歸妹則女說而男動也坎陷一也屯則動乎險中解則動而免乎險也又若艮巽相遇下巽而上艮止則為蠱也艮止而後巽順則有漸矣衆人或取之以名卦或本之以繫辭是卦者卦體所由以立繫辭

者卦才所由以虜也即或體有不善而才足以相濟亦可扶危而定傾若剝之順而止之因之險以說行君子如所以進退存亡矣是故諸卦之德由乾坤六子相遇而成而六子又皆乾坤健順所分健順者又下出陰陽之性情也然則欲觀卦德豈外於一陰一陽之道哉然六十四卦中獨得又有不言德者十有二卦凡卦皆兩體相遇而成未有有體而無德者此十二卦獨舉體象而德在所不言何也蓋體象之善有餘者不必兼及於德如比遯家人井漸是也且卦德以內外相濟為功若兩體無相濟之善其德亦不足稱矣頤遯姤損小過是也若既濟之明以行險未濟之險而能明其德非不善也象辭皆莫之及者既著陰陽各得其宜則有所不足未濟六五有君子之光則其明體未嘗亡矣十二卦之不言德者宜為然哉然而知時識勢尤學易之大方也六十四卦時勢屢遷則其德之相乘以致用者又各有因時取濟之方焉卦體象辭精微雖不滯於一義然即其所立之象觀之亦有約略可指者竊嘗擬其大端有三道焉有主德行而言者有主世運而言者有主治道而言者聖人立象以盡意學者亦以此截而推行矣主德行而言者其類有五復无妄謙恒升爲象立德之基也大壯晉升漸大小過象致行之序也、同人隨咸中孚既可以得捨物之宜矣訟家人歸妹旅可以得處事之制矣需履困節又可以得應變之方矣主世運而言者其類有三泰臨大治世之象也屯小畜觀豐渙既未濟中世之象也姤遯否剝蹇明夷則亂世之象矣主治道而言者其類亦有三比大有豫萃言君德之華解損益大畜言治術也蒙師噬嗑賁

則言為治之法矣凡卦之易者必有危懼以防其傾卦之險者必有吉德以拔其平此其因時取濟變動不居者有然要亦不出陰陽健順之外矣卦中本德聖人於象傳文辭言之已盡而其中猶有不盡之蘊聖人又嘗因卦以發其最大者莫如乾坤坎離故於臨言乞廣大于於乾九三言誠坤六二言敬而心學之誠敬以開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而性分之仁義以著陽先於陰乾用九亦不可為首上德以德無飫世變之道也陰以於陽而坤用六以大終者雖柔必強變化氣盾之道也易首乾坤而坎離中居上下經之間者其得中之狀中實象人心之誠也故曰有孚維心亨離中虛象人心之明也故曰重明以麗乎正因坎離得中而心法誠明為焉矣若大動以天則為无妄動而以嚮行則為復无妄者聖心自然而誠復者賢人勉然而求至於誠也復與无妄皆乾坤遇剛柔始交之象也聖賢分量於此可觀矣易中義蘊無窮即此數端下亡可觀神明默成之德行乎。

震四　震遇乾兌離已見上

上坎下離曰既濟（離坎相遇）

上艮下離曰賁（離艮相遇）

上坤下離曰明夷（離坤相遇）

上巽下震曰益（震巽相遇）

上坎下震曰屯（震坎相遇）

上艮下震曰頤（震艮相遇）

上坤下震曰復（震坤相遇）

巽五　巽遇乾兌離震已見上

上坎下巽曰井（巽坎相遇）

上艮下巽曰蠱（巽艮相遇）

上坤下巽曰升（巽坤相遇）

坎六　坎遇乾兌離震巽已見上

上艮下坎曰蒙（坎艮相遇）

上坤下坎曰師（坎坤相遇）

艮七　艮遇乾兌離震巽坎已見上

上坤下艮曰謙（艮坤相遇）

坤八　坤遇乾兌離震巽坎艮諸卦俱已見上故不重列

右卦俱以八純卦兩體相遇成德象傳各有明文惟訟頤小過既未濟家人損遯渙井比謙十有二卦象傳未舉

卦象解

伏羲立象以盡意而六十四卦分焉至文周繫辭又取人事物類以明之孔子說卦極於廣八卦之象夫易道也象器也聖人明道何以尚取諸器哉蓋道虛而無可覆而其端則日呈於吾前即法象之開觸目而道斯在矣中庸所謂費而隱也釋老不知其旨或索玄珠於象罔或指乾坤為幻化使人以杳冥昏默為道所以終身支離而無當也伏羲開天作易以顯性命之理由太極動靜而得兩儀由儀得象由象得卦是象者後乎儀而先乎卦以彰性命之理者也當其為儀陰陽未有形質故名儀而不名象當其為卦陰陽雖有成性卦成而象因以寓矣是象者卦所從來者也夫子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成卦而後名器之象在卦之先有卦而象始顯耳六十四卦爻象既立後之聖人因以極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深遠而末益分一卦一爻皆有取象遂有不可勝窮者究其取之之有所說其推之也有所用無非借有形之物以象太虛之理聖人豈無擬而云然哉乃觀象者常失於支離膠固而不得其源未免穿鑿繁雜而忘所要而象遂為學易之大患矣惟朱子立為三類以統之有卦爻自有之象有八卦實體之象有後人以意自取之象而易中諸象始各有條貫而得所歸矣蓋卦爻自有者本然之象也八卦實體者正象之聖人以意自取者則象之以此觀象則聖人開天明道之旨不已在吾人指顧間哉何謂八卦自有之象奇畫象陽偶畫象陰三奇象乾三偶象坤陽爻於陰而象三男陰爻於陽而象三女陽行於三陰極於六合而為九極數所以知來故乾坤

取之地道上行承陽之施天道下濟組陰之化二氣交感故震兌坎之四者以本末終始為象之二中者致生成之本故以離取之上下者義扶摩之陰故艮巽取之四者以功用先後為象也其在卦皆乾之剛健中正也之始交離生是也其在爻者初九之初陽在下九四之出潛離陰是之一卦一爻皆陰陽當象繼然分布以成形初非有所經營造作之何謂八卦實體之象乾坤六子以天地風雷水火山澤分配天地者乾坤中之二物耳天地不足以盡乾坤之紫合天地亦未有配象乎乾坤者聖人以其至大也而以乾坤屬天地爲所謂法象莫大乎天地也陰陽二者流行於天地之間初為氣末為形中為精震巽陰陽之初交也故其象為風雷言乎其氣也坎離陰陽之中交也故其象為水火言乎其精也艮兌陰陽之末

交也故其象為山澤言乎其形也聖人以八者之象配八卦而陰陽變化盡是矣何謂定人自取之象天下無道外之物人惟習而不察雖為家喪然昭著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天日訪人以啓命而人自以為土苴之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惟聖人見乎道器未嘗相離由道可以知器由器可以知道近取諸身而道在焉觀艮而得背觀坎而知心矣遠取諸物而道在焉巽乎水而為井巽乎火而為鼎矣至六爻取象於人事者坤則含章從王蒙則包蒙納婦其從象於物類者乾龍之潛見飛躍漸鴻之磐陸儀逵取戴鮒向處心而其所以當端故法者皆觀於卦爻之承乘比應而得之也亦有不繫卦爻特出於一時偶爾所見皆如蒙曰利用刑人始而繫于金柅明夷曰用拯馬壯聖人姑舉一事以明占又不必事繫附會于文

義例矣且夫子說卦為象愈廣仰觀俯察莫非象也莫非道也朱子云事無當理則盡理易是斷其聖人立象之初心乎雖然卦象既定則求象者下離於繫如此澳諸儒有以正變互反似伏六畫取象者正象如乾馬坤牛之類變象如小畜稱雨以上九變坎大畜稱衢以上九變坤之類互象如震逐泥以六三至五為坎履眇視以自二至四得離之類反象如鼎初六稱妾以下體反兌隨初九稱門以下體反艮之類似象如頤似離故稱龜大壯似兌故稱羊之類伏象如同人稱大川以下體伏坎中孚稱鶴以互體伏震之類甚有滯泥而難通者故王弼炎起而掃之謂得意可以忘象然夫子不云乎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使玩辭而不觀象則陰陽爻畫俱可不設矣伏羲何以有微象文周何以稱龍馬乎故觀象而泥於

滯泥疑精神乎審從滅為無益掃之可也若朱子所指三象者皆作易聖人關天明道之法物也其可置而不理乎惟須見其大凡以簡御繁而不以繁亂簡至其滯泥而難通者則缺之可也

彖辭卦變解

易中言變有二義如繫辭傳所言者揲蓍求卦之變也至卦中彖辭所言者則各卦爻位上下往來之變也伏羲畫卦一每生二至於八八而數始窮則六十四卦有則俱有豈待既成一卦始逐爻變成他卦哉此卦辭有變非伏羲畫卦之變乃文王演天設卦觀象而見其變也獨六子三索乾坤皆後天之事與羲聖人觀象流通而滯引而伸之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顛而長之每卦各有六十四卦文王見其有做此變易之象寓其意於往來數字間夫子復推而廣之散見於十九卦之內蓋有關於成卦者則舉之其餘非關成卦者不盡舉耳試以十九卦之變言之卦有內外兩體故變有止一體言者凡十卦訟无妄恒渙內一體變也大畜咸晉睽鼎

外一體變也有兩體俱變者隨蠱噬嗑賁漸內外兩體皆可變也有兩體互變者在三四兩爻之間剛柔往來或上居四或下居三泰否解升是之卦體具在可考而知矣至其所以明變者雖在往來上下進升數字之中泰曰小往大來否曰大往小來此見於文王卦辭者也其見於孔子彖傳者曰剛來者四訟隨无妄渙也曰柔來者一賁是也曰剛上者三蠱大畜恒也曰柔上者一咸是也兼言剛柔上下者五賁蠱咸恒渙也曰柔進而上行者三晉睽鼎也曰柔得中而上行者噬嗑也曰柔以時升者升也曰往得中往得衆往有功者各一蹇解漸也皆言陽往也惟隨蠱无妄恒升五卦專以爻釋卦名餘皆釋卦辭也孔子所言亦蓋文王之意然皆卦中所自具聖人各盡乎爻之情耳朱子有見乎此故作卦變圖以明之

消陰陽六爻消長為序舉其綱也又於啟蒙作三十二圖又復以推六十四卦逐爻變易之象詳其目也其於引伸觸類之義可謂無餘蘊矣然今攷其圖以考夫子所釋經中卦變者亦有離合之辨焉圖之為例自一陰一陽以至五陰五陽每卦逐爻以次遞換皆自下而上下卦既換一爻即更成上一卦入以此法考之十九卦中與圖例合者十有六卦惟无妄自訟來恒自豐來渙自漸來以次求之與例多有不合蓋朱子立卦變圖既以推明往來升降之體以次互換確不可踰至於隨時變易以從道者則又非圖所能限也故朱子釋諸爻卦辭先擬本圖釋其自某卦而來又推其類於圖之外以廣之則其不以圖限變明矣无妄恒渙三卦雖不合於圖例撮其例而通其義亦可以觀變動不居之道也

彖辭言卦變十有九

訟 剛來而得中

否 大往小來

蠱 剛上而柔下

賁 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

无妄 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

咸 柔上而剛下

晉 柔進而上行

蹇 利西南往得中也

升 柔以時升

泰 小往大來

隨 剛來而下柔

噬嗑 柔得中而上行

大畜 剛上而尚賢

恆 剛上而柔下

睽 柔進而上行

解 利西南往得衆也

鼎 柔進而上行

漸 進得位往有功也

渙 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朱子卦變圖

朱子有卦變圖又於啟蒙作三十二圖反覆以推六十四卦甚爲詳悉讀者尚未能洞晰其旨今依其圖逐條分注以明之

一陽之卦六皆自復而來 五陰之卦同圖異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一陰之卦六皆自姤而來 五陽之卦同圖異

夬 大有 小畜 履 同人 姤

二陽之卦十有五皆自臨來 四陰之卦同圖異

頤 屯 震 明夷 臨

蒙 坎 解 升

艮 蹇 小過

晉 萃

觀

二陰之卦十有五皆自遯來

大過 鼎 巽 訟 遯

革 離 家人 无妄

兌 睽 中孚

需 大畜

大壯

三陽之卦二十皆自泰來

損 節 歸妹 泰

大象解

卦有彖爻已足盡卦中之義蘊矣乃聖人復立大象一條蓋與彖爻全別者豈本同一卦而於此復有殊旨哉可見聖人觀卦深心有非常情所能窺測者繫辭云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聖人則之變化者陰陽之性情垂象者陰陽之氣質也聖人設為彖爻既明其體又求其德則陰陽之性情固已探賾索隱而效之矣若夫陰陽之為氣質者不出雷風水火山澤以為功天地之命令政教之聖人欲體天地之撰合八卦實象焉據焉故彖辭中已略舉其義而未盡其蘊復於彖爻而外特立大象以測天象之所垂則陰陽合散而有迹者聖人皆以神明用之矣每卦以二象相遇而成則必從象以起義不以盈虛消息為斷而以形氣感通為用故立

義全別於彖爻義皆與性情殊旋則垂象與變化分營矣諸卦大象凡咸卦之體有可取象以效用者君子體之而斷法之若乾坤諸卦是矣其或有盛大要中者則必先事以制其防或以時義失正者則多方以救其弊若夫義有未備而道貴化裁者又必推類之以盡其善試取諸象約略言之如泰之財成輔相大有之遏惡揚善萃之除戎器戒不虞既濟之思患而豫防皆先事以制其防之說之作事謀始蠱之振民育德剝之厚下安宅蹇之反身修德歸妹之永終知弊渙之享帝立廟皆變通以救其弊之至若屯之經綸同人之類族辨物家人之言有物而行有恒又皆推類以盡其善者也不特此也其間有深同而取其象者焉又有分別內外兩體而取象者焉如乾之自強不息自強以象內乾不息以象重乾之若坤之

孚總哉物則全體坤順澤同其象而不分內外矣即乾坤二象推之則諸象可觀矣朱子本義明以二體分者推臨晉咸三卦各據內外二象釋之餘卦亦可依類而詳矣至其稱君子者皆主用易之人而言之至如比豫觀復无妄渙六卦則稱先王泰姤二卦稱后以及剝稱上離稱大人各因其事而異稱亦非必有成例也總示人以用易之方耳舉因是推其義如邵子皇極經世由日月星辰而演及於皇帝王伯道德功力夫日月星辰其去道德功力亦遠矣而經世之要不出是焉益能天地法象中推造化之實體亦備大象示人以用易之方之天地法象既立則變化由此而生萬物之成乃可驗天地之始終可推斯有消長否泰經綸草昧益而皇帝五伯之事功起焉邵子觀物以經世其即君子觀象以致用乎然則大

象中之大人君子先王非皇帝王伯其人不足以當之矣漢儒序孔子十翼以大象為第三翼則象為孔子作也獨朱子本義以象為周公所繫之辭然亦未有明據即胡瑗則亦以大象為夫子所自取與彖爻辭不相關大抵象以發卦爻所未盡皆易中精蘊非聖人豈能作王不必別其為周為孔也況象曰二字本漢人所加因以夫子十翼附入經中卦爻之下故加象曰象曰以別之則以為出於孔子者以為有據但未審朱子何以屬之周公耳

孔子小象解

朱子解釋爻義大端有五一曰爻陰陽奇偶之畫也二曰位初二三四五上爻次之三曰承在本爻位次之上者也四曰乘居本爻位次之下者之五曰應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爻位相為感通者也以五者解釋爻辭而全卦之情偽畢彰矣然豈自朱子創為此例哉觀孔子釋文王卦辭已全舉夫子彖傳於先前矣但非經有明文不敢以體隱象變諸義為朱子之獨斷乎惟六爻小象夫子立文甚簡以未盡發明爻旨學者樂所朱子本義以為斷則夫子小象竟若諸爻之剩語矣及今反覆紬之始知朱子釋爻之例皆自夫子小象中出亦猶釋卦之全取彖傳也何以明之先從爻位可見矣夫子說卦云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分陰分陽以

位言也初三五位為陽二四上位為陰自初至上陰陽相半故曰分迭用柔剛以爻言也柔謂六剛謂九也陽位剛居之柔亦居之陰位柔居之剛亦居之故曰迭爻位二者相配所居有當有不當而善否決於此矣夫子小象之論爻位者不既明且備乎卦體莫重於二五象傳既以中正歸之而其散見於諸爻者自坤五爻在中而下二言中者十有九五言中者十有二二言中正者四五言中正者八五言位正當者五言位不當者大壯六五一爻而已其他三四兩爻在爻既非中體而又居多凶多懼之位故凡言位不當者則三四為多惟家人四順在位臨四當位罕若初上兩爻不當事任初則未受命而上則退民也皆不可以位言故小象於初多以下攝乾初曰陽在下益初曰下不厚事者不可以概之矣至上爻則每以終

窮為辭惟乾上九爻言云貴而无位需上六云雖不當位兩爻各以位言終不以得位為九之小象之論爻位者明晰有如是哉觀朱子釋爻其能有外於此哉其在本爻位次之上者則曰承以陰承陽可也以陽承陰不可也故小象以相承為義者皆以陰承陽者也比四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小畜四與升初皆曰上合志賁二曰與上興隨五曰順以從上節四曰承上道頤之上者以陽宜位乎上也獨拔以六四承九五則明著其體而曰剛柔際矣若爻以陽承陰則未有以承為義者也其居本爻位次之下者則曰乘爻有以陰乘陽者亦有以陽乘陰者然以陽乘陰常理之小象不取相乘為義惟陰居陽上則其當否有大要者矣若復六二之下仁蹇上六之從貴則陰雖居陽上不可以乘言也至如屯二豫五噬嗑震之

二雖其象下全凶而皆以乘剛危之矣其上下二體之位相感者則曰應凡義朱子發揮尤備蓋六爻相交相取相感乃言爻以情遷之大分也夫子於彖傳已有明文矣然猶從一卦全體為義至逐爻分別言之則莫詳於朱子而夫子小象亦未嘗不明晰也蒙以九二應六五則曰剛柔接也剛柔相應之義首發於此諸應之成例不從可推乎後四曰從道而初四從貴以柔應剛者也家人九五曰交相愛以剛應柔者也他如以下應上者損之初大畜之三皆曰上合志以上應下者困之四則曰志在下以內應外晉我之初遯之三皆曰志在外上下內外相感應其言不已昭然若揭哉爻之大端凡五夫子已該具於小象中將未若朱子之然分而縷析耳雖然非有小象朱子其敢以爻義自信乎夫子亦君子居則觀其象而

玩其辭彖傳與小象正示人以觀象玩辭之法也彖傳所舉斷已吉逆而事肆矣若小象者約舉其義尤有切要之法焉何也乾初曰陽在下也坤初四陰始凝也乾坤初畫即分陰陽二象是至坤用六曰以大終也初九曰以貴下賤陽大而陰小陽貴而陰賤觀象於陰陽者不於此得貴賤大小之別乎此示人以觀象之法也凡夫子之釋爻例也曰擬議以成其變化若乾坤文言上繫八章下繫五章所舉諸爻亦可以知玩辭之法矣其在小象中者此例未嘗不具焉有推原於本旨者若乾之初九坤之初六是也有直解其辭義者乾之九二坤之六五是也有發明爻中未盡之旨者坤六三云以時發需九三云敬慎不敗同人上未得志大有四明辯晢如此類者甚多夫子惧人守文而不達義故更通其道以明之其示人以玩辭者不尤切要矣乎

繫辭上下傳解

夫子繫辭上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其精蘊誠未易窺而其篇章之大略亦有可得而知也者然惟明其大略而後精蘊可得而窺也其大略安在上傳所舉全易之經綱也下傳所陳易中之節目也易之經綱有易理然後有易書有易書然後有卜筮易書者辭象所從出也卜筮者變占所由生也辭象者易之體所以文變占者易之用所以行之而及聖人體之而成變化學者用之而求從違而易之大略備是矣上傳一章至三章先言易書夫子因人皆知易書為羲文作不知未畫以前此理灼然在天地既畫以後此理灼然在吾身易書所載皆天地與吾身之法象也故首章論伏羲作易只是模寫天地之實體歸重乾坤二卦而有望於賢人二章言文周繫辭之象以及因蓍求卦之道而可望於君子三章言彖爻之辭而示人以辨吉凶憂悔吝震无咎之法而使人皆可用易矣四章至六章言言易理此理在天地間不過陰陽變化而已故天地之道此陰陽之流行賦予衰机出入此陰陽之乾坤法象極數未來此陰陽之易者體備陰陽之撰而實本神化不測之理無違而不可以見易焉故四章窮理盡性以至命用此易也五章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易之六章乾坤大生廣生生此易之畫從之理既彌綸而可擬畫前之理亦克積而具存易理宜從有餘蘊哉七章崇德廣業聖人之體易也八章擬議以成變化學者之用易自首章至此由天道而推及於人事易之大略可觀矣然所言皆易書之辭象而卜筮之變占未之詳也二章所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雖微舉

其端而所以變化推衍之術猶未明也使聖人無道以處此則有辭象而無變占後人何由爲求卦之端易乎變有體而無用也九章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其體段功用真通乎天地不測之神矣然非神也建以智小慧者所能窺測哉故十章仰繼言神之所爲至精至變而推本於聖人之極深研幾文辭象變占四者皆神之所爲而神則原於聖人之道也十一章又推言聖人作卜筮之本由於洗心退藏故能興神物以前民用而卦爻之大業因之而愈顯自九章至此皆言卜筮之事而易道之功用始全也至十二章則言作易聖人所意忘象使人求道於易書之中而又欲人見道於易書之外不隱然與首章之旨相爲終始哉至若下傳所陳則皆易書中卦象卦爻之、及學者觀象玩辭之法復發上傳所未竟而其旨則加顯矣變有剛柔辭有吉凶易之所變也首章推原變占皆本於乾坤之易簡天地之德生而造化功業具見於變占之中矣以剛柔者爲其象則象不可以不明也故二章備擧聖人觀象取法而通德類情之道彰焉然非但剛柔爲象也易書所載無非陰陽之象而已故三章則言卦象爻之皆象而吉凶生焉四章則明陰陽爻畫之多少而君子小人别焉易書而象之旨亦弁乎其有條哉以言者尚其辭則玩辭必有其方也故五章擧十卦十一爻之辭而釋之如乾坤之有文言亦上傳擬議以成變化而讀易之七方也然不可不明著之心也六章由伏羲之畫卦而推見於文周之繫辭見其無所不備而無所不周七章三陳九卦明文王繫辭之有憂患也八章當以推原聖人作易之深心耳八章則有望於學易之

人深體作者之意不遠於書而神明其變動之道矣然是書也豈可字揣句比而求之哉一卦有一卦之體皆一爻有一爻之時物智者當會心於繫衍古子可哉機於象也故九章分論爻畫示人以初末終爻輕重各有其等十章統論六畫示人以天地人道變動各以其時觀象玩辭要領具於此矣夫子又慮人遺精神於象辭而於身心切要之地從乎未有歸也故十一十二章復擧文王作易憂患之中指陳其道而發明其情危使平易使傾者易之道也次使人惧以承之而已然道所以使人危惧者何也乾坤健順矣猶且知險而知阻則聖人所以定天下之吉凶而成天下之亹亹者其能外此道以成能哉故其見之爻象者吉凶各以其情遷相攻相取相感孰非險阻之道而危惧之情乎總下傳十二章而觀之大抵觀象玩辭之功爲多雖下學之事而即上達之基也通觀上下傳易中條貫其論備矣然乾坤二卦二傳之中尤屢致意焉六十四卦何以獨歸重乾坤哉蓋在造化皆體中者一陰一陽而已在卦畫法象中者一乾一坤而已生物之數有萬皆陽變陰化所由成卦爻之變無窮皆乾分坤翕所由布陰陽者乾坤之實體乾坤者陰陽之法象也此乾坤所以爲易之門乎而其言乾坤者若求易以一辭盡之也曰易簡者言乎其德行也曰健順者言乎其性情之曰廣大者言乎其分量也曰成象效法者言乎其形氣之明知險知阻者言乎其臨事也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者言乎其功用之曰静專動直曰静翕動闢者言乎其本體也蓋有本體而後有性情有性情而後有德行有德行而後有形氣有形氣而後臨事知險阻功用可

以天物分量可以廣大矣然則聖人之言乾坤者雖有不盡之形容而其要不出乎本體之動靜而已善乎陽明子之言曰聖人微言見於大易乾靜專動直性宗也坤靜翕動闢命宗也陽明以乾為心神以坤為形氣神專一則能直遂氣翕聚則能發散性命合一之機皆於乾坤動靜取之學易者可以知所從事矣周子云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而人極立焉其亦乾坤之靜也與

說卦傳解

漢唐諸儒以十翼為孔子所作孔穎達舉十翼之數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周易全書之云夫子說卦三篇後人併一篇為說卦二篇為繫辭傳則是三篇同出一義皆夫子統論一經之大體者也然觀大傳所載皆聖人作易之綱領與辭象變占之節目程子所謂用意深處也至說卦傳十一章首二章言生蓍立卦三章以下言先後天卦圖方位七章以下則言八卦之性情物象而已雖皆發卦中未盡之蘊視前二篇用意下精有間乎然細求其旨亦不出大傳之外也其言生蓍立卦而推原於性命者所以通神明之德也言先後天方位而總歸於神妙萬物者所以體天地之撰也其言八卦之性情物象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所以類萬物之情也今試取而推之下亦罕然各有所當觀何謂神明之德道德性命是也其見於易書中者揲蓍求卦所以致用六位成章所以立體故說卦首二章將聚而明之參天兩地而倚數繼起於河圖中宮而窮理盡性至命亦由此為初而卽始矣此神明之德見於蓍策者也凡易六畫而成卦雖定位迭相為用而天地人三才之道與性命相為流通此神明之德見於卦爻者也在大傳中此義未嘗不甚挑然之分此蓍之卦二章則其體要而著卦兩者原流蓋皆然矣何謂天地之撰天地所以為造化者不過陰陽二氣相為升降故有對待以成形者亦有流行而不息者二者所上下同然非有對待者立於先則流行無其本非有流行者繼於後則對待無其神此先後卦位

訣一下可以成易也故說卦第三章明先天圓圖以發渾天之形而陰陽各得其偶第四章明先天方圖以象六子生物於中而乾坤統御於其外第五章明後天圓圖尊乾據之主宰為帝而萬物隨帝以出入第六章又由後天而推本於先天也先天之陰陽各得其偶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先後天卦同以主對待以主流行皆本於陰陽二氣要其交易變易而已謂非體天地之撰乎何謂類萬物之情易自太極而分陰陽則有氣有質者莫非陰陽之象也故聖人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本之性情推之人事法象皆陰陽也陰陽皆易體也故文周之繫辭多假物象以為實理夫子既說各卦以發其作物揣稱之義矣此卦復依類而明言之自七章以下衆八卦之性情既象諸物又取諸身又象諸人論又廣八卦之

象而推極之有括文周象爻之例者有如大象之例者又有因卦而判其象者無非羅類而長之觀為物之情而見一陰一陽之道矣今觀大傳中論大衍卜筮者上傳九章至十一章備矣而未嘗言道德性命也論卦爻位次者下傳九章十章詳矣而猶未嘗言順性命之理也至於剛柔而衆下傳二章亦備矣猶未推類而盡其餘也若夫卦圖方位大傳未有舉似惟見於坤升蹇解諸卦有西南東北之文猶未指陳其為先天後天也不有夫子說卦一篇則易中精蘊千古有缺而未備者藉此乃大傳二篇同為夫子親論全經之作其為義則視前二篇而加詳矣

序卦傳解

序卦之義程子本之卦體蔡淵本之卦象並皆發明文王序卦本旨夫子作序卦傳但標各卦名義大略言之似不如程子蔡淵為密韓康伯以為非聖人之書即程子亦疑為不合道也豈夫子於此故略之哉亦未取程子蔡淵之說而深思之耳程子所主卦體非即夫子彖傳之體乎蔡淵所主卦象非即夫子象傳之象乎夫子以為各卦之義已於彖傳已詳之矣為體為象學者但依類而求之已可各得其序矣故此但取各卦名義之相為次第者或以相因為序或以相反為序大略言之則全經之體統立而首尾之節義明矣雖然邵子有言曰自乾坤至坎離以天道也自咸恒至既未濟以人事也學試以是求之則天道之消長人事之屈伸不可

即文王序卦而分別以觀之乎凡天道消長皆陰陽二氣使然未有泰而不否未有剝而不復者試以蔡淵乾坤三變之說考之自屯蒙而至泰則由草昧而通泰也自泰否至隨蠱則由亡極而豫大既豫大而又蠱壞也自隨蠱至噬嗑賁剝復則由幹蠱而嗑飾至賁極而又至剝矣物不可以終盡故復即繼之而至於大過物不可以終過而以坎離終焉邵子云坎當寅離當申坎離位在卯酉而以為當於寅申者用數不過乎中長處其盛者之上經之序不可以觀天道之消長乎至於人事之屈伸莫大者莫如進退窮通其七莫如聚散升降動止其小者則有得失離合否天命流行不易之定理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者也觀下經三十四卦之序其理無不隱寓於其中試以蔡淵咸恒三變之說分之自咸恒至損益其間或

遯或晉或蹇或解非進退窮通乎自損益至漸歸妹其間或夬或革或井或困或震或艮非聚散升降動止乎自漸歸妹至小過中孚其間或豊或旅或兌或渙非離合乎物不可終窮而以未濟終之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貞下所以起元也夫子二篇之旨雖未明言其故而天道人事與之始終存焉朱子以此篇為易之蘊者其謂是與予於是有以窺夫子之微意焉夫子於序卦傳後復作雜卦兩兩相對之爲序卦中之舊也乃仍非相對之例而不仍其先後之序者何也夫子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陰陽爻畫一也上下稍易其位而一卦之所象猶昧陰陽卦體亦一也先後稍易其序而六十四卦之所象亦大異矣故文王則序之而夫子則雜之隱其義於序卦之中而顯寄其旨於雜卦之內學者觀夫子雜卦而前傳則文王序卦可以反覆而對取矣

雜卦傳解一

夫子何以名傳為雜之以其反對乎則文王序卦已然矣然則所謂雜者雜以二卦反對為雜以變易文王之序卦為雜也雜卦前三十卦類上經而雜下經十二卦後三十四卦類下經而雜上經十二卦此其所以名雜也而其名雜之旨則本於先天方圓也何以知之居南者乾也方圖轉而居北居北者坤也方圖轉而居南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交易之道也雜卦前三十卦中有坤之卦凡十二是坤多在上也後三十四卦中有乾之卦凡十是乾多在下也乾本當居上而多在下坤本當居下而多在上非即方圓乾北坤南之意乎且有坤之卦當在上經惟否泰二卦與乾會遇雜在下經亦居遯大壯大有同人四卦乾體之前是上承純坤之陰而

下交純陽夫子曰否泰反其類也則乾坤代位陰陽變易其旨不愈了然矣邵子方圖詩云天地定位否泰反類早已窺見其微矣然此特其變易乾坤之大端也他如六子之卦與乾坤之遇六子與六子之自相遇皆莫不皆有變易焉序卦坎離居上而雜卦則下矣序卦震艮巽兌居下而雜卦則上矣此變易六子之純卦四陽上而二正下也序卦泰否大有同人小畜履需訟八卦皆居上而雜卦則下矣序卦晉明夷革井四卦居下而雜卦則上矣此變易乾坤遇六子之卦有坤上而有乾下也至若六子之自相遇者序卦大過頤在上而雜卦則下之序卦損益困井在下而雜卦則上之此又變易六子自相遇之卦陰勝者上而陽勝者下也蓋由變易乾坤之陰陽以至蔵其它故諸卦亦因而相雜耳朱子論卦有正對反對

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此八卦者正對也正對者不變故序卦以乾坤為首而以頤大過坎離為上經之終以中孚小過為下經之終以其不變共為始終之經紀也其顛卦則以變易為主故前三十卦止有乾坤正對其餘正對六卦皆在下篇蓋以乾坤為諸卦之主其餘不變之卦亦皆離之反對之下不復從序卦始終為義矣且乾坤分主上下卦陰陽多寡不同則爻畫亦因之而有偏前三十卦陰爻多於陽爻者三十六後三十四卦陽爻多於陰爻者亦三十六然統而計之皆不出老陰老陽之數也老陽數九九四而三十六老陰數六六六而三十六則雜卦求卦象位錯綜之數亦即此而具矣

雜卦傳解二

雜卦雙易乾坤以象先天方圖然其間六十四卦先後次第夫子豈漫然而列之哉嘗就此義圖而深思之夫子蓋本先天方圖以立體而參取先天圓圖以致用也何以明之坤主上經陰主陽也陰道尚右故右旋以歷圓圖與六子相遇而成十二卦坤自正北而西得坎成師比自坎而西南得巽成臨觀又自巽而東南得兌成萃升觀反對為臨萃反對為升由巽兌二卦皆位南方之二隅也自兌而東北得震成豫謙又自震而西北得艮成剝復豫反對為謙剝反對為復亦由震艮二卦皆位北方之二隅也坤始歷正西之坎右旋而歷巽兌震艮之四隅已相配成卦矣惟乾離兩位尚虛蓋乾統天運純陽之體非坤陰所能主故匪否泰二卦而雜於下經若坤之中豈惟離得之故歷正東得離而成晉明夷坤以坎始而以離終坎離所以列左右之門也乾主下經陽主陰也陽道尚左故左旋以歷圓圖與六子相遇而成十卦咸恒為下經之首並否泰而乾坤會遇此天地交而萬物療矣乾陽初起於東北得震而成大壯遯遯與大壯反對之體亦由震艮二卦皆位北方之二陽也自震而東得離成大有同人又自離而東南得兌成睽革自兌而西南得巽成小畜自巽而西得坎成需訟乾陽左旋之義至此而一周矣況東南之後有外乾而無內乾西南之小畜以內乾而為外乾故又以夬姤終之蓋外乾之夬內乾之二卦皆五陽一陰陰變盡則復為純乾矣文王序卦乾體亦終於夬姤此又與雜卦異序者也卦之有乾坤者其陰陽之左右頤進固可按圓圖而求之矣若以

子相重成卦而無乾坤正體者其雜卦次第亦不出乾坤左右旋而得之何也乾坤之旋有順逆而雜卦之述逆亦因之而為消長矣前三十卦以坤為主故以末畫陰多者為先自比至益十卦由五陰而四陰由四陰而三陰此十卦皆逆布者坤自北而西歷壯巽以坎二陰而巽一陰陰以次而退故十卦互之而逆也自大畜至豫六卦由二陰而四陰由四陰而五陰此六卦皆順布者坤自巽歷兌震以兌一陰而震二陰陰以次而進故六卦因之而順也自噬嗑至蠱六卦由三陰而二陰又由二陰而三陰坤自震淅特艮且自歷坤方陰盛之地故六卦因之而逆為順逆也自剝至困六卦由五陰而四陰由四陰而三陰皆逆布者坤自艮復轉離艮二陰而離一陰陰以次而退故六卦因之而逆也後三十四卦以乾為主其首

咸恒者離本序卦下經之首亦以咸恒中互乾體也自遯至家人六卦由三陽而二陽由二陽而四陽陰陽迭為消長者陰陽互用然後乾坤成交泰之功否泰所以反其類也故否泰三陽大壯遯四陽大有同人五陽皆乾體相維並序由乾下交於坤歷艮震及離而成此六卦艮震一陽而離二陽陽以次而進故六卦之陽亦以次而進也自革至坎八卦由四陽而三陽由四陽而三陽又由四陽而二陽陽皆一進而一退不盡如乾體左旋之進者震離陽盛之地然其先而有悔故陰陽又以互用為功也自小畜至需六卦由反陽而四陽又由四陽而二陽陽皆逆布者乾自離歷兌巽坎以兌巽二陽坎一陽陽以次而退故六卦因之而逆也自訟濟至未六卦由三陽而五陽陽復順布者乾自坎復轉而歷巽兌以坎一陽巽兌

二陽陽以次而進故六卦因之而進也合而觀之六子相重成卦其陰陽相為順逆進退者何一不本於乾坤之左旋右旋以成此次第乎乾坤立居上下夫子曰乾坤易然矣其六純卦之變居上下者皆獨無其最乎亦不出乾坤左右旋之外也坤右旋而歷巽兌為臨觀對巽者震對兌者艮故以震艮二純卦配之坤歷震艮而為謙豫對艮者兌對震者巽故以兌巽二純卦配之即圓圖雷風相薄山澤通氣之義也乾左旋而歷離故大有至豐六卦皆有離對離者坎故以坎離二純卦居之即圓圖所謂水火不相射也夫子兼取先天圓圖以致用者於此不尤曉然哉所可疑者有坤之卦皆在上有乾之卦皆在下獨大畜無妄有乾而又在上者坤將自巽歷兌而為萃升則兌之間有乾乾陽非坤陰所可就未嘗不可以離體而

并成變化之故二卦獨序於上夫子於此又互為其根亦不欲乾坤截然分上下耳序卦上經以乾坤合遯咸三變泰否之蠱賁也下經以咸恒反易成三變損益漸歸妹中孚小過也雜卦上下亦有三變之義而卦體則互相變易第一變剛泰否居下損益居上損益有互體之坤泰否有互體之乾以乾坤分主上下經故各從其類也至第二變第三變又各從上下經中而變易之上經易噬嗑賁於二變易隨蠱於三變坤右旋二變自兌而歷震震之間有離故以噬嗑賁當二變之坤三變將自震而轉艮隨有震而蠱亦艮故以隨蠱當三變之下經易中孚小過於二變易歸妹漸於三變乾左旋至離中孚以離小過以坎故以坎離以體居二變之乾三變自坎將轉巽兌歸妹以兌漸以巽故以巽兌以體居三變也

雜卦本圖
前三十卦
後三十四卦

雜卦上下配方圖

坤自震而兌歷坤轉艮

賁 巽 蠱

坤右旋自坤至艮圓圖已週復自艮歷離成剝復晉明夷

剝 復 晉 明夷 困

復三十四卦次序

乾爲主

恒

乾下藏於坤而成否泰

否 泰 遯

乾自坤左旋歷震離成遯大壯大有同人

泰 大壯 同人

乾歷離成卦廿自大有至豐晉有離

大有 小畜 中孚 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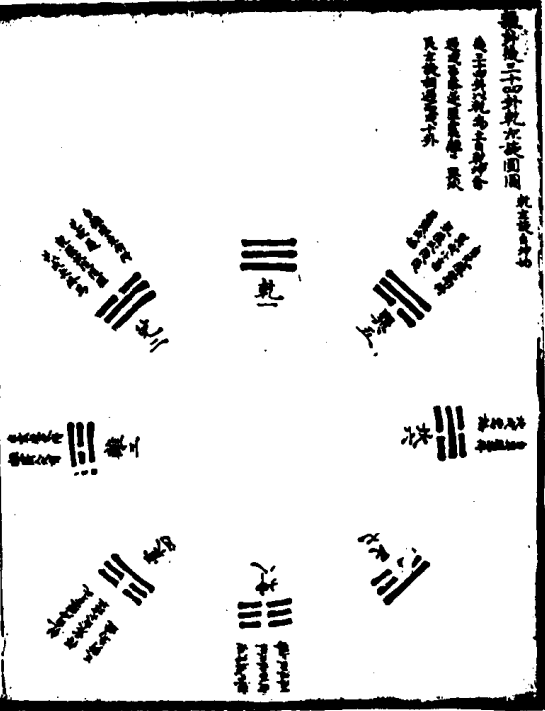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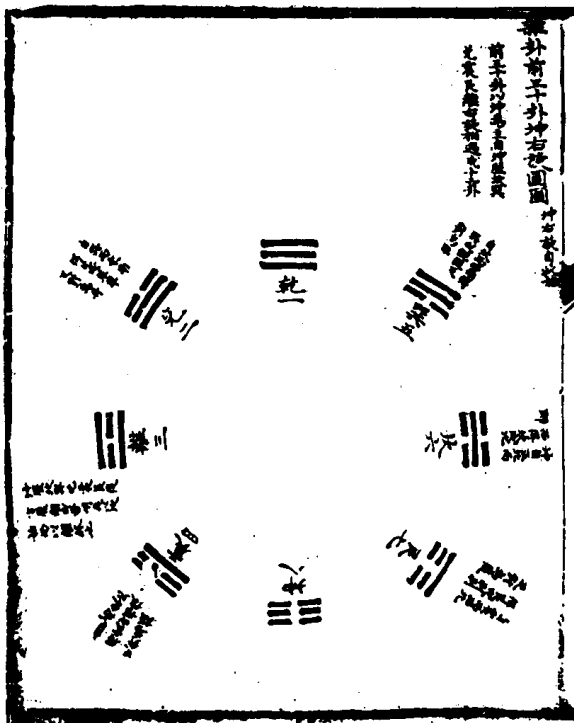
坎 離

乾自離歷兌巽坎成小畜履需訟

履 訟 大過 頤

乾左旋自坤至坎艮圓圖已週復自坎轉歷巽兌成女姤

未濟 歸妹 姤

讀易近解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湯秀琦撰秀琦號弓菴臨川人順治中由歲貢生官鄱陽縣訓導是編取周易圖說爲之發明使淺顯易解舊有圖者因圖而推衍之舊有說而無圖者補圖以證佐之蓋於易專主數於數專主宋學者也

郁溪易紀十六卷（一）

〔清〕郁文初撰

山西省文物局藏清鈔本

郁溪易紀序

易者天之為也聖人之於易聖人之於天道也人不能離天故不能離易人不能盡天故不能盡易大賢以下皆為易所困勞尋之无端入之无門自有易而已然矣然則易何以學曰神明告語之事得之洗心齊戒之餘天之牖人不容昧也則知天之善教人之善學益在於此而見聞意識之習障於聖人陽於天地者也易因河圖有卦象伏羲欲人知教之所行即象之所示（太古无文字以圖象傳心故其人洋垂）非其意為之也數有變通河圖變為洛書象有變通先天變為後天因有文王圖序及周公文義而繫之辭（以其時籍既其文字通可也）亦非其意為之也羲畫之體倫天之所以開人也文周之變通人之所以成天也天之開人天主之故天地極而通水火之中人之成天人主之故水火中而歸天地之極雷風山澤極之而通通之而極之行道也卦分方而應時之行爻分時而應候之變故人物之生本之先天其象對待而始於兩儀之間成於後天其象推行而歸於三元之極所謂推者所為變通而成之也故文周言象數夫子言其德性才情非謂象數可離也謂象數中具有此德性才

情以為推行變通之用而人以成天之能事不待借資於外來則觀夫子之解文周即解伏羲而河洛之精義其在其中非伏羲自伏羲之易文周自文周之易孔子自孔子之易也問人以成天何也曰有天地則有陰陽之後有水火則有驕溺之害有雷風山澤則有合違順逆之事其始幾甚微而充則極反而不可以相合是皆賢智之識解才情所不及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則知象數之繇來即道德之析為禮義而性命之通和順於道以成德便是制其侵害於幾微之始辨晰其理以成其

義便是防其悖逆於極反之終不可厭亂於至賾至動之深不可測即極深研幾於神明默成之機不可知所以性之盡便是命之至人以成天之盡致也非區區理解之謂也氣脈暢於中和而通之天地曆律之準也精神貫之元運帝王之符也于焉而賢賢以希聖於焉而聖聖以希天聖人之於天道已天人之渾合而不分也自學者以象數為畏遂意思超悟而脫去之以恃其空理不知氣數形象安知德性才情不可制其用於水火之中通亦安能還其无於天地之極至人非聖人君子則時非唐虞三代而大

化之有感不可勝言亦安知聖人之情見乎辭占之所以惓惓哉問辭可以為占何也曰數者精也數之為象精變之形也精變即是神通（上古之為卦象即如今道家之符篆也）故易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萬物分天地之精變而出則皆分天地之神明而通而人運其中通也故舉念成文隨文成象精神之為也繫辭以盡言蓋本其精神以告之也文初生於固陋无繇見日月斂江河闢從來學易多家而有宋以前其書不能得請第自天啓乙丑迄今丁酉三十三年積精澄慮而索性耐思近者竄跡天涯蓋似有忘食忘憂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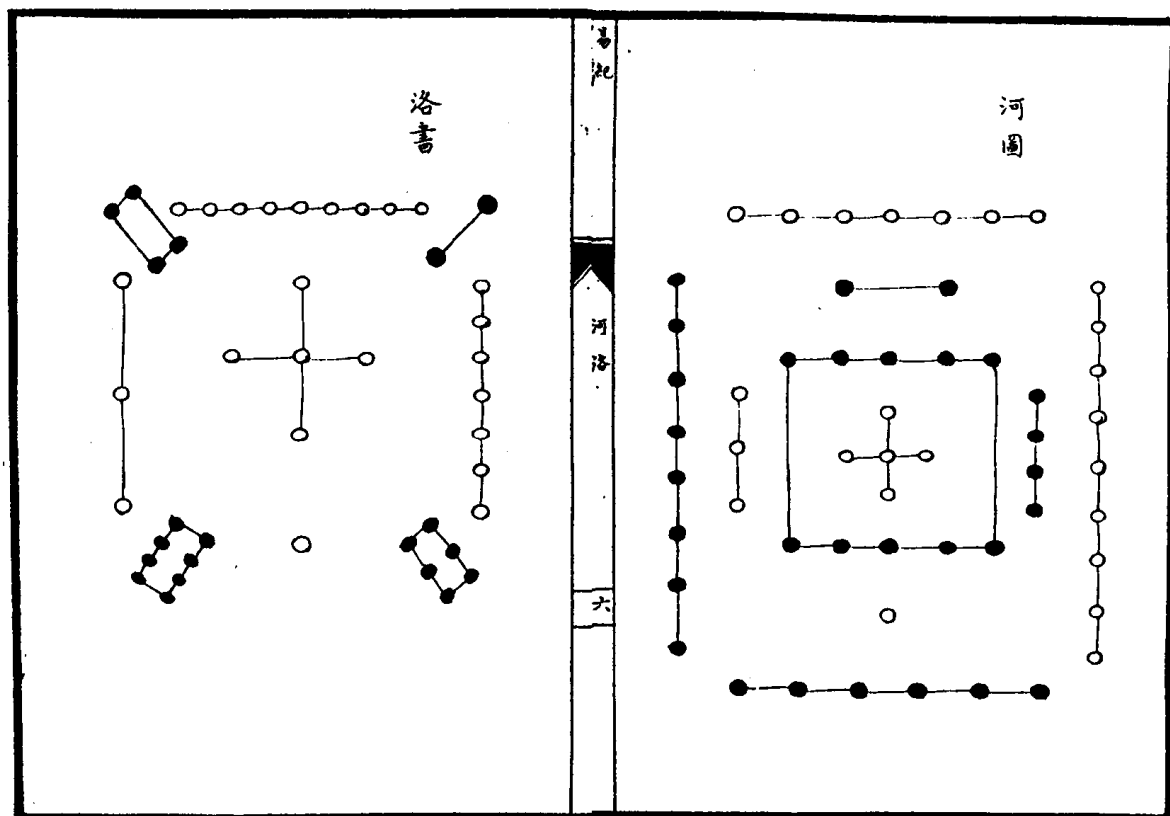
老之將至之意又似有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之心所以優游浸入而弗能自已也或曰子獨不可淺近安於日用簡明便於訓詁乎曰易本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之事吾不敢憚此勞也則學易本精深神速通變迎機之詣吾不敢不幾其至也然子以聖學自居乎曰非也聖人之至夫婦之愚可以及之而其不及者自在也吾讀曾子子思之書言言本易而出則知夫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而語回終日皆易事也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蓋其憬然有悟之時也千載以下未至其門而啟以求之謂

然兩間私懷千古乾坤只此了義鬼神待之曉人於我何加焉意亦有天之少牖乎以筆紀之日一改焉月一改焉入仕以來閱十載而一大改焉庶乎淺深得失之辨可考以自驗而或又以為竊聖人之蘊附述作之林非也述作者名之謂也此生此事名而已乎人生學而已矣人生之學弟子之本業而已終身弟子終身不敢師儔吾於昔者吾友以誓言之矣

旹

丁酉季春蘄水郁文初序於粤東仁化錦岩之左澗董端

圖數圖象之義 卷一

圖書之蘊與先後天之旨文王周公言之於辭占之內者未之易知自夫子有彖象文言之論著則一一可尋而其所餘未者又總發之於繫詞可謂了无遺義使不知詞之根象象之根數則不知後天之本先天圖象之本圖數行於卦文繫詞之外另立河圖洛書之說與先天後天之解遂紛紛而莫之達也世有人焉一意下學於河洛圖象皆不先自立解而但於卦文繫詞之際紬繹其說之所餘來而還觀象數則所以油然默喻於不自已者皆非虞而不入浮而无據之意識也然後知至學得之固然師心只是章合百世之後旦暮遇之遇於所固然者耳

河圖數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洛書數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漢書)天地之初氣闢而數見數見而象生有象之後人不知數故天地出數以出之聖人雖以八卦之象明乎象仍是數也問數之自一至十何也曰混元之始翕収之氣也氣至而數生有翕聚則有分麗分麗之節次自輕清而重質自然之序也問自一至十五行之分屬也而皆以為天地之數何也曰二氣之始即五行之生天生而地成地生而天成而遂分五行之數五行之數非五行之自有也五行之分即是天地之數聖人自本始言之非數家之所及也問五行之為五位何以定而不移曰相得有合之故也何以相得有合曰二氣之分即為對待之起水火相制金木相制而土其會通之中也火為土生水以土克水為土克金以土生四位依土之中以為通通則和故相得而不相為至六七八九

十臨翁以為仍是其五五加一則六加二則七加三則八加四則九加五則十俱不出本位得之而遂為奇偶之有合然後知其相得則交感之從生各有合則分辨之自守守極而交起以其五位之數皆立於對待之極而參差之始也問何以交曰偶外而奇內則所用在奇奇外而偶內則所用在偶雖欲无交不可得矣是故言五位地之數多於天故為定位之居而不見參差之起共為相得各為有合不可移也言二十有五五五之謂也言三十六五之謂也天行乎地以畫乎老少之變變化之成鬼神之行不可

已也總東南之數二十總西北之數二十二十本對待之舉錯綜以運之則行而不忒總中歸之數十五也十五本奇零之翕合以居之則守而不泥不對待无以為運行之始不運行无以通對待之交相得而不已也對待之相克所以定體定體則精華生而形氣流行之相生所以入用入用則形氣逆為精華故東北西南之數一生三六生八二生四七生九形氣也形氣之數生以順故以少生多東南西北之數三生二八生七四生一九生六精華也精華之數成以逆故以多生少順生而逆成故多賤而少貴天

數五地數五以五計之分五則相得而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以十計之分十則成變化而行鬼神此可知數之言五言十從其中數之分行而言也畫卦之後言九言六從其外數之化歸而言也五出其全分之三二而四一十出其全分之七八而九六出則形氣之分行入則精神之合歸也問先成變化而後行鬼神何也曰變无他木之根從火變則神之靈也化无他金之氣從水化則鬼之精也故非變化成而鬼神之行不可得見自數之錯出而五十畫於西南則變成五十畫於東北則化成變成則神

之行化成則鬼之行也數為精氣之著故行動其鬼神象為形色之生故主張以人事掛一象三人主之也行將焉往曰數之行即象之生天地奇偶之數生奇偶之象常人以為變化之不測自伏羲視之即筆畫之所傳者是也物象生來莫測筆畫之來亦莫測莫測者變化之道鬼神之為也三八之數生象即震艮也四九之數生象即巽兌也一六之生象即坎二七之生象即離五之生象即乾十之生象即坤所謂聖人則之者非牽合而擬之也只是一奇一偶畫來自然如此自然者天也非人也數成變化而行

鬼神則象之生象之生也亦成變化而行鬼神變之成為巽入於兌離在其中則神之行化之成為震出於艮坎在其中則鬼之行也五十者變化之從生鬼神之從出也故曰內五行而外八卦數之大衍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即數之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數滿則精足足於五十有五象滿則形全全於六十有四數見為象象是其數也故卦以七八生爻以九六變問河圖之數五十有五其後出洛書之數四十有五將河圖數外又有洛書之數與曰有數之為生即有數之為克故生而為象有先天之象即有後天之

象數之體為生者即用之克者也故象之體為對待者即用之推行者也圖書合之百數先後天方圓之卦合之一百二十八象而數只言五十有五象只言六十有四用在體中之謂也問河洛之生克二方易位二方不易何也曰天地之道生克而已克極而生只是水之生木木之生火而知生出於克生極而克只是金乘火位火入金鄉而知克成其生要以土為中无土則生不成克亦不就天地之大近取諸身則具知之腎下肝上而不可易圖之生位也心下肺上以易之書之克位也脾土之居生克之中位也

水木之數陽內而陰外便不可易本根之立也金火之數陰內而陽外便可易皮面之光也非本根之深皮面之淺木之陰以陽為根故六八從乎一三而索於深潭之源金之陽以陰為城故二四麗乎七九而盡於靈醒之致物貫而果成氣賁而靈成其數一也木起而五位皆生金成而五位皆克於一二三四見生數之互根於七八九六見成數之交竟生之道也陽極而含陰之初故二四從乎首上陰極而根陽之始故八六守乎足下克之道也河圖之中合五十而居之出之四旁則二三分五四一分五七八分

五十九六分五十相分而相合安得不生自金火易位而二三不相連四一不相連七八不相連九六不相連以金見木以水見火安得不克河圖四方皆奇偶之對待而東南奇偶之相接西北亦然其生也相得而有合洛書一三之奇本於東北之正七九之奇易於西南之正而四之隅皆偶其克也主尊而臣行有生自然有克有配合而居者自有主臣而行者也河圖西南之隅火生土土生金乃土之生金即火之克金克則火入金鄉金乘火位而克木之畫是以圖生之終即書克之始也洛書東北之隅木克土

土克水乃土之克水即木之有本反於水之有源而克火之盡火盡於木之終金成則水之始水始木於東北是書克之終即圖生之始也圖於東南之隅為木之生火火克金成則書於此克水克其生火者也圖於西北之隅為金之生水土克其水則書於此克火克其生土者也是故按圖書於寅申之始火克則金成水生則木起於巳亥之終金伐其木水滅其火而土乃為之中究也問金乘火位火入金鄉何以驗之曰六月風涼九月日燥問水生木起木反水源何以驗之曰木不見根龍不見首問河圖運行於

西南則火入金鄉金乘火位圖變為書則金不在西何以生北方之水曰圖有圖數書有書數圖體數也書用數也非圖變為書只是圖於西南之際使是書之入用而圖則繇西而北金自生水也書之運行至東北非書化為圖只土之克水而水即生木便是圖之體而書則繇北而西水自克火也故西北之方為生水之始即克火之終東南之方為木生之終即金克之始此四隅所以為變化嗣續之方也至畫之為卦先天之象其體也後天之象其用也亦非謂移體為用西南東北之申通於寅為後天之終而先天之始西北東南之亥通於巳為先天之終而後天之始是四隅之象即是四隅之數所變化而嗣續之也問五行相生是已相克若火克金則金盡安能克木曰元土之金以火克而盡金有土則克以去其渣滓而粹精以凝元水之木以金克而盡木有水則克以去其浮華而根本之生元火之土以水克而盡土有火則克以去其結塞而黃中以通元金之水以土克而盡水有金則克以去其下溺而精上升元水之火以水克而盡火有木則克以去其上炎而神下降繇此觀之克以成其生者圖之運行而書從之

生以盡於克者書之數終而圖從之圖開則書行書終則圖始圖書合而不分蓋如此也惟土通於四隅東北東南之木克土克其生金者也元土則金盡金盡而水不生西南西北之土生金生其伐木者也金盛則木盡木盡而火不出此生克之所相報也歲之寒暑世之治亂繇此數也故圖之始為書之終圖之終為書之始五行之數順則相生逆則相克生始於克所爭克終於生所不能爭生之數長克之數短大學惓惓於所惡勿施易文惓惓於相怨相仇之我即通於氣數之徵者矣河圖之位北克其南西克

其東洛書之位南生其北東生其西圖以定位之克起運
行之生未有生而離乎克者也書以運行之克藏定位之
生未有克不反其生者也總圖書之生克相報之大全也
河圖之四方五分為十分中五中十而出者也洛書之八
方外合於中十歸於五而入者也西南若木火五十之全
也東北若金水五十之全也東南若木火五十之中也西
北若金水五十之中也奇之數七成其九而水生偶之數
六生其八而火出十五之中也中則通七九易位而火克
金則奇窮八六在隅而木歸水則偶窮奇通於十六窮於

十六偶通於十四亦窮於十四以其為五十之中者即其
為五十之極也河圖以五十之中為水火之生五十之盡
火盡則水變為金神之道也水盡則金化為木鬼之道也
故曰成變化而行鬼神洛書四中通於中十五也四隅通
於中亦十五也通則會其有極金木克而形氣之歸水火
克而精華之歸歸於中五也故曰歸其有極皇極之歸鬼
神之合符也陽從乎陰而陰滋則通於中陰制於陽而陽
純則歸於極河圖成變化而行鬼神以出之洛書則會有
極歸有極以収之出則五從乎十収則十從五五從乎十

十而出土通土塞之運行十從乎五而入為土會土歸之
極至七八之為十五少陰少陽也九六之為十五太陽太
陰也生則陽少趨於陽老陰老趨於陰少克則陽老併於
陽少陰少反於陰老圖以中之五十通於四方五位出行
之數也與人五臟之數一也書以八方通於中五五位會
歸之數也與人九竅之歸一也不用十則四體不為五肢
之分不用五則九竅不歸五官之合五合也十分也五從
十分則十從五合十分於地中於肢指見之五歸於天極
於面竅見之間五臟正而肢旁何也曰天定四中分五而

出之十偶從奇於四方之中故其配合而居而四隅截然
則各不相侵地通四隅合十而歸之五奇從四隅之旁故
其位主臣而行而四隅翕然則各歸於極圖始於水天也
書始於火地也天中通於地隅地隅復於天中人身之通
復圖即圖書之合數也閏圖之分行從奇書之合歸從偶
何也曰圖本天而行乎地故五出而分之十故配合之有
生要於配合之有成書本地而歸於天故十入而合之五
故主臣之會其有極要於歸其有極四正之奇通中為十
五會之也四隅之偶通中為十五歸之也以四正之奇從

乎四隅之偶而歸之中五五者天極也間圖書之數如此參差而肢指之數皆五之分十何也曰五之分十河圖中數也一中之分則四五也倍之則四五而二十非五外另有十也其運行在五十之中三二四一五之所該也八九七六十之所該也非五十之外另有此參差之運數也腹以通旁則肢體之分故嘗以肢體之節按之氣候時節之數而无一不合此體備於河圖者也然分之而行肢體之數四五而二十本根之下通也合之而歸宮數之數一九歸五精華之上極也九該乎七則四該乎二故曰之數二

八從乎六則三從乎一故耳數亦二以坎離皆二體也而水克乎火則耳制乎目若口鼻之數三通於下數二中五之所合也圖虛其五則分五為十故二三分而七八行四一分而九六行書去其十則合十歸五故二八合十而歸五三七從之四六合十而歸五九一從之肢體之分者宮數之合天地之數近取諸身如是而已仁遠乎哉然則洛書去十何也曰按揲蓍之法去其中五按序時之次去其中十則知外運之數有生有克本於中凳之數有去有用所謂去五者非謂五之可去也謂五已從十之分則止用

十而揲蓍成七八九六之變符之運行所謂去十者非无故去十也謂十已為河圖之體矣止是分運之十從中五之合則止用五以為有會有歸之中合之天極去五用十以盡於地中之无所不暢去十用五以從乎天極之无所不歸所去所用者天也自然之分數也古人之製支干其深矣乎天干從地支運辰戌丑未之土五從十而行也地支從天干歸戊己之土十從五而合也合圖書觀之三八與四九木生則金絕金成則木亡一六與二七火炎則水絕水旺則火滅凳於五十之中五去則十行一去則五歸

天地之道也通之人倫用十則奇偶之情配相得有合之謂也用五則主臣之令行臣无作威作福之謂也要豈有二用哉去五以生之而克主以五去之逆以存之也存十以生之而克去其十存之遣以去之也以此知中存之與外運立體之與則用交資交轉而莫之有已夫子五十以學易大亦愈知所以矣外運之數生來則克去克來則生去中歸之體清去則渾來渾去則清來渾者生之始也清者克之極也生始於十混沌之開於不可測也克究於五靈醒之歸於有極也河圖水木之數奇生而偶成金火之

數偶生而奇成奇成於七之趋九而四之生一水之下也偶成於六之趨八而三之生二火之上也洛書之火克金金克木七九主而二四輔之輔之以地生之初則輔為貴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八六輔而三一主之主之以天生之始則主為貴輔為貴則火不驕而金成主為貴則水不溺而木生問數之火上水下宜生象之後天而伏羲畫為先天數之天極地中宜生象之先天而文王設卦觀象為後天何也曰圖數之順為形象之生書數之逆為精神之變順則五行之數生為八卦之象而立於乾坤之極於圖

圖始之逆則八卦之象變於五行之數而歸於坎離之中於序卦終之是故九六者書數之變也火終則用九水終則用六九終於地六終於天洛書之變為乾坤之用圖統諸卦爻之用而用之者也問以理道之數近取諸身以配天地之全曰見仁見義三八四九之數也見禮見知二七一六之數也土為信五十之中數也夫子謂克已復禮為仁謂木克土而出則火生木仁也火則其禮也木克丑土木生則仁之始也木克辰土火見則禮之出也乃火見而土得其生順而麗乎大明即居上不驕之所從始也是復

禮之至和也則知守信成義為知以土生金而入則水生金義也水知也未土生金金生則義之始也戍土生金水出則知之藏也乃水藏而土為之克陰而守以大順即在下不憂之所從始也是歛知之大中也於是而至變於金之克木化於水之克火火變水化而金成以滋水生是即鬼神之行而誠之自成也使不有土奚以視厥成乎是故十之數渾渾者无之極也五之數清清者有之極也用十以為生故五出於十不見不動之始也歸五以為克十去見五至聖有臨之終也河圖分而行數仁義禮智猶之四

體洛書合而歸故四體歸於一面此中庸容敬執別所以統於聰明睿知之有臨也易用圖而不用書何也曰圖體而書用洛書只在河圖之中君臣朋友只在夫婦父子兄弟之中配合知夫婦之生有子女主臣如君父之輔以臣友配合而求偶則生就主臣而尊奇則克行克以成生生中所具有非外加之也先天之生帝道之始也後天之克王道之初也天以水生木木者骨肉之道也旁而通之則四歸也皆剛地以火克金金者羽介之道也圓而合之則上下皆甲故水之始生莫如河來天上離之始克无如洛

在地中彙數於馬者乾象也氣始於動而不始於植也彙數於龜者離象也氣始於潛而不始於飛也圖書皆赤綠之圖而異名何也曰龍馬出之水先天也先天為物象之始故以圖名之混茫之開也神龜出之火後天也後天為文字之初故以書名之靈醒之著也圖以開帝書以兆王時至則氣數隨之而見也舉圖書而合之百數圖去五書去十是所去一十有五而用八十有五[illegible]九之數也當伏羲之始天開於水故數出其生全之數[illegible]大禹之初地主於火故數行以克成之終問河圖以畫卦洛書以序時何

也曰象變始於精氣故從河圖之開先天之道也事類敘於神明故從洛書之出後天之道也先天之天開則地闢後天之水通則火明天地開而八卦生洪水始而九疇序伏羲大禹因之者也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問洛書之義河圖該之九疇之義八卦該之則九疇不作可也曰八卦以天道明人事之從來貴知其天之始九疇以人事應天道之歸貴知其人之極人與天下相遠比類而分之一一可見則餘一至九而五行之為五事應人道之昭八政之與五紀應天時之精皇極之與三德中治者也易

明五六之通疇明五六之復故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九疇之旨歸盡此矣主稽疑庶徵則人會通於天五福六極括易之吉凶存亡而盡悉之間河圖之五行分位於五洛書之五行全屬於一何也曰凡物之數生則對待而出克則合併而歸則總八卦於事類亦五行而已矣豈有他哉一之水天生之明五行之緣來土之火人主之明五事之從出出則肅謀哲乂之所以証聖五行之精華在此矣三木數也木生其人農用之八政以為人道之生四金數也金成於天協用五紀以應天之曆人道之生遂而歲月日

時之畫見曆數之攸歸有以也五六者天地之中也去十見五則地中之歸天極也以其地中則有蕩平正直之文以其天極故有皇極有極之說皇者天之稱也極者作咸作福之不可得已也六水數也六氣以節宣其五行則无過剛過柔之沴戾與人三德之就又一也火用明明則多疑七以稽之數通於天也人之數以驗庶徵仍是其五事之徵應也九畫數也五福六極皇用其中極焉而外應於人道之盡非福則極不可以中停者也問河圖成變化而行鬼神洛書亦成變化而行鬼神乎曰非也河圖始水精

氣也精氣盛於陰多故為變為化鬼神之道也洛書用火靈明也靈明盛於陽多故理身治物人之道也鬼神出地之中人道歸天之極間箕子既已陳洪範則文王後天不作可也曰非也卦明其物象之從來疇括其人事之就叙是象始於數之生事叙於數之克也圖之數生變而為書之數克則先天之象對待變而為後天之數推行相因者也故自數言之五行見於五事八政見於五紀非著之象不能一一示之而見其錄來而況乎五運六氣通復於皇極之中乎稽而度徵皆以象接之而一一見其精詳五福

六極亦於象接之而一一无有差忒則知數挈其紀要象播其大全故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繼之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illegible]以吉凶所以斷也是故尚時稽疑之法亦是考象而連山歸藏之易不若周易之至精則知文王之作易不可得已也此箕子文王所以合稱於明夷之卦也

先天八卦序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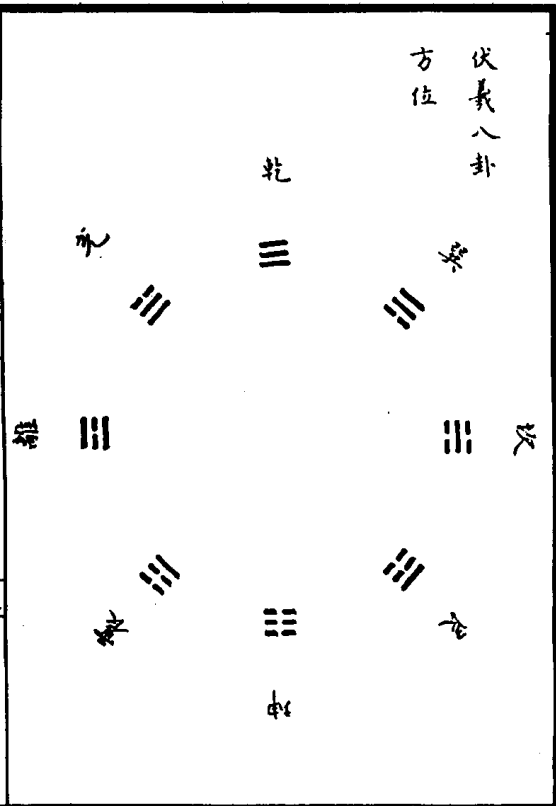
剛柔相摩

乾一 兌二 離三 震四 巽五 坎六 艮七 坤八

伏羲八卦次序即所謂剛柔相摩也兩相摩而為四四相摩而為八間畫始奇偶何也曰觀數之來一至而二隨是奇偶也三至而四隨亦奇偶也復會於中而成五及其成數除五則六一而七二八三而九四復會於中而十為五配亦奇偶也以是知天地之生物數生奇偶之象一每生二與聖人之畫卦數生奇偶之象一每生二一也間陰陽之間使是五行之生聖人之畫見八卦而不見五行何也曰所謂太極者六氣之歸而三元之結也結則以六歸三開則以兩分四以四分八艮震木也巽兌金也坎水離火

乾坤其中土也八卦即是五行非八卦之外又有五行造化元心之數配之奇偶而成五行聖人元心之畫配之奇偶而成八卦數至而象生未有數而不見之象也者間一每生二是已而三畫便成八卦何其容易而巧合也曰所謂三極者陰陽混合中包真精而已聖人一畫而陰陽開兩畫而儀象著三畫而八卦成三畫本三元而出三元之成八卦三元之真精所變現也不可以人意參者也人以為聖人之筆畫如何可以寫天地之象數而聖人不然聖人見天地之象數之靈奇即於筆畫中盡之然亦即此是幾後世卜筮之精迎幾即解蓋以此也

伏羲八卦方位

乾　巽　坎　艮　坤　震　離　兌

覩後天之終則知先天之始後天之巽兌終於坤則坎火先天之巽兌始於乾則生水後天之艮震始於乾則水行先天之艮震始於坤則火出此非聖人之有心只率筆畫之自然而圓之便是如此安排之意元自而生也間兩生於乎列三成而環轉何也曰兩之生四從地之方也四之生八而各得其三則從天之圓三圓而兩方天地之道也問八卦分方何也曰八卦成列生序也八卦分方而環轉運行也凡物生之有序者運之成行況天地之大乎儀象開既之後八卦分方便是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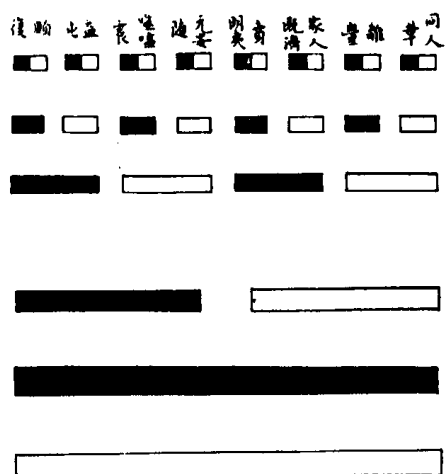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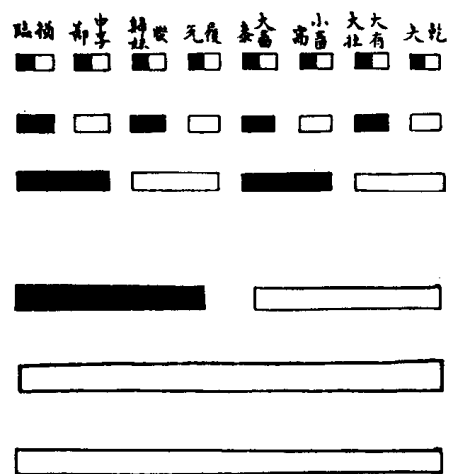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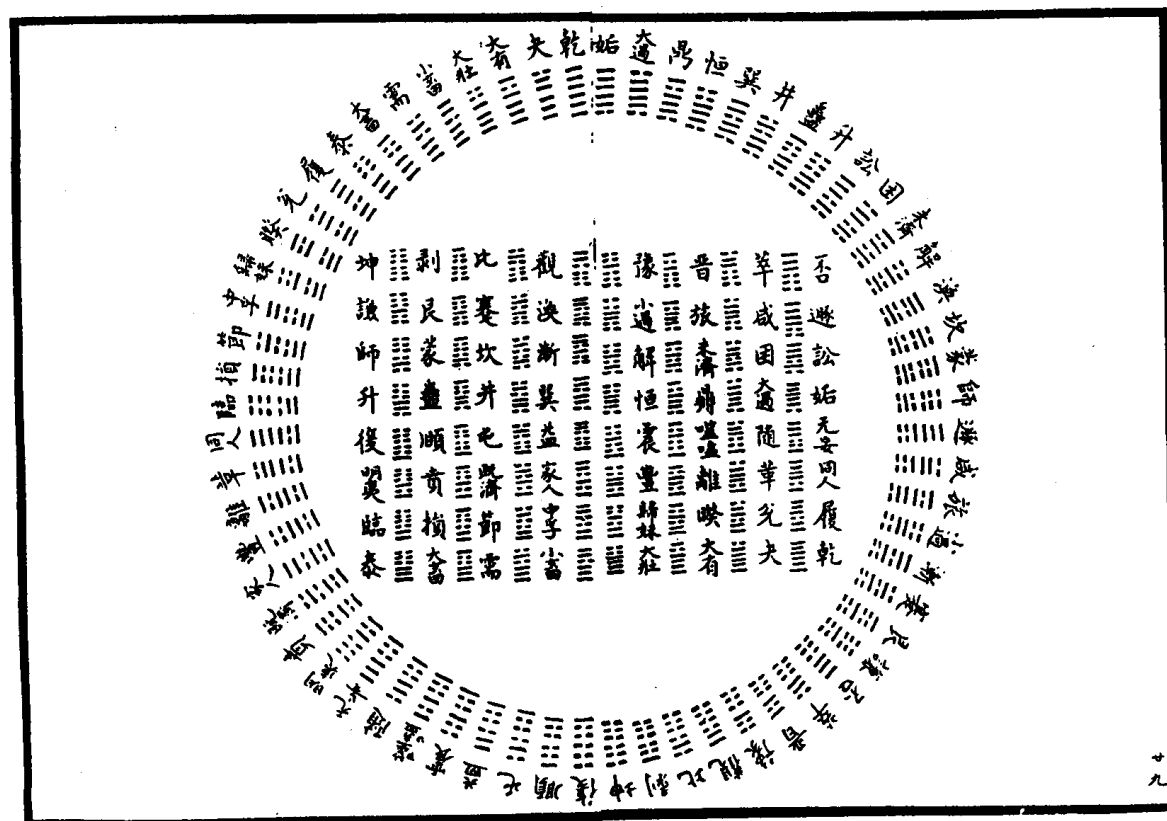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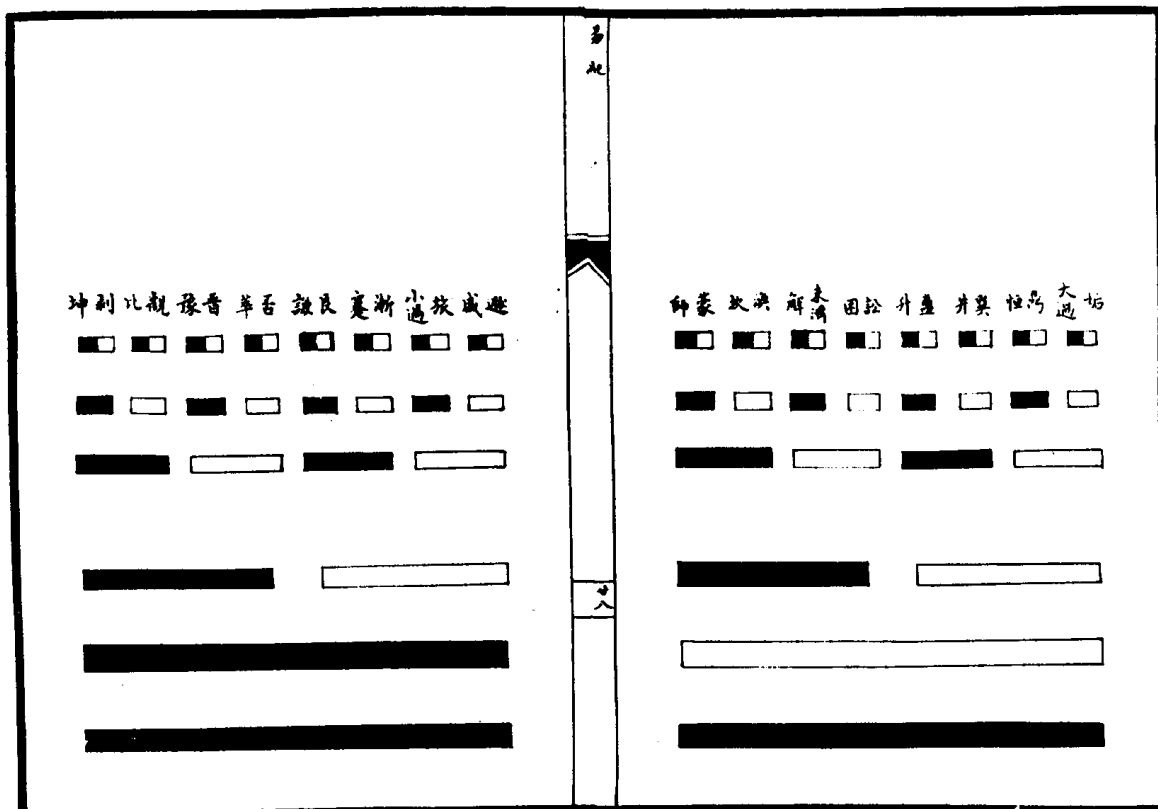
水火不相射者為運行之所從起非有待於後來也問不待六爻之備而八卦即已運行何也曰觀之生數分方而成數為之配合故畫之為卦內卦分方而後外卦為之配合數之真氣在於始生以其分五而出也變化在於既成以其十復而歸五也象之真氣在於內始以其分三而出也變化在於既成以其六復而歸三也數莫真於五之從生象莫真於三之從始三元出於三畫三畫之變遂成八卦卦分八方三元之全界也二十四畫即三元之變現為二十四氣分之八方八方者亦三元之全界也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坤 剝 比 觀 豫 晉 萃 否 謙 艮 蹇 漸 小過 旅 咸 遯
師 蒙 坎 渙 解 未濟 困 訟 升 蠱 井 巽 恒 鼎 大過 姤
易說

廿九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即所謂八卦相盪也八卦相盪而十六十六相盪而三十二三十二相盪而六十四間外運之三畫又復平列何也曰四五外象之兩四也亦平列以從地之生六則外象之三也環轉以從天之成此可作而截觀之聖人謂八卦而小成六十四卦而大成此之謂也則總其大體從其三六為圓之成從其兩四為方之生乃大圓大方之極至也數不過五故極於五十而餘五象不過六故極於六十而餘四數以內五之生得外五之成使是五十有五象以八卦之內倍之八卦之外使見六十有四

以五十有五之數生六十有四之象此五數之全而六象之倫也問假有增損則何如曰不兩不可以分儀不三不可以立象兩倍之而見奇偶之分三倍之而見形象之立損之不可成象則八八之數不足增之亦不可以成象則八八之數多蔓通之造化之大无一不可以遙相合非聖人之通於天道不可見易與天地準也是故三爻而八卦備六爻而六十四卦成問數五行象六氣乎曰數之五通之六天數二十有五五五也地數三十六五也畫之為象而象之五行亦通之六氣數以中歸而得十五之合以外

運而得十五之分合之五十而外五象以三立而得八卦之生以六畫而得六十四卦之成合之六十而餘四是謂數五而象六數奇行也河圖亦以偶立洛書則全是奇行象偶立也先天始於偶立後天亦終於奇行數奇行去中五以為數之不可用象偶立除乾坤離坎以為象之不可用然後五十之數秉於六十之象見六十不見五古者紀之以干支之名立之倍十秉於六之倍十二亦見六而不見五雖此言之卦雖八八其實六十而已數則自一至十之全見也象之一不可見分兩分四而成三一在其中矣

象之五亦不可見分四分二而成六五在其中矣以圓圖觀之初爻自乾至復三十二卦皆奇自坤至姤三十二卦皆偶兩儀所以根乾坤之極也二爻自臨至師三十二卦皆奇自遯至同人三十二卦皆偶南北合而東西分四象所以通坎離之源也三爻之奇偶各卦分八而乾坤合之十六四爻之奇偶各卦分四而乾坤合之則八五爻之奇偶各卦分二而乾坤合之則四六爻之奇偶各卦分一而乾坤合之則二兩儀而四象三元而六氣兩儀四象之畫三元六氣之全自初而始為兩之分四至四之分八三元

之全見也自四而始亦兩之分四至四之分八六氣之全
通也故八卦即是三元八八之卦即是六氣故兩儀而四
象即是三元而六氣无二體也兩分四以從地之始三分
六以從天之終故六十四卦之平列而生者行於環轉而
成猶之八卦也環轉以為天之成是天以圖終也故六歸
三三歸一而後一分兩兩分四從地之始也平列以為地
之生是地以方始也故兩分四四分八而後三以成八六
以成六十四從天之終也問先叠之成方抑先環之成圓
乎曰先圓而從方曰中庸言博厚則高明應是方在其先

曰非也成則博厚在高明之先生則天施為地成之始中
庸以成仁知之德為誠之自成便是水火從艮兌之歸至
誠无息之章便是山澤歸天地之始所以有博厚高明悠
久之可言也中庸之始言天之開地也本之環圓中庸之
終言地之成天也本之方圖中庸之時中歸於極至用之
所以全體也本之序卦之終是故環之八方而成大圓之
行叠之八層而為大方之守總而要之用中以歸體皆非
人意故其巧合不可勝言若有意之合合及成達人貳於
天也環之下八卦定方八方之相錯也加以上八卦相錯

之盡也方之下八卦横之所以成層也加之上八卦直之
所以成列也故以圓之下八卦觀之八方之風氣相感召
以上八卦觀之凡一方而八方之風氣自為感召風氣之
對待故也以方之下八卦觀之八層之脉理相因應以上
八卦觀之凡一層而八層之脉理自為因應脉理之對待
故也夫子之言圜圖也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
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言方圖也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
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
藏之圓圖貴天地之定位天地之極定而後水火之中通

故山澤通氣極之間也雷風相薄中之行也方圖貴雷風
之中起雷風通水火之濟者達以歸水火之體動散之用
也山澤通天地之氣者還以歸天地之體止說之用也夫
子之言先陽卦後陰卦之序也八方之風氣相通易知也
每一方而八方之風氣皆通不易知也乾泰之天地定位
則夬大畜之山澤通氣大壯小畜之雷風相薄則大有需
之水火不相射坤否之天地定位則萃剝之山澤通氣豫
觀之雷風相薄則晋比之水火不相射此天地二方風氣
之感召所自足也特所綰合者泰否之中轉耳艮中遯謙

之天地定位則咸艮之山澤通氣小過漸之雷風相薄則旅蹇之水火不相射兌中履臨之天地定位則兌損之山澤通氣歸妹中孚之雷風相薄則睽節之水火不相射此山澤二方風氣之感召所自足也特所紹合者咸損之中精耳震中无妄復之天地定位則隨頤之山澤通氣震益之雷風相薄則屯噬嗑之水火不相射巽中姤升之天地定位則大過蠱之山澤通氣巽恒之雷風相薄則鼎井之水火不相射此雷風二方風氣之感召所自足也特所紹合者恒益之中精耳坎中訟師之天地定位則困蒙之山

澤通氣解渙之雷風相薄則坎未濟之水火不相射離中明夷同人之天地定位則革賁之山澤通氣豐家人之雷風相薄則離既濟之水火不相射此水火二方風氣之感召所自足也特所紹合者既未之中精耳以是為八卦之相錯故此感彼應此提彼應而與之有已也堯夫先生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不射既濟未濟天地定位而八卦中天地之卦皆天地之通自泰之反否而其類從之否之反泰其類亦從之泰否之交不交固天地之中精也山澤通氣而八卦之山澤之卦皆山澤之通也自從泰而為損義之所交也從否而為咸義之所不交也艮兌之交不交固泰否中之大義也雷風相薄而八卦中雷風之卦皆雷風之通也自從損而為益交之意所起也從咸而為恒不交之意所起也震巽之交不交固咸損中之情意也水火不相射而八卦中水火之卦皆水火之通也自從益起意而水火之為既濟也從恒起意而水火之為未濟也水火之交不交固恒益中之所精機也環圖易知方圖不易知也環圖之震巽通水火艮兌歸天地方圖亦如之而環運以風氣之廻

旋方處以脉理之翕合故環圖風雷之體起復姤之運則中以歸極方圖雷風之體起恒益之交則中以歸隅以恒益之通既未則咸損之通泰否也序卦之乾坤從復姤之運咸恒配乾坤之始蓋本之此即繫辭所謂易簡之善配至德也雷風通水火雷風之薄不薄水火之濟不濟因之者也故以東西觀之東西之水火上而雷風下噬嗑鼎者雷風之意從火之中分也風通水故鼎從未濟雷通火故噬嗑歸離屯井者雷風之意從水之中分也雷通火故屯從既濟風通水故井歸乎坎以南北觀之南北之水火下

而雷風上解渙者雷風之意從水之中分也雷通火故解從未濟風通水故渙歸乎坎豐家人者雷風之意從火之中分也風通水故家人從既濟雷通火故豐歸乎離是故恒之意欲水火未濟之守而遇解從之遇解之雷上風下雷風之未交也火上水下火水之未濟也此觀之西南之四卦益之意欲水火既濟之交而屯家人從之屯家人之風上雷下風雷之交也水上火下水火之濟也此觀之東北之四卦而知自體起交巽風歸體坎水因之井渙之上下皆風從乎巽者也上下皆水從乎坎者也此觀之東南

之四卦震雷歸體離火因之噬嗑風之上下皆雷從乎震者也此觀之西北之四卦而知自交反體水天之四方十二卦包雷風之四卦於其中以配環圖之運即繫詞所謂陰陽之義配日月也既未之交不交所以雨潤日晅而未有已也而坎離以起既濟之交未濟以反坎離之體則坎水之歸離火之終以有始也序卦所言十六卦之蘊義益本之此雷風通水火水火歸山澤水火之濟不濟山澤之通不通因之者也故以東西觀之東西之山澤上而雷風水火下隨天過者雷風之意從澤而分也大過之風通困

之水水之從山則其咸也隨之雷通革之火火之歸澤則其兌也頤蠱者雷風之意從山而分也頤之雷通賁之火火之從澤則其損也蠱之風通蒙之水水之從山則其艮也以南北觀之南北之山澤下而雷風水火上小過漸者雷風之意從山而分也小過之雷通旅之火火之從澤則其咸也漸之風通蹇之水水之歸山則其艮也歸妹中孚者雷風之意從澤而分也中孚之風通節之水水之從山則其損也歸妹之雷通睽之火火之歸澤則其兌也問雷通火風通水是已而火歸澤水歸山何也曰火通於雷則

變於澤水通於風則化於山變化以從其中交亦從其極至者也是故恒通未濟未濟之歸咸也大小過為之中分遇解之雷上風下而不交所以從恒困旅之澤上山下而不交所以從咸然皆其火上水下而不交也故知雷風之意所以守山澤不交之義西南之九卦然也益通既濟既濟之通損也頤中孚為之中分家人屯之風上雷下則交所以從益賁節之山上澤下則交所以從損然皆其水上火下而交故知雷風之意所以成山澤相通之義東北之九卦然也巽歸體而坎從之則艮守其化蠱漸者山風中

分而无雷澤故井渙以風水從巽之歸則蒙蹇以山水從艮之守東南之九卦然也震歸豐而離從之則兊斂其變隨歸妹者雷澤中分而无風山故噬豐以雷火從震之歸則革睽以澤火從兊之歸西北之九卦然也山澤之四方二十卦配環圖之運包雷風水火之十六卦於中即繫辭所謂變通配四時也咸恒之交不交艮止兊說而未有已也要之以恒益之意見咸損之義而即以咸損之義遂恒益之意則艮止之歸兊說之以有終也序卦所言三十六卦之蘊義蓋本之此雷風通水火則山澤通天地山澤之

通不通天地之交不交因之者也是故以東西觀之東西之天地上而八卦下无妄姤者雷風之意從天之中分也姤之風通訟之水訟之水從遯之山山之從地則遯之從否也无妄之雷通同人之火同人之火歸履之澤澤之歸天則履之歸乾也復升者雷風之意從地之中分也復之雷通明夷之火明夷之火從臨之澤澤之從天則臨之從泰也升之風通師之水師之水歸謙之山山之歸地則謙之歸坤也以南北觀之南北之天地下而八卦上豫觀者雷風之意從地之中分也豫之雷通晉之火晉之火從萃

之澤澤之從地則萃之從否也觀之風通比之水比之水歸剥之山山之歸地則剥之歸坤也大壯小畜者雷風之意從天之中分也小畜之風通需之水需之水歸大畜之山山之歸天則大畜之從泰也大壯之雷通大有之火大有之火歸夬之澤澤之歸天則夬之歸乾也姤豫通之恒故雷上風下而不交訟晉通之未濟故火上水下而不交遯萃通之咸故澤上山下而不交總之天上地下而不交所以從否否反於泰之類者西南之十六卦然也復小畜通之益故風上雷下而交需明夷通之既濟則水上火下

而交大畜臨通之損則山上澤下而交總之地上天下而交所以從泰泰反於否之類者東北之十六卦然也問益交而恒不交損交而咸不交何也曰環圖震起而開兊故益之雷起而風從之所以通之既濟則損之澤闢而山從之所以成泰巽翕而止艮故恒之巽翕而雷從之所以守之未濟則咸之山止而澤從之所以成否方圓之疊以成列固猶是圜圖之運以成行也序卦之咸恒守未之精濟損益從泰之轉否蓋本之此升觀從巽之歸故有風而无雷師比從坎之歸故有水而无火謙剥從艮之歸故有山

而无澤總之有地而无天故歸之坤東南之十六卦然也无妄大壯從震之歸故有雷而无風大有同人從離之歸故有火而无水夬履從兌之歸故有澤而无山總之有天而无地故歸之乾西北之十六卦然也天地之四方二十八卦包山澤水火雷風之三十六卦於其中以配環圓即繫辭所謂廣大配天地也否泰之反不反即天地之交不交而未有已要之天地之氣以通否泰之類而否泰之類還以歸天地之氣此乾君之始必於其坤藏之終也序卦所言六十四卦之蘊也蓋本之此總之方圖之震巽下分

於東西之中上分於南北之中則當以十字路中分之四卦者雷風之蘊也四其四卦為十六卦而成水火之濟不濟以歸體四其九卦以成山澤之通不通以歸體四其十六卦而成天地之交不交以歸體有天地之體則有泰否之交有山澤之體則有損咸之交有雷風之體則有恒益之交有水火之體則有既未之交此序卦之所以行中也始於環之而通於八方方之而配於四隅只環以象天自然極以行中只方以象地自然偏以歸隅此天地所以方圓之至也坤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逆行之始也言直之

以方則旋以成圓可知此用中所以有中直之文也乾坤中之始也故得其中之通震巽偏之始也故究於偏之極圓之極於中方之極於隅子謂舉一隅不以三隅反是不知四隅也不知四隅豈能知一中哉隅即所以歸中也能為方者能為圓蓋所以圓即所以方者也則可知方圓之至者无待而圓无待而方者也圓則風氣之无一不相感召而知大氣之清通所以極高明而道中庸也方則脉理无一之不相配合而知大形之灌輸所以致廣大而盡精微也圓之轉也自外而通之中其外相遠而愈中則愈遠

方之行也自中而通之外其中甚近而愈外則愈遠則合天地之大全而知遠之近震之謂也知風之自巽之謂也子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方圓對待圓左旋而方右轉而圓圖之言往來何也曰氣圓則動形方則靜所謂右轉者形中之氣脉耳數對待而生者環轉而行雖象亦然左旋者之消長也復後十六卦而得臨臨後八卦而得泰泰後四卦而得大壯大壯後二卦而得夬夬後一卦即乾其姤之至遯至否觀剝坤无不皆然則可知陽之出陰其始難脫蓋欲坎歸而離通也通之中後即一趟

而乾矣乾言躍龍益本之此陰之収陽其始難斂以其坎
通而離歸也歸之中後即一反而坤矣坤言括囊益本之
此山澤之始所以爭於變化之分也至右轉者之消長也
復後一卦即臨姤後一卦即遯以各包有雷風通水火之
十有六卦在其中也臨遯之至泰否雖一卦亦各包八卦
在其中脉理中之通變與風氣中之通變无不相配若泰
否後之三陰三陽以至乾坤之極圓即乾坤之所具體者
也圓行於外方配於中一一相反一一相配者也問環圖
姤復在子午是巳而臨遯不在丑未泰否不在寅申然卽

子以十二卦應消長之運不本圖次何也曰對待之體雖
不可以按候而天之消長變象為風山地之消長變象為
雷澤則泰否變而諸卦俱轉即抽出以應環轉之逆亦自
然者也是故左旋於外則乾坤子午也坎離卯酉也震離
之間為丑寅兌乾之間為辰巳巽坎之間為未申艮坤之
間為戌亥右轉於內則泰否寅申也乾坤巳亥也姤復卯
酉也大壯觀子午也其四陽之所通者即辰戌丑未之路
也自下而上為往自上而下為來震一陽下而上生二陽
之離兌斂之以歸三陽之乾上三畫亦然安得不順巽一

陰下而生二陰之坎艮収之以復三陰之坤上三畫亦然
安得不逆順極陰盡逆極陽盡其數均也問皆以為逆數
何也曰人知逆極所以生順而不知順盡正以歸逆知順
而不知逆者知往而不知来者也凡中天以後之収復復
歸渾沌渾沌之極而文明之開即發皇即渾沌之固有者
耳乃文明之開復歸渾沌之極可知天地即如一果順開
即其逆結順逆之不已者也主地適之叠也地陰之極以
成天陽之始精神絪縕於物實之成骨氣堅完於血脉之
足象數極於元運之終一君出於萬民之藏固皆其逆數

之大全也環之震巽通坎離之中則益偶乎恒既偶乎未
復偶乎姤艮兌歸天地之極則損偶乎咸臨偶乎遯泰偶
乎否壯夬偶乎觀剝而極之乾坤乾之所以定坤也方之
恒益咸損通既未泰否之交震巽艮兌歸坎離乾坤之極
則姤藏其復遯藏其臨否藏其泰觀剝藏其壯夬而極之
乾坤坤之所以藏乾也偶之始若藏之終益方圖之數亦
逆數也序卦之成運環方之合以為用也姤復立體而諸
消長之卦陽於此長者陰於此消而八中之通於中八體
之歸於極長而通者始之環圖消而歸者終之方圖用中

歸體而元運之開闔亦可深知之葢序卦之數亦逆數也

閼邵子言天根月窟開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何謂三十六宮曰凡當於方圓觀之其外一層皆天地之卦二十有八為陰陽往來之運行其中卦三十有六即其宮室之內處者也在天為運行之旋轉在地即宮室之交通也問邵子之言似不是言方圖曰環之是此天運方之是此地理造化之所以鉤曲斷連應乎區居之不同而實无一之不通震氣也巽風也風氣之元天地之始也言震為天根不必言巽為地源震生日日克而金之成乾是震其天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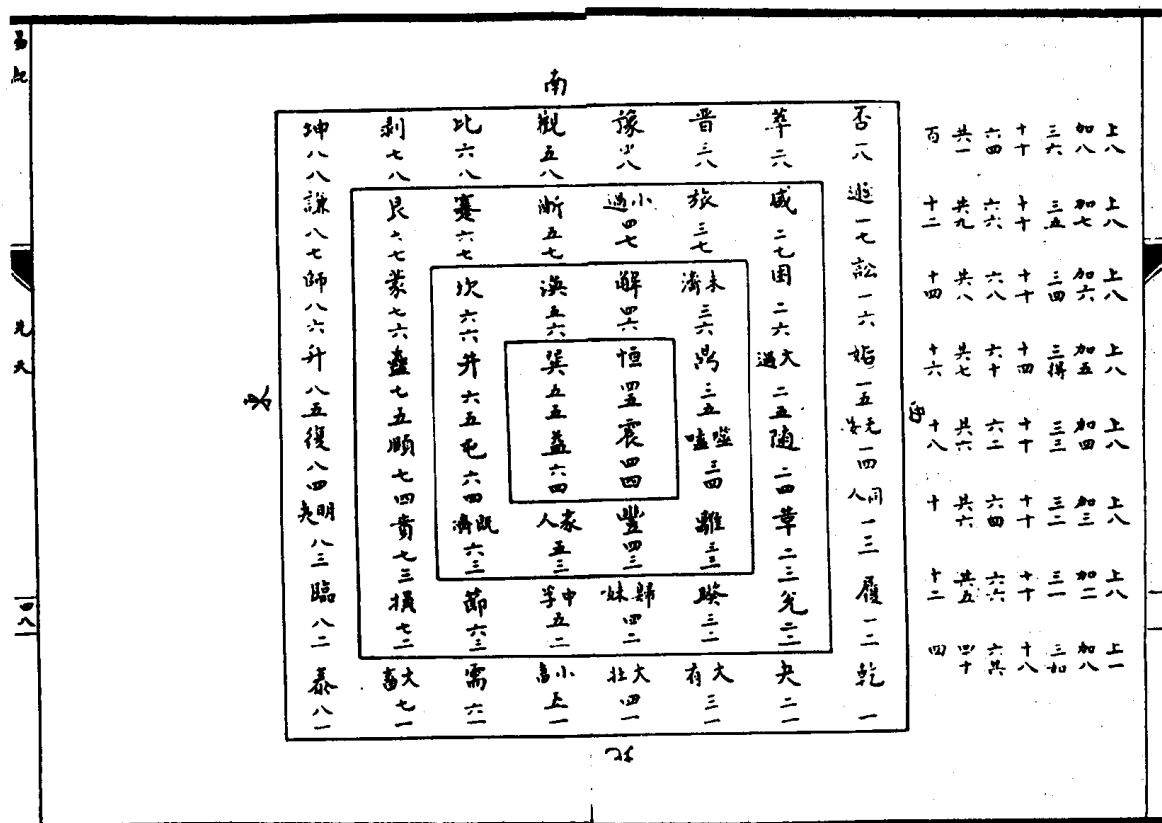
巽生月月生而木之通坤是巽其月窟也日應人人以成天月應物物以通地物也者精氣之為而月其宗也陽長之謂來陰消之謂往先天易簡无後天之煩難則往來之闢遠也闢往則雷風起而水火通山澤感而天地合三十六宮皆春和之融也故其詩曰揚擲風來面上吹闢來則反是故其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和出於清清收其和則弟言春而秋可知矣然則姤何有女壯之防曰天機之發而人欲之生則男微而女壯來往之不可得闢也復防出入有疾朋友有咎而姤防女壯之與長豈得已哉盈庭為

乾紅虛室无生白水火之不濟天地之災也亦與於逆數之終而已矣

八卦之內卦為自一至八之純八卦之外卦為自一至八之分下數二百八十八上數亦二百八十八合之五百七十六內除乾坤坎離之體數則止五百四十環之此數方之亦是此數即方言二十六者愚以每卦觀之而知三十六者數之紀也則當分於四方之中以底於四方之隅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始於恒與未濟而解渙從之其數三十六其坎咸之與否而遯之革從之其

數三十六其次姤之與豫而困旅在其中其數三十六其次大小過之與訟晉為四偏之從四中其數三十六此西南一隅四其三十六為一百四十有四皆八卦不交之數始於益與既濟而家人屯從之其數三十六其次損之與泰而大畜臨從之其數三十六其次小畜之與復而賁節在其中其數三十六其次頤中之與夬需為四偏之從四中其數三十六此東北一隅四其三十六亦一百四十四皆八卦之交數合二隅之數其二百八十八始於巽之與坎而井渙從之其數四十有四其次艮之與坤而剝謙從之其數六十其次升之與觀而蹇蒙從之其數五十二其次蠱漸之與師

北為風山之從地水其數五十二此東南一隅為風山地水之分歸其數合之二百零八始於震之與離而噬嗑豐從之其次二十有八其次无之與乾而夬履從之其數一十有二其次无妄與大壯而革睽從之其數二十其次隨歸之與同人大有其數二十此西北一隅為雷澤火天之分歸其數共合之八十合二隅之數二百八十八西南東北二隅皆四其三十六則各得其數一百四十四以從泰否之中故其數均東南西北二隅即三十六數之參差也東南之數得二百零八西北之數得八十以歸天地之極以四隅之數總計之十六其中四卦即十六其三十六十其三十六

得三百六十加六其三十六共五百七十有六除乾坤坎離之數三十六得五百四十倍之則一千零八十一千零八十十倍之得一萬零八百為一會之數蓋先天之圖所體具者也間文王之序卦入運无復三十六乎曰非也入運之數反對二十八卦不反對者八卦是總一三十六卦也分計之四中為三十六四偏亦三十六則用數之與體數均也天運於三十六地處於三十六聖人得先天體之以起後天之運而人道變化於三十六孟子論帝王之嗣續曰五百有餘歲蓋本諸此

後天之義

文王本先天之體起後天之用自周孔視之固方圓中之具有者耳學者　之初茫不知入習見之敝天人之陽也迨久而久之然後明其序次而見夫運行之所以然則知文明之卦周明之文固即伏羲本旨也夫子發之大明而其言之蘊義无窮愚為之拈示而詳指之要非有添於夫子本旨以歧於文周也

乾父 ☰

震 ☳ 得乾之初爻

坎 ☵ 得乾之中爻

艮 ☶ 得乾之上爻

坤母 ☷

巽 ☴ 得坤之初爻

離 ☲ 得坤之中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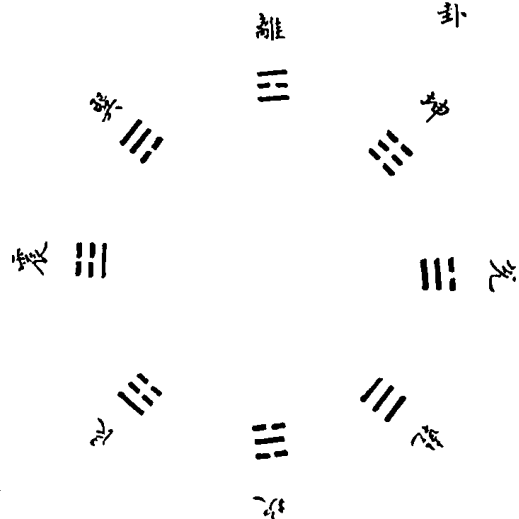
兌 ☱ 得坤之上爻

後天八用人之道也故以為父母子女之象有父母則有男女有男女則有夫婦有夫婦則有兄弟有兄弟則有朋友有朋友則有君臣要之父母之有子女其本始也此後天之序次所從生也先天五行之數生為八卦之象八卦仍是五行後天之八卦之象統以父母之生子女而八卦即是五倫則盡八卦之變而消長窮通應乎天時吉凶存亡應乎人事皆不過父母子女之性命情欲交通反復之无已也中庸道不遠人之說與後世占卜之法皆本諸此

問先天八卦已是五行之生不可為五倫乎曰先天八卦

五德之象數也後天八卦五倫之象數也是故造端乎夫婦先天之道也子臣弟友之主乎忠恕後天之道也忠恕為水火之中巽兌之言有餘艮震之行不足是以水火相濟之難吉凶悔吝之生也

文王後天八卦之圖

離 坤 兌 乾 坎 艮 震 巽

先天六畫未成之先以三畫成八卦之圖後天六畫未序用之先亦以三畫成八卦之圖何也先天圖三畫之卦三元本始之通也後天圖三畫之卦三元變化之成也三元通於六氣則六十四卦之全圖而要始於三元之通者終於三元之復故繫辭始有天尊地卑之章終有天地定位之二章以還其體三元之變化成於六氣則六十四卦之序行而要始於三元之推者終於三元之極故繫詞始有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章終有帝出乎震之二章以運用中之體先天八卦為八節之分時天行也後天八卦為八

方之應節地道也八方雨暘之濟自應於八節風氣之行繫詞言天地定位先天乾坤之極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極則其震巽之起也有親有功震巽之通坎離也可大可久坎離之歸艮兌也以此為天上之運行圓圖也即以此為地下之脉理方圖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於是以通之後天震巽之中起者旁交於東南震巽交而坎離得上下之中是易簡理得而成位乎中震巽通坎離之濟則艮兌成天地之交變化之所以有終也是故先天之坤艮以起震而火出火出則復权則震反艮而火反本後天

之火坤自收之而巽反為兌先天之乾兌以啟巽而水行水行而復歸則巽反兌而水還源後天之水乾自生之而艮以起震此可知先天為本源之水火後天其相濟之水火也先天為定位之乾坤後天其交泰之乾坤也先天乾坤之極所以通水火之中後天水火之中所以成天地之極此四偏之從其體與從其用者之皆不同也自乾坤避水火之中則艮兌推震巽以為坎離之濟濟則變化之從生故巽通水者也變則奉火之上震通火者也化則根水之下火在巽以反兌之中變之主也水在艮以起震之始

化之源也火主變而坤收之則風斂於澤以歸於乾金之源乾之所以生水也乾之生水得於坤之收火則知火變而巽斂於兌即水化而艮起於震兌以收火艮以守水水火濟盡以歸坎離之源天地交盡以歸乾坤之極斯後天之歸所以成先天之始不變不化不可有數也先天之艮震天之道也巽兌地之道也天以艮起震則火生是天不違火也天不違火則地之以兌啓巽而水出所以合之也後天之艮起震手上動也巽則其掌上開也手掌上開而奉火之得位則巽歛為兌而化水之有源則艮起為震所

以濟之也故先天而天弗違則水火之源通而火化之有生後天而奉天時則水火之交濟而火化之有成先後天之要義二語盡之矣先天見聖人之无心後天見聖人之有意无心之筆畫即天地本源之通也不待安排有意之推行即天地交濟之成也不待牽合則有意亦是无心後天之道亦自然而然也中庸謂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人道即天道之變化而有成也蓋本之此中庸其至矣乎火以生水則地以成天先天之體艮兌通二極而震巽起二中後天入用亦即震巽化水火之中而艮兌歸

乾坤之極无他道也如是以通之如是以復之而已矣善始終其水火者其震巽乎故先天之雷風相薄為水火之通後天之雷風相得為水火之濟善始終其天地者其艮兌乎故先天之山澤通雷風為天以開地之始後天之雷風歸山澤為地以成天之終先天始於乾坤之兩極後天交於坎離之一中而極之分要於一中之合而中不能通則須震巽之配以為之交交則火以風變為澤而歸之天水以雷化為山而終其地乃一中之所以歸極也此可知水火之中以其雷風之行也故水火相濟以雷風為相得

之始天地之極以其山澤之歸也故乾坤之歸極以山澤為通氣之終後天中也先天外也外極則中通中歸則外極相因者也圓以行於上方以行於下即為之相推而行之以成位乎中成中之位要矣人所以主天也性所以定命也即於父母子女之性情究極之而得其所甚深也先天之象父母極矣極則思偏而用中此坎離所以得位也然坎離之中可以相濟而无偏出之情不可以成交父母之所深知也故父之偏也進而處少男之位則少推長而為艮之用母之偏也退而處長女之位則少推長而從震

之用於是坎中而交於巽離中而出於震而後知水火之濟中男中女之為功也有中男中女交濟之功則二少成二少之成父樂而母安生成之事畢矣使父母知居之極而不知用之中知用中而不知秉偏以用之中未知有得者也問父老依子母老依女何也曰先天之子依母生而父老則就子氣骨之親也女依父生而母老則依女血脉之親也然父依少而母依長何也曰乾性上以就艮艮曲而下之可以生震也坤性下以就巽巽申而上之可以成兌也乾坤之極推二長也用其二長成其二少女少之成

也還歸於父男少之成也成其為母則仍復其先天之始問艮成其母何也曰艮在東北而坤通之則為母守終而水无溢溺之患然後艮乃生震而母道畢矣乾坤之意自欲退老遜位於坎離所以尊中而尚正也中者坎之道也正者離之德也中正之合所以變通形氣而成其終也離曰退老賁非退老也坎也者男道之通也男道之通必乾之父氣以本之使兌不知歸非所以善始也離也者女德之通也女德之通必坤之母氣以成之使艮不居止非所以有終也乾坤之意以為父母之責不可辭故母居中少

長女之中父居中少長男之外蓋以此也至於易簡知能之開應寒暑於天地之極為兩儀之始吉凶憂虞之轉應變化於晝夜之通為三極之道男女形氣之生始於乾坤幽明死生鬼神之故通於坎離知用道濟於樂天安土之終範圍曲成於神易合歸之極紫辭倫之矣然後知聖人用中之德業通於圓圖之始者歸於方圖之終也問文王之後天无六十四卦之圖何也曰文王之圖即六十四卦之序環為天行方為地理序則天地之合以用中人之道也懸故衍之二序圖之二以明文王本意從伏羲而出者也

上下篇反對入用之次

上篇	反	下篇	反
乾		咸	恒
坤		遯	大壯
屯	蒙	晉	明夷
需	訟	家人	睽
師	比	蹇	解
小畜	履	損	益
泰	否	夬	姤
同人	大有	萃	升
謙	豫	困	井
隨	蠱	革	鼎
臨	觀	震	艮
噬嗑	賁	漸	歸妹
剝	復	豐	旅
无妄	大畜	巽	兌
頤		渙	節
大過		中孚	

上篇	反	下篇	反
坎		小過	
離		既濟	未濟

問序卦之反對何也曰伏羲之圓圖相對方圖相反對則相通天之道也反則相制地之道也文王之序反對兼之天地之中也凡以天地中之變通即生於天地之本源通於水火之變通凡一反一對而生者推行於合反合對之畫而變通之成此後天之所以作也當文王定序之始見先天之起後天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八大體而已震艮巽兊初上爻之反對而天地水火從之為外運巽兊艮震三四爻之反對而天地水火從之為內運天地水火之自反對為四中之中行雷風山澤之自反對為四偏之中歸則

八中之中通者合歸於八體之極至乃後天之終以成其先天之始也易簡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後天之八卦圓見三元用中之位也序次之六十四卦見六氣通於三元之位而變化之詳則序次不可不分觀之也

震艮巽兊之初上爻反對者為天地水火之分運從方圖東西之列而來者也本源始於極至之分極不分不可以得中之合則總計一十六卦

剝　復　无妄　大畜　屯　蒙　噬嗑　賁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巽兊艮震三四爻之反對者為天地水火之合交自方圖南北之列而來者也中不合於通外不可歸於極則總計一十六卦

家人　睽　蹇　解　小畜　履　謙　豫

臨　觀　遯　大壯　豐　旅　渙　節

四中之卦訟明夷師同人自方圖東西之列而來者為本源需晉比大有自南北之列而來者為交通泰否既未交於中坎離乾坤歸於極自四隅而來者也

需　訟　晉　明夷　師　比　同人　大有

泰　否　既濟　未濟　乾　坤　坎　離

四偏之卦隨蠱頤大過自方圖東西之列而來者為本源漸歸妹中孚小過自南北之列而來者為交通咸恆損益從其交於四中之中震艮巽兊從其歸於四中之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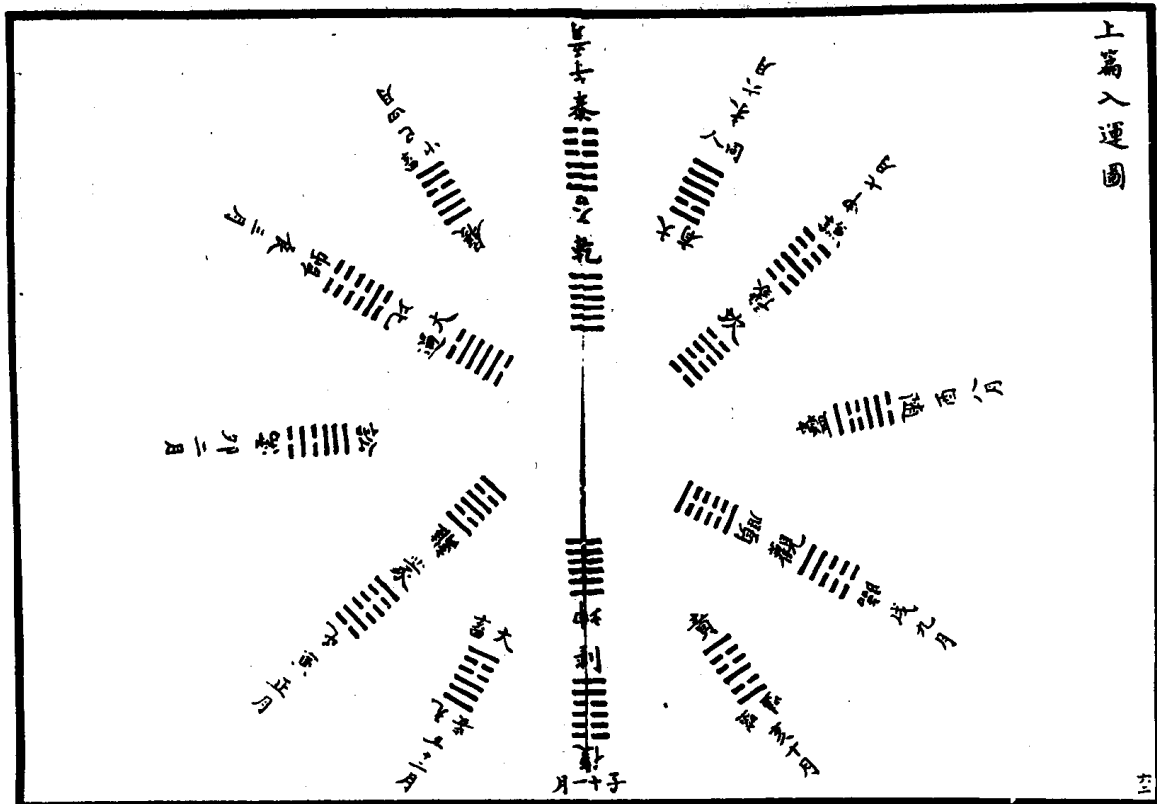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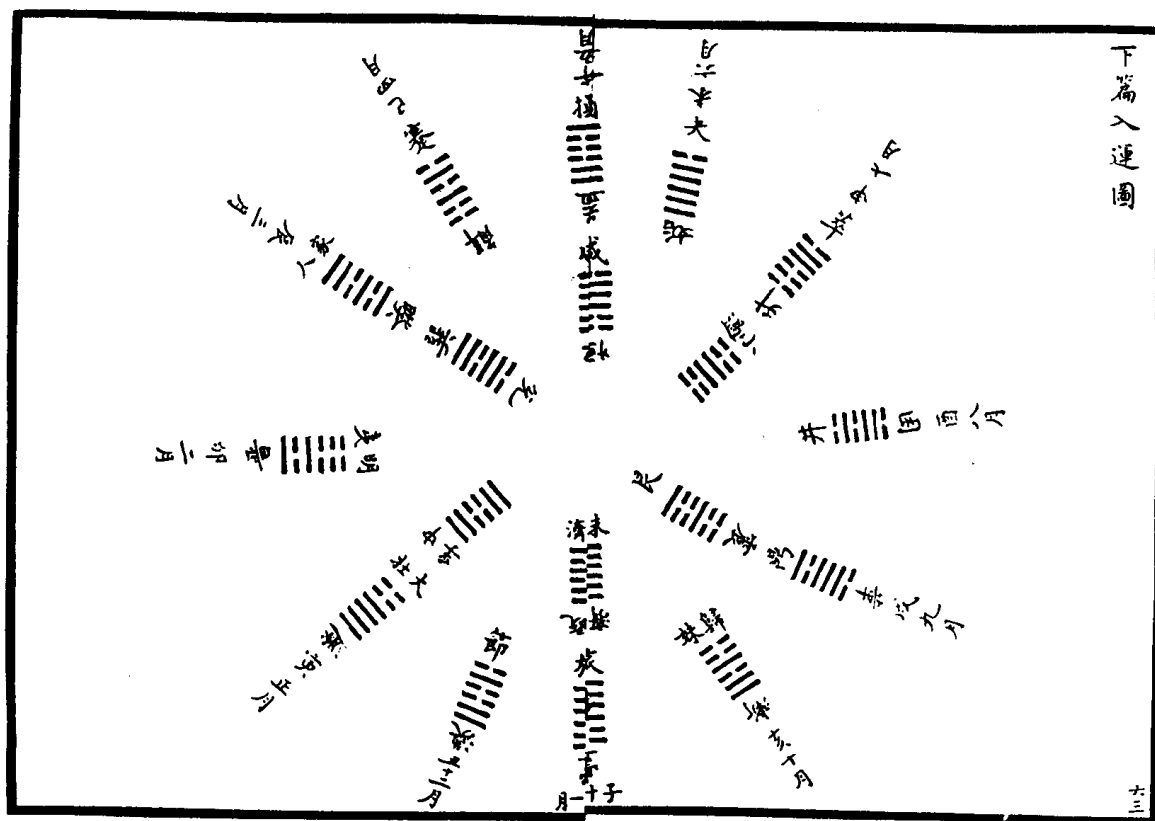
隨　蠱　漸　歸妹　頤　大過　中孚　小過

咸　恆　損　益　震　艮　巽　兊

上篇入運圖義

中者為體外者為候中六卦外十二卦

中者十八陽爻十八陰爻合之三十六爻

外者三十四陽爻三十八陰爻合之七十二爻

中者為體外者為候中六卦外十二卦

中者十八陽爻十八陰爻合之三十六爻

外者三十四陰爻三十八陽爻合之七十二爻

問伏羲以六十四卦環之為圓圖疊之為方圖文王即以六十四卦分半為上篇分半為下篇倚亦方圓相配之義與曰然天地對待者也開天者此象之全闢地者亦此象之全而合以行中人道之所以為天地主也天地分極則可以行中行中之數亦從乎天地之分則可合以歸極不分行不可以合歸也分行者外内之運合歸者中行之極至也天道之運風氣之感召地道之處脉理之灌輸形氣合而為中行之運人物之交通而結合也而人主乎物以行乎天地之中故卦爻之詞類皆八物之象以相推動植

之反對為雷風之以水行飛潛之反對為山澤之以火行也而合具於人身則四中根極四偏從之圓以象首方以象腹先天之體備也故乾曰首出庶物則知官竅之開首統之又曰君子行此四德則知肢體之用坤統之官骸上開於坤腹之感寧肢體下行於乾首之至健其後諸卦之序咸為相推之始官竅肢體秉於時而有通復往來之節則性命才情應於候而有窮通得喪之變自相推之序而生者也王者之運亦猶是已問二圖之所以入運可詳之乎曰上下篇次雖有兩分而合以入運則應以屯蒙遯壯

四卦當正月之運以少六日其漸次以配十二月之卦序皆然而皆少六日所以順過中小坎離乾坤震艮巽兌既未咸恒所以積贊於中也問六日之可少何也曰土分四季而行可知坤中之虚虚則其氣脉之通也中通於地中之虚以歸於天極之貫大化所以結合也所以然者圖去至中二之虚也書用五天極之實也畫之為卦圓則中虚方則中貫先天之體也運行則中虚歸極則中實後天之用也體用之相為通復无有已時每歲如是終古如是合上下篇反對之二十四卦即四時八節之該乎七十二候

不反對之十二卦即十二月之該乎二十四氣四象之歸兩儀即六氣之歸三元先天之出從卦後天之歸從爻出則元氣從四象八卦之行歸則儀象從六氣三元之極易道大全如是而已有圓則有方有方圖則有序卦之行中依然是兩開而三行也圓則氣无不全方則形无不備合之行中則精神相推以變化而要於歸結之終依然是兩合而三極也兩合而三極後天用盡而復還先天之體易莫難於用而難於歸體自然此辭占之與繫於後天之象變而不繫於先天之源初也先天八卦之象乾坤開坎離

之始後天八卦之象坎離歸乾坤之極故先天六十四卦之乾坤立體後天六十四卦之乾坤趨時趨時之幾自方圓始也方圓之乾坤守西北東南之終巳亥之窮也入序之乾坤當東北西南之始寅申之通也故曰剝来者立體者也變動者趨時者也八體之卦趨於旁以起運則中以旁通故天地水火乗於雷風山澤初上爻之反對而行分列之道也乗於三四爻之反對而行合交之道也分則剝復无妄大畜屯蒙噬嗑賁在上篇夬姤萃升困井革鼎在下篇者是已合則從泰而交者小畜履謙豫是已從否而不

交者臨觀遯壯是已從既濟而交者家睽蹇解是已從未濟而不交者豐旅渙節是已易道之自明於分合分以從天地水火之本源合以從泰否既未之交通中衆其偏則偏以其中而通之旁偏通其中則中以其偏而歸之極是故四中之體中則八中之用行需訟晋夷師比同人大有是已四偏之體偏則八偏合中之用行隨蠱漸歸頤過中孚小過是已八中行之而通以八偏之合中而復通則四中之交為泰否既未而四偏合中之交為損益咸恒從之者也通其四偏者四中之二五爻也乾坤坎離安得不為

之開始復其四中者四偏之初上三四爻也震艮巽兑安得不為之收終乾坤坎離自偏之極以趨時无他欲其中而已有八中卦以中行而泰否既未損益咸恒之交中之盡也震艮巽兑從偏之極以趨時无他欲其極而已有八偏卦以中復而震艮巽兑坎離乾坤之歸極之至也八體自中之極至而起之旁通八中以旁之中通而歸之極至造化之情天之中極則樂得其偏以行之地之偏極則樂得其中以歸之旁行之三十二卦為行運中行之三十二卦為歸極中乗其偏而成運偏乗其中而歸極易道盡於

是已問嘗思每歲之終萬化凝成天地歸極則宜運行交濟之俱收令冬藏之後日月之運行不息而雨暘之交不已何也曰運行交濟之收以歸元是元會運世之終以為混沌之極而天地之未闢也若乾坤既闢有方圓二圖以立極乾坤在運行之外而運行從之以有始則自有序卦之用以行中乾坤在運行之中運行交濟之不已而乾坤從之乾坤亦運行之教所以終而有始也外運之不交不交以從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本源內運之合交合交以從泰否既未損益咸恒之交濟中行之卦皆始終於內外運

之中者也需訟之水出入於天晉明之火出入於地亦分從本源師比之水出入於地同人大有之火出入於天亦合而交濟頤所以交濟者八中之通也故乾知大始坤以大終立體之極也比之水地无所終大有之火天无所始交濟之中也雷風山澤之中行亦行於外內運之間者也外體雷山風澤之合歸於天地水火之歛內體風澤雷山之合歸於泰否既未之中以合於極是故天行之終始轉於隨蠱順大之中也人之終始轉於漸歸孚小之中也則於知外體之震艮巽兌根乾坤之極而通水火之中順過合而有乾坤坎離之象是其窮也窮則震艮巽兌之終而乾坤坎離之始內體之巽兌震艮根泰否之交而通水火之濟中孚小過有分天地而合水火之象是其窮也窮則泰否既未之終而咸恒損益之始故乾坤之謂大始大終蓋本之此上篇剝復在子則下篇夬姤宜在午乃遜居於未上篇无妄大畜在丑則下篇萃升宜在未乃遜居於申上篇噬賁在亥則下篇困井宜在巳乃遜居於酉上篇屯蒙在寅則下篇革鼎宜在申乃遜居於戌蓋亥子丑寅天通生生之候也八陽卦以開其始始之爭先陽足也未申

酉戌地道成物之候也八陰卦以厚其終終之收後陰足也問後天八卦離坎中而乾坤旁入運之序則泰否中而既未旁何也曰先天八卦之體乾坤之極通坎離之中後天八卦繼之而乾坤之旁避坎離之中則盡坎離之中以歸乾坤之極三元之道也故知乾坤之旁旁之歸中之極也圓圖之運行體備於方圖故序次之六十四卦繼之以為運行之起體則自既未而通泰否用則自泰否而反既未六氣之道也泰否者外內運之中也既未者中以歸極也非其旁之謂也然則坎離乾坤亦非旁乎曰然隨蠱漸歸之歸震艮巽兌其體旁順過中孚小過歸坎離乾坤其極中是故天地中而水火旁旁通之始也水火中而天地旁中極之歸也方圖之體泰否交不交於三陰三陽之中而咸損從之即既未之反而恒益從之遯臨通於咸損觀壯通於恒益遯之二陰將否而觀之四陰則過之臨之二陽將泰而大壯之四陽則過之自然者也至入運而泰從否反對以有終既未反對以有始天地水火反矣遯臨安得不反於觀壯以從之乾坤六陰六陽之極而艮兌從之即坎離之中而震巽從之後姤通於震巽夬剝通於艮兌

坎歸坤則起姤以至剝離歸乾則起復以至夬自然者也至於入用坎離歸於反對之中姤復安得不反對以從之乾坤歸於反對之極剝夬安得不反對以從之是故圜之運行觀二中之歸二極方之平列觀二隅之交以歸二隅之極入序而用中則觀反對之中通者以歸反對之極至而知旋轉之風氣從圜而來交通之血脉從方而至以有其成其斯以為聖人崇效卑法而歸於天地之極至乎雷風山澤之中卦在震巽艮兑之列而其消長之數為剝復臨觀則在天地之分天地水火之中卦在坎離乾坤之列

而其消長之數為泰以上否以下即於乾坤坎離之列具之則可知水火之濟不濟從其天地之通不通而消長可見至序次而外運之旁通者按於夬姤剝復之數內運之旁通者按於臨觀遯壯之數則可知四中之中通通於外內運消長之中四偏之中極通於外內運消長之極消而不長安有中通長而不消安有極至四中之體始於皆不反對以起四偏之行四偏之用終於皆不反對以歸四中之極是故運行之用五十六卦皆反對也而皆以順過中孚小過坎離乾坤之八卦不反對者為之立體體立而後

用可行也四中之體不反對以立極故其用盡於反對以通之中四偏之體反對以起用故其終歸於不反對以合之極故四中通之於旁四偏歸之於極象數不分數全於五十五五十為中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分五分十而出者其旁通也合五合十而歸者其中極也象全於六十四天地水火之為中雷風山澤分天地水火而出者其旁通也天地水火合雷風山澤而歸者其中極也外運之卦一十有六其爻數九十有六內運之卦爻亦如之合之一百九十有一中行四中之八卦四十八爻四偏之八卦爻數亦

如之八體之卦四十八爻八中卦爻之數亦如之合之亦一百九十有二共得三百八十四爻除乾坤坎離二十四爻則三百六十盡乎反對之數也反對之歸上下篇反對之四十八卦歸於二十四卦上篇之中歸六卦不反對下篇之中歸十卦其八卦反對為四卦共二卦之不反對者亦六卦也是外內之運合以中歸而其十二以合於一十有二也按圖圖為卦始生之數右畔多於左畔一百二十方圖西南東北交不交之數均合之二百八十八東南極之坤其數二百零八西北極之乾其數八十入運之卦即

方圓之圖數所合行也始於圓圖之西北起東南終於方圖之東南歸西北始則外內之運效其天行即地脉之交所外合也終則中歸法其地脉即天行之歸所內極也卦生之始兩儀之分四時四時之分八卦八卦之分六十四卦爻也運行於卦以爻變之終而其十二而歸之為二十四氣即七十二候之歸八節也一其十二而歸之則十二月氣也十二之合為六龍即八節之合為四德也六龍合於三元以為首出之清即四德合於兩儀以為腹藏之寧也環其運行之始乎方其運行之卒乎運行之有始有卒

者其惟聖人乎問三百六十之爻以準日一歲之紀也日以應年三百六十以準年一運之紀也而聖人之數必至五百餘歲何也曰聖人有始有卒卒以成始成其卦生之始數也問夫子於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卦畫見乾坤之造端乎男女者即易簡之知能通於德業之久大斯即帝王體倫於先天者也變通而成位乎中後天之道也此即氣數之在其中乎曰夫子之言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此非空空理道之言也德業本先天而來即象數從

生之始成位乎中而无方无體之精通於陰陽不測之神盛德大業之成歸於崇效卑法之至是即後天之象數從方圓二圖而通者從方圓二圖而極者也聖人後天之用非有離於先天之體五百四十者聖人之數也至卦以爻變而得乎後天之歸者三百六十君子之數也善人之道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有用而无體故其數三九二百七十若有恒之數中通者也八卦之用皆以雷風之恒為中通而極至之即有恒可為善人君子以至於聖人而无為有虛為盈約為泰者有害於風氣之始則其數之不常不久

者也造化運行之道本之交數雷風交而一十有八並體數之不交者亦交是三十六也雷風之水火交而三十六並不交者亦交是七十二也既未交而坎離從之是一百四十有四也通於艮兌之交於咸損則三百二十通之乾坤之交於泰否則五百四十之全而離乎有恒則交之過均者反於不交之過差以至於盡數則然耳計震巽不交於四五三十有六之盡也坎離不交於三六一百四十有四之盡也艮兌不交於二七三百二十之盡也乾坤不交於一八五百四十之盡也是故交通不至於乾坤者止於

艮兊之二七不至於艮兊者止於坎離之三六不至於坎離者止於震巽之四五人而无恒身心之數亂而无統與帝王之數亂而无統一也故圓圖乾極而无一不合方圖坤終而无一不分序卦之乾坤分合於反對之極也民合而年長民分而年促所可按圖而知之也問聖人君子之精微曰只知者見其不惑仁者見其不憂勇者見其不懼三者秉運使非氣數之渾全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乃他日又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是三德雖為運行而非濡於陰陽渾全之始故三王以三德秉運皆歸堯舜之極

至君子所以貴於証聖也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蓋非善人所及知况有恒乎蘇此言之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與日用不知者之同无與於道盡有以也四五九也三六九也二七九也一八九也四中四偏之數成九則交故四九之交不交皆三十六若有風山而无雷澤有水地而无天火則極之坤有雷澤而无風山有天火而无地水則極之乾要之風窮於雷則水盡於火山變於澤則地始其天以一手觀之五指之用數一十有八合二手十指之數則三十有六而統之十指足之指數亦如之是七十有二也而統之二十指計七十二候之用便是七八變化於九六之成則觀九六之併歸而七八可知七十二併之三十六三十六併之一十八而知骨之應節地道也變化而歸之四九之併於一九則九數也乾道用九此之謂也九數只是六宮是六六之併於一六坤道用六此之謂也宮數應時天道也七八併於九六而九併於六則知十之歸也三二併於四一而四併於一則知五之歸也故五六不相離六氣之歸三元則五行之合於三極以是為元運之全復則知五十者乾坤之統體也七八之變化於九六

而三二四一從之五十之用也聖賢寓其義於書籍故論語二十篇大學三綱八目為九章六氣之歸三元也中庸衍之為三十六章則四九而六六之全也其用三九二十七餘一九歸體體中之六氣猶用而三元不用故以三十三章而止官數凡九其用七上而二下二下者變化之數也故孟子之篇以二七而止中庸九而六在其中孟子七而八在其中八七併於九六之謂也論語於二十篇言帝王之統大學於九章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善則得天命不善則失天命中庸於三十三章言篤恭平天下之

至孟子於十四篇之終言帝王之運皆數之極也數之極處見孟子從中庸以為歸中庸從大學以為歸歸之論語則五十之終於皇極也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數七十有二雷風山澤併之天地水火則三十有六水火併於天地則一十有八二九之併於一九則形氣之併於精華也五六之併於二一則清華凝於純粹之精也近而約之除乾坤坎離則六十卦以應六十年年甲之一周也咸損交泰否之內既未交咸損之內益恒又交既未之內則總計六十年內泰否各以三十年而交乾坤各以三十年而極計

三十年內咸損各以十六年而交艮兌各以十六年而極計十六年內既未各以八年而交坎離各以八年而極計四年內恒益各以二年而交震巽各以二年而極天地之氣脉然也地道變盈而流謙於泰否之中按之水火之變從其天地之通也雷風水火之分數不同則徵應亦異若山澤之於乾坤則二極也前極則後生二中之終始該於二極之終始者也數通於均齊極於參差巽之數五震之數四則所不及者一坎之數六離之數三則所不及者三艮之數七兌之數二則所不及者五坤之數八乾之數一則所不及者七全體之數倍之進退爭於震巽存亡爭於坎離得喪爭於艮兌序卦之所言蓋本之此乾以君之乾至兌離至震而後巽之至坎愈疏則愈通艮之至坤愈博則愈廣此配乎環運之始也坤以藏之坤反艮坎反巽而後震之至離愈反則愈收兌之至乾愈約則愈專此配乎環運之終也環以運則專以定廣方以處則廣以藏專序卦用其中而歸之極則終始於水火之中者終始於天地之極故環極以起中為運行之中所從始方終以歸隅為運行之歸所從極隅之終者極之始故坎離既未之終者

乾坤咸恒之始焉

大明蘄水郁文初註號郁溪

☰

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先天之乾坤立極者也六子從之以立體序卦之乾坤趣時者也六子從之以交通未有極至而不交通者也交於中通而後凝於極至則乾坤之始終可知矣坎歸乾極則艮以起震之為乾元非他卦之元可比也乾元之氣非有形之屬所可囿其大矣哉大氣之通有如絲絲之貫貫之分運之終而統之乾故屯蒙以後之卦分運也乾大統也大統以統分運之行於一歲之物生時行可知終古之全矣天之於物一以如萬隨其濟取而元氣之皆足則始而有終者也亨者巽之合也震合則雲之行巽合則雨之施也問先天之震始生離令震始而雲雨之隨何也曰先天之分列者震巽對待之體也震生火而巽生水以與之交交濟之始也萬物以巽之絜齊而成品品物形生於水乾統之故從其流而為言

也雨暘自日月而生雨暘之交已而日月見則知天地定上下之位日月出東西之門月之終者日之始日之終者月之始而主之者日也則謂之大明終始焉可也自大明之有終始而分為六位皆按時而成時分十二六之倍耳日為五行之華聖人之大明象之月為六氣之精六龍象之天地之為大與天蓋也地載也坎輪也離則與中之人也震艮其配匹也巽兌其轡御也日之五行秉乎月之六氣以為運六龍之就駕象之聖人之於天道也步趨中度日主之和鸞中律月司之攬轡在

乎乾我馳驅而不過乘龍之御天象之是之謂乾元所
以亨通也而日以巽盡而變則其兑也月以震盡而化
則其艮也艮兑為乾道之變化明非他卦變化之比也
乾道變而萬物日華之歛則其性也乾道化而萬物月
精之歸則其命也形氣之精華歸之性命而兑為各正
觀菓資之有分辨而知之性之真即脉之淳其和也命
之正即氣之清脉淳併於氣清其太和也而為之保合
者艮也兑各正於中艮保合於外觀菓衛之外同而知
之斯乾之所利貞也萬物以利貞歸乾坤之極與人身
以利貞歸首腹之極一也然後知所以通者雷風相與
之大而已矣所以極者山澤相感之極而已矣乾以氣
清之極則尊於人為元首之出聖人之御極象之坤以
脉和之極則親於人為腹藏之寧聖人之至治元為象
之人身統天之元歸於立極為運行之從生與帝德之
始立乎王道之極為百代之運所從生一也序卦之始
乾坤此之謂也問咸寧之義曰震巽之通坎離恒道之
大也艮兑之歸乾坤咸通之至也乾道統其全而見之
分運之行則咸恒為下篇之首也然則時行物生俱不

關先天之圖象乎曰乾以先天之定體始乎後天之推
行推行於定體之中而人物生故觀人物之形體性情
皆本極而通中自中而歸極聖人之生生於貞元之轉
五行通六氣之始則時乘六龍之清華也六氣收五行
之歸則三元混合之極至也問統天何義曰坎言納約
如蚕繭之成納其頭緒於中離明中斷而吹通之則抽
繼中庸言文德之純為天命不已此之謂也乾之始元
即其頭緒之大統也天地其經也坎離其綸也元亨其
統而行之所以有大明終始之章光也問絲於何來曰
氣化為絲脉通為絡氣以絲引而脉以絡通坤所以為
黄中之理也至其運行則屯始乎君之為治統業始乎
歸之為學統接乾元之統而行之者也問乾坤不自行
行以六子之道乎曰中庸言誠者自成也誠即乾坤之
自成其體也而道自道也謂六子之道非六子之有即
乾坤自有之行道也故乾坤非他即六子之陰陽所歸
也六子非他即乾坤之陰陽所出也故震巽非他即乾
坤之元亨也艮兑非他即乾坤之利貞也坎離非他即
乾坤之清華通於元亨復於利貞也始生之為形象變

化之為性命乾坤所自有之樞機非六子之所生也坤與乾配從能者也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然則六子之分運亦乾道乎曰易有統體則有分運分運之乾坤震巽通而艮兑從分運之水火亦震巽通而艮兑復循之統體也以其分運之各以其時故不言乾道其實皆根一元之大統而分行之也龍木數也震木生於坎水月所生也龍之數六應月之化象也虎兑象也兑金成於離火日所成也虎之數九應日之象候也乾言六龍之全而不言虎何也曰龍木也木以水生應月氣

之始乾虎金也火以金收應日火之歸坤水氣全於天開金風歛於地成天開者運行之始時也地成者運行之終時也故統天始於龍行而分運成於虎變於革言之閟性命之真只觀之太和之味不觀之臭所通乎曰發其於中通而究其得外合之周味得於極至而內合於萌生之始臭濁則乾不清不清非乾之外極也味濃則坤不寧不寧非坤之內始也中膈之終內含其恬淡之生而外極於聲臭之盡益以此也閟所以首出者曰腹之通心腎而六龍行中之主其水之通也心腎之歸首腹而六合歸極氣固其脉之淳也氣脉之清淳中和之盡致也中和致而位育成此之謂也聖人之于天道道遠乎哉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震行艮止乾之道也而坎為中巽呼兑吸坤之道也而離為中坎離中交而氣有行止見有呼吸相資以為道變之用也行止不陷於坎而歸之乾健之極也健極則行而不已呼吸不脇其離而歸之坤順之至也至順則靜而不息坤順併於乾健則天之行門周外地之息翕

於中行愈周而息愈密則自強之訣乎不息以為二極之始然後一行一止一呼一吸以為中交之道使乾坤之動靜不居乎極至而欲中行之交通不可得矣苟言乎自曰震夫而巽妻艮明而兑友易道終以有始自婚媾有言而後夫妻之不交朋友講習而後朋友之不交是不見其人不獲其身之後至於頤中孚之失類而絕與可知乾體之得其自也六子之情多陷則多息多陷則首出之精衰不可行之震艮以通坎多息則腹中之脉竭不可行之巽兑以通離四體之不行與天地四時

之不行一也四德行而雲龍風虎之相從與類得朋之
有慶乾道自凡斯所以相與而可輔也中庸蘇問強而
極之至誠无息然後有容敬執別之時行此之謂也斯
自強所以繼首出而言之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按日月之行而啟六時之位故卦言時象六龍文即六
龍之按時而分位也觀日而五行可知觀月而六氣可
知六氣見於六龍為潛見惕躍飛亢而日變象於月化
即五行之變象於六氣之化而時之大全可睹矣潛寅

也見卯也惕辰也躍巳也飛午也亢未也以此為龍之
六位時成即坤之六位所通也問潛龍何以始寅曰先
天之體乾坤立於午之極後天運行乾坤趨寅申之時
則初其寅月也龍自九月入潛應履霜之候乾之初其
巽風之初醒也然蟄虫未驚猶守潛而終蟄出不以時
害必及之故戒以勿用問龍以象聖何也曰天地之大
精神見於日月日其神也月其精也聖人得天地之精
神天德之精其龍體也天德之行於龍體秉於元運之
大者也夫乾坤坎離之閉也水之餘逆挾大而為大化
之結非雷不解若坤之餘逆挾乾而為元運之結惟龍
德之行可以解之而雷霆之不足也何也坤之閉乾為
窮陰之結乾之開坤為元陽之生元陽之生為龍而雷
剝其從之者也世皆以剝為暘无異乎以英分之雄為
聖人之才矣龍之元陽无欲違天之人不得而用之龍
之出用天之使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水火之行會通於天地之中雷風山澤之時從也上中
為天下中為田而在田為在天之基中氣之所通也中

通則知至土爰稼穡中和之謂也而貴於龍見之在是
使田中之元陽不到而萬物皆枯无以為在天之基地
矣離德也坎功也坤吝則其私也乾公則其普也問龍
見而雨隨是其功也以為德施何也曰金之生水成功
之際也木之生火見德之時也德見而功隨依然是火
生而水應蟄應於龍德之見時也能見之時景星慶雲
化之即和風甘雨天地氣化之始淳也至於嚴霜雹雨
天以威行其間然後有雷電合章之說其後者耳餘此
言之一大人之見而兆之時雨之化與好問好察之至

於一年成都二年成聚无他德施之謂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三四當天地之中震兌之間出日巽艮之間出水而山澤之反為雷風雷風之復於山澤三四其中轉之關也日終而水始為兩乾之間是乾而又乾也水終而日始為兩坤之間是坤而又坤也坤之不言以乾行其道而坤從之也日終而水始為兌反而巽復地之行道也水終而日始為艮反而震復天之行道也天自反復以審之而行道之得失可以自見天恐失於水地恐不得其火與君子之自審行其道而心德之得失可以自知一也何也天地反復其道以為水火之通復而萬物之生成无有不遂使道機有差則水火之失萬物之害也故復以審於外運之始小畜以審於內運之初曰復以自知人曰復自道其義吉也聖人則周元運而成反復之大全統天之道无所差失而皆得其自然之符合故於復之三爻見天地日月人鬼之數无一不合然後知出之分運而精詳於日月不過四時不忒之故固即從乾道反復而析言之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兌澤也大澤之聚則淵海也水出於西流聚東南則成澤火出於東入歸西北則反山凡山通於澤大山則歸於地凡澤通於山大淵則通於天是故雷風之形進於山澤之氣萬物之蘊通也地山之氣進於天淵之全龍之蘊通也震進也巽退也龍之躍進機也風從山之退則蟄於地雷從澤之進則飛於天物飛以翼翼則乘風巽之道也龍飛以足足則乘雲震之道也所以躍者足之為也躍則飛之漸也不進則元陽之不足龍之咎也世謂龍門點顙可以驗元陽之不足則龍之自進可知矣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龍在田則水通乎下之中龍在天則火行於上之中於下之中見大地之水通於上之中見普天之火出水火之融通造化之謂也水造而物形之生火化而物性之盡造在化先大造在大化之始天之造就萬物與大人之造就萬民一也造世之道與造化同其自然其始也予之生全之大而究則不謬不悖為世法世則之不可

遠也而乃知造化之道人生之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二五為水火通天地之中三四為之中精而初在水下其潛也上在火上其亢也龍以潛而藏以亢而露亢之有悔悔其退藏之不早也盈虛消息易所詳也盈虛按之精氣消息按之血脉天者精氣之主也艮起震則虛反盈震歸艮則盈反虛地者血脉之統也巽歸兌則息反消兌啓巽則消反息盈虛應之龍化消息應之虎變盈則龍自山而通之淵虛則龍自淵而反之山要終歸

於蟄伏之所潛也艮可大謂艮可起震也兌可久謂兌可啓巽也兌不歸艮而震巽之不生非恒久之道也此无他恃其精盈之故也足之衆雲精通於氣也衆於天地精氣之動而長飛不返忽焉而収雲散而日火之出能无亢乎亢即其不久之適也今夏季之時雨易聚亦易散天地之盈反於虛也知化者從之問能自成月入潛亢應未月豈其潛時曰非謂上即反潛也丑之盧不守淆未之盈不防亢精氣之大戒也戌之霜不殺草辰之木不華枝血脉之大戒也失之虛不可以得盈失之盈不可以反盧於乾上言之収於血所以生氣氣之生毋輕離血於坤上言之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自一至十之數始自河圖象所生也畫卦之後見象不見數而不知象即其數也故以象立卦以數名文問河圖五行之數生而為象象即是數是已諸數俱備而止用九六何也曰河圖之數五十有五揲蓍則用五十以為七八九六之變九八為少九六為老少以老變靜以動變用九用六用其動者以為變化之成也問河圖之

數七八為木火九六為金水今止九六豈數可无七八乎曰數對待以為五行之分方其體也合五十以為大衍之成變其用也四七四八之生併於四九四六之變則變而復生天地之用具是已而人不知聖人代之以大衍於蓍策所以顯示之也問天之靜者為七八之數亦以斷吉凶何皆以九六名文曰數之未老亦其時之可靜也然數未有極而不生七八以通於中未有中而不成九六以歸之極槩詞謂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諸卦之文錯其九六之數以為進退之漸而乾坤者進退之

極至也則乾坤之用統卦爻之用而用之者也問乾坤之極至曰大衍之數用五十而存五不用者謂十以分方五以歸極火克金成而火无生土則金不成金成之用火五用之也水生水始而土不克水則水不生水生於用六五用之也非中五之為天極九六不可得用之是故乾用九謂六爻本也金成而木盡則九之用也坤用六謂六爻本八金成而水歸則六之用也水生而金成成於乾六爻之後土克而木生生於坤六爻之後二用无爻位所以應乎歸極之候也乾中之火天德也坤中之水地道也用九而木盡則火歸本根根於腹中則天德之不以為首也用六而火盡則水歸始源源於首極則地道之不以為腹可无言矣問人身之首為宮竅肢體之運行所從歸配之天地運行之歸可詳之乎曰繫詞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三極通五行而六氣隨之即兩儀之生四象以為八卦六十四卦者八卦之重也八卦即是五行八卦成於六爻即是六氣乾統乎坤而年分四時則四德之分五行而為四體也離統乎坎則日統乎月月分六象則六龍之為六官也年月統日

時之分官竅統肢體之分五行倍之十於六氣倍之十二變再一時而十有八候於一體分四肢之節四時而七十二候於四體分五倍之節而七八之生具是已反具歸也四時之八節根之二十四氣皆叠是已四觔之抵領之十二月之氣頸節是已見之官竅七八併之九六之歸九竅又併之六官以為六合三四併之一二而二又併之一以為三極而九六之變具是已時行物生於七八之折變變化化於九六之歸日時之變盡而歸於年月之極與肢體之變盡而歸首腹之極一也火歸於腹而首出益清水歸於首而腹藏益寧使非用九之變而火不歸根必上爍於混元之極使非用六之化而水不還源必下浸於黃中之理乾坤之患害與首腹之患害一也其斯以與於亢戰之窮也謂之乾造變化之用豈其可哉是故觀其統體之始則運行可知觀其分逆之終則統體可知天德不以為首而火歸也中便是嗑賁之歸順而豐旅從之以歸小過故震艮之木本為離火之生地道不以為腹而水歸天極便是困井之歸大過而渙節從之以歸中孚故巽兑之金源以為坎水

之出是之謂極至之歸日月出而乾坤闢也閟數之體以起用聖人何以知之曰天地出圖之體數於帝德之始出書之用數於王道之興以成之伏羲本圖作先天之象文王本書設後天之象以成之數不出見於象則體不可立象不變化於數則用不知歸觀時行物生之精微而知七八之生併於九六之變應節合符不可參以天意天地之用以成體與聖人之用以成體一也而要之知藏則知歸焉畫之矣羣龍无首之象其深矣乎閟龍木數也何以用九曰虎金也金成於火克則樂於

象火之位以見光龍木也木生於水源則終不離水之藏以守本統天之極木火歸根而金水還源則虎變以成龍見之始交通之中水生木而火通火克金而水濟則先以龍首之藏而後虎尾之麗此雲從風從所自生也木為金根龍為虎始虎之用成於見龍之用成於遯聖人之用猶是也聖人得其用於六龍御天之始不虞其首見以龍生於元氣之始不患雲雨之不足至文之上元而不知九之為用火不成金則水不藏木火爍乾精而龍首之見應之災之大者也用九變而善藏其用所以為乾之吉道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圖以數呈義以象示文周以詞與已為象數之在言矣乃夫子之彖傳象傳則言之加文而又立文言之名可以象示之樸者可以言說之文明乎義理之文亦其象數之所見也乾坤可以文言他卦可知書不盡言故夫

子存之閟元何為善之長曰元震也坎惡也離善也貞極而元始則惡消而善長君德之始元也否時之消長則善惡中轉之數矣亨兌也艮配也兌嘉也配盡於山氣之窮而嘉生於澤脈之會謂兌與震會合而離明出於中於君所會心處知之不但乎嘉嘉遯之比也至於義者巽也兌和也艮平也自兌而巽則巽亦其和也巽艮之間既為坎惡之消則巽和以合於艮平義利之際為和平之生亦不但後時言義之比也天地之道下木而上金艮其幹也巽其葉也葉以象時事之終也葉落

而幹存人之靜也葉未生而木已立貞固以守之守其所生也此非天下幹材之比蓋之言幹其後者耳木生為仁天地之體也人生於仁君子之體也天地之水長養乎離明之着與君子之仁長養乎人文之生一也然天下震生之方即天下兌澤之來會而文明出與人心生長之氣即天下嘉美之會而合於禮之所生一也巽義也艮物也巽之生水足以潤山與君子之義以生利足以及物一也物之清平而義之用和然巽必以艮為幹立而坎水生與天下之事反於吾心之正以為根幹

而淵明生一也問四德皆不落於後來何也曰為先天之始前運之畫而後運之生人文消歇之後仁自足以長養物類醜惡之散嘉自足以會合人文嘉美既見義利之平和自生禮樂與而干戈釋所以為四德之始元也問與六龍有合乎曰然日月為兩暘之從生應文變於日時之候先五運之來乎六氣以歸三極坤歸於乾人之所以首出也天地為寒暑之從始應卦始於年月日時為四時之分乎五行以分八節乾通於坤人之所以足行也四德皆以足此之義也六氣歸三元之極故

六氣之謂六龍四時分五行之運故四時之謂四德其後諸運行之文六龍之所統也運行之卦四德之所統也是故天之有是六龍猶人之有是六官也天之有是四德猶人之有是四體也則不但仁其體也併禮義智皆四體之具足者也君子之行此四德猶乾首之行此四體非君子之健无四德之行與非乾體之健无四時之行一也問易始乾坤始於无妄大畜之次為乾之首出何也曰先天之極至趨乎後天之時行時行始而坎離出於東西則大明終始也乾坤定之上下則首出腹

寧也六官從乎首出四德通於腹寧自順大過該乎中孚小過以為官裹腹體之歸大過言棟撓是脊棟於中欲其首出不可得以乾陽之未足也言本末弱是四肢之未暢欲其體行不可得以坤陰之未足也陽足於六龍之歸三極則乾清陰足於四德之通五行則坤寧乾清為坤寧之主坤上歸而乾下行六龍之歸坤歸之也四德之行乾行之也君子行此四德以六龍之歸在其先也非君子未足以幾此也然則資始之元與長養之元有以異乎曰然資始之元物生之元也長養之元時

行之元也物生之元始於交通相嗣相續之不已卜世之道始於此矣時行之元始於本體奉天承運以為行卜年之道始於此矣聖人之生生於資始之元已承天統而首出之後乃為正運何也六龍之御臣道也日乘乎月則君乘於臣以登極四時之行君道也天始乎日則君長乎人以時行六龍從天通之於神四德從人証之於聖无元首之出則无四體之行无聰明睿知之有臨則无容敬執別之時出古帝之政无正朔在開天御極之後有以也是故文王之詞統言之也夫子之彖傳文言闡發乎文王之蘊而示之者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六子之精蘊歸之於乾故自卦言之六子之氣見之為六龍分為六爻而一爻備六子之德則龍德之潛可言矣震世也世道之衰震易而巽變潛中之震藏於世道之始悶非末流之為變易也巽名也震生而巽成世風之變名濫之極也潛中之巽藏乎世風之初啟非有狗名之心也震藏於艮是遯世也遯世无悶本乎艮氣之清離是也兌見其是也而潛則不見不見是而亦无悶脉和之從其氣清也樂者離行而坎從也離行則兌翕以答巽闢坎從則艮曲以起震直以與之合合則雲雨之施行也憂者坎歸以收其離也震之反艮則盤曲以歸地巽之反兌則迴旋以歸天而與之違違則天地之閉藏也隱也者憂違之未解而樂行之未見也是故世道之風氣變易而吾道之奉懷自生龍德歸根之極也何言乎確曰乾之用震其動也直其靜也專專則純氣

之凝也如石之確人得之為純陽之堅凝本之於天非有待於後來既欲趨世又欲成名趨世不可成名不得怨尤之起行藏俱不得自由二三之意游移不定豈後有隱於深根固蒂之中者乎是故震者木也拔者艮之手也本根之深固則不可拔震木拔而大化不出於本根龍德搖而開天不從其本始智名勇功之所見用者然耳豈足與於元運之大者乎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夫不學易不知孔顏之有是者之謂何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愽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正中不正中之位與當位不當位夫子每審言之易知者也至見諸位之中未光中未大之類而適得一爻之中中足以通之而不關則不論正而謂之正中見諸位之失正者曰不當曰未當而適得一爻之當當足以守之而无失則不論當而謂之正當此正中正當之所以名惟知者也是故正中之位始於乾天之極自通於地之中則二位之正當其中也天地中通水火從之則雷風山澤從之會通之始也始通之元陽則見龍之在田也位之正中即德之正中龍德之正中只於庸德之吉利見之水中也火庸也中源於大中庸達於至和大本達道之始幾也庸在言焉巽之啓也而巽未離於兌則自信庸在行焉震之動也而震未離於艮則自謹與天地之初雷風相合而不相悖一也離正也坎邪也離欲通於坎則邪易入而離外剛則知閑離中虛則終於偽坎中實則始於誠坎欲通離則偽易入而坎外柔則包

存於此知防之漬知存之亡情欲之後也性命之始閑存其所自有也與天地之初火无燥炎水无浮溢一也離善也震世也離出於震善世之象也離為戈兵伐象也而兌與之會為和說之始競伐之未起也寧至有爭功爭能之累天下之水聚於澤道之多也天下之火歸於山德之愽也道德之博大說於心而止諸躬正易知有親易從有功可久可大之德業所以起也與天地之澤恬山靜而變化之成可為風雲之生一也是之為君德乾君也庸則其德也何也偏從坤出臣子之才情也乾以中通君父之德性也天地以水火之中歸山澤之感以起風雲之合與君父以中庸之德通臣子之才而從龍從虎於聖人之作一也人身中和之氣脈變化之以為首出之極與大人庸德之言行變化之以登人君之位一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君子在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

矣
君子德業通之天地所以進修之機與天機一也二之
謹信閑存與雷風通水火之源一也善世德化與山澤
成天地之交一也先天變化之終即後天交濟之始是
故忠信水德也水欲濟而從山起雷與人心從真起用
一也可知前已有庸德之行而此則加進者也天治也
啓於巽則辭之修也修辭而巽反於兌誠之立也兌居
也艮業也誠立而兌定其艮業之居也是火歛而以風
反於澤即雷反於山與人心之化偽歸誠而定天下之

業一也可知前已有庸言之信而此則加修者也震知
也巽能也艮之起震知之至也而兌即啓巽則知至至
之也震幾也巽其與於幾也震知之始也震之反艮知
之終也而巽即反兌則知終終之也兌義也艮與之而
存乎義也萬物之幾通之一心之幾應念而靈諸卦爻
多言幾而此所與者天地之全幾也萬物之義通之一
心之義隨念而制諸卦爻多言義而此所存者天地之
全義也與幾猶雷風之相與將以通天下之志存義猶
山澤之相通將以成天下之務是故上无火炎與君子

之居上不驕一也下无水竭與君子之在下不憂一也
所謂乾乾者兩乾也先天乾上後天乾下乾下而侯應
之夕先天坤下後天坤上坤上而侯應之朝巽惕也兌
說也艮安也震行也日之謂時也日終於兩乾之間地
以成天惕而得說者說以啓惕則火化而水生水生於
兩坤之間天以始地動而反止者安以起行則水生而
火出說而安焉之謂存義惕以動焉之謂與幾與幾而
水火相濟臨觀之地以成天始之此矣遯壯之天以行
地始之此矣小畜得與幾之道故知存義之无咎夬存

義以為始之與幾故雖危而无咎也不然而驕火不足
成金无以化水竭水不能生木无以化火欲以兌咎難
矣聞前言天德不可為首地道不以為腹已无火驕水
溺之患何至此又言之曰水生而不憂則樂得其天火
出而不驕則能愛其人以是為水火之濟用中之道也
至乾金成於不驕之極而用九則火歸本根坤土守於
不憂之終而用六則水還始源以此知乾坤之无極至
之道也非極至无以通中非中通无以歸極此三上爻
之所以異也是故乾三爻與坤一爻相應與幾而時發

相因之詞也存義之即以含章亦相因之詞也而方其
乾惕風清而澤靜則山止而雷行天地交於水火之濟
龍之所以躍而知飛也風雲之應有繇然矣至於乾坤
之上爻非用九用六之為變化而欲免於亢戰之數以
歸於一元之始難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
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艮上兌下者常分也從乎天地之欲通則或上或下之
无常无常謂无巽也震進巽退者恒道也從乎水火之

欲通則或進或退之无恒无恒謂无震也離正也坎邪
也坎自巽以歸兌陰之邪也龍之在兌則无常有似於
邪然純陽无慾非為此也離自艮以起震陽之犇也龍
以離行而在艮則无恒有似乎離群然乾道大同非有
此也問前言進修此又欲進修之及時何也曰三言可
以與幾非謂三即其所與之幾也可與存義而所以存
義之旨亦未易見何也後天之蘊坤成其乾大化為水
而後兌合於艮以存之天下之義莫大於此故存兌啓
巽存艮起震乃雷風相與之義也此即從前雷風之盡

淨一聽其山澤之從天地而起以為雷風之從水火而
通然後聲氣通而應求合乃始有雲從風從之全機也
故前言不驕不憂者善其水火之歸也至四而山淵之
感通乎天地與君子之盡乎人事以待天機之至一也
問為邪則何如曰龍之為邪遂欲也於人則冨天下之
心是也龍之離羣過高也於人則獨貴之心是也運行
之諸卦相疑相爭以至於終窮之數故順失巽兌之類
以為坎離之生中孚絶震艮之群以為既未之濟而後
乾坤開兌簡以為親從之始則乾與群合坤與類合欲

合而似離非離也一離即可得氣類之全合而五所云
云是也問時應在淵何也曰龍以九月之戌入蟄用九
之終天之陽氣已盡也以三月之辰鼓化用六之終地
之陰氣已盡也陰氣盡而鱗之潛修者可以化龍龍之
潛修者可以起飛應乎桃浪桃浪者天地氣脉之盛驗
之物莘不及此時以飛之後不可得飛人道亦若是已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
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
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乾同也坤巽也乾同於聲氣坤巽於血色而同該乎巽以為通相應相求萬物之欲交也間物之交畫以聲氣乎曰非也乾交以聲氣坤交以血脈萬物得之有以聲交者有以氣交者若血脈之交則形交也聲氣交而血脈之交隨之矣萬物之類不可勝紀而從乎天地之交通則一也天地之交徵之水火有流濕就燥之兩機水之流濕濕氣盛而雲蒸於山見之火之就燥燥氣盛而風起於澤見之山澤感而雷風合常也而乾之九五為元始之氣脈所交通則時巽焉木之真陽龍得之金之

真陰虎得之水火之清華聖人得之雲之從龍艮從震也風之從虎巽從兌也聖人之作水合之精靈會合於水火之清華也間龍欲水通虎欲日飛龍以開天虎以成地而交會於五爻何也曰水火歸天地之極則金木交於本源而龍潛虎伏以應聖人之鍾靈天地通水火之中則金木合於交通而雲從風從以應聖人之成位聖人成位於天地之中通而萬物為之共覩則萬物之本始一一見之矣本天者兌巽上而艮震下故其首親上而股體下行本地者巽兌下而艮震上故其首親下

而股體上暢其大化也間萬物之類飛潛動植之盡只人之首親上草木之首親下而餘皆首之橫出是親左右非上下也曰飛潛之類首雖橫出而性皆親上動植之類首橫出而性皆親下首出之橫從水火之左右也而水火本於天地之上下則安有物類之生而不親上親下者哉聖人作於天地之中通雲從風從即彖所謂六龍雲雨也聖人之中通自歸天地之極至而萬物從之聖人者萬物之所會歸也血通則覩覩則合萬物之血脈而成一覩於五言之氣通則聽聽則合萬物之聲

氣而成一尊於彖言之首出庶物天氣之清也萬國咸寧地脈之寧也以水火氣脈之中歸天地清寧之極而下并之上親并之尊萬物之皆覩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也夫物類者易所最詳也天下曰物類之不辨而人情之邪正世道之治亂因之无他以不見其本始則不見親上親下之性所從來天地開而物類俱亂非相見之利也故順與中孚有失類絕類之說天地開而群類之從生各從其天地之本始非從來之有淆亂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亢也在上天位之貴也亢過中而巽不及則貴而无位艮之在上天位之高也艮過中而震不及則高而无民民者震象也離聖也坎賢也離主也坎輔也離過中而坎不及則賢人在下位而无輔然後知乾道之通通於上五之中也中之位不下溺則謹信閑存為盛德之行中之位不上驕則風雲龍虎為大業之就至於上則水盡而火炎矣龍德以木生火亦與於亢之數者也亢艮

象也亢而動震之窮也亢非所以反虛則動必不可以歸潛悔可得免乎以此思龍亦有過過則悔悔則改雖能改而所以處悔者益亦未易易矣

潛龍勿用下也

前六爻之象與文言本先天之體偹從乎後天之變通以有成則下循乎人行之時位上應之天行之氣逆節節皆靈而要之前所言乾主乎坤以通坎離之交此所

言火主乎水以成天地之變天地之樞機也是故下坎也上離也造化之初坎通於二而離至焉離通於五而水至焉故二之為德施而五之為大造至二為謹信閑存之盛通五為風雲龍虎之合會則水火交通於上下之中也一交之後離行而上坎行而下矣離上坎下以行相濟之事於乾言之坤上乾下以為交泰之成於坤言之耳

見龍在田時舍也

離行以時則離之謂時也離取而坎舍上下之初通則

取舍之未見上下既已分矣而上者下之主也交則離取坎而上而離下行不交則離舍坎而下而離上居故二之坎下之謂舍而五之離上之謂上治是乾坤之始即未以待濟泰以轉否之機不一舍以待取不可以得交通之用也故入遲之卦言取舍關乎才情之小者也此言取舍關於龍德之大者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前三所言皆天機也曰反復道者反天機之行也又曰與幾存幾則天機之相與也自離上而坎下震行也巽

事也離既得位而知天機相與之畫即人事以主之火以主水人以成天資有其事以見之行非漫然於日夕之間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前言无常无恒而進之及時則風雲應之无所待於自試至離上坎下安待於坎離之交不知其坎離之交焉否也故龍躍於淵以自試其交則雷風之自應也其未交則山澤之未感也為淵與天通可自試而知之間无妄亦乾中之震而五曰不可試何也曰旁行之天初得震之生方當小畜以養之是時之山未與澤通而試之於澤則必不可何也兌者少女之血脉而始生之男試之邪說之害也是故震出於乾體者可試以其天全也天疑於極其精不在山則其說不在澤非山澤之情交則兌說不足以動之是以可自試於山淵之通而知風雲之應也震出於震體者不可試以其體動也其精在震試於澤說動非其時无精不可固有矣

飛龍在天上治也

上者離位也治者兌金之克也金非火不克離火克兌

金則火克而金成也金成於乾而君道得之則上治之行也是故聲應氣求之應與雲龍風虎之從生機之既通也造化之道必生之氣極其大通而克之道至於大化大通則坎氣之謝事也大化則離明之秉權也坎道无為故相應以无心離明有意故治定於有主按候而見者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前言无民无輔而不及災者以離火未發則第言數亢之餘可矣今以上位為窮坎之盡也坎盡而離无所濟則其餘焰熾而為災災見於亢坤之上六離之盡也離盡而坎无所主則其餘慘烈而為殃殃見於戰亢之災應君遠於民之始也戰之殃應民藏其君之終也是乾坤之盛至五而止上則乾坤之餘數也乾終餘火之災用九則无是已坤終餘水之殃用六亦无是已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各卦皆有元而乾元統天故凡木之生則元亨金成皆利貞惟乾之金成不可以利貞言之言其體八而用九則乾元之用九也八則大化之全生九則火化之全克

克之於君道也為治五之用火為上治之主至九之用金則上治之成也問何不言坤元曰坤元從乾之始坤貞從乾之終坤之用六訣於乾之用九而用之者也金之克木便是水之克火无二用也故乾用九而坤從之為火終坤用六之終而乾始之為火始天地全其用而成以得生聖人全其用而變以為化斯所以下落於亢戰之數也問九六之用何以不落亢戰之數曰九變而六化不但萬物之成固即乾坤之性命所自正於清寧之極也清寧之極相禪相授而殺運之不秉乃所謂一元金治之成也問以王運計之則何如曰王者用中自本乾元之始觀蓍策之變於乾坤一爻老陽三十六老陰二十四合之六十策乾爻入用坤爻從之每一爻之治運六十年六十策之數也則六爻之治運三百六十年而乾坤之爻數盡盡則亢戰之起然用九之變通應多三爻為一百八十年合計之為五百四十年故序卦以湯武之革命在革革後諸卦則金所克木水所克火之盡而歸之極也孟子言帝王之運五百有餘歲此之謂也以此知命之道大用則大治小用則小治非乾元

之全體則元九數之全用不可以全治言之甚則九之用元全治六之用有大亂坤爻所以有氷堅龍戰之說也坤不統於乾便是亂道故其後諸卦之治亂亦有分數之差殊年月日時之可刻其亢戰之起即殺運之所以難除甚矣古之聰明睿知神武不殺者之難企也夫子所以致嘆於聖人之不可得而見也問非聖人不可得乾坤體用之全何也曰六子皆有貞元之數不得乾坤始終之全而終壞於驕憂卒窮於亢戰无他開治非乾元之生則木德不純文治非乾元之變則金德不粹而治不臻於上理故同人之治相攻相克而言君子之同心其利斷金欲君子之學至於聖人也惟乾元為純粹之金肅然風清而萬物各喻於无言堯舜得之而羣后德讓誓誥不作三王得之而征誅相繼疑叛不生是之謂上治而有治无亂之成也於此而亢戰之數有大小之分久近之殊揆厥所自皆有緣来在君子進德修業之治已深知之不然未足以為知之至知之終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水火得位精靈之道也精靈始於風氣則於乾坤之初

文言之天地之道生於本真成於風氣木氣而金風震未生於坎水而未出於水是陽氣生於潛藏之中而未離乎潛則水源之深其氣本也巽金成於離火然必木火之盡而後得金風之凝凝則為履霜之始則火力之足其金源也氣為靈根氣深於潛而二為文明五為天德則通天之靈成也風為精始風凝為霜而含括之力隱閉之謹則大地之精固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月出於巽之中則文日出於震之中則明二為震巽之中文明之合著也精氣不同文華亦異蓋其元運之初開如日華始旦之時也問前不言文明何也曰德施之普謹信閑存亦坎離之精華所欲啓故乾言嘉會坤言含弘從其始而觀之也迨其風氣一轉而文明頓發元運之後小畜為文德之懿而豐賁言來章人文之成其後者也後來之景色不及其始初以精氣潛藏之漸蓄也則二之文明有異焉者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時也者離也離行而坎從之以交濟則震巽艮兌從之以為行夫婦偕合之情也與天下國家之事為中通而初情偕合以有行一也問乾道不可以夫婦言曰前言天地通水火之始而天機相與應之運行咸恒有相求相與之說至水火之濟通於天地之交相與之情見其相偕而不可相分應之運行即損益所謂與時偕行之時也是咸恒損益之為夫婦而與之偕者乾行之時也偕行而火盡於巽則兌乃可變水始於震則艮乃可化四所以乾道之革而主之以五位之天德乃可以與幾可與存義之盡致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問革變也前言乾坤之用九六為變化之歸此又言之何也曰觀先天圖義天地位南北之極火出震而入艮水出巽而入兌水火本源於震巽應乾坤之初文而出則東西之中也入於艮兌應乾坤之四爻變化之道也乾道乃革謂始源之水乃於澤而變革之也何也後天之艮起震震以生火而水變之處即濟火之通巽以反兌則坤以歸乾而火化之處即濟水之通通則應於南北之極也使先天之不變不化後天不可以有通也

是故水之六化而木生木生之克丑土應之潛龍之文至木生之克辰土克之盡也應之躍龍之文火之九變而金成金成於未土之生是履霜之從始也至成於戌土之生生之盡也應之括囊之文是故丑未為龍虎生成之始辰戌為龍虎變化之方皆應候而見者也問龍化氣骨虎變皮毛今龍亦言變何也曰鱗甲亦皮毛之類也龍之陽在氣骨震生則艮蜕然骨化併於其鱗變變於山地從天淵之通則神靈之至也五所以得乎天德之位虎之陰在皮毛巽生則兌改然毛變併於其精

化化於天淵從地山之閉則精氣之通也五所以通於黄中之理坤終終於旁運而未之通五為後天之終而先天之始為旁運之歸於中極也故坤不言虎變至革乃言之乾通於中極而成之通辰為先天之終而後天之始繫詞言可大可久而成位乎中乾道乃革之謂也帝王之道應之龍虎之變化知變化之道者其知易所以至矣乎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離天德也坎地道也離上之謂位乎天德則坎下之謂位乎地道而坎不言下以上定也問先天之水火道德之本源也後天之水火道德之精華也精華發而凝定於南北之中偕行者偕歸後所以言美利之成舜德重華此之謂也問得位於乾道革變之後何也曰乾道變化即繫詞可大可久之謂也變矣化矣而位乎天德成位乎中之謂也離火位而天地之有成故亟稱之以為諸卦所未有而乾乃見之者也蘇此思之乾之四變化以閉之而五為天德之得位坤之四變化以閉之而五為黄中之通理乾之水生木木盡則火上極坤之火克

金金成則水下通生則雷風相與而既濟通坎離之中克則山澤變化而泰交通乾坤之極是所貴於天地之有成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三之水火通於中山澤起雷風以從之則與時之偕行也上之水火歸於極雷風歸山澤以從之則與時之偕極也問水火有通自有極極何不可偕而謂之有悔曰四言雷風變化於山澤而山澤通於極至天德得位則火變生其水通為雷風之合起於東南即下篇所云始

則即亨之時水火之相濟不窮後天成先天之終也是故六月之極極則自通必至九月乃為乾元用九接於用六之盡而後反於地中歸於天極乃彖所謂首出之時工應乎星垣之極也亢者不知益其與偕之失也間萬物以六月成者多矣可謂非極乎曰百穀之實熟者應之火變其遲收者應之金成則遲收為嘉況龍德乎是故偕行之可者人知之偕極之不可者人不易知雷風之性得水即通山澤之性得火即極極則艮兌之窮而不知雷風之復通是亢龍之悔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後天用火火克金成金成則治前言乾元用九而天下治治天下之方以合於圓火極而金成則曲以旋天之規則也金極於規則水生水曲之終則木直之始直之以方坤六二言之地之矩則也无天不可以生地无規不可生矩則言天則而地可知已前言首出之清六龍合於三極圓之至也前言腹中之家兩儀之分為四德方之始也則知天地之極方圓之至天然之則也彖傳文言言其混沌初開不可得見而今乃見之見之於文明之極用火之盡也何也天地之體方圓二圖是已方之界三百六十爻圓則三倍之而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是矣方圓合起序卦之運水火之用也用數亦三百六十而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之界盡是已故三百六十為一分元三十分元為一會元三百六十分元為一統天之元則大用之全也而乾之全體於是乎有成問全於九月乎曰然九月而金成十有八氣而水生用九用六之所以相接也故四九併於四六而曰用六之以大終終合於天則之極也天地之規矩通之萬

物之運行應節合符而為之交通各通於其極也人生於天地之中規矩之合也中庸謂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則知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以人治人之則也人道以則之不遠而忠恕之心通為言行之濟況天則之脗合乎極至之為中通不但如六爻之動分三極之道而變也則其天則之見亦不但如進退之象未至於乾圓曲成之極也夫子言從心所欲不踰矩人之中通无一踰矩則天之極至无不成規斯所以貴於天則之見也是故不言所利以歸中正之極為後天之歸先天成之候也

雲行雨施而天下平為先天之通後天辰之候也極於
圓成通於平直平也者王道平平王道蕩蕩王道正直
之謂也於其終歲可知終古則按序卦於十二月次而
知自革鼎而後外運之有生要於內運之有成中行之
已通要於偏歸之有極用九之併於用六即中歸之十
二卦併於坎離以歸乾坤之極者是也問用九之為天
則用六之為地則乎曰然地則者天則之所訣也天則
成於圓之極故繫詞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天圓極
而地從之故繫詞謂曰成萬物而不遺以是為无方无

體之精通於陰陽不測之神極之所通中也則知此言
天則之見而下篇言中正純粹之精通於六龍雲雨之
神此之謂也非聖人无乾元之用九固无有精極而神
通之至也問諸爻卦之運行言則可詳之乎曰極至之
則分之為運行之則初上爻之震艮合而巽兌違外運
於先天之則也三四爻之巽兌合而震艮違內運於後
天之則也四中象之而外之所合內之所違外之所違
內之所合以是為運行之其則不遠故復以順動而豫
不違則至中行則天合而地違火合而水違訟曰天與

水違則明夷之地與火違可知明夷之順以則者訟之
所準也師比為違之盡同人大有為合之全以大上同
天地水之所合也故同人之困而反則師之所準也以
是為八中之通而知既未者水火違合之交也泰否者
天地違合之交也咸恒其違之盡損益其合之全損益
之言弗克違此之謂也師同人象於隨蠱訟明夷象於
中孚小過後天之中則也要始於蠱之志可則諸卦之
準也以是為八體之歸而震艮巽兌四偏違合之體也
離歸乾而无一不合坎歸坤而无一不違合之之極然

後為違之之盡此震之後有則四體之準也乾之乃見
天則四中之極也極之无一不合中之无一不通此極
至之則為中通之則所從始也問於蓍策之數抑有合
乎曰乾元用九九其四九而成金金歸天極坤貞用六
六其四六而生木木始地中故其歸奇之數乾為參三
之變即其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也坤為參五之倍
即其曲成萬物而不遺者也過揲之陽多陰少則六從
九變歸奇之陰多陽少則五歸三極是之謂不違不過
之參合也參合之極而終於大化之成則對待之閒而

象始於有形之生此固其天則之自然而見之者也二少之數亦自胎合但不變則不動不關天極則不通地中故乾坤於用九用六詳之而二少可无言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

也

前言四德自天地之對待而開也此言四德從水火之交通而合也先天之始水以有源而生後天之中火以得位而成然必水為變通之盡而後天為凝成之至則其元亨利貞之用又有異焉者矣震始也巽亨也始之必亨以震巽之合於東南也艮性也兑情也艮貞於性而兑含其情以艮兑之合於西北也問始亨為情交利貞為性守豈可言情曰非情則不含生含生之萌而菓實之仁相結相包而不既真情之至也上天之无聲无臭亦性情之極至而已利巽也巽之開離則其美也能為開發之力者乾之始震也震能以之利天下有開發而結實從之至於不言所利兑從坤而斂之也斂之歸乾而實於无言巍乎大哉使自知其所利而一一言之是下掬萬物而不知歸其適小矣乾豈其然乎剛健者坤之柔順所歸也中正者坎離之歸也中歸而艮震之偏雜隨之雜化則其純也正歸而巽兑之邪淫隨之淫化則其粹也問雜淫何以得化曰水生則雜淫之始也火化則純粹之歸也而德之為精精之謂天極也問首

出之始豈其无精曰純天之元以歸極只是一真之氣而脉不足无真脉之通則无真精之極通不華美則其極不純粹令人生之始臨顯未全是其聡也其後坎離之中通英華乃其華之反精純粹乃全全則乾之極至也極至之歸即其變通之始極至於卦三極之中歸也變動於爻六爻之旁通也六爻即是六子歸之艮兑性命之不言也出之震巽情思之發揮也情反於性又性之所以通情也問旁通之義曰地之歸天日月旁而合於雷風山澤之中於人官竅之首出見之天行乎地水

火中而分於雷風山澤之旁於人體肢之運行見之首出者旁以歸中之極也旁通者中以起旁之行也運行之終而旁以歸中則彖傳言之立極之後而中以通旁則文言言之又其運行之始也其後運行之卦皆中以通旁旁以歸中者也先天之元氣盛盛則澤雲雨行而後日月見故時乘六龍後言之後天之元氣通通則醒日月運而後雲雨通故時乘六龍先言之凝合之既全則變通之莫測繫詞以坎離之通為陰陽不測之神固非人情意識之所及也問前之天下猶有未平乎曰然若已平則不待乾元用九而後天下治有文明之盡道所以有精純之歸極乃見天則其光大則天之謂乎美利不言其重華協帝之謂乎精極而神行為治平之元以加其恭已无為之謂乎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龍之行者震象也艮以起震即成德之為行也震之出離即日可見之行也隱而未見以坎未出離也行而未成以震未出艮也此後天守坎之道故弗用以待之也問龍之行成則何如曰龍木獸也先天之潛觀之本根之固則曰確乎不拔後天之潛觀之幹枝之材則欲行之有成龍飛不以巽以足行雲靈成之謂也君子之龍德亦有行成之時如孟子所謂範我馳驅是也範我馳驅所以成御天之駕若範圍之不在我非所謂惟我與爾有是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以聚之巽之道也問以辨之兌之道也寬以居之艮之道也仁以行之震之道也謹信閑存為天德之通先天之本然也聚辨居行為人功之輔後天之當然也用四偏之力以輔一中之道中之謂君德也有先天之德无後天之學亦不足以有成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重剛者兩乾之間也兩乾之間為不中偏特之機也三元通為六氣則有六爻下二爻為地上二爻為天中二爻為人辭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也三之艮兌通水火於下之中者二之在田也四之震巽通水火於上之中者五之在天也繇震巽而艮兌則自初反上為天地之外

轉繇艮兌而震巽則自三起四為人運之中轉中轉以人達天之機也是故三畫人以達天四達天以離人畫人事於與時偕行之後山澤之情章於未畫故因時之惕再三言之達天機於乾道乃革之後雷風之動應以何機故或之或之以為之疑君子之惕以存疑而後知水火濟而天地交如五所云大化之全靈也問學達天人曰學者每不知天人之分令以夫子之解乾爻始終觀之平心落地便是在田主張造化便是在天能潛則自地而出不亢則自天而歸能惕則田之通天人為之能疑則天之通於田者非人之所為也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或以疑之疑之於未之或知之際神化之天機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問違合之說曰天則之見違合之可按而知前已詳之矣此之五爻无所不違之終无所不合之始也地違之畫從其天合之全而大人得位則其德與天地合水違

之畫從其火合之全而大人得位則其明與日月合震艮巽兌相違之畫從其相合之全而大人得位則其序與四時合天地水火未交未濟之畫從其相交相濟之全人道通於鬼神而大人得位則其吉凶與鬼神合合於先天之終而後天之始也問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德之已合乎天地之時乘六龍是其明之合於日月也乾行四德是其序之已合於四時也日月分於晝夜通於人鬼是吉凶之合於鬼神也乃必於此詳其无所不合何也曰後天之終自歸先天之始先天之極自通後

天之中自飛龍在天為位乎天德先後天之所取齊也故先後之圖象按之艮震天之道也巽兌地之道也先天之天以始地天欲火之下出而艮起震之為不違則地從以欲水之上通而兌啟巽之為相合艮乎也起震則乎之上伸也巽掌也乎仲而用掌上奉之象也日火者天時也後天之地以成天天欲火之上位而艮起震震用巽以奉之天上得乎巽兌之位則水下濟於震艮之行是先後天之所貴皆火也大人應日火而生先天之天不違而水火通則萬物化之有生後天奉天時而

水火濟則萬化之有成大人之治本之先天而則天无名不可以人意測出之後天知上文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則有意奉天而行之者也閒先天後天人所難解先天只是无心後天只是有意乎曰是也但非與天合德之大人无心所行不見天之不違有意所行不見我之奉天三四雖言以人遠天必進修之極至於知天知人之盡然後知天不遠人天即有意之奉亦天時之宜然皆天之所不違也中庸言知天知人益本之此聖作物覩從乎陽明潔齊相見之義也天地人神之不違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之義也所以立帝王之極世法世則之不湮入道之後言祀天言享帝以其人道之通而祭祀之辨皆為詳盡自此而始之也閒神則亢一不違乎曰乾亢一不合即坤所從也故帝王之位不落亢戰之數坤亢一不違而盡反其乾帝王之窮也於人道為敍逆之變應之氷堅龍戰之候者也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所以動而有悔也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以後天圖觀之震進也巽退也離存也坎亡也兌得也艮喪也三時震進而巽退以從之所以與幾也上之交盡則進盡而必退亢者不知也三時離閒而坎存所以上不驕下不憂也上之交已則存盡而必亡亢者不知也三時兌得其火艮不喪其水所以存義也上之交已則得盡而必喪亢者不知也不知則水窮而雷愈動動不可已也動必知悔悔其助火之窮也閒三皆知而上之不知何也曰進退存亡原不在與幾存義之外三之水火為初濟之中中則始終之皆知上之水火為終止

之極極於陽而不知陰則亢極於陰而不知陽則戰亢災患之成必有災患之主應之而出是時之主出於與時偕極之後必不知進退存亡之數者也問三觀其驕憂之不生上觀其中正之不失何也曰水中也火正也水火之相濟也水下不憂而震巽可以與數火上不驕而艮兌可以存義中以始正之道也至水不濟火水之中已窮而一主於離之正則中可以復通亢之為言自離之失正始正失而窮火之炎必至喪亡之後而後悔之也問正則何如曰五言後天而奉天時奉其天時之正而已矣火正則克金之成金秉火位用九併於用六之終火歸本根水從源始故帝終起王元運復通而不落亢戰之數是之謂聖人能事非常情之可及也非聖人而知愚之數亂於水火反中庸者之數亂於天地皆於此際見之矣問先天水火之中通何不言聖人曰繫辭以先天之易簡為賢人之德業以後天之變通為聖人之能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謂先天有聖人以收終後天有聖人之嗣始泰否之繼乾坤既未之繼次離者而相嗣續故聖言之問二帝之數少三王之

數多何也曰二帝為之立極故其數少三王為之分運故其數多然要之立極之與運行一體相通分帝分王人見之異也非聖人之於天道也問乾之一卦三釋卦辭五釋文辭何也曰卦辭三釋明三極之始終乎五行文辭五釋明五運之始終乎六氣上九上六之變用九歸六用六歸三則前言備矣

䷁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安貞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
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
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離歸坤中則兌以啟巽之為坤元亦非他卦之元可比
也乾元之大不可圍坤元之至不可解至情至性而成

之為至德以坤元之至足其初也元氣之大萬物資始
元脉之至萬物資生乾健也坤順也健施而順承之承
受其始以為生莫之可解者也乾高也坤厚也乾覆也
坤載也乾道也坤德也乾高極於利貞之終坤厚通於
元亨之始自坎歸乾極而乾元下起則高通於厚覆通
於載自離歸坤中乾元下起而坤元承之則厚合於高
載合於覆坤之疆域人分之合則道德高厚之全體不
可以涯量測之者也是故水通則震行而巽從之震雲
行也巽雨施也品物得之而亨形氣之始也火通則兌

啟而艮從之艮弘也兌含也含之所發則光大也品物
得之而亨性靈之初也龍馬皆乾象震壯也巽牝也龍
馬之交牝壯之合也龍之壯者天之牵也陽則行天能
為雲行者能為日出者也馬之牝者地之類也剛則行
地植物之為含弘者從乎水終而日始也動物之為牝
馬者從乎日終而水始也地无疆水亦无疆日聖人也
水君子也日乘乎月以行天剛健元亨聖人之時乘也
水包乎火以行地柔順利貞君子之攸行也問日月出
而水火通皆元亨之候也而以為利貞何也曰乾言大

明終始日始於雷而終於山終則其剛健之利貞也水
始於風而終於澤終則其柔順之利貞也利貞者先天
之終而後天之始也水火之本源終而交濟始則雷風
有先後之分天地之極至通而泰交成則山澤有先後
之分是故先天之艮起為震明通方始者日之本也兌
啓為巽迷昧未開者水之源也震夫也巽婦也震行天
而巽行地夫婦相失即失其交通之道也後天之艮起
震而兌即啟巽以順從之震巽相得夫婦常久之道也
巽離兌坤之類也坤與之行而収火於中巽之反兌則

震之反艮兌友也艮朋也是朋之得得於西南之隅震坎艮乾之群也乾橐其生之始水通而震始則艮終巽啓則兌晚是朋之喪喪於東北之方矣坤收其離而得朋得之有喜也乾生其坎而喪朋喪之有慶也得始也喪終也濟水之生天下吉慶之先幾也不難於得之有喜而難於終之有慶非知得不知喪者之可反也問乾道變化而坤言得常何也曰雷風得常山澤成變雷風得常從其雲行雨施之謂也山澤成變從其乾道變化之謂也乾變於西北而通之東南雷風失而後得水火之所以成濟也頤乾之變通坤成之艮兌不得於西南乾不可以有變艮兌不喪於東北乾不可以有通山澤得而後喪天地之所以成交也問坤以有終慶矣又言安貞之吉何也曰乾言與幾即雷風之得常也乾言存義即艮兌之成變也是故以兌啓巽巽惕也惕以濟水之源則相濟之幾也乾言日終而水始始則其行地无疆也坤言水終而日始始則其應地无疆也是故以艮起震艮安也安貞以致火之本則本源之通也交濟之幾始於西南日明之終即月光之始而終之東北則日

明之始而月晦之終本源之通啓於東北日出之始應水生之初而終於西南則日終而下亦應乎水終而歸是故於月之晦明見交濟於泰否之終於日之終始見本源於天地之極又後天之終而先天之始也緜此思之乾道極以通中見水火時成之行中以歸極見天地清寧之至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水火之極天地之開也坤道從其中通水火通而交濟之生從其中復天地通而泰交之成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天地之極水火之通也見之運行而日晝於柔進之時月晝於幾望之候至坎離歸乾坤之極既未始成恒之交益運行之歸而統天之始也問乾道行而先後天之不分何也曰乾統天者也水火合交而通日月之中萬物變化而歸天地之極此先後天之運乎不分乃坤則承乾者也乾以雷風通水火之中以山澤歸天地之極坤則先於山澤通天地之極而後雷風行水火之中此坤體之逆以合乾也至其後天而雷風相得從水火以成其濟艮兌相得從天地以成其交此坤行乾於德合无疆之中者也問乾道不言方隅而坤言之何也曰先天之天以始地天地

起雷風於東北西南之隅以合水火通左右之中中矣而歸之山澤則歸之東南西北之隅以至天地之極是皆以圓通中言方非也後天之地以成天天地以山澤起雷風則西北變而東南通以合水火通於上下之中中矣而雷風反之山澤則西南得而東北喪以為泰否之成是皆方以定隅不方不可以歸圓也問西北之通東南併置不言何也通之於乾亦不可以方拘也問大地之勢山起西南何也曰山在西北澤在東南先天之定體也至雷山自東北而趨之西南以應風澤之化風澤自西南而歸之東北以合雷山之體後天之交通也定體之始從其交通之終而交通之終還為定體之始此天之時行應於地之方隅而變化之歸也問今中國之山皆東行何也曰澤從水生以為火克克則火發而澤留之是即品物之含弘應乎日行也至於先天之歛則澤凝而山圓西南得朋之義也山從火生以為水克克則水去而山留之是即牝馬之行地應乎水行也至於无疆之盡則雷動而風生東北喪朋之義也然則牝馬何義也曰天地始於山澤之終澤為血脉之聚聚於

山盡則雷生雷生者日出之本也牡龍得之以為飛則血盡而氣乃純山為骨氣之通通於澤盡則風啟風啓者水通之源也牝馬得之以為行則氣通而血不閑此牝牡從極至之用也若馬得水而行以牡牛得火而畜以牝水通於天極則自行火生於地中則自畜畜而後通此牝牡從中通之用也是故濟火之已通應日行以為候終不離含濟水之已通與源泉而同行終不離化以此偕通而偕極牡行以始者牝含以終之所以各正而保合之成也以此知天地水火先後之相因彙於雷風山澤先後之相成未有分而不合也問與人之得朋何與曰以人身觀之鼻端為山下有風臭也口中為澤上有雷味也西南之氣脉通而臭味同朋友之道也東北之喪氣味之歸也歸即乾道之保合太和味收而臭歛則首清而腹寧中膚所以貴聲臭之无也以此知雷風反為山澤之得得於交濟之歸以從乾坤之極極則交濟之終而本源之始上澤之喪雷風之生也夫益深於人道之所以矣交濟之始夫婦之得失不可不詳也泰之成朋友之得喪不可不詳也萬物之情欲通於震

巽之相與與夫婦之道一也萬物之性命成於艮兊之
相得與朋友之道一也問雲行雨施宜應夫婦之始而
必至後順得常含弘光大宜應朋友之始而必至西南
得朋何也曰後天從先天之始震巽未得其常艮兊不
成其變交而通矣而夫婦朋友之相得即性所謂久於
其道而變化之成也夫婦相得所以從父濟火出而天
下知有孝朋友相得所以從君濟水生而天下知有忠
功成身退忠之至也問朋友有得喪夫婦无得喪乎曰
關雎窈窕之好始之相失則大化无基而不患於終不

相守言喪非也朋友不難於始之相得而難於終不相
喪其相得者真能喪者也何也君之開始患朋類之不
從乾不離群坤與類行聖作物覩之時也臣道守終患
朋類之不喪羣疑不釋朋黨相爭此乾坤之悖逆而君
父之難也運行之終渙羣絕類每每言之而坤其本始
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以兊旋則成行地以艮抱則成勢與人之首出則足
自健腹藏則背自陰一也問坤順也地勢之謂坤何也
曰天行起東北左旋而西南地勢起西南右轉而東北
地以從天順以從健地之所以環相抱也天道也地德
也天以兊歛水而上所以道高地以艮奴火而下所以
德厚道高則精氣之始故其象俯而覆德厚則血脉之
生故其象仰而載萬物生於天地之氣脉而高依於厚
則言載而覆可无言然言自強不息即從道高而來所

以覆物者在此矣君子體之而知萬物始於俯而覆父
道之本始也萬物生於仰而載母道之元初也君子為
萬物父母覆載之道德得於乾坤者也入逆以後天地
之卦皆分高厚之德意而出而全體高厚之合則自乾
坤始

初六履霜堅氷至

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乾位乎天德火之極也火極則金成用九則金風之變也露者兌之澤也以巽風之變凝而為霜應九月之候其初凝也木散也金凝也木生火則木火之以著散也金生水則風露之以寒凝也履之卦氣辰通於戌坤其十月之卦而兌履之者也水坎象氷艮象堅氷則乾象也馴者從牝馬之性而為言也馴致其道謂坤性之馴致於陰道寒凝之極所以堅氷之致至也問乾初始寅

坤初始申今言履霜應九月之候是為坤初始戌何也曰乾數用九則陽之餘旺必至於戌故九月為陽之盡陽之盡然後為陰之始故坤之履霜九月之候也以履霜之候為初以龍戰之候為上龍戰戰於氷堅之時即坤所以用六之終也月令東風解凍在寅之月則計履霜之候繇戌之半而至丑之半故以履霜堅氷該言之也然則坤爻與乾爻不相對待中四爻之取義何也曰何謂不對待乾自左而上坤自右而下只初爻履霜遜餘陽之未盡也若二爻之直方大應酉之候與見龍之位合於卯含章應戌之候與惕龍之位通於辰括囊應亥之候與躍龍之位通於巳黃裳應子之候子者地位之中也通乎天位之中丑之候為戰龍應乎亢者也問坤之用六亦始於戌而終於辰何止三月曰寅時陽明巳闢陰不得而主之惟陽闢之早故丑陰不得不戰是故亢後之陽餘陽也戰後之陰餘陰也履霜而餘陽盡則陰純然後其囊可括躍淵而餘陰盡則陽純然後其龍可飛陰純而有其內美陽純而位乎天德此則天地極中之位而亢戰者積餘之數所相阨也繇此言之乾

之六龍雖六位而其用直繇寅而至於戌為用九而坤接之為用六之終二五爻配乾之二五為坎離之中通三四爻應乾之內轉而初上其乾坤始終之外轉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圜圓圓而方圓方即天圓地方之本象也方圓為萬象之從出艮曲也兌旋也離黄也坎玄也震直也巽方也繇是以變幻於无窮不可勝紀而要以乾坤之方圓其本始也圓則震巽之歸艮兌為旋之引曲而逆於四中之轉乾所以見天則也方則艮兌之起震巽為直之以方而行於四隅之定坤所以始地道也故天之極有靜幾焉為坎生之源地之中有動機焉為離生之本坎出於源命始於純也離生之本性脫於習也始於純者天極之於穆也脫於習者地道之光明也光則大含弘光大非陰翳之暗小所能圓也是故命至於達天之極得成於規者也性盡於從心所欲不踰於矩者也非圓无以起方非方无以成圓矩定而規自成性通於中命凝之極故乾可不言圓而坤不可不言方方圓在天地之始者皆聖人之能事非大賢以下之可及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以植物觀之坎真誠也震之通巽為直之以方其根幹之通枝葉也離文章也兌之色艮為含有其章即象之所謂含弘也凡物生之章光苞含不足則開發不大開發不大則收成不固貞艮也可貞則兌之含艮也謂兌雖非艮亦可守其含以為貞所以待開發之時也時者日月之行也萬物之章應之日月之華有開發之候發不以時傷戢隨之矣問含而發者何機曰艮貞而震發兌含而巽開血脈之為苞含者氣幾之為開發能為開發能為收成問乾言與幾而不言發何也曰天幾而地括乾與幾矣坤則含而待發三之為也發而後括之以為成四之為也問知至至之與知之光大何異曰雷風應日之為陽明山澤應月之為知慧故萬物之章彰以月而含以日而發日明之大則因時而與幾幾動則發王事也月光之大則從其時發而發之臣子從王之事也所謂含章者奉乾始之美利而含之非可恃為自有發不以時是无君也无父不可以有生无君不可以有

成父之生水行於震君之成火定於艮發以時者君臣合道與日月之合明一也於此知坤之二五爻君德之光也三四爻臣道之光也觀君德之光觀其直發而中通觀臣道之光觀其苞含而謹括君不受習氣之拘可以開天臣不逞過主之才可以圖成是以帝臣王佐蘊藉弘深皆可觀光而知之待其德業之成而見之晚矣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坤為布為腹布之有腹者囊也其上下口巽兊之通也兊啓為巽則兊上含其艮之發巽収於兊則巽下括其震之生以植物觀之華欲發而上含實已結而下括與人生於胎血包如囊以滋之而謹於其括一也則知天地之大囊括之全而已矣問物實之成其盡象不盡如囊何也曰震艮之包巽兊則外斂而内仁乾道也巽兊之包艮震則外囊而内子坤道也至震艮之成如角如爪巽兊之成如蔕如鞘以至瑣細煩雜之不可勝紀而要之皆分含括之義者也且括即其機括也艮之起震動發之從乾也兊之反巽含括之從坤也乾與幾而坤與括乾闢之氣不足則開發不全坤翕之氣不足則含括不全不患開發之不全而患含括之不盡何也物生於核以含括免害與人生於隱以含括免害一也有咎則坎之塞不謹也有譽則離之美不収也慎者兊之德也害於發而不含利於慎而知括不括之害不慎之招也欲以免於氷霜龍戰之際難矣

六五黃裳元吉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乾為聲氣之始坤為血色之初乾玄也坤黃也離紅也坎黑也震巽青也艮兌白也揉雜於五色之變不可勝紀而要之玄黃之為始元乾坤言始元而諸卦之色以時而見者也人生於坎離之中其體裸而以乾坤之包有其震巽艮兌者為之表衛乾其首出坤其腹藏上體之被製衣兌象也下體之被製裳巽象也天地開而坎離通天以玄綴日星河漢之文地以黃載鳥獸草木之

章即衣裳文生之象也衣裳之始先定君父之衣為玄裳為黃者為元始而後臣子之服制可類推也其後觀言大觀在上而豫為盍簪首服也復為冠履之分足服也訟言鞶帶而困言朱赤之紱腰膝之服也堯舜之則天元為配乾坤之極而黃帝時氣化已闢神化宜民只於衣服見之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問裳之取黃以為文之在中何也曰乾坤之氣脉見之物色黃則紅綠之生也玄則白黑之生也綠映於紅文之謂也白依於黑素之謂也人身之玄在首極制為玄衣以象之可知其

於穆不測之在外也黃在腹中製為黃裳以象之可知其文章美蘊之在中也乾元在精氣之始始於外極故六爻不言元坤元在血色之初出於中通故五爻言之問五之元吉與坤元之資生以承天者有以異乎曰乾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已不是資始之元是後天之元與坤交通故以美利利天下坤五黃中之元亦不是資生之元是後天之元配乾之立極故玄極於外而黃通於中間易多言黃而少言玄何也曰天有餘而地不足玄有餘而黃不足黃之不足即玄之有餘者不可得通

也中氣不足生民之戾百品萬彙之災也故詩書不言若父之尊而言元后之愛元后者黃裳之謂也其後諸卦爻元氣脉到黃處俱通焉曰黃耳元后之亶聰明也解噬之得黃矢黃金得其中通之用以有成也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黄

象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

天地陽極則虎生巽變為兑也陰極則龍生艮起為震也陰陽之不極則所生之非龍虎以真陰真陽之不至也上之有龍陰極而生者也八體之卦艮震巽兑敵立也坎守也離攻也巽離兑不盡其陰震坎艮不盡其陽雖相敵而猶相應敵中之應相謀相攻猶非致戰時也惟乾之為陰盡坤之為陽盡則戰之起也戰之為龍以陽生之始爭於陰殺之極也問戰不於地而於野何也

曰自坤道之行而畫四隅之方東南為震巽之交通而窮於西北西南為艮兑之交通而窮於東北則東南西南之謂郊西北東北之謂野可知乾坤之二通於五其市朝也初巳於上其郊野也自乾坤之通坎離為郊野之通於市朝自坎離之後乾坤為市朝之窮於郊野故乾道窮於西南之郊為亢坤道窮於東北之野為戰亢不言郊天不可以方拘也中道之窮則外極之精亢戰之所以相因也乃即此之謂窮道何也曰水生木而火出乾之道也火盛而木必亢亢則乾道之窮也火克金而水生坤之道也水盛而金必戰戰則坤道之窮也木之性生生盡於火焚金之性殺殺極於水死莫之可易也問金既生水水自生木何以嗜殺曰水之生木必金殺之極而後為木生之始猶食其子豈非所自生乎虎之不然使以為知父子之恩而他逕之不已也觀之物性徵之人運數以回生數所期也大哉聖人之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之不落於亢戰之位乾坤之所以賴有聖人也問其血玄黄何謂也曰初生之龍不勝其巳極之陰戰則必傷而察知其血益知其為龍也何

也坤道行而青出於紅白反於黒而後得玄黄之始玄者天之真也黄者地之真也血色而聲氣玄黄之色併於血而龍得之為長子之生震為長子為玄黄此之謂也

用六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離之德大坎之道永大亨以始之故火克金成為乾元之用九永貞以終之故水克火歸其坤貞之用六也蓋至是而知圖書之數之所合歸矣乾大也坤小也離大也坎小也震艮大也巽兑小也河圖之數天極始乎地中則火始於水金始於木是謂大以小始於人則首極之始於腹中於蓍數則七八之所生者是也洛書之數金以木終水以火終則地中之終於天極是謂小以大終於人腹中之終於首極於蓍數則九六之所變者是也然後知用九而金之克木肝併於肺也水之克火心併於腎也至用六而目併於耳則口併於鼻以歸之是肢體之用歸之中者會之極而天地聖人之用可知已用九之終終以成其腹寧用六之終終以成其首出用以成體如是其至也是故聖人之用全乎乾坤之始終者統體也至諸卦文之用大亨以始之永貞以終之其分運也分運之數該於統體之全者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静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乾坤之道乾始成於坤終坤終以合於乾始知乾之性情所歸極則知坤之性情所受生矣乾之震艮行於兑巽則剛強之性有柔和之情情乃公可以知其大矣坤之巽兑含其艮震則柔静之情有剛方之性性乃定可以知其至矣何也兑翕為柔而翕於坤之中則至柔也柔至而動也剛是艮性也其動不剛者可以邪牽非柔之至也巽翕為静而翕於坤之中則至静也震直也方圍其巽之德也其德不方者可以圓轉非其静之至也有至性之定自有至情之生巽不自主而得震以為配合之常得於其静之至也艮兑為萬物之化而兑以苞含之含於其柔之至也於此知乾道之大其健矣乎坤道之至其順矣乎健施也順承也承以時行坤之所以有終也問彖傳順言之文言逆言之何也曰乾左旋而順行於外坤右轉而逆合於中應時而至者也乾元之大以始之坤元之至以生之是逆合也乾以震倡巽為雲雨之行坤以兑含艮為含弘之光是逆合也乾以日

乘月為壯龍之御天坤以水包火為牝馬之行地是逆
合也乾以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為乾清而坤寧坤以交
濟之終為交泰之成則日出而水生是逆合也但先天
之始見乾之順行而不見坤之逆合所以為乾道之大
也乾固足以行坤非坤之所得違也若文言所言坤之
後天也與乾文言始亨之章相對乾言剛健中正歸於
純粹之精坤則其柔靜之情守於剛方之性也乾言情
通於雲雨坤則其後得主有常也乾言能以美利利天
下坤則其含物而化光也乾言始之必亨坤則其順承

而時行也是後天之終乾之順以歸於極者即坤之逆
以承其生所以為坤道之至至固足以合其大也乾之
大也大於以偏雜之歸得純粹之極極无邪情真精之
偏也坤之至也至於柔以靜之性守剛方之義義以絶
欲真脉之和也精之大只是一健脉之至只是一順順
以承健為地道胎育之元和即妻德貞良之至而臣道
猶是也運行之終聖人言節義維風氣之終而坤元之
初聖人言大於純粹之歸至於柔靜之守者為天地精
脉之極至知精之極者知偏私雜細之所不能固也知

脉之至者知牽引邪曲之所不能亂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
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
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乾運也坤積也離善也坎不善也乾天下也坤家庭也
乾其正逆之行也坤其餘逆之積也乾有積善之餘慶
則坤有積不善之餘殃未有運之正而不積其餘者也
乾統乎坤則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六子之大順也坤壓
其乾而天下之履霜堅冰則極陰无陽六子皆逆而君

父之數盡矣故剝復夬姤善類之始終也而獨乾坤為
君父之終始此之謂也坤積也殺必在内故弒在於家
庭乾運也生必在外故龍戰在於野外數不可得而違
也朝離也夕坎也躍龍在辰履霜在戌朝夕之對也於
乾終於坤時見之則非一朝一夕之故漸積使然也辯
者兌之材也卦為天火則治辯之生同人類族辯物大
有曰明辨晰治之盛也至於漸之為卦大有之窮也女
長男少則臣子強於君父將盡失其辯上下定民志之
初意而弒逆之始萌也蓋言順也謂君德之不剛明而

馴從其臣子抑知其馴從之所極乎然則漸為積漸之義亦即漸之為卦何也曰乾元用九盡之於戌應章蔀之已終而坤所用六之始為漸之在亥正履霜時也漸反而歸妹四言愆期即氣數差愆之始積而至於大過小過則餘分過差之既極也違其正數莫如乾開之始積其餘分莫如坤閉之終聖人用九用六不落亢戰之數則坤道无有逆乾之時聖人不作而乾之亢也不可以統坤坤之戰也不可以終乾是順過之大悖大逆盡從其坤積之終而見之也分運而亡者分坤之陰極而成臣子之逆初是也分運而王者分乾之始元而成君父之尊上是已四則隱藏於中以待其運數之精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利不疑其所行也

直即其正正者人心之震德也方即其義義者人心之巽德也震自內出巽自外來於方圓見之震巽中起內外之合處也問正之為敬何也曰易從終而開始震得於恐懼之餘則敬敬則直直起於內非回曲之私所能

枉也巽出於修省之餘則義義則方方制於外非詭隨之情所能轉也然後知咸之朋從其思恆之二三其德以其自離於方正之本始也而坤德之元初无是矣艮兌通天者也巽震立地者也地立而天通相因者也艮分也震合也巽相也兌獨也水分流而為多日无二而為孤故乾之躍淵似乎離羣睽之情疑至於睽孤此以孤獨而成其大同之用也若君子立德之初先有孤而无與之意而配合於乾則氣類親從之大无自而生是孤德也非乾坤之大公也今震巽立於相與之情而德不孤不孤之德情動於萬物之公而少不直即私矣少不方即流矣不可以云大而敬義之心无是矣蓋即從心之不踰矩則者也率至自疑其所行乎問坤性多疑何也曰疑即坎之習心也習心之多人疑其天性光之見而能從其所知簡合於所易矣所行无他即庸德庸言之天機也直方者君子之性地也性地不疑於天機而謹信閑存所以涵而待化也明道先生曰敬義夾持上達天德旨哉其言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

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問文言文象之異曰文象詳於發不以時不可得光大之足文言詳於成之以敢不可得扠成之終開發之以時者從乾之有始也乾之有始則艮發為震而兊不能含震敢也艮果也兊欲斂巽而急以震反於艮是敢成也敢成者不可以有終者也問成與終之異曰天地之道外成而内終於運行之卦觀之初上文之震反於艮而巽兊從之是其成時也應之噬賁三四文之巽反於兊而艮震從之是其終時也應之渙節不成不可以有

生不終不可以有始謂為誠者物之終始不可也惟震成於艮而巽反於兊以待之則有終之道也觀其分運而全體可知觀其地道而臣道妻道之可知也地之於天无二敢成之意遂无一不終之事敢則其凌競也逆節也天地之大化不可以有終而妻之於夫臣之於君亦猶是也問乾坤開而六子隨之五倫之始也何獨謂於妻道臣道曰彖傳以得常為水火交濟於夫妻之始以得朋為天地交泰於君臣之終則可知妻之於夫臣之於君特關於陰陽之大分者也入運之後有女壯臣強之見端為天地之變而水火從之小人勝於君子而逆刦之成也不知陰陽之始則不保其陰陽之終弑逆之應於初上失道之極數也當乾坤之開乾行以大健坤承以至順先明其陰陽之分勿敢成也純臣盛節慎始而全終者應乎三四得道之始幾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問天地開閉之機曰辰應躍龍木克而土開乾四文之時也戌應括囊金成則土閉坤四文之時也山澤皆變

化之卦乾之四為山通之澤地以澤變為風則草之蕃天以山化為雷則木之蕃變化於氣脉之榮也坤之四為澤復之山地之風反於澤以為變天之雷反於山以為化變化於風骨之歸也天地開而氣化則脉變不必觀龍人道盛而草木之蕃物應之矣天地閉而風變則骨化不必觀虎草木之脫啓不必言而言人道之隱以賢人通於天地風氣之大也離聖也坎賢也離出則坎通龍以飛而躍聖作也賢人從之而見離入則坎藏龍之蟄伏也賢人應之而隱聖人之不作又不必言矣當

隱而不隱如蟄虫之不伏即隱矣而不極其謹閉之力如蟄虫之壞户不秘欲以免於氷堅龍戰之際不亦難乎問初言弑逆乾坤大變也而賢人至四始隱何也曰初言弑逆非謂初即弑逆之時謂弑逆之漸自初始而極之以至於龍戰之時也按圓圖之漸在艮之列歸妹在兑之列天開而山通乎澤漸從乎歸妹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歸妹之謂也地閉而澤歛乎山歸妹從乎漸則天地閉賢人隱漸之謂也故曰由来者漸由初之履霜而四其閉也上其極也故履霜堅氷爰乎四上而言之也初與四應四不隱後將不及隱矣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天其玄極也地其黄中也玄極則无所不渾黄中則无所不通天地之中无一非文理之通君子得之而中德之通也温和文理之具足黄之謂也問五以陰居陽位謂之正位何也曰天倚而地直故玄中道也升於天德之極黄正位也居於形體之中升於極則道尊美利不言而歸之乾巍巍无名之象也居於中則德降徽柔善下而允恭克讓人君之體也玄素也黄美也道之尊者素在其外也德之降者美在其中也問五言中通與二言直方何義曰坤之言方即方圖之四隅也震之以巽而八體通於西北東南之隅為直之以方而坎離通乾坤之極故性不染習即彖所謂高厚合德也益之以恒為八中通於西南東北之隅為折之通理而既未通泰否之中故暢發為文即彖所謂交濟之成也是故乾首出則玄通於四體之條黄直之以方其氣機也坤中通則黄通於四肢之脉理文之暢巽其血華也凡進德修

業精氣之所黄即血脉之所通於方直之間見大大无以尚於暢發之美見至至无以加謂无以加於坤之元也吾於是而知乾坤之合德也二爻言謹信閑存先天之德體也通之五為雲龍風虎之會後天之交通也然後美利不言以歸之坤二爻言直之以方先天之德體也通之五為暢發之文即後天玄渾之極以行於黄中之通也三含矣四括矣其含括於外其暢發於中者也是故含章時發亦文也而三四之間應日月之精華偏發之美臣道也二五之間應天地之精華中通之美君

德也天下獸禽草木之生皆偏發之華猶堯舜之巍煥皆臣隣岳牧之為而推其在躬則曰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此即其美之在中也作覩之開聖人與天下相見而抑知其在躬之美如是其至耶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乾之五位於午故過中而亢坤之五位於子故過中而戰亢者明之過也戰者疑之過也震離性斷而乾者斷之至也巽坎性疑而坤者疑之至也衆陰之中而一陽

生疑其不同類也陰疑既極則必殺之而不與生金殺之欲盡也陽者震也震性破坎而出又克坤而行豈其受殺則戰焉必也而无知疑之者之不知也疑則嫌嫌則曰世皆陰耳豈復有陽之異而寧知其戰之為親耶龍得天地之真陽非殺氣之所能言故稱龍以明之陽犇也陰類也犇之氣始於震類之血聚於兌人知艮之起震為龍生而不知艮氣生龍生於兌血之至也血走而氣飛龍所以飛躍者氣之為也若乾四爻所云離類之道也而初生之龍猶未離類故稱血焉乾坤之大風氣血色而已氣通於雲之從龍而風即從虎氣倡而風隨也虎生於火之窮龍戰於水之極血終〻氣始也龍虎者氣血之精靈也玄純也黃粹也天以玄極通於黃中純粹之極交於雜亂之始而陽龍生生於玄黃之雜也長子受生之始括囊以保合之以主履霜堅冰之盡然後出而任戰爭之事則知黃中應子之為天開龍戰應五之為地闢龍之戰也天得玄而地得黃又天地之所從開也問諸卦多言血去何也曰坤元之始无爍火之為血害則血初之為氣始也入運之後火過而水不

及則血味迷而氣无清醒之見必去之而後交濟之成是以異也問坤言弑逆之火豈其无戰而必待上時耶曰非也氷堅之與龍戰相因者也凡坤陰之敵乾陽皆戰爭以陽之未生故戰不言龍龍戰之在上時陽生之謂也乾文之龍不言戰何也曰自坎離之開為居守出征之畫使是乾元之大始不復爭之戰鬬之危故其龍繇潛見而飛躍盡其龍德之靈通而究也知進退存亡而變通之以元至於亢者聖人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乾窮而亢坤窮而戰所必然已可勝其元運之

多變乎乾坤之除應堯舜之立極堯終而不元舜終而不戰至於商周之王分堯舜之極至而通雖龍戰不免亦不至如後世之窮兵不已若後世世變之韝爭於戰鬭之窮則不識其龍之所在苟察於血氣之精微而知之元不是龍必非宮商之音豈其聲氣之元戰不是龍必非玄黃之色豈其血脉之初郛前史所載可深觀矣

乾坤總論

問易首乾坤何也曰自復始立運行之本源而諸卦趨時以畫變通之用並八體卦亦其趨時者也復起震艮之運始起巽兑之運為天地水火之旁通而中行内運之卦從於雷風歸山澤而知終於水火歸天地而知始易首乾坤益可知矣問乾坤之清華發於闔闢之始者為諸卦之運行所不及何也曰易以運行之歸為本體之起是以雷風之反山澤為形氣之歸而天地之通水火為清華之見蓋盡狀運行之精蘊而全發之此元始之統天所以為分運之極至也至其分運為形氣之旁通具精華自復姤之始至屯蒙之通華尚為清華之發者為結實之成則於成終時見之推行之序然也中行内運之卦則從其中道而中後者也於此知乾坤之趨時趨乎寅中之始通天地於此盡發其全體之清華生光後天之聖人非分運之可及也嘗試驗之一日之始牿亡之心猶於此為平旦之氣見其清明而况君子之工夫正於此為離人而天離賢而聖之全機乎君子自震艮歸體以秉有恐懼修省思不出位之功以全狀之至坎離從乾坤之闢而見性命德業之極至

既未為咸恒之啓而見窮神知化之精微功夫之全復本體之全通也若然而坤之反乾何也曰乾之極治必有坤之極亂以與之對乾之君父極其尊親之隆必有坤之臣子極其弑逆之變以與之對兩中相通兩極相抱不可得已者也然則堯舜之應乾坤何以无坤終之亂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則不落亢戰之位是謂之聰明睿知神武不殺天地之所以貴有聖人也氷霜龍戰為聖人不作時言之陰閉之極而陽龍之生无復極至之為全通分太始之氣而來者一野戰之龍已足為玄黃之啓出之於屯即其動乎險中者也而方爭於坤陰之極則龍之經戰時也分大終之脈而成者一風從之虎足為天地之合終之於革即其文明之變者也而方生於乾陽之始則虎之呼風時也

又總論

易之為書觀其統承可知分運在統承而左旋者入運則外行之巽兌從其震艮之運者是已在統承而右轉者入運則內行之震艮從其巽兌之交者是已在統承而雲行而施者入運則雲雷之屯也在統承而行地无疆者入運則山水之蒙也在統承而大明終始者入運則天地水火中行之卦是已在統承而不言所利者歸純粹之精入運則洵其式金式玉之成賁其人晝天星之見也在統承而得朋喪朋之分者入運則豫為盍簪之不疑蹇為東北之不利也在統承而得主有常以為含承之順者入運則家人與解其情交之愛旅節其節義之守也而總之在統承者六子從乾坤之所合在分運者乾坤從六子之所分其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明乎其為統承之全其曰行乎四德明乎其為分運之始每一分運之終必有陽龍之生每一陽龍之生必分乾元之始分運之有全有不全者觀之所戰之血血有玄黃天地之元元始所全鍾則運數之有始有終可知若戰血之元玄黃與或玄或黃之不真者即非乾元之始所從起所以開天闢地而不足者抑又可知矣

䷂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問乾言雲行雨施則剛柔已交矣何為始交曰乾所言一元之交也所言分運之交也震艮之分運從天地之閉藏起之龍戰正大畜通也蒙之始也无妄大畜之天震艮之本也萃升之地兌巽之源也而艮震生於剝復

之地兌巽生於夬姤之天天地之合生也本源從其合生此大畜與升文所以言合志也困井之兌巽水之源也屯蒙之水行於震艮交也噬嗑之震艮火之本也而革鼎之火行於兌巽交也坎剛也離柔也屯蒙其剛柔始交交則其通也革鼎其剛柔終交交則其變也天地之合志合以求水火之通變而已王者之應運益始之此問水生之謂難生何也曰大化自窮而通通於悖逆之後則火災其終水阨其始不交則其阨猶未生交則木運欲開而水難反結與人運欲啓而難勢方成一也

乾之四德對待言之對待者天地之全體也偏起於震震者龍也坤極而戰分玄黃而出者也故无妄動乎天真為四德之備也動乎險中亦四德之備也之水通於木備之震以有生草之火變於金備之兌以有成未有四德不足而始終於一元之運者也大亨貞言大亨即其貞守也問噬嗑之通為雷電也何不言電曰自噬出反賁分歸之也而合始之也二月始電也猶未也正是雷雨之動盈虛之候易所詳也氣以火虛於艮以水盈於震賁為山火之止應消之終也屯為雷雨之動滿盈

之始也天地之道自水而造自火而化造於滿盈之始者取精之至足也震木也散為繁生則其草也離光明坎暗昧天地之混茫見為文明猶草木之蓁蕪見為英華而開闢之始水氣浸盈則草昧晦塞文明之未毀也世以為文明美矣庸知文明之極元氣之所以虧虛而衰竭不結乎草昧之始取材用物不可意計天啓之也則建侯以應震生之本天宜矣震為離始侯為王始紀綱草創文物未備至於師比之時而後可以言王令則未也火歸則天清水歸則地寧水盈應乎亂起不可以

安寧之心處之也問易以審候雷雨之動其即乾道之雲行雨施時乎曰天地之氣通之火山大澤之全其起為雲雷不崇朝而遍天下故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若屯則天地之氣自東方山澤而起雲雷雖動滿盈未可即通何也水至而火未行雷動而風未應是以有待乎解時之全通也是故每歲之氣機動於二氣之合者為普天之大全本於五行之方者則始自一方起而浅及天下之大以此思之帝為龍德曰德施普也屯元六龍之全德曰建侯而不寧有待之詞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雨之興天下精氣之始也精氣之成純絲是已蚕者震象也絲成為繭離象也繭以火成而結以水通而解震孟也上坎則絲取於水中也經者震之直也坎離之通綸者離之横也屯蒙革鼎之通震動而艮止以巽提而兌曳天地之機軸也噬賁為文章之成自此始也人文之大始於水火水火之極彌綸天地星以繫系而成文與人之絲織而成錦一也君子經綸天下之大經亦若是焉已矣元運之經綸統紀於乾統紀之分而一代之經綸清理於屯坎為納約而乾為統天絲緒之所全提也屯理亂經從大統之所分而清理之者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震木得坎水之生盤曲則其根深桓亘則其力大謚法有桓此之義也龍之象如之在乾體之内則言確不可拔從其静專之始也出用於屯則言盤桓之守從其才力之行也木本之盤曲者蓮以直通即所行之正也屯應正月之候木不即生第言其志可已初以震行者天之正志也以巽行者地之正志也人君得之以正天下之不正大難之所開也乾貴而坤賤離貴而坎賤乾與離俱貴則其所生者皆貴震之謂也離君德也震即其君之體也以震貴而下坎水之賤屈體求賢所以自資而識之者寡矣互有坤焉民象也震大也震以主坤之行所以大得也間行正得民即根龍戰而来者與曰龍戰之始天地欲開可觀其氣脉之其動乎險中可觀其才志之殊其異其殊出於天體之貴民之從貴民以天動也建侯之利非人意之為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震為大塗而坎險不通則邅回之象也震坎艮皆馬象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自大畜為良馬之逐令正其適用之時也馬得火而文得水而班馬之盛毛馬而班之開天之象也馬之班如者其行強初是已二以柔象之非二所能制而二則制於初矣問三男之卦安有女曰屯雖雷動未有雷動而風不隨未有男動而女不隨

位卦以三男開運而始震則雷動而風守是男動而女守也至家人與解則風先而從雷女行而從男故屯遭而解行是故卦互坤則其母也坤互坎下女之幽閨也而初求之情動則其婚媾也動乎坎中則婚媾之求即在寇賊之中也初非寇類從志行之正而見之者也二未許五女子也所以未許者邅回之故也王氣在初配從其勝旁通之運數然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二雖為初所求而猶貞於不字君子急功名而不急婚好之故女子守閨幃而不從軍旅之行皆乾坤旺氣之始也

十年者坤數也十年而坤陀之盡則坎水之通乾坤至水火之動而山澤至雷風之配恒常之謂也中行之運有咸恒旁通之運亦其咸恒之外見也其在需晉之後家人之時乎然後字以配之開國之始成家之初也問易取互象何謂也曰八卦之象易之本來也互之自一至五亦復有八卦之象是化之道也如屯蒙之中互坤革鼎之中互乾便有泰否之象小畜履之互火謙豫之互水便有既未之象至山澤雷風之互便有咸恒損益之象亦猶是也象數之異即性情之殊不推其所互不

知其變通之盡者也其有不取義於互者不關其要焉故也問十年之為坤數何也曰五十者乾坤之數也乾五終於坤十頤言飲食之數十年勿用互坤也則大過為女男之陀數可知也言男女之數陀之十年亦互坤也則需晉為飲食之通數可知大都世道之變只徵於飲食男女之間其有差失自隨蠱漸歸始也極於頤過之變而咸恒之始可以復其常道然而未即復也故勿字以待之問字為何義曰草昧之世无文字以水火之始氣數其蒙也文字之生明巽之風也稱字歸字情文之交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坎鹿也上失其鹿震動逐之則即鹿也上坎亦禽飛也震生火以從之則從禽也逐鹿則其行馳驅不可止從禽則其心讓忽不可定无虞之象也巽憂也允虞也虞无憂而有憂之意古以山林之官為虞虞以防意外之義也屯為草木之盛震其大林也即鹿從禽无虞人以引導之則推陷入林中不可得出矣君子者坎離之中道也坎之起震君子之動機也易貴知幾天動而地靜靜則明故天地之幾知於復初所以言廣幾也火結而水通通則明故水火之幾知於屯三所以言君子幾也與幾存義乾言其統體也至於分運復以知幾始以存義不可與長姤之時所以大也屯以知幾革以存義已曰革命大義之正人心也離上其取也坎下其舍也屯之知幾知其時有可舍然後革之存義成其時之可取是謂君子之幾異於賢知之所為故其取舍關於天地窮通之數凡来運之欲通爭於往運之方窮故宜勿往以俟之三意欲往以為天下蓋是與於終窮之數者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馬初也二近初其乘之者也四應初亦其乘之者也問四非巽何以為婚媾之求曰坎之下交即巽也震巽交而坎離通交之謂婚媾也自无妄以来男多女少故貴與屯蒙多婚媾之求男求於女常禮也女求於男以開天之際非常之可定也下震之明即復謂未嘗不知幾知之於屯難之際也水不通則火不明求震則求其明之所生也往以明之生草昧之開也君臣之義而先於婚媾之交聖賢之弘濟多在於此屯之得通其不可少四之一求爭則以此與噬嗑對觀之坎下柔為震之配故雷交而雨行離中柔為震之配故雷電合而章令天地之雨電並作以雷雨无風是其時也若升爲則雨電施行以風而无雷故爲亦曰方雨虧悔是之謂震巽分交之道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天地之氣化施則其雨也屯則其膏也雷動則行風散

則施卦有震而无巽行之未光以施之未光也問觀光以占亨也之時與曰然光明先見於天地之始若大畜之言輝光是已光明見於水火之際震行火而明巽施水而光則謂四其陽明之生五其清光之見天地之氣象皆新矣而猶未也天地皆涸而爍獄无光是其驗也問說者以五應前坎之窮運則小貞吉是偏安之象也曰非也雷雨之動滿盈坎豈得有窮下震以開之坎欲結而不得第以風之未至不得大光於天下耳待時之至則无悖不開大都天地將開必有結運結即結於所開之際巽小也震大也屯應正月之候巽之未通而坎守其貞以待之所以養震氣之全吉之道也若所云春旱无妨是已苟併震之不生而坎守其貞以殺之將天下生運之不回可乎動險中者至此不可再持一勿用有攸往之說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五其坎之始通也上其坎之既窮也坎之乘震皆乘馬也下乘班如之馬而新水之通則上乘其班如之馬而

舊水之窮可得長乘之乎離笑而坎泣離氣而坎血離斷而坎漣漣如不絕以未有離明再見之日也屯噬為口鼻之官井咼為合體則耳目之通也泣血盡於屯而聰明見於咼興亡之分也新水長而舊水消其有不消陰險之逆氣所挾也必消之无餘而後前險之迷氣乃盡又可令其復長乎問長之道曰復之陽長應之日升則无妄之陽長應之水行新水之長舊水之消也舊水當消而不消則新水當長而不長以前運悖逆之結非初動之雷所能解所以漣綿而不絕也漣綿之兩害於物生之蒙則必待於擊蒙之雷至於解之動而免乎險然後百果草木之甲拆為悖逆之盡解則人運之開可如矣

䷃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曰蒙上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屯蒙始於天地閉藏之極故雷動而有險難之阨險通山止而不行屯曰草昧蒙曰蒙昧皆其混茫之氣始也然則蒙何以亨曰雷行而山止止之盡也止盡則自行

機不可已也日者時也日自地出而行於水外水自天来而行於日中是時中也水火通而混茫開天之亨也性命通而知能啟人之亨也其為亨行時中一也問蒙何以有日象曰噬嗑之屯蒙卦序雖分而噬之柔進上行與蒙之亨行時中通者也離人也坎我也童者艮之少也水不求山而山求水與我不求童而童求我一也問山求水何也曰地道火隱而水見山含蒙而不發水未通也故水行於瀆火行於山以求之求其水之通而蒙昧之醒則華發澤欲成而不結火未變也火併於澤之變而融液之凝則胥結蒙華者天地通變之大也有艮兊之感應則有情思之求與匪震求坎而坎求震君道之作始亂民從之匪水求山而山求水師道之有源童蒙從之三男開天本先天之始幾而来者也至困井之求與以為華髮之歲三女成化亦源於先天之相併而歸者也問重蒙之相求以象筮何也曰數始於天地之通水火人與鬼神之通也震巽者人之道艮兊者鬼神之道也數始於坎著之筮象通於離龜之占也艮手也極數以知来兊口也問焉而以言故蒙為初筮之告

而革為木占之孚古者教人於象數之始天通之也人之蒙也日生於震年之始也月出於艮月之初也離間也坎告也童之求師誠於初筮不落後念而二即告之以剛中為水之始源初筮者迎其天間水而得源也瀆者溝瀆也艮山為溝瀆之從始再瀆焉離於源三瀆焉離源之遠而源泉不及與童離其天而二三之念為情欲之起不如不告之為愈告則瀆蒙非所以養蒙也問瀆蒙何義曰有源之水出於山下本於坎離之始无源之水来於山上本於既未之中而為溝瀆之流水以再

三來而瀆其山與師以再三之告而瀆其蒙一也問天下之山皆求於水水之无源者多矣豈大化亦有瀆蒙之失乎曰有源之水與天下大山之行相通生而為人聰明不可以意量測瀆流之水與天下之旁支相統生而為人則多文弱之資以是知水之无源者天真所不通告之无源者聖學所不傳也問震為長子山始洪濛主令不改而以象童何也曰山无所故其物生而蒙稚則山之氣也先天之道二長生於天地之極二少成於水火之通天地之既生曰萌震為玄黃之芽也水火之未通曰蒙艮為蒙昧之稚也其於童也十有五歲為水火之通童之大學時也八歲為中小學之初也四十有五為道德之有成則以人達天而應於渙之凝命是夫子為知命耳順之候也則可知精華之發乾坤之通於坎離結實之凝雷山之成於風澤也噬賁止而起屯蒙為根幹之啓萌稚困井通而歸革渙為精華之成結實在物與在人一也正離也蒙以養正謂二之中以養乎五之正也離聖德也坎聖功也有其聖功遂以成其聖德外運之始德業所以通於乾坤之極也君道之有本

即師道之有源養性而知人即凝命而配帝故蒙其聖功之始渙其聖德之成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噬嗑之雷以火滅而歸剝則賁之山化而火生生於復也屯之雷以水行木之无妄則蒙之山通而水出出於大畜之通也火化而後水通火有本而水有源山下出泉是也問山下有火應是火生而土塞安能行曰土塞而屯水生震木則克土而行行之所以果也震取也艮果也火德也山育也蒙雖生猶未離其孕育之初也大以靜止水以果行果行之泉不舍晝夜放乎四海天下之大通也則水愈行而火愈育水養火則山起雷而大化之蒙昧以開與蒙者之果於初行以為德性之養而蒙昧之亨一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震之生離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之象也而噬嗑謂之刑獄以生之之道殺之殺以回其生也則生亦其殺之用也轉之蒙而震起坎下為殺之已生亦其刑之未鮮也

震正也艮法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正法之謂也蒙者視之則桎梏也坎中剛巽梏其下兑束其上桎梏之象也植物之仁結而為核亦桎梏之象也說言乎兑脫之義也物以兑之上含而結亦震之下開而說蒙生之謂也不開其扶甲則萌不吐然不可即脫去之脫去之早則生氣不接而蒙必害人之象也以規矩之法為桎梏之累而說去之亦猶是也吝者邪心之生也非蒙之正養也問大畜說輹无尤何也曰正惟外畜而中說則新蒙可發發而不說其核依然是畜之之道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日秉月以為御水含火以為光天地之統體也至於運行而蒙之卦應天則為水行日火之中文應地則為山行大地而承包之者也盡天下之山皆欲溜水而不使去而不知水包山非山能包水初不欲脫二則自已師道之包容童蒙亦猶是也火外炎則吐水內容則納坎夫也離婦也蒙為天下之大水包大山則並包家睽蹇解之水火於內者也家人之離婦也而坎納之納於包容之中而无燥動之虞吉之道也乾父也長子為君以撥亂中子為師以令少子之有成天下之道也坤母也家人之長女嚴威以制家中女以主饋以令少女之定志一家之道也而要在子之克家何也造化木火之生本於金水之克克以全其生象之始也木火之克還為金水之生生於克之成革之終也師之發蒙發以包納之道即其克制之道也昆凝成於克制之終即全其生發之始家人所以為女貞之利也問師道之大何只詳於子之克家曰震行坎雲開則日見以令天下之有君

坎包艮水見則火藏以令家人之有父故家人所以有嚴君父母之謂也天必依地男必依女天下之平必依於家道之定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問剛柔之接何也曰接者系絶而復接之義也屯為經綸之始萬緒抽於一緒猶天下萬山之分有萬水要之相接而行也火盛則水斷水制其火則相接家人之火蹇不足制而制於蒙水之所包則相接而後相連蹇所以往蹇來連也至豐旅火起而困井不足以包之所以豐屋蔀家闚其无人而渙節之水无復連接之可言矣以是知師道之淵

源通於元運之始要於子足以制女女正而男道之行忠孝之氣脉所以連接於天下之大故其終也男成於義女成於節師道之立也若男不足克女究為女之乘男子逆其父臣悖其君當其發蒙之始已知之矣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屯之震互坤女從其母之藏也蒙之艮互坤亦女之從母而女不自藏蒙之發也順逆之道易所詳也大化逆終而順始自順小過為拂逆之終艮拂其震則離逆其坎也之震開其坎順之始也故女貞於不字蒙之艮拂其坎逆之終也故女行以相從間二坎為金夫何也曰木生火火中有木華之明金生水水中有金花之見令山下出泉金光湧如星月蒙雜而著之謂也木火外明金水內光三見二而忘其上女見金而忘其躬此本天地背逆之氣而生者也臣之見利而不有君是其類也蒙之失德始於失身失身之女與失身之臣可取之於包納之中乎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問蒙困分運而蒙言困何也曰運行雖分而山與澤通雷與風通困井者屯蒙所通革鼎者噬賁所通也蒙亨之始困倖之終革變之歸齊化之成也是故雷動則山開於蒙即以亨困氣通於天脉疏於地相因者也而四猶未也則正蒙之受困時也他爻不困而四當之以其獨遠於實焉故也巽相也兌獨也艮通也互震遠也離虛也坎實也易詳虛實始此近實則艮起震而行果而不困遠實而為澤所困則其行不可得通矣問互坤安有澤曰天地之中即有澤停之處聞河源出山下行之果矣忽沒地萬里而後入中國天地不可少此一困也與人雖有作聖之資亦必困心衡慮而後通一也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屯蒙革鼎之互乾坤父母所在子女隨之屯蒙之男見而藏其女以男之方蒙行女猶未也若革鼎則女見而藏其男以女道之得時也是故屯時坎水未通而下互坤深宮靜閟之象也初雖震動靜猶未終故不笄不字

靜女之志也蒙之少男外見下應坎水之已通而上互坤男出內度之家也少男之初從於一源之未分故不再不三畫蒙之心也女守其靜之終男從其動之始故男女之先天俱不落於後來此屯蒙所以貴始初也自蒙之困也澤揜則山不通澤戕為風則止起為行故四困以兌而五通以巽是困之終蒙之始亦井之通而蒙之亨也今龍井之在大山與大江通是其驗也逆之三者順之於五山止之畫而雷行也震順開則艮不拂巽順啓則兌不逆順而巽從乎二故二亨而五之蒙可發

然則井之通亦蒙之終乎曰然蒙為水泉果行之始井則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是蒙德之大成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屯上之水不可長者此也五惟順順之所開其逆反大蓋艮挾坎以逆離也故雷起以擊之不擊不可得開天心惡逆孽之害萌也人心之蒙知能之良與寇害相爭而出發蒙者春風化雨之中即有雷霆之用真守禦之先機也問雷性迅發安肖為寇曰蒙應正月之候尚未驚蟄則性與坎阨故雷從坎出非別有雷也雷不出坎而從其逆則為寇雷出坎而破其逆即其寇之禦也今春令雨多雷少而物生之害是其驗也上下謂水火也水火上下之濟則順也上下之交不順不可以有幾也自運行之終逆結而順畫雖有餘順不勝其逆此顚之顚拂所以道大悖也至乾坤之開而坤不逆乾六子之順始也雖有餘逆不勝其順故逆終而火之餘哭於嗟賁見之順始而水之餘寇於屯蒙見之此寇婚媾蒙之所以相爭也而賁之始蒙轉其機於上之一擊擊之而

寇盡則上下之俱順也需之坎行上順也晉之火出下順也人以火順而生真之无戾孝之見也以水順為天命之不禝忠之生也以此為師道之始源即无父无君之寇所先除也而後至於華曰致孝享也孝之成也困曰致命遂志忠之成也使擊之不早而爭於其後无及矣於此知蒙以逆舍不逆含不可成果果以順生不順生不可以起蒙萌生應雷擊之謂也蒙其大者也解之百果甲拆其小者也

䷄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問需訟次之屯蒙何也曰外運之分也震艮之行為巽兌之始通之中行而八中交濟於中兌巽之行為震艮之成反之中歸而八體復歸之極於此知外內之運不通之四中不成其交濟不反之四偏不復其本源是故觀乾坤之卦初上爻即外運反復之始也三四爻即內

運反復之始也二五爻即中通歸極之始也見之運行當亦猶是无他道也問需為飲食之需何也曰飲食之道非小也天地欲交須於水火之濟與人方蒙須於飲食之養一也有水天滋於上則不應火地燥於下晋曰晝日三接不相須豈得相接相接從相須而生者也飲食男女生人所須也屯蒙為婚媾之始需即飲食之始歸妹言須男女之窮也而噬嗑為飲食之窮至頤過而晝則知人道終始乎此矣問易未詳於內外上下左右之辨而始於前後之分何也曰先天之天地位於上下

而出之水火左右之所通也後天之水火位於前後而行於天地上下之所交也北為後南為前南為水火之交通故水出天而前行者需也離出地而前行者晋也北為水火之分歸故水歸天而後行者訟也火歸地而後行者明夷也天地既否則自前趨後水火欲交則自後趨前後則革與噬嗑之相接前則屯蒙夬姤之相遠相遠而後中通之有暢也是故巽兌之運行自未至戌即內運之終中歸以至於外極震艮之運行自亥至寅即外極之行於中通而內運之從始也歸復之極自為

謹密謹辭於酉戌亥子之四辰其未中則歸復之始交通之終也合交之中自為開通開通於卯辰巳午之四辰其丑寅則交通之始歸復之終也故人身自艮背行庭以上首出於後也自水火之濟至於天地之交腹通於前也職是而天地之前後可徵視之矣但時方向前而後運相阨正以需晋之水火通而訟夷之天地反有一塞不可以急速爭者也乾之生水易於下陷健之失也坤之生火難於上麗順之未成也今需健而不陷晋順而上麗可知中行之乾坤從屯蒙而通通於震艮之

行道而健順之本性未離也若困為兌巽之行道同人之所通也兌巽者坤之義也震艮者乾之道也需之乾健道足以通義故義不困同人之乾健義足以成道故困而反則若困則澤拚必同窮而後通道不足以勝義之故也道失而義窮水不通不為道濟之始火不生不為大義之昭而需晉之初无咎已此宴飲之歡與三接之禮所從生也問易每詳於道義詞言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知陰陽剛柔之情則知德行以道在於理制以義和則亢屬

不作順則拂逆不生此即人道主持乎大化之中而參贊之用寓於无言故乾言存義而需其道義之始機也月誠也故有孚水體而金光亨之貞也日則火體而木生火明之出也問險在前矣何又位乎天位曰月者水之源也水行觀地之前月升觀天之中所謂月到天心處也是以與乾同辭焉立極之道水易通而貴火之得位曰位乎天德天主乎地火主乎水而天地之有成中行之道火易燥而貴水之得位曰位乎天位天為地所涵水為火所涵而水火之欲濟則中正之位不可不審

知之也問外內運之旁通无正中之位位其在中行乎曰然外內運之旁行會於八中之中行以交通反於八偏之中行以歸極八中之通位即八偏之復位通則中通於其偏復則偏復其為中而大化之精神氣脉无有閒而不暢從而不歸之處以位之正當其中非偏旁之比也故自八體之卦觀之巽五爻之正中所以歸極乾二爻之正中則自極而通也自八中卦觀之需五位之正中正當其順過中小之中之五位之正中正當其隨蠱漸歸之中也中通也而從其偏復則五位之正中又

當其師比同人大有之正中也是需者晉所從開水得天位之正中水通有源以滋於火出有本而火出於地位之正中可以元言天地通水火之濟涉川之事也乎光為地道之初大明為天德之始明王得之而往以有功闓天應運之規為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卦應天則言月光之位乎天位象應地則言雲雨上於天自地而上也雨上於天為天下之濟以飲食上於口為吾身之需一也造化之道飲食之開即盛德大業之

起易象之旁通者為飲食之器若井鼎鼒缶之名是已噬嗑之官若噬嗑頤口之名是已而中行者本於性命之通旁通者豎之天下而中行出之朝廷其大端也是故坤其都邑也乾其王庭也大畜之食不在家夬之祿在朝皆天象也乾君也飲食從乎君有宴享之義坎者武功也武功將始文教亦先興禮始飲食而君之於臣宴以樂之則情相通禮以接之則體相濟古者三享三接需者三享之始晉者三接之始也於是君臣交而為泰則為於食之福坎離交而為中孚則為好爵之縻離

喜也入於地之夾則憂坎憂也得其天之生則棠樂則鹿鳴湛露之將興迨其窮也隨蠱漸歸之際天地坎離不交享宴禮節之儀廢兵衛征役之事煩而賢人去矣

初九需於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於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問坤言於野此言於郊何也曰坎離歸乾坤之極極於東北之野於坤之上始之乾坤通坎離之中通於西南之郊於需初始之何也泰為市朝之中而八中卦包繞於外則其郊野也水出西南之郊即於東北之野需其水之至而入則東南之郊日出東北之野即於西南之郊為自天祐之而入則西北之野四中之窮通轉於四隅不可不自此審知也問乾何言郊曰天地通者也東南為震巽之交其郊也二需於沙其地中也三需於泥四則西南水出之處也至火上同天亦言於門於宗於莽之類以人道之行即天地之所交通也問不言利用咸而言恒何也曰接後天圖義水火未濟所以成天地之交今需訟水通而歸天晉夷火通而反地苟審風不在東南安見其數用之利也惟恒之用未失常道而師

同通於比有亦水火通於天地故至泰曰天地交而二氣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天地交於水火之濟則泰盡而否將欲否也而反泰泰而既濟亂之生也何也四中之交盡於四偏性命之交盡於情欲飲食男女之失常人道之變端所從生泰之命亂此之謂也比不言用益之利而益曰立心勿恒凶可知常道之有生也然而亂猶可治以否必成於歸妹而前此同人尚是火之得中也問天水之通安所得恒道而用之曰需訟自大過中孚而通晉明自頤小過而通故其山澤即咸損所從出當

風即恒益所從生是天通水地通火便是雷風交於東南之時无二候也至比之地通水大有之天通火以成上下之交交則反其後天圖義而觀之而知雷風下於西北便是立心勿恒之變也是四中與四偏未有相離四中通而畜於咸恒損益之用需之道也四偏復而畜於泰否既未之歸歸妹之道也

九二需於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於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初為郊野地之傍也二其中原也蒙之出泉而果行以

水之衝石險而出其中必有困阨之文若水流平地拖滯成沙以天地中氣之寬衍也境界天空魚游雁落可想見君子之襟期言離也坎行也需晉為水火之通則言行俱見坎互離言之小者以其无應則无相得之歡需之言本於坎中則逆晉之行互於艮中則推明炎有行則主人有言言行之未暢也既暢而至於師比同人大有水應乎地則曰口中行火應乎天則曰應乎天而時行又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言行出於人身而應乎天地用中之至也今猶未也而猶有言語之小逆猶水際平衍微有相激之處不足為難雖小有言終吉之道也上坎之始下乾之終也晉火出而地之中文守介需水出而天之中文得衍衍在風和介則雷守守和守中之始究其中皆有吉慶之聚者也

九三需於泥致寇至

象曰需於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悶水火初通於天地之中而災起何也曰不終則不始其始者為福則終之餘殺為災凡福慶之集出於災眚之際者也晉往有慶而需往有災需晉之吉慶雖來而

前運之災眚未解所揭險在前者即其災在外也象詳於前後文詳於內外前即其外後即其內也有未濟之辯物居方而轉前後之辯即內外之辯辯之而乾行在內者泰交之機也故可為坎水之生坤內則順離而往不可為離主矣坤他也坎我也屯蒙之寇在婚媾需晉之寇在飲食坎自乾生則寇自我致致兌也乾互兌自我致之之象也土近水无有不泥其於人也為溺情而致寇然采情以溺致寇健者似溺而非溺則致寇而不致於寇也我致寇我能敗寇而不為寇所致无他道焉

敬慎而已問敬慎何來曰敬即恐懼之震德戒慎其允
德也敬併於慎為乾道之始即所謂剛健而不陷也坎
邪也不能當敬亦濫節也不能當慎坤終則知邪濫之
將盡乾始則知敬慎之方來乾成也坤敗也血肉多而
敗隨之精骨強而敗壞不入師或輿尸敗氣也以精靈
不生血肉之為腐爛也剛健之始自不受敗以敬慎之
德即其骨氣之強也治冦之道亦猶是已
六四需於血出自穴
象曰需於血順以聽也

乾者精氣之極而血脉之生通之中行需是矣坤為血
脉之極而精骨之生通之中行比是已乾通之坤需於
血而氣自出出之自笣目視之啟也問穴自何來曰大
過為頤頟之合金之成也金成則水生耳象也而中通
小過為穴順為口頦下合於上木成併於金歸也木成
則火出目象也而中通中孚為笣小過為穴水中火通
故聰通於空中孚為笣火中水通故暗見於竇所謂出
自穴者謂人自有生以來耳穴已有而今則天之通水
自穴中出也目笣之啟亦猶是也問乾坤之開為生人

之始豈无視聽而待中行之通曰大過生坎而離心之
亨耳通於目也目中起臭則行有尚於首極順生離為
牝牛之畜目通於耳也耳中生舌則入以下於腹中是
故乾為六龍之御天言乎六官為六氣之始律之元也
四德之始地言乎四體為五行之始度之元也故其中
通也訟通之師師出以律聽以應律則聽通而有聽矣
明夷通之同人順則而往反則而來視以應度則視通
而有明矣聽應律視應度自隨蠱出也通之比有自漸
歸出也此可知四偏之復四中之通也通則性命出於

官骸四中之歸從其四偏之復也歸則官骸斂其性命
孟子言形色之為天性此之謂也問需言飲食而不言
口臭之官何也曰耳穴之出入通於白頦之開合目笣
之開合通於口臭之出入故天地通水火聲色之官啟
而臭味之官從之五交所以言需於酒食之味同人所
以言其臭如蘭也問順以聽之何也曰順大過之聲色
顛拂中孚小過之聲音反逆則知山澤收雷風无有不
逆天地通水火无有不順自蒙之上曰上下順需即其
上之順晉即其下之順也訟明夷之逆逆以通其順比

大有者大順之成也故曰下順從也又曰順天休命通於外內逆之轉而皆順逆則反是是故人身之機順則氣通於風聽開而後視啟逆則風歛其氣聽反而後視收震所以不貴矍矍之視而欲艮為退聽之歸也以此知出穴之道晝出而夜入暑出而寒入應之元運則治出而亂入萬物以二月啟蟄需應春分正出穴之時也小過為穴入穴在陰冬正其蟄伏之極也時以氣逆之極取之出穴以應賢人之不隱非括囊之謹也需則燥戾之終而和平之始宴事興而聲歌作詩所謂神之聽

之也乾言同聲同氣為應求之全需言順聽為賢人聲氣之通太平之始開也上所以言不速之客三人來也問所出之穴即蒙言山下出泉之處與曰非也日行有異道水行有異穴旁行之水出艮則不必言穴中通水出於天則應之地出於地中之穴竅也穴有陰陽之異陰穴出水則无聲穴之陽者有擊鐘鼓之聲此即天地聲聞之通處應之月氣而人身可知木革之含為芭此即血脈之華應之日麗而人可知也

九五需於酒食貞吉

象曰需於酒食以中正也

坎飲而離食五陽也故以酒食言之酒食之需常然耳而以五中正之位當之何也隨蠱漸歸在需訟晉明之中頤過中小在師比同有之中水火通於天地為聲色之官啟雷風通於山澤為臭味之官開故夫聽聞於耳旁官也而會通於口則味位之中正也視開於目旁官也而會通於臭則臭位之中正也聆聲而知貞淫之辨則味隨之見色而知邪正之辨則艮隨之故口唇如朶芭之顛臭同如孔穴之顛也則通之同人以觀臭味之

中正天下之所通味通而起晉接之文臭同而通天下之志其究也為養聖賢歆享上帝中正之極也至於聲色逆而臭味隨之噬嗑皆滅亡之事頤養多觸拂之文不中不正之極也然酒食之吉始於中正之位豈易言乎聞卦言正中而不言中正何也曰以全易配天行之運而需得天位之正中孚光之見飲食之從生也要之天上猶人之首上聽聞為大中之始明見為至正之生而會通於臭味中正之合處也是故乾言聲氣之始坤言血色之初而通之中行為聲色臭味之交固天下之

所大通也性命才情之交孚憑之此矣
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出自穴謂出於西南水之行地也入於穴謂入於東北
水之歸天也天氣耕環上卦之水所下入之終即下卦
之天所上出之始是三陽也三陽之謂三人間中行之
數貴三何也曰乾坤六畫以立極三畫以中通泰交之
從始也問乾為客何也曰乾未出坎則乾我也坎既出
而行地則地主而乾客坎即地主之飲食也火行於天

則疾水行於地則緩天通於水為无意地通於火為有
心无意者嘉賓之夜來有心者晋明之晝接也今俗去
不速之客謂兩无意而適相造也五為飲食宴享人賢
聚之上入穴為宴享不到之處而亦有三人之來可知
氣化衰而乾遠於坤嘉賓留之而亦往故始曰不利賓
氣化盛而坤主乎乾嘉賓不速而自來故需曰敬之終
吉抑孰知人賢之過合只在一敬乎以邪昧坎出為震
則敬其情文之生是以留賢於不去天下意外之客多
係乾坤之通塞而巖穴之士反足通君臣之交歡上位

上位雖不當而乾坤之通自此始矣問乾坤坎離皆臣
主之會乎曰然乾坤之開坎離初濟其象為樽酒簋貳
用缶為羨缶土鼓之氣象也納約自牖簡易不煩之要
約也乾坤之中坎離相遇象之巖穴以亂世之巖穴與
朝廷隔盛世之巖穴與朝廷通一正宿留歡而機緣自
偶不繇人意蓋若天所使焉問晋之火上為位不當需
之水上則其當令反不當而晋之四亦不當何也曰既
濟之剛柔正而位當當位所以定交定交所以致濟必
水行地而火行天然後可交今水在天上火在地上使

已未濟此需晋所以皆不當不以爻位論也若比與大
有之水火皆交不可以不當言矣不當者所謂朝廷通
明而陰穴翁閉非留賢之位也然四之氣通通則不敬
天下之才當其位者失人反多上之氣入入則能敬天
下之才不當位者得人反奇坎小而離大得百小賢不
如不失一大賢上之未大失正以此不當之位也故曰
天所使也

䷅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水出於天為飲食男女之始私欲也日出於地為性靈醒覺之初明德也私欲之始剛健而不陷究則陷溺而不知歸訟之起也明德之初順麗而自昭究則夷傷不能光明夷之阸也問需言健後險前訟言上剛下險何

也曰天地通水火自後通之前即水歸天自下而歸上訟是已火之歸地自上而歸下明夷是已水歸於既陷之後遂有上剛下險之分乾性剛不可參以柔坎性險不能破其慾慾不能破而怙恃不歸則必陷而健行之人見其健以為治具也而不知險之為健乃其訟材也訟材競起人心風俗因之明德明明之所必欲化也問剛自何來曰易道往來不已者也需之水自天而往訟之水火以歸天則晋明之火可知水貴得中以水歸於天極也水歸而无溢溢其孚也上下二柔其窒也外靈

而中通其惕也惕則知歸天之道也問乾坤言惕言安中通之乾坤亦无以異乎曰然乾道行於巽反兌惕而後說坤道從之而行於艮起震則安以起行夫水者風澤之中也需剛健而不陷已有惕之之意訟險而知歸則惕終而說始也說則安故四為安貞晋柔順而上麗言康已有安之意是故乾惕坤安為朝夕之對水火之本源也訟之水歸天於夜中曰惕中吉即分在下不憂之義而行者也晋之日接地於日中曰晝日三接即分居上不驕之義而行者也乾以惕為進修之全訟之知

惕即君子夕惕中之疏義也是故水以中行歸天與人心之以惕中歸天君一也令挹水於河者貴中流以其與天通也若水之不歸而終於所陷氣溢成逆人邪起亂凶害之數應之矣天地欲開水火固結非離火之生而人之繼天不可以有始乾稱大人貴其離明之有生也至天地通矣地過而天不及火過而水不及必天定位而後與地交必水歸源而後與火濟是故乾君也君之所尊曰尚乾尊水歸以為本來自有之中正是天下偏邪之私所釋然於乾體之峻德故晋地承火之生而

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此非大人不及此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而詩亦以虞芮之質成應文王之蹶生有以也使不先使民无訟而欲明德昭武功著未之有也問淵者水之聚而為訟者之不利何也曰中行之四中凡八卦而需晋之水火出於本源卦次應卯酉之月天地之子午所通也故水可以徑歸天上而不入於澤火可以徑入地中而不反於山通復於四中之中焉故也若師比同人大有之水火行於交通同有之卦次應於正未為寅申之通師比之卦次應於辰戌為

巳亥之通故水必歸澤而小畜反履火必歸山而謙起豫此四中從四偏之行不待四偏消歸之後不可以得復也問訟水何以不聚淵海而歸天晋火何以不狀大山而歸地曰海之為淵天淵之通也淵歸天不為陷入所不欲入於淵者謂水方來不知歸天而旁入於澤則邪説生淵險之至也訟水初生水无滛溢不至於入淵與人心性命之通復在情欲之未陷疑阻之未設一也至於水溺而火炎性命已入於情欲不可得本源之歸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而莫之避此之謂也

此固惕中者所早見而深知者也問震艮之卦言恐懼修省不已訟内訟之功乎曰非也偏之歸也戒慎見於震艮之性所以坎源歸生於乾始中之行也醒惕見於坎陷之中所以中極可生於旁通以惕還健聖學之本源无有切於此者矣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也不惕中安能内訟不内訟於人心之有戀安能進諸於天離之无私幾微之未純亦幾微之内訟而世未有知者也使民无訟抑豈以民故而已乎心境无私上通於聖神之精諳與民情无訟上本於人君之

峻德一也斯訟所以為中行諸卦之源始大學以无訟為知本此之謂也

彖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問違合之機曰四偏以合盡而違艮旋其震則兌旋其巽從天之左旋也巽精於兌則震精於艮從地之右悖也以其左右相反而悖逆之結爾小過是也四中以違盡而合則訟爽其違之盡而師同其合之成也乾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統二機而言之也若比有為上下左右之皆合中通損益而弗克違是逆行以反歸應乾道

之憂違以合同應乾道之與行也是故天左旋水出天
而右轉於行時觀之而知天與水違違則訟訟生於違
行則訟消於反歸可知地右轉日入於地而左旋於入
時觀之而知明以地晦晦則夷夷成於反歸則明生於
違行可知天與水違亦地以火違違即以訟而以明者
固順過顛拂之盡數也不言地與火違而言明入地中
以火為地主也天下相合之成成於相違之盡訟者師
之始也水違於天者合於地坎謀也師得其所行而謀
始於師則知天與水違盡則其所行也觀其反歸於

源則知其行通於流詩所以言虞芮質成即疏附後先
之從始也明夷者同人之始也夫異於地者同於天同
人得其所明而晦始於明夷則知日以地晦晦以生其
明於其反生之本可知其同明之天詩所以言不識不
知即過盗伐崇之所生也緜此思之天地違合之機只
於人身之明行可究其全非一身之小也通於明行之
窮反本還源而後生天下之火故大學以使民无訟為
知本而緝熙敬止因之者也明行之通相交相濟而後
成故知愚賢不肖不足與於中庸之至也坎通而震巽

起依然乾之與幾而在其中通則深謀之自天離通而
艮兑合依然乾之存義而在其中通則明德之出地先
水而後火則明德始於深謀先天而後地則深謀之自
天者其始而明德之出地其役也以潛天者潛地此師
之丈人所以淵塞不露也以出地者應天此同人之君
子所以通志而成務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卦著其水之跡來來則長文明其水之從歸歸則消自

初始矣坤利永貞坎以坤終曰水水自歸天則不永也
巽事也巽以水行地兑以水歸天則不永所事矣所以
然者初則訟始无險深之姿而前有應互兑則辯互離
則明是以終吉也問水歸天亦必明而後歸乎曰然水
混同火明辨水之入處即日之出處斯其明辨之時也
日入於冥晦水歸於明辨冥晦以歸地明夷之謂也明
辨以歸天訟之謂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需訟為金生水晋明為火生土四卦自相生者也師比為土克水同有為火克金四卦自相克者也造化之道當其生則不離其本根當其克則各行於交合故需水不克而歸訟之天晋火不克而歸明之地若師與同人則不然師之水進而受其所克矣坎以土克節制之以為用故比之親輔可成无訟可不言矣同人之火進而得其所克矣火克金成治而化之以為用故大有之明德可就兵銷可不言矣問蒙二之水何以克曰蒙應寅是時生未離克訟應夘則全是生之氣矣問水之知歸

象以臣不訟君可乎曰新運之水見為宴享之陰火見為三接之盛是太平之開也其前運之晝逆數必見之臣節如元咺之訟衛君也獨意二代之末皆有之不獨春秋時也逆數晝而臨生暘暘則歸歸之狀為逋竄者鼠狀也逋逃者坎之私暗也若離之光明則夷初之君子於行是已坤國也坎邑也通之離其人也互兌其戶也二自逋逃其三百戶不自攄其所有以與君子孚則陰无所恃乃足以著明其歸命於君上之義矣需之坎上災訟之坎下青青者青壞之義也萬物得水則固

失水則青坎不下攄所有而歸於乾大氣所以全狀也猶臣歸命於君豈有青乎坎在外曰難時事之阨在內曰患切於身者也物以水生而樂水窮而患擬者捧患而墜之也需水通則下於足故曰利用恒恒為震巽之合足下行也晋火通則上行於手故曰三接水在天上猶手捧於乾首之上者也天在水上猶以患而覆其首此自下訟上之勢故知其不克而示以歸之之分也問坎數三百此何以起耶曰震兌通於咸其數以一起百坎離通訟其數以三起百三者離數之始上曰三褫晋

曰三接數始於三也始於三而接於六極之得三百有六十之數一期之數也除六十者除體數而言之也古者封邑命以三百戶蓋取諸此乾以元統天明以一大元起三百六十之分元也故乾坤之通中言三百明其一分元之全數也乾坤入用之一周需訟得三百六十之日數乾坤入用之三周得一千零八十之數同人之三歲蓋此數也乾之用應日數坤之用應時數一歲之時數得四千三百二十數三歲得一萬二千九百六十數故三月而一季三歲而一變需訟之乾統三百六十

之日數則晋明之坤應統四千三百二十之時數可知
晋曰蓄厥數之多也極於同人統一千零八十之日數
為三歲則師比應統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之時數可知
所以比曰建萬國師曰懷萬邦統於坤分之萬者數之盡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坎封邑也互離其德也坎舊而離新乾守舊而坤生新
舊之終乃新之始也而要皆從上以歸乾未有舊水不
歸於乾源而可以得吉也臣道亦若是已先世之舊德

不忘於人國而世世食之不歸於上臣達於君與水達
於天一也王事非他即坎離通天地之大務也天之水
則其作事謀始之氣地之火則其南狩大得之志至於
師而開國承家新功也同人而天下大同新德也此皆
三之不及三所以无成也閒與坤三爻无成何異曰天
地之道震為離之生而離歸艮則物之成與君德主其
王事之成一也巽為坎之初而坎歸兑則物之終與臣
道代君以為王事之終一也今水歸天為巽歸兑非火
歸地為震反艮則群謀雖多三不可以主其有成也主

其成者其南狩大得之志乎即比終於地水之初可以
有成矣而艮起震故亦曰无所終也則可知大有之天
火為兑啓巽亦不可曰有所終也必也小畜履之巽及
於兑而謙豫從之為艮以起震艮從其兑至於天謙所
以為君子之有終也震得其火及於艮豫所以為成之
有渝也此中通之道所以為統體之分行也至四偏之
後而外內之卦火乘於震反艮而化之成亦水乘於巽
反兑而變之就天地之道君臣之道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易道通復而已旁運有通復中行亦有通復旁運於震
艮之行則先通而後復於巽兑之行則先復而後通若
中行於需訟晋明通而後復中行於師比同有復而後
通通復之精義要當深思而見其所以通於才情復於
性命旁不如中中則直通復於極者也故命通則慾行
復則仍是其命性通則情生復則仍是其性此需之天
通於水飲食男女情慾之所生也訟之水復於天則直
即於上天立命之處矣問乾言萬物各正性命是乾坤

為性命歸於極至中通之乾坤則性命之流行也乃通而即復何也曰天地中通地過而天不及必天復元而後可成泰交之功亦火過而水不及必水歸源而後可成既濟之能是故王者承天猶人生之始血氣雖通性命未固惟命通於水而水仍復於命然後王錫於師中者乃一王之所以承天也惟明夷之性出於火而火仍復於性然後順天於大有者乃一王之休命也中偏謂文王之純維天命之始此之謂也何言乎渝曰古者君命所許曰俞君者天也坎歸兌變則其悅懌之至也以

深有當於大心渝之義也則即此謂安貞從惕中而得者也問安貞者坤之詞訟之乾元坤艮之土而言安貞何也曰乾健坤順中行於需之通晉則需健而晉康地火者震艮之中天水者巽兌之中也乾惕坤安以通水火之本源至水火歸乾坤則明夷震危從其訟之巽惕明夷艮安從其訟之兌說說渝也渝即安貞之所以歸天也安貞於天則順則於地此明夷順則之所以從始也坎失也離得也失得勿恤則性體无累性體无累則命源无失然後明夷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緣此思之

學者言何時是盡性何時是至命皆非也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復无妄為性命之始中行於晉是理之通需即義之不窮義不窮而命之通以為復理通而性之行以反本性本歸於命源天地本源之始也

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需訟晉明之天地通水火水火通天地外運之中通也

師比同有之水火通天地天地通水火內運之中通也

內以外為本外以中通始於天故水之歸天即地所生

火之始元何也四中之體卦坎玄有餘而言離黃可貴離二爻所以元吉也天玄有餘而言地黃可貴坤五爻所以元吉也至其中通火有餘炎而患水之不濟惟訟水之歸者命源也四之復命復之此也而復即含生始元之吉也離火所歸者性始也明夷之順則亦自含生而不言元吉地火有本從其天水之有源則於此論位需五之水位為中正而明夷之二火位不言傷之故也訟五之天位為中正而晉二之地亦為中正地以中正受濟火之生天以中正受濟水之命則各有所以也其

以是為泰交之本始既濟之從生也從此思之使民无
訟之後令天下之物情皆本天命以為生自昭明德之
後令天下之物情皆本率性以為行明王之德以行明
王之道无他順性命之理而已矣至於師比同人大有
則火之中通始於水天之中通始於地師曰王三錫命
比之元永貞所以永命大有元亨所以順命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君之所賜曰錫乾君也錫予以君命而重則有品級之

文上應三之坎故或以疑之而不敢以為君三互巽則
詞命也鞶帶者詞命之服也帶之形如圜乾象也用以
束腰所以攝坎之行也圭用手執所以凝離之成也水
出而制帶火成而制圭益三所以用圭也朝廷之訟未
除必興王之明德未昭人心自訟之念未淨必陽明之
德未全豈惟不能自淨其念又從而欣賞之與朝廷之
上不惟不遠其人又從而以服加之其象一也離德成
而人敬震所生也坎計行而人賤巽所生也以訟受服
自以為榮而人以為不足敬若離成而受服則敬其德

足以為威如之吉矣以私而奪人曰奪奪其小人之有
小人不畏也以禮而奪人曰褫褫其小人之魄小人畏
之矣大明出而邪勝之魄褫於无所容以陽明之始即
陰晴之盡也陰晃不能當正人邪佞不能當明王其道
一也問上應終朝之候何也曰需之天下而上出其水
訟之水下而上歸於天要當循環觀之天與水違行則
天左旋而水右轉出自穴西南也需於酒食正南也入
於穴東南也而天亦自東南轉西北是需於郊東南也
需於沙正南也需於泥西南也不永所事行西北也歸

而通者歸於正北也食舊德者從上於東北也而天行
亦自西北轉東南是後即命西北也訟元吉正北也終
朝三褫東北也問東北亦非終朝之候曰西北之水出
於天而日入於地以應之則天行已過於西北是終夕
之時也東南之水下於地而日出天上以應之天行已
過於東南是終朝之候也蓋依然是乾坤朝夕之對而
乾坤全水日之體訟兌全神明之用中通之謂也自晉
言三接三接者君臣心背之交君明其德而臣受其福
以訟者之晃才見之不能當其光大則默為所奪矣接

者三接號者三號三接則神全三號則鬼絕在訟者則為大畏民志而訟端絕矣問四曰復即命則既歸於天矣何又言三號曰水已歸而水之餘魄无歸其邪氣尚在三號之而陰邪已盡日已歸而日之餘魂无歸其昏燥尚在故後入於地而陽戾乃息師或與尸謂魄去而形存則尸與而已問奪其氣則魄散暈其血則神昏大有是魂車也四曰匪其彭彭者車輪之暈也匪之明辯去其血暈之道也中行之卦詳於精神魂魄義亦微矣哉

䷆

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外運始於地先而天從之然後天先而地從之故剝復之地生於交通而无妄大畜之天來合於本始夬姤之天生於交通而萃升之地來合於初源本源之足則水火之通也中行始於天先而地從之然後地先而天從之故需訟之天先而晉夷之地後皆其本源師比之地先而同有之火後皆其交通亦本源之足則水火之通也是故需之水歸於訟則師之水通於比因之者也晉之火歸於明夷則同人之火通於大有因之者也然則師之衆起何也曰衆者坤也水火順通必有逆數以陁之故訟以應民生之不靖明夷以應君德之有因天地順通亦必有逆數以陁之故師以應亂民之必起於野同人以應敵壘之未化於朝逆不終不得其順之始逆不盡不得其順之全數所爭也問坤衆以坎而亂何也曰乾言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坎出於乾則天清離藏於

坤則地寧使坎離不歸於乾坤不可得清寧之立極矣問訟於明夷之水火不已歸天地乎曰乾坤為全體之清寧歸於極至无與並立者也中通之勢相反對正以需之生而反見其相訟正以君德之昭而反見其相夷不可得已也問坎中也而貞為正何也曰坎水互震木之生震之力大而性正則能克土而行非大衆之能違也大衆皆正以正天下之不正王道之興也問帝王何分曰人體之歸一元開於乾始則以火之得天為帝堯舜當之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四中之卦入運始於坎通

則以水之得地為王湯武當之曰可以王矣帝以立極王以中通之謂也問坎離之開乾坤皆用離以破坎如離言王用出征未濟言震伐鬼方是已至天地通水火而以水為師解亦是以水解悖何也曰乾坤欲開之時水結其終火開其始故大結在水而火行則開係用徽纆寘於叢棘水結之極也王用出征應乎水毒欲解之時也乾坤欲泰之時火結其終水開其始故大結在火而水通則解明夷之難火結之極也能以衆正應乎火毒欲解之時也火毒之解以水宜乎以二之剛中為丈

人之極也問丈人何義曰坎離之通人也故於坤成之後起震老成之行也潛於水地好謀而成之象也初通之水火各歸天地之本源故无應至水火欲交通而坎之剛中坤所欲得也離之來中乾所欲得也相得則相應應也者交之始也自五應二而諸陰莫之敢逆大衆之心思順乎丈人之行歸與天地之氣脉順乎震性之行水一也震之行水以毒攻毒之道毒去而民難之解吉无咎之道也問毒自何來曰艮以扠火則逆水以生震則順火逆而結其水則毒坤其毒之極也水順而通

其火則解乾其解之始也旁行之卦噬嗑之爻遇毒而屯解之未盡至公用射隼以解悖乃全順之時也中行之卦順言道火悖火結其逆於地以至明夷之為極水通於天以解之則以訟為始夷與師通師中之水固前運逆結之毒所在毒以攻毒則逆盡而順成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問水通於需歸於訟地中安得有水曰觀晉之火歸於明夷自明夷出之火上同於天則知自訟而出之水在地中矣問天地包水火之外水在地中何也曰定體則

天地包水火之外需訟晉明之卦是已交通則水火包天地於中即師比同有之卦是已地中有水水未出地地所依以立者也天能自主其行故火上同天不為離之行而囘乾行地不能自立其體故地中有水水為容畜其地非地容畜其水也火中不容一物故離之四曰无所容水中无所不容即地在天中亦水所容也天以水行地中地得之而其體常靜地以火行天上天得之而其行愈健民者坤體也動而不靜坎以容之衆兵也衆寓於民古者井田之道寓軍政於丘里水靜則能容

火動不能畜地震之災民无容畜之象惟得其容而為民即以畜其順從之義而為衆行時不費招募歸時各反田里此井田所以善也民无所容畜而能致王道之成未有也容畜者象言其定體出行者卦文言其所變動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聲音出之骨氣首為骨氣之極而通坤腹之中骨氣通於坎中而聲音出師是已血脉出之肌膚肌膚者巽兌也血脉者離之中通也坤腹為肌肉之中而通於乾首之極則血脉通於離中而度數詳同人是已是故需晉為視聽之啓即時行之生而律協於中音之宮度起於黃鍾之數則協律其制度之始也問音得其中為黃鍾之宮而剝困之文言宮何也曰凡言宮即可作宮音觀剝困其旁通之始也師之宮宮所中通也宮音為艮商音為兌兌之四曰商而五曰孚於剝宮商相配之義也角音為震故晉之上曰角離為徵損之象曰懲噬嗑之初曰懲徵之義也坎為羽水中起火也凡坎離皆取禽羽之義隨文析義可倫聲音之全而獨以坤中之坎為

律坎出震者也震為竹竹生地之最幽者嶰谷之竹可制以候律者也坤數六而氣通坤中是於用六之中一陽動而為宫故其聲以六節之而成律律凡十二倍六之數也是故黃鍾為長短輕重多寡之根本自坎而下上為震艮則為丈稱本卦曰丈長短所生也見之於謙曰稱輕重所生也復為聲希陽下也豫為作樂陽之暢也震曰斗多寡所生也節為制數度長短輕重多寡之所自準也刑罰之制亦曰律刑律之律與聲音之律无二道故吹律可以知吉凶而獨以王者之師出以律者

接其鶉火應以風而為聲律之通於天地其大者也間
乾坤言聲氣之始而不言律何也曰坎之中氣始於天
而見其統同之全離之中血始於地而見其中通之美
氣血之見於三極也二極交中通而坎通於地則可上
可下而制之為律離通於天則可直可屈而制之為度
成律成度而泰在其中中和之至也不然而律之失也
不可取中則不待泰後見否而從前否塞之氣不可得
通矣何也天地之泰盡而否塞塞於歸妹後則其塞之
極也天地之否盡而泰通通之於師後則其通之中也

是故當其否也必有一泰泰无可留當其泰也必有一
否則甚應此一否之難通聖人只於律呂之中音審之
而度數之協於中者可供摹其精微矣問臧為何義曰
血之中華曰美氣之中虛曰臧若否塞其中臧之氣是
黃鐘之宮不得通於十二律而元聲已絕音律不和民
物沴戾而災害見矣一人之身中通之氣脉不調非選
筭之年況一王之興運乎先王之樂不作是師出以律
之道不足也先王之禮不作是類族辨物之道不足也
律曆相通而後比以元永之貞守之大有以元亨之德

暢之則自引曆於三代之際矣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丈人之在師中木德也木德足以生天下而有象之木
可見之才也惟坎中生木无木之象而有木之蘊穀中
洄生之用淵藏於莫測是謂師中之吉也君情之所交
曰寵詩曰我寵受之寵之謂也然坤中虛而樂交於坎
以為地寵可矣何謂天寵曰天地之欲交通天地合者
也水歸天而通之師即上天之靈氣爲注以供興王之

用者也故作事謀始主謀者天道也虛中委任委任者
地德也坎在坤中而地承乎天即臣承乎王三概其邪
三接其正而後三錫之命命數之全也猶人身之命自
首而降之腎以為行得三教之全者選筭之道也問命
之三錫不在君而在臣何也曰火者君之德坎者臣之
道水火合德猶君臣之共命也未有命之所立不本於
得天之厚而心之運行能為靈顯者也故國家之開觀
其所以取天下之數則知其所以守天下之道三錫之
命命於師中之丈人而秉時開運曆數之本在於此矣

乾父道也得離氣以為行坤母道也得坎氣以為懷以坎氣能包容於父母之氣所欲懷抱而安處者也於師之時乾父而行於坤母之心奴萬邦於懷抱之中猶慈母不能置於女於度外也以上天之火不三錫命於水而地无所容元首之上不三錫命於賢而脾土无所依猶之王者不三錫命於丈人赤子已臨於兌殺雖慈母无繇以鍪懷抱之中慈母之心可得已乎此三錫之所以惓惓也師曰錫命錫之水以為坤土之依是天以地行懷保之恩則亦可以同人為証性証之火以為乾金

之胃是地從天得其覆育之全也謂復見天地之心大壯見天地之情則謂師見天地之懷可已

六三師或輿尸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或者坎之疑也坎輪也有所載之而行曰輿坤之言載未有坎也令上坤而下坎則載之而行矣離魂也坎魄也自三褫而魂魄之去三接三錫而性命新新生而存其窮陰則坤其尸也功坎也陽大而陰小令積陰而以大大開於乾坤生殺之數

六四師左次无咎

象曰師左次未失常也

地自後而趨前天自前而趨後火自左而趨右水自右而趨左需晉之明前後訟夷之明左右若夷左股之說是已比有之明前後師同之明左右若師之左次是已水右出而日左升故需之聽先而視後日右入而水左歸故明夷之股右健而左傷至師之左次水次將歸也水歸於雷風相交之方曰未失常蓋仍與需同詞也次舍者艮坤之象也四言軍行之次舍至震之反艮也左

次以休於不用與江淮河漢之水秩然成列以歸之一也問易致詳於常之不失何也曰自坤言後順得常使是天下安常之始至中行於需寇之起不失常以待之師次之左不失常以休之可知震巽之交處天地水火所守常之處也三褫三接皆於此處見之此即中國文明之地所以在天地之東南也大有之火起於西北曰自天祐之祐者右也自地左之為行師用衆之有常王者之所以地平也自天右之為履信思順之有變王者之所以天成也問履信思順並有變乎曰地平則常以

火之天成則通以變之不變則不通同人通天下之志
而大有為爭交之主何為者也變以成常右以成左天
地之道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乾之田見龍所在元陽之氣所初生也是時有元和之
見而无悖害之侵可以文明之道行之而中氣无有不
全此開天之初也水火初濟悖在四偏恒欲其獲之不
得必也解獲孤射隼則悖之解也天地欲通悖在四中

故師言田之有禽不可不除天下无中原田地而民无
生與人身无丹田氣脉而人无生一也此古田獵之義
所以重也井田之法兵寓於農於田獵藏兵戰之方命
正其用時也水火之中言行之通也寓詈為言行之初
其小者也至行師聲詩言行之大者也地水行於震艮
之中用震其行也用艮則其執也上出其命而衆共執
之明征行之大義也使用謀而不用言澤藏之道也執
言則其義顯天下乃不疑其毒也坤母也坎以震行其
長子也坎以艮行其弟子也母之道子主於地中父之

道女成於天上生則艮為執言而震為以中之行成則
巽為於處而兌為如蘭之臭言行通於天地猶女子通
於父母也閤少子不及長子何遂至於輿尸曰坤土克
水水生震木則還克坤土而行震行以順无有閡阻者
也艮從坤以挟坎震順始艮逆終也順始而震生則逆
終而艮喪是與於積尸之數者也君所用以為吏曰使
水從土所克制則為所使用也訟之水不從天所克是
以敵與之訟師從所使克之謂也地上之水以比之上
為不君地下之水以師之三為不吏坤母之性畏震男

之長而憐艮男之少三不當位而使之非盡三之罪也
閤艮終无所用邪曰非也震生而艮喪若震是而從艮
成之泰否而後至於讀則艮前有終之時也而由順之
偶吉又其所以有終之極偏歸之謂也若夫地通水火
之中天子生於中臣子亦生於中故比五為王大有之
五為天子而震艮為武功之臣巽兌為文德之臣皆從
水火之中通者也閤天地中轉之數民生應之輿尸何
也曰乾道水通而王之火以為變通之起聖人所以无
亢戰之位也世无聖人而氷堅龍戰民生應於坤數之

終不可以興尸言之中行以地水用武天火用文水通而火足以生之君子所以一戎衣而有天下也世无君子而野多輿尸朝多攻壘民生應坤精之中數所不免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坤中之坎為三錫之命微臣之有命也坎上而坤下下之順從大君之有命也乾坤合通則大君者天下之共主也開國承家以大君之命而定者也開震也承言乎巽也上體之卦終於明夷而始於師前坤之畫則故國故家之已移後坤復生則有開國承家之運以應之坤道以震而開開國之象也坤道開而離巽之用出承家之象也也曰建侯不寧則國運猶未大開象曰子克家於承受之義亦有未盡惟師比之用通曰開國家緊接之則國家之托命於地道者也大君定一代興王之命而國家之命皆分其命以興比之順輔所以成也功者坎也坤之克坎正其坎之邪也離盡必有餘治坎盡必有餘亂邪亂者坎之性也凡師盡而殺運未終以小人未盡去也故上曰必亂邦也間易數詳於君子小人之辯辨之之辯辨之自此何也曰小人坎也君子離也坎之從坤離之從乾天地之泰否水火之既未所從交也乾坤立清寧之極而泰否為交轉之中水火從二極之歸而既未為交轉之中故乾坤无君子小人之名至於入運而天地水火未交通則皆慎於水火之辨正所以慎於天地之交師比去否之盡曰小人勿用又曰比之匪人同人大有致泰之盡曰利君子貞又曰小人弗克所以泰否中間為水火之遞為內外即天地之遞為通塞使坎離之不辨而欲天地之常交不可得故大君之正功所以定命定國家之命即所以定天地之命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便是吉師變比樂吉之謂也輔者以輔車之依而名者也乾坤坎離之大統體之輪轄也四偏從之為六龍之御天至中行之通則分運之流轄亦當以車制觀之師與同人之天地其蓋載也坎輪也離其車中之人也比之地其車之輔也大有之金其載積於車中者也坎其君道之在御離其君德之在御也何也天地在水火之上君父之通體在下則臣子之通體也水火在天地之上君父之通德在下則臣子之通德也輪有輔而車乃行臣民輔君之象也近取諸身氣行而血内以輔之比是也神明全而天德以成之大有是也乾之上无輔火亢之謂也大過不可有輔水盡之謂也比則无是矣悶土既克水何以為順從之義曰土之克水克其淫邪之水淫邪去而真水中通天道之所顯行也地不得而有之輔之以克為順以相從臣子貢難之義也火之克

金克其駁雜之金駁雜去而純金中粹地德之所正貢也天可得而有之曰享於天子天保定爾之義也於此知天地之道逆成於相生順始於相克火生土土結而夷其火天生水水極而遠其天順小過之為拂逆逆結之極也轄之訟夷逆結之未盡也至師之水生木以克土而土乃順從乎水同人之火克金金成而順有乎大則可知比大有者大順之終也故曰大師克相遇又曰小人弗克克道不可不諱也悶蒙言初筮比言原筮何也曰坎者氣數之從生水之出山應月之生明初之義也若水出地中推原其水之從始亦原始反終之義也於人身胃月相休之始可卜其元命之修短與國家君民相依之始可卜其曆數之延促一也然則師言律律與筮亦氣數之相因者與曰然五音之元從其六律而運行之節次可知故武王克商之期吹律聽之而知元氣悠長至於卜世卜年策數相應此即師出以律原筮元永貞之實驗也然後知王者開國承家成有九有之師得天地之全數原筮以問之天之曆數在爾躬者有以符乎元運之全斯見祈天永命之所以然矣古蒙者

學天而通源古帝王應曆而起運筮之為道耳不通於筮而欲達於天人理數之源未之有也然原筮之道要於元之永貞何也曰水通地中天命之始元也土已順從其水不永貞則泛濫而不守天命无繇得定也今惟坎剛在中通而知通通而知復則永守其一元之數以歸貞者也故大君有命王者所以造萬邦之命而王者自定其命亦在此時矣問坤言永貞而不言元何也曰四中之歸極有永貞之守四中之中通亦有永貞之守言乾元用九而接之用六永貞即一元之永貞以終之

也但水火歸天地之極則先天火之通而後地水之復天地通水火之中則先地水之復而後天水之通此永貞而大有元亨水地以立火天之命此天地所以相交水火之所以相濟而有終也是故坎離歸乾坤之極乾首出之清坤萬國之寧清寧之極至也乾坤從坎離之中坎危亂而離休明清寧之中精也不寧自屯始至大有而離有全體則坎有全寧比之猶有不寧者以未至順天休命之時所以方來而不已也自需明前後內外師明其左右而要於上下之交以有通火上也水下也

水火之上下天地之所從也應則交之始比大有上下之應即泰之天地通於水火之交也是故後之趨前以前其上下交通之中天地之道也不寧方來其道通也後夫之凶其道窮也交則通不交則窮故前通而後窮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中有水水足以容地地上有水水通而地輔之天下相親之全象也先王以一人親天下而虞其不及則未建萬國之諸侯先王親諸侯諸侯親萬民而天下之痛癢血脉如一體關通親之至也問與乾言親上親下有

異乎曰乾坤為統體故言親從乎乾坤之極至曰親上親下比大有為運行故言親從乎水火之中通則比所以親民大有故以尊君乾坤先立其尊之極而後見親之至此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之在其先也比之親先於小民之有上然後大有之尊成於君子之同天柔得尊位比之謂也問傳曰同人親也何不言比之親曰氣運之盛時骨肉之親通於德生之始氣運之衰德性之親守乎骨肉之窮故曰有親則可久以火為有親也充夫先生亦曰乾坤見了識親疎亦謂其天親而地疎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来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坤渾也坎誠也有孚光亨在天之水見而為光需之光亨也在地之水守之以渾比之无咎也缶為土器坤象也水在比初盈満之時也坎為飲食而坤藏之以渾真則非飲食之盈缶乃有孚之盈缶也問坎離體卦亦言用缶何也曰坎得戊離得已而為之合歸則必戊已之中氣開始而為交通通始於飲食羮缶土鼓之初也坎離之初交不誠无以開乾坤之始坎離之中交不誠无

以成泰交之通故坎取樽酒簋貳而用缶比有孚盈缶皆渾誠之初也終来者謂地之終處即水之来處也坎我也巽他也坎不可為他而来自巽其他也濟水之来其吉也濟火之不解其害也水之吉来於天不可以意測之火之熾害於人可以心知之然意外之吉惟比之初六有之若過比之初他吉亦不可得何也比之初六亦大有初九對看也濟水之初得吉而後有凶故比之初應於四為渾誠之不散得意外之吉而二應五得吉得其本有也非他吉也三為匪人之傷上為无首之凶失濟火之初有害而後乃利故大有之初无應於四為无交之有害至五孚交之誠上乃吉而无不利也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從上下而審左右以觀其出入審前後以觀其窮通究之從上下而審内外以觀其通塞則揔之從天地而審觀其水火也需訟晋夷之天水外而地大内此分行也審需乾下不可言内而訟乾外則言水之不失師比同有之地水内而天火外此交合也比之下坤言不失謂

訟天得水之歸為不失比之地從其水之通亦不自失也問水防失土豈防失曰需晋之天地與水火不交不交則觀其水復於天而不失也易若比有之水火交通交通則觀其地通於水而其不失也離乾失其坎而乾精不剛无以定地火之本坤失於從坎而坤柔斯溢无以成天火之交守其坤之内以待乾之外来則泰交之成也守其坎之外以待離之内至則既濟之成也使有失焉失地則天无基失水則火无源比之所以慎致也問所以不失何也曰克水者土也坤内以親坎外相親

貢以相制猶臣子之義不失其內所懷來而外以比君
父則臭謂君父顯比之德非即臣子內所比以著見者
也繇此而思泰通於中為內外之通火天之卦乃所以大有也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離是也坎非也是之極其然也非之極其匪也乾坤之
通坎離无非欲坎離之濟坎離之濟人道也否娍不通
應之氣數而生者匪人也極非者極是之所塞也塞之
人道而不濟即塞之天地而不交故否為匪人而未濟

亦曰有孚失是比之謂也問明夷傷也比亦為傷何也
曰凡令之水生而未通即前之火結而土塞者也師之
水通固即明夷火塞之終火生土土結而火傷水生木
以克土土不順其克以通之而結固其克亦其明夬之
傷未有火傷而水不傷者也甚哉坤土之火塞而生水
水之難通也需水生而三曰不敗大有火克而二曰不
敗甚哉乾金之水生而火克克之足恃也是故坤生於
乾水主於火而泰否在其中間前不欲水傷水傷而既
濟之不足比之匪人所為也人固足以塞天地之通也

後不欲火熾火熾而未濟之易成大有之无交所害也
人道之害固不足以盡天地之利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二比之自內四外比之以與五同體中行貴水五為地
外之水天下同然之血脈所會歸外比之者所以无內
顧之私也坎離者聰明也聰明通於乾坤聖賢之道德
也乾坤以來需訟養其天資師比養其地質天資不傷
於地質賢五之道也晉夷為明德之昭於人心同人大

有為明德之合於天道聖主之修也聖賢之别從上從
下之分也而大有未即為聖何也曰以四中之通未至
乎四偏精微之極至也惟至於豫則曰天地如之又曰
聖人以順動焉問地外之水包於火天之內亦不為外
曰水地月夜也火天日晝也比有之水火交取月夜通
於日晝之外亦內從乎外水外而火內則地外而天內
以為泰交之通臣子知有國而不知有家知有君而不
知有身用是道也至漸歸為天地不交為日晝塞於月
夜之內則外從乎內天外而地內火外而水內以為未

濟之窮天地閉而賢人隱臨從之而曰志在内以臨次
歸妹非復小畜次比之時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
上使中也
問中正之位與需何異曰需晉為天地之升降會通於
卯酉之中日月從之而貴月位正中本源之道也師比
之月從地降則得位於巳申之中同有之日從天升則
得位於寅亥之中交通之道也故月出天上孚光也日

出地上大明也反之訟奐於人即其所不睹不聞也至
月應地中顯比也即其誠之不可掩也日應天中天祐
也即其見之業已著也隱微之无顯見即中庸所謂鬼
神之德通於武周之王也然終取象於田何也曰師以
田中有禽之害執言而伐之比雖初順猶有禽未盡則
田不可廢也網罟離象也通坎則王者所用之三驅也
古田獵之禮置旃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三驅者三面
以驅禽獸之起而殺之獨開王前一面禽獸自門而入
者獲之自王前而出者皆免是之謂舍逆取順也坎之

下文其順也上文其逆也是師之下坎所反而為逆也
以其不前則為後天以其背去則為前禽坎舍而離取
離得而坎失晉之離未交於坎曰失得勿恤則无累於
明體之初昭比為坎離之中通舍逆取順亦无所累於
顯體之不可掩天以坎生萬物豈有嗜殺向者師中之
微妙即殺以回生乃令而坎道之元初可顯白於天下
矣坎王也坤之依坎其邑人也旁行之用偏艮以防之
震以行之艮以防者王者制為衛從之呵比曰誠若大
畜之日問與衛是已然亦中道之未顯也中道之顯以

使下无所用誡矣問土克水則師之土可以從坎比之
坎何以使坤曰師二克水而水生木遂以克土而行則
比土通於巳克之後土自依水而居與邑人依於明主
一也克土而行者水動於地下地氣方浮地氣方浮則
使長使少之令不肅師五之所應也依水而居者地靜
於水下月之精顯而映夜之正中則當不妄起與偏感
之誡為明王中道所不用一也則通於日之神見而應
天之正中則風不妄生與過揚之用為順天之休命一
也泰曰不戒以孚交之中也其後邑人不誡其後恐其

易而无偷以也道之過中則秉於四偏之衛也問上之
使中即一元之所永貞乎曰然需訟晉夬之水火通復
於本源王道之托始也師比同人大有即泰否既未之
從生曆數之延促槩之惟得失之見暗昧不顯則坎道
之不中通故逆取嗜殺而不知非祈天永命之道也使
晉德之昭為得失之勿恤化道之顯為王心之无私而
後同人同之大有有之乃有得无失之數所全权也乾
君也坤民也乾坤之合猶君民之依中氣之通也近取
諸身而比之命真顯矣中氣之通得名得壽之徵也大

有之性真見矣中德之通得位得祿之徵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坎離歸乾坤之極為首之外出出於四偏之歸順大過
是已將首出也而反有滅頂之凶謂真首之升僞首之
滅也乾坤通坎離之中為腹之中通通於四中之交比
大有是已五方首出也而上為无首之凶謂明王之有
所始後天之无所終也問四中之通未至於四偏之後
五可得其首出乎曰自元運之火言之四中之通未至

於四偏之後地水之无所終不為用六之以大終天火
不反其本不為用九之火始若以應運之明王言之需
比中正之通即四偏為歸復之極非有待也故蠱為蹇
終則有始歸妹亦巽終以有始中所通焉故也人身氣
脉通於正中則百駭俱盪擧念即正无日非用中之通
則无日非首出之極明王之氣脉通於天下之大亦猶
是也是故比之永貞分運於坤道用六之終而首出者
也大有之元亨分運於乾道用九之終而腹藏者也同
人之言反則此之謂也是故五為首出之大君自不待

言而弟言後天之元首謂其不通於前則无以歸於後
不通於中則无以歸之極而欲自為之君前王之通後
天之窮也則可知易該該於中道之得蓋有以也中道
不得而否臧之凶應之匪人之傷者即此腹无所終首
无所始之謂也問令之言道者曰迎之无首隨之无尾
倘亦乾坤用中之旨乎曰非也此不知體不知用者之
言也聖人之體以立極則首出而腹寧旋乾轉坤之大
用也得之而王中歸之極極則自中失之而亡中不歸
極中之窮也故中庸以舜之用中通於文武周公之變

通以有歸而言道者未之知也問後天之无首即明夷
所得之大首乎曰然明夷地中之火正與師地中之水
相敵然曰不可疾貞待其師成而比王耳水通而光亨
之顯則火窮而不明之晦應之矣明夷時坤土錮火之
生其數未盡也師水生木則克土而行水與則火亡然
不但火亡也即不前之水亦其窮而不通者也王顯於
前夫窮於後者應之矣繇此思之後天之凶不必明夷
之大首也凡凶亡之及皆應水火之餘災水通於前而
後有餘災火出於左而右有餘慶王者用水而比為(不
濟之終其餘災在上曰无所終也王者用火而大有為
相濟之中其餘慶在上曰自天祐之大有慶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
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外運之正得於下者无如震得於上者无如兌故復言
動以順行而萃言有位內運之正得於四者无如巽
得於三者无如艮故小畜言巽得位而謙則致恭以存
者也行起於天地之始位得於天地之中震巽本於先
後天之巽道也行起則應隨位得則應合外運之應起
於極內運之應從其交故師比之水歸地畜履為風澤
從天同有之火歸天謙豫為山雷從地天地交以水火
水火交以雷風故比之水火應而知天地欲交小畜風
雷應而知水火欲交交則風雷之偏於左右者從乎上
下之位以為應未有不應而交者也然必畜之天地而
後通之水火未有不畜而得通者也震行而艮畜之畜
之大者也萃升之兌啓巽以從之此天地之本源所通
也巽畜而兌說之畜之小者也謙豫之艮起震以從之
此天地之交泰所通也外運木本之為金源止以畜行

而後引以起申內運資金水之化以為木火之通申而
轉引而後止以起行一能止健一健而巽大小之畜有
巽而所畜之情性亦重知其所蹤來矣初剝正可以自
守四雖得位位不可恃也家不能自行其正而以五主
之斯其志之行而乃亨亨不可驟也密雲之起浮雲也
乾君也君之所尊曰尚是時乾氣之蹤以為密雲之可
尚使之往以致濟將即為雲行雨施乎未也自我西郊
之故也問西郊即天西南之交蹇往而得中此則密雲
不雨何也曰水火之濟風澤從雷山為東北從西南天

地之交也然亦蹇解謙豫之卦次皆天地西南之方也
蹇解之利西南以水火之濟利於從天地之交巽以離
而反兌則火克金成金成則水生而後山起雷是自東
北而西南則水火濟令俗言雲行雨而必雨此之謂也
若乃巽畜乾猶水反兌乾氣尚浮非金成水生之時以
此應讓於西南澤不歛風則山不起雷是浮雲之无濟
也今人言雲行東而不雨此之謂也問艮畜乾為賁輝
光而不浮何也曰觀之木果殼外以固其內賁篤切之
至也火之通艮固而震行也外皮以畜其內資蹤浮之

道也水之交巽歛而後兌行也觀天道而知人事人以
健德之元欲行於巽入之正情巽之畜賢轉於說之應
君則可以致亨若浮情高義輕為朝廷所尊尚雖見為
情周密於泰交之理不可以有幾也小畜之道可易言非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易自終而知始觀之風行地上為觀省觀省者自地而
入故渙之風亦自水而入此自天地而入於水火也家
人之風自火出則小畜之風行天上此自水火而出於
天地也以木道觀之屯其根幹之盤桓家人其花莖蹇

解其枝指之紛披也於人道為一家情文之生其明邃
之風通於天下所從始也英華未發葉弁先之懿美之
見也君子於此知比為武功之成小畜為文德之懿人
道懿美之見見於萬物明邃之候者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問剝復者艮震之外為反復謙豫者艮震之內為反復
今不以豫之震為復何也曰此在以先後天之圖義析
觀之先天起外運之行艮震為兌巽之始後天起內運

之行巽兌為艮震之始故剝復夬姤之義不在謙豫而在畜履之爻然又不言巽反而兌復以乾行而下為反乾行而上為復何也外運震巽可以行天地故曰動以順行柔以剛遇內運之震巽不可以行天地而天地行之故小畜之復以天豫之行亦曰天地以順動剝復者天道之行地夬姤者地道之過天本源之道也畜履謙豫之天地即以本源之道為交通之道交通之道固本源之道所自有也中庸所謂而道自道也天地五行其道而始乾坤之極天地自行自道而交泰否之中豈其

有咎哉使乾不自巽道復坤不從震道行則交泰不成而咎不可免矣故內運之坤以成乾也火化而水生以兌之艮為存義乾之行坤也水適而火濟以巽合震為與幾與幾者交濟之道行也而本於所存之義使乾不自復則巽不反兌安有艮之起震哉是故初之道吉以其義吉也睽蹇存義而家解為與幾水火之濟也故解之初曰其義吉小畜之義吉天地交泰之始也

九二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陽之復欲其坤土之固陰之固欲其乾金之全陽固與坤之能靜故復五爻敦守於坤氣之中而乃以自考陰全於陽之不失故小畜二爻本於乾氣之中而能不自失陽生本坤陰生本乾之謂也問二何為牽復曰牽者巽之繫也物生之藤如繩者皆牽巽象也巽一陰而諸陽皆牽初其牽之始也四應在初則二不牽四而牽初初以道行而无咎二以中從故不自失中德之至足也問此之坤不自失與比何異曰水情多失巽之生水亦失也水在上坤失其柔中而從之女德之濫也而男亦

惑巽在上乾失其剛中而從之男氣之陷也而女亦溺故此之為說坤所慮也牽之為情乾所慮也此之不失大有為全得則知謙之中心得益自二之不自失始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以車觀之天地其蓋戴巽兌其輻艮震其輹也巽兌合離輻以衛人也艮震互坎輹之轉輪也合臨觀遯壯其兌車也觀之輿而知天地之輪轉與人身之輪轉一也革固變其皮毛而大畜說其氣胃大壯一其精氣而小

畜說其皮毛骨骼說舊而新則精神自羸而壯精神自羸而壯則皮毛自固而踈自然者也故大壯之木火不離金水之固象以壯輹精骨之強也小畜之金水通於木火之踈象以說輻皮毛之換也皮毛之說換應乾道乃革之候泰否拔茅因之昔也骨氣強則精通皮毛說則靈成精通以行水火之濟靈成以通天地之交四爻之血去惕出因之者也要只於輿輹之而男女之變通於天地之大遯壯之男女不交正以不交之故壯於大輿之輹男道之進行而上也畜履之男女交正以欲交

之故說其輻而不駕女道之不行而下也是時乾尚巽夫尚妻而妻乘其夫夫欲其下以守室家之分而不從故說輻不行是夫不能正其妻室也巽上為外庭兊下為內室乾健之不自失者令巽位之正及之以入於內室夫之道也令乾氣之浮健以柔牽與夫以情牽而不能使婦之正一也則象以反目之不和何也風行天上天其人之顏頟風其眉彩也上巽下兊者目蒞之合上震下艮者耳輪之反也耳目相通則目其合中有反耳其反中有合也喜則巽之從兊目之合怒則艮之起震

目之反也反則妻乘夫而家无正室與天地之風不欽浮而澤不得定也是夬姤之女與夫過而究成二女之革只在過時之不謹而與俱長故天地變於水火而不相容小畜履之女亦與夫遇始於二女之暌在家時已嗃嗃嘻嘻之无定而與之狎故水火通於天地而不能正吉哉不可與長之主以天也復自道中亦主以天也主以天究能夬履以正之也正則說應而日无風霧之靈天有定靜之宇復自道而其義吉可知其全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密雲不雨浮風也與人之浮志一也浮過於乾而不復尊尚之則巽將反兊前之虛浮者令反而信實四之所以有孚也問易每言血何也曰坎血也離氣也有淫澤則有慾霧有躁風則有妄氣天下之害皆血以關氣之故也血氣通於乾坤之始龍戰之血猶未離其類則知乾之夕惕為血去而龍飛於同氣之相求也至天地通於中行需於血而氣自通晉於氣而血自行血生則惕氣歸則安故惕安併於訟猶未離乾坤之體也若血通

於師比小畜之巽兊其行道也氣通於同有謙豫之艮震其行道也血生而迷其乾氣躁而危其坤血之去也惕反之說而應乾履所以光明而濟水生氣之止也知止而安以起坤謙所以上行而濟火出水火之濟天地之交也此可知風氣之浮躁无以成天地之交與人臣志氣之浮躁无以成君臣之交一也畜之不惕血可得去乎問臨觀之巽兊何不言惕曰臨之憂惕之至也遯之肥安之至也水火之濟去其血以從天地之交天地不交渙其血以從水大之濟其義一也問合志曰天地

之風肅清而歛之澤自上之合併而下與人省惕以反之說而上為合志一也上謂五也外運震艮合於巽兊從大畜與升言之内運震艮合於巽兊從小畜言之合於大畜與升者天地之志所以求水火之通合於小畜者合於惕出之後畜非迷情則其說應之時行以正志斯水火之濟所以成天地之交故履之四曰志行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隣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巽為繩結而為攣雲氣如綿結於天而不散亦猶是也

此固其巽之孚於不可解也孚不可解而後說以應乾至情之謂也巽利市富象也然有辨焉故巽從天而畜水則富兊從天而見火則貴艮從地而氣虛則貧震從地而起行則賤貧賤從乎富貴而畜先於履則貴從其富斯富之所以能以其隣而用也何言乎隣曰隣取其相通之義也自天地水火之歸則震歸於艮而巽兊從以不交故震曰於其隣而不相極所以婚媾有言而四卦成敵立之勢令天地水大之通也巽啟其兊震艮從之以得交小畜曰富以其隣謙曰不富以其隣可知上

下交而四隣胥濟自巽以乾始之巽之以乾以巽无獨富之心也巽與而兊獨獨則四隣不可以之而通矣惟富不獨富則貧不獨貧此謙之不富而亦能以其隣也問泰之上下交君臣也何以隣言之曰觀泰之乾坤交與既濟之水火交可知隣義最深子曰德不孤必有隣舜曰臣哉鄰哉君臣德業之相通亦鄰里之義而已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巽生水前密雲不雨而風後必雨既雨之謂也震行也

巽處也前尚往而不處雨後雲歸既處之謂也風澤從天復之道也雷山從地載之道也然天下行則復之歸載也地上行則載之歸復也向以巽德之能高故乾尚之以為復尚之不雨而還積其風於載自不虛浮於其復矣向也夫妻反目婦不賢也今巽下反而兌正室婦之貞也危厲隨之何也畜精而履亦姤精而夬非巽所安處之時也然不可謂婦道之不旺應之天行其月在幾望之際乎問易屢言月之幾望何也曰乾言時乘六龍為月清日華之始坤言安貞之吉應也无疆為火本

水源之通其後分於運行則日畜於乘進為木生之已得乎天則不患日之不出日出為水通之主既降之日无足言也月畜於幾望為金光將及乎日則不患水之不生水生為火炎之濟既望之月无足言也是故日火不進則金光不滿金光不滿濟水不終則濟水亦不可以有始也外運之噬嗑為采進是立本之天地貴其木火之始也內運之晋睽為采進是交通之天地貴其木火之始也至泰之天地交於水火之濟則貴小畜之月為幾望歸妹為天地不交以守乎水火之轉濟愈欲其

金水之生故亦貴幾望之月中孚之幾望則道從水火之濟時也問月之象幾望何也曰月望而光滿乾象也望前為兌望後為巽月晦而光夜坤象也朔前為艮朔後為震泰否之天地為朔望之相對畜履謙豫之象從其朔望之前後而見者也問幾望之在巽爻曰環圍對待於雷風之列者為日本應水源之通對待於山澤之列者為月光應日之變履謙對待於山澤之列者豫為之反對是山澤通天地也泰交於天下地上為日行子午之中而畜履之天道下行謙豫之地道上行以從之

亦其交通也則知月行小畜為已亥之通是其幾望於交終見之也問於夜見月之幾望是兌象也曰月之望始於天在也下則巽為幾望上見之則朔在望前朔於地下亦艮為數朔上見之則震在朔後勿之有奥也問何獨小畜時言之曰為水火之正盛而幾望為足貴以其為金成之時也而火克而庚金成癸水生而乙木出泰所以有帝乙歸妹之說也問天地方泰君子之征凶何也曰姤之豕過剝防其女壯小畜亦豕之過剝月望則金成而水生應之於婦小人之所從也月晦則水足

而木生應之於男君子之所從也女不昵男則小人不疑君子解則睽疑既釋之後而男女正故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小畜有不能正室而男女不正未至於履之光明小人之疑端所生也巽疑也兑決也巽之反兑則疑而必決咥人之凶於月之幾望為月之必食同婦之害夫小人害君子之先幾也泰否尚為道消道長之未定况小畜時乎履言咥人日食之象也間情交必疑何也曰爭而後交成水火之交疑在家人睽以瀾絶之而後乃遇雨之吉天地之交疑在畜履以夬決之而後泰

交之成上雖既雨雨之未暢不可得牽疑之亡而又加決焉決則害之已成若已泰交矣而艮之起震必斷則吉之光見无可疑矣問畜履應巳月之金初生亦未能殺木木火之正盛時也曰木火之盛必先金水之阨金水將成必先以木火之亨師比之水畜履受之故師曰小人勿用而小畜則有君子征凶之説同有之火謙豫受之故同人利君子貞而謙則君子有終之時也

䷉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説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柔履剛謂兑柔進履乎乾剛也天下萬水會於澤以歸天與人身之血脈理會於心以歸天君一也萬火叔於山以歸地與厚德之得所止而致諸躬一也是故兑之從乾其履也艮之起坤其行也履得於心則足容之重謙見之身則手容之恭也問何與夬剝同詞曰畜履三

四爻之夬姤也柔履剛以有得於内而不牵於畜然剛決柔於外而可遇於姤夬姤之所以有始也謙豫三四爻之剝復也剛行柔以致恭於内而可暢於豫則知柔變剛於外而可起為復剝復之所為而有成也問乾為首何履之乾言尾曰乾之首純陽之極也若外運之兑從乾啟巽則精骨極而血肉生坤之腹純陰之極也艮從坤起震則血肉極而精骨生内運其交通也畜履之兑反巽謙豫之艮起震氣脈之暢也氣脈化為皮毛外圍則内生周身皆皮毛而趨於首衛其骨之極也故髮

覆於上而尾為下畜履之象也周身皆氣脈而通於腹
以其肉之中也故下通於足上通於首謙豫之象也比
言首而不言尾坎離之中通於乾坤以歸首腹之極坎
歸巽兌離歸艮震乃氣脈之為外衛而內生也人有髮
而无尾以其首上而腹下則坤中歸於乾極兌脈之上
升則巽華之上覆也數則首腹之橫乾健不足不可以
上升故後見為尾前不見為髮人之足長手短以其首
上出則其健下行震道之有餘於艮也獸之足前勝於
後以其手橫出則後順從前震道併行於艮也是故前

不見為髮若馬鬃牛項之類是已禽鳥之文亦第見於
項尾而獨以龍虎之首尾為最貴龍之真陽在首得水
之一也虎之真陰在尾得火之二也始於乾坤之極真
陽在首而雲從真陰在尾而風從龍虎之首尾俱不可
見從乎泰否之通而履之虎降則首下而尾上謙之龍
升則首上而尾下是虎尾可履而龍尾亦有可見也問
乾兌之位為淵之躍龍何以為履虎曰先天兌艮之通
化於山則歸地變於澤則飛天龍虎之合為靈通也虎
從龍出故龍虎皆言之後天之巽自反兌則虎以火成

而從乾之下自艮起震則龍自水生而從坤之上龍從
虎行故言而不言龍是故龍有首不見則火歸根而不
至於亢虎尾不見則水有源而不至於戰其中通也履
虎之尾不可失離失離而兌不可成乾則濟水不生藏
龍之首不可失坎失坎而艮不可行坤則濟火不出水
火不濟天地不可有交則猶是用六用九之道所行於
中通也問虎尾咥人何象也曰先天之龍以兌變而從
乾天之德也後天之虎以兌咥而從乾天之威也履應
巳月為金成之初則乾其虎兌其尾也龍性惜首而虎

惜尾兌為口其咥也乾兌之閒互離則所咥之人也斯
說應之義不可不講也澤之應山其配也其中為說而
飛乎明則止而行乎險所以善水火之濟也其光則說
應乎乾不待其離故履和而至止行乎坤不待其坎則
謂謙中而通可也所以善乎天地之交也龍不見首守
中也中通而和應雲從風從中和之始元也虎可履尾
含和也和至而中通禮定樂作和平之極至也於君臣
之感應見情性之和平與身心之踐履見中和之極至
一也此後天圖義於此觀其精微之極至也問大畜之

應天與履之應乾同乎曰大畜為天開之始天地開而水火通小畜從天行之中天地交而水火濟其畜而得通也而所以應者有巽外運之震艮巽兊所從也震行而艮止之止極而應乎天所以行也而革說以應地從之者也內運之巽兊艮震所從也巽入而兊說之說極而應乎天所以啟施行也而謙止以應地從之者也履言帝位何也曰震行也兊居也外兊為王庭於夬言之內兊為帝位於履言之師比為其道之已成明乎三王之旋猶是二帝之位而王者進履之也履之兊其帝位則小畜之巽其華益也頤之艮其臣位則豫之震其臣行也剝中正天下之真宰也說而應乎乾臣履乎君而有得者也履帝位而不疚王履乎帝而有得者也凡邪說未淨即其疚也凡妄動未淨即其惡也五以剛德之中正而內夬以決去之則不疚豫二以柔德之中正而謙內剝以靜安之則不惡天道疚淨而澤无妄風即天之踐履而有得也地道惡淨而山无妄雷即地之謙泰以致行也有得於中則見光於外浮翳盡淨光明全見也故頤亦言光光見於山澤而後相與於雷風泰交所

以有成也問與夬之光有以異乎曰夬為窮陰无交而直決之兊口上開則風大號一大號即光明矣豕雖欲縶而不去不可得也若小畜之風行天上巽口內含則聾不號而情相韋韋則疑暗之成必履之兊決去之而後光明見是夫履之光異也剝象上觀謙光下濟是謙剝之光異也一徹天地之極一徹泰交之中易重言之矣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問家畜之風一在火上反之暌而上火下澤一行天上反之履而上天下澤何上下皆以澤辨曰內運之卦風澤為山雷之從起雷風合交澤辨也山分也澤定也山靜也水火行於雷風則為交合水火歸於山澤則各有分定通於天地以從泰否之中亦猶是也是故家人之火以巽合反於兊則自辨暌之謂也而蹇從之小畜之天以巽交反於兊則自辨履之謂也而謙從之謙之象曰裒裒分也未有上下不分辨而得其靜定未有分辨不定靜而得其交通者也問暌履在交濟之前是位之下乎蹇謙在後是位之上乎曰內運之卦无常不交則上下之定交則上下之轉也而先於不交之定澤以定

山則風不搴雷不妄動於水火之濟與不妄動於天地
之交一也乾君也坤民也坤中起震之謂民志即豫之
為卦也民志之動艮以靜之從乎乾无之定焉故也則
知萬民之志雖不一各得其所說則自定各得其所正
則自靜天以澤定而後地以山靜因之者也運行之乾
道各正性命此其始機也其斯以為禮樂之興何也師
比之水生木讙豫其骨氣之通也而先之巽行血脈之
潤也反之无定則筋骸之柬也同有之火成金畜履其
血氣之源也而通之艮行肇音之暢也通之震出則律

呂之制也是故水不歸澤地不歸天則氣妄動而无節
天不起風地不起雷則脉鬱結而不宣禮樂不興天地
中和之不暢萬物之害也亦何以成天下之交通哉是
故家人有物有恒為家庭明邇之風所從起小畜懿美
文德為天下明德之風所從成定禮而後作樂定於水
火之濟而後定於天地之交天下之大定也問外運之
无何不可以定禮曰外運自天地而通水火震巽為風
氣之始復為黃鍾之元而通於蒙姤為血脉之初而通
於革順天應人天下之初定也兆為金玉之節天地之

大節也而中行則師以畜律同人畜度通於氣脉之內
交以為中和之盡致適暢於交濟之中焉故也故讙豫
通而為禮樂之興窮於旅節為數度之制易所畜言之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巽文彩而无潔然无在他文不言素而言於履者以巽
无之行從其天地之交也交則巽愈文而无愈素巽志
也无願也文生於富而巽志之素生於貧而无願之故
小畜不獨富則富者多矣无性孤而无偶一以潔素之

性行之貞女之與良臣各有本願非其所願豈可得強
乎地性樂於文彩之見夫道樂於清潔之歸臣道潔清
之至而君與之交素履之往所關於踐履之始豈小哉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无以歸乾之道即其履道也巽平也反而為无則无亦
其坦平也坦坦者兩乾之中也天地平於中原與人心
平於中道一也屯言草昧人道之未闢也至懿文德辯
上下則行天下之達道太平之見也離明也无幽也互

離則幽人也世盡向明二自守幽幽人之貞與幽闇之貞一也初得巽風之歛故无繁華之心二入静澤之居故有幽芳之趣同人如蘭之臭益本諸此是時兑合乾而中有其離則自洁豫之震起坤而中有其坎則恐亂於泰交之後无復入而自得之素矣故豫有上交而諂下交而瀆之虞世豈有諂瀆風成而行於王道坦坦王道蕩蕩之際者乎而二不然一惟獨說於中故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於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於大君志剛也

乾為首首上之兑啓巽日之啓明也坤為腹腹中之艮起震足之啟行也乾坤之陰陽皆全故四德倫而明行皆是至謙豫之震艮從啬履之巽兑而生則明之通行也崇效天兑之性情然也應天而不至於天則无以啓巽巽於人為明不足則眇視之半也卑法地山之性情然也守地而不至於地則无以起震於人為行不足則跛行之半也以此知履和而至至之難也君子踐履之至君臣交而萬民濟與天地交而水火濟一也不然者履

非純乾而幾似乎乾則不首安於不足而自以為明行皆至以履虎尾可乎巽兑從於天上位之極也巽上之謂得位得位而上下應兑下之位不當不當而凶咥之性見巽疑而兑咥也何也澤不至天辰土之亢也木欲生火而上阨之則日食食於巳月山不至地戌土之亢也金欲生水而上阨之則月食甚則併於日食食於亥月詩所謂此日而微亦孔之醜推此而每食之不拘一月可盡知其所從来矣月之食也君惡其臣臣不失道君安得惡日之食也臣厭其君君不失德臣安得厭月

食之災小日食之災大益兑不足艮則乾不定坤此天地兑和不至而艮中不生也卦言說而應乎乾故日不咥食而乾德亦以光明畢而行於坤故月有微彰剛柔之幾而坤夜亦以静慧是皆躬行君子之諂所合於天地之至也不然而武人之為臣其殆負固不服者乎閞武人之象曰巽為文人兑為武人巽下其息擹兑上其有為也乾首也兑面也面附於首為臣擬於君君子得之而說應之至者武人得之而僭擬之至志剛之故也不但篡弑即五覇之所為皆是也以此知小畜之巽以

妄疑而乾之下必過其凶履之兌以妄附而乾之上亦昔其僭此氣數之阨應天道夬決之時者也乾坤定體之始有聖人之出必有僞主之爭故離嘉其折首之功乾坤交泰之中有履帝位之大君必有極逆僭之武人故五爻有夬履之厲五不夬而欲其施有慶得乎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月之望前望後巽兌之象也朔前朔後艮震之象也望為月應乎日臣希乎君也朔為日應乎月君求乎臣也

巽巽也兌說也艮戒也震懼也望時之臣心巽而說通之於朔則戒而懼愬於心為愬悔翁以愬愬為戒懼可也說者說君之有求懼者懼不足以承君之有求也問幾望與愬愬其義相通乎曰然履應已月為乾極之候而兌金生金生而和兌德也君子征凶恐兌生之不和則疑咥之災愬愬終吉謂朔之日金不害木則月不蝕日與臣心之說以應君一也方其望也思所以朔朔者望之終也故終吉方其朔也通所以望故知其微顯永剝萬夫之望則月光之全也問易何重於志行之時曰

君子之於天下貴行其志耳小畜之志行未幾而征凶有其疑乃知其未也必也疑盡於相望為巽反兌然後有終於相朔為艮起震斯豫所以剝應志行曰勿疑朋盡簪也問與睽曰之志行何異曰睽欲水火之濟必火為水主履從天地之交必天為地主而志乃行總之志行於交通不患其不交要於交而不欲聖人審言之也

九五夬履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外運有夬姤剝復之卦內運无其名而有其用外運從

天地之極先剝復而後夬姤故屯蒙通而革鼎變曰順天而應人內運從天地之交先夬姤而後剝復天地交於水火之際由下濟而上行姤勿用取女而小畜之反目與婦貞厲君子有疑亦勿用取女之意也夫妻反目必有情睽无情睽安得有疚卦應天象君德之合天者曰履帝位而不疚爻應地道而推其所以不疚之故用夬之力也則切謂兌說之應遯无邪媚兌德之純者可應邪者可夬益邪情不盡而正情不可以得爻五剛中正而居此位則正當能勝夬決之私者也夬之能和者

以乾在下位不自行其決又在泰交之後其氣相平履
之決者乾剛居上而有斷時又未有泰交之候將所謂
夬者盡用其剛而无復安和之意也要之時亦當決而
五一以剛決之柔耶得決可謂非當乎然以決柔之故
不无止啞之成是以有貞厲之詞也問八體卦詳於正
中正當之位而外運不言中行詳而正當之位在履何
也曰外運於旁通之極不為中正之會通以正當守之
則不必言居中行通於正中之位情交之起守以正當
之位性真之復也內運之通從中行故无正中之位履

從泰交而无守其正當蓋欲其性復而後情交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兌光在天則星也天行視星之初移以為履而知日之
所在則祥光之可考天不違日人不違心人道貞祥之
可考亦猶是也祥者詳也精詳者兌之才也粗畧者震
之才也兌不乘時而震在大壯之上曰不詳以天地水
火之未通也則震不得畧而反得詳豫知微彰詳之至
也詳從兌德之精微而出出於天地水火之通也見之
為祥以為泰交之徵候可考而知也行成曰考艮之義
也姤本於復震生而艮考其成故五曰中以自考大壯
之震生而謙之艮考其成不考之坤艮而考之乾兌履
者謙之基也夬姤合天之極剝復起地之中外運之極
也而要氣機之精旋則在內運之與外合故自大壯而
尚往尚往於艮之起震天門之開也自履而其旋其旋
於巽之歸兌天樞之精也天門開而臨觀為地戶之闢
以先之天樞精而謙豫為地機之發以從之豫觀言日
月不過而四時不忒此之謂也泰言履帝位近天樞者

也觀天之神道天樞之所精也人之行成於履也知天
之命而周旋中規履之謂也從心所欲而折旋中矩踰
之謂也然後知大壯之始所謂非禮不履者不欲以人
欲違其天機故其終與天地同則伏不合於天地之規
矩而謂之行成於履可乎問豫言大有何也曰接後天
圖義乾之有始以其巽之反兌者在其先也故蓄履之
成即同人大有之象所先見也然巽反兌火主之火之
祥見於日於巽兌從天之始時見其祥之可考故履曰
大有慶也坤之有終以艮之起震者在其後也艮之起

震水通之祥光可考而水之吉見於月於艮震從坤之
終時得其幾徵之先見故豫曰吉之先見者也問大有
之象為元吉之生外運之卦无元吉之可見乎曰外運
根天地之極而通水火之中故元氣外始於大畜之四
五爻言之亦於升卦爻言之內運從天地之交而得水
火之濟故元氣內始於履上爻言之亦於豫二爻言之
外見之善象本源之先幾也內運之吉象交通之先幾
也

䷊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
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小坤也大乾也自坎離歸乾坤之極則乾本上坤本下
其定分也自乾坤通坎離之中交則小往大來不交則
大往小來其通轉也自需訟晉夷通而既未交於咸恒
師比同有通而泰否交於損益需訟晉夷趨於師比同
有之通則既未咸恒亦趨於泰否損益之交交通之暢
於其中也乃天地之交交於山澤山者天之氣也澤者
地之氣也山澤之感是天地二氣之通也火上也水下
也上下之交交於雷風雷者火之志也風者水之志也
雷風之配是其二志之同也以此如咸恒之始曰二氣
感應以相與又曰志在外也通之損益曰天地絪緼又
曰大得志也益即既濟從泰交而通同之也否之不交
也反是問四中乘四偏之交交必於內運之中何也曰
外運通之中行中行通之內運其中間為泰否之交即

內外之運俱從其中交也前後左右皆明言之而泰否復致詳於內外之辨何也曰天地通於上下之極水火通於左右之中而皆命合於地以為內外之遞轉也治亂之辨也既未言辨物居方蓋亦從天地內外之辨以為辨也物生各有氣類陽氣清通陰氣濁塞內陽外陰則清以行濁從二氣之通而見者也陽性健強陰性柔順氣志本於性情內健外順則健以行順從其志之同而見者也問易以離為君子坎為小人合以乾下為君子道長坤上為小人道消何也曰乾下則坎生艮艮根

坎而起震火之通也火長則生水而使之濟正治之道也坤上則離叔兌兌得離而起巽水之消也水消而從火治故水生則火濟然乾下无有不上坤上无有不下一反之否則不濟只此後天一圖為之往來以歷消長之幾不可中停者也問巽兌為小人之道而小畜之乾以巽為自道何也曰巽從乾生即為女壯巽從乾交而兌為君子之征凶即譏而應乾亦必夬去邪譏而後為履之不疚若震從陽生而為之交則皆君子之辨大小之義顯然矣交生於極者交通於中而要之艮震為大

本兌巽為水源則二道之大分也以此知乾坤能立體以定上下之極則艮震兌巽從之以為終始泰否通中以轉內外之機則艮震巽兌從之以為往來故內外辨而即消長之機以為大小往來之應則知通塞異同之所以然矣天通而地塞交則塞盡而通不交則通盡而塞火同而水異交則異盡而同不交則同盡而異而泰則通同時也乾坤之始聲應氣求雲龍風虎通同之極至也泰交之中陰陽相通上下同志通同之中暢也是揭言亨之道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艮之起震天之道也巽之歸兌地之宜也而在交通之時則天地同道而共宜不可分言也震巽道之開發也艮成也兌從之則財成也財成而後可濟於民艮兌宜通者也震輔也巽從之則其相輔相輔而後可益於民何也乾坤之中焉故也二中可以成四偏之用而乾又從坤之偶位則知所以成用者元后之以也后者坤之母也母懷天下之民坤上於乾之象也問左右之義曰

自需以成上下內外前後左右之俱通泰言上下內外之交天地通於南北水火通於東西天地交而水火從之上下交而左右成其必濟地受之君臣交而財成輔相以成其用民受之天通於地君通於民太平之道也其於人也首腹為上下之位心腎為前後之位首腹心腎之氣交通於中而出用於旁故咸恒應泰交之始為手足相推損益應泰交之極為手足之相合此即以供財成輔相之用者也師之左次為得常大有之左輔為天祐從其泰交之中也前以泰之未通庚於左股後以

否之既塞折其右肱則即一身而天下之氣機可知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乾者精骨之極坤者血肉之中骨肉為通氣脈泰交之中氣脈化為皮毛還以衛於骨肉乾坤之極也精骨猶之木植皮毛猶之茅茹木根曰本草根曰茹乾曰確乎其不可拔而在大過時已藉用白茅地塞其天則土生而金閼於鳥獸為皮毛深厚以衛其骨肉之極坤曰暢於四肢而咸以動於趾拇至泰時則拔茅茹以天通其地則木暢而火疏於鳥獸為皮毛疏脫而暢於氣脈之中人者天地之中也血氣之通為聰明皮毛之通為知慧人以毛髮之厚而不慧地以茅茹之厚而多荒則知茅茹之不拔固足塞中氣之通也然即此為志在外何也曰天地以清陽之氣在內而外通於遐荒與人身以清陽之氣在內而通之皮毛一也今身之泰交也身心之徹通於天下之大占之皮毛疏脫則知天地交而二氣通也占之心志壹通則知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君臣之交通矣而出以為民志在外行非有強也閑茅茹之

拔應自小畜時始之曰是也巽兌之為皮毛從乎乾艮震之為骨氣從乎坤外之疏脫從乎內所通暢之畫初為志之在外畜履所以下濟而光明謙豫所以卑而上行從其所獨也則所謂內陽外陰之故可觀於元運之大矣陽內而志在外陰則交交則通陽外而志在內陰則不交不交則塞通始於咸而暢之泰塞始於否而成於歸妹按候而見者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

象曰包荒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

天地之情欲交則相包而不既不包不可得交也外運之卦包乎內運水包火於蒙文言之天包地於姤言之泰否者天地之中也天下地上則巽包震而水火交包荒用馮河也兌包艮而天地交不遐遺朋亡也遠於國曰郊遠於郊曰野遠於野曰荒荒者從其茹茅之義也其中欲拔其外欲包混芒包於外而文明通於中包之全者通之盡也本源之水出於河河通於天地之中泰否是也既未之水出於江漢通於山澤雷風之中損益是也包荒而巽通水震通火以涉之以身徒涉而不用

舟楫相濟於中馮河之象也益以震巽之水為舟楫之用曰木道乃行相濟於偏之象也則可知天地交於水火之盛馮河之斷也水火濟於金水之成狐濟之疑也遐巽也巽生水而遺失於震動之窮小過是也泰則風欲之澤兆有遐遠之遺也艮明也震生則艮亡坤以类明而從乾之始與泰以朋亡而成乾之交一也問中行之義曰乾坤避南北之極令復夫之得中故二卦之文言中行乾坤以二卦之中行立本所以通泰交之中也故泰交於午之中而通於子之極言包荒馮河水火之濟也言不遐遺朋亡天地之交也其中也水大之濟自成天地之交其極也既未從坎離之生則泰否從乾坤之始是故中行之道不可不詳也問中行之道主之以五何一始為其所尚曰泰以坤為君而乾為臣交通之道也否以乾為君而坤為臣定體之道也定體之始主以乾之立極而萬物皆生交通之中純以坤之通中而萬物皆成是時五以中行之德為萬物圖其成二元一私小之意泥滯其中故其交而為五所尚也无一偏而不擧之處斯則成輔相之所全也問何不言明之大而

言光大曰日明也月光也泰之天在地下則日在月下是小畜為幾望泰其正望之時也使日有陰眠之累滯於中則月上見必其光不大而二无是也慈毋之道應之於月故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吉祥止止之義也至尚於五則泰精而否物不可以終通之謂也嚴父之道應之於日四為嚮離之祉以否自泰而精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於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巽平也兌陂也艮往也震復也水火未以精既則山雷

從乎澤風山雷火之道也澤風水之道也火從水濟則成其和平之初恒其攸往之始天地泰以轉否則損澤風而益雷山澤風天之道也山雷地之道也地從天轉而无平不陂謂天道過中則无巽之反不為兌无往不復謂地道過中无艮不反為震是故復道坦坦平之盛際素履之往往之盛際也轉而謙則虧福害盛之見是不可不艱貞以守之孚者氣通之謂也孚合之故亦貴貴於交通乾樂而坤憂恤不可以為憂而有憂之意坤行易憂故在晉而恤則心嘗得失而有害於德體之明

在家人則心為无事而歳有害於假家之發泰交卹憂成恤而孚交反疑不可盡志同之歡是恤以害其孚而泰不足乾坤中孚之虧也何也是時雖有可恤而泰道正盛福禄未艾也人道之飲食始於需晉至於通泰人身健食之時不言歡者卦无坎也食所以養氣泰欲其健氣之足故言於食飲所以養血未濟欲其陰血之生故言飲酒諸卦爻多言飲食總以泰否既未之通於中轉也人道禍生於乾道之失福厚於坤氣之全坤氣全而食享福禄莫之有虧太平之君父臣民皆享福禄无

疆之盛要自其艱貞而保之者也問天地之有分際曰大化之道合始於天極而分始於地中故乾之五爻无不合於先後天之極小過之文言其无所不分之畫天合則其所生之水以合之地分則其所生之火以分之泰也者合之終而分之始也是故天地水火與泰否既未之交皆一交而分不合无以交於中不分无以歸於極四偏從之為隨蠱漸歸之分以至頤過中小歸極之道也而孰知人運分合之故即自此始此時禮樂方興兵刑未起同有豫豫之中運未盡也而茫然於分際之

所在待其盡而知之亦何益於往復之數哉其為艱貞保泰之道亦淺矣問聖人於此際其艱貞如何曰聖人何可及哉適則合中起分而大化无不暢泰否之道也分極歸合而火化无不渾乾坤之道也所謂升降之分言分運之中際无聖人君子而不為氣數所轄解矣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泰交未成而晦之氣墜於晝明故明夷垂其翼泰交成而山起雷為雲行澤啟風為雨施翩翩者謂坤乾交通

雨雲之氣所飛集而来也時通則潛從其飛若泰損之
言翩翩十朋者是已時窮則飛從其潛若弋取在六飛
鳥離散災青之道也是故天地之交與水火之濟相通
者也問小畜至泰嘗幾何時而有不富之稱曰乾資坤
虛巽畜其乾為富艮行其坤為不富泰益其虛實之中
也三陽得實於下三陰失實於上失實而翩翩自得何
也泰道之盛上以不富為榮下以得富為恥故三陰皆
虛而可以用實以其鄰坤用乾也坤用乾而六子皆從
之天地相交之通也至於否塞之晝非實不可以用虛

故四鄰之敵東鄰不如西鄰以火虛不如水實水火不
濟之窮也問泰為首腹之氣所通何云中心之願曰俟
當於位則坤上為中心之位天地泰交於中心之願孚
者成也水火濟於中心之願即中孚之子所以成也當
警曰戒造化以雷動而疑始解猶人偏行之性必戒之
而疑始釋若中氣之交无所待於雷行而雨沛猶人中
行之情交俱繇中心之願其中心之愜處自然結合而
不可解寧非警戒之助乎然則泰交成而後知內陽外
陰內健外順內君子外小人者之有得也後世泰交而

非中心願即與造化不符泰道之關於國運不小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需訟師比為壬癸之通晉夷同有為丙丁之通丙壬丁
癸之不合戊已未交也天戊而地已戊已分行至泰而
合可於月象知之小畜之月幾望泰之下乾為正望金
滿也金滿則癸生癸生則乙始上坤晦象也而五為中
乙始也乙始而天地之靈奧在焉故以殷王之帝乙象
之問易言帝乙何不言帝甲曰壬甲為渾冥之始陽明

之生也癸乙為靈秀之初陰華之出也日火之旺則甲
晝否曰其亡其亡甲匕也終於否而始於盈甲之道也
甲匕則乙生乙始於泰而終於歸妹故曰歸妹女之終
也成恒損益子女相當父母之心所以泰然自安也泰
行過中則父天之道在子否所以通隨也母地之心在
女泰所以通歸妹也漸之女長子少可无慮獨所慮者
歸妹之男長女少耳問此義何必以帝乙當之曰乾坤
為堯舜之得位二曰天下文明即契誕敷文教之始師
為湯武之始主至湯運過中泰之五爻帝乙當之既濟

之三爻高宗當之是殷道始於文教而中關於天地之
交終關於水火之濟自堯釐降二女之後婚禮下交莫
盛於帝乙上下之交莫泰於此逆婚媾窮而數戕起然
後為高宗鬼方之伐也問以祉元吉何義也曰水不通
則坤不寧火不欽則乾不清比之不寧方來至於泰則
通之極而坤寧寧則吉祥祉止神明靜安之福也明夷
之箕子明夷至於否則不通之極而乾清清則受其福
而為晦離之祉相因者也有神明之靜安為濟水之生
然後有人道之離明為濟火之出乾坤偏始无非欲其

中通泰否中通无非欲其偏成乾坤元氣於此中行斯
四偏之交所以終則有始也猶之父母元氣中行通於
男女長少之偏交而胎育有成女子胎育有成園父母
中心所願而漸之得所願有以也中以行盛即幹盛之
子所生中以行歸即帝乙之妹所歸也幹盛之子精之
而乾坤復交帝乙之妹歸之而水火復濟斯泰否之所
以有成也問高宗在帝乙之先易先帝乙何也曰易彰
往而察來只以一人當一象如言湯武革命豈謂湯武
之同時而並稱也

上六城復於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曰城復於隍其命亂也
天地水火之遠則郊野近則其城隍也天地内交而艮
兑為外衛泰之天下地上則覆之兑下其隍也謙之艮
上其隍起為城也否之地下天上則艮下兑上其城復
於隍也艮防也人知其交通矣而不知交通之有隄防
天地以艮防坎與人以止防亂一也則凡禮法之象隄
防皆象城也泰終而交通之過兑澤溢而山防之潰皆
復隍之象問即此之謂命亂曰性火也命水也君命猶

天命也天地之上下為水火治亂之中精與性命治亂
之中精一也天下地上則水下火上而震艮下巽兑上
以從之火成於兑性之正治也水防以艮則命從其性
之正治也比泰諸爻之所以皆吉也至上爻而泰極轉
否地下天上則火下水上而巽兑下震艮上以從之火
下而兑治之不終性之无正治也水上而艮防之已潰
性從其命之邪亂也故既濟之道窮謂艮止而不防也
象言思患而豫防之謂豫其防之始豫其无防之始也
問既未不言命何也曰性命之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命

治之謂也不交則无邦命亂之謂也乾為性命之各正以其從乾之極也泰否為性命之治亂以其從坤之交也交終於既未則天地之數爭於人鬼之精人鬼者性命之靈通也始於形氣之為人終於精氣之為物泰否通於既未故其辨物始於同人不待未濟時也於此知本源始於乾為治之極至終於坤亦亂之極至而泰否中轉則治亂平分之數也問師以止亂戒勿用師何也曰師之坤自主其坎之用開伐之師衆正而致正外運見於革為湯武之革命至復之行師亡王應之故自大君有命為復隍之始小人之亂邦戒其勿用要知亂即成於泰之終羣陰之亂天命與羣小之亂大君一也泰之坤用乾則當知乾之下交以畜履之文德不可即離也乾邑也巽兑文誥之辭也命之初亂用師不可以即轉自邑告命則不離乎下交之主德也必也謙豫之艮震從坤上行乃其命之既轉則可征邑國征天下之時也然而泰否之中皆不自用何也四隣方叉可以之而用以見天下通同之志氣若乾坤无戰文命不敷而敵立无鄰其極自轉龍之所以自戰於野也

䷋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問否之匪人即生於泰所命亂之時乎曰非也命亂只是水滛滛溢之過而水竭則大炎火炎而坤杈之則土塞於中匪人之得時也塞土生金足以殺木而火不生君子之害也尚欲火生以正以為水之相濟乎非其時矣自此而大往小來泰道之盡反也萬物震衆也山澤感而雷風作萬物之通也否之萬物不興二氣不通之盡也坤天下也艮震在其中天下之邦邑也上下不交而水不濟火火无水濟即坤與乾遠臣與君遠而天下无邦其志不同之盡也問天地中轉何遂至无邦之盡曰乾坤為六陽六陰之對轉泰交於下三陽否轉於上三陽而反覆於中間反得為六陰之全故乾為天地變化草木蕃坤為天地閉賢人隱否則萬物不通人道應之而天下无邦中通應於極至也極至之數用九已乎

用六冰堅龍戰之時少中通之数陽分而陰合乎陂往復之轉則命亂之數正多也問否何亦詳於内外之辨曰觀後天之圖水火上下也乾生水其内也坤生火其外也天地從水火之交則内外從上下之通水火復天地之不交則上下從内外之塞通生下之交内自足以達外也反於上下之不交外自至於塞内要所以致此者匪人之為而氣類之反也則觀於二氣而内陰晴漏固足以塞外陽之清通觀之二志泰之心志通於健順之性情否之心志塞於剛柔之氣質氣質之後來固足以塞性情之始初也道長道消之數不可中停而世運治亂之分數不必言矣問四中應小人之亂君子四偏應女之來男乎曰然中通轉於邪之亂正運行則女以乘男而至於變亂之終未有中氣通而運行不應者也天地生物分辨於中以為舍歸之極蓋自天地分内外而水火從之也問序卦泰否之消長與先天圖象之消長何以異曰先天之體自復而臨而泰自革而遯而否泰否之為中通也自大壯而夬而乾自觀而剝而坤乾坤之為極至也反對八運而天地對待之體合併於交

通之用為人物之從生其運行也四中之通不必言消長之數四偏之復則言之以氣化盛時有長无消氣化衰消長應候而見一一不與泰否其中轉也泰否以後臨之二陽反於觀之四陰以至剝復之一陽五陰轉於地既未以後遯之二陰反於大壯之四陽以至夬姤之一陰五陽轉於天天地之卦消長之道也水火之卦即其所消所長者也内外之運皆其道長道消之候而道中以歸極則乾坤其極至也極至於六陽六陰之畫而後轉又其中通之始也以此知先天消長之候對待而通後天消長之候交併而復交併之消長即對待之消長所中轉非判然而二之也是故人道之中可以參贊天地之極辨於中通之用所以謹内外之辨者所以成對待之體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巽兌從兌乾以巽其上溥之道也以兌其清儉之德也自畜之巽從乾而化水水生則畜泰以乾為賁坤皆失賁而求交賁其奢也坤難也反之否而不交此其奢而儉者之致亂也小人爭奢而君子行儉之德非小人之

所能當也若其辟易者然乾朔也巽性文華其榮也兌澤施於朝其祿也泰為於食之福祿養之榮也素履之往相為說應者以乾之樂得其儉德也祿養之榮君子不以為榮以其為致亂之因也上下已不交而令人以我有希榮之意是亦與於亂之數者也譬人身痞隔之疾而食養必豐豈其可乎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間泰之天通地木火行而皮毛疎是已否之地塞天金

水將固也而何以拔茅曰政惟火已疎而土塞之則脫者盡說而拔之盡也間泰志在外否何在君曰圜圓之天地君以定民方圜之天地民以藏君而泰否為之中轉泰在右民否志在君宜也然其機候之微應只於一身知之氣脈通於腹中為民之象皮毛趨於首極從君之象故順為骨肉之歸應在及民大過為皮毛之器應在定君乾坤所以首出而腹寧也茅拔矣茅可拔去不存乎政以疎脫无餘之中轉思收斂有歸之極此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之謂也是故乾下行於坤中通

於旁而四體皆暢為君之勤民則左右之用也坤上歸於乾旁會於中而元首一尊為民之思君則心志之寄也人身之氣機如是天下中轉之人心亦如是已間命亂於泰之上否初即轉何也曰卦言萬物不與天下无邦亂之外終外終即內始三陽三陰之數如是也泰初為治始三則亂之見也四為亂始上則亂之成也否初為亂之思治三則亂之盡也四為治始上則治之成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同羣也

乾坤之交乾包坤坤亦包乾天施而地承乾坤之始无是也至於天地相包泰之坤上不見相承之義否之坤下下於陽絶之餘而施承之合情性自然此否塞之有轉機而小人得吉也乾坤初開極通於中故二五之為大人泰否中交中轉於極亦二五之為大人然而五之大人能為其通二之大人能守其塞不塞機不可得通也巽離兌乾之類也乾主之震坎艮坤之羣也坤統之泰否為君子小人消長之未定故泰欲其朋之亡而否欲其羣之不亂上有亂命則下有亂羣亂於小人之通

而治於小人之塞羣從乎二而後類從乎五此四所以有命而謂疇離之祉也問乾非離羣何也曰同羣而與類以從乾坤之閒所以見聖人之立極分羣辨類以從乾坤之交所以見大人之用中泰否既未皆其治辨之時也不辨未有得交者也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山澤雷風始交而不恒其德曰或承之羞天地水火始交而位之不當曰包羞以其有失於交也交失而女之知羞以有辱其夫也臣之知羞以有辱其君也問位何不當曰坤上乾下初四三上之皆當而二五皆中中則交通之行乾上坤下二五之位皆當而初四三上之位皆不當則否塞矣然陽之不當從其光大陰之不當羞其私昵不可以僞為也問卦言否之匪人即三也爻但著其羞何也曰匪人致天地上下之不交使天下邦國皆亂卦已明其源矣爻則明其塞以疇通之機初在下疇念而知有君二在下之中疇念而知所承三則已失德者也疇念知所羞物情之疇即天機之疇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天地之道始於性生未命則性命可通於情欲咸恒而天地之情可見交通之中也至於中疇而命以亂性性命之亂於情欲交通之過也通於天地之大而水亂其火通於人運之大而臣亂其君君命之亂即天命之亂也故泰之上命不受率於性是无命也謂天之命君不得而有之否之疇四而火上水下命從性定則天命之為君有而後乃生於大有之會也是故觀天地交通之終則知水火起上下之亂觀水火既亂之終則知天地復上下之常易始於天地定位而交則有泰不可无否易中於水火成位而交則有既不可无未位有分定則待其不交不濟之疇而亂不易生故泰之志方同而命即亂志猶未行也行其在否疇之際乎濟之志方亨而終止則亂志亦未行也行其在未疇之際乎否之志行於疇離祉見之未之志行於鬼方之伐見之疇即箕子之九疇離以明之疇類似敘之象也水源始而卦盡應以河圖帝之始也火道通而疇敘應以洛書王之始也

否為天地交通之終故以義之卦藏禹之疇乾言龍而
損益言龜應其候也所謂財成輔相以左右民者敘疇
之道也疇顭明者萬物之福祉也問箕子之貞明不可
息在明夷之時於否言之何也曰武王訪箕子於武成
之後洮比時乎比有即泰否之通而為疇顭之祉可見
王道雖以水功而成使物无不叙於彝常之美者火德
之大用也疇叙福極之應以中五之皇極也中五之數
即泰否之中同人之卦即金成火位火入金鄉之時也
泰言祉以元氣之通於水而得坤寧之福故其中多蕩

平正直之言至以倫叙之明於火而得乾清之祥是舉
世之福生民之祉惟爾攸介攸止之義是之謂五福也
至火入金鄉則六極之見言福而不言極數未窮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命亂則坎之勞也命治則離之休也否之休息大人主
之故坤之上承小人之吉也乾之自至大人之吉也何
以為位之正當曰有正中之位以通之即有正當之位
以守之自需比至泰通之極也通極則守守之不易中

庸所謂不變塞之道也中行之卦一十有二而否五之
位為適當則必聲於交通之失而其匕其匕以凜之天
心自聲則地无渼氣天地交聲則水火无妄情斯既未
之所以得定也問何取苞桑曰泰時之風雨飄搖正甚
鳥取桑土以固巢天晴日麗則綢繆之固不可解固固
者如之夫子所以贊其知道也問國依於地何象以鳥
之繫巢曰凡水土之氣不能自立下則依震上則依艮
令春夏之氣地以雷行秋冬之氣地以山守是其驗也
國家中亂之後必如於艮手之固猶人得福於中年必

從腹氣之豐繫於艮背之厚謙其象也故泰以前土以
甲木而疎疎則通否以後土以乙木而繫繫則固故泰
言乙木之生否之其亡甲亡也甲亡則疎通之盡乙繫
則膠固之時也按後天圖之水火中而天地偏序卦則
天地中而水火偏何也曰體用之相成也體以坤之叔
火而得乾之生水則濟水有源用以泰通水之中而得
否定火之正則濟火有主通水之中木本之盡也定火
之正又水源之所復生故泰不可久也以否為定濟亦
不可久也以未濟為守五位之正當所關豈小哉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後天之圖木火主化以為濟水之生故地上以成天下之泰則觀此圖之反復如欹器焉欹器貯水炁象也空則欹半則平滿則傾夫子入太廟觀之嘆曰天下惡有滿而不傾者哉吾於此知平陂往復之所以然矣炁從天而正於上則貯天之酒爵也天下則炁為反巽是其傾也震從地而正於下則盛震之仰盂也地上則震反為艮是其覆也自泰而否巽艮已傾已覆矣而震炁為之盛貯而上則正定之難否終反泰盛貯之滿而傾覆之易也此天地中轉之機也君子備之以為安危治亂存亡之相争五言其亡正定之難也一正定而傾覆立見矣問傾覆非美名何以言傾否曰天傾地覆之象在其泰之方通中氣之正盛也則正惟泰之定也而否則其傾是從前之否塞傾瀉之盡也若夫定地正之象在其否之既塞中氣之已亡也則反為定其所否而傾其所泰乃邦家傾覆之盡而謹存之難也問炁之傾傾水也何為傾否曰水上貯而不下濟則水滿即是否滿否滿不用而道不濟即與天地不相似而終必一傾則傾水也而即以傾否今俗言五月之雨傾盆應候也巽常也炁久也艮起震則可大炁啓巽則可久可久可大斯震巽之合於東南也泰否既未所以終始於乾坤坎離之中也若否之不傾是炁不啟巽也豈其可哉問順之言顛何也曰顛者傾之大也物之則水者損瀉為傾倒下為顛傾則底右而口左從乎天地之中轉也顛則底上而口下從乎天地之極轉也立極之天地定位也无有顛覆之變而顛覆見之於順顛覆之終正定之始也

故曰大過顛也頤養正也中交之天位无定位而山澤之二氣則即炁之貯而必傾者是其天之傾也不交之天先之否也否盡於傾則大定於正後之喜也益即同有之祥所先見也故曰物不可以終否受之以同人濟水之有源則命之有也而見天之可樂濟火之得位則天之泰也而見命之有喜四言有命此之謂也

䷌

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天地之關貴水之得位得中故曰位乎天位以正中也泰否之後貴火之得位得中故曰得位得中人曰尊位大中貴水之行中所以生物也貴火之用中所以成物也水之生物必地而水之剛中地之所樂得也火之成

物以天而火之柔中天所樂得也故師之水從地下而地應之水之生土則遂克土而通同人之火從天上而應乎天火之克金則遂金成而同木克土而通可以破人欲之自私土生金而同可以致天地之大同則可知乾坤之行天地之道也而天地通於水火之中人之道也地異而天同水異而日同物異於地人同於天水分於地為人體之有異而日合於天為人心之有同形異而心同命異而性同同之於野者市朝多私郊野則公之義也問與需於郊何異曰天地之通水火也水出入於天而行於地故需訟行於師比而先需於郊以待其通通則坎行乎坤之道也火出入於地而行於天故晉夷行於同有則先出門庭以待其同而同即同之於野乾行乎離之道也坎自西南而暢之東南暢於地道之終也離自東北而成之西北成於天道之終也而要坤主之乾乾行則通通則交亨利涉之謂也水通於地則行險而順剛中而應將師之中也火同於天則大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之正也否所謂不利君子貞者斯則君子貞之利時也問不利則塞利則通何也曰四偏者

萬類也四中者人道也人道之中主於明之從文者乾坤之清華也以健行之則一无所私是中行之卦凡八而天德之中正與天體之中正相應此則人之中君子之正道也山起為雷天之志也澤啟為風地之志也天地之志无非欲水火之通而師比之地主於天水主於火非火氣之至足金不化水則風不引雷欲以致濟難矣與非守於君子之正道而天下之志氣才情不可相通一也然後知四偏之材為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四中之道德通於四偏之性情斯天下之志氣所以通於

大同也天地同而水火濟无不通暢於中則无不歸凝其極通於中為君子之道然其極為聖人之至不守中於君子豈能詣極於聖人乎是无四中之畫通而欲四偏之極至異端之所起偏才僻見之生也間通於中歸於極曰觀易之道於通之畫則知其極之至於極之至則知其通之畫四中通於師比同有為通之畫則四偏反歸之始也四偏歸於頤過中小為極之至又四中中通之始也中通於君子詣極於聖人益本之此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人火也物水也天與水違則知天水之異物天與火同則知天火之同人地異而天同水異而火同天同於人則知人者天下之物所從以取中也人之道大矣哉是物之族本於地水為艮之生震枝葉之相似幾於混淆之類成於天火為巽之反兌觀華實之凝成而大小清濁之分曉然矣乾坤之極先觀其聲氣之應求而知類分則各有本根之始而合於聖人之作觀泰否之中先觀二氣之通塞於二志之同異而知本族之不攪亂類之自殊而通於君子之明斷聖人者人之極至也聖作而物覩君子者人之中通也人明而物辨是以與未濟同辭為何也曰師比同有之天地所交即泰否也水火所交即既未也泰否之中人主乎物既未之終物侵乎人未有族類不分而天地之交不亂者也否不亂羣同人不亂類未有人物分辨而水火不濟者也分於中而後合於極分自此始混而同之不可以有合天之道也

初九同人於門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晋之明出地上明夷明入地中出於卯終入於酉始從

乎地分時也自此來進上行而同人之日同乎乾行大有應天時行是出於寅終入於戌始從乎天行時也天地之分內外內猶門庭外猶天下故君子小人之分則門戶之必多出門同之而後知天下之所大同天下之大同者離也坎非而離是一人之是天下所同是天无二日人无二心而猶謂有咎之者誰乎所謂出於門庭欲盡其交濟之公而入於門庭則欲其守啟閉之節水澤同體不節之澤澤失即其水失故曰又誰咎也火天同體火克即是天成夫誰咎之

六二同人於宗吝
象曰同人於宗吝道也
宗有三象不但宗黨也凡文明之道天下之宗主皆是
文明之勝雖曰君子之道在焉猶非天下之大同也中
通多水火之華不足為乾坤之真實所從結乃遂以為
天下之同然而可宗不亦吝乎試以天下大同之極致
言之坎祖也離宗也祖功而宗德故武功開天之謂祖
師比之時則祖功之成也文德重世之謂宗同有之時
則宗德之著也凡武功之成宗於文教九論士庶所奉

之師塾家訓者不足盡同人之大即繼體之主徒沿文
法亦未為極致何也乾坤行乎帝德之極致泰否行乎
王道之中通水之行地能以衆正則可以王火之同天
同之於宗亦足以吝凡以水火之中不歸乾坤之極不
可得已故不貴其宗於火而貴火之同於天若既之水
不濟火而又越祖過宗以求之火愈燥而水愈不足是
以過其祖而過其妣祖妣之氣脈相通而相濟之滅總
以泰否之通火同於天之極致而後既未之窮水濟於
火之中交而世未知其所以也

九三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象曰伏戎於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火克則金成戎象也火盛則金不勝而反伏伏戎之象
也水地之交通震艮之中也天火之交通巽兌之中也
物之用足者水通則止極而即行師象也用巽者大通
則欲飛而反伏同人之象也木之變金隶火之用進未
得成於兌退必伏於巽莽者巽之荒也今夏季之有三
伏應其候也問乾坤分坎離之中則相疑而相戰水火
通天下之中則相敵而相攻師同敵立之象而以三之

敵剛為敵立何也曰攻戰開天地之極者水火之用中
也師之民在下二以震行而五應之萬民之大順也三
以艮反其所行則必殃民同人之君在朝二上而五應
之君子之大同也三私有所伏則必敵君何也離之中
衆人心所同然也同然之理君子爭竊據之以自有一
有我心即是无君而第以大同之時伏而不見以此知
天下趨於文明文明之中即有戈矛之伏君子之知力
較小人更甚淺是時之人心不安然而斂之令天下之
燥心釋而慾心融亦安見君子之貞利也是故不可不

致蓄於地成之候也火之克金无土不成推火所克金
之時即是火所生土之時升其高陵火之炎也火炎則
金伏一歲之伏三旬一元之伏三歲三歲則火之生土
其候也土上足則金成金成則歛火而元復興起之象
是其安行之時也問安貞與安行何異曰四中通於本
源之始火之反本從其水之還源則通於性而後於命
故即命之為安貞至交通之後水行於水之已生火克
為金之已成則命凝而性定故性定之為安行安行之
道夫亦可以深知矣聲氣通於地中為中以應律通於

謙之起豫為作樂血脈通於天中為和以應節通於蓄
之反履為定禮蓄去其血則謹於心謙止其氣則安於
行故曰履而泰然後安君子得之而聲中律身中度禮
降樂升於泰交之中應盛夏之候而見者也主於四偏
之歸順通之木欲生而經常之顛拂安有禮中小之金
欲啓而聲音之反逆安有樂君子於此禮反其本樂還
其源以從天地之極應隆冬之極而歸者也歸之極而
乾惕以為坤安之始本可淺測其義也一元之氣脈應
於分行之律度夫惕而剝安律度之大始也畜惕而謙

安律度之精微也是故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之天
則一也問小畜言惕謙宜言安而安言於同人何也曰
小畜之風天可以主謙之地山非同人之天火以主師
之地水欲以準度而協律未之有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泰言城矣至此言墉三其城之墉四之攻乎三也以三
陽之而不得同於二焉故也既乘墉矣豈有不克木生
也金克也金克而木盡則弗克水守也火攻也水通而

火同則弗攻弗克訟而知歸弗克攻而知同相因者也
而以為義何也天地之用制於金與人心之用制於義
一也鑠火扶金則克攻之不已真金歛火則大義滅私
而反還於有物有則知天道人道之同然也問同人何
以有困曰震艮道也巽兌義也需通於屯蒙之中道通
而義困以不困同人成於困井之中義之有困以其道
之既窮也然困以反則政不可少此困之一幾何也訟
爽之水火為本源水歸於巽反兌為天之規則火出於
艮起震為地之矩則火為水主以為本源之始師同為

水火之交通水生而艮起震為地之矩則則火出火克於巽反兌為天之規則則水生水濟乎火以為交通之終火出於水通水生乎金困困即困於巽反兌天行之自反其則而不過也交通之水亦有則者也是故矩方也而從規之圓故同人大有通之畜履而見其旋之吉規圓也而從矩之方故師比通之謙豫而見則之不違豫曰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則之謂也於此知天地之運旋規矩不違而水火之交通節候相應中庸言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不遠於人心與不遠於天地一也人心

之規則不成即非以人治人改而止之精機而欲人通之相濟无餘也故必困心衡慮以自反自反而後知天則不踰者自在也則知前此知計政克者之相異而无以相同皆非也而安得不為之釋然耶人心之義釋然而通與天地之道釋然而濟一也此即三歲不興之中所繇以為安行之成也問與天所見之則何異曰用九之辰終於戌用六之未終於丑終不欲其終龍戰要於九六之變通極至之精也師之成終於辰同人之丑終於未終不欲其終龍亢要於天地之交濟中通之精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水哭而火笑先號後笑先師後比之謂也師之通於同人以為武勇退矣文教興矣國家天下之大同矣而庸知門戶未徹戈矛知力之相攻比師時為更甚而卒以安行反則之後剖心相知而足相信於无他大哭之後懽然大笑物情必然而要之先非有失中直之謂也使先失而後笑雖笑亦強也何也震偏而巽邪兌四而艮曲以此為賢知愚不肖之情事所以岐異而不同惟師

之水以起震為中直同人之火以啟巽為中横而要在中直中直者中横之本也横直不可為訓而謂之正直直則偏邪所不受直而通於正亦曰曲所不容乃大同而歸之此洪範平康正直所以見於洛書之用克也天地始於相生成於相克需為天水之生午至於訟晉為地火之生午至於夬相分而不相遇不相克之故也然生之始貴不相遇以還本源成之時貴相遇以為交通則克不可已也是故師之坤陰小師也同人之乾陽大師也生易而克難小師之克易而大師之克難小師之

水生木木以克土則火出大師之火克金金成併以克木則水生是大師之相克也故小師者小人之亂於天下能以衆正則可以克之大師者君子之競於朝廷人心之戈矛非知力之可平惟天行之健克以大義之同然而門戶敵壘之見撤去不存斯所以釋然相遇之无間也故比言親骨肉之親也同人之親德性之親也骨肉之親相分從地德性之親大同從天火同於水火之所遇焉耳問遇則何如曰水不疑於火則雷風可起火不疑於水則山澤可通天地以此致水火之濟人道以此致德業之同君子所以通天下之志也遇於水火之大通然後歸於天地之極至是以知大同之不可有異也

總論

問同人之五與困五爻皆言中直可惕言之乎曰可地闢於直之以方天成於曲之成圜而其中通則坎通於震之直離通於巽之橫必也坎之中直交於離之中橫中直之不折然後外曲之有成是故視耳目橫直之交則知困之言中直矣觀口鼻橫直之交則知同人言中直矣聽出於需之天視出於晉之地始於本源則聽啟

於口頰之旁而欲下視啟於顴顑之中而欲上故飲食起而視聽開至天地交而師初可以審律是耳通於口頰之旁大有為明辨之晰是目通於顴顑之中而木生從其火克木生而通之舌津金成而通之鼻息口鼻交之謂相遇非相生之併於相克不可以幾也是故同人未克之先水下而火上為耳目之交通同人既克之後火下而水上為口鼻之交通此同人通天下之志要成於大有之孚交孚交則水火濟水火濟而後為天地泰交之成乃所以歸於坎離乾坤之極也問鼻之直交於口之橫始於耳之直交於目之橫而卦運則先同人而後困何也曰人之生也本於乾坤之極以通中故言大明終始之通而後為各正性命之成至於運行始於屯蒙成於革鼎師即困井之所通同人即革鼎之所成則聰明之始使是臭味之通至所論泰否消長之數然後自運之中轉時言之若其始通於目耳口鼻橫直之交豈曰中通而已哉師同人者分乎時乘御天之運行困革者分乎各正性命之運行者也困井之成於革鼎所以範圍天地也包乎屯蒙之成於困井所以曲成萬物

也巽範也兌圍也艮其天地之化也震直生也艮曲成也兌從艮其萬物之曲成也觀目之横從額頞而要定於鼻息之中以歸頂則知範圍之所以不過觀耳之直從口頬而要收於舌津之從其中以歸顋則知曲成之所以不遺是故以一果實觀之其殻曲成於外其萌直生於内是謂繊之自成為物之終始而要以横直之交為十字之路則知地生之中天成之始也直之交横水一而火二則曲之起直雖二而萌一如此知中直之同心與中直之有説全是天機非繇人意柰何易言之也

閗耳目之官分為四口鼻之官合為一何也曰八體之重皆四天通於地地以合極而分故心腎合而四體分五肢又分地歸於天天以分極而合故耳目分而口鼻合頂顋又合是故既未通咸恒有同歸殊途一致百慮之説分行之始也泰否通損益氣通志同之説而同人與損益又有同心一致之説盡其合歸之始也

上九同人於郊无悔

彖曰同人於郊志未得也

天地水火之體卦朝家極亨嘉之會而郊野為亢戰之轉天地水火之中卦朝家盡泰交之通而郊野為既未之轉其機一也蓋當以先後天圖義觀之需之水出西南而需於東南之郊水之欲濟於雷風之交處需之恒常之道也同人之火出東北而同人於西北之郊火之守未於山澤之感處同之感通之機也同人以通天下之志本以致濟五為相克而相遇宜可得濟矣而山澤之感不足則雷風之合不起以云得志猶未也其在大有之五信以發志之時乎何也需晋之歸訟夬水火欲濟而反於天地反於否終而泰始也師同之通比有天

地欲泰而從其水火從其未主而濟行也是故師之水行而要於比之水上得位則上下應同人之火克而要於大有之火上得位則上下應水火未得位則上下未相應而交通不行蓋猶是兌困之未亨其斯以應元龍之分俟乎乾以純陽之極則言无位无天无輔以應君道之窮不止於志之未得同人與師為水火之中其味合而志氣同人道之通也以其時之未交應乾位之亢雖曰同人以通天下之志而上位之志猶未得其在大有之五爻乎

䷍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離在乾下為得位得中離在乾上而位乃尊位羣位之生也中乃火中至正之主也在下之坎離應乎乾坤者應之也故師之水應乎坤同人之火應乎乾在上之坎離應乎乾坤交應之也故比有水火之應上下也天地從水火之應亦上下也需訟之水通於天復於天晉夷

之火通於地復於地未有交通之情則未有結合之資故昔曰失得勿恤訟曰不失未嘗以有言之若師之水應地至比而地順於水水顯則不欲以私之同人之火應天至大有而天成於火火尊則可得而有之王天下有三重火有其全之謂也問同人先克金則金已歛火洛書之數也而大有之火反以有金何也曰日火克乾金豈謂金即以歛日木生之後坎水反長金成之後日火方升故行地之通者水之功也水通而地順從之以相比克天之成者火之德也火上而天貢所有於一尊所比之全則所有之全也是故木生則以中而行者道之通也火克即大有其中者德之全也行險而順大人之道也顯比之吉明王之道也文明而行之以健則大公无我君子之德也剛健而行之文明則羣心各得天子之德也問易重於應天之義大畜言應天履言應乾與此何異曰大畜之艮應乎天闢則地闔而得水火之通履應天之下濟則地上行而得水火之濟此元氣之通於旁運也師比同有者中通之卦也師同為泰否所從生師之水通地於泰否之前同人之火通天於泰否

之後水火通天地則天地泰而地以天為主故同人克而師從之比有為既未所從生比之地通水於泰否之前即既濟之前大有之天通火於泰否之後天地通水火則水火濟而水以火為主故大有之火應天而比之地應水以從之問大有之時行倘亦乾之時成分運乎曰坎離出乾坤之始曰六位時成時乘御天先天弗違之道也問火克金成利貞之道也而何以元亨曰比之水自地出本一元之永貞而後上下應則水无滛溢之虞元命之固也大有之火自天出應天之時行而得一

元之大亨則火无結畜之患得天之大全也水元貞於
木本則濟火之出火元亨於金光則濟水之生斯天地
水火交濟會通也先元亨而後利貞先天之體也於乾
坤之彖傳見之行之於需訟晉夷則通而後復先利貞
而後元亨後天之用也於坤文言見之行於師比同有
則復而後通人通得之於其通而為之復則性命流通
歸於本源之始於其復而為之通則受命得天乃為成
中之位比下而大有上乃後天水火定命於上下之一
時天地相應有蹤然也然後知天地之通通之於无所

以復之於貞四中之通四偏之復也需訟晉夷之復則
在隨蠱之併於順過時也師比同有之復則在漸歸之
併於中小時也故中孚小過又有應天時行之說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水在地上為氣之通行止之俱也火在天上為風之生
遏揚之俱也遏則為澤揚則為風離火方亨則雨遏而
晴揚令六月以後雨少晴多是其候也問晴多不虞其
亢乎曰泰交則雨足雨之既足宜其晴多萬物所以受
成也人道得之坎惡也離善也師比之後惡隱而善見

人君遏揚之用即所以應天而時行何也天行有得之
時性命之通凝為真有將欲凝之必大暢之暢則風飈
而天下之氣脉俱轉飈揚之盡乃其凝成之至也人君
自得者與天下同得蓋在乎此也問夫言揚曰夫揚而
後遏善惡外分天地之大闢也大有遏而後揚善惡内
轉水火之中際也問坎命也離性也以為命何也曰訟
夷之性生從其命始比有之命凝從其性休則即性是
命師三錫命天之勞命也比則亨亨則生同人者天命
之大同也大有則休休則成未有天命不寧而可以辭

勞者也未有火无所有於中而能順承乎天休者也蹤
此思之理通於義為性從命始理以疏盡而窮義以困
極而通命以性定學者一身之盡性至命如是王者之
於天下同一性命之盡致亦猶是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易以水火通天地之泰而比有從之比通濟水於泰交
之前水足无有不吉故不求吉而得吉曰比之初六有
他吉也大有通未火於否塞之後火起无有不害故本

不畜不塞苐以无交之故而得害曰大有初九无交害
也令六月之日為物之受成而天久不雨是其害微也
甚矣易運之貴交也所貴乎君子通天下之志交之謂
也无交之人謂之匪人无交之咎謂之匪咎然不可謂
非咎也泰過交三以艱守之則有福大有承否而過於
不交初九以艱守之則无咎何也艱守之以至於五曰
厥孚交如則泰道之餘通而上下之情僕暢是以无咎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水火之輪轄小車也天地之輪轄大車也則合師比與
同有之象以當之其寬車也問天覆地載以大有之天
體為載何也曰小畜之風天下積於載謙之地山上行
於覆載於比大有可知覆載之交也木克土而土之氣
全暢於地之通故自外比內而中氣不否則上通於覆
比所以為夜月之通也火克金而金之氣全凝於土之
積故自外積中而中氣不敗則下盛於其載大有所以
為日陽之積也比顯為萬脈皆通大有成而萬賁皆積
積於地載之中積於車載之中之象也覆以中通載以
中積比其輔車之依大有其運轄之力前之攸往行之
為易全所有之人皆積於中非乾健之輪轄欲以不敗
難矣問需之乾氣已恐其敗何也曰需為乾金水生之
始恐其氣之下陷陷則健力不足无以為天行之有始
大有為火克金成之終災火上驕驕則金氣不積无以
為地道之有終也世以君子貞之利也寧知君子之德
成如乾坤之所大有者皆萬物之精華積於賓賓金積
而乾氣益健旋乾轄坤之力具是矣豈有仆敗之虞乎
問與坤初之言積何異曰乾言其外運之始坤言其內

積之中立極之道也至其中行也積之中而起運則在
四偏之晝時也運至中而起積則在四中之晝時也水
生木起木克土以為通火克金成土懲金以為積比以
中不傷大有以中不敗然後四偏從以有終是不敗於
中而後金凝於極不然不可以有幾也
九三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害也
比承開國承家之始大有則會同朝貢之時會也坤成
功於比乾成功於大有成功之謂公比之水有土之謂

王大有之火得天之謂天子天下之萬脈皆應於月華
與人臣之氣脈外比於賢君一也天下之萬賨貢成於
日麗與萬方之用亨貢成於天子一也亨者五先之象
問卦无坎安有小人曰與比通則坎也小人得坎氣之
邪在坎生時其性好殺在離克時其性戀生乾坤未泰
以前殺氣未盡好殺必以致亂故師曰必亂邦也乾坤
既否以後生道已全乃用克之時有一未克在小人必
以為生而其賁乃天下之大害也初以无交致害要以
艱貞處之所以耐克也是故公之用亨用其所克也唯

公能之而甚戒夫小人也會同朝貢之時天寶湛露之
奏豈小人所得聞乎問乾從火克公從天子之克何謂
公之用克曰金從火克而天下之水皆以金克公之用
亨用其所克而成者也克之成者即公所以奉天子之
德以與天下同得者也所以用亨用天下所同得而貢
之天子者也物報所成天性然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晰也

車輪之堅其象曰彭詩之檀車彭彭是也日行乘月以

為與則日月之生華亦可曰彭輪象也日月之輪與人
之魂魄一也訟夬為分歸則言魂穢而魄降比有為交
通則言魄顯而魂見匪者非之畫也離是而坎非坎以
比為非之畫離以大有為是之畫於其是之畫而不見
日月之為華是時朝无匪人心无匪咎與日无匪彭一
也人道匪是之明事乃有濟天道日月之明而乃有生
五所以有孚交之說若窮則不然日乘乎月而月暈未
濟之象月乘乎日而日暈既濟之象也故未濟之暉吉
通於顯見窮於暉暈之謂也問匪彭何明辨之晰曰聽

期於聰視期於明需晉為水火之出視聽之啟比有為
水火之歸聰明之徵也故師為律呂之生比則其聰闇
同人為矩度之成大有其明見也夫徵之顯聰之積以
微隱之見明之辨以晰也地之夜靜月之清天之晝靜
日之華也月清併於日華五之所以孚交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師同之水火通天地主之以天而地通之以為山澤之
感天下之志通也然志雖通猶未即交故上曰志未得

也而大有之初又有无交之害比有之天地通水火主之以火而水通之以為風雷之起則正其交時也故曰厥孚交如間孚誠也火明何以言誠曰比之水歸復之兌兌以從乾其孚誠也主以大有之火不用明而用識誠則復之澤起風而謙山即起雷以從之乃其志之發風者天之志也雷者地之志也天地之志發乃其水火之交通與君臣之交通一也是故泰交易而大有之交雖泰次復而兌應乾濟水之生也未有須於褰艮之用大有起謙乃艮行坤而濟火出非通於兌應乾水火不可以有交也謙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之謂也坤以簡能以巽也巽窮於火則頤而通於水則簡見之比曰邑人不誡上使中也乾以易知以褰也褰始於水則難而終於火則易故大有之易而无倫也水火中也巽之反兌其可誠也褰之反艮其倫衛也王㚖中德內兌多不藉於外衛之用故比以示王度之廣大大有以示王躬之坦夷而要巽以兌成則王言之為天令也褰以艮成則王躬之為天壎也澤山固而成水火之交與威令行而成王事之濟一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師自水而通地於左同人自火而通天於右言師左次則同人之右特可知比自地而通水於左大有自天而通火於右以右為祐者後顯而言之也自水火通天地形氣之道也自天地通水火精神之道也地之精顯於左天之神祐於右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則可曰比之九五自地顯也需畜之始水成其火比有之終火成其水一如乾之用九包乎坤之用六全體之餘慶在用九之時中行之餘慶在大有上九之時復所謂大有慶者於斯見矣中蓋而偏是謙以承之所以天地人鬼自盛而歸謙也

䷎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比之水歸澤澤即風之所畜也風靜而澤媚履不咥人之象也大有之火歸山山即雷之所止也山止而雷收謙不矜伐之象也是故風澤者天之道也天行其道上

而下濟乎地風歛於澤則霧雲收而光明生乾金之至足也山雷者地之道也地行其道卑而上於天山起為雷則陰暗盛而雷雨至坤木之即行也此後天圖義為天地之交通交時不覺交已則俱見其所以然矣以是為亨人身之謙和原於天地之道德仍是其二氣通而其志同也而世以禮遜之文為亨利之藉可乎問君子之有終何觀於天道之盈虧曰泰為消長之中損益承之為盈虛曰與時偕行謙時已過中矣泰之无平不陂於月則无盈不虧小畜之巽幾望其盈也履之兊為望

後其虧也泰之无往不復於月則无謙不益謙之艮在朔前其謙也豫之震在朔後其益也問履之兊在泰前何為虧盈曰履之卦次從小畜之反對見於天之運行則月所方虧之候也月之盈虧即地道之變流鬼神之福害人道之好惡所從生也山雷者地道也互水者互火之所通也小畜之巽為土平大川之洲也巽常也兊變也變平為陂則改生他所艮之為虛水中空浩之處也羣流所聚江河之益大海之成桑田以是道也坎鬼神也離人也火嚮兊其害也艮出水其福也害始於大

有之无交下濟上行則福生鬼神之道也震惡也艮好也巽盈而益富震惡之兊虧而反素艮好之人之道也是故乾坤之始聖人與天合德故天地日月四時人鬼之數統於其極則无一不合大有為君子之盡人事以合天德而天地人鬼之數通於其中則无一不分乾坤中精之機也而是時之君子以謙受益則知兊之從天為履之常位尊而光也艮之從地為謙之君子卑而不可踰也盈從乎虛則尊從乎卑下濟從乎上行則艮謙也而兊亦其謙也艮也者成終而成始之道也然則泰

言君子之長同人言君子之貞不至謙不可見君子之終乎曰然比之水歸而澤不斂風情峯而志昵小人之終也君子之所疑大有之火終而山収其雷下濟而上行君子之終也君民之所依繇此思之謙豫者剝復之終也始於剝復則本源於乾坤之極以為盈虛消息之轉見天心而知天命天行於外之道也終於復謙則交通於泰否之中為天地人鬼之轉本身心之得以成君民之福人得於中之道也是故君子之光為珠玉之蘊而不可踰者非丘陵之比也問君子之終何不言於外

運之卦曰无號之凶亦小人之終尚消息盈虛亦君子之終但外運分乾坤之外光光不可言尊艮卑不可言踰内運併泰交之中中通於極則光光見尊之至也合艮之所行卑不可踰也總之天地氣脉始於外而歸於中君子之有終於其外者有終於中中通於極焉故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履謙之交山終而澤始也臨遯之歸澤終而山始也山澤者天地之氣脉也氣終而脉始故山之歸頂合而足分分則澤為萬派之行脉終而氣始故澤之歸外合而内分分則山為萬氣之貫山澤之分合天地之所通也澤始於應天終於應地交通於天則歸復於地故臨遯對言之地中有山山之終也天下有山山之終以反始也地終則天始故謙遯對言之山不分澤不足為天地之潤裒也者分之謂也澤不合山不足以成上天之歸咸臨貞吉合之謂也天下之患起於不和不平以其氣至而脉不調虧盈益謙而金水生則自山起澤天道之所以分潤也以此為多寡之適均而人情均潤與艮山分多寡之流而萬派皆均一也問孰多孰寡曰巽兌從

乾富貴者之多也艮震從坤貧賤者之寡也天下之富貴皆潤於貧賤而所施不平艮德之不足也兌和也巽平也澤風不能自為平和必山歸之高而澤行之遠然後雷起而風應之此天下之和平所生也是故咸之山澤在水火相濟之始故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履謙在天地交泰之中故曰履和而至謙平而施不交不濟然後戾氣生而忿爭起此觀之上爻所以志未平也履謙之時胥天下之氣脉而和平之稱物之用得也問山以象稱何也曰艮千也合之兌則千上之星光也兌

亦鍂也巽繩繫之以取平平施者巽之性也古之律度衡量始之黃鍾之宮師出以律而通之謙則權衡之設也銖兩之數準之於月月光者金也上弦則一日長十二分為一銖於數十二銖為一兩積之至望乃九十六銖為八兩則自望至下弦之數亦八兩合之十六兩而陽滿前八兩兩足後八兩底虛下弦後至晦得七兩晦後至上弦亦七兩共十四兩而陰滿前七兩黑全後七兩白生金生麗水則上弦自浮金煉以火則下弦自脫故金兩文而蜂底兊下啓巽也鉛黑面而白生艮終震始也面下有底則光有所依无底則的然之亡也黑中生白則晦无所沈无白非闇然之章也問言多寡何不言輕重曰多寡者木所生也輕重者金所成也木生之多寡見矣而人待以稱可權於金之輕重者也金成於輕重足矣而天象亦以斗可酌於木之多寡者也豐曰見斗權量之通也而反求諸身可以徵言顴者權也兊象也艮性好平故以巽山而名準大指分節數之多寡巽端持氣脉之平和脉之和於津見之氣之平於息見之分於地中同於天上此中庸不流不倚之所從歸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艮謙也坤亦謙謙謙之義也卑坤也坤牛也牧則艮之童也以艮止養坤順坤順而益艮止則養坤即以養艮也謙不養艮則豫不起震欲以致用難矣然則遯曰執之用黃牛之革何也曰謙承於泰之通則貴牧養之成坤所以致養之時也遯則守否之塞者也通則養中氣之順以致用塞則守其皮毛之固以歸體若通時之中氣不養而塞時外固亦无益矣履之兊澤與謙之艮山交其大川之始流也小畜之巽木與豫之震木交其舟楫之材具也初爾互坎其利涉也養艮以起震天道以此成濟養德以成材而為微彰剛柔之大用自初之卑牧始也問與大畜之利涉何分曰外行之水火不通於山澤之始不可致用而貴於以山畜天畜之極而通於也衆之際則果行不畜其天之健未有行之得果者也內行之水火不通於山澤之交亦不可以致用而貴於山之養地養之極而通於知幾之會則不俟終日而斷不養於坤之順未知介於而即斷者也

六二鳴謙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畜交貴血去而謙交取氣通需於血血之始也不至於履不見其節制之大師二以律氣之始也不至於謙不見其聲音之平以從其中通之故也問中孚小過以兑為鳴和艮為遺音何也曰畜履之巽兑謙豫之震艮分以從天地之交則於履見血脉之和於謙見聲音之中若中孚小過合以從水火之濟則血脉之和與聲音之中合同而應者也中孚和中有中故有二爻之和鳴也

小過氣躁而无脉必遺音之已亢者也是故天地水火之交濟人之中心也鳴於謙者為中心得鳴於中孚者為中心願也問何不以履之所說者為中心得曰澤得其水之歸身之潤也而以應乎天則願為之交故履曰獨行願也山得其火之歸心之正也而以應乎地則已得其安故謙曰中心得也火者水之主山者澤之主也定而靜者從乎止而安履德之基謙德之柄此之謂也造化之道未有血潤而不華於色氣通而不暢於聲者也華於色者兑之出巽也暢於聲者艮之起震也天鳴於雷霆與人鳴於音律一也有德之言作為咏歌被之管絃豈外鶩也扎問臨遯則何如曰能為血脉之外華者反之即神明之內觀能為聲音之外暢者反之即精氣之內遯也泰交而暢於外即否塞而通於中者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問屯初言大得民此言萬民服何也曰坤者民也造化開始非震不足破坤陰之結故民從之以為主造化通中非艮不足守坤道之成故民從之以為依依即其服

也內依於骨地依於山與萬民依於君子一也謂依為服義也合於履說應乎天與君勞而服於萬民同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三五坎則勞四在坤而案正則利謙應七月之候坤所致役之時无不致役者无不盡利也故大有之上亦曰无不利震足也艮手也履之震動於足下故曰動而以順行豫之震動於手上曰順以動手動而致恭撝之謂也問履何不言則而謙言之曰運行見於外準則合於

中外運之卦肢體見於震艮之分官竅見於巽兌之分內運之卦氣脈本於中通即本於明夷之順則而往同人之反則而来者也以其往来不已而下震之動者下艮之止上艮之止者上震之動下巽之闢者下兌之翕上兌之翕者上巽之闢故外運之巽兌反而震艮合內運之巽兌合而震艮反違者反之謂也而要謙豫之反從其畜履之合則不違不違而一身之則與天地之則一也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合之謂也通之天地而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則雨暘應候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則寒

著應節合之謂也以此知三之勞謙所謂不伐不德者從四之撝拓而見者也使致恭而違於則過動之故也豈足為謙光之著乎君子之聲中律身中度從心不踰者天地之矩則在焉非人為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乾實則富坤虛則不富謙不富以其鄰猶之泰以泰道之尚盛也利用侵伐用艮也乾用兌以定禮坤用艮以行征相通者也可用行師用震也小畜之巽用乾為以其鄰豫之震用坤為行其師亦相通者也泰前无亂命四鄰之以禮文相見也否後有治命四隣之以師旅相助也繇此思之家人為富家之始至於小畜而富以天下之大乃從泰否之精謙不富以其隣至旅窮於道路節窮於家室以從既未之終天下之盛衰窮通豈不大可見哉周禮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天道金水將盛則艮扶坎邪以為固而為不服之國侵以破艮之固伐以抑坎之凶征以正人之不正則侵伐皆得其道故曰征不服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之應三亦鳴謙也鳴之在二為中心之得无求於人而自言其和平之致聞其鳴者泠然善也然古者和平之致見之征伐師律之吹應以風雨上志之未得謂謙之極猶為坤之守艮未得剛應志行之時也聽其鳴者憂思危慮其音嘵嘵之槩也上之應三邑國之象也微論天下之大即國邑亦有不服而要謙之精豫寧有幾時而卦體似師坎以中行則師中之吉也艮以震行則

行師之利也以征邑國大順之成耳則知泰勿用師非謂師之全不用也自邑告命告四隣以征伐之意否言有命便已以其都而用之豫又曰建侯行師所以否終則傾也問不尚陽於同人大有之卦乎曰卦次雖有序非謂必至同人大有之後師始可用也畜履為師比之歸而履象已是大有故曰大有慶也謙豫為同人大有之歸而謙仍是師故曰可用行師泰否之通也不大有慶而大德不全不用行師而水功不足大發於先機履是已水終於有成謙是已故泰否第言朝廷之精機而不言用師征伐之道蓋以謙豫為運行之卦也

䷏

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小畜履謙豫四卦雖始於震巽之得位為合應之志而相與以行則震對主之益巽之志行行其畜乾之志也震之志行行其通坤之志也天地以雷風為志雷風之志行行其水火之通也大有信以發志此即其所發之志而見之行也問復言動以順行豫言順以動行何也曰復姤之震巽根天地之極故震之動能以順行巽之姤能與健通天地之所以分運也小畜與豫從天地之通故巽繇於乾之尚往震繇於順之已動天地之所以合交也天地欲交而通之水火其情相如大有之厥孚交如是已然猶未也自小畜之健而巽則水通從乎豫之順以動則火出向之所謂交者今如之矣而況乎建侯者有巽德之臣畜養其君自有震德之臣主張乎民亦其相如者也而況乎行師在畜乾之時為文德之著

則在順動之際為武功之成亦其相如者也則以是通於日月四時之運行而天地之大具見矣動而以順行者下震之六數也順以動者上震之六數也下震以升三爻則三其六十為天度之一百八十上震以降三爻亦三其六十為天度之一百八十合其餘分為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而升降浮沉之數盡矣其外行也震往而艮反以包於外其內行也艮往而震反以交於中二至者日月至於天地之極也二分者天地通於日月之中也二分之中需晉隨蠱之卦是已若陽分之天地水火

交於泰濟之中間為日月之行於夏至是姤所謂中行之處內行則畜豫之間是已陰分之震艮巽兌不交於否未之中間為日月之行於冬至是復所謂中行之處內行則觀壯之間是已日之浮沉至二至之極而反而日行不過月之浮沉至二至之極而亦反而月行亦不過於日上行之中與月下行之中曰日月不過於日下行之盡與月上行之盡曰四時不忒豫是已觀乾坤坎離運於外震艮巽兌猶於中則有餘分之差運行之數除其奇零之積閏故豫與觀止言成數之大全則以為

不忒云爾奇零之數積之中歸自歸妹之四言行之愆期積於餘分差忒之多則一元之盡也然後於大過見巽兌之過於小過見震艮之過乃其過差之極也過極而盡則後生水火盡而順過之為生既未盡而中小之為生水火生而天地開既未生而山澤雷風始然後又見乾坤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復為一元之始也問乾坤後之諸卦不言聖何豫言之曰聖人者精神之極至也故乾之先天不言聖於後天之終言之至於外運本之先天則以日之上進應形氣之始內運本之後天

則以月之幾望應精神之生莫顯乎精之入微莫見乎神之成妙以是為癸乙之清華承於天帝之極至人之所以証聖也故乾之聖人生於天地日月四時之合極豫之聖人生於天地日月四時之中通而其用在於刑清民服以其得金華之先也春陽不足不可以生乾道之動而健消為茂對之始為仁育之初於无妄見之秋殺不足不可以成坤道順以動者為肅清之始為刑罰之鼓於豫見之震在春為仁在秋為刑巽在春為教在秋為罰小畜以懿文德文教立則豫以刑兌賞而巽罰

賞立則維以罰禮賞出於渾厚春風和氣之迎也刑罰
出於清明冷月寒霄之肅也民心之服服於其天耳問
易无非時何言時義之大始此曰艮震陽之道巽兌陰
之道而巽兌從艮震之制陰陽之義也時通則陰從陽
制言道可无言義時之將窮而陽不能制陰大義不明
不可以有終也是故畜履之巽兌在謙豫艮震之前女
勝於男臣勝於君曰復自道其義言也道不失則義不
凌雖暫為反目无妨也若謙豫為震艮之既弱不守義
无以扶道時變使然聖人早見之矣春秋之作繼於詩

亡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聖人所以救百王之時變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
小畜履之風澤從天自風反澤則應天而說於人脉和
之主也謙豫之山雷從地自山起雷則出地而奮於人
氣通之中也氣脉中和无過不及者俱符於日月寒通
四時不忒之行度以化於陽驕陰溺之戾是謂天地通
泰之極水火相濟之盡也坎功也而兌得之則功之成
也離德也而艮得之則德之成也先王功符於德禮通

於樂其定禮也天道下濟則禮早而降其作樂也地道
上行則樂崇而上樂之崇德之崇也脉定則明氣盛則
殷詩所謂殷其雷是也兌享也而震薦薦者氣之上通
也故以聲氣通於神明曰薦以品味獻於神明曰享復
曰帝位天帝之攸居也豫為陰體之合則震其上帝也
泰言城同人言墉豫之外為郊野則郊社明堂之制也
師祖功也同人宗德也豫為坎互於艮則祖考也震為
上帝坎艮為祖考以配之冬至配祖明堂配考是豫之
地上上帝祖考之所式臨也血脉之和者誸應乎乾君

之尊以定民志而見其早之安聲氣之中者震通於幽
以祖考之配從上帝之歆而見其崇之極知崇早之所
以然者知人神之氣脉也知人神之氣脉俱暢於禮樂
之中和則知天地水火之中爻俱通於極至者也
初六鳴豫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巽從乾而反兌兌之志行則巽之志窮小畜之巽上不
言窮以其化水之易生也故風後必雨艮從坤而起震
震之志行則艮之志窮艮為化火之易炎令雷聲早發

是其驗也問謙上之志未得可征邑國豫初之志窮即凶何也曰坤上者泰之餘通故可以下艮而用之坤下者否之餘燥初雖應四而動非其時亦終窮之數也其於物也其聲安以和者鳴其所自有中心得也其聲思以永者鳴其所未遂志未得也其殺疾以殺者鳴於脉盡而不能留氣志窮凶也禽鳥亦然小過曰飛鳥以凶從天地之交不交與從水火之濟不濟飛鳴之機一也

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豫即謙體謙為地中之山峙於西南其下流分其上月始月始晦朔之交其象如艮起震然後有雨暘之交而其幾為山起雷石即山之所藏也自履之乾位中正而風无妄飆以澤得其比水之歸則有幽蘭之貞豫之坤位正中而雷无妄行以山得大有之火則有介石之確石體堅確而中有合縫從火德之明辨而來者也天地之初雷起於地中則雷起於水過中則雷起於石雷之最速者也令夏季之雷雨驟發多在於後而亦不終日是其驗也君子之知幾其神亦若是而已矣問君子知幾何不於四言之曰小畜以天主邪巽之牵而履夬以去之故謙以地守艮德之正而豫幾以與之是故外運剝復之幾為夬姤之本震巽之自主內運夬姤之源起為剝復之幾天地主之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履之三曰眇豫之三曰盱凡以乾坤之道即耳目之通於手足也巽兌為目芭之合而所以開合者震艮之反也從乾而互離剛遇則眇從坤而互坎柔遇則盱盱者

于于徐徐幾視之疑也見幾者迎盱即是所謂不終日而先見者也盱則轉盻失之能无悔乎雷起則速再則幾三則遲遲而必悔悔悟者震之性也震非出於介石之初不復知幾之神從有悔而无及矣畜位而度材小畜之四得位履三之位不當謙三得位而豫三之位亦不當曰四剛應而志行雖有遲疑而震性之剛其互坎之疑可破三以坤柔不正互坎而不行於震事幾之多失者必三也豈其材之當乎履位之不當難乎其為君豫位之不當无以濟乎民不可以不察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由者震得以自主也內運之道雖自巽兌起震艮而要之震者巽之主也巽反兌而志有畜要成於艮之起震而志乃行震大也震志大有行即巽兌合之大有得使震不得自繇即畜履之志欲行而大化雖通亦天地之虛而无得也間四中君道也四偏臣道也君不自繇乃繇於臣乎曰君道自極通中臣道自中歸極而君道无成无成以為四中之通臣道有終有終以歸四偏之極

不令其自由不可得其終之有始也問天地之極順言由水火之濟小過不言由天地之交於豫言之何也曰坎離之終乾坤之始也艮得自由明乎其極之從開泰否之終既未之始也震得自由明乎中之有得使天地无所得於中而欲水火之濟於其極不可得也故既濟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人知其大有得矣而抑知其所以得者亦已防其終止則亂而豫為之倫耶凡地水之歸天火得而有之曰大有履上為其旋之吉曰大有慶水生之吉祥也豫四為志之大行曰大有得水生而小

无所失則火通而大有所得從大有之道而有之者也問與為仁由己之旨抑有同乎曰然觀其豫之由不由只在心之疑不疑抑可以深知之矣艮震之始无巽兌之交則无疑疾之生故復曰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也曰求而往明也若震巽之交為夫婦之睾即朋友之失也是故解與家人交則疑以不及睽之離與兌為夫決之義即蹇之明來亦恐其既至而不孚豫與小畜交則疑以不及履之乾與兌為夫決之屬則小畜之君子征凶至豫亦恐其朋來之不合夫自解至豫應地道西南得

朋之時所謂大有得者所得之大孰如得朋臣得其朋類之合君道之所以有成也則水火之濟而象之解拇天地交而象之以盍簪可以深思之矣小畜之巽應乾首之上其冠也豫之震以竹為之笄其簪也兌在乾行之下其履也謙之坤合於乾艮合於兌則其服也冠履簪服之縈其於泰交之濟見之盍者合也履從躬行之謙豫從人望之合猶後世所謂彈冠之慶也解而拇朋至斯孚合交於手足之義也勿疑朋盍簪合歸於元首之義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四疑也五疾也疾自疑生者也復之震始而不變於巽故出入无疾豫小畜之交而震動不已坎失水而疾青生也震之生火五其君也弱體乘於淫動與弱君乘於強臣一也震以行盡而止則亦貞其疾而已矣四之朋來盍簪何遂有強臣之疾曰偏自中交即德盛禮恭者之為群賢所歸也交已過中而偏乘雖必有強大之臣懲衰運而生正窮覇起而主持名義貴則貞疾之不得

已也春秋之作誅強奸之心而正天主之命聖人所以貴刑罰之至清不知乘剛之疾者不知豫時時義之大者何在也至於偏歸之終而中復始必有忠孝之臣應開天而出則由豫之文是已問恒為何義曰恒雖以雷風得名而所貴在上之雷以其從泰否既未之中氣而通曰天地之道恒久不已乃大化之所以有成也通於水火之交則解之上震為方生通於天地之交則豫之上震為幾死而猶得不死者泰交之中氣未亡亦既濟之中氣未亡也然則恒之亡於何始曰自恒始而解以

通之豫則自歸妹終而臨以終之旅臨遯風澤之上為咸終而復始觀壯雷山之下為恒終而姤始旅節其中轉也豫以交盡而疾遯以不交盡而遯可知其所以矣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外運有開發則有冥合内運有開發亦有冥合而外運之冥在升之巽下内運之冥在豫之震上何也曰外運兌巽之内過於震艮巽終而冥於兌則震艮之開發從之而歛内運震艮之力過於巽兌震開而収於艮則巽

兌之冥合從之而成兌開於巽萬物之英華見於明發故小畜為文德之懿震反於艮萬物之氣脉収於冥合故豫為變渝之成乃變渝於冥合之中者耳渝為何義曰君心之所競曰俞萬物之旨歸有當於天心曰渝渝義為變謂英華之變則其液也本根之變則其氣也氣液之凝仁核之固也萬物之豫无氣液之凝不為成君子之豫无所當於天道之旨歸非知幾之神所終於大有得是不可不審於消長之數也問復之震長豫之震消何也曰外運之陰陽消長於天地之始陰陽通水火

之中則消長之既分也故新水之通而舊水之窮内運則不然通則水火之消長從天地之陰陽按之復則天地之陰陽從水火之消長按之是故家人與解水火之消長於小畜與豫而見者也外運之陽長於震而消於艮火行而水應之内運之陽往於艮而反於震火収而水從之故也以新水之長而舊水不消害於物生之叢豫以濟水之長而濟水不消害於物成之渝故皆曰何可長也問豫與升皆應七月之候為水澤大消之時升曰消不富豫之消抑文不富之謂乎曰然巽為富有家人得火而富生小畜得天而富成然通中則當消不消則地氣之昏塞有害於天氣之清通无以主交濟之成何也天地已交當消而不消則水火欲濟當長而不長不可長之義不其深矣乎

䷐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来而下柔動而説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天地水火通之中行八卦即外内運之四中所中通也雷風山澤復之中行八卦即外内運之四偏所中復也是故需訟本天水之源天通水而水復於天晋夷為地火之本地通火而火復於地將欲通也而反復非復也復之極乃所以通之中通於既未之以咸恒交也故師比之水行於地而地即觀於水同人大有之火行於天而天即有於火益通於泰否之以損益交也師同之所通者隨蠱以為之復比有之所通者漸歸以為之復將欲復也而反通非通也通之盡乃所以復之極復於天地之不交四偏所以歸體也故訟夷之所通者順過以為之復需晋之所通者中小以為之復益復於水火之不濟四中所以歸極也然則隨之名卦何也曰四中始而男女之交從之女上而男下所以始其求也故咸恒之男從乎女損益之女從乎男為少長相當交之通也

四中終而男女之交從之故隨蠱為男從女漸歸為女
從男而少長過差交之窮也問隨何不言兌栞之上曰
男女之少長相當女上男下是氣從風開損女益男則
風從氣固少長過差男雖從女以有成而女承男其風
不可長也男之從女其道不可苟也觀男女之有差畜
情性之有變而天地之大亦可深知其所以矣咸恒損
益之止而說說而止巽而動動而巽情相均也隨蠱漸
歸之動而說說而動巽而止止而巽情性之過不及也
以情性之過不及而言動而說非復其止而說矣蠱即

男之隨女而動不自已隨其所說之謂也隨之所以名
也問隨何為四德之備曰四偏之體歸四中之極乾之
有是四德也猶人之有是四體也則四中之中行四德
之所以中通也復以為通若此之利貞大有之元亨是
已乃四偏之中行即四德之所中復也通以為復則其
機全精於而隨漸其從之者也何也曰四中分行所以
交於中四偏合併所以歸於極是以與屯同辭焉大亨
貞者謂舉元氣之中大道而正守之固者即在其中矣
屯於出時動於險中而守其根隨於入時動於說中而

亦守其根則動而有生者亦動而有成也問出自宜通
入時何以宜通曰龍雷之欲潛藏必有大發元氣之不
大通者不可歸根元之極至而隨獨要諸无咎者以澤
說之意為震動之所昵是以慎言之也造化之氣機與
生人之情欲一也兌說者正秋也震隨於兌而動隨於
說萬物不知其所以然時為之也與天下之人心動隨
於說而羣情亦不知其所以然一也益之巽在震上是
時天氣下從乎地故以為自上下下隨之兌在震上是
時地氣上從乎天天之時不可違而天下從之故以為

隨時之義也咸恒損益之言時道勝之時也故曰久於
其道又曰其道大光隨蠱漸歸之言時義勝之時也故
曰隨時之義大又曰天地之大義也隨時之義以應天
下之變歸妹之義以應室家之變知隨時之義者知變
者也知時義之大者知天地大化之所裁也化而裁之
之謂變此裁之之謂也拘常狃故當隨不隨則兌說之
氣不足化機不可迎合而萬物无成猶人心不可固結
而欲為振蠱之興不可必得之數也問隨亦中行中之
一卦耳而天下之機從之而轉何也曰四中衆於四偏

以為轉機中樞而外内之運俱轉一體之呼吸往来所開通也觀四中之通而知性命從情欲之交觀四偏之復而知血脉從風氣之轉天下之大風氣而已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天地水火為之通雷風山澤為之復其復也隨之澤中有雷蠱之山下有風而行止呼吸之道亦盡可見矣巽呼也兊吸也吸則消之反息也震行也艮止也止則宴卧之安也天地通於坎離之中離以震出其嚮明也坎以兊入其嚮晦也嚮明則見往来不見呼吸嚮晦則見呼吸不見往来以宴卧之時往来之氣歸於呼吸之息也問與明夷之言明不可息何異曰地者呼吸之中也息重則火熄天者往来之中也氣溺則水邪是故升不息以合於无妄之自強從其天地之通也通之明夷之地曰明不可息以合於天曰訟不可成革曰水火相息以合於也之動而滿盈從其水火之歸也歸之隨蠱之轉而行之反止從其消之反息行之反止盡性之道也從乎呼之反息至命之道也併之漸歸以歸震艮巽兊之體則曰恐懼修省思不出位而離歸坤中性之盡也坎

歸乾極命之至也中庸自无息而上為盡性至命之極旨矣哉問嚮晦之時息浮而不靜可乎曰動而得其所說則息自定定則靜巽而得其所止則氣亦從其靜靜則安是故隨之應候為雷始收聲雷出則龍出雷入則龍入咸曰龍蛇之蟄蟄自隨始咸則蟄之將啓時也風歛則氣伏有息則浮无息則伏隨時之初有息歸於坤則不息隨未強歸之乾則自強順過之歸極至乾坤之所以自強不息也故隨者淵默雷聲之道也大過者遯世无悶之道也以此知君子隨時之道龍之道也故至於乾而見君子之德龍之德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官即耳目口鼻之官竅也八中卦之通八偏也下分於肢體上合於官竅官竅以口為先隨象也口中之澤為津液之和美即官中所有之說渝也水變於澤曰渝渝脉也脉者氣之所合也歸之於神神者精之所合也官竅之在面與人官之在朝一也萬物之渝有當於天心與人臣之曰都有當於君心而曰渝一也貞者正也隨

即乾所各正性命之時也肢體從旁官竅從正只於口
巽見之萬物以兌為正從艮之中以歸乾人身以口之
正從巽之中以歸首與人道從官之正以歸於君之中
一也正從其中以為歸結之極五孚於嘉益自此始也
隨以天行則震其出門也出則天下國家之交歸妹以
地行則兌其入門也入則室家男女之交於此知咸恒
由內出外故曰志在外也損益由外入內故曰自外來
也隨蠱其外交之盡漸歸其內交之終也坎功也離德
也震在兌下本乾龍之躍淵也力大而變神至運行之

歸雷動於澤則風通於山以應之澤起巽風而生水隨
之有功即蠱之利涉也艮起震木而生火隨之交有功
即蠱之承以德也然要在於震之不失震失其本根之
始兌之以為歸結之成欲蠱之圖功而振德難矣問與
訟爻之言不失何以異曰水火之歸天地也主之以天
要在於水之不失而後可以交通於中故訟言復即命
渝安貞不失也震巽之歸艮兌也主之以火要在於震
之不失而後可以交復之極故隨言出門交有功不失
也聖人之謹於得失之幾其至矣乎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隨蠱為天地之行震巽成於兌艮而以兌為丈夫男道
也漸歸妹為人道之終兌終於震而四云愆期五云歸
妹女道也隨蠱過天地之中此所生者過中則丈夫半
焉不及中則小子半焉震既隨兌兌得有震之成故以
震之既成者為丈夫漸言小子不言丈夫以隨為天下

國家之變非婦人小子之所及也巽牽而兌繫艮蕢而
兌各繫下而失上繫上而舍下三一繫乎丈夫以圖成
而志舍乎下則可以隨有求得得其各正之性也求與
者男女之情則不可以各正矣震有求於兌而震得兌
以為凝合之液有求即得之象也震往也兌居也往於
兌以有得要還守震之正以為根本不可逐於其得也
也時利居貞守震所以行坎隨時利居貞守震所以居
兌正以行之者正以居之震道之始終如是也初之不
失此之謂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巽綱君也震疾走也艮干而兊戈故兵與田之所得曰獲兊者巽往之收也隨以兊而得震故從獲以為義兊者臣之義也兊之得震非兊可以私據四分五之有以為獲是兊貳於君於隨見之酌以義必有危咎之事若恒之巽從震義從道為從一而終則无此嫌何也生物之氣從一於有始爭貳於有成也故果實之成外殼而内裓无一不合外囊而内瓣无一不分而要本始之氣

脉則一也本一而旁中之分雖瓣有各正而不為貳猶人臣之義各有得而道之從君則一也闕卦无離何以言明曰震即離明之道也兊即坎昧之道也震以明分兊以實合兊之收坎其功也震即收離以從之則其所明之功也是故臣之於君義分而道合如其道雖受其所獲而不為泰亦猶明其道不計其功之心也然後知四之孚與五之孚異四之獲才力之所得者天下隨時之功臣道之當然也五之嘉粹精之所合者天下一心一德之美君道之盡致也

九五孚於嘉吉

象曰孚於嘉吉位正中也

兊為嘉美圖之兊震會於東而乾曰嘉之會萬物之精華所見也至言美利利天下而兊於不言所利即震之隨兊而成者也初之有渝即孚嘉之始機也氣脉之初變為液曰渝凝成之終即孚嘉也植物之有嘉粒嘉果以是也而況主隨之德乎聞孚嘉之位為正中何也曰八徧從其中通需比正中之位是巳八中從其徧復則隨文正中之位是巳何也河圖之數金木為旁水火為

中見於卦象之運行即需比正中之位洛書之數金東火位火入金鄉見於卦象之運行師比之水歸東則木生之盡同人大有之火歸西則金克之成火成其金之上則木生於水之下東西之旁歸於南北之中而隨五為正中之位中通之所以徧復亦其復位之正中也近取諸身隨其口象也歸妹即其舌津也蠱巽象也漸即其山根也於隨見血脉之升降於蠱見氣息之往來而要之血者氣之依也隨位之正中蠱所從也氣血交合於津息之歸隨蠱之正中漸歸之所從也頤過中小又

所從合於中正之極至者也由此言之人身口鼻之交交於天地水火之中即泰否既未之所闔合故初爻觀於官竅之有渝而知天地之大亦若是而已矣通以八中之正中即未發之中已發之和所發榮而見之植物之精華復之以八偏之正中即和之不流中之不倚所歸結而見之植物之美賁主隨者嘉美之德孚於天下亦若是而已矣

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於西山

象曰拘繫之上窮也

拘者艮也繫者兌也震兌之往來不窮者水火也火未窮隨而不拘至火窮於艮則拘矣維者巽之繩水通則其繩展水窮於兌則繩束之不已必從而維之矣艮者幹也繩維其幹而不可解人心固結之象也晉比以坎離為王至隨而震氣凝於兌則以兌為王五為正中之陽位上其王氣凝結之時太王之象也隨東澤也蠱西山也當太王遷岐時爰及姜女而人心西歸則固結而不可解也兌為孕育之道思齊太姒即文王之所從生是即其享於西山者也問堯舜帝道也師言可以王即湯武之興也何至隨而以象太王之享於西山曰只以湯武之王始於師盛於同人大有至謙豫則王道過中之時也商道過中之時而太王西遷文王已將濺厥生是天運之自東而西即此之謂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其後一二傳而帝乙生紂即為文王震生之時咸則文王關雎之時也晉其明德明夷其羑里也升之王用享於岐山文王之升其德无然畔援歆羨之時也革則言武王革命之事矣易彰往而察來不可以一二代盡也虞夏之道自西而闢於東商周之道自東而轉於西

總以水火之道通於西北之極自東西而開也終於東西之中自西北而復也運行終始之際只有此數非王者所能逃商周之際見其如此後世帝王不必有太王西遷之事亦可推而通之也

䷑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剛來而下柔則交故動而説以成其隨剛上而柔下則不交故巽而止以得其蠱風氣之轉其徵之木道乎震氣也兑脉也氣動其脉融液之而得所説嘉果之成也動盡則山之止也説盡則風之生也風阻於山抑鬱而成蠱幹植之壞也以此通之國事之壞壞於風氣亦猶

是耳長女而惑少男之心臣謟而疑息君之志卑巽之過苟止之成也若然而蠱之元亨何也曰風通則氣醒木雖蠱而根深者史為發榮與國雖壞而元氣不剥者史為興起一也故震元亨而天下隨巽元亨而天下治兑治也巽通之終則兑治之成通之不盡治不可以有成也間隨蠱當歸復之時何以言元曰木之將實也必氣動於元始而脉乃結枝之反幹也必風通於元初而骨乃堅漸歸之震巽不言元本源不足也惟震之元亨雷起則火生巽之元亨風通則水出水火通於震巽之合涉川之利也而要涉川之利在巽而不在震何也氣止則風鬱風鬱則蟲蠹氣動則風通風通則水行風以氣鬱而蟲壞木與紀亂而壞綱事紛而壞政一也風通於水而木復榮與事以危而尋其統紀以亂而復其綱一也蠱惑之朝迷瞶不開譬同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然後一國之如一身而元氣為之大醒按之元運之數而知治亂之轉關國人事之所以合天行也卦爻與爻干運行之數一一相準蠱之元亨益正在先甲後甲之終始時也則知歸妹之在先庚後庚時矣初上

爻之震艮為天行巽兑為地行三四爻之巽兑震艮為人道故隨蠱其天行之終始漸歸其人道之終始也問甲庚何有先後之異曰天戊也地己也水壬癸火丙可也初上爻之雷山甲也三四爻之雷山乙也三四爻之風澤庚也初上爻之風澤辛也山澤叔水火之終以為天地之始則山亦其戊澤亦其己也甲乙克戊己而生則丙丁出庚辛受戊己之成則壬癸生言己而戊可知言甲庚而丙壬可知言乙而辛可知言乙辛而丁癸俱可知矣問四中之中行為戊己之通壬癸丙丁而不見

甲乙庚辛何也曰自先天之圜順序而行者對待而通艮兊起震巽則乾坤通坎離後天之順行接之旁行即其中通四中之中行是已旁行從其中復四偏之中行是已

庚　辛　壬

丁　戊　己　癸

丙　乙　甲

此順序而行即對待而通之圜義也問何不言地支曰地支之分為辰戌丑未而血脉之暢天干合為戊巳而精氣之歸暢於立體則有定之方歸以運行則旋轉之極根極而暢者按方而歸之者也是故四中之通丙丁為戊巳之生戊巳為壬癸之克戊巳克壬癸而甲木生以水生於辛金之巳成也丙丁生戊巳而庚金以火克於乙木之巳生也隨蠱者先甲後甲之終則有始也漸歸者先庚後庚之終則有始也先甲三日果實之外殼也應同人之有成後甲三日果實之内萌也應大有之

有生生於巽之下啓蠱之道也先庚三日其果實之皮囊也應師之有成後庚三日其内液之有子也應比之有生生於震之上起歸妹之道也是皆從西南得朋而來者也至順過則甲併之辛而火歸地中水歸天極乾坤所以為大始大終也中小則辛併之乙而化水生於天極化火出於地中咸恒所以有終則有始也是即從東北喪朋之極而轉者也轉則訟夷者順過之所生也需晉者中小之所生也問坎離歸乾坤乾坤為大始大終既未通泰否泰否不為分終分始何也曰既未泰否

戊巳之中也戊巳受丙壬之中甲庚以終於外而始於内終則有始也坎離乾坤戊巳之極也丙壬歸戊巳之極而甲庚始終於中乃所謂大始而大終也故八中中交之終則有八體歸極之始而要隨蠱其中樞之始機也外運應之而夬姤革升之終則有剝復妄畜之始困井變於革鼎之終則有臨觀通於屯蒙之始内運應之謙豫從遯壯之終則有臨觀為畜履之始蹇解從豐旅之終則有渙節為家睽之始未有中樞而外内運之不應未有内外運之通而不會於四中之中未有外内之

後而不歸四偏之中者也通於分運之終復於統天之
始而帝王之運可按其全矣乾坤者戊已之極也戊已
生庚辛之成即甲乙克戊已之生甲乙生丙丁即庚辛
生壬癸以從其中通日月大明之終始也大明終始土
在其中矣土受火生以為水克故乾道變化而庚辛併
其甲乙則壬癸併其丙丁以歸於乾坤清寧之極至也
此即帝德之至干支之體精華之所全見矣至分於外
內之運見甲乙之克戊已戊已之生庚辛而丙丁壬癸
俱通通之中行戊已中而丙丁壬癸之為通復則於壬

丙之本源應王者得天受命之始於壬丙之交通應王
者祈天永命之至而後知王者之用中用其土德之中
也土德之中為水火之交通其始終不可得見故曰比
之元首无所終也通之中而无始終可見者即歸之偏
而終則有始之自成者也是故需訟而後應王者之創
始蠱漸而後應王者之中興創始之運應於外內運之
行於交通中興之運應於外內運之後於本源中興於
終則有始之數分運之成也分運之成分統天之極而
成之也中庸言誠之自成為物之終始於日變月化之

後以應王道之成无息而上至於无聲无臭為天清地
寧之至以應帝德之極旨哉其言也問蠱漸方中興何
革咼即為革命曰王運未窮革咼之變以為屯蒙之通
則凡本源之卦皆可轉之交通此即其中興之所轉也
待中興之數窮而後革則曰革而當其悔乃亡問以三
日計之曰卦以三爻入運水火金木之數皆以三日而
轉則可以同有之為先丙三日後丙三日師比之為先
壬三日後壬三日之轉隨蠱則其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漸歸則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之從巽而轉也日以起年

一以起十則甲子甲戌甲申其先甲三日之運也甲午
甲辰甲寅其後甲三日之運也先庚後庚之運亦然問
需訟晉夷之壬丙亦可以三日計之乎曰然言三日不
食與三接三褫之類可知是三數之轉也噬過中小之
不言三以其歸離歸於七日来復之中不在運行之數
也則總計先壬後壬之通而六十年周先丙後丙之通
而六十年周先壬後壬之交而六十年周先丙後丙之
交而六十年周中間用咸恒以交通於損益而甲庚之
合為六十年之二周是六周之為三百六十年皆除戊

己之數而言之也至隨蠱而先甲後甲之運為六十年
周漸歸而先庚後庚之運亦六十周中間泰否之終既
未分既未之數為一周共得九六之周則五百四十年
之全數也其順過中小以歸體不可以用數計之者也
間戊己何以无用數曰壬丙通而戊己受其中以歸之
極則甲庚開其始以要之終而甲庚全體之歸亦從乎
戊己之合極故皆不在運行之數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振震也震者民之起也艮者民之止也風之止者民風

之已鬱也振起之使醒則不昧艮德也炁育也育養之
使成則有生之始也間艮之為德何也曰艮得火以歸
地炁得水以歸天天地合而震巽生則德成而業起君
德之自得與民德之同得一也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之此之謂也而要以澤雷併之風山則艮倦而震振炁
育而巽生不振則不育未有氣脉之不醒而胎育之有
成者也德育而業生與胎育而子生一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咸恒損益之山澤起雷風可以觀情隨蠱漸歸之雷風
歸山澤可以觀才性命之通才情之著也下震之反艮
者木之幹也上震之反艮者木之枝也幹本於乾枝本
於坤故乾曰貞者事之幹坤曰暢於四肢泰否者乾坤
之中也乾通之蠱幹足兼枝之謂也坤通之漸枝足榮
幹之謂也漸所以有戒得平柯之説也聖人以木之幹
材與人之幹材一也後甲始而幹木為之一新則枝葉
皆茂應之天行天下復治之象也後庚終而枝葉為之
一新應之地行邦國復正之象也間後甲之始亦應復

之運行乎曰剥言碩果是果之落而復生乃前運之未
終非另種也要之運亦始復觀之一木蠱之生從幹發
出之運行應噬賁之精非始元之氣出之屯蒙之比也
漸之生從枝發出之運行應豐旅之精非始榮之氣出
之家睽之比也間四中之交以四偏之合為胎育之卦
損言男女媾精而不言有子何也曰咸恒損益為天地
水火之通得子不足為異隨蠱漸歸為天地水火之已
窮有子為難蠱言有子艮之謂也艮以巽通風骨之巽
也漸不言子以其分幹力之大者也先甲先庚之所生

者即師比之主後甲後庚之所生者即幹蠱之子與正邦之裔也乾大父也乾道成於履曰考震成於艮之謂考蠱與履兩言之子生而考之无咎蠱之根也危厲以行之者巽之有事也巽通而知艮之終吉之道也巽為天地之意猶父母之意承者巽之順也考沒而意承之繼志述事之謂也艮之從巽不復為志意承考之比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不言妣而言母者震老而兑少故父沒而母存兑下為

巽而有子則兑是其母也巽之含生在二故二獨為母他爻皆從艮而言父父蠱於氣母蠱於脉幹父之蠱氣醒也幹母之蠱脉疏也山通於風則父之氣通於母之脉而猶守其貞則不可謂非其變通之道也問隨貴守貞何也曰震貞於艮則反本兑啓於巽則有源有源而得其中道之行所以无窮也問與夬得中道何異曰天地水火之中中之會通處也外内之運皆有中行之路以通之夬之天得中道所以通水火之中解之水得中道所以通天地之中若蠱則四偏之中行亦有中行之道路以通四中之中日行於天无有岐路水岐於地而不得中通之道與天下賢知之行各見一隅不得通於帝王大中之道一也中道之得為主臣之相合此羣材羣力之所以用而大亨也若漸歸之窮也旁岐之濟水无源不足通天下之中水有源流之別木有幹枝之分即人才大小之異所從出也巽元亨而天下治天下之大也漸進而邦家正一隅之小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風之通氣猶事之圖功幹蠱之在巽離者三雖過剛終能往以有事在上體者四雖柔正反自裕以寬乎巽乎也艮寬也悔終无咎裕不免吝可知幹蠱之材貴於下生初二其最也問三何以言終曰艮終則震始也問獲與得何分曰兑生為巽則得坎為獲隨之道也艮生為震則得離為得蠱之道也裕以往焉則艮不起震於以言得猶未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巽名而兌譽巽之名起於震之動此性有事之時也兌之譽生於艮之静是幹蠱功成而止於休息之域則譽所集也震為乾之道有孚在道謂兌德之凝不可有離於震行之道震行其道而有孚在兌所以明功艮往之得而相承以巽所以見德問初承以意何也曰巽從兌生則承考以意震從艮出則承考以德巽以承兌之功震以承艮之德則承以德者直以根醒之故而我所自

得者承先世之功德而得之者也生物之道无得於中不可以萌含生之意幹蠱之主功德不足以承前王之氣脉而欲以引國運之靈長不可得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巽事也坎王也震侯也巽生坎則事王之事巽從震則事侯之事從其四中之通也至於巽之從艮巽風從艮山之止不事王侯之時也問蠱之元亨以巽風為有事何言不事曰巽風之終亦從其艮山之止艮高也艮高而巽從之非空高也固高尚其所自有之事也木之幹蠱幹立而花卉不如初開國家幹蠱蠱亨而風氣不如元始始於不速之客来終於有志之士去事功之遂早而不振而賢人君子因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此其事之高尚者不在於事功著見之列也問同人方為君子之利便言出處語默之不同蠱方元亨而天下治便言不事王侯之志何也曰同人當四中之終而四中之始隨蠱即順過之始漸歸即中小之始皆外内之運行通之終而窮之始也易之示人知幾也最早於其中分之

界亟示之同人不處不默者非君子有終之道而蠱无立志高尚之賢是皆與於噬剝之教者也漸无鴻漸遠逝之儀是皆與於旅節之畫者也是故蠱之君子應於天地風氣之精即剝之尚消息盈虚遯之肥嘉吉利自此始矣問四中中行之言則以水火之準天地也故明夷為順則而火出同人為反則而水生此以蠱之上艮為則何也曰四中中行行於四偏之中者也明夷順則順其艮之起震同人反則反於巽之歸兌今四中從四偏之復則於蠱道元亨之終而震之反艮為矩則之成

巽之反兌為風規之說風之從山風歸而骨立也事終於脉理則志成於骨力稟志也反之艮而志之高尚即廉頑立懦之風樹百世之所取則也是骨力之堅定又後來之志行所從始脉理之静正從其骨力之堅定又後來之事功所從生百世事功之進所以振而不早也

☷☱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易之道畜觀其消長之分數則知天地之所以終始矣剝復為五陰一陽轉於外外從乎坤其六陰之極也臨觀為四陰二陽轉於內內從乎否其三陰之中也夬姤為五陽一陰轉於外外從乎乾其六陽之極也遯壯為四陽二陰轉於內內從乎泰其三陽之中也是故外運之天地通水火內運之水火通天地消長之候皆可見也外運通之中行中行通之內運家睽蹇解需晉之所通也至於蠱履謙豫比有之所通也通以既未從泰否之中則消長未定應其候者長於履消於豫故上曰何可長也臨觀謙豫漸歸之所復也至於豐旅渙節中小之所復也復以泰否從既未之轉則消之已極應其候者則欲消而反長浸浸有泰之勢焉乘欲消而反長浸浸有否之勢焉臨遯之通焉故也則觀其象數而情性之所至可徹觀而暢言之矣剝順而止之反之復則動

而以順行无妄動而健反之大畜則能止其健焉以為
畜夬健而說反之姤則柔與剛而為之過萃順以說反
之升則巽而順焉以為升然其要在動以順者動而健
以為之生故畜之而後行聚之而後升天地之氣數君
子之性情主之矣有性情自有感應剝復生火无妄大
畜之來合而生水夬姤生水萃升之往合而出火則二
五皆為之應皆應則其行道之皆可見也然外運性情
之感應莫真於无妄而諸卦從之故无妄為四德之全
備至於內運風斂火而歸之澤澤麗火故山行水而起

其雷其德明而巽說而麗乎明險而止險而以其動依
然是山澤之起雷風而火下水上以從既未之濟家睽
蹇解是已火通於天水通於地風畜天而歸之澤澤應
天故山應地而起其雷其德健而巽說而麗乎乾止而
行順而以其動依然是山澤之起雷風而天下地上以
從天地之交畜履謙豫是已是其應應之以為交交則
其行道之可見也交已而風澤從地以還源地者風澤
之源也地歸天極澤翕之而上以為風其德之說而順
者順而巽臨觀是已渙節者地歸而水從之者也山雷

從天以反本天者雷山之本也天起地中山起於下以
為雷其德之止而剛者剛以動遯壯是已豐旅者天歸
而火從之也是其應應之而後復復亦其行道之可見
也然復時性情之感應莫至於臨而諸卦從之故臨亦
其四德之備問臨之地行乎兌為地行天道何也曰德
性不易言行道亦不易知知道之行者知德之得者也
震艮之為天道木道也木從地出生於剝復之地者本
於妄畜之天故乾來合坤而木生則火出水生而金啟
則水通通於屯蒙之水者化於噬賁之火火復生土故

究則剝復之歸兌巽之為地道金道也金從天生生於
夬姤之天者源於萃升之地故坤往合乾而金成則水
通金成而木啓則火出通於困井之水者變於革鼎之
火火復生土故究則合乎噬賁之化以歸之內運之巽
兌猶是金道之為天道也火行而水生天行而地合則
其艮震猶是水道之為地道也水行而火出地行而天
合合則交通於中也臨觀則地行天道而地歸无極渙
節從之遯壯則天行地道而天起地中豐旅從之分以
歸於其極也是故外運之本源從其交通以為行內運

之交通復於本源以為歸故剥復之天行於地曰天行也又曰反復其道夬始之地過於天曰柔過剛也又曰柔道牽也姤生時不知天地之道則不知本源之所從来至畜履謙豫之為自行自道則知離於本源不成其交泰而水火之濟可知故天所交通之道即地所歸復之道地所交通之道即天所歸復之道可知交通不反於本源即歸復不還於極至而水火之復又可知矣問臨之地行天道反之觀則為天之神道何也曰交泰之坤黄中之通於血脉也行天之道則翕而闢之以為化

神清之至也交泰之乾離圭之通於氣機也行地之道則止而動之以從其化精壯之大也問升亦地至於天无妄亦天下於地何无妄言天之命曰本源之始火出地中之謂性水通天極之謂命无妄曰天之命也命以主復之性萃之啓升曰順天命也謂性以順乎命姤所不舍之命也性命通而形氣生不大亨以正不為知命不可興於肥民與物之天真也不生胡成交通之地歸於火中為神清之至交通之天始於水生為精壯之大臨曰天之道也則避者地之道也氣脉歸而精神化不

大亨以正則不得其道不可興於盡性至命之極至也不成胡生何也升之性始於地上觀之地亦上則即其神之至是其性之盡性之盡處真金為化水之源益已至於命矣无妄之命始於天下而大壯之天亦下是已至於命故其精之壯精之壯處真木為化火之本則又性之所見也由此言之水火變化然後見金木本源之真天地之始也泰否變化然後見金木交通之真既未之始也於无妄之陽道觀其有始於臨之陰道觀其有終精神之有終固性命之有始是故君子於君民之道

為極至也上充君位也復妄之道始於民間而大畜畜之則應乎天開夬革之民情定乎君位而升以啓之訓應乎地合下充官品也應乾則百官之從君也應坤則百官之臨民也充致也坤澤也於履而定其為君事君之盡致也於臨而成其為民澤民之盡致也故天道下濟地道上行與國家君以定民之志民以從君之風一也地行天道天行地道與民隱徹於上天之極天德始於下民之生一也是故究極於氣數消息之盡從四中之通无有不長從四偏之復无有不消畜履受水而互

火謙豫受火而互水以從四中之通是故升剝合以尚消息盈虗以井屯之歸革賁為分候而見臨遯合以觀消息盈虗而豐旅從渙節亦其分候而見是以有有亾之説也問八月之海潮為最大即大亨以正之天道乎曰然物與无妄而大畜畜之曰大畜時也升以從之曰柔以時升故寅申之月木生為金成之本應乎天者也至金光盈滿而海潮反大以水欲歸而潮其所生木道已行而山氣反寒以火欲出而反其所始故夘酉之月金成為木生之源亦天之道也以此知内運天地之卦尚是月之應年水火之卦乃是時之應日長於年月消於時日之盡觀至於剝无復剛之浸長矣水涸木落即氷堅龍戰之起君子於此知天地之道固未有逺於天地之數惟其數消之不久而君子之性情愈為極至而不可解何也臨之在西南得朋之後遯在東北喪朋之前天地於此為萬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全歸於人之盡性至命猶是也盖至於君民之性命者君子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問與萃之地上有澤何異曰地上有澤如人立大地之上以觀江湖之深地大而澤小是民衆而同於澤説之象澤上有地如人立大海之中以觀中國之地澤大而地小是君子之教澤无窮而民衆有限之象也問臨應否之過而何以教思无窮曰風教也澤其教思也兑容也通之民則其保也風澤從天為教思之始如懿文德而定民志者是也雷山從地為容保之始如勞謙君子萬民心服者是也至於臨遯而坎離歸山澤无有窮盡山澤歸天地无有疆界從内運之終而言之即坤之德合无疆見運行之終厚載之所以有成也於此知无妄

為開天之始曰茂對時育萬物父道之始也臨為成地之終曰教思无窮容保无疆母道之終也父母之於子女不得已而至於男窮於旅女窮於節豈父母之心乎

初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山澤雷風之自配為咸恒此易知也而天地之運行從其配合之為咸恒則不易知咸恒之大者也交通為咸起恒而歸復則恒轉咸恒所以變化而能久成按之運行而見者也四中通而需利用恒履謙之從山澤咸也

畜豫之從雷風恒也豫言貞疾在震為恒之不死以其交通之過中也世无弗損益之學而咸害於恒宜也四偏復而臨遯之從山澤咸也觀壯之從雷風恒也歸妹為天地不交而山從澤始雷風從山澤之始則咸之復其恒也問妄畜與萃升何不言咸恒曰所謂咸恒者以外之澤風從乎內之艮震中交之始也若內之兌巽從其外之艮震謂之損益則外極之始也是故四偏以交盡而分則震艮為窮山巽兌為大海而兌曰柔於剝明乎剝復歸於震艮而巽兌之為生亦咸恒也孚合也四

中以交起而合六龍雲雨恒道之大通而已各正保合首出咸寧咸道之極至而已則可知萃升其外極之始臨觀其內歸之始也萃畜同歸妄升同行隨蠱在其中矣臨遯同藏觀壯同出咸恒在其中矣以是知君子之志行正在於震之行也而非兌无以留艮非艮无以起震大壯其正之行而遯亦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則知臨遯合志以為觀壯之行有正行之志而後天地之情以正大而見也大亨以正之謂天道此之謂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外運之火生於震水生於巽无妄為天命之始而姤志不舍故革性順命以為革夬之成內運之兌為水之從生艮為火之從出而艮起震從兌反巽惟說而无一不順順而无一不巽以為命源然後止於健以遯剛以動而壯以為性始蠱豪幾於臨所以為咸於二觀之二固家所謂剛中而應者也臨幾乎泰可以致順而天地不交則致順之難臨不順成則遯不健何也四陰之數過於否土克火逆而澤不啓風則地不從化是為命之不

順而化水无源欲正性而化火有濟不可得也豐旅之水火无所歸豈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成乎問履何不言順命曰四中之卦詳於天命之通內運接之以從天地之交泰否之命亂命治自為中轉也四偏亦不言命從四中之通而復之也內運接之以成水火之濟既未不言命以命源在臨觀也是故君子臨民之命天之命也咸臨之以大順之成君子之所以至命也而至命在於說之成順感合之至則順而啓巽可以觀生順命之故也問否塞既成何只於咸无不利曰其外冰霜剝落

其内不言所利以應乾道利貞之歸乾之性情各正保
合而不可解无他感合之至而已感臨之无一不利則
説之成順順乎君子之命即順乎天地之命而從巽以
觀生則民命之至於天命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離味苦坎味鹹震巽味酸乾兑味辛艮坤味甘令以兑
為甘兑以成其坤之和五味之中也此可知八月之澤
浸長使大化滋味之足正不可少此一長也物味之含

和不至不可以萌生而物味之至和含其物臭之至清
即各正性命時所以保合之太和也雖然天下有冲和
之甘有浮滛之甘人以浮滛之甘為美不知其逆而不
順正在於此何也兑澤不歛則巽風不肅大化所以害
成也臨觀之位四當而三不當遯壯之位三當而四不
當然遯之當位主之乾臨之不當不可推之坤使臨有
滛溢之味而欲合於遯為至清之臭未之有也是不可
以不憂也憂者説之反能為説者能為憂者也在陽盛
之時天地交通通則泰泰則安故貴以勿恤處之臨為

陰盛否則塞否塞成不可浸滛於所説故欲其知憂夫
初二以正感三亦既憂人情憂自知正不復説之行邪
在天地為滛水之不長在人心為咎惡之不長而順命
之機見於此矣問乾曰在下位不憂臨何貴憂曰澤亦
水也坤之永貞謂水道不可以為腹而乾三則欲其在
下不憂臨之運行應之地之塞天憂能免乎沈溺之虞
火之主水不憂以宣其陽明之氣故豐之勿憂而得日
中之宜也邪滛之説自憂風霜之肅若太和之含風霜
愈肅保合愈完節所以有甘節之亨也問天命順逆只

驗之滋味甘苦乎曰師之地水為味同人之天火為臭
通時臭清而後味和通之履幽以應天謙之静以行地
此君子之同所以斷金而如蘭也至履水歸於臨以從
地則臭歛於味味甘則地寧臨是已謙火歸於遯以從
天臭輕則天清遯是也臨遯合為山澤之感天地之氣
脉所以首出而咸寧也問不當詳於聲色乎曰坎耳司
聲通之於口則味之知也離目司色通之於鼻則臭之
覺也聲色從臭味之清和以驗泰否之交於既未臭味
從聲色之銷歸以驗坎離之歸於乾坤則各有所以也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巽兊之情曰韋絜曰孚攣而究則至性不可解欲自言其所以然不可得也震艮之道動於水火動於天地皆曰大亨總之大氣不可圓欲自限其分量不可得也是故山澤者水火之聚也水火无意山澤有情其始水與天訟一聚於澤則說應乎天火以地夷至火之同天一歸於山則安行乎地應乎天者應於地而地之至情於焉不可解臨是已行於地者行於天而天之大道亦於焉不可限遯是已天之開大以始其至地之成至以終

乎其大造化之情至正以風霜之盛而水涸木落於外其中之保合物命者切不可解君子臨民之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夫亦情性之至焉耳問巽之四位為當何不言於觀而言於臨曰觀壯之乾坤下而上為雷風之起火之行也臨遯之乾坤上而下有山澤之歸至之極也極與中通在五而四已至之和之至即其順之至也由此言之履和而至於天履之不至明行之不足也臨說而至於地臨之不至性命之未順也而四无是已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乾晝也坤夜也雷風為陽明之應日雨暘之交也澤山為知慧之應月潮汐之歸也而澤山為風雷之從生故易每微言之謙豫之艮震為月從朔轉則震其知幾之神吉之先見也臨觀之巽兊為日從望轉則兊其藏往之知大君之宜遠也何也說應天而陽明无咥食說應地而夜月有清靜大海之說懌為大地血脉所行之宜適而履歸於臨則非地之自宜而天極之宜於地中也

猶大君以百官臨萬民非百官之宜而大君之宜人宜民也以此知履用聰明之陽時有為於大君者而夬履之屬所不宜者多矣向所謂大君之屬者今則其大君之宜也行之貴中何也曰天極應乎地中澤過溢不宜於地中則風不足不至於天極惟天之清霄月朗天行乎地之中而萬脉皆適與人君大知用乎民之中而萬情皆恒一也宜達以行於中而後微妙以至於極脉至而風通然後形化而神全天地觀化之成與人君觀化之成一也問臨為大君之宜遯其小臣所安乎曰然大

君之宜而至治有歸小臣知天而壯行有始歸之於天
者始之於民知君之至者知天地之至者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震薄也艮敦也臨艮之互象為厚震厚艮臨極而反之
為觀則厚艮為敦臨謙以艮為厚之至而豫之震為知
幾之神薄之妙也臨之終為敦之至而觀之極為神之
清薄之妙也是五之言知非知以藏往藏於艮兊之敦
則无神以知来知於震巽之薄是謂敦臨之吉无咎也

間志在内曰君子之心志應天地風氣之精者也夫始
之風固於外剝復之氣精於内精於敦復之餘无妄所
以有得志之文也臨觀之風固於外遯壯之氣精於内
敦臨之後嘉遯所以正志而行也何也乾君也坤民也
自咸為志在外水火相濟於天地之交乾内坤外則志
在内以左右乎民坤内乾外則志在外以尊戴其君尊
君以定民而在外之志行矣至臨觀之坤外遯壯之乾
内水火不濟於天地之極厚民之終而民隠達於君極
則成君之始君道壯於臣行而在内之志行矣

䷓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
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
設教而天下服矣
巽畜為兊之謂踐履在下兊反為巽之謂大觀在上踐
履之道主柄於執謙反觀之道化成於行遯非曰一身
之小也履謙從交濟之中臨遯從否未之極君子臨履
之道自閉天地之極至故曰履和而至至則自大傳曰

臨大也臨為大臨則觀為大觀臨深履薄之下可以見
復之天心反觀内照之上可以觀剝之天象不反觀内
照而欲遯世不知未之有也闇坤為隕晦何以反觀曰
地道黄中之通上於天而脉淳化為風清天道玄渾之
極下於地而氣純化為精壯是故乾為晝坤為夜健而
巽風浮則晝之客雲也反之而說應乎乾澤定則晝之
光明也說而順大海之消歸也反之順而巽重霜之清
微也清微者巽性之至也以五爻之中正主之則天下
偏邪之隠无所不徹天道之所以反觀自見也君子之

觀天下亦若是然已矣有廟中之象焉盥者祭而絜手也列簋為享先象也上升為薦巽之馨香也神来則薦未来則不薦豫之帝出乎震上帝来歆之象也觀孚艮則有待方盥而未薦之象也有孚者巽之信也風之被物小聲齊集為喁惟蟲能天則可知風者蜂也先旋於下水窩也巽懸於上蜂房也蜂聲喁喁所以釀化天地之化源猶是也君子之於廟中奏假无言時靡有争則下觀而化大界化於風清之極與天下化於孚信之成一也問外運之化成於賁内運之化成於觀何也曰按

章賁之卦應戌亥之月而臨遯之變化即在其中則知外運自天地通水大交通於水者變化於火變化者木盡而金成也成則歸天地之極内運自既未通泰否交通於天者孚化於地孚化者金成而水生也生則為既未之精是故外運水盡火起而風併之澤則變雷併之山則化故風變為皮毛之外窩山化為精氣之中通本源之道也内運之地終天始地至於天則澤化從風而神明清徹之至天始於地則山起為雷而精氣玄渾之生交通之至也是故交通之盡致則風停澤媢月映山

粹於以驗氣脉之交通孚化之盡致則大海歸而清霄漢遠大山起而春曉雷行於以驗精神之根極可上見於星辰者也觀之互艮天之神道也大壯之互兑地之精道也神道闡於微垣之口北斗之七星繫焉所謂斟酌元氣以定四時者也噬賁之化剥為觀象觀天之外也臨觀統豐旅之化觀天之内象也象之外統者曰治曆明時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象之内極者有帝位之居即有神道之行兑定位也艮行道也履為天帝之位則謙其人道也渙之坎中互震為上帝而豐言見斗

則觀其神道也斗杓之指指於賁所呈始之處按月而移者也豫為夏乾轉秋斗杓指申天地順行之盡也觀為秋乾轉冬斗杓指戌天地反觀之始也天地以順動於日月不過見四時之不忒按於人身之交通而聲中律普中度者氣脉之中和也觀天之神通於星辰之不差見四時之不忒按於人身之内照而禮反其所生樂歸其所始精神之極至也以是脗合於天極而神道之設教也為之凝旒十二星辰之歸極也為之絓纊而塞聰掩明日月之合漢也玄衣黃裳為天地之體脩執圭

端拱為川嶽之合符君子分明以上帝自處焉天下形
自從神則人自從天故篤恭不顯百辟其刑所謂下觀
而化者不賞不怒勸威之自至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
民鮮能久矣而究於諂極之歸則曰无聲无臭至矣惟
易則詳於履和而至謂君子踐履有得之道效天而至
於天也詳之於臨曰至臨无咎謂君子臨深履薄之道
法地而至於地也行於地中者觀於天極非聰明才力
之可企及者也

變化總論

問外運之革升猶內運之臨觀何功用之異曰先天為
外運之始故剝復始於交通而妄畜為之立本大姤始
於交通而革升為之定源天地本源於極至以通水火
之中水火變化於中通以歸天地之極故艮震之道也
蒙通而噬賁化兌巽之道華渙變而困井通通則變變
則化以為歸者也後天為內運之始巽兌為化震艮為
通則水火濟而通天地之交天地化而歸水火之濟故
其自化而通也火通而水從之家睽蹇解是已火通而
地從之畜履謙豫是已自通而化也地化而天從之臨

觀遯壯是已火化而水從之豐旅渙節是已化則通通
則化以為歸者也問革賁之變化徑歸天地乎曰非也
外運之水火通於震巽變於艮兌變則震巽歸艮兌之
本源而後坎離歸乾坤之極至所即乾坤用九用六之
變化接於運行之終而見者也內運之天地通於艮兌
化於巽震化則艮兌歸於巽震之化源化本而後泰否
歸既未之中斯即內運之全變全化該於外運用九用
六之中者也然則所以變化之成何也曰天地之道風
氣而已風啟翕闢源之於天氣起動止根之於地呼吸

往來之機不可有停者也止翕辨為動闢則交通之生
動闢辨為止翕則變化之成是故天地之通水火也水
聚歸於火出水歸於火而風併於澤澤翕而風闢以煽
之則火以水變且水歸於火則雷併於山山止而雷動
以致之則水以火化變化之成而知所以歸天地者性
命之極也水火之通天地也天通於風之反澤則下濟
地通於山之起雷則上行鼓煽而通之也至天地之歸
水火也地歸於澤之啓風則上極天歸於山之啓雷則
下始鼓煽而化之也孚化之成而知所以歸水火者精

神之至也問水通以火化是已天通以地化何也曰天以巽通水而先變之天道之以水成也地以震通火而艮化之地道之以火成也內運之地收火以成化而後天通水以合交故天道下而地道上則通天通即通於地之所化也水自天通歸於火從地化故天道上而地道下則化地化即化其天之所通也以此知萃升通乎外之極臨觀化於內之極畜妄通於外之中遯壯通於內之中咸言窮神知化益自臨觀始也知外運之變者知天德不可為首地道不可為腹之所以極至也知內

運之變化者知可與存義可以與幾之所以交通也通始於西南而知東北之窮化成於西北以為東南之通大亦愈知得朋喪朋得中得衆之所以然矣問外運之變在交通曰變成於皮毛之表化在氣骨之內故也問內運之化又以巽先何也曰內巽為心靈以地德之至而化內艮為精通以天道之大而行是以巽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天上風教自朝廷開也風行地上風俗以方隅殊也雷之數易反歸則恐懼風之數簡反觀則修省後於煩難之中者无修省之意省一身與省天下一也觀天之神道出通於方隅君子以定巡狩之期則省方以察其邦國之分觀民以觀其風俗之殊而後設教以示之要於一道同風之歸是履以制禮令則制五禮如五器之時也謙以稱物豫以作樂令則同律度量衡之時也澤全說則教思之无窮也風全通則大化之有成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卦厚艮其童也然坤陰方老非真童也上巽為化水之

滋秋後之枯木得之再榮於稚弃與人將老而姿顏之還童一也世以為反觀內照之道得矣而不知是可謂小人之无咎君子亟直此也何也天地以澤說而反巽清神化則精生君子以說心之有得者反之內照美大之所以聖神也若止以血脉之少為榮潤遂為有得是其道之私小於一身豈足與於天地之大觀乎問美大聖神之義曰自踐履有得而謙恭以行之臨深履薄以保之則知臨其美大也小人之甘可以阻化觀其聖神也君子之童无以觀大非道之至也天地至庢也巽至

清也至清至虛之中化以行遯而有形之累不可閒於
精微神化之至斯所以致意於君子之不已也問臨觀
為天道何又以為小人道曰澤以風化則天之神道當
從山化則地之精道化之不得其道則知所以為觀者
益亦有君子小人之分兊巽其小人也震艮其君子也
自道長道消轉於泰否之中陰陽之數均也至臨觀遯
壯之轉數過乎中則兊巽為小人之道乃君子之所從
出艮震為君子之道乃小人之所相依故臨之浸長以
為君子遯之浸長以為小人未有絶然相離者也第以

臨觀之陰數多恐君子之狃於小人曰小人无咎君子
吝遯壯之陽數多恐小人之遠於君子曰君子好遯小
人否也而先妙之於觀氣脉精神之辨於微即大小邪
正之悉其精氣脉含生而小人无咎浸陽之患所默消
也精神入化而君子好遯制陽之迹所盡泯也不然而
觸藩羸角為不精不詳益有所自矣

六二闚觀利女貞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男女之義易所最詳也男生從母女生從父剝復夬姤
之始也而父自生男母自生女以合之故知男女之道
本於父母之極至也交於畜履亦女之從父交於謙豫
亦男之從母從其父母之通也不交於臨觀則母窮依
女不交於遯壯則父窮依男復於父母之窮極也君子
究觀於此而嘆曰小人女子之道天地之通中而歸極
俱在此矣方以類聚而凶生女之道也物以羣分而吉
生男之道也男不勝女女之不貞可乎問萃升何不言
女貞曰剝復之男從母生而父來合以畜之故二男同
行而蒙生夬姤之女生從父而母往合以升之故二女

同居而革成姤言女壯勿取不但貞守之不正已也生
家人之女貞以謹媺之志不同行而通之小畜是正水
火之際以從天地之交謹交之道也觀之女貞以生大
壯正大之情而守之渙節是慎其天地不交以待水火
之相濟慎化之道也小畜之女交於謙之男夫妻反目
而要於正室之貞貞則其可好也淫則其可惡也謙所
以有惡盈好謙之說觀之女化其遯之男守未濟之窮
則可好也遂既濟之通則可醜也故遯有不惡而嚴之
文嚴者巽風之肅也風之肅者女之貞也地風歛之清

肅則天氣起之正大男之壯也不然而風霜之不凝者淫風也淫風為女之不貞小人所生也故其觀為可醜醜者鬼道也此既未之鬼方所從入也以此知外運女從男生內運之男從女化君子之學不觀不可以成化觀而不得其道小人女子之精靈是中庸之所謂索隱行怪者也欲以與於遯世不悔之旨歸難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兌從地以反巽之謂金成金成則秋殺之候而金即生水九月夌生應其候也水足則春生之候而木即生火三月穀生應其候也兌中之生其濟水也生中之兌其濟火也而木生以金生為源從天地之貞觀而見者也間巽雖生水不患其坤之克乎曰地之中至於天之極非土也乃靜虛之至也其從於巽巽非風也乃肅清之至也此以為濟水之生豈克制之謂乎以此知外內運之異道也乾元資始坤元資生統體也至氣始於无妄曰茂對時脉滋於觀曰觀我生大則自始至則自生濟水之生乃我之生也童觀闚觀之不言生以不識真我

耳然必地道之有終而後天道之有始必地道之靜為觀徹之至而後天道之動為壯行之始以是知君子之觀君子之生也君子進退之機君子之生機也何也遯從觀化艮之生震則其進也而兌之生巽則其退也以是當於三四之間為道之未失不失其巽可以生水濟水之道也不失其震可以生火濟火之道也於一身為精神之生於國家為風氣之生一也夫是以既未精而咸恒開也震巽之得常益本之反觀所自知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剝夬之光以徵天地之本源則大畜與革之光以徵水火之交通外運之可觀者也履謙之光以徵天地之交觀壯之光以徵水火之濟內運之可觀者也是故履之乾先於謙之坤下濟為上行之主則乾以兌定光之見也光見而后艮之行坤為陰暗之起從其天地之交也觀之坤先於大壯之乾歸於上天之極而后始於下地之中則順而從巽清光之見也光見而后剛之以動乃其陰暗之起從其水火之濟也間履乾光也觀坤光也

坤光之謂國光何也曰天地之光生於兑艮故履帝位而不疚君之光也謙尊而光從其君之光以為光也地中之光見於天極王國之清華也則可知天極之精始於地中為壯行之有機賢人君子之觀光而至也寰主也巽賓也巽之生水為王五是也觀為八月風政之候風候政而鴻鴈至漸為始機觀應之於國家之風為尚賓此恒言之謂賓鴻也无妄為主於內則大壯亦其內主也為主於內而尚賓於外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風化之大觀也巽風清而濟水生嘉賓至而大化成賓有儀

而不亂主非禮而不履相因者也問四陰已長何為用賓之利曰臨言前運欲盡則君子之道應於八月之消若新運已始則巽賓之成還為寰主之生賓之尚也時為之也問始何以不利賓曰外運之天遠於地而巽從之為前運之衰故不利於賓之將去內運之地以成天而巽從之為後運之始故尚其賓之方來主以留賓外運之道也賓以生主內運之始也按圖可深知之矣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三不失巽之道而水生水生之中者君子也不失寰之道而火生火生之正者君子也中正以觀天下此之謂也問觀我生之謂觀民何也曰君乾也民坤也外運之卦民以藏君故後不可反君之道君以親民故始不可遠民之情內運之卦畜履定君以治民故民无定君定即其民定也臨觀以民而生君然君无生民生即其君生也泰志在民否志在君泰否之中轉也民之隱上徹於君之極君之道下始於民之中既未之中轉也是故五之觀觀於坤成所以乾生是民之生君非女子闚中

之見也乾之生水則坤即生火是小人生君子非童子初稚之識也象曰大觀在上此之謂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坎生我之生也離生人之生也然坎離皆君子之生不可以為人我之分而謂之其生謂大壯之寰生火從其觀之巽生水而生之可反觀而見者也外運自極而始者志在水火之通內運自中而轉者志在水火之濟水火之濟泰交之始也兑和也艮平也艮兑從天地之交

故履和而至謙平而施觀之教陰多陽少於君子之志為未平是以反觀之不已也然則必待於泰時始平乎曰水火之濟便是和平之生故咸言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和平之後自遯起壯乃其內觀之出為外行也問觀之何以曰觀徹於八體之所以歸極而知渙節以成中孚之化則知豐旅之失以至於小過之逆者无他小人不足以生君子女不足生男而究也民不足以生君不貞觀於天地之極則不相濟於水火之中教之不平无自而平衰絶之道也聖人之運行无是也所謂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虛為此恭已之迹哉察風節之甘苦聽聲音之高下而言行之中所以動天地之極則知上天之載无聲无臭之非懸空也君子之反觀至之君子之神道所以為天下之化源也觀道之悽悽於君子有以也巽以行推持平之大也

䷔

噬嗑亨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兌巽之外運復之中行中行復之內運故隨蠱為禹噬之中精漸歸為臨遯之中精中精而外接之宜剝復挨於遯壯而乃不然以臨觀上而遯壯下行也是時入偏反體以歸極極則水滅而木生新木之生舊木之滅也宜噬嗑次臨觀金成於天而水生則木生於地而火出宜剝復次噬嗑間外行震艮之運不似兌巽之運何也曰天者金源也金上冒而下啓故金光而水通地者木本也木下合而枝上分故木踊而火凝火滅木而地生金蓄水而木行此禹噬所以相合而夬剝所以相通也人口上頰之止艮象也下頤之動震象也噬嗑為艮震之合為頤頤在已噬之後則口之中虛方噬則為頤中有物物者互坎之象也兩間之大无不生之為有噬之為无故物生於坎不足為大虛之間至於宜化而不化

則扶熾火之毒結不可解物間於天地之大化與民間於王者之大化一也噬之而合噬嗑所以名也問因言飲食爲言烹飪何也曰諸水火之象皆言飲食震艮從巽兌之莧則口頰從頯頟之筦皆其飲食之用用於噬嗑之畫者口頰之爲也鼎者兌金之成也王庭之器莫重於鼎鼎井通而木火之用賢則烹飪也享帝養賢之謂也若其嗑噬之畫爲噬嗑諸賤者之所同也大化之通有合則有分天地欲水火之通則秉於山澤起雷風以爲交水火欲歸天地則雷風反反於山澤以爲分屯

之與鼎其始交也噬之與御其終分也中行於天地水火以通中中行於雷風山澤以歸體而內運從之者也是故始分於隨蠱而漸歸從之則四偏之歸體也終分於頤過而中小從之則四中之歸體也屯所從以合交者困噬所以從合歸者也問既分矣何又言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曰噬之卦次離從賁其賁與屯合爲交屯動於坎之晴故曰求而往明也噬動於離之明則雷電之合照燭於幽暗之奸邪也水火終始之際以其交通則有婚媾之求以其反歸則爲剛柔之分造化欲分而反

合合之終乃其分之始也絲取於水而成於火震直爲經離横爲綸屯曰經綸取絲之始也噬嗑而章織成之後也經綸天下者文治見矣而成於刑章之著畫本諸此是故君子應震之生而成於艮發於事業藏於文章離之爲也小人應震之滅而困於艮驅而納之罟擭陷阱亦離之爲也離人而反艮則獄也蒙之中剛命源也噬嗑之中來性初也柔退而至於賁下之畫進而起於噬上之始也物毅於柔之下降而生於柔之上行此離柔爲造化之賁易所必拜也鼎與之合鼎之柔進生於

巽木也震木之始亦巽木之生鼎以正位凝命噬位雖不當而以仁柔見性前朝後獄之分也問震噬而巽燃離无以生柔安得進曰木之道上滅則下生生起於復之陽曰姤復之通亦巽木之陰回也造化殺中回生五爲柔主不欲遽殺之盡而因之以待帝王惟刑之恤蓋本諸此物有間於口則噬以合之民有梗於化則刑獄以治之其爲去間之用一也問何以象獄曰火以山囚獄象也因言劓刖之刑以兌其外廷也賁之因火其內獄也利用獄者謂噬之利於用賁以賁之无敢折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震之象一也日以震生則為善之長終為惡之罰造化之生理暢發於離而得所賁實之象也離火之電光應設於雨而照其隱罰之象也則知噬乜之水火交通而卦次則也從蒙生噬從賁死是其刑罰之用也罰有不同五刑三千之用列為刑章之著明之用也離上者君命也離下之震勅法下行之象也罰之所明立一定之法勅而不改則民有所畏而知避吏不得援以為輕重其斯為刑獄之道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問顺何與於趾曰上見之口頞即手足之幹也上見之齒牙即手足之趾也卦應天則顺中之齒爻應地則足下之趾也生氣之始足欲行而趾先動生氣之終趾先滅而後足不行古者取此制為屨校滅趾之刑以待小人之初行其惡者令人小懲而大誡則可以知止矣趾者止也齒亦止也俗所謂人有行止是也人有齒而不知止者竄行也相竄所以有過死之刺也問趾齒相應手趾手足趾手曰手足之趾節分為七十二合之齒數為三十六而數每不滿止於三十六者以趾之虛其交數也惡從坎下而震為之行善從火上而艮為之止是故小人之為滅趾而君子之為賁趾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震艮肯氣也巽兊皮膚也噬賁為困井之合精胥之與膚肉通也二前互坎豕象也豕為膚肉之學二則進而噬之者也震艮為顺口之合中藏巽兊以為舌津以瀾

則知味巽兊為頞頞之合中起震艮以為鼻氣交通則知臭噬嗑食也賁无色也未有食色盡而臭味猶存者也離香也互坎其臓也巽潔清而通之為則享帝養賢明德之馨香也去巽之清通而乘震之熾火以從剝之肉爛穢德之彰聞也皮膚應於鼻竅令人以飲食之邪火生於蟲生而臭嵩是所嵩之在鼻也世之刑官以此事之味厚而可食反自滅其馨聞之竅是亦鼻滅於乘剛之故也然而无咎者何也時之當噬不可以滅鼻之故而置之不噬則雖滅亦无咎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震艮手足也艮上以離而互坎脘象也震下以坎而互離腊象也通於兑巽中之坎離則動止之竅即脈息之會也析之趾為竅會之愈細而察所由来震艮之間為腰手足之根在焉巽兑之間為胎呼吸之總在焉則用身之大竅會也著象於物類之微如蜂腰鶴膝黿息魚沫皆可尋思其所以然則人身之上滅於鼻下遇毒於腊相因者也問毒自何来曰萬物生於水而死於火造

化之始火從水通水中而火和戾沴不生泰所謂於食之福也造化之終水從火結毒所生也或生於草木或生於金石或生於動物之骨肉如隼禽之毒在性蛇毒在口蜂毒在尾之類是也而生人之毒生於飲食男女之逆飲食之邪火發而男女之邪火随之邪火在味則自齒而及趾在臭則自皮膚而及鼻竅在精氣則及之腊竅腊竅之有毒男女之欲所積也能无吝乎而亦得无咎何也飲食男女之毒通於造化之大而窮亂之人多受天地之害氣而生天下之大害始此故至順而見其道之大悖也是故時之當噬正不可以遇毒之故而置腊於不噬噬之而去一大毒與刑毒之用為天地間去一大毒一也未有沴戾去而中和之不生者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廣離之象其究為乾卦則知坎下歸坤離上歸乾於屯畫於噬并成於噬時見之屯中互坤噬中互乾噬并之所通也故爻噬言黃黃坤也而噬又言乾離之究也胏與胾同四剛居柔而柔又護剛胾象也坤火發於腹中

而乾水銷於首上是所噬者首上之胾也木以水生金以火克水火相煅則木盡而金成成於兑巽之分者金錠也成於震艮者金矢也坎失也離得也金藏之艮艮曲之成而震直之生艮弓也震矢也則所得者金矢也金矢者剛直之器也近取諸身見之首出无回護之肉則通之腹中有剛直之骨亦大可深思矣世之噬胏者吐剛茹柔其味難盡則剛直之心不生惟胏噬去不存而无慾則剛中通則直中直之得得於四曲之盡占者訟之質成具鈞金束矢三百蓋取諸此困言中直之德

見之用則中直之器造化悖逆之成必生制殺之器以待之待之也水通則得之者可以用之所以言君子幾也問利艱貞何為未光曰金煉之粹則光玉琢之純則光雖不言光不必言也五得黃金光可知矣金藏則光見故賁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化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何如其光四猶未也以四方噬胏猶乾金之未純未有精光之著見也坎艱也艱以用離之噬則艱貞也剛直之利即柔曲之害所必爭其於貞也可易易乎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問下爻之噬皆滅而上爻皆得乾肉與黃金之噬得相因何也曰肉從坤而至於乾骨從乾而至於坤肉從坤而噬之終則骨從乾而精之極精得於大化之粹則黃金也精得於大化之純則白玉也金玉之色有五而金黃為中玉白為極白即其玄之極也火青亦可化為黃金震為玄黃之合玄變則其黃也四互水金生所穉也五藏艮土之中黃金所得也巽兑從朝廷之制金玉之鈺也震艮從山嶽之守渾璞之藏也水木之行要以金火之成為有得成於有得又復生於有行朝廷之制要於山嶽之藏以為源源不竭其藏則制不窮於用況乎黃金之得即玄極之精所下凝乎造化所以賁噬之有得也卦互坎則藏金而玉可无言問卦位不當爻言得當何也曰卦爻之位固有當而反不當不當而適得其當者易之深者自知之也革曰革而當其悔乃亡賁曰當位疑也是以當處為風氣之定為位本不當而正位凝命噬位本不當而得黃金革賁為金水之初即有噬滸為木火之盡起而焚之焚滅之終乃其凝成之始是

五之盡噬者不為過而適得其當也凡為變為化皆不變不化者之所爭不危厲以守之可以得吉乎

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滸之巽而耳目聰明是明中有聰則其明為真明噬之之聰不明是聰中无明則聰非其聰矣以此應大惡之刑為救之滅耳責有深義而人不知何之為言問之也問滅耳何為直以汝一生之惡行之不止由於汝聞善言之聰而不明故至於此則以此刑應於噬滅之盡數

合於困文死期將至之時也旅之窮也亦曰終莫之閑此之謂也問刑以應滅是已而造化之數有變有化有生有滅似非刑罰之義可盡也曰革而後爲所以通也噬以反賁所以復也革變於皮毛則血脈之靈也而知聰慮知之有臨噬滅其肉胏則精氣之化也而知生滅得喪之无聞天地之大有生則有滅大惡之徒滅天下之物以為生亦不能自生而不滅古所謂天刑之不可解也若有德之躬滅趾滅鼻過毒而口鼻之臭味不存噬乾胏乾肉而耳目之聰明皆去以此了然於生滅之際嗜慾之累盡而精神之化成化成於水火之无間天地之所以大噬大嗑也故曰嗑者合也合而後外為剝復之轉中為頤過之歸豈旅内為臨觀之轉中為中小之歸總乾有間於其中者矣

䷕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困井為月之還源日改之始也噬賁為日之反本月生之始也日反本則无明止柔之來文乎二剛則日體之亨噬嗑之柔得中而上行自此始也分二剛而文乎上柔則月光也又分則星光也日火而月星為小是小利有攸往也而要於困賁之通金成於兌則啓巽困井之謂也水通於月窟啓於姤則月源也故井通无喪得往來井井而大地皆血脉之決木盡於震則反艮噬賁之謂也火始於天根反於復則其本也故賁之歸文剛文柔往來相離而彌天皆精之昭天文昭益即地脉之通理所上見故困應酉月為金之盛賁應亥月為木之生木生則日之始也間噬火方滅何生曰木以火滅則金為水生水生則月亨於日而明生日明之生即其分光於月星之始也井源於姤即姤所不舍之天命也賁反

於復即復所自見之天心也問天文之著與卦象何與曰卦象之在地成形者在天成文二十八宿者先天之卦象所變見也通之外運包於乾坤坎離之極則天市垣也中行通之內運以從天地之交則太微垣也以從水火之濟則紫微垣也賁從剝以為觀而豐在內見斗見沬以從既未之極泰否之所通也至於人文應日而生故日為星象之宗人為萬物之主天下自屯蒙之後人文之見也今見天之星象已著而人之文明以止文明以說而乾道之變變於萬物說懌自足文明以止而

乾道之化化於萬物各得其所止而人王之人文得所止者即月星所以歸於天極也文明以說說以合於止則於革而治曆明時於日月之行適於賁而察觀時變於日月之本始從其剝復之轉焉故也則見夫時之變即在人文之成无二候也問時之變豐為月食噬為日食乎曰然不但豐應月食已月金生則日食可虞而履之不咥火猶未燥也亥月金成而木盡故曰噬嗑食也詩所謂此日而微亦孔之醜則觀日月之變而星象之變可知矣自臨曰八月有凶至水以火噬則乾以坤剝

剝運成矣而噬滅之盡已有鍾復生之王氣而始者矣形未生於地而象已著於天文明之化雖已成一王之運而變端大有可見非文明之所能留也問外運之變化何也曰天地自火而通水雷風為之交通自水併於火以歸天地艮兌為之變化精骨從皮毛之變而夬姤有成皮毛從精骨之化而剝復有生妄畜之生以革升之有成屯蒙有生以噬賁之有成也是故風生水而聚於澤自消而息息則其變也雷生火而歸於山自盈而虛虛則其化也時變於順天應人之會化於天文人文之成以興王之時運言之若應於正運之已竊則其時

變有異者矣

變化總論

有交通則有變化乾坤之統體言之則分運之卦可知自雷風之通水火也金通於木而火結從其水通則天從地交自山澤之歸天地也木併於金而水歸從其火變則地從天極是故天地水火之通中也以應大明之終始為六位之時成履豫之通併之臨遯以應乾道乃革之時也井之通併之革賁其變化之成也以應天地

閉藏之候因水併於革火則其變見之皮毛也水併之賁火則其化在於精氣而觀遯之化從之者也革變以成其賁化應乾之用為九併於六火於此歸根而化則自生天德不可為首乃見其所以觀至以待其壯行應坤之用為六併於九水於此還源而終則自始永貞以大終亦可知其所以何也運行之轉以其本體之歸也噬賁之終所以待屯蒙之始豐旅之窮所以待渙節之通要以震之歸艮併於巽之歸兌則頤小之歸地併於過中之歸天火歸地中所以待其水歸天極之轉此乾坤所以首出而腹寧也用九用六之旨不觀於无遯之轉不可詳見其所以然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困之水以澤變反之井則水上有水風所通也噬嗑之火出雷上反之山則火伏山下山所化也化則生水之將通必有餘暗火之將化必有餘刑則觀明可以知化震在火下刑也艮在火上政也明其政因坤衆也艮庶也天之七政與朝之庶政一也明其政而刑益以克无震折之敢也无敢者艮之正也獄以因之有待以生理

未盡也間噬既滅矣何為未盡曰造化之滅物也雖膚肉已銷而窮火未發艮猶留之以從化明其罰而尚留其生刑期无刑令人感而自化也以此知屯生而噬滅賁猶舍生旅絶而節不可復續乃獄之可以无留時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曰賁其趾義弗乘也

小人之趾趨於震行則水盡而當噬嗑之時不能勝窮火之威則滅之敎也君子之德趾反於艮止而當噬嗑之後則火化為金水化為玉者含其內潤而賁其外見人以趾无足重也而不知火革於澤按脈息之歸於巽見之火賁於山按氣骨之止於趾見之自感抑之後至於趾壯水至則血脈之通為解解而抑火足則精理堅而為賁其趾君子之所當視也因言金車者坎之輪也兌巽緣窮而通有與則取之而上震艮緣通而窮无義則舍之而下震適也艮義也艮反為震則兌之行也困窮於賁水火不相交雷風不相接猶之有車者不以道相求而義无可苟是以舍車弗乘而安於徒步之為賁也徒步者人皆以為賤而君子以為賁安於其義也

六二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飲食男女生人之須也屯蒙其始而需晉其中通也屯蒙為婚媾之始則飲食之始可知噬嗑為飲食之竅則男女之竅可知以男女之竅也而致飾賁之所以亨則盡矣吾聞需者須也水通為須於蒙生之火化為潤於賁見之鬚欲白而反潤以三之火化而互水也雷電之合初合於五也山火之與二與升上也是所賁之須與上興而見之也益至是而鬚眉首髮之致飾可盡推之矣內運之巽兌為皮毛之見外運之艮震為骨氣之通從乾坤之極者髮鬚之合也從水火之通者官竅之分也精氣之靈通見於官竅之啓而血脈之清華從之為文耳目之文見於眉鬚口鼻之文鼻藏其毛而口則鬚之見也需歸下通髮上覆於首極而下分之毛見於脈腔口鼻之須亦其下見者也髮則男輕女重而直濃於鬚以坤上從乾則兌脈之升盡於巽華而鬚與髮合鬚與眉分以乾下通坎而坤上出離也男女眉同而鬚分有无以口鼻之交男女之異道也男氣升而女脈降升則震上合艮而離互坎以從之則賁之與上興也降則巽下合兌氣從脈下於目睫見之人恒曰髮膚鬚眉而不知天地之文華益之全也水火之文朝暉暮靄之分也雷風山澤之文雨暘寒燠之分也皆於人身須處觀之則即飲食男女之情欲具知其精微之致清濁貴賤之殊枯潤之變盛衰之分也將欲白而反黑故噬詳於膚由所以消賁詳於鬚鬢所以老相因者也說者以為文治之與不知天地之道將欲文而反革昧之甚將欲白而反文飾之盡也始而賁終文所以无吉利之文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火克則金成金成則水滋三互水濡如之潤也山藏玉而光見澤藏珠而媚生相通者也永貞者謂永守此貞以終之也問與革爻之永貞何異曰乾言元亨之始大本也坤言永貞之終大源也大本以通水大之中大源以復天地之極至分為巽兌之運通於天而源於地是大姤源於革升也故革永貞而升元亨則天以地為成然後源於水而通於火是因升通於革明也故革變通

而爲疑成則水以火為賁若是者兑之為功也震艮之運通於水而本於火是屯也蒙本於噬賁也通於地而本於天是剝復本於妄畜也而要噬賁之本在剝復賁永貞而歸之則火反於天地之中屯蒙之本又在妄畜之元亨而通之故水通於天根之始若是者艮之為功也艮兑為天地變化之卦化成於賁之永貞而屯始元分乾元雲雨之亨也變成於革之永貞而爲始元分坤元之亨於含弘也問革言元何賁不言元曰噬賁接之革爲而革即乾元用九之候鼓乎坤所用六之終故坤從

乎乾賁從乎革皆不言元夫是以終莫之陵也山顛曰陵无金以為依也火之歸也火生而金成金水濡於中而艮上戀所生益固勿壞則莫之陵也使不永貞有天文之變者必有地理之變以應之賁之或陵山崩之象蒙之不亨川竭之象乾坤將剝而水火應之亦所必然者矣問陵夷之義曰山无金則陵火无木則夷賁為新金之始明夷應新木之生則恩前金前木之盡故曰陵夷山起迎火人之法令也離君德也敦厚以崇之何如其難賁在噬剝之運不有濡如之潤不可以有終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屯之水生震其青色也馬得之則其班文也賁之水盡於火而見之艮青變為白之時也所謂賁如濡如者一致飾而亨盡則皤如也皤如者白之始也班文之變則白馬也馬以水通則足行以火起則翰飛中孚之翰互火也如翰之飛巽馬所生也以象婚媾之情水盈則情守火虛則神馳君重時可待皤時反迫此之謂也屯之水交於震水中出火故曰求而往明也賁之火交於艮

火中生水生於三四之互坎故曰當位疑也問疑信之道曰外運之卦多信失之信則疑疑者得之革而信是已而爲曰信如何此信之失也革當而爲不當之故也噬嗑火明為信而飲食過毒賁互坎為疑而婚媾无尤此歸之得也噬多不當位而賁當之故也噬之不當无如三賁之不當无如四若內運之卦多疑失之疑則信信者得之睽疑而蹇信豐疑而節信疑於不當位而信於當位是外運雖以信行而終有得於當位之疑內運雖以疑行而終有得於當位之信可知堅信堅疑不可

戀而戀於人之當位人不當位所信所疑皆非也問嚆時之婚媾何義曰兌巽之運女多男少震艮之運男多女少而子生皆難是故困欲有與女之窮也賁求婚媾男之窮也窮時相求困有與於妾而无與於妻賁求婚媾為夫之老而非夫之少故爲初為得妾以其子男為夫老妻少亦其子之生也是故困井之通從革爲之變變於二女不可同居噬賁之化從屯蒙之通通於二男不可同功而子生則皆无尤何也子生而主爲為王道之成亨屯為王道之始天人之心所同在也辭曰困以

寡怨則賁可知而夫子亦曰不怨天不尤人怨尤有所由来亦有所由釋皆非泛然理解之説而關於天人之大故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人之道只於男女情交之終始觀其深矣甚矣學之下而即上也世未有知之者也何也過柔之學有尤而趣不生不足以主爲過剛之學有尤不足以亨屯猶之有妻无夫而不下求王之明有夫无妻而不下求婚媾之切則生成不足夫何以承天而決人意也問内運之婚媾不如是之難何也曰外運分列而不交則相求之難内運通於合交

故二女不同行而各得其夫賽交无尤亨屯之盡也窮於不交而節之道窮爲運之終也於生成之始而訣乎其終故於困賁之際為德之辨而怨之寡其義不既深乎問三離女也而以為夫何也曰困賁之三四爻互水火際於天地之交坎互離所以有與於夫離互坎震生而坤女之交亦猶屯二爻之於初也

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火以巽進而上朝家之象也火以艮収而下丘園之象也艮丘也離園也君子既已舍車而徒向時文明之道賁於朝家者今則賁於丘園之中矣帛者章之成也噬嗑之褰帛之展也賁之艮帛之束也戔戔者疊之齊截以入艮之収藏也離喜而坎憂植物之文章収於根核君子之文章歛之丘園如夫子之刪述六經藏賁道於不窮所以保合其人文之成善莫大焉君子之終吉也凡善慶見於太平時間令収藏之何善也曰萬世太平之道収於君子之舍藏精光之蘊鬼神呵之出於用行之機而大畜之言前言往行文言吉慶蓋本之此也

上九白賁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黃一也離上則紅坎下則黑黑所以反之黃玄一也震巽之東則賁艮兌之西則白白所以反之玄玄黃為天地之始以通坎離之文章著之運行者不可勝觀而要以賁之反白者為玄之始世所以尊太白也夫噬嗑食也食盡而无味噬臭則无臭滅耳則无聲白賁則无色臭味聲色俱无以歸於天地之極至盡其志之全得也問无色矣何云得志曰中庸以聲色臭味之无為內省不疚无惡於志則知君子之道不獨以用行之為志復之震生玄含黃芽則濡反而瞞瞞反而白致飾者一无所染以復於玄生之本始則天心復見清霄白雪是其候也華落根生是其應也然後知无妄之初曰得志志在天地之復於水火之終時得之志在水火之通於天地之始時得之是以異也問臨之上志在內而三言甘是有味也曰臨以天地之否志在水火之濟於臭味之清和可以得之賁非无聲无色水火不歸天地之始无聲无色則臭味之俱无聲之矣

䷖

剝不利有攸往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夬剝之通也兌為金面有光艮為木果有殼乾者金之源也乾上行則上去兌擠下始巽通夬之謂決決去其皮面也坤者木之根也坤上行則上脫艮包下始震萌故剝之謂剝剝脫其包殼也然所以剝脫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隨以雷而歸澤蠱以風而歸山有風无雷則蠱生虫於噬有火无水則易焚噬所以終焚也剝有坤无乾則肉爛殼所以外脫也觀一木之變而物情可知柔變剛之謂也問不繫於否變而觀觀變而剝剝變而坤乎曰此先天之序也先天分行後天合併八偏復而漸歸為謙豫轉臨觀則蹇解轉豐旅隨蠱為革鼎轉噬賁即夬姤轉剝復而知內外之全運俱轉矣隨蠱轉外運而終之頤過以歸坎離乾坤之極漸歸轉內運而終之孚過以歸既未咸恆之從其極外運有始而後中歸之極內運終以成其始而後從其中以歸之極此先天

之道所以交通而行合併而歸也是故泰否之通消長之未定也觀之小人長而君子尚得位亦進退之數未盡也剝則小人長而君子无位世道之以大始者以小終何攸往之利乎外行從其內觀則交通之行從其本源之化順而巽之為觀內覩以風則知氣從風化順者坤之夜景也從其巽風之潔清而徹視之可以見天之神道神道近極天之內垣該乎豐之斗沫而見之也順而止之亦為觀外觀以氣則知風從氣化從其艮氣之外繞而徹視之可以見天之全象全象者星宿之外羅

該乎賁之天文而見之也於此知內外之變則知世无聖人為天下大觀之主童觀為小人之道剝廬終不可用也惟君子之反觀內運有自知之真耳天地水火之道消之於巽者息之於兌盈之於震者虛之於艮內運之消息從其盈虛始自家睽盈虛併於消息終自豐旅故豐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所以轉於泰否既未之中也外運夬姤至革鼎消息之終也剝復起屯蒙盈虛之始也而消息併於盈虛故曰君子尚消息盈虛所以轉於坎離乾坤之極也是皆得乎反觀內照之中者也近

取諸身見顖顙之通目消息之歸也故呼吸通之鼻息口頰之通耳盈虛之歸也故往來通之舌津順接噬賁而口耳歸乎項後大過接革鼎而鼻眼歸面前則前下而後上盈虛之歸在消息之上尚之義也艮上而兌從之則項上而面從之以合於首出之極日月星辰之從天極與耳目口鼻之從首極一也或疑坤陰不可為首極曰天道自黑向明黑至於坤渾沌之源也自明反黑明至於乾清通之極也一日之運壯夬之晝反於觀剝之夜則觀剝之夜還為壯夬之晝而元運之大可知是

故夬精而姤則息始於踵剝精而復則氣動於足夫言趾壯復言足行上於合歸之項下於分通之股夫亦愈知所以尚之之義矣夫不欲速去其兌剝不欲遠去其艮尚戒則兌決之急兌澤不說則巽風不和是萬物不成也尚止而山守之篤則雷起之真萬物有生也人知君子不利有攸往矣抑知君子之不往即天行所尚乎天行所尚非患害所及以天欲留之為下生之本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乾坤坎離中道也中正以定位震艮巽兌偏行也依附

以成體巽兊為依而震艮為附其初山澤感而雷風相薄依附皆不可見依附之見交情之窮也夬以兊依乾三上之交也雖當決而情相依難於遽決故曰健說決和遇雨若濡无咎待其有終也然後决於上而生於下所以有姤之遇剝以艮附坤亦已上之交也雖剝而情相附故曰上以厚下安宅亦自固以有終也然後剝於上而生於下所以有復之来兊前庭也艮後宅也兊從天无有不高高則危危於風生之號艮從地无有不下下則安安於雷止之定葦禺而後天併於地風澤併於雷山是上之高併於下之厚下厚而民宅之安又王庭之所槖本也問坤言安貞與安宅何分曰夬惕而剝安分運之轉換也乾惕而坤安統天之轉換也分運雖剝而坤之厚體不改猶國家之君子雖剝而小民安靜如故是上窮而以厚待下猶可依附於民以為安斯處剝之道也若下民不静則无復可言是大運已終而乾坤再造矣問不復則无本何以得生曰剝復夬姤之分運本生於隨蠱而漸歸從之若乾坤之統運本生於順過而中小從之是可以反對者為分運終始之轉關不可

反對者為乾坤終始之再造則知厚下安宅者分運之来復也安貞之吉應地无疆者統天之大始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離作而坎卧剝應子之候夜之極也牀者卧之器方正平坦坤之象艮偃於地猶人卧於牀以是時艮廬之下而人卧之則坤之牀也以蔑為滅取破竹之義破竹者以末達本則迎刃而解剝之本在上而艮固於外枯竹之象也邪之滅貞其破竹之易也人以艮為首通於乾坤之中而分之則為足通於水火之中而分之則為趾故噬嗑火起則趾滅剝以坤之火起則足滅滅者先滅於下而復亦先復於下形成於下而精聚於上君子尚消息盈虛靈在上也上靈則下晦猶人睡夢足受其滅而不知也凡剝滅之朝呼之不覺君子无是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艮合也合則外同兊分也分則内辨牀第之設必有交與之情賁屯皆婚媾之有求困禺為之有與獨剝夬為

无與故夬凶无號剝凶滅辨此可知兊有交於艮則從之无言无交則外號而內辨天下情好絶而口說多口辨多而剝幾起故物象之窮內辨則外破人情之竊內辨則外隙小人女子之口致正道之破滅者多矣

六三剝之无咎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剝之者謂剝其坎也艮終於坤坎盡而離生生於復之震也離生則上兊終於乾離盡而坎生生於姤之巽也坎生則下故彖言上下之順順於震巽既生之時也今

夬併於剝則困水終於乾而火決之盡併於噬火終於坤而水剝之盡是上下之全失也全失則從前水火之盡即向後水火之生剝夬之盡凈者一无情牽於中則復无不全姤有自過人心與造化夬剝之幾一也剝之不盡者咎所不免也問易詳於失得之分曰失而後得乃真得也失得勿恤者坎離之中也而要之始不欲其速得終不狃其不失分運之失以為得於剝言之中婦之失得於順中言之是故天地始終之際貴失其水火之交而後生水火貴雷山失風澤既未貴風澤失雷山皆失其交而後生失之之盡而後乾不離雷山之孕坤乃與於風澤之類斯其情交之太始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問既噬膚矣何又言剝膚曰噬膚從水火之盡剝膚從乾坤之盡何也胃氣本乾而通坤此震艮之為天行也膚由本坤而極乾此巽兊之為地道也以足以辨者震巽之盡剝之者坎離之盡剝膚者乾坤之盡也獨五以宮人寵其象為艮上而兊承之然後剝盡而復生則五

爻之將剝甚可慮也故剝之詞下不至於履霜上不生於龍戰而以四之火窮於坤中者為災害之切近艮之謂近也艮與坤附之謂切災侵於切近復回於不遠相因者也君子之尚消息盈虛也災雖切近不使侵本根之地復雖真不使起麥遠之想是善處剝復之間者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魚艮象也龍震象也凡坤行不上極而乾氣不下生不可以得龍故坤之卦卦曰龍戰於野指龍所生也剝之

一陽未盡不可以生龍則艮其魚也龍生於坤之極而
用於乾之極姤一陰之生不可以用龍則其包有魚也
魚本繁氣而生魚者愚也龍本精氣而生神以知來者
也是時陽未復而震未生此羣陰之衆不知有上之可
尊謂之愚可也姤之澤以包山魚可包也剝惟山窮而
无澤魚首有腮簸之可串艮上則貫以木之小干也五
位為羣陰之長是衆魚之至而貫之者五也乾前而坤
後兊為王庭艮為後宮羣陰其宮人也決於王庭則丑
陽而去一陰寵於深宮則丑陰而承一陽相因者也是

時上陽无子以宮人寵之欲上之下交而可以復生也
問噬巳言婚媾夫姤起二女之運其情相忌至爲之子
生則終无尤剝復起二男之運其情相嫌至於噬賁男
之窮也而剝困之是水火中相求之婚媾即乾坤中之
以宮人寵也剝終而子生於復何怨尤之有作夫乾坤
應統運之轉曰龍戰於野則龍不生於深宮可知剝復
為分運之轉曰以宮人寵指繼體之生言也故嚮運成
而子生於妄剝運極而寵在宮人可知是旁行之漏氣
所鍾也通於乾道之大始則知六龍御天之所以然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問震艮根幹也巽兊華實也根幹反地之生華實從天
而成艮之言果何也曰艮之凝成併於賁之濡潤華實
成矣而氣脈復於本根之始天之極華以成實而已地
之中幹以歸根而巳兊巽之運併於艮震則實成之併
於根荄也蓋嘗思之夬併之剝明通併之混沌於人為
面併之項禽獸皆然而獨草木之本下枝上有坤艮之
起震无乾兊之啓巽渾沌之開未全也故華以向明果

以反臨益觀於穀之包賁而君子之尚消息盈虛可深
知之矣艮為果蓏小果也乾為木果而與坤通則大果
在上之象也賁而含生曰碩蹇之果亦含生故亦曰往
蹇來碩卦有水火則食无水火則不食噬嗑之時无物
不食噬以成剝而有不食之碩果盡剝則无以復生有
此一果以應君子之所存天之所留淝人意也水火盡
於明通人得而知之天地運於渾沌淝人之所測也坤
大輿也亦民衆也碩果落矣而土氣滋之以生君子剝
矣而下民戴之以行民心所注即天意之回也夫自賁

以來舍車而徒矣則將得輿以行乎未也以小人之剝廬未已也廬者艮也自君子厚下以安之小人受其覆幬之庇而不知必欲剝去之以為快上剝不盡則下生不全益亦造化之終數然也若即得輿而行是欲用之也用待其復然後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急於見用是君子之復爭於小人之剝不可以有終之道也問君子小人何若是其詳而分也併即詳於君臣之極何也曰二陽二陰反對於四陽四陰之消長從乎泰否之中也一陽一陰反對於五陽五陰之消長從乎乾坤之極也乾君而坤民君子從君即君道之所以行也小人害民即民生之所以蹙也泰志在民否志在君而君子小人從之以為交至臨觀遯壯而民歸神化君起精行反對於交通之至也若夬將及於乾而君遠於民剝將至於坤而民載其君而君子小人亦從之以為轉至於乾坤高而无民則亢嫌於无陽則戰不反對於數窮之盡也

䷗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艮反為震故木下本而上枝其象倒生從地也兌反為巽故金上結而下疏其象頂冒從天也木為火本金為水源而剝復為夬姤之始天地之運行所從起也天地之運不復何行不反何復反生者復行之本根也故復特言之夬姤不言從之者也問剝不極於坤夬不極於乾而復姤之轉何也曰先天之乾坤極而復姤生則坎離通坎離通而夬剝復則乾坤極後天則皆反對其卦以為運詞曰剝來者立本者也謂復姤之剝來未離先天為主本餘皆離先天之位為變動趨時以通坎離之中坎離之中以歸乾坤之極革鼎噬嗑賁之交中以歸極之候者也乾之首出本於坤之腹藏首出之運夬姤是已腹藏之運剝復是已而夬姤之歸亦以剝復為本胃氣通於腹中故剝之於足復則動以順行順毋德也長

子之才坤母之所大順則逆閉无有不閉血脈通於首
極故夬決於面姤則柔與剛遇長女之情乾父所不與
則順開之无有不逆何也周天之氣從風而旋風旋則
愈結而愈促天地之風從氣而開氣開則愈緩而愈舒
舒則出入无疾以日言之也姤以後水出巽入兌而日
從之則坎疑其離疾肯之疾與疾惡之疾皆生於疾速
之疾而日受之矣故文有貞疾與我仇有疾之說復則
艮生震生於兌以歛巽之晝日火之順開非澤水所能
逆閉疑疾之解也朋来无咎以震言也日為陽主震以

生之仁人之朋也水為陰主巽以生之女子之壯也朋
来之咎以兌嫌震之生也女壯則朋衰女遠則朋来姤
不利於賓而復則朋来无咎之時也復後之亨无窮始
於震之生離姤後之咎无窮始於巽之生坎聖人審幾
於運行之轉无影嚮疑似之見蓋如此間東北喪朋何
朋来於正北曰震生而後艮喪新震之生前艮之晝也
前艮與於噬剝之數而所来之朋為新運之生震新則
艮喪不兩存者也艮震者天之道也反復其道而反對
其卦也問運行之為反對何也曰觀先天之對待以立

體而其體相通未有通而不交者也交則從乎陰陽晝
夜之反復而行剥復者外運之始也於卦言之畜履者
内運之始也於爻言之諸卦之反復從之人反復畜之
而不失其道與天反復而不失其道一也其審諸日時
之數乎八卦統行於年月為氣之始元二十四氣之全
也序卦分運於日時為候之應氣七十二候之析也六
日一卦六六三百六十卦而六十卦乾言反復道也而
不言日乾行統年月之全復則計諸日時之分候也問
蠱何言三日曰三日從乾坤之中六月從乾坤之極七

日其再生也自大雪後十五日為冬至應分前七日半
為大雪之成後七日半為冬至之生其小寒亦應分前
七日半為冬至之成後七日半為小寒之生二十四氣
猶是也而以冬至為之始是謂分候而成氣二十四氣
合十二月以應乾坤之卦是折而六十四卦之周者合
則乾坤之精是知日之六十日為日甲之一周年之六
十為年甲之一周相因者也六其六十為運甲之一周
依然是日時之全數也復小而辨於物則无小不大易
貴知小故於日乎審之而知氣候之不差蓋如此也問

天反復其道地不反復其道乎曰兊巽地道也天自反復其道而地從之地不敢與乾敵也天道始震地道始巽故復為天行其地姤為地過其天復從其天以成之也閤内運之震艮何不言天行曰詞言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謂乾坤之運行趨時而始於剥夬之立本故天行於震艮之列地行於巽兊之列有分列自有交通交通見於中行之卦而内運從之即易之行乎其中也故小畜之天行巽兊為自道謙之地行艮震為自道交易之道也先天之消長復長而臨而泰以至於乾姤長

而遯而否以至於坤後天則皆從反對剥從復為剥之始長長之則觀以從臨又長之則否以從泰以至於夬夬從姤為夬之始長長之則大壯從遯又長之則泰以從否以至於剥天地消長而水火從之復之坤以起震火長之始也然後无妄之乾來生水以合之火不出則水不通故言攸往之利以許之姤之乾以起巽水長之始也然後升來生火以合之水不消火不可以有成故言不可與長以戒之陽長者天地之性也陰長者天地之命也不言性而言心以天地之性生人之心也天之

有日人之有心日為月主性為命主萬物生生之宰在是命則邪濊之生氣數之所來也自姤而後日火為金水所扶而至於剥噬之慘亦羣疑天地之心為不仁人皆曰命主之也而君子不以為命葢以天地之心自有復見之時也而今不其然乎則可知向者紛紛之見皆可謂之不知命无以為君子也惟性之自見而後命之不舍性足以留之也一有舍命之志則直聽之氣數矣伐易之詞有曰姤其見天地之命乎則性命之大分一失是數倖福命之説也而中行之内運皆不足以交通

於中而歸復於極是學易之无本失則胥失之矣聞天心之見曰冬至為震之初生日行至子而即以受震之生是時陰深宰謐不見有離而震所生動之機離已受之而可以自見若待離已出見而後知之是衆人之見也非幾微深渺者之所自知也堯夫之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按文王後天入運諸卦皆移而復必守子是知復之一幾自先天而來非入運之次所可改移移之是天心有改也豈其可乎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謂萬物之生待寅而一陽之動在子子時萬物之含

生俱在於先天之始則生機未之易言何也乾坤首出
應之雞鳴而起而一陽来復又在夜氣平旦之先元和
之自知不與人言者也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萬物
生而有脉則有味而玄為天始黄為地初言玄不言黄
從其天和也天和在酒其味至淡淡者味之元也似醉
非醉醺然自足若甘臨甘節之屬其後天諸味之著者
也萬物生而有氣則有音祖氣為太其音常希希者音
之元也元聞而有聞非有官籟之及也至於同聲相應
作樂用禴之屬其後天諸聲之著者也夫庖羲先天之

卦莫要於復而文王之入運不能易不能易其氣脉之
始以不可漓其清和之源此處不能復以自知則凡諸
入運之卦後来之凑泊皆假有失之遠者矣故曰此言
如不信更請問庖羲問邵子見天地之心只於氣脉見
之乎曰然脉之和者性之始氣之清者命之初也故氣
清則萬物遂其生脉和則萬物若其性只於一身之元
陽来復知之而天地在是矣是故水火為性命雷風者
形氣之本源也邵子他日之詩曰地逢雷處見天根乾
遇巽時觀月窟其斯以深於本源之際也本源之際見

形氣之始中通之盡見精神之歸精神歸而後形氣生
此觀遯所以在姤復之先也觀者金水之生也要於反
觀復者木火之生也可以自見觀我生觀其生而知爻
濟之始見其性留其命而知本源之通甚矣易之木易言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天下有風風生於陽之極欲翕而反闢故施命誥四方
四方從風而變闢盡而始翕雷在地中雷生於陰之極
欲闢而反闔故至日閉關八卦從雷而守則閉關盡而
始闢也震門也從坤則重門之門也至日之閉關於謹

塞之内不大闢不可以大闢商行者金水之象也震守
而兌未見則商不行旅行者木火之象也震守而艮未
見則旅不行元后者坤母也省方者風教之行也坤以
母氣守震男之生而巽風未見則后不省方是復養震
陽而六子之氣俱養此先王所以以復為造化之本也
問何取於商旅之不行曰復始於子猶豐旅渙節之未
終豐窮則旅之行也渙窮則節其商之行也臨之在前
則觀其后之省方也惟至之日火不遂於雷山水不從
於風澤天地之氣適守其中造化之所以全體也若姤

始天之中以與復對亦內運諸卦之中也故從子午而
通卯酉之中所以言四方之誥命也問復不通於四方
乎曰微陽之生未見四方之通而先恐其水火不歸火
逐而水溢災眚之見也其於人也天心見於聲希味淡
之際而謀利之念淨即商不行計功之念浮即旅不行
中心寂若處於无為之極即无后之不出省於方國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艮守於近者也震行於遠者也艮反而震復復之動而

未行則近而不遠若其已行也震動而巽從之則遠震
巽交而水火通則愈遠始所以有遠民之說也君遠於
下民與人遠於本始一也不可謂之无祇悔也問祇為
何義曰天神而地祇離神而坎祇故坎五爻亦言之地
生震而動有失祇之悔也天生巽而為之易與神之吝
也祇之无悔而性靈之見始為識人神之不吝而命元
之深方為知物蓋運行之始元在此始元之吉非有吉
祥善事而神明之先見也故以之修身坤生為震震之
謂身也兊治也巽修也卦无巽而言修巽在坤中修之

深徼者也一陽復而无妄來合動而健者身之行也靜
而守者身之正也地者天之本火者水之本也修之於
地在天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修之於火在
水先曰反身修德則各有以也
六二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震木之生為離火之見坎勞而離休震自坎生所以始
艮自火反所以安初曰其殆庶幾其殆者震之行也初
方危殆於庶幾之明而二即不勞而休何也雖有危之

意而坎勞已解離休自主曰未嘗不知未嘗復行已有
安休之義是之謂仁體也問豫何不言仁曰仁根於天
極義生於地中故復之仁為義所從生而豫之義為仁
所由成甚矣仁體之難言也植物之結實核中有仁則
不食之碩果是也易不以核中之仁為仁而以仁中之
復含萌芽者為仁則復之下震是也乾以易知以震也
易知者天心不勞而自見者也令之求仁者勞勞不已
而中心安之之難仁體未復之故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動行者天之運在人則其足也足步之相仍曰頻去年之冬至天行者此路今年之冬至天行者亦此路頻之謂也然无陽之起出為新象不見所為頻頻者故習之熟路也新運之難開而氣數扼之詩所以有國步斯頻之説也人心之初復而習性錮之所謂未嘗復行者初一人而已可責之三乎三不近於初又无應於初以柔居剛於內外之界則復之不純者見之行步是頻頻至於復也頻至於復則其不復時尚多能无危厲於心乎震之謂仁巽之謂義未有艮剝而不有其兌未有震復而不隨其巽者也頻復雖非復體之初而厲則有震行之危危行之心仁在其中矣仁在而義依之以見斯可以无咎矣益知其不可不復即義之所當勉者也

六四中行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聞易貴中行之文何始於此曰乾坤通南北之極而震巽之動根極而行四應初初之震其行也坤中氣而從下震之動則其中行也此復夬之中行所以云云也聞

坤象也而何言獨曰乾坤之體對待則乾坤之震巽亦對待故坤之詞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若艮震從坤衆陰剝一陽必有一獨剝之爻三之應上是已衆陰從一陽必有一獨復之爻四應初是已剝之獨凈則復之獨專以陽終於一剝不可以二三之念繫之陽始於一復亦不可以二三之念從之夫動而以順行者天道也主以初而四從之則可知二得之為仁三得之為義四則大中之道所以行也而行義之與詳何也從復之道所以見天地之心從姤之道所以不舍天地之命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中行蓋不易言也

六五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坤厚也而艮敦之剝反為復震生於下艮敦於上而坤在其中則於復之始而敦之終者可見見之於中以自考也震生為子則艮老為父以父為考謂父之成德可考而知之然即於坤之中處考之何也震之生生於坤之中艮之成亦成於坤之中於中氣之足不足考之而成以為生者可知仁至而義隨震巽艮兌之具也離休

而坎不勞坎離之具也一陽復而諸美之氣不偹不為有成則諸美之偹者出於坤德之中益其敦厚之至也復以自知原不以知自見曰未嘗不知未嘗復行已有渾敦之意至厚以有終則无知行之可言并仁義道德之言可以不立顏子之意象如愚蓋本諸此間不敦不可以為復之成乎曰坤終而後乾始艮終而後震始復陽在子不過東北之丑不可以向生封曰安土敦乎仁又曰敦厚以崇禮此之謂也可知日月之至者非无木生之仁以无穀土之厚不成其復焉故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乾以易知以震也震斷而巽疑疑而從坤則惑甚而迷諸爻近於下震者皆可分其有知而上遠甚則其迷也前火之盡災之見也前水之盡眚之見也剥之艮上結之精則災自上見復之震下發為知則灾自上見大畜之喜慶將生而復妄之災毒立集所必然已坤者衆也坎不為師豫上震師之行也復下震亦師之行也乾氣

也坤形也需有之氣通於形中故曰敬慎不敗又曰積中不敗剥復者形氣之始終也氣生於其始則形敗於其終以新陽既生而餘陰之積自為去舊敗亡之數必於師旅之行見之莫之可遏也乾君也乾以震行君之道也君動而能用其民者君道之順也始王之君應之民敗而直及其君者君道之反也亡國之君應之何也復之順者剥之反於其順之已成乃見其反之既盡君主民民藏君君道順而君以民與民道反而民以君亡君民始終之數所期也来復與十年不征若有前定而

不疑何也曰二七三八者木火之數也四九一六者金水之數也五十者中土之數也嘗以人身體節觀之一分為二二即生三三通於天行而少以該多日以通年所以有三日三歲之説此一二三四之數所從起也主按之五指之節為七八之交按之六竅之官為九六之交可知骨節三分為五五分為七八以通於十官竅為九六之成而九在於六六反於三以歸之極通之行而王者惟歲則可知十年者數之終也木克土而行初之始也土不能克木而受其所克土之終也

䷘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震艮天道也而生於地巽兌地道也而生於天是運行始於天地之交通乃震艮從天其本始也巽兌從地其初源也天外也地內也交通起而本源從之故剝復內而妄畜自外而來夬姤外而萃升自內而往天地往來

以相合而水火從之此噬賁所以通於屯蒙困井所以凝於革鼎也問既欲交通何雷山風澤之分列曰先天之道分以立極後天之道合以交通交通起於立極所以分列而行分之而象於雷山之運行以為生象於風澤之運行以為成則自通於中行之交而內運從之是天地之道不分則不交不交通於中則不可凝合於極也問圖圖之无妄本內曰无妄之震本內交通則自大畜之艮反而生是自外來也升之巽本外交通則自萃之兌反而啟是自內升也造化之義於此有賓主焉震主也巽賓也未有賓主之義不明而能為功於扶抑之用者也問復之震見天心而不以為主何也曰地者毋之內也天者父之外也復之剛自內生而无妄之剛自外來外來而為主於內則天在地內水生在火出之內故人生而精骨在血脈之內命真在性靈之內於此知生之道命其性之主也姤之柔自外啓升之柔自內升內升而留賓於外則地可以留天火出可以留水之凝故人生而有成者血肉為精骨之外依性靈為命源之外合於此知成之道性其命之鑄也生之以主成之以

賓大化如此而人道可知問復曰朋來非賓乎曰震始於坤其朋也而震本於乾則為主巽始於乾其賓之不利而巽始於坤則留賓升所以南征志行也要之復妄者始升之主也觀卦者觀性情二卦之性情其諸卦性情之始也觀性情則觀其感應二卦之感應其諸卦感應之始也動而健者天真之始也健順相須則動而順者之本真也四中之象於旁行旁以通中則皆觀二五之應中以應旁而中可與以有行旁應乎中則不應其偏陰偏陽之无濟也首之以无妄之剛中而應則天真

之見於性情也乾之四德體備之全也无妄之四德偏
歸於震是天地所併歸也乾坤之歸為性命之各正而
運行之始復以自知知性則知命矣問坎離之謂性命
而復姤以震巽為性命曰性者火之真也命者水之真
也木生火而水從之故復妄之際見性在知命之先金
生水而火從之故姤之際志不舍命而萃以致孝孝之
致性之盡也忠可以為主孝可以留竊天地之道也問
復之地以震生火為性姤之天以巽生水為命是已何
无妄之震亦為命升之巽亦為性曰先天之震巽分始

於天地之極以通水火之中後天運行之起天地合德
則水火同情人身之天地合始於震艮即性命之通於
骨氣天地合始於兌巽即性命之通於血肉也與父母
合而生子女子女有子女之性命一也以是通於興王
之性命其大者也近取諸身只性命為情欲之通可觀
其深矣故外運起四中之行言性命之通內運從四偏
之歸言情欲之後而興王之始以有終亦若是焉已矣
詞言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後言
中行從道則德可知言義之无咎則理可知人以為盡

性至命於學之成時言之頤不知其所以生安知其所
以成學者性命之始與興王性命之始一也問震在下
本為得正何言匪正曰震之生也坤守以至靜是其正
也乾行於易往是其匪正也天地之往往以求水火之
交耳水行於巽之謂之之主之義也鼎慎所之以巽在
也令天地雖合而水火未通艮震雖來而巽兌未至无
妄之往何之矣地德之竭者災之起也天真之虧者眚
之見也災眚之見天命之不祐也祐者右也右而神助
之曰祐天行自左而轉右則水火交於震巽之合大有

在西南曰自天祐之天順人信若其神助之也自右而
轉左則水火不交於震巽之分无妄在東北曰天命不
祐非但人事之失也是故復即生矣未遂遠於剝之害
故終有敗於國君之凶无妄即天真失未遂出於大畜
之災故又有匪正有眚之說不可以不審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君子以茂對時育萬物
坤受也乾與也受於靜與於行復之雷在地中未嘗行
也得乾道之至而天下之震雷始行行則於物物皆與
之以无妄則知物之有妄皆後來之假也賦予之初无

之物生出而有萌曰茂植物之仁兩瓣結合牢不可開
復時雖有生機可以自知而不見其茂者坤之閉也无
妄之時兩瓣自裂而中吐一芽者乾之開也於其所吐
之芽見其茂於其芽而見兩瓣之開則謂之對凡兩開
之一時未遂脫去之候也此芽未得地而兩瓣猶保育
之而不合恐其急離胎本則萌芽必壞造化之至仁而
无已也先賢謂觀天地生物氣象又謂窓前之草與自
家生意一般蓋即茂對之一時而保育萬物之全體具
在於是先王自心之仁體亦若是已聞无妄之生只是

木萌乎曰然萌始於天真華發於地脈故无妄爲物與
之茂對始爲品物之咸章木生之金成之物與无妄萌
生之始也品物咸章結實之初也无妄爲木萌而乇則
本根盤固升爲木長之高大而鼎爲結實之凝成若內
運則木之氣息金之血脈所交通又其清華所內見也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復見天地之心言心未始言志也剝自外來而爲主於
內則志斯立矣臨之志在內成地之志也无妄之志上
往開天之志也見天地之心而得吾志之欲行者以爲
主天運之開托機於此矣志无妄而往者天之自行非
有所強也問卦言无妄之往何之矣何初往之謂得志
曰剝生於內者有務交於外然後爲匪正之眚若天與
以有主之象而令不得以自行是天命之不以直達也
天達爲氣人達爲志志者性率之主宰也有沾染焉不
可得志而入白賁之得志得於一无所染也有僞妄焉
不可得志而出无妄之得志得於一无所僞也得於天
地之始不患其失於水火之中乇曰雖盤桓志行正也

以賁下賤大得民也此其志之何如者耶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凡物震生而巽成之巽近利市則富易於巽在春夏之
氣言富家人曰富家大吉小畜曰富以其鄰是也泰與
謙升即言不富巽氣之始衰也若復與无妄之時震陽
雖四而巽陰未至地氣未疏也斲木爲耜震之耕也穫
其互艮以斂之互巽菑象也畬則其互艮以藏之也而
純乎天則不計利於地純乎大則不計利於小非耕穫

菑畬之業所能留也君子之動而順者材應乎地可以
闢地動而健者材應乎天可以開天大畜之不家食而
艮馬相逐於天衢志則始於无妄欲拘拘焉若耕夫之
計功程收二所不受也問何貴於未富曰富者血足而
精薄情重而膽弱豫之震動而多疑以其交於小畜之
富也開天之才家計不言命世之才生事不屑其源本
於未富一有富家之念豈能大有所為乎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剝復之精震生於地其既盡之陰氣即其災也无妄大
畜之精震生於天其既盡之陽氣即其災也然而剝之
災在四无妄之災在三何也曰天道之災青必與吉祥
之氣相爭在地之災可以明見在天之災不可意測或
者疑而未知之詞猶言理或然耳牛者坤也坤以巽繩
繫於艮木仍是其剝象也行人得之以无意邑人失之
以无心非人事所召而天數所值是之謂无妄之災也
問行人何象曰巽究之運爭於居曰二女同居則莘艮
震之運起於行而二男不同行則災是乾以震行行人
也坤以艮止邑人也動而以健行者得乎動而以順行
行人之得牛也得牛者得乎其坤氣之中吉祥之生也
順而止之從乎其健而止者邑人之失牛也失牛者失
乎其坤氣之中災害之起也災之在三何也曰剝復之
止以起行四其已止也故災侵之无妄大畜之行而且
止三則其將止也故災以侵之以天地之王氣在震之
動而止者屬敗之數也故无妄之上艮亦災不欲其犯
災而行問乾主乎坤何必得牛曰馬得天之主牛得地
之黃主易而黃難震為主黃萬物之所萌生也凡極物

之萌生主有其黃天地之真元並見於震之動焉故也
問行之吉祥則何如曰主得黃而行所以成天地開闢
之運坤之上言其血主黃於龍戰之其純體也

九四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四非艮不可言貞四互艮則亦可貞以守之也問下三
爻已言行往而四復可守何也曰下爻之言行往欲震
生之真氣有全得耳若已得矣震以乾生不可急於離
乾互艮以貞之可也離有而坎无大有名卦離之謂也

震自天來猶之自坎來也故名无妄四何以有為曰益之固有震巽互地於天體之內无妄猶是也泰否既來之中益固有以收之乾坤坎離之極无妄固有以行之天无而地有无妄之天可以守復之地命无而性有无妄之命可以守復之性敦復以厚其內可貞以固其外然是以通水火之交即天地所本有也然是以通風澤之交即雷山所本有也本有者自其德業之全不待加於後來要在不失於元初則固之之力也故者相抱而不脫則新者日出而有光大畜所以日新其德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復已出入无疾矣无妄安得有疾曰是上乾之元氣併往於下震四所以可貞无咎令初之固有之也初已固有而五又應二傾儲付之是故之生新也新生之元陽故體當之不勝其熯蒸之氣而反似寒發實非其疾也所謂无妄之疾耳昧者不知以為常人疾病之比凡不知性命之故者也天性已見必有一迷迷不待於外啓天命已生必有一疾疾不待於外藥外啓者反困啟而生障外藥者反困藥而損真性之有障悟則撤之命之有損而從前之元氣一失不可復收有生之大危也問藥為何象曰毒以離結震則辟之藥即其震也一真之疾有似於虛救虛之藥必於用補自以為藥也不知因藥而反疾此其試之不可況多服乎問躍龍何貴於自試曰天下之至貞者人或不知有所試而必驗則可知其實无所為矣然有可試有不可試者如乾之龍震象也九四化於上下皆乾真之純也四或不自知試之淵而風雷應乃信其可飛此可試者也无妄生震亦龍之

之真也龍生於三真未純也至五而疾妄之所以托真也五若不自知試之藥而助其真氣之浮動乃成其大誤此不可試者也物之生萌以雨而多雨萌亦不生人之養畜以食食多而畜亦反瘠真不可以有加故也是故一真之疾勿藥所以守元初勿藥之喜真喜則必自災來自此一疾之後妄身化為真身而氣胥為雷龍之應屯之所以動乎險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剝以艮窮而震生亦前坤之窮而後坤之生生而後知其窮剝為上爻之將生而下爻之災前震之已窮也復上爻之災前坤之已窮也大畜亦艮窮而震生亦前乾之窮而後乾之生生而後知其窮无妄為震之已生而三爻之災前艮之已窮也无妄上爻之災前乾之已窮也坤窮於翕於乾窮於闢始也然大倚不回復災而无妄災何也无妄以乾來而為復之至固真有固有於內則災眚益見於外人知无妄之可行而寧知无妄正災眚之聚耶若剝復之有災人盡知之不須言也聞坤窮則凶而乾窮止於无攸利曰坤迷則血肉之頹終必敗去乾為精骨之堅立窮則骨壞猶人病劇而復生者其肉換而骨不換是其驗也坤人而乾已坤衆而乾一故復為師行之大敗而无妄為行已之无攸利各有所之也

䷙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无妄動而健行不以時所以有眚而艮以止之適畜以養之畜之大者也艮剝也乾健也坤虛也乾實也艮從坤則數從乾則篤坤生震而艮還守坤則數孚其所生而不薄乾生震而艮還守乾則篤切於所生而不浮是謂本始之畜非畜於交通之比若否塞不雨則浮尚也凡水火之生皆有祥光之先見於一身之德潤玉蘊山輝於天下之大則賢人聚而呈曜明太平開而寶物異也聞自噬剝以來火化火滅妄能生新曰震以大滅艮以大生艮者故也存故所以生新水火之故天地之新也天地新而水火從之則日光而月輝向於貴剝之時已有象之可觀今則輝光俱見而知日之新則月可无言日新之謂盛德而富有之大業亦始之此故不可不畜之以成其行也問復之震生而艮剝无妄之震生而艮畜何也曰艮震木道也剝復之地中生火火下生於

震木之新則上不留艮木之故滅裂之見也无妄大畜之天中生水水下生於震木之行則火上終於艮木之止行止之所以起於本也兌巽金道也夬姤之天中生水水下通於巽兌之光則上必決其兌金之擠故曰其危乃光革升之地中生火水以兌引而下之地則火以巽升而上之天引伸之所以起於源也是故既而革以順革亦其畜也艮以畜其健則尚賢而畜以大正之道也乾之所尊曰尚艮剛之上尚賢之象也小畜不能止健正之小也間艮之在上非正也曰大正者不正大畜與大壯是已大中者不中大有是已若既濟之六位皆當則其亨反小矣間艮之止健何也曰動而健行動自乾始也乃艮者震之根艮以乾起震而護其生亦受其所畜矣以此知艮之為德守終而成始止之力莫有大焉者矣人以為艮山不能止乾天此見艮之小也歲之將春寒凝轉甚日之將啓黑塞反深果之可芽者核仁反堅龍蛇將行者蟄伏反甚皆應於艮止之終者也君子之止健用是道也坤道下行則大塗也乾道上止則朝廷也然非兌之從乾不可謂之王庭則言不家食焉可已自噬嗑言頤頤養不囿於家則養賢以為開天之用非家人中饋之需囿不耕穫不菑畬者之本志也問易言應天始於大畜何也曰造化之道雷風通水火之交始之於地山澤通天地之氣始之於天故艮兌叔水火之變化以歸天地則革兌之順天應人是已履有中孚之應天皆艮兌也艮兌從地水未見其火從天火之變化則蠱通之至也是故大畜應天應乎天地元運之開也復之地闢從乎无妄之天開則噬嗑之火進從乎屯之水通而所養之賢才具與天運相應囿千載一時

也天地之開闢之非欲水火之交通則涉川之利亦足以象之矣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人以為世无是事不知凡物之健氣皆可為天凡物之止機皆可為山一物之含生有天在山中之象即極之世方混沌而洪濛未開亦天在山中時也君子具開天手肇而方隱巖谷亦天在山中之象其斯以謂之大畜乎震之謂知復曰未嘗不知是也艮之謂識也於大畜言之神以知來自天而開者也識以藏往自

人而極者也凡人真識之定可以生知真知之極還以定識兑寡而艮博多豪也萬物之精華无不収於艮而藏之以開来人道之藏往開来亦如之震出為行巽發為言以一代之人文言之自乜蒙開運以来凡諸卦之發揮嘉言善行之多而皆於大畜之艮以藏之畜其前以生後譬植物之結實花卉之彩凝而為仁根幹之精結而為穀而後畜之以待生人心雖有日新之大德而創行已見莫之有因是所謂不師古以克有濟匪所攸聞也

初九有厲利已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灾也

傳曰无妄灾也大畜時也大畜畜而待行正天開地闢之一大機會君子愛惜此時之難得而迎之以往豈復不利益不知无妄之餘灾猶有未盡何也大畜時乾體新生而艮守其舊其能止健者固有守之力要之三上互卑離之火火必發而為灾造化所以去故之盡也初應四則初受之矣故以為有厲二應五而五无灾以二能守中而説輻以待之待其灾之已過而後行也已者止而不往倘亦與戊己之義相通乎乾戊也動從其艮坤己也静從其兑以金木之生水火也而水之歸戊火之歸己必己静而戊從之水火所以歸於天地也以天地之生金木也而金從戊開木從己出必戊動而己從之金木所以通於水火也革以己収而始入大畜以己守而後行乾不離坤戊不離己災害所以不犯也災之在上自下而干之者犯之謂也若損之為卦亦金木之互為天地曰已事遄往己從其戊之通也小過亦金木之互為水火曰已上已亢戊從其己之窮也天地盡而見金木之終始則詳於庚甲水火盡而見天地之終始

則詳於戊己壬癸不言從戊己之通復而知之也

九二輿説輹

象曰輿説輹中无尤也

巽兑為皮毛火克則金成艮震之為精骨水生則木換近取諸身而知天地運行金火衆於木水以為輪轄之道於輿製可觀其全萃之坤其載也兑其益也无妄之乾其輪也震其輹也自鞏用黄牛之革則益載已為堅完大畜止而不行説舊換新之謂也象言日新其德於

此見之益畜於乾坤機軸之所轄也棄龍御天為乾道之變化所從生元運之大始也至於分運而革變也賁則舍車以成其化而大畜既與以畜其行應乎乾道變化之成者也革之從夫則皮毛從乎首極可觀其園於外大畜從剝則骨氣通於腹中可觀其說於中中氣之无説換逆結所不開也自復之動以順行而外愈畜則中愈通通則說化釋然於男女之義亦可深言矣革之二女同居則其情忌而志不相得故為仇疾之生大畜之二男同居而守其所止則其德之中通而自无尤也此可見諸賢不家食之時曰亦恐怨尤之生女尤於同室男尤於共功之故也賁終於剝而无尤出入朋來之无疾咎所以消也大畜以始於屯而无尤良馬天衢之亨道所以行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男道莫良於震之初復之自知即良知也婦道莫良於兌之少歸妹之娣袂之良也良臣本於有始良婦要於有終馬者乾之象良婦不二其夫良臣不二於主故良

臣取象於良馬巽以情動不守曰奔震以情動不守曰逐恃其健行之力一馬動而羣馬皆往逐之象也女奔其情欲男逐其名利久畜之餘必致之勢也然而德業之新爭於災咎之窮聽其羣逐可乎亦利於艱難以行耳曰者艱貞之時心口所自語互離之象也輿者說輻之車已駕也離以剛範於外曰衛艮以剛防於內曰閑閑則防閑之禮制所自生出入進止之節不可少衛則旌衛之儀仗所自制旌旗斧鉞之備不可缺柔道之行取毛羽之儀如文官之牙隸漸之用羽為儀是已剛道之行取干戈之衛如武職之森嚴大畜之曰閑與衛是也然後利有攸往開天之氣象渙然一新然即此知為上爻之合志何也天地相應則相合水火之分无非歸天地之合極天地之合无非欲水火之交通噬嗑分而剝復為天行之始大畜合而屯蒙為水行之交分之終者合之始復妄所以合行也升合志於巽兌之分亦猶是也閒大分大合曰外運分而後合合則交而內運從之大畜升之根坻根坻合而華賁從之則大畜合而生升合而成生成之道志合而後情交其在屯鼎時乎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動物之屬趾下見牙角上見皆艮兌之偏行也艮牙而兌角有餘於角者不足於牙兌勝也有餘於牙者不足於角艮勝也大畜之言角從其乾首言牙從其互兌之口也馬得乾之健其德性之良觀之馳際牛得坤之順其中氣之通觀之童時牿者角之初萌也角未生坤氣之未醒角既成坤氣之有戾而獨以童牛之牿為坤元之始通凡郊天之牲所以取用於蠒栗也然馬之健下

行在蹄可以占天之關牛之順上關在角可以占地之關而要天從地關故觀馬之長不可不觀牛之童童之謂元吉也大統之元觀之龍虎從乎天地之始也入運之元徵之馬牛從乎人用之通也无妄失牛即以為災大畜得牛即以為喜无他欲其土氣之中通故也天開之始不離乎地關之初无妄之分乾元乾元始而坤元隨之則象在於童牛矣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分從其山之義曰衰分從其水之義曰豶物象之生也艮從天地之用為角艮兌從水火之用為牙然皆於乾首之上言之從其噬嗑之頤也角分於牛坤氣之通也牙分於豕坎氣之通也坤之通在於牛之初牿坎之通在於豕之初豶然後知豕之與雉坎離之象也言豕而不言雉明之未啓也然於豕牙以觀坎剛之足則雉是故止從者文之所生可知矣山之畜乾也豈但曰畜之而已所畜者天地水火之精微微之物象君子德業之起溫故知新知之此矣何也蹄角之與爪牙兵象也走

獸之情見牝則拔而況於人乎角取其牛之初牿則抵觸之怒未生牙取其豕之初豶則吞噬之撲未起故地道開而知喜非復前此災沴之禨矣坎道開而知慶非復前此眚害之熾矣然皆取象於用剛何也以柔道之不可開天故也小畜言血脈乎攣之顛柔故也察物之微者觀天之畫天地開闢之機近取諸身皆可知之如頭角崢嶸齒牙瑩澗者骨氣之至足也遠取諸物自牛之角豕之牙推之皆可以見矣坎離通而為耳目聰明之用焉是也乾坤通而有頑角尾趾之凶避壯是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艮一陽居五之上為畜之極而不復畜又居畜之後而不必畜以天下言之猶之堅君哲相磨礱斯世已久至此政清刑措時雍於變无所用乎戡亂拏奸之臣而但與鴻猷碩德之彥從容論道培養太和之氣故上不求通而自无不通衆攝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之君子上九一爻當之可也以一身言之猶之致知格物之功已極深研幾於鬱頓困德之際至此忽然天光雲影鳶

飛魚躍觸處皆可感通觀晦翁詩曰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正符此爻義也問四五爻皆與初二爻應此何獨无所應曰四五爻為畜之主而初爻在下是懷才抱德之士无躁進之心見時之不可為則潛伏而甘為四所畜二以剛而居下之中是有見幾明决之智度勢尚未可以遽進則皆處草野以待時清况五以陰而居畜之尊正其當權時也上則以陽而居畜之極三又以陽而居健之至是三上皆道同德合之人有鶴鳴子和之應豈復有拘攣維縶之意哉問三戒其艱貞

上則直贊之以何天之衢何也曰三近於四猶慮有掣肘阻抑之虞故必極其艱貞閑習而後可往上外无所阻内无所礙真如翱翔天際舒展自如承五柔中之君以事之則計无不從言无不聽兼時所畜之德至此可以表率四方棠名朝野而道乃大行也

䷚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天地之大近取諸身一一見之非影響之說也自四中乘四偏以為運行乾坤言大明終始六位時乘即官竅之啓也又言四體之幹暢於四肢即肢體之行也以此分之運行其通也官竅之中應於肢體之旁益自需訟

晉夷始也其復也肢體之旁歸於官竅之中益自隨蠱漸歸始也其外行以歸止其內止以起行行止中間為震艮之立體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外中以歸引其內卦以起中引中中間為巽兌之立體故曰巽以時中兌以時引其通也既未泰否交於咸恒損益其復也順過中小復於坎離乾坤是故順大過之火生於艮止而下於震地闢於中矣水生於巽申而上兌於天開於極矣是之謂水火歸天地中小之震巽相濟之水火所生順過之艮兌相交之天地所生也是之謂既未構泰

否是故震艮為肝肢體之從生也艮曰止其所是肢體歸於背之後為所也上見則為口頬之兌巽兌之體為肺胸背之外庇也艮曰行其庭是背以胸之前為庭也上見則為頟顙之合坎居背之後所坎為腎肝木之本也離居胸之前庭離為心肺金之源也曰不獲其身以肝未得腎之生也大過之兌以啓巽則腎生矣腎生而上為耳見於口頬之旁從其生也曰不見其人是肺未見其心出也順之艮以起震則心出矣心出而上為目出於頟顙之間從其克也口隨象也從耳而明耳水也

水歸於澤則津池也而中生木卉故潤於舌苗歸妹之象也巽蠱象也從目而起目火也火歸於山則巽端也而中有金華故息反於山根漸之象也目開闔有上下之苞涵中孚之象耳通塞有左右之輪郭小過之象也肢體通於腹中官竅歸於首極觀之肢體背以胸為面而出之四體則手與足交而手與手交足與足交即天地之分通於水火而各以臂開掌為五指之分每指與大指交大指即泰否之為巽合其四指為金木通水火既未為交濟則觀其交通而歸復可知觀之官竅耳靜

而目動耳直而目横此即天地之通於水火而豁見於面巽静而口動巽直而口横耳垂之直口角之横以接之目背之横山根之直以接之故口巽亦即泰否為兌合而巽中見息津中見舌既未為交濟亦觀其交通而歸復可知若此者皆造化自然之符合增損安排不着者也問頤為口旁何不言上下之頦曰震艮用剛則取其腮肉之豐巽兌用柔則取其顴骨之峻肉豐者養厚順之謂也骨峻者任隆大過之謂也問需為飲食而頤為養何也曰四中之始天水之生以濟地火之出需其

養之始也四偏之歸地火之終以養天水之始頤其養之極也火正也水中也順養震而火出則大過啓巽而水生火出而水生兌其吉適也卦中虛則可觀震反艮其反觀也觀其所養謂大過其順之所養也觀其水生於中可知其火養之正中不生而謂正得其養末也此可反觀而知之大過實也順虛以養之順虛也口實以養之此不但其口食之實也凡虛誕之理浮纂之起非實也非實不可以養虛即非其所以養之正也又可反觀而知之觀之道要矣哉問艮欲其权視退聽則退聽

藏乎权視觀賁之為卦是已而賁皆言之至此又為反觀抑又有進焉者乎曰然觀於頤過則聰明之固也化於中小則聖智之固也故艮震為恐懼修省之功此則所不睹不聞之處而天德之上達也問噬嗑何不言養曰噬嗑為秀運之終見天地終於水火而水火後始其天地故觀人文而知化之成觀天文而知時之變頤過為中行之終水火之生日月之重新也天地之始乾坤之另闢也此其養通於天地聖人之大者也艮兌之合天地之養雷風之合萬物之生也天地之未闢猶君民

之未定養艮及震而火生火生則地闢與養賢及民之道一也艮賢也震民也萬者互坤之數也大過巽而兌行水生則天闢與臣起而定君之道一也兌臣也巽從兌而尊一君一者互乾之數也故特以頤為時用之大順之時君未御極則君以民為本聖未得位則聖以養為資无不及病民則无大過誤君凡大過之過順養不及以及之以天下之大養欲天下之大用聖人能事也盖易易哉問四中中行之始不言聖人四偏中行之盡言聖人何也曰凡四中四偏之合處皆有聖人之出故

八體卦從乾體之闢言聖人之作睹聖在極至則賢在
中通故曰外比於賢以從上又曰又以尚賢也至四偏
之歸順過之中互天地中小之中互水大正四偏四中
之合聖賢之生也問順之時用待大畜之終而後見乎
曰非也自噬嗑為外運之盡即順過中行之歸也臨觀
為內運之終即中小之歸也外運從震艮之終始內運
從巽兌之終始是大畜之賢已出用而順之養猶在拟
攬英賢之初大畜外運也外運未竆則大畜所養之賢
可以復起屯蒙之用而應運以行若順之養賢則是大

運已盡而乾元再闢順中所養之賢非復尋常之比其
靈奇乎孽皆自顛拂得之顛拂之極而能具反常之道
此天地之所養靈玩爻之所撰可知已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山止而雷動近取諸身口輿之上止下動頤
過之象也耳目之下止上動中小之象也闇目笆下止
上動是已耳輪止動於何處見之曰目動而明其動止
可見耳靜而虛則不可見然觀其目則耳可知自是口
者言語所自出飲食所自入也離為言語卦孚離則言

語必多慎者艮之德艮止於上而无失出則慎之道得
矣坎為飲食大過孚坎則飲食必濫節者兌之德兌制
於上而无失入則節之道得也大過之道併於順則合
言順可矣問順養正為時用之大而言語飲食小節也
曰大過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可謂闢天之大骨幹大精
神矣而言語不慎則精華銷鑠飲食不節則骨幹柔靡
以二者所闋為小則莫知其大者矣慎言語所以養正
之言節飲食所以養中之行中正養而性命固性命固
而才情過雖柔龍御天之聖其所得力者不外乎此矣

問易言節各有音乎曰凡節於運之盡處見之外運盡
於渙則日以節天內運盡於節則月以節日合一歲日
時之數與肢指之用數无一不合者也自噬之則柔分
分剛見順過之節順為日數之歸三百六十日積於八
節準四體之八節大過為時數之歸七十二候領二十
四氣準脊椎之二十四節節之剛柔分分則見中小之
節中孚為月數之歸二十四氣領十二月準十二頸節
小過為年數之歸八節領四時準四骱之節主於順數
三十有二少陰之數也準數二十有八少陽之數也木

分而金合合則數不可見然名為準則輕重之數所定
也肢體歸官寂六以九出則八以七歸歸乾坤則運行
之終而全體之始月數從其元始為六龍之歸天乾健
從其元始為四德之時行合盡而分分盡而合所固然
已是故禹言金玉之節應大運之成節言度數之節應
山運之成此言言語飲食之節自其本源之歸而言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大過中貴則渾渾則精完頤中虛則通通則靈足精完

自下而上靈足自上而下觀其所養可知精足觀其自
養可知靈生精足於龍靈全於龜大過有龍潛之象頤
有龜伏之象龜之靈在下甲自上甲而來者也損益之
十朋靈通之時頤則伏藏之時也伏藏之時以不食而
養氣故靈生人惟飲食之氣勝於清虛天靈所不啓也
初應四故托四之言曰舍爾自有之靈龜觀我所食之
朶頤是自失其貴也豈有足貴乎何言乎貴曰坎離歸
天地所貴在離離貴則震之生離者亦貴飲食之氣掌
於清虛於天地所貴貴者亦皆虧而不足靈之不足精

亦不完其害豈小哉問口食以下動托之四言何也曰
下動繇於上止是時飲食之權在四而初為所用故戒
之曰如苞口如朶朶開合在三四之中則其朶頤也

六二顛頤拂經於丘頤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逆行以來兌聚水而上歸乾則貯畜之源而後啓之巽
則水通若兌啓巽而上不至乾則傾覆之道也艮以大而
下歸坤則發生之本而後啓之震則大出若艮啓震而
下不從坤拂亂之道也是故自極通中則百理皆順於

飲食為中和之憩節於衣服為經綸之成章見之運行
則屯蹇之經綸建家睽之中饋是已至困以兌窮而通
不為顛故鼎趾之顛猶為未悖賁豐之文明以正不為
悖故曰束帛戔戔來章有慶以藏之若頤過則自偏反
極而百理皆逆顛倒天地拂亂經常之風氣於何徵之
徵之飲食則食毒可以為生顛順之謂也見之衣服則
失制反以為奇拂經之謂也是何也火炎之極也火極
則震盡而兌無根故顛震下之窮則艮上反之極故拂
顛拂並於頤蓋至是而知天地生人自顛拂始也肢後

口前巽兊顛其體以置之足後乎前震艮拂其體以置
之也正經以盡其用則必顛拂而見其體老人之情性
多頗多拂窮則反本之謂也問既顛既拂順何以養正
而生中曰去震以從艮即其所以養也從艮之謂於丘
順於丘順之謂行失類何也易以震艮為群巽兊為類
天地之始同群而後與類故乾行非離羣坤行為與類
咸恒損益孚頤之遣相當也天地之中辨類而後可以
同群故泰否中轉欲其羣之不亂同人類族以辨之豫
之蠱醫所以應乎西南得朋之會至隨蠱之群類猶可

交以為功其後相敵而不相與則相怨相怨相疑因以
相失其窮散也窮則反體震行歸艮則亦巽行歸兊然
後山守地而生雷雛生於正則文明不拂澤守天而生
風坎出於中則養之不顛頤盡而中定拂盡而正生水
火所以復天地之體正不可少此一失也失類以應東
北喪朋之會中小從之故亦曰絶類上也蘇此言之理
義養心之說為太平和順言之時順時之正養以大拂
中養以大顛大得之全養以大失之盡此觀順者之所
以內照也內照其口頰所欲而知天下同群之心內照

其脊棟所豐而知天下類聚之力養於大失大得者順
過之材大也以倫闢闔乾坤之用養於相絶而後續者
中小之材小也以倫水火相濟之需則各有以也

六三拂順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問諸爻顛拂之分曰震巽有根則兊不顛而艮不拂震
巽之无根本自二始故顛拂兼言之三之震盡其拂也
四通於兊其顛也五從乎上其拂也問三不言拂經而
言拂順何也曰震盡而火結則不但拂經而且拂順順

道之拂食性之火反也問悖何以成曰大化之道水起
木而无所不生火克金而无所不殺然殺以回生殺而
即不復生者以火之極烈結土而鄉金也鄉金殺木而
結土併以殺木則必不可解人得之而成惡物得之而
成毒故為有悖之機嗌過毒而順則其大悖之成於此
知天地中正至於精微曰聖天下顛拂至於固必曰悖
土悖以燥其陰䰠金悖以殺其滋生大悖之極則大聖
之生聖生而陽明之蘇履錯之所以辟咎也人知天地
之養道悖則殺而不知悖者天地所以養聖人之靈也

然而運會之數不可即轉也悖氣之生物即悖氣之生人故曰惡極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其小者耳至逆氣之生物異常其生人亦異常其大者耳應乎乾坤之盡而栽逆之起天地之養養其大過之氣聖人之養養其大過之才此順之時用所以大也三以悖逆方熾以為可以即用焉非也乾坤之數應五十十年者坤數之全也十年之後乃其悖之盡而解之始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下三爻顛拂皆凶上三爻顛拂皆吉可知時當顛拂而顛拂之極即大吉大利之所生間四得吉猶之虎視何也兌巽為虎之性而艮震為灃順之艮震大開虎口之食也艮震為龍之性而兌巽為體大過之兌巽曲旋龍潛之藏也是故虎嘯風生於履變文於革而大食於頤虎方食而視反慾視之眈眈不舍虎之多欲也聖人養賢有虎成之賢養其欲之不饜有龍德之賢龍无欲爵祿不足以啖之故曰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養其潛德之成也然而虎食即在龍潛之際氣數之終虎必咥人不似履虎之時聖人於此知之深矣山斂火以從地終為虎之養欲則兌斂水以從天始為龍之无悶於以待乾坤之水通而火見則聖人作而萬物覩龍虎之會也兌取也巽施也處顛拂之時取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賢其取用之道必經常所不載令從上施之以為養賢及民之用其道光大矣光者艮之上見也觀其光者知為聖賢大集之徼非徼見於顛拂之時也以人身觀之順上止而下動通之大過則上受而下施是食物所銷歸之時也其粗濁之精於巽之散下洩之而雜清者升上

為艮之光華而不可掩與聖人養賢及民之大為光之光見一也間順終言欲曰欲始於需而順過其窮也艮震合坤飲食之欲在其中矣兌巽合乾男女之欲在其中矣虎食為所養之大龍潛為无欲之真他如顛拂之飲食无饜至老夫女妻老婦士夫之男女无饜皆應於氣數之窮者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上為止體之貞而五居之以守於勿動是居貞之吉也

問卦无坎離而言利涉何也曰艮生震從坤則離下出巽歸兑從乾則水上行離下出則地闢坎上行則乾開此順利涉大過過涉之所以云云也然順以養大過則地以開天艮以用震則巽以行兑此惟上時則然而五猶未也所謂居貞之吉順從乎上人身之首出也肢體之力併於肩則脊棟之豎出於頂與開天之賢由上主持以行於利涉之會一也

上九由順厲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順厲吉大有慶也

四中之通雖自巽兑起艮震而要之震得自由巽從之則志行之暢乃見其氣脉之合以有成豫之震上見已四偏中歸雖以震艮從巽兑而要之艮得自由兑從之則氣骨之歸乃主其風歛之極以有始順之艮上見已以是知運行由震手足暢於腹心此乾之交坤乃其腹寧之中也歸復由艮官骸歸於元首此坤之歸乾乃其首出之始也是故震得自由而大有得以其交通之中也使其疑之不淨即非為仁由己之所以天下歸仁也艮得自由而不言得以其在羣類純失之後也則一惟危厲之不已乃知為仁由己之所以開天闢地也然則究竟言之當艮背行庭之始即艮得自由之本根乎曰然通由於震則天地通中復由於艮而天地合極巽兑從之者也故艮為天根兑旋頂極大過之上文所以言頂也使艮背之見有身行庭之見有人及不得行之失類則道不可自由而坎離不生豈復有吉利之大乎夫水火開天地之極以涉川之利象之中小之水火起泰否之中亦以涉川之利象之順其從之者也而順為大有慶何也易中大有之云皆以天地水火之全備言之

自大有以名卦而履上與豫四言之四中之通復於其中也順上言之四中之終始於其極也離喜而坎慶自順之利涉而坎先通於天極然後出於地中先乾後坤而天地開言慶而喜不必言猶坤若辭卦也若禮先而无妄後大畜之文喜厚可以併言之矣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問易之分震艮為大巽兌為小今以巽兌之歸為大者之過震艮之歸為小者之過何也曰外運之巽兌歸天為大則震艮歸地可不言內運之艮震從月為小則巽兌從日可无言天行每日過日一度有奇積一歲而氣盈六日是以大過之過為大過也月行每日不及日十

二度有奇積一歲而朔虛六日是以不及之過為小過也則以此按日月之數於震艮巽兌之運行而每歲之差愆可見見於歸妹愆期之文積元運之中則不但期之愆而名之過過者遠不相及之謂也外運巽兌歸天之謂大相過震艮歸地之謂大相及此積於天過乎日之晝數而知之者也內交之震艮從月謂小相過巽兌從日謂小相及此積於月過乎日之晝數而知之者也隨蠱漸歸為閏餘之從始而順過中小為正運之將開不大小過之終不見其大小合之始故遂均之數合始

於乾而過差之數積盡於坤乾言天地之合準之日月四時者元會之合符坤言過差之數主於極主者弒逆之起即為乾坤之改則知運行之數大小相合必至於大小相過統天之數大小之行相及於相過之盡又相合而不相違之從始也然則分運以配卦何也曰上下篇之合以運行始於屯蒙遯壯終於噬賁渙節每四卦以當一月之二十四日而每少六日以當土數之中虛是運行時虛十二卦數以通坤氣之中合歸時積十二卦數以歸乾體之極乾道用九晝於噬賁坤道用六晝

於渙節而六晝於九九晝於六之數皆在其中逌運行一周而按震艮巽兌之體數已多十二日而後順過中小為全歸大過準氣盈之數小過準朔虛之數積三百六十年而閏月之數已十二年為一小元積三十小元而閏月之數亦滿三百六十年而終古之運行皆可推矣天地之大人身具之日月運行之分按之四十八卦於人身官骸之用數倫之摠之二十四氣以當大過於人則二十四脊節也時分八節以當順於人則八體節也十二月以當中孚於人則十二頸節也而分四時以

當小過於人則四虧坻也二十四氣揔之十二月氣以升太極乾之六龍所從生四時分之八節以主地離乾四德所從始也是前此閏餘之數所全盡而後此大兢之數所全始盡於坎離之極生於乾坤之始此用九用六之所以云也閏分行之三十二卦以當四體之運是已中行之三十二卦亦以入運何也曰分運之數以準賸中行之數以準官官散合而成運當官啓時可不閏賸而要官必應於賸之節當賸行時可无閏官而要賸必從乎官之通故皆以當運行之數反之賸盡而官見

是以有順頤顛頤之可言也問大過言棟何也曰官裏自脊棟而升者也離通坎於震艮之通則體之分肢也兌巽從之為血脈反之則肢歸四體如室之有柱坎通離於兌巽之道則胃之分腸也震艮從之為氣機反之則腸胃分而成流者脊穀之合而成脊如居室之有棟故艮所言庭震艮從巽兌之歸大過言脊棟順中從大小過之歸也通於人運之用言順頤而顛頤可知論官之道也柱以立地棟以擎天論材之道也自蠱漸為情窮而材見蠱言幹漸言桷幹濟之材有分也至頤過中

小則巽兌之大材為棟震艮之大材為柱而小材為框機框機之開闔在棟柱之中是大廈之構也震艮之柱猶人之體幹也巽兌之棟猶人之脊豎也造化構震艮巽兌之材以開乾坤坎離之宇與人身體脊之豎以定首腹心腎之位一也隨蠱時之棟宇雖壞尚可整飭整飭之材易順過大壞而另構之時也另構之材雖乾自強故其生材本天為不可拔今乾未闢本弱也坤中虛故其生材條理而枝暢今坤未闢末弱也本弱則木心不強而易綿末弱則文理不密而易折所謂大任之材

者其氣象是也任之而多撓全在於此而來於其過者不知則大足虛也惟順養正養正即以生中正者中之基也柔及而正剛過而中則大過之材成矣巽而說行也問順不言動之歸止何也曰言觀順則動已歸止矣震艮之運行扶反其根而順口見兌巽之運行流歸於源而顛頤闢有生而具者也然震艮為巽兌之基木生而後火出火克而後金成水之源也故順養正自上而觀下曰養賢以及萬民應之日出則地闢與人目明之啓一也剛過而中自下而上曰巽而說行乃亨應之月

出則天開與人耳聰之通一也後所以次之坎離歸乾坤為日月麗天之始而要以地歸天在於脊棟之不撓上棟之不撓要於下拄之能立此非正以養中不可得大材之成故曰頤之時大矣哉此非剛過而中不可得大材之用而開天闢地之難也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

彖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問澤水生木何以言滅曰兌露也露以風凝而寒霜凜冽則木華盡滅金殺之威也然則震木以火滅巽木以澤滅乎曰然因應噬嗑之滅已為澤之无水但其時變

以為通非其殺滅時也惟噬貢歸頤困井歸大過則可知噬滅以无大過以戰數之窮也九併於戰九併於六之道也頤為骨脉之生以應河圖之始大過為繁華之滅以應洛書之終頤所以靜觀其養之之道也巽相也兌獨也震行也巽立也震懼也巽恐也震行陽盛之時而巽配之則立之非獨今巽以兌滅而无交是獨立也獨立之木枝葉斂於本根而震動未起則不懼是以至於乾曰確乎其不可拔震世之艮以遯之艮止則氣悶令艮止而兌從之風霜肅於外而銳意足於中是以至於乾而樂行憂違无礙也雖此思之君子自隨為嚮晦宴息而震以恐懼乎其所不聞艮以戒慎乎其所不睹可謂本體之功夫醒切之至矣而究也獨立不懼則風骨之全遯世无悶則心靈之決是其謂龍潛之道乎虎以巽兌為性而震艮其身也龍以震艮為性而兌巽其身也故頤為虎之得食大過為龍之方潛以應乾坤開塞之盡山澤之固而不開也至乾坤開而山起為雷則雲之從也澤啓為風則風之從也雷風通而水火之精華乃見斯所以應於聖人作覩之期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兌脊也巽股也承其坐者其藉也世之置物於地者下以豕物承之亦曰藉令巽承於兌剛過之屬也則須其藉者也潛物之屬艮骨也震氣以動之化而為介則其廼也兌皮也巽毛以疏之化而為所砌之片則其鮮也順過所以有廼龍之象也動物之屬震艮其足也蹄以襯之則柔以有行兌巽其脊也毛以藉之則剛可无清植物之屬震艮其枝幹也巽兌其草茅也人其葉蓋也

頤過所以有動植之象也生物之毛與天地之茅一也
問泰否之言拔茅何也曰骨氣內通而後皮毛外脫鳥
獸毛毨之時也於泰否之時見之皮毛外固而骨氣內
澤鳥獸毴毛之時也於大過之時見之白者老之謂頤
過為乾坤之未開茅塞之象也至乾坤轉而屯蒙為天
造草昧益自茅塞而轉闢之是故陰冬之時動植之物
應茅塞之不通飛潛之物應介合之不啓風氣內歛也
所以无咎者內柔用剛外旋之周也內剛用柔外裹之
寄也而以藉之義為柔在下何也四剛之中下則尾出

毛以藉之上則首出髮以覆之既未言尾從其中下也
乾言首出則髮多而无毛從其中上也大過之時未首
出則下之藉毛乃其上所覆髮之基址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楊者巽木之易生木過時則枯楊則雖枯亦生況感於
兌澤之潤乎但枯時正根已槁而生稊根之旁也旁生
而楊亦榮若五之華是未生也問老夫女妻仍是隨之
卦象乎曰非然也按先天之圖次以觀之乾坤之行始
始於艮兌起震巽為男女長少之相配咸恒損益是已
至四中之通則水歸澤雷隨之火歸山而風從之是二
長隨少之象至澤歸天天得之山歸地地得之二老得
幼之象也問過以相與何也曰乾行非過之盡兌尚與
於震乾不可以相得也惟乾過而兌從之陽老則欲少
陰之生坤行非不及之盡艮尚與於巽坤不可以有得
也惟坤亦過於不及而艮從之陰老則亦欲少陽之生
人道應之而夫老則乾精之純女幼則坤脈之粹純粹
之精脈胎育之特殊也此中與之子所從生亦開天之

神聖所從生也問旁根安能生神聖曰大化中行生在
正根若咸損之化生是已大化偏行生於旁根若蠱歸
之胎育是已旁生之盡則正運之始是大小過過差之
過而神聖之生所以與天地日月四時之元一不合也
問陰陽之過則相與是已二為老夫五為老婦何也曰
凡圖圖運行合之下圖以為生乾下得兌乾以君之之
始也則坤所謂龍生於血亦老夫得女妻之義也坤上
得艮坤以藏之之終也則人可以生鬼亦老婦士夫之
義也繇此思之而陰陽風氣相過相遇夫亦可以深言

矣常人之情愈老而愈不可已无論已若君子涵養之大貴有得於頤拂以養之中非其飲食之謂也而究不出於飲食之義大有過於合交者貴有得於老少相生之情非其夫婦之謂也而究不外於夫婦之義飲食頤拂之盡而中正之生夫婦過差之終而違合之始天地之極為胎育聖人之元而世豈无覺之者也

九三棟橈凶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柱者震艮之材棟者巽兌之材也震艮之材其性直故挺立之久巽兌之材其性横故扶起者大哲匠見其精微而材力之用從其情性之所宜所以无橈折之虞也而三四之棟材有異何也三應上末弱也則枝葉不茂而雨露之潤不足又從以剛居剛其為棟也中枯而脈槁以支柱輔之不受令枯木之鑿不可以含筍是其驗也以此任重撓所隨之矣四之棟以剛居柔氣脈中腴柱輔相受棟宇所以隆起也又戒於有它之吝何也曰四應初本弱也本弱者不生於根深蟄極之地則不全其堅心勁節之強而全須所輔者也兌吾也巽他也他人之謂他他念之謂他剛任則念在於柔剛任於四之上則念在於初之下而撓之矣於此知三之棟撓撓於過剛過於自用之吝也四之棟從柔則兌不立於獨而自任之念分從柔之下則巽不以說上行而開天之力薄有不撓撓即撓於過於用人者之吝也問輔為何義曰大過中乾其主也順中坤以輔之則巽從乾之主而艮輔之三上之應也兌從乾之主而震輔之四初之應

也問何於上下之義若有情思邪曰養賢及民自上而下也巽而說行自下而上也下則闢地上則開天立順夫顛自下而上從天開也往上不可畏凶故餘於已棟隆有吝自上而下從地闢也撓下至於貽羞故取於人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楊之易生下則生梯上則生華艮象升也兌以說之則其華也澤之可久山之可大以震巽為本根之立也今艮兌未起震巽是无本之華也何可久哉問乾得兌以

咎巽則坎通而无不利坤得艮以咎震則離生而兌不
嘉乃云亦可醜何也曰離好而坎醜人好而鬼醜坤守
以安貞水歸於兌則无咎火歸於艮則无譽是坤又括
囊之詞也今坤滛以窮陰則艮生而可以為好者兌殺
而亦可為醜人變而鬼生也何也老夫精純女妻脈粹
粹以溢純而生子之賢人達之所以晩秀也老婦金寒
則水冷士夫木稚則火躁金以殺木水以滅火則子不
生非不生也生於金水中之氣脈无水火之陽以主之
則不生人而生鬼人不及見也天地金水之處亦為鬼

方今孕婦之有鬼胎无他金水之寒也離火得濟而鬼
方可伐鬼不可以侵人之謂也氣數過差之極或相得
而生或相得而殺或相得於陽精之過而龍鳳生或相
得於陰晴之過而鬼魅出益即男女老少之盡處觀其
所甚深也聞易言醜始於觀漸之文何也曰人道始於
可欲之善鬼道始於可惡之惡自乾開於嘉美之會至
謙而好惡分人鬼之通也但是陰陽還中未為老少過
差之盡至其窮也老陽生人老陰生鬼則必醜盡而好
見觀入於醜避出於嘉而中間水戰之場水火之争人

鬼之關也故漸文以卒醜名之離曰有嘉折首獲匪其
醜折其醜惡之首而餘醜不治以其好可轉而醜醜亦
可轉而好嘉美之功也既未之火治以主水亂而曰鬼
方之伐伐鬼所以生人也解三爻言醜醜之盡也以貪
滛好殺之氣皆鬼道而解散之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人身之四柱骭為地坻而取齊於首人身之脊棟頸為
天柱豎而上之所以首出也不言首而言頂以艮震之

上為口頰合之以至於首兌巽之上為顴顙又攢而合
之以至於首則頂極也是故首之通腹也折而至於臍
指之甲腹之歸首也合而至於毛髮之蹤是故地之歸
天也為六合之極與民之歸君也為六龍合於首出之
極一也今震艮巽兌歸矣而既未未歸坎離之源坎離
未歸乾坤之極所以相争相戰者坎離之為也何也水
以歸乾而得定定則其清火以歸坤而後安安則其亭
而大過之時未也窮坎挾於震艮而不知釋以歸乾窮
離昵於巽兌而不能釋以歸坤不相釋必相争争則殺

之盡者應之過涉之數後數之通者從氣而首出之也

問頥上何以利涉曰艮為兌主居止之極所以兌生之故得以自然而兌從之說極則貪功決極而致死此其難者以為天下勸焉可也不可咎者開天之際致命遂志之時也問安知不滅於火而滅於水曰頥大過之水過於水不及之盡及則有慶大過之盡又從而過過則有玦火生則水滅火生始於腹中則水滅見於頂上數所期也

☵☵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習也離性也重險之謂習坎以水之歸體而言也水既消歸則重重坎坷俱見而水流在中道水者披郤行危與之深相習而後知之世亂之極人生之難與天下坎險之情變相習亦遂成重重險難之故而不易解矣

問習之極即性生乎曰然坎窮於巽卧則習以扶性離生於震作則性不染習故離言明作而出坤之二爻則不習无不利也坎以下卦立體上卦入用順以正養大過之中中即坎水始生正則離火始出頥坎水生於消歸之後真氣內動不盈科不行火可以外助其畝而水不可以內假一物誠信之謂也水定火生誠足明行人之行險流離坎坷終守信義而不失者必能弘濟於艱難益本之此問坎出於屯則滿盈時也而不言行險之信何也曰屯震動而火生即為虛炎之起而水從之不

可以信言也解之上震更為虛浮慢藏冶容之為即詩所謂不知命也大无信也震艮肝也巽兌肺也坎腎也離心也離心亨者謂五之剛中亨通於離五之柔中也坎以剛中上亨於心則離以柔中下畜於牝相因者也自四中之交交於咸恒損益腹之中也故損之山上而澤下四偏之歸併於隨蠱漸歸為巽上而口下以應肺肝之歸休坎所以離心亨行有尚為腎亨於心上之耳亨於目則心亨於腎上而目亨於耳於頤大過見之耳亨於目即亨於目中之通巽息而上之顶極目亨於耳

即亨於耳中之通舌津而從以上之顱門於中小見之以是知下交通於臍臺上化歸於頂極故乾元始而六龍歸六合以保其三元之極乾所以首出也問順蠱不言行有尚何也曰耳目未上啟則口巽无自而見凡心腎之中交通者從耳目之上行而見者也人道應之離為心君德也而坎亨之其臣道也臣以坎道亨於君心而君即以坎立天位之極則君以離德亨於臣道臣即以離辟下位之邪是水火歸天地之極猶君臣定上下之位國天機之自然非人道之意設也順養多賢以及

萬民大過為萬民而定一君定之此也問坎行有尚尚於天也又言天險不可升何也曰隨蠱之雷以澤變而後山以風通是本源之火變而水通也漸歸之山從風變而後澤以雷通是相濟之水變而火通也故肝併於肺口併於巽主順過之震艮併於巽兌為腎併於心耳併於目以為交通中小之巽兌併於震艮以為變化水從火地雷山從風澤之化故巽息之山從風化其精也舌津之雷從澤化其神也精上而神從不可以人意測與人君御極不可以圖度天命一也是故兌階也巽升

也升卦為有形之階歸於大過之中則於移不測天險之謂也險極於天則下通於地地在順中是高山丘陵所振勢而叔也山川包乎人物而王公之與即在其中王公者坎功之稱也坎功出天地之中三才之始也立國依水而設險守之治平天下之始基也設无形之險以象天為君極之懸絶設有形之險以象地人和因其地利也而時用之大亦即在此坎以守之離以征之離之用自坎而出未有入險不精微而出用能神明者也則言坎之時用而離之出征可知矣問八體卦獨言坎

守為離征何也曰震艮巽兌敵立也乾坤戰陣也坎謀畧也離戈兵也坎離為征守之畫而首出庶物萬國咸寧為乾坤之開乃王公御極之時也故謂天險不可升亦有待之詞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敎事

卦惡天言離心亨行有尚通天之義也象言乎水洊至者自水之僵下而觀之也水自坎科而出以陣逐陣而謂之洊至雷自坎水而出以聲逐聲而謂之洊雷雷之洊雷之有本也水之洊水有源也近取諸身坎水足則

震生有常德之出於行也巽敎事也巽風為坎水之源而巽震合生則敎事之常習也常德行則流離坎坷而信義不失習敎事則人與事習者不至扞格而難操出險之具也問坎求濟變何取於常曰火起則艮兌盡變坎竭則震巽失常顛拂者變之極也水火盡而後生水有源恒久之道所從始也火有本感通之道所從始也然離坎之卦言恒雷風之洊從其水火之通也乾坤之卦言咸山澤之通從其天地之位也然後咸恒各為一卦以配乎四中之通焉

初六習坎入於坎窞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坎窞者坎科之內窞也有其陷在水內明而最下則暗離出也坎入也而務下則初其入之者也在天之水巽以疏之則散而成注在地之水震以通之則有道可行二前互震水行之道也離得也坎失也初止務入則失其通行之道是行險失信勿之可行其納諸罟擭陷阱而莫知之避其若人也與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坎有險謂二方陷於險中也坎互震則求離互巽則與求與於適用之時所以交於物情求與於歸體之際所以交於心亨離始於虛坎行以實賁之感虛虛則易通而誠不感偽則所求之得離大坎小二得有乎上下之隆得之小者也王公之不失信行初有一邑一國明給其來亦猶是已未有險中而可得於天下之大也所得之大其在王用出征之後乎問與未濟之未出中何異曰坎離全體之卦誠為至誠明為至明所以有得坎離

反窮之卦誠之不足明亦不全求與之情未至而輕欲
其濟是以不續終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自下而上曰來來者互震之行也下坎來矣而上坎又
過是以來之坎坎也險五也枕者一之震也三倚於二
則枕二以為安也問何知震以之為枕曰震行也巽生
也離作也坎卧也行之具舟中之象本所以代足也坐
之具渙之奔机巽股之所需也卧之具枕席是也是時

乾將首出矣而坎體方卧則暫須在枕震木大而卧中
得木山有得者也且諸二以為高卧之具即此為藏入
於坎窞之法雖有濟險之具置勿用焉藏之可也何也
三者前坎之盡四者後坎之生也造化之終數三必應
之造化之始數四必應之應其終數首凶必隨之而三
止於无功者以來於互震之生也於是乎下體終窮之
數初受之上體終窮之數上受之矣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坎剛也離柔也剛柔之際水火之際也然天地際於泰
交之中水火不際於既濟之中何也曰泰為天地水火
之交合中起分既濟為水火天地不交之終從乎天地
水火合極之始火分之盡水生則合地分之盡天生則
合故天地之際分際也水火之際合際也既濟之水一
交而絶絶而從其水生之源乃所以合也問坎源何始
曰自漸歸之通以成隨蠱之復中小之通以成順遯之
復故既未之終自從坎離之始大過為坎離而歸天則
合之極頤為大本而始地則分之始然方合於一極未

之有分也天地分則水火分天地水火分而雷風山澤
俱分分其用以歸體也水火合則天地合天地水火合
而雷風山澤俱合合其體以起用也是即坎離入守出
征之才具所從分也問剛柔之際於四爻言之曰下卦
為本源之始上卦為交際之生離為黃離則坎為玄坎
坎離之元也坎離始元而交濟之生坎之四水績之始
也離之四火絶之終也險之人道則樽酒簋貳之初情
通天地之大矣酒坎也通離而互兑其樽也食饋者離
也簋以竹為之互震之行則簋以盛之者也天一為水

生之始地二為火生之初近取諸身而心一身二是其數也故二在險中有求與之性而四則情交可見坎離之交飲食先之男女其後也則知性情在樽酒簋貳已坎无竹而土多則土缶之仰盂也離吐也坎納也交既通其數煩交方始其數簡故知納之省約也離明未出則坎其晤室互震則明生是納之而入者自其牖通天所牖人之初倪也天地之元運開於水火之相濟帝王之紲天始於情交之初歡皆有天機之初倪人為所用而不知也樽酒簋貳用缶是未有宴安之接與禹養之

降也其相結納也要約不煩是未有統天之紀與經綸之章也納之自牖其明不多是皆未有大明之始與晉明之昭也以此知天地分於水火已通之後曰於食之福曰帝乙歸妹之好不足以留合運於不分水火濟於天地未明之先狁遺把約牖下數言而卒之開天始運以迄承乎乾元之大統要一二人合歡之初而已始其无窮固非後來智計之煩多所可及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坎水之行以盈滿為遠平平則屋料險窞之不見二之水初生水落石出見險而不見水故曰坎有險五之水既生已出險矣而猶為未盈則俟之祇既平為可矣天神也地祇也天本於地復无祇悔所以為天根日神也月祇也日本於月而月以遠望為既平所以從日御也而祇之未平則為中之未大月中也日正也月為水源日為火本月小也日大也得乎日之謂大二小得而未出中五出中而猶未大也問月以朔虛而望盈水以冬虛而夏盈是坎不盈時月亦自平也日是時為日月之

從生趨乎寅申之候以為則發現精光於昴畢之間是離所謂日月麗天之初非其平時則非中之大時也問大於何時曰乾坤開而大明終始則日月之光明相對雲行雨施則水火滿盈之相通以此知王公出險而中道之未大以未至於乘龍御天之時此坎之時用於測衆相際之後所以審時候而合天也問以盈為平何義曰月氣也氣盈則平日脈也脈足則和氣之平祇之平也脈之和神之和也聲音從月血脈從日仄聲崎險平聲安貼小過之音下而不上平之謂也好爵爾靡和之

謂也至於御天之駕輪轄中度和之至也和鸞應律平
之至也咸恒以從之而天下和平中道之大何如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巽繩也巽終為兊繩之纆也坎絲也配之他卦為絲重
也坎歸兊則純絲之繩乃縶用之徽纆也植物之棘剌
者坎也叢棘則其重坎也係用徽纆又寘於叢棘之上
欲為解脫而不能安之頃刻而不得失道之極也問所
失何道曰坎之纆震以解之兊之結巽以散之而要於

坎之孚信不失則自坎起震乃其出險之道也行險而
失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此之謂也納諸陷阱下之大
也與上失於處險之盡天地凶終之數也計其明其三
歲乎乾坤之數十故曰十年不克征水火之數三三歲
之凶其在離明之出有嘉折首之時乎上必及之矣初
窮於下庶民之凶也上窮於上王公之凶也

䷝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
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坎者乾之中其性沈則陷而行離者坤之中其性炎則
麗而見地之中虛水之中實所欲陷也故天險不可升
者行於地之山川丘陵坎陷之全界也天之中實離之
中虛所欲麗也故日自地出而行於天則月從之麗天
而精華之著者麗土而結實之成附麗之全界也不言

百華言百穀坎貴其生離貴其成也問離之麗正何也
曰水通於巽通於之至之道也火麗於震麗於正直之
道也水火之變化也水從乎火巽從乎震則巽反兊變
之成也震反艮化之成也水通至乾則雲行雨施品物
流形之見也火化至乾則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成也
仗萬物无火之正麗而欲水中有成不可得也其於人
也離離明德而人主之心離不正不足以主大化之成
亦以是也問運行之水行以震火通以巽安得謂離皆
麗正曰水行於震火行於巽其交通也交通之水中直

火中横横直之交以震巽合於天地之中也故同人與
困文曰以中直也若其本體正以直始中以曲成坤言
直其正麗正之始也間重明曰八體皆重麗澤之終則
隨風之始重險之終於地也兼山之終則洊雷之始重
明之行於天也重明之於人君則重華也重明麗天於
人君則則天而協帝非分運之所後也坎之上行五之
剛中是已離之下行二之柔中是已火上不正水上則
中正之合水下不正火下則中正之合坎離之亨通此
之故也自行有尚之歸項極也項下之腎以生肝則顖

從項以下之而心以成肺會於氣脉之中通氣通則其
牡之行脉通則其牝之畜也上則神從乎精以歸極精
先極而神後至故子生而顖門之未合下則氣始乎脉
以通中脉先畜而氣後隨故女暨而從男以有行以是
通坤體之中則四體之幹以分五指之股行乎六氣之
暢此坤所以為黄中之通也乾坤有牝牡之象從坎離
而出坎為牡離為牝乾馬也坤牛也坎離之中牛得離
之牝火以生土足以畜水之行馬離牝其胃氣從乾乾
極通坤中則水生本行之通非坤土所能塞故曰行地

无疆坎離之乾坤未開雖為牝牡之生未即其合交之
際言牝之畜以待牡之交貴牛之畜以守之離正可以
制坎湛所以定坎離之體也坎離定而後牡龍以行日
牝馬以行水日月麗天即大明終始之始百穀麗土即
含弘光大之始重明麗正即六位時成之始也天之日
進而月退地之火畜而水行即牝牛之畜而牝馬之行
也問離君德也以君德為牝交可乎曰坎之上行即大
君之道離之下畜即元后之德也至坤曰德合无疆所
以高厚之為覆載也問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出東西

之門終古猶是也序卦之次乾坤未開而坎離先行何
也曰先天之圖立體後天之序運行也運行之序趨於
時變而其本體之定位不易乾坤十二爻分之則十二
運每一運行之終復歸本根之始觀每歲之運終復運
本源之始而生之則終古統天之運次可知近取諸身
具見之矣審肺肝之歸察心腎之復而其終則有始者
猶天地之開則可知君子之功夫自艮背行庭以来至
此為離人而天離腎而聖聖人之於天道也於乾坤之
始開見其大全而諸卦爻之分運因時之宜者也問坎

離為心腎之通震艮肝也巽兌肺也肺肝不可相通乎曰恐懼震德也修省巽德也戒艮德慎兌德也言恐懼修省思不出位為肺肝之合德合於頤過之歸而正以養中正即艮震之為心始中即兌巽之為肝生也肺肝合德心腎之本源也宜乎震反艮所為不獲其身所以至命也巽行兌庭為不見其人所以盡性也才情反於性命功夫即本體於此見之後天所以復於先天也離心亨而命極於天兆畜而性始於地是後天之終而先天之復始也水上於天極通於地則常德不離火生於

地中通於天則離明相照是故道高于於移之極此所謂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故其為用也時乘六龍雲行雨施而天下平无他精渾之極而已故曰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知其何以乘風雲而上天而方在坎時則不可見以乾元之氣未始也德厚於繼明之始猶所謂敦厚以崇禮故其為用含弘而要於有成无他神明之至而已而方在離時則言初麗以坤元之脉未生也然則天險之極即乾元之從始于曰然天險之極下之即乾元之大地火之中出之即坤元之至至與不合精神則不可以時用言者也然則必純陽之精純陰之神乃其極至乎曰八卦以三爻起運其精神小以六爻歸體其精神大凡天地通水火皆交於山澤起為雷風分而析之精神揚於氣脉也至於歸體而游雷反兼山則其數大之全也隨風反麗澤則其精微之徹也游至之水升於天極兩作之明起於地中是合天地之極以通水火之中大山大海之合起為從龍從虎之應精神之至純者變通之无待聖賢天人之分豈不皆知所從來哉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坎卧也離作也前作方已後作即生兩作中間可觀其明之相繼繼者取緣之義也千緣萬緣只取一緣而自然不斷以緣自於水中相繼若水盡火起則斷而不續矣緣此觀之水為天地之精火為天地之神明者神之見也精極皆緣天地之精以生神亦一緣之相接而不斷耳問一緣何來曰火化夜之疑木化緣之繼坎歸天極精徹如緣於星飛見之精繼而神生於並膏而火然見之陽明无等待一緣繼而全明畫復見全明則不見

所以相繼耳問水火斷續之故可言其全乎曰運行之時水行於地火同於天故蒙蹇交接而同人文斷水連則火斷火斷則從金同人所以言斷金也歸體之時水極於天火極於地故濟水終於不續而離火始於相繼水斷則火繼火繼則從木離所以言麗正也問何不言月繼光曰月取其精氣之歸而日全其神明之始言日月相繼而月光之從歸者已在其先也至明已繼而日火也明得天水之生月水也光得地火之克則言日而月可无言矣問君子同於斷金大人歸於繼明何也曰火斷見於金可知生人之性合於粹則无間有離則間而不合矣水繼見於木可知上天之命接於純則不已有離則已而不接矣性无間而金成則同人為玄渾之始命不已而木萌則相繼而光明出人心之明每日相繼而要以繼於一元之始者為大人之生繼明而從乾之行所以有大明終始之說也詩云文王之明為緝熙又曰純亦不已即大哉聖人之道所著見之謂也四中四方也四方之中該四隅之偶故月朔於東西之中以金成在木生之後也日生於南北之極以水一在火二

先也月晦為未濟不續之終而日明為離明相繼之始故卦次先坎而後離乾坤極而通坎離之中中所照者四中之方也艮兌終而震巽始立不易方者四隅之方也四隅從四中之照中可兼隅隅不可兼中四方全照而知天下有共主主子繼明之始不待後来者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易以兌為履此以離為履何也曰兌之履言其震行有得分運時之履也今坎言行震艮之中也離言履巽兌之中也履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也運行之履偏得者也歸體之履中得者也坎歸天極而行之大成離歸地中而心之大得天行之成亦天之行道而有得於心人心於用處難得一是未濟之上曰有孚失是是也於本體難得一然至於人心所同然者是已艮舉也兌錯也敬氣應求雲龍風虎錯之極而舉之盛也震木生離火彖所謂明麗乎正也震惟自恐懼而来敬體也敬以生明神明也大過之初為離明未生則知敬德不足不敬則茍故曰茍錯錯諸地也百邪生於一茍百辟行以一敬

坎終則邪離始則感雷霆之惟辟易行之離辟作威之義也其尚於逐洮之情不能當敬體所照臨王用出征即以正邦蓋本於此繇斯以觀自卦言之離中真柔爲至正足以制水於不邪而定天命之真自爻言之離中真柔爲至然可以敬行辟咎而知人性之至於此知重明麗正有以也正則其敬也坤道闢而言直其正也直即其正正即其敬以直內也坎離交而敬以辟邪即乾坤闢而性以遠習不敬辟咎而欲不疑所行得乎

六二黃離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天地開曰天玄而地黃是時坤未闢而黃自何來曰運行盡於順過者混合之時也混合而天欲開一真洩於坎者玄是也地欲闢而一真洩於離者黃是也月以玄爲體受光則白以金之生水日以黃爲體生明則紅以木生而著獻在人則心黃也坎離心亨爲玄之通黃腎玄也畜牝牛爲黃之守玄通之日月麗天即坎離通而乾坤開故乾曰純粹之精玄之至也坤曰黃中通理黃之至也於坎離玄黃之通已先天玄地黃之始洮謂日

月麗天之初未有玄黃之分也天地之初天大而地小水多而火少開天以地開水以火火通而水應所以貴黃黃謂離元而玄爲坎元可以不言何也黃足以制玄於其始也問黃離得中道何也曰天地外也欲其坎離中通得其道則通不得不可以有通也火生於震震東北也得離而行則中通之道水生於巽巽西南也得坎而行則中通之道水火起於震巽固天地大本大源之中道所初得也至於運行之卦爻多言中道之得而不言玄黃之始以其遠於乾坤之元而鼎之黃在耳耳目爲玄黃之通即本天地日月而來者也解之黃在天氣脈爲玄黃之通即本坎離之心亨牝畜而來者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坎自地而歸天離自天而入地三四其中通也故坎離通於乾坤爲大明終始而坎本體則於三言終无功前水歸於東也離三言日昃之離前明歸於西也坎四言

剝桑之際後坎生於西也離四言突如其來後明生於
東也造化之道水有不續之終即火有相繼之始水有
剝桑之際即火所焚死之時生於水而死於火所固然已
凡分運之死生要皆坎離之本體所分見也若本源不
絕運行之未盡也本體絕則竟絕矣誰能續之是故日
昃之離明於其死也而猶未即盡殘水生木氣猶有存
也然亦何可久乎按易多言勿恤勿憂此欲其歌而不
嗟人之七情憂懼為多每以憂恤之多而失性命之不
然生之道非一端害於憂恤之故而不盡其情死之通

惟一致若於戚嗟之故而不淨其累則鼓缶之歌有深
義也水火之際始於食之用缶終於死缶用歌缶者土
器也水始於土克火終於土生終於土中歸於天極其
濟也以中其歸也以極死生之念可不係也不然而大
耋之嗟矣大過言老離則大耋也大耋之必死何足累
善乎歌者之自得也可以死矣死不死於前明之盡而
死於後明之生突如其來如水來幾火來突水乾則木
燃故焚木盡則氣絕故死離取而坎舍舍極則棄天地
之於人也取其精神棄其形骸无一物之不化而化即

化於火水性有所納火性无所容重水无所不納故一
物之生為萬有重火无一可容故萬有歸於一无是故
水始於精之无遺火歸於神之无累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坎憂也離喜也離與坎通則坎憂中有喜喜者從其初
有樽酒約契之歡也坎與離通則離喜中有憂憂患之
極者涕沱戚嗟之盡也如言離似其坎若言坎似其離
總以坎離之通焉故也五麗王公之位以正天下曰王

用出征蓋自憂患中出也憂傷於坎離之心則觀於涕
傷於艮兌之情則觀之沱傷於乾坤之性則觀之戚嗟
憂患无不至者慶喜无不全坎離盡而乾坤開可不為
慶喜之全乎問坎未見有相絕何以憂患之至曰天下
之國勢自艮體斂立而不交至於水火之爭與王者開
天戚絕者焚死三四爻言死生豈一身哉國命亦如是
已坎謀也離斷也坎非窮之極不至吁合歡之約要言
不煩離非窮之極不至於決斷之時憂患皆至所謂離
王公之位而出征以正天下豈得已哉數日迫之時致

之耳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坎以守國離以出征凡坎之深謀至計要通離之明體以為用火之明見於上故知上之才可為王者出征之用也問出征以離師行以坎何也曰坎離從乾坤之極坎尚於天為君極之立離出於地為君德之行故離為用而坎立體乾坤從坎離之中不在需訟晉夷分從其體而在師比同有交盡其用師之坎為丈人之功而大

有之離為天子之德故坎之功成而離德之著坎行有尚應乎首出之候者也有正坎焉本乎信而行有尚者真首也有邪坎焉本逆志而亦行有尚者偽首也是時離起腹中正與首上相應數所期也故明夷之三亦曰得其大首而離不可以行師則折滅之有待若離自出征而立兑則其折也折其偽首而真首出焉乾所以首出而成事也問離其君自出征在師中吉其臣之奉君命與曰然乾坤用以悖逆之毒在離既未之火扶逆於小過而成者也非坎能以衆正解之不可以王乾坤明極悖逆之毒在坎坎離之水頗拂於大過而成者也非用以出征而折之不可以帝則各以其時也離好而坎醜天下坎邪之熾而從偽首之出者无在非醜從真首之出者无在非好顧好醜何常正折其首而醜類可不竊故曰獲匪其醜以醜之可變為好也問乾以兑為嘉此以離為嘉何也曰天下之美在離兑得之為嘉故乾之兑為萬美之嘉會不在征行時也萃之離成於兑亦其行之有嘉則凡孚嘉遯嘉之類可知而獨離之嘉為最盛是師行之能以衆正者所不可及也師行而用坎

臣道也而主之以坤震艮得而耦之故有長子之吉又有弟子之凶若征行用離君德也而主之以乾非巽兑所得而分也且師之坎所全者地之三爻所不全者尚有三爻在也故取順者半含逆者亦半不若全離之性足制全坎之命全乾之徒足制全坤之順獲匪其醜益亦不必其獲之也自是而正邦以德不必言功而正則全正師言正功而惓惓於小人之亂邦以其正於極主者不可以反正於中通者尚是往来未盡之数也離之征行有嘉可易及乎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問乾坤闢而咸恒始何也曰天地之道中以歸極極以通中遞轉而不已也中矣而歸之極否為天地不交即水火不濟之始故震巽歸兌艮之體坎離歸乾坤之極極矣而通之中既未交於咸恒之始泰否交於損益之

中故天地水火四中為之中通雷風山澤四偏為之中復是故咸之卦本否也以地柔之上天剛之下即為澤上山下之咸澤其感也山其應也相感而應則相與而交然而澤者地之氣也山者天之氣也所以感應相與者非山澤也山澤即二氣之所通也恒之卦本泰也以天剛之上地柔之下為雷上風下之恒山澤相與為天地之交雷風相與為水火之濟咸恒者損益之始機隨蠱而後則相與之窮也觀其相與可知性情相與之本於天者性情之未漓其始也故咸之止不遯說之行則恒之動還從其巽之立而損益之性情從其交之中隨蠱以後之性情又從其交之窮也是故剛柔之配合為大化之從生與男女之配合為人道之從生一也二小相當而相求寤寐反側之初也二長相當而成配正家久遠之道也隨蠱以後少長過差非復男下求女女下從男之初矣是故二氣感應以相與所以亨正而說所以利貞男下女所以取女吉也而因以通於天地聖人之大皆可見其所以矣問乾言品物流形咸言化生何也曰雷風者交通之道山澤者變化之道也乾坤言統

體之全則雷風合交以通水火形氣之生也山澤變化以歸天地性命之復也要以中通於咸損者即其性命之變化中通於恒益者即其形氣之生也山澤風化而雷風形生忽然而來者有不待男女之合交咸之所出遠也男女之合交而生者亦其氣化也損益則山澤精化而雷風形生隨蠱而後則形氣之後而精神之化也兌和也艮平也於履謙之交通見之至大過之巽兌過而震艮不及則不和小過之震艮過而巽兌不及則不平故言過撓過涉與過恭過哀之事守乎過差之盡所

以待遣中之始人情之通從其大化之精大化之精皆
厥苦其高遠苦難之行而主之者聖人也聖人之感一
本其天地水火交通之中以相適故澤風啓而慾心釋
元氣嘘而燥心融天下所以共復於和平之天也是故
象龍御天聖人為天地之真宰感而和平聖人為人心
之元初象龍之御日主五行大禮之始也月通六氣大
樂之始也感之和而天下之聲音中節感之平而天下
之血脉中度亦俱始於此矣是故雷風復山澤天地萬
物之性命也山澤通雷風天地萬物之情欲也情欲自

歸性命而大化皆成性命自通情欲而大化皆生生於
感通之始幾也觀其所感而見夫不得不感者即天地
萬物所感之无一不和无一不平者原非其沴戾之氣
也彼矯情者之不通於感與拂情者之不適於感皆不
定與於天地聖人之大者也何也日新之盛德自性命
而通富有之大業自情欲而復也君子有見於此而了
然於我所以感通天下之故非人意也大傳所以於四
文詳其窮神知化之盛德也

剛柔上下總論

問山澤雷風之象先天所本有何待於剛柔相易曰先
天之象為天地之全體至全體所運則即全體中合運
之一氣相推而變以為時行物生非謂先天之定象可
移為後天之推行也問剛柔上下外內運之卦不言而
中行言之中行之四中又不言而四偏言之何也曰外
內運之行皆是剛柔相推但四中象四偏之行乾之所
謂旁通也故不言上下旁通之會合於中行則從泰否
既未之交於中而歸之極乃上下之可見也問嘗以既
未三上初四爻易之皆成咸恒損益以初上三四爻易

之皆成隨蠱漸歸今日俱從泰否而易何也曰坎離歸
乾坤之五二爻震艮巽兌歸乾坤之初四三上爻所以
歸極泰否通既未之二五爻則即通咸恒損益之三上
初四爻所以通中是故天地欲通水火則泰否二象之
剛柔上下以成咸恒而損益之中可知水火欲復於天
地亦泰否二象之剛柔上下以成隨蠱而漸歸從之順
過則上下之極致中小又其從之者也是故外運自分
內運自合也合始於中交只從其泰否之轉而二少二
長之初交與中交有異則水火之濟亦有異泰否轉而

為少長之過差則水火之濟又有異矣究於乾坤之極而為老幼之過差故水火窮則變變則通也以是知山澤雷風之象自具感應相與之情欲從乎天地通水火自有剛柔上下之氣機精氣感而形體生其究也形體之歸歸於精神感合之極則各正之保合皆歸首出之極而咸亨之中也咸之義至矣哉始於感山澤感而雷風通終於感雷風感而山澤極也乾曰利貞者性情也知性情之元亨而不知性情之利貞不可與於咸道之極至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卦應乎天澤上山下為二氣之相感通象應乎地所以感通者即今之山上有澤者是已離火者人也天下之火歸山山虛也水容也聚於澤則受風來施也而澤為之受山上有澤則澤以山而受天下之火與君子有以說於心而以虛受天下之人一也恒之象從天則雷風相與從地則雷風能立震行也巽立也震易也巽方也行則機之可圖立則方之有定與君子將欲有行而先以方立乎一己之身一也虛而无我者太虛之公也受

乎斯人之感通而无迹立而不易者大地之方也定乎吾身之本根而可久凡易之道備乎君子德業之全而要以人我之通為始機與天地德業之全而要以水火之通為始機一也山澤之中受火人身之心位也雷風之中立坎即人身之腎位也通於運行之大而反本體之歸故震巽分歸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艮兌分歸曰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全而通者全而復之也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問咸以人身取象何也曰天地之大備於一身水火自雷風而通水歸澤而火歸山即人身之立體也山歸地而澤歸天即首腹之立極也是故乾六龍啓四德之行六官之所以通四體也咸則交通之氣脈即坤所以暢於四肢也竅歸於三指分為五足為冬春之精則自右而左手為夏秋之精則自左而右咸其始於左足之大趾乎土氣之趾動而木火金水之趾隨之天地之氣機見於此矣問曷不於雷風之恒言之曰山澤之通氣雷風先之也分艮以驗肢體分兌以驗官竅此咸六爻取

象之義也而即此為志在外何也曰泰否既未為天地水火之對轉驗之人身則皮毛氣脉之對轉也皮毛固表以衛精骨之極氣脉中通以暢血肉之肢是故泰否之通氣脉暢而皮毛疏晥故觀拔茅茹而知志之在外乾坤之極氣脉歸而皮毛固密故觀藉用白茅而知志之在内於臨乎始之咸恒損益為山澤雷風之對轉驗之人身則股節官竅之對轉也於咸恒觀股節從官竅之開於損益觀官竅從股節之歸何也泰言志在外外之盡也否言志在君内之始也故損益皆言大得志則

知志之在外外以求其得也得於外而後益曰固有之以保於内此内外環相須也否自外入咸自内向世運之轉機可於一身按之按之咸初者冬之向春夜之向明百感未生而指拇无動可知其志通之天地之大亦若是已問臨上言志在内何也曰否之機雖自外轉内而天地不交則在歸妹之終通之内運則志之在内自臨始也大化外窮而反之内所以歸本而外風乘之以入内大化内通而行之外所以達末而内氣乘之以出外益其機已轉於血去逖出之渙終至咸恒而見者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四肢之暢骨至而肉隨下則腓股上則脢輔頰舌不言背者後背而前胸艮兑之大體也何不言剛骨之用曰咸恒之為卦男不勝女骨不勝肉之象也故皆於柔處言之天下骨能自立肉則妄動而不已志在内則肉反於骨志在外而骨從乎肉故知所感皆肉類也二既感矣足之骨不足自主而從乎腓之動害之道也夫咸腓何遂至凶曰腓之為言非也人心執其所是從離而上

應於脢人心行其所非從坎而下應於腓舌者腓刑之剕罪其所非也所以然者坤為黃中之通氣之薄者腓必不重行之遂非者也道義者乾之所主上篇自乾至大有始言害若咸恒情卦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有情之感者无一不利即有偽之感者无一不害故四曰感害而順則无之何也人之身柔宜順剛下宜順上則艮宜順兑兑居也而艮止之是其情初未即涉於邪偽猶小體之无害於大體也間順為何義曰造化終於逆而始於順小過曰上逆曰已上已亢豈非逆害之妄乎通

之咸而兊上艮下逆之極順之始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三位下之上兊反則巽其股也股生爲處咸腓則二不居咸股則三亦不處相因者也執者艮之性股之爲隨以其隨足而動也艮取離其人也兊取坎其已也三志不守已而隨人是其所執者不在上而在下也問艮不上從於兊而執在下何也曰卦言止而說巽而動爲性命之正情六爻之感應而相與惟聖人能之若咸恒之天內而地外則遯地而分損益之天外而地內則抱地而合此咸恒所以有推之而分損益所以有合弗克違之說也常人得之爲情欲之初起咸則股隨腓拇而動於下脢隨輔頰舌而動於上恒則巽後於下而不上震振於上而不下大抵然已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止而說者咸之貞也止則无妄遯之行其氣常虗說則在會心之餘其境自静静虗之意来自性天不因情感

而後有是以愧悔之心一切消亡而不見不貞而受情感之害不可得悔之亡矣童艮之少憧憧者蒙心之未覺也往来不已者震艮之機而從乎巽兊之轉見於身而肢體之往来從乎呼吸與見於心而朋類之往来從乎思慮一也何言乎朋曰兊友也艮朋也巽婦也震夫也咸爲朋之從友恒爲婦之從夫巽爾也兊則其爾之思也天下朋之從友與人心朋之從思一也凡爾思之所及皆朋類之所從自一念以至萬念皆是物也未有孤而无偶者也甚矣蒙心之未覺也蒙心覺則光大矣問光大曰坎来於乾則无而兊未啓巽則坎未通離出於坤則大而艮未起震則離未通正其童心時也若坎離之通爲光大則知性命之通於情欲皆有所緣来而朋從不足爲思慮之擾矣何也造化以終開始自震曰恐懼修省艮曰思不出位則其工夫全歸本體而後順爲朋類之失中孚爲朋類之絶絶天下之朋與絶吾心之朋一也朋絶而後可以自緣自緣而乾不離群坤爲與類咸始感應以相與卽乾坤之羣類所以始交也受朋從之擾者固失其所止而絶朋類之從者亦不得其

說其為感道之害均也故夫子於繫傳以明之然則憧憧之心非即感害之心乎曰然君子知屈伸之機與天下同憂而後與天下同覺守其憂之所覺即光大矣窮神知化光大之謂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脢者喉間之肉咽是也躁動之人下則股隨於腓而靜居不能上則脢隨於輔頰舌而含默不得莊生所謂溢言若哇也以木道觀之艮兌末也震巽本也坤曰暢於四肢通之咸而兌以澤末則英華之見乾曰確乎不拔通之恒而巽以潤本則本根之深也故咸為志末恒為立本所以有立不易方之說也志末者務華言是已咸之屬也立本者務實行是已恒之屬也咸道究於多言恒道始於立行於其始機見之不待後來者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艮行於背則言腓言股兌向於前則言心言脢言輔頰舌而獨以初為拇者足屈於後趾向於前以應於心初與四應之謂也兌口也兩頰之肉其輔也兩頰之旁兌其頰也而包衛乎舌之中心靈之所見也行出於肢體艮主之言見於口舌兌司之兌引於滕口說曰滕蔓延不斷之謂也志末者之所以為咸自必在此

䷟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柔上剛下剛柔之相求也剛上柔下剛柔之定分也相求之始使有已定之分分定於始者可久非後來之意

設也有山澤之相求則自有雷風之相與配合於始者可久非後來之續交也止而定其說則自巽而從其動性情之從其始者可久非後來之轉念也問他卦无剛柔皆應之文獨未濟與恒言之何也曰天地欲交則山澤之交剛柔皆感水火欲濟則雷風之交剛柔皆應未濟言之將濟之機也恒言之相濟之始也則恒言剛柔相應而益知所感皆通此又感應之從其始者可久非後來之要結也恒之名卦不其了然乎問恒之名卦即恒之久於其道而恒亨无咎利貞之為久於其道何也

曰形象性情之交即道所在是已然必久之而後知道之所通者大也感速也速有速之道感之利貞速於其道也恒久也久有久之道恒之利貞久於其道也速於其道故神化而莫知久於其道故恒久而不已神化莫知者人之德天地之德也恒久不已者人之道天地之道也天地之德為始之有終天地之道終則有始感恒之終始圖全易之終始所從轉也天機之轉人事應之攸往之利也問益言立心勿恒以後不且有已機乎曰非也益雖小變不失大常故豫曰恒不死中未亡也隨

蠱已後少長有過差性情有遷移而恒道自在也故歸妹雖乘柔剛而猶曰歸妹以娣以恒也是其恒道之未已也問小過之已上已亢不其已時乎曰小過已而頤孚之養化已成非已也乃終之所以有始也是故大小過之終咸恒之始也頤孚之終損益之始也而咸恒為損益之始咸之終又為恒之始而因以通於日月四時之道日月之行從天者也地起於震震其天根日得之而火有本則照之久使不得天根之始而欲夕為之照日不能也天啓於巽巽其月窟也月得之而水有源則

亦照之久使不得月窟之初而欲久為之照月不能也
問日月麗天之始已為継明之照何得恒之得天曰日
月継明相継於震巽之體也使本體之有明无運行之
而无震巽以生之亦易畫之數也四時之行從乎日月
而秋終則變兌變而巽生巽久之而反於兌巽之成也
不變則血脉之腐敗適也冬終則化艮化而震生震久
之而反於艮震之成也不化則氣骨之朽敗道也以此
知乾之四時震巽艮兌之本使運行无變化之發生則
亦无歸復之凝成易畫之數也是故日月得天於震巽

日月之始也四時變化於艮兌四時之終則有其日月
之始也是謂天地之道所以恒久而不已也聖人與日
月合明其得天猶是與四時合序其變化猶是是謂聖
人久於其道也天下之變成於兌化成於艮猶天地之
變化按之運行而見者也觀其所恒謂觀其所以久於
其道也則天地萬物不能以孤陰孤陽而成化故其情
相與而成配亦不能以陰陽之乍交乍合而還元故其
情相抱而莫之離咸盡變化之致而常久生情交之始
也恒乎常久之生而變化成情之極也天地遂萬物之

生成以自遂聖人遂萬民之生成以自遂情交之遂性
命之後也彼穪情者之不遂於情與情之速變者之不
至於極豈足與於天地聖人之道哉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問山澤之體定於終古雷風起於一時而以為恒何也
曰雷風起水火之通山澤歸天地之極使无雷風之通
則亦无山澤之後焉有萬古之乾坤哉若然雷風風氣
也何以立不易方曰卦應圖圖雷風其雲雨之行施也
象應方圖雷風其方隅之中立也恒所不易之方即坤

所直大之方也坤對乾之曲旋則言直對乾之大圓則
言方恒對益之起行則言立對行之遷改則言立之不
易直之以方震以巽而動也立不易方益以恒而立也
震以巽動而知大方非塊然之物隨時之所至按其方
之所行天以時行地以方應益以恒立而知四隅非變
動之方四方定於常而後四時成於變使无所以不易
於方而欲大化之為圓成其可得乎是故乾者坤之基
恒者益之根也坤之直以方而不易恒接之立於不易
而後知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通之利西南不利東北與

自我西郊之類皆其審方而應時者也問六二貴動恒彖貴立何也曰八體之卦定於西北東南之隅者也八交之卦定於東北西南之隅者也本體不動不可以交通動於震巽而坎離之欲濟動於艮兌而天地之欲交震巽從坤其始機也交通不立必至於遂變立於恒益而既未之有時立於咸損而泰否之有時恒益從震巽其始機也故六二之動為性先之始不疑其所行也君子之恒為立身之始不遂於行乃所以大行也子言三十而立又毋言欲立欲達夫乃知立之義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巽者入也入土求深曰浚咸之兌上金也艮下於木也上動而下入則浚之用也其於人也艮震骨氣也巽兌膚肉也咸恒以骨氣出之膚肉則精深在於膚淺而深求者失之損益以膚肉歸之骨氣則膚淺入於精深而淺涉者失之恒不能淺益不能深皆凶道也何也膚肉者骨氣之基淺者深入之本也造化之基始於膚淺終於精深始求深而破其膚淺則精深无自而入終失之淺而格於精深則膚淺无據而窮於此知學問之通貴於下學上達者為有恒之真際而通於夫婦朋友君民之交勿之有外也問何以知益之不深曰危以動懼以語无交而求淺之謂也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咸之山從乎澤澤之氣足而啓風則水有源損之澤從於山山之氣足而啓雷則大有本是故咸恒互天而水通則萬物皆生損益互地而火通則萬物皆成其要視

於二五之交乎離正也坎中也咸損之五心位也恒益之二身位也咸於心守其正而悔亡恒於身久於中而悔亦亡是澤說之正者不損於朋之所從巽風之足者不遂於動之所章兌巽之得其道也至於損五之艮氣足溢二之震氣足皆受益之吉是艮震得其道而中正之義可无言以艮震之中正易守而兌巽為難能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巽能守坎惟巽之中爻能之恒不在二而在三巽之躁

動處也是所謂不良之女二三其德者也風巽而雷因以不靜女巽而男因以不貞則震動而巽承之非承之以巽乃承之以羞也或者厚坎之疑也既二三其德矣能定其所承之羞者何人乎聞天下水性能容而火性不能容一物故離之四曰无所容今三與同詞何也曰水容也澤聚水則能受火火无所容雷以火發則盡无所容於人震動之愧悔也山虚也山上有火其人也風中有水其我也上澤下山則謙得其止虚而有以受人上動下風則巽火於動愧而无以容皆其初念之不參

於後來者也然則人心之愧悔使君有震違之意乎曰然詞曰震无咎者存乎悔人心愧悔之地无地自容可知震違之起亦天地陰晦之愧悔所不能自容之一刻也人而无恒士之失德與女之失身一也必也愧悔之大動然後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不可得已亦本來之心所自為迫也人不可以无恥恥心即恒心也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田者土爰稼穡之處乾二文言之見龍在焉天地无陽之氣所中通非有邪毒之逆也邪毒之逆生為禽以既未之火抉坎以為悖凡火之結而不可解者禽之為也巽言田冬狩也恒言田春蒐也巽獲三品去其害以歸乾坤之極恒之始田去其害以通水火之中震艮干戈也巽兑絅吾也艮之於巽其引弓也震之於兑其發矢也震其馳驟兑其計獲也四中從之以為用故四中四偏之卦皆可為田亦稼亦穡亦狩亦獵之常道也然師以坎之在二為有禽而恒之四為无禽何也小過以震艮宜下巽兑宜上為濟水之生金巽下而不上震上而

不下則知禽害之悖在下而四則久非其位又安得禽害之所在乎以是知恒之為道也不當深而深之不能如益之與利不當高而高之不能如損之遠害无益之高深於土田之平中反為荒忽不治龍德之庸言庸行不得而見因恒情之通病所以有待於解時也問解之震上亦為位之未當曰解之震從其水火之通火通而兑德修水通而震功成四雖未當上其成功時也主之於離為所射之人中之於坎為所射之隼動而不括出而有獲故曰以解悖也恒非其位也

六五恒其徳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震夫也巽婦也三之婦不恒其徳而恒其徳者反在於
夫豈其所當貞守乎造化之數一至而二從中散為萬
萬亦二之從一也艮兊起於震巽為一以開二之始故
咸曰一致而百慮震巽反於艮兊為二以從一之終故
損曰媾精而致一天地之為物不貳萬物之生於不測
无他致一之極也後之致一本於始之從一二之從一
中間再加一物再參一念精神之不可以盡致也見之

婦人之貞吉為從一而終而安在守終於其始恒是已
隨蠱而後則少長之不配也間震男長女少亦二之從
一也女長男少亦二之從一也自恒之巽為不恒其徳
則知隨蠱以後二三其徳者多矣天地之變皆始於此
易所以申明之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閒男不言從
一何也曰陽之道普施而不濫陰之道從一而不二天
地風氣之正也故乾曰徳施之普觀雲雨之行施不以
方拘其後性命之各正同歸於太和之所保合所以為
利貞之性情也情變起而氣交濫則風乘之以淫濫風

之害於正氣而世亂成歸妹之柔以乘剛而亟稱其娣
之知恒者謂足守節義之窮也間震道也巽義也巽徳
之制宜是義以制道今曰夫子制義是為道之制義何
也曰天地之生氣皆艮起震而後兊啓巽以從之是巽
之裁制出於震所自有非謂震之外又有所謂巽徳之
制也造化之始巽風太過而无震氣以主之者生不可
久家人之夫子不能制義而從婦所為无吉昌之氣者
也間震上而不下何以從婦曰咸恒之艮震從乎巽兊
損益之巽兊從乎震艮故咸之朋從乎友恒之夫從其

婦卦情如此情感之害者所必至也而亦以見天下過
高之性不制其婦夫有𨻶来也
上六振恒凶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夫之從婦非震性所能久始於靡懦終必振起是之謂
振恒在上也功坎也不恒其徳則變風起有害於齊水
之生振恒在上則燥雷之動有害於濟水之出豈復有
水火相濟之功乎緣此思之聽雷發之非其地而知禽
害之不去於四位知之聽雷震之非其時而知雨水之

不通於上位知之何也恒應正月之候非龍蛇啓蟄之
時而雷聲大作雨暘失節自此始人道亦猶是也向也
受制於婦而不思其終至於窮極而大狠其為夫之道
大之无功小愈失德是以凶也君臣之道亦若是已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
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臨遯者兊艮之歸天地也澤歸地而化則神清山歸天
而從其化則精壯神清則上至於天極精壯則大始於
地中君子之極至也是故小畜履之謂心德而反之臨
深履薄之際則反觀之徹頤豫之謂躬行而反之斂精
伏氣之候測剛強之生生之謂亨不遯不可以得亨也

問履貴五剛得位遯亦有然何也曰履時无乾位之當
不能夬決其私說則不從讓之起豫不足以成行遯時
无乾位之當不能下說其係累是未嘗從臨之反觀不
足以成遯是故山行而歸天歸於天所應山之時也履
之澤應乎天龍知之而躍淵欲其及時從乎乾道之幸
也遯之天應乎山龍知之而歸山亦及其時從乎天地
之閉也甚哉時不可失也失則天不應山山欲遯而无
歸矣問傳言大畜時也小過亦言與時行何也曰隨蠱
為外運之中特蠱言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風氣畜止之

始也而歸順過之極漸歸為內運之中轉漸曰鴻漸於
陸羽用為儀風氣遯藏之初也而歸於中小之從其極
大畜不失其時之止遯不失其時之行非行也行以從
其所止則外畜之成於內遯也故止不失隨蠱之時則
至順為不食之龜大過為既潛之龍曰遯世无悶行不
失漸歸之時歸妹之天地不交否塞之成也中庸言遯
世於守塞之後此之謂也止可以自至而行必有與遯
與時行與乎臨之時而行者也小過與時行與乎中孚
之時而行者也小過言穴穴即遯藏中蟄伏之處也以

是歸天地之極中庸所以言遯入隱微之至而後通於
神聖之德也是故咸為龍蛇之蟄言遯之將起壯也而
方在歸妹之時霜降水収風澤歸地之驗也天清氣肅
雷山歸天之驗也歸則无有不消而按於造化消長之
道欲消而反長何也臨觀為否之欲塞必有泰之餘通
故八月之海潮為甚大遯壯為泰之已通必有否之餘
塞故二月之山寒為多雨蠱皆長而後消者也問臨遯
守既未之終非從泰否也曰坎離為乾坤之閑既未為
泰否之始故大壯之四陽其夬之過也而要以是時為

遯之有終然後為壯而欲行之始與大畜之時為畜之
有成然後為吾道大行之始一也何也无妄災也大畜
急行而犯之非大正之能止健也臨之剝長易消曰消
不久也柔之長不盡其侵剝之力不可得消故不可不
守遯之終也問小畜之風生宜為水長豫之雷生宜為
火長而臨遯皆為水長何也曰泰否應坎離之中小畜
豫之消長從其復姤之中也既未從乾坤之極臨遯之
消長從之夬剝之中也水火歸山澤澤欲翕而反闢則
風生而水長山欲止而反動則雷動生火從其風動生

水而水亦長臨時金足生水而水長金水之足大亨以
正之天道也遯時之木欲生火而水長木未萌而火未
生地道浸滛之害也故復姤止言剛柔之長而臨遯則
言剛柔浸長浸者侵也君子於此知大侵小而収成之
主足小侵大而災害其所生因時制義以防之則所關
之大也問時義可詳乎曰臨觀雖應八月遯壯雖應二
月而臨之從觀陽常侵陰是觀在九月之候餘陽尚在
陰自退而讓之一讓而臨之浸長於天之道道足制義
也遯從大壯進居正月即陽明為故陰道之不解退也

不能退則不可出而相持持則不勝蓋當行遯之始知有今日矣小畜之道豫之義制之豫為震行之欲止是時之義要於全震之終有盍簪之慶所以得朋也臨之道制於遯之義遯為艮止之欲行是時之義要於全震之始以免觸藩之危所以善於喪朋也人有恒言曰義命知時之止可以存義知時之用可以與幾知臨遯時義之大然後知睽解蹇時用之所以大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在山中以畜其天下雷行則本真之固是復小而畜

大也天下有山以始其雷在天上以為交通之始是小之遠則大之壯也開地中有山不為小天下有山則為小何也曰四偏之道從四中之通則大從四中之復則小能為謙光者能為遯世者也艮歸坤近也歸乾則遠火通而美則艮其好也水塞而醜則震其惡也此謙所以為好惡之分際也若遯壯之水火未通是艮好將生而震惡未形嚴凝者巽之風也巽在春夏為和風方其初春則震雷未作而嚴凝之風力尚在也君子體之為不惡則无激烈之行嚴凝則守退藏之密陰邪自不相侵所以超然遠去而遂君子之為也問君子遯世无悶遯之極至也蓋止於遠小人曰乾坤者艮兌之歸極也則言龍德之本天臨遯者艮兌之守否也則言勢藏之遠世於臨二陽在四陰之中見君子之精微於遯四陽在二陰之外見君子之高遠各以時之所之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毛髮以衛精髓之極乾統之尾之重者首不足胥氣以通脾肉之中坤統之足不重則手不恭履者謙之尾也

臨者遯之尾也履虎之尾於風和則不咥人火克之不燥也謙藏龍首於氣淳則无害物水生之不滛也水火之足所以從天地之交至臨之澤歸地之至則交盡而上還其源遯之山歸天之極則交盡而上反其本天地之化所以始水火之濟然而地化於上天之戴則血脉歸神明之清天化於下地之始而精氣受毛尾之累何也既未之交通從尾即首極之下行也小狐濡尾不續終水之溺也故初不知極即老狐歸化從晉亦有累不能自兟人言狐難化尾可知其地方哉中膚毛猶有倫

之義乎一毛凝化況其尾乎然則何道以處之亦収其用於勿往而已問遯有何往曰往以求交狐之類是已使守止之終而歸天極亦可以說去而不足為累不然則此尾處必造化之災所自起也夫天地既開坎離之餘災見於妄畜之際故大畜欲不犯災咸恒既開而既未之餘災見於遯壯之分陽長則陰消陰不消即其災生之處也何也臨之餘陽侵陰則遯之餘陰自不能讓陽壯前二陰既為物之用角遯後二陰必為物之屬尾所必然已物之尾而有屬者如蜂蠆之屬是已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問遯與萃同詞何也曰革黃之變化應戌亥之候而臨觀即在其中遯壯之所從始也則可知革所革固者即遯所執用之者也艮氣也巽伏也艮手固物曰執物之埶也風斂從其氣収執之謂也問遯以尾屬而執用黃牛之革為皮毛之欲固何也曰臨之坤其黃牛也兌其黃牛之革也執用黃牛謂遯不離臨也下累於尾則上洩其手之極若周身之皮毛外為黃固而後內為玄通則惟恐艮之不執而兌之易說也何也皮毛之道以金水而固以木火而疏疏則說說化之義也問大畜畜之而欲其說遯欲執之而不說何也大畜在噬嗑火化之先艮說其故則震生其新龍所脫骨之道也外畜則內遯骨說舊而新則精從神而壯乃遯在渙節水抉之後天說其地艮說其澤是遯說其臨物遯之不成皆此之故也問何以莫之勝曰火弱於小過精氣之火皆勝於皮毛之水故既未皆責於離象得中柔得中而艮莫之勝則兌莫之說矣夫艮者遯之志震者行之志震欲行

而艮為執止於天不躁動乎人合於臨而自藏其說固不見是而无悔也非大執志不堅而退藏不密者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巽兌之情多係震艮之道足以自主可不言係不知學巽中之艮仍不自主而附於二陰之近其情必係凡艮兌之交止即起動動窮而疾生震動也艮倦也過動則倦甚而憊係累之動則疾憊之兼也凡遯以超然遠去而係累如此豈處遯之道然不知遯之所以小利貞者

三之為也震主而艮僕則其臣也艮在而兌隨則其妾也臣妾者小人女子之可防者也臣妾之用使之情事一无係戀而大變乃生三處以情之相係雖自疾憊矣亦臣妾之吉道也巽之謂事從巽則小從震則大用以小事則其情相联不可用以大事則其奸无自生此小之所以利貞三為之畜也畜者艮止之義使可大事則再為浸長而否象成災害之生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艮好也震惡也乾文何以言好曰艮從乾亦其好也乾起震亦其惡也在卦初時不好不惡過中則有好惡之見但好之在遯惡仍未見君子之吉道也禍滿而見惡乃其危厲之生也問大壯之四陽已長何又言否曰臨幾泰而君子安於道消不成其泰遯幾否小人恃其浸長必至於否故臨不言君子之泰而遯言小人之否且以全運觀之小畜履謙豫從泰而轉否時之將否必有餘泰謙言下濟上行猶餘泰之所通也臨觀遯壯從否轉而泰時之將泰必有餘否遯言君子遯而小人否猶餘否之所塞也餘泰之通未盡而君子已有於行之機餘否之未通必有一大塞之禍不知者以為時已泰矣而知遯之時義者行之必遠此五上之所以嘉肥也

九五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離之英華曰美美成於兌之甘和曰嘉不有嘉美之結不見其凝成之至也然外運之卦夬姤不言嘉而於萃內運之卦渙節不言嘉而於遯何也外運天地通於水火英華著而嘉美成萃之謂也內運水火歸於天地英華著而嘉美成遯之謂也是故畜履謙豫之卦不言嘉

未至於成也臨觀之卦不言嘉地成於天巽兌成於震艮而震又成於其艮剛當位而應者為與時之行五之為也故以五為遯之嘉嘉而後知臨遯氣脉之歸非譔无結實者也說其係屬而得其說好臨之而井者遯之而嘉而天地之始志正於此矣風斂為氣伏之始正志而正情之生出於非禮弗履之時即內美之所外見也問萃嘉何歸曰碩果不食即萃之嘉美所留是所歸於天地者也往蹇來碩即遯之嘉美所留是所通於水火

者也畜履謙豫通而窮於豐旅渙節臨觀遯壯窮而通
於家睽蹇解嘉也者善其成之以為生之始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震艮氣骨也巽兌血肉也血脉之至其神骨氣之至其
精也外運之大畜與革肉骨之始生則氣脉之始通至
內運而互於天地水火之中者氣脉皆均精神遠合互
於雷風山澤之偏者過不及之數也故臨遯艮兌之合
為精脉之潤厚為巽震之合則肉氣之偏肥也大壯與

觀震巽合為神氣之清厚為艮兌之合則風骨之偏瘠
也肥遯而壯羸此之謂也而要肥得於不疑疑則厚巽
之損也問小畜之上有所疑遯之上无所疑何也曰疑
者巽之本性兌決而去巽之疑則艮行而起震之斷小
畜之疑陰翳也履之光明兌決之也決而无疑則從泰
交而豫曰斷可識矣疑之盡之然斷後生疑四曰易疑
自疑之者矣則自豫以後臨觀之相疑者久矣不疑臨
何以八月有凶觀何以進退而志夫平至臨之兌共而
反之觀遯之艮行而斷之壯可知遯之成肥與觀之內

起合通於豁然无碍之域出而相交大壯所以見天地
正大之情也問與卦之三爻何以異曰升之巽无疑亦
得於兌決之後者也大畜者地斷而天无所疑升者天
決而地无所疑交見之也小畜者天決而地无所疑遯
者地決而天无所疑亦交見之也問中行之疑斷何在曰
四中之通水之疑決於火之斷同人所以斷金也四中
之窮火之斷究於水之疑既濟之四爻是已極至起為
外運中行通之內運巽者水之始震者火之始也兌盡
其巽震起其艮此疑斷之所以粲分也

䷡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下之情可見矣

謙之止而順反之豫則順以動小畜履合之而知巽兌始乾則艮震終坤從乎泰否之交也遯之止而剝反之大壯則剝以動臨觀合之而知兌巽終坤則艮震始乾從乎咸恒之交也大者天地之謂也兌巽從坤而反震艮則大臨大觀也艮震從乾而互巽兌則大遯大壯也

而致壯之故可知矣豫順以動順不能用動曰天地以順動謂小畜之天健合於豫之地順以動之也乾剝則能以動然亦以觀之順而巽者在其先也天下風氣而已畜履於謙豫於風之歛而得氣之行此易知也至臨為孚震骨氣之加健也遯為孚巽血肉之加豐也觀為孚艮其資風之内化也則反觀為神清大壯孚兌其資氣之外行也則出行為精壯神清之終精壯之始也震下正也臨孚震初其志行正也兌上正也大壯孚兌其大者之正也下大正以行之行之大而脉有全収上大

以守之守之正而精无妄出震行艮終而兌歛之巽所以應坤之大終兌貞巽始而艮出之震所以應乾之大始大壯之義盡之一貞有以也問咸恒見天地萬物之情此又言之何也曰天地之通水火性命也即師比同有之通也其中為泰否之終既未而行之畜履謙豫為天地互水火亦性命之道也故四卦所言皆從泰否之義性命終而情欲隨之則四偏接之以有終山澤起雷風情欲也即頤過中小之窮也其中為咸恒之始損益而行之臨觀遯壯為天地互雷風山澤亦情欲之道也

故四卦所言皆從咸恒之義情欲始而性命隨之則四中接之以有始四偏者隨蠱漸歸四中者需訟晉夬天地以山澤起雷風天地之情也水火以山澤起雷風萬物之情也咸恒中互有天水故其情可盡見若此四卦之互則天地行於山澤雷風未有水火也而明其為正大者何也通微入妙者兌巽之才也粗跡大略者艮震之才也天地互艮震觀為微妙之終則大壯為正大之始天地互水火謙豫為正大之終從乎畜履微妙之始所以有幾微神妙之先見也至水火之卦言小事之吉

小者之亨與可小宜下之類又皆細微之盡處也問小
畜與豫不可以情言乎曰非也小畜交時也交時之情
誰則不見若大壯自臨觀人謂天地之无情而今則明
明可見不待出交之後也猶之性命通於水火誰則不
見而見於復姤之先乃其先幾也畜之大萃以正正大
之始也而升後之卦不言微妙以非精神之見時也然
則與萃見天地萬物之情有以異乎曰外運成列天地
之通水火性命之始也而萃畜山澤之感即升妄雷風
之既此致命凝命之所以有成也內運合交從其中通

故性命之通復通復於情欲之終始此需晉所以為性
命之初通也此其義在中庸乎遯世不見知而入於隱
深之源即與乎知能之始令從遯得壯言情則造端乎
夫婦矣言正大之情則察乎天地矣察乎父母之情而
後六子之情可調而治世无遯世之學欲壯而行蓋恐
與天地不相似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澤上有地反之風行地上則省方之觀民也天下有山
反之雷在天上則大壯之從君而君子體之為非禮之
戒以正氣之壯足以辟摩非而行之也問壯時妄有非
禮曰履以无為禮謂其筋骸之屬血脈之節也節以說
於心豫以震為樂謂律呂之制聲氣之調也調以安其
行氣脈不相悖禮樂不相離雖曰履以和行貴則謙以
制履則可知履歸臨而觀其收樂之終謙歸遯而壯其
行禮之始禮樂所以互相生剋之以動也問无妄有匪
正之眚與大壯有非禮之動何也曰天從地始則是從
非出天下雷行正也必有匪正者竊其動機之先若天
下之无禮有定分天上之裏以存无非禮也乃妄動之

似禮者革升終於臨觀則小觀不可以為觀妄畜始其
遯壯則非禮不可以為履觀小者不見其禮樂之從生
履不謹其始而其後之履和不至謙尊不光欲調於中
和之適不可得也是外通之始大畜以全其性命之本
源內運之始不可不全其中和之氣脈故小畜其有得
於心履其貴賤也謙豫其致恭以行之臨其深薄之戰
兢也觀其反觀內照之潔清遯其遯世不知之畜藏壯
其非禮弗履之謹幾也故遯壯為畜履之本臨觀為謙
豫之源不觀於易不知顏曾之學至於天地之大也

初九壯於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於趾其孚窮也

尾與髮通趾與角通震足也兊趾也乾則圜成坤則分岐初趾而三角此之謂也獸之首足皆骨而趾角皆筋爪牙相應又手口之合而筋骨之利器也閒大畜言牙牿夬姤言趾角外運所見也大壯言之何也曰凡筋骨之所外見皆內運之氣脉所交通也爪牙從水火之滅則善噬歸角從乾坤之戰則善鬬趾决於下角觸於上偏剛見於天地以衛水火之中則禽獸衛生人之中物

生之道也物用其所偏知其壯之在趾也孚兊者孚信也孚信之窮謂震生而兊盡也人情孚成則不怒怒生則孚窮可知壯趾之征是孚之至處即是孚之窮處也震未通而兊先窮不善出其震者也上不可行其怒而下先窮其孚自敗其壯者也

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卦之剛以動也震動以乾剛為本而乾貴於二爻之中用趾用角皆偏也以中行之則无偏躁之虞而中以正守二之所以貞吉也臨以將止而行行之不正不可以有止也壯以將亨而貞貞不守中不可以有亨也閒遯之五不言中何也曰遯之乾窮貴正以斂之正則當位壯之乾通貴中以通之中則吉行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君子小人消長攸分易言最詳惟泰否為消長之中則言君子小人往來之數雖均至臨觀而柔長之過剛所不勝也故其詞曰小人无咎君子吝遯壯而剛長之過

亦未是剛之勝也故遯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大壯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閒四剛之壯小人安得而用之曰遯之小人浸長反而君子之壯壯於小人之下是君子之壯小人得而用之矣震之生明恍惚不定是象罔也即小人所用以制君子君子為其用之而不疑是也小人欲消而反壯君子欲長而反罔是小人君子俱為消長之數所用而不自知也閒罔自何來曰臨觀神清可以反照曰觀我生君子明非小人之所得害也大壯精強不可以自蹤歸之遯而无疑者出之見而不真用罔

之欲勝於用壯必不得之數也危厲之至而觸藩羸角是其象也臨下兌羊也觀為欄夜分而入大壯之上棟下宇宮室也外震為藩編竹以為蔽應之天曉羊所欲觸之而出也天下氣脉之行於臭味乎徵之臨之味甘反而為神清之至文所以言至臨也壯之臭羶出而為精臊之大文所以象羝羊也羝羶也是故知臨之深大君之宜也大壯之用臣子之㔾也自否未以來小人門戶之設則藩籬之堅羊之喜觸不得其門戶之所在以為藩籬之隙光可以觸之而出而不知其適為所制也

兌與艮通故羊有角羸者肥之反也失情人瘠瘦羊雖肥羸久則敗謂羸為敗可也問大傳言觸類而長之謂震之觸兌而出今以為兌羊之觸震藩何也曰臨遯之通也艮從兌而遯觀壯之通也震從兌而壯則震生之之氣而用兌故喜觸而不疑也問易多言羊曰震巽之猶未離其類也可知君子之性情亦羝羊之類以震動始於天震馬也巽牛也馬牛之在大畜以應雷風之通於水火艮犬也兌羊也艮兌之在大壯以應山澤之通於天地履謙之卦不言犬羊蓋取山澤之德已至於天

地也然而不至者亦有微義焉山澤之合則天淵之應履謙乎謙而言之有眇跛之詞眇者澤應天而不至於天也故世以為望洋而歎羊之義也跛者山守地而不至於地也故世以為畫地而止臨遯之卦不言犬羊者亦取山澤之德已至於天地也然而觀互艮應犬之守夜山止於地也大壯孚兌應羊之觸藩澤應乎天也自大壯而往則夬澤之從天也遯之不入於徼者壯之必至於躁壯以羊之羸角而夬欲羊之有辜不可得已角兵象也兆於天地應之水火若抵觸不止以至於晉其

角不待夬而即戎矣豈能健而說決而和以成順天應人之兌德也哉是故君子兌德之成只於羊之性情觀其深藏豈謂善攝生者如牧羊視其後者而鞭之蓋亦有見於澤應天而至於天者之難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於大輿之輹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震之妄動未有不悔所以貞者動根於艮之止所以吉而悔亡也孚巽兌者翕闢之象也天地守其翕以待闢與君子守其貞以待二柔之藩自為開決一也兌決也

震開也開則无羸角之困矣所以然者乾道下起而尊尚其震之往天之所閉誰能開之可知向者觸藩之羸亦君子之躁不待時也觀者大輿之益載也大壯之乾其旋轉之輪也輪之莞轂二之中也四震為輹所貫於二之中以往者也是卦所以成藩決之勢者明乎二四之為而要非得力於遯不足以幾此也遯以艮震之火不勝其巽兌之水則胃氣執其皮毛而不説胃氣壯於大輿之輹觀其深矣天地輪轉水火之流行也大畜説輹而後行則機軸之新舊以火化新則水通屯蒙之所

以大亨也大壯壯於輹而後行則羝觸之藩可以制羊角之羸而不可阻大輿之壯蹇解之所以免險也

六五喪羊於易无悔

象曰喪羊於易位不當也

坤言西南得朋兌得艮而歸之則震生震生而艮喪則巽生而兌喪是震巽之始艮兌之終應東北喪朋之候也得必有喪數其然耳喪羊亦非不當曰羊雖有喪喪之於易則不可乾以易知以震也乾生之易不可離坤成之難復之震下其易知也曰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敦守之何其保之之難也大壯之震起乾上山以起雷之躁容易之失也是故艮喪而終於有慶濟水之生也壯之兌喪於始之以易火出之早也當躁而離其正則風生而失其和雷過而風不及水火之不濟自此始矣與人心動而不正天機之說意不存國事之不可以有濟則奈何以容易一念喪失其羊而不知也然則羊之抵觸雖不可而馴之即兌德有成非謂羊可竟喪失之也莊生謂臧穀亡羊蓋亦有見於此此惟五見之矣五以藩決不羸之後以為天下事无足難我則即此是位

之不當不足為壯主也大壯上震之位本不如遯下艮之位為得當四為乾所尚非不當也所不當之位獨在於五瑣衆四之一決而休直如此懈弛之極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問三上皆以象羊何也曰全體皆兌則皆其喜觸之性三觸上上亦觸三三觸上而羸其角初時情事也至四之藩決三角之羸已解而上之羸不可解是向之持以羸三者今則自受其挾制而還在不能退遂之際矣巽

退也兊遂也謂遂是其上之意也而上不能何也卦惟泰之柔剛為往来交通之中若臨則二剛欲退而不能觀則二剛欲退而有待故三言觀我生進退而四利用賔於王惟至於剥則全不利有攸往也遯則二柔欲進而難止大壯則二柔欲退而不能欲不退而安心遂意以處之則亦不能非不能也時未至夬猶非无號之凶而上自不詳所以窮也何也巽性精微故觀雖四柔之長亦可以静觀其進退之數而處之震性粗莽當大壯四剛之長即不能以從容詳審之意而觧之則甚矣用壯之卒以壯窮也艱者艱難求詳之謂也詳則知羸之不觧非三之為也有以與震通而巽可退也有以與艮通而兊可遂也是故臨之咎不長而小人善於道長之會大壯之咎不長而小人亦善於道消之際也

䷢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問晉次遯何也曰師比之水需訟所通也師比之水歸小畜履則臨觀之終宜為需訟之始同有之火晉夷所通也同有之火歸謙豫則遯壯之終宜為晉夷之始此以天地之通復觀之也水行從天外之道也則噬賁起屯蒙宜為需訟之始火行從地内之道也則渙節起家睽宜為晉夷之始此以水火之通復觀之也是故需訟之水通復於天天者巽兊之中也巽出而兊入晉夷之火通復於地地者震艮之中也震出而艮入水出於巽巽者退也退則水行天下火出於震震者進也進則明出地上此需晉所以相通也問日出於地而地又麗日何也曰坎陷也離麗也坎陷於地離麗於天此坎離從乾坤之極四中之體也需晉者乾坤中通之始也需為天之生水則恐其下陷晉為地之生火則樂為上麗健足而後順全因之者也順全而後比之地順從乎水健

足而後大有之天行以文明而交通之適得也先之以剛健不陷天體之所以光亨也柔順上麗出地之大明也諸卦之離明不言大大明者尊稱之也尊稱於乾而時乘六龍帝德之開也尊稱於晉而大明應乎光亨王道之始也月得天之中剛日得地之中柔而月剛不如日柔之貴何也月剛為大化之通日柔為萬靈之主故日行從天審乎上進之始月行從地審乎幾望之中而天地之靈通可按候而知也是故月進而上日退而下為陰揜陽則萬靈不寧世衰之徵君德應之日進而上

月退而下為陽主陰則萬化皆通世盛之徵君德應之問外內運之來進與中行何分曰日月衆於外運則貴革為降之終而噬嗑為升之始通之中行月降則日升日升則月降師比之行已中為月降之終而升之始同有之行寅亥為日升之終而降之始升降之上下應運行之節候而獨以需晉之通卯酉為日月升降之中內運之豐旅為降之終家睽為升之始又自中行而通者也凡升降之道倍之而八而升降之中道不倍之而一世所以有九道之說也乾君也坤臣也下坤其有國之

候也乾不下陷而得健坤以上麗而得康健之在君出險圖功所以開天也康之在侯降康多福所以安民也問乾馬也眞剛在坎坤牛也眞柔在離則需馬晉牛可也而何不然曰取其交通之始可觀其盛際也馬雖得坎通之離則康以成健馬雖體乾通之坤則臣以成君褒其蕃也艮其庶也則可謂需晉者牛卧玩月馬行向明之象也離上則君所錫予也周官校人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凡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此其象也日下行而天子之明德不昭六轡如濡路車乘

黃之詩不作可以知群侯之不朝今柔進上行而所錫之馬主於蕃庶可知君德之昭然矣馬盛可以占君德牛盛可以觀民生晉象君德之盛而需濟民生可以无言日初明曰旦卯後曰晝幾中曰日正午曰日中日西曰暮夕曰夕正中曰夜谿之暢中深夜之中也水歸知暢火接知懽間地麗於日日接於地何也曰天地既通於水火日所出之方正水所朝宗之處水火相接即君臣交泰之從始也問蒙交已言接何也曰離明之體與坎相接大人所以繼明也至運行之分日下月上而氣

脉消則水火斷而不交月下日上而氣脉長則水火連而相接蒙通之晉而蹇亦相連則如接之旁通以應天下之物情接之中行以應朝廷之禮遇三者水火之數也水行之邪竄通逃以訟其君則褫之三火德之大明禮文以見其臣則接之三三褫於終朝三接於晝日日之主也周禮大行人之職諸公三饗三問三勞諸侯三饗再問再勞子男三饗一問一勞蓋本之此需之飲食宴享之盛也晉之交接情文之著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乾坤之全體性命之本源也故言高厚之合德乾坤之中通性命之流行也故言私欲之相訟與明德之自昭命自天乘私欲陷而與天相訟命之所以不自繇也性自地出火順從而與明相麗性之所以得自昭也問乾言自強是已坤柔何以自昭曰至強者至柔之主也大暗者大明之生也乾自強而坤柔不足以弱之離自昭而坎昧不足以暗之以此知使民无訟而歸之天以明德之昭而出之地也終朝三褫大畏民志之象也其虞芮質成之時乎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地麗於天之生火進西南而地從之坤文所以言晉也需之水出乾互兌其穴也晉之火出地互艮其山也山止曰摧上以手抑之而使下與山壓於上而不可升一也乾下行於險陷之盡坤上行於摧抑之盡數所爭也兌啓為巽則穴之出艮啓為震則正之行也乾公也坤獨也巽言也震行也坎真也為孚光之著而人不疑離明之初恍惚未定是罔孚也水行於天之中德之衍也

火麗以地之正德之裕也平沙之衍險陷所不爭乎地之裕摧抑所不攖以山澤之脉氣行於天地之通焉故也而圖進之急者褊疾反之中正不足也坎命而離性性命從生而性足以立命則五即其命也乾施而坤受初應不及五是其未受也二則受之矣至師而王三錫命乃其眷注之全時也人以中德之通受命於天與人臣以中道之進受命於君一也則知所以受命之道只於水火觀之水行而不陷則行之清淺者不壅之深淵火行之得麗則裕於寬平者不隘之山谷寬平者天地

中通之處水火所以中交也水火交於寬平之不隘而後歸於高深之至極天空地淵之意象也峻隘之地水火不可得而交與峻隘之人君臣不可以相信一也

六二晉如愁如受茲介福於其王母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火懼而水愁凡懼之始爭於愁之盡二前互坎愁象也守愁所以得懼貞吉之義也介者艮也介有分辨之義又有靜正之義故水之福食養之福火之福靜介之福也卦言安康不介胡康火之生土火施而土受也問火

君德也以為王母何也曰坎君道也亦父道也行之天下臣子之道也離君德也亦母德也行之地上婦女之德也咸恆其文王迎釋之時乎以其從天地之始則王父王母也師比為王道之興其武王一戎衣時乎同有為王道之成其文德彰明時乎而回視需其王父以健不陷於其子晉其王母以母之康得受於其女福祿從生之始也問坤母道也而以為女何也曰立體之坤為母運行之坤亦可以為女從其火之生也水歸天天有中正之位以為无訟之極王父得之以為化源火生地

則地有中正之位以為靜正之福王母得之以為風始王者受命之始國即臣子受福之初也乾外也王父主无訟之成其虞芮質成讓耕讓畔之民俗乎坤內也王母起閨幃之化其文母風行采蘋采蘩之女教乎

六三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坤之為衆允之謂信也然何以不言孚而言允大都自信為孚與人同信而信之大成為允信不足以盡之乾之謂君君主命者也而以晉之離主之需為命之下行

則上施命而下允行明德昭而衆心從允置所歌干城腹心之象也觀衆人之志可以知風運之上行太平欲開獨大化之元所疑於天地而後主師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比曰下順從則武功之疑成也凡天道成於无為坎勝也人不知其所以故上篇不言悔亡地道成於人意離勝也所行一不當而悔者多矣離雖為自昭之明德要以信於人心之同然者合於氣運之上升然後其悔可亡凡以中心悔疚之處非可易亡之物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離明之昭必有坎暗之邪以相抗大者為寇戎之生小者為鼠竊之出乾大坤小則需之坎其寇也晉四之離互坎則其鼠也凡鼠夜竄如訟二爻所云是已而鼫鼠稱能畫出以其竊石火而生即詩所謂碩鼠晉明之餘災也天地從水火之通需天地中正之位所以定泰交之基訟晉之二五爻是已需水火不當之位不足以致交濟之用需之水在天上晉之火在地上是已若比之水行於地大有之火行於天以為交則无此說矣問需

之上爻不當何也曰水欲其下出不欲其上入火欲其上明不欲其下暗坎失也離得也得而互坎乃奸貪也乾公也坎出於公及飲食之惟即樂群而敬友坤私也坎竊於私在昭明之世必自貪而畏人天下明主之側反為奸貪之伏有以也國家不去鼠竊之臣而貪風不息則年不降康與人心不去鼠竊之念而得失累心則德不昭明一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全體之坤離出於坎為性脫於習中通之坤離離於坎為吉凶之生其悔何也坎歸之極暗則離出之極昭詩言文王曰其德靡悔以悔亡見明體之昭无以加矣需不欲失晉不計得何也曰得失之計終不可解者人心之後來也當其始而水出於天歸於天未至於地之交而為師比則不至於失火出於地入於地未至乎天之交而為同有則不見其得而要所以主之者離也離外見而內隱隱中必有一念坎外顯而內微微中必有一念无他得失之故也苟離明之見為失得勿恤之心主

於顯比之成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乃真見王者失得不攖之心源自晉之明體始之也問恤自何來曰惕自陽生恤自陰生恤非人心之正乃情識之私諸卦爻以憂恤為吉者多而在晉時即所累於得失之念者是也明德之昭了无所累而不至師比之武功不成離之謂吉坎之謂慶往以至於比道之顯明非吉慶之聚乎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問外內遲之卦言尾言角中行之卦亦言之何也曰外

內之運通於中行中之生物自得而偏之中行以為象
地火之上為角天水之下不為尾剡勝之謂也若既未
之言尾柔勝也從四中之始則角以火晉從四偏之終
則尾以水濡何也外內運之水火從天地之始故剡柔
之累於天地之卦言之中行之天地從水火之交故剡
柔之累於水火之卦言之晉者地道之勝而火上進必
有角之屬應之而生兵象之見也其於人也明德初昭
而兵象先見尚非光明所及之時也坤邑也互坎則其
伐也而上用兵其伐邑之規是文王遏密伐崇之時也

若明夷之初天下皆師之象而明夷蒙大難之後可以
見天命升墜之故而用晦而明者沈幾識渺非若晉明
初出之時也

☷☲ 上互震下互坎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
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乾言大明終始謂坎始終於乾極離始終於坤中而卦
中所言則離行天坎行地也至需訟而坎出於天歸於
天晉夷則離出於地入於地於出之始而見其歸之終
即大明之終始所以分運也至師比而坎行於地罔有
而火行於天於復之終而得通之始即行天行地之水

火所以交通也天開於生之始地積於數之終乾始於
乘龍御天之大而其終也不過一亢坤則不生於冰堅
龍戰之盡不可得精也至中行而坎歸天不過一訟離
入地不至誅夷之傷不可得精也問乾金生水水歸乾
歸其所生也而何以訟地中之木生火火入地亦入於
所生而何以夷曰訟以既陷之坎情險而不知歸歸則
復於乾元之始訟所以元吉也若離火之明六子之氣
皆不足以掩之而坤土為離火之生三得其生之極而
火之明盡盡於坤數之終故詞曰晉晝也明夷誅也誅

夷之數阨於君德之始師衆之運爭於民生之初相因者也是故世以為水足需矣而寧知需之即訟以為明已晉矣而寧知晉之即夷凡太平之開闢於阨數之盡必有人焉主之訟之大人為天命之攸歸夷之文王為明德之在困乾始而坤終之故也要之晉夷已始非離行之盡數也坎難也坤則其大難也以天地斯文之真宰而困之不見謂非大難之象焉不可其德內文明而外柔順則不用明而用順順從其晦焉故也火之道自水出洛書之道自河圖出九疇之道自八卦生伏羲之

後有大禹至紂為夷明之象文王因里之日即箕子佯狂之時而箕子為倍艱文王之順猶見其明下卦之象也箕子之艱則全晦其明上卦之象也乾外也坤內也外大起於天下需之謂也內難起於家庭明夷之謂也內難而能正其志志者互震也夷以土晦之極而震木生震木生離火文王之文明當之演易之謂也文王移先天之易為後天與箕子之叙疇而相合天之所與也問箕子之象何與於卦曰天地晦極轉明之際在於東北東北為朝鮮以子爵受箕封應之天象亦箕斗之次也世謂箕子以洪範授武王身可不仕而道不可不傳已不知斯道之氣脉箕子艱守於東北之終文王化行於西南之始固已相接而相通有不待於訪而後授者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坤之為衆也臨以兌為臨兌者官也官臨為臨夷以離為蒞離者主也主臨為蒞卦應天行惜主德之見夷只言象大難象應地道宰民生之有主則言蒞衆卦欲晦其明恐明不晦不可克難象欲晦之生明明不生不可以救民人知夷之晦傷於明而不知傷之處即為生之

處曰雖大明過明而不養之以晦必竭之道也不用明而用晦晦即明之所從生如二言順則衆之所依以興者也若晉角之吝用其明於剄稜易見必窮之道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問明夷之火有飛象是已地亦有飛象何也曰觀後天圖地火上而天水下上者其飛而下者其潛也中行之乾坤无體巽兌即乾行震艮即坤行中孚之巽兌化水

則潛與需訟之天以行水一也小過之震艮化火則飛與晉夷之地以行火一也先觀於天地水火之始而後察乎雷風山澤之終動植之類可以觀大化之本源飛潛之類可以觀大化之交通當潛而不潛災眚之道也无以成水火之濟當飛而不飛亦阨難之未免之而後可以成天地之泰是故晉晝也日入則其暮也上晦之義壓其上而巽下垂飛而投宿之象以應明夷之窮窮而後通泰所以有翩翩之樂也坎以夜窴離以晝行則君子之于行也離互坎飲食也需晉之日中方食生

義之相接也夷則夜分不食之候也離通而震行之謂道道則車馬之錫也坎通而巽行之謂義義則宴食之惟也而明夷非其時矣互震則有主人之象无巽則无延賓之義交接无窮而離為語言之偽則主人之有言也以應明夷之窮窮而後通泰所以有于食之福也離也者文王也初有文明之德從之而與明既夷矣是文明之阨數大君受之而于行之阨數君子受之矣

六二明夷於左股用拯馬壯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天地之東西人身之左右也股出坤腹之下明入於西應之右股而左股去明已遠傷必及之於此知需言出自穴是水之出天為官竅之啓火之入地為股體之杈故乾為百官之君坤為一體之義股肱之傷心腹之憂也不急拯之可乎拯救者震之才也震木克坤土之結而離火生夷傷所以復全也錫馬之蕃將焉用之正用於拯捄之際而壯行可以相及即南狩之所亟須也乃即此謂順以則何也曰水歸天以巽歸兊則旋之成圓以為規則火歸地以艮起震則直之以方而為矩矩之

方始於地而圓之即規非另有規則也故主乾之用九為天則之見坤之直方為地則之始以從之通之中行訟之水歸於兊則從天之極而水復生明夷之火始於震則本地之水而火復出是天地規矩準則之合水火所從生也是故則者震之度也順者離中之真柔也順以則謂離之中順以震則而行訟必以坎之中剛啟乎巽源而從之也是故坎為命源離為性始命以始性性以生命於性命之源始言繼明循所謂文王之緝熙也水歸於有源之謂復命火上於有則之謂率性順則於

明夷之中猶所謂文王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是故日之明麗於有物有則以為推行之始與心之明順於手足之則以為交通之始則所以拯救其手足以為腹心之用者真明王之吉道也何也宮竅肢體相通者也竅順以聽夷順以則相因者也金水生聽聽入於其徼通之於師則蓄律呂之節樂所生也木火主視視見其矩則通之同人則類族物之辨禮所成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遡觀其從來而順復其全用聖人之所蓄言也

九三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水在衆中者師之將火在衆中者夷之主也出狩者天子之事三未為王有天子之德矣三在子正北也坤道南行自子向午則知其南狩三應上上之謂大首也問乾為首出以坤為大首何也曰乾坤水火立體者也乾首出而清則坤腹藏以寧位心腎而暢四肢皆言其立體也泰否既未之中通即首腹之運行也乾坤立極而乾挾坎之窮逆故以離折之曰有嘉折首乾坤中通而坤臨其火之全明故以師立之曰正可以上然不至師

已得其大首於南狩之時矣問乾挾其坎逆坤臨其離明何也曰觀坎於大過之終則知坎逆在乾不去其坎逆乾首不可得出觀離在小過之終則知離臨在坤不去其大晦之首大明之首不可得出也問坤腹也而何以為首曰立體之腹開於首出之始運行之首盡於腹藏之終積於坤陰之盡以敵陽明之生謂坤上為首猶其體卦陰疑於陽而必戰者也三以極明應極晦則大首之得三主之南狩之志天地之心也互震則動衆火則疑而以為不可疾貞何也曰王道之成尚待師比之通夷方用晦而明非其時不可也問師為土克水而射何以隕曰水通而震木生則克土而行故長子帥師必以中行木行則土盡則夷為火生土土挾其生則火愈生而土愈晦故其首惡在離明養晦時雖已得之其天命未絶必至師可以王乃其亡王之盡數无首之凶應之矣夫武之革命在革卦言之而中行之卦即以夷師為王道之興何也曰中通之卦明乎王道之通外運之卦明乎氣數之變謂水火得其中通之用則可以王矣氣數之盡其在革湯時乎革與明夷皆應戌之運師比

皆以辰而通成明夷言中通革言外運无二候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明之入也自右腹而下自左腹而上而明復接心則人之寅昧將覺矣四應丑之候是入於左腹時也未寅之前為晉晉時昭明其心易見既夷之後所生之明復接於心所謂明夷之心其心難知意巽也火復則風生心開則意隨其心離明則意之所向秖可自知耳離得曰得震得曰獲獲心意者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之謂也五

震門也五艮庭也出則日將明發之謂也然猶未也亦第意之欲出耳猶人心意中得其自處之道殷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其微子之謂乎微者幾也心之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乾自強則兌啓巽而不陷於水安有訟坤不息則艮趣震而不息於火安有明夷此乾坤所以為純體之極也訟明夷者天地之中通也乾自強之不足則水陷於訟之長而不消不歸其源也坤不息之不足則火臨於明夷之絶而不續不反其本也近取諸身人之情滋必不收於水歸之際人之息重必大鼾於明發之時往來之煩行絶之徵也呼吸之重明息之徵也是故訟不可長而長之天命之不安貞也明不可息而息之人性之不繼明也則甚矣交通者之有得而无失也興王之緝熙與亡王之不寤只爭此際古云天命絶續間不容髮此之謂也是故二者地之中也六二之明生於地中而五則上臨以守之明以生而反見其臨之極則箕子之貞象之箕子之朝鮮天地明發之鄉也上應巽宿亦春回

明發之始也其既生則文王也其已息則殷紂也箕子晦而文王明九疇明而八卦合天所期也非人意之所及也問需晉方始而訟夷相陀何也曰四通之通通於四偏之後故自漸之風變豐節有明夷之文既未所以爭於震用之伐也今其運回矣天主乎地以為泰否之交則火主乎水以為既未之濟訟之不長師比之利也故其後為艮震之有成明之不息同人大有之利也故其後為巽兌之有終明行不反於本源而欲交濟之无害未之有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於地
象曰初登於天照四國也後入於地失則也
晋明夷當卯酉之中天地明晦之界也日入於地中使是不明之晦主明夷之極日升矣而始言之何也曰日月行於天地自卯而辰者陰之盡也陰盡而陽會是日初登於天之時也自酉而戌者陽之盡也陽盡而陰會則日後入於地之時也訟夷之上爻皆辰戌之通而月行與日反故錫於終夜褫於終朝天地之月人之明命也月无光則邪魄可褫天地之日人之明德也日无明則迷魂必隕邪魄无光假白如乾迷魂无明全晦如坤魄褫於陽明之全魂隕於陰晦之晝古所謂天命不假易也問日月終古如常豈有隕落曰寅申為日月繼明之始以其為金木所初生也至卯酉而金木之旺月光之新則前魄之褫也日明之新則前魂之隕也吾聞日改月化體不虧傷凡物之改化於魂魄者人不及見也而性命已新命之已新訟之四得之性之已新夷之三得之而積邪積迷之餘氣從其褫落者皆在二上之文應與亡之分不兩存者也問離言照四方此言照四國

何也曰日月出卯酉之中以行子午之極則四隅皆其照照及於寅申巳亥則言四方四國者四方之國也國者有土之稱人也者離也人主得天之離離為坤土之生有人此有土之謂也而執意土之極也還以傷明傷則其則之失也問明出時是此則明入時亦是此則失何入地即為失則曰人以明行為禮度之應節離所以重明貴養乎正也至明夷而二為漸蹇之生故順則而行上為前蹇之盡故失則而隕亡王應之縱慾之敗有以也彼為禮度之失其小者耳而膚知明德已夷即天命之已去乎其初高明自擅入登天然其後事之失則真入地之晦而不覺所以應於晋之即夷為反對之盡也

周易郁溪記　卷九

䷤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外運分別內運合交外運雷山之列從地為水火之通復風澤之列從天為水火之通復內運之通則水火濟以通天地之交復則天地不交之終以歸水火未濟之極所以然者何也外運之雷山風澤為天地之通復而水火之中從之先天之圓義也內運之風澤雷山為既未之通復而泰否之中從之後天之圓義也問家人之次晉何也曰外運之四中通之訟明夷師同人以通之需晉比大有所以通內運之行也故家人睽接晉為火道之濟蹇解接需為水道之濟需晉通於比大有則家人睽通於小畜履蹇解通之謙豫是故家人解從水火之濟為天地泰交之始臨遯從天地不交所以守水火之不濟固外內之異道也問以家人名卦何也曰人者

離也日上同天天下大同之人道也家國分風風從火化一家之人道也是時蹇解之上其外也家人睽之下其內也蹇之五位皆正而解從之男正位乎外也家人之五位皆正而睽從之女正位乎內也而家人之正為蹇之正所從生女貞之始也問易不詳於男而詳於女於家人始之何也曰外運之男生從地女生從天天地之通變於水火必男生而後女有成本源之道也內運之女化從火男通從水水火交濟於天地必女以正守而後男以中通交通之道也外運之男借乎女男道也而女從之女之義也內運之女成乎男女道也而男從之男之義也然不但曰男女之義而曰天地之大義天地之風化則氣行故萬物為之交通男女之正守則中通故人道之有家室以此知男之從女非其道也乃義之宜也適宜之大通之天地正則義之制也不正則其義之害也故恒之始已言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其後惓惓言義而終之歸妹則曰无攸利柔乘剛也問巽散也何以為嚴曰斂於寒則嚴其正風也發於燥則散其邪風也故遯亦言嚴乾君也與上從乾其嚴君也嚴君之

於家整肅潔齊之象也是故震以通水之源亨屯者得
之以不離盤桓之根者為正行之志巽以釀火之化有
家者得之以不離嚴凝之氣者為正家之風嚴凝之氣
風化之始也問巽女也以為母嚴可已以為父之嚴何
也曰坎離接既未之始坎父也離母也而坎以巽生則
巽其父之嚴道也巽風嚴凝而離從之則謂父母之皆
嚴君可也父母之為嚴君而合觀於家人睽蹇解之卦
皆六子之倫也六子之相生為父父子子相序為兄兄
弟弟相配為夫夫婦婦而家道之正正子其嚴巽嚴而

先定家道正而天下之皆定矣問天下之大定於家道
之正何也曰六十卦之分皆運行而六子之氣脈得有
正定正此四卦造化正定之處天下之所樂得也是故
男之開天所以令天下之有家故彖曰子克家剛柔接
也女之成家亦所以令天下之有國故家人曰家道正
而天下定未有外行而不通之內未有內正而不定其
外者也問天下之定倘抑始於既濟之定乎曰然男女
之正即本既濟而來既濟之定謂六位之皆正也窮時
定於一身之氣脈通則即定於家國天下之風聲六子

從震雷之動而天下開六子從巽風之嚴而天下定天
下之所以各正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外運之震巽在下為坎離之本源始於極至曰天下雷
行物與无妄此特筆也明乎以雷行為有始而升則來
以時升從之者也故至屯而動乎險中爲則木以巽火
亦其從之者也內運之巽震在上為坎離之交濟始於
中通曰風自火出此特筆也明乎以風生為有源而解
則險之以動從之者也故至小畜而風行天上豫之雷

出地奮亦其從之者也是故易於終以知其始豐旅渙
節終於四偏之復其始也晉之火自地出故家人之風
自火出需之水自天出故解之雷自水出火之出風其
和也水之出雷其中也風雷通於中和之始天地之所
以油然相濟也其於人也巽言也震行也離中之柔得
坎之通而不燥故言之有物坎中之剛得離之通而不
溺故行之有恒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人道
之油然相濟風化之源也故風自火出為明巽之風生
至風行天上則天下明巽之風成火禮之血脈所通也

雷自水出為悖逆之風解至雷出地奮則天下中氣之全通大樂之聲音所惕也是之謂中通之至也觀其中通則知其偏復觀其風變則知其氣政窮大失居行之无恒之極也言語陷亂言之无物之極也中和之盡而後節以制度之生中孚謹於居室小過謹於過恭以待水火之濟又有物有恒之從始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有家謂二也離中巽有坎中巽无家人有家渙有廟坎離之通也坎中剛上決而下潰則亂離中柔上防而下閑則治離之防閑防閑其坎之潰亂也既濟之水上故思患豫防家人之閑謂初之怨四巽生坎變亂之易生也巽為離之志震為坎之志而相遇於初有風火而无當水則防閑之最早也早則及其未變之志而定之行之於睽女德之所以別嫌明微也行之於蹇男道之所以正行而中節也防閑之不早使其巽牽當不至豐旅之窮而變動之見於心志者多矣豈足為飭家之始乎

問易之謹變曰化而栽之存乎變謂萬物化生於震而

巽栽之以為兌則其變也離主之推而行之存乎通謂萬物相推於艮而震出之以為行則其通也坎通之外運之坎通從其離變故屯蒙從革鼎之成內運離變以為坎通離火无本坎水无源坎之相通全在離之得中而善守則風化之成此家人所以為既濟之始發而不欲其從變之易也彖言女貞女以正定則男不妄動妄動則男窮於豐女奔於渙一轉機耳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震發也巽閑也閑發其水火之行而艮得其火所以成也兌得其水所以遂也謂遂兌其志之所説也遂化之初以風火之畜成雷水之通是其閑發之道非其遂成之時也坤與訟言无成大壯與家人言无遂此之謂也

問革賁變之有遂何也曰天地之道説以遂其生正以復其性非謂兌之可以不遂也但燦閑之盡而後遂是之成不遂不可以有成不閑不可以有遂惟其屯蒙之通也而因以遂其變賁以成其化於天地之風骨見之惟其蹇解之未通也而家人以正其風蹇以正其氣於

天地之氣脈見之氣脈通而風骨之變化可以外全所以有草昧之成革昧而後豐旅有來章之慶亦其成也渙節有安節甘節之亨亦其遂也而家人之初則不可以有遂從其正風之始開也何言乎順曰離出之六二之中柔得乎坤道之順坐性之未滿女之初心莫有加焉離不自主而順從乎巽中從其旁運行之道然也屯之水從雷以為通之本家人之火從風以為化之源天地濟於水火人生濟於飲食天地之相濟也要於木火之化而金水之生家人之風以化火與昧之木以巽火

同一烹飪之象也離互坎者飲食也食饋曰饋其登於饌則睽之兑也五日噬膚即家人所具之饋家庭飲食之嘗也婦人无與於外事而酒食之宜是在中之饋正位乎內之道也即以此為女德之貞而采蘋采藻為天下正風之始淳和之无一有定也然後草變而昧養之隆盛於朝廟為享帝養賢之用以應天下大化之成斯男女之道所以通於天地之極也使婦女人有遂志之事而中饋之不屑為佚志之起即邪風之生女壯之可虞不必待姤時矣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風火之際或雨或暘之未定於人情則坎怒也離其喜也坎離從巽兑之口則嗃其怒聲之高也嘻則其喜聲之出也互坎於離則嗃嗃嘻嘻之未定也震躁於行則失嗃嗃之躁於言猶未為失也多怒則悔而危厲未失則猶為有家之嘗也家人有嚴君除父母則皆婦子也婦子嘻嘻有家人之制節所自失也門節自何來曰旅之火歸於山胃之所以成同也節之水歸於澤筋之所

以成節也胃氣以守其未濟之窮筋節以晋其既濟之通而人身筋骨之節與天地時候之節一也度數之制德行之議而一身之節制與國家之節制一也今風火之出水澤之反也雷水之出火山之反也火動則水不守巽啓則震易闢得之於節者家人失之得之於旅者解失之節之有失即在家人緩必有失因之而見者也夫既未之水節而生之甚難不節而失之甚易所最惜也何也家人嗃嗃嘻嘻之无定與中孚鼓罷泣歌之不定一也過善過怒生於濟火之動焉故也有物有恒

得於濟水之節焉故也節而信之以成中孚之濟故未
濟終而悋悋於知節家人始而亦致戒於失節節之道
要已哉關睢始化曰不淫不傷其盛矣乎要亦聖人之
性情同天地之節焉无他道也
六四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天生富貴地主貧賤水火者天地之中也交通則富貴
歸體則貧賤也蒙之震艮從水未離乎貧賤也革睽之
兑巽從火已至於富貴也是噬賁困井之本源不如也

蒙革睽之交通也至於內運則家人之富在火蹇之貴
在水豐旅者貧賤之主也渙節者富貴之盡也是豐旅
渙節之本源不如家人睽蹇解之交通也間貴不在睽
而在蹇何也曰外運水多而火少水多則富火少則貴
也言滿盈而不言富以卦无巽也睽則曰利出否以從
貴也貴在則富可知內運火多而水少火多則富水少
則貴家人之富以巽之得位也蹇則曰利見大人以從
貴也艮震從貴以有巽兑之交通也下卦之巽不如下
震之為行正上卦之震不如上巽之為得位行正而通

水之有本則離明出得位而化火之有源則濟水生脈
盛而後氣通則富盛而後貴出斯內運之莫要於巽位
也家人之順在位在火之位也小畜曰柔得位得天之
位也巽得火位而歛之於兑則艮以水行而起之為震
所以成蹇解之功巽得天位而歛之於兑則艮以地行
而起之為震所以成泰交之通造化之道通內所以成
外用小所以成大小者吉而大者皆吉猶是小過之所
云云也故睽之謂小事吉而巽實始之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師比以坎為王家人以巽為王何也曰蹇解之水家人
睽之火所化也火之化水風釀之則巽其王也故蹇之
坎未始不為王而王之用巽為水化之源則所假於有
家時也王之出艮為朋來之主則大蹇之以中節時也
易言乎假曰假假也以假為格假以真化之謂也震真
而巽假坎真而離假天之生震為无妄而地之聚澤為
王假假之謂也无真不可以主本无假不可以起化風
者蜂也蜂化似我不知其假也渙之假廟家人之假家

皆是道也王者外乘之運以屯為有國之始下震主之曰剛柔始交內乘之運以家人為有家之始上巽主之曰王假有家謂二五之交也問交不待於蹇之正配巽離皆四而何以得交曰外運之噬嗑賁為反本屯蒙為交通震交於巽坎之下爻即巽也內運之渙節為還源家人睽為交通離交於坎巽之中爻即坎也是故上巽之五爻為假家之王假則自交天地以風火交化而水生與王者以刑於寡妻之交化而人才之生武功之競一也故以巽之歛火為假家之道以艮之行水為正邦之才此即女正位內男正位外之本旨也坎惡也離愛也兌孤也巽相也爻以水足濟火則坎不惡而離相愛不交以水不濟以火則離之愛不勝其坎之惡也言交而不言相愛以坎之无離也大都外始於中之无尤而終於仇之有疾內始於情通之相愛而終之於機密之相害曰君失臣臣失身是所謂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此愛惡之大分不可不明也而家人則其方交而相愛之時也恤者憂之意未濟之時多憂方且戒之若濟時喜愛之生而中鄉恤則有不可恤以失水火之和亦不致吉祥之集泰者天地之交三曰勿恤而後爲福祉之吉家人勿恤而後睽曰有慶蹇曰內喜文王之難難在宮鍾鼓樂之此之謂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巽終於兌兌其孚也巽儀也艮威也兌孚而艮守威之著也巽終於兌則艮始其震震身也凡易之道往必有反自五之交桐愛風與震交身之往也不交則身之反也反身即是威著非別有威也故曰反身之謂也來有身心之无得而能令家邦之胥化者也故假家者以孚信為家道之有威而威以保乎蹇之反身修德蓋本諸此也大有為天地水火之交而曰威如吉亦謂无艮也然乾之為艮即天威也應天時行反身不足言矣震艮巽兌之交情交之威也心本於身必反身而後威著也

䷥

睽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問風火不動而火澤之動何也曰家人之風以畜火風正則火定轉而為睽則定極而動動則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乾言流濕就燥其全機也睽動而相分革息而相

併其分運也分運之道內接之動定之脈外接之呼吸之息內欲其動而分者女道血脈之經行也外欲其合而併者女道津息之從歸也故睽從中通之始為二女同居之不同行革從其外極之終為二女之同居不相得睽與離兌三女也何言二女曰巽之畜離為父母行嚴道以正家則睽之二女乃其同居思嫁時也離行從坎兌行從艮是睽之從蹇為志之思交而各得其配故不同行若革已分於蒙女以男之不交而志不相得通極而變所固然耳問革不疑而睽疑何也曰蒙革為男

女之分行離出於本明之體所以不疑睽蹇為男女之合交明行於精欲之通則嫌疑之易生睽以去其嫌疑而交乃合疑則不可以得合也問睽以成行革以成變豈盡女人之事哉曰非然也天地之象分男女之形體性分男女之情欲男以主生女以主成其始也女居而從男之行其終也男通而從女之變蓋於睽之性情先觀其深矣天下之澤流而就日與人身之脈趨於從心一也此即女之性情所從生也天下之山正而就月與人身之氣趨而歸腎一也此即男之情性所從生也家

人之風既乎日其象必暗暗則疑睽之風欲為澤而麗乎日清明之生也明則信信於以兌為之睽也則蹇之山不起雷而守乎險則從乎兌之所睽也澤本水也水聚而麗火則思交晉日出地上需月出天上日月從天地而通而日月之進退可知也睽之澤麗乎日蹇之山從於月山澤又從日月而通而日月之進退亦愈可知也家人睽為進而上豐旅為退而下豐言日昃可知是下之終節不可失時之極可知是上之始上從其需晉之始下從其漸歸妹之終者也日者血脈之至也月者

精氣之通也血脈麗日而華然後精氣映月而清五之深得中而應乎二之剛是日華之新情生於澤之相麗也然後蹇之剛得中而節乎三之行是月精之清機發於山之已止也山澤感而雷風作水火之所以交也人道之明蝎光沁見於性情之會當亦如是吉祥之微也乃吉亦有大小之辨焉凡易之始皆自終來屯蒙自頤來出於大通為大事之閑家人睽自中孚來出於小過為小事之吉家道不正不可以定國小事不吉不可以國大祭其細節如大業之有監謹其數微知大用之有

成通之天地萬物之全亦猶是已天地合體也而火通於巽兌天之事也水通於震艮地之事也睽之而閑則各有其事感之而合无有不同不睽不可以有同也男女合體也而水行於震艮男之志也火行於巽兌女之志也睽之而閑則各有其志感之而合无有不通不睽不可以有通也至於萬物之紛氣脈之大全也火通於巽兌萬脈之疏也水通於震艮萬氣之貫也睽之而閑則其事甚懸殊而究其分感之而合則其事從於氣類不睽不可得類也血脈以火澤而睽故精氣以雷水而

解睽於派派分則解於條析人以大化合同而交而抑知其派別者之疏於明麗條析者之一无浸淫乎能睽者本於未濟之治辨不能睽者出於既濟之淫交解之所以言狐也始於嫌疑終於節義不審於別嫌明微之用者不可以有交即不可以有成也是以與泰同辭焉水火之濟天地之所繇以交也而即以此為時用之大睽之時用脈行而氣通天地萬物之交濟所以无有壅閑之患也革之時用風變而氣化天地萬物之本源斯所以有疑成之歸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水上火下其交通也交已而火上水下其定分也定後起交此既未之道也乘之運行則風自火出其交通也交已而風反之澤則上火而下澤其定分也定已而山之起雷為雷自水出又其交通也從水火之交如是從天地之交亦如是而天下異同之辨可得而詳之矣水火通於天地之中地異而天同水異而火同先師而後同人則先異而後同水火通於雷山風澤之雾則風雷同而山澤異先睽而後蹇則先同而後異所以者何也

造化之初澤從風開而離通於中則濟水之生生於風火之合化是其同也雨降而水行則睽之澤從於蹇之山而分洫之是其異也至於旅則火歸於兩山而各異水歸於一海而皆同渙以風行水上為上同則旅以火從山下為下異可知是睽以同而異風以火翕之謂也渙以異而同水以風通之謂也知師與同人之水異而合於火同於人為性命之合天下之所以志氣相通也分之而山澤之異則才幹大小之辨蠱漸之所以相殊也知睽蹇之以同而異於人為氣脉之條貫天下之所以往來相連也知旅節之以異而同於人為風氣之凝結天下之所以通塞相爭也閒外運无同異之分乎曰乾坤之言大同大異即外運同異之始中通之同異又內運之同異所始也大同之始分於各異之終各異之終復還於大同之始可知天下之一本同源者皆其緜分條貫之不紊者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兌之初體於人為天和自得之君子兌說之生即震悔之亡是純德也人道之相濟以馬馬蓄廢於晉而喪於睽何也巽離兌皆牛也艮坎震皆馬也需晉之天地交通為牛馬盛衰之會睽蹇之水火交通為牛馬得喪之際家人之巽生離即牛生睽則離火克而兌金成金大之得水木之喪也息之牛得則馬喪喪兌而不得其艮則天地不交故大壯喪羊喪震而不得其巽則水天不交故睽喪馬得必有喪數所期也此正於晉所蓄廢之後一喪而後有全得也通之人道之交情好睽疑之後初應四而互坎盜象也喪亡之徵必在於馬然不可少此一喪也中孚馬匹之亡故窮時水火相濟睽而喪馬不行故通時水火相交何也相睽則相思相思則相遇若有得而无喪則亦非其真相遇而君子了然於得喪之際矣震木盡於兌金之成金成而水生則震復解之來復馬復之象也然必戒於勿逐逐者震之性天地之開震艮有往復而巽兌從之責震之有行故大畜為良

馬之逐水火之交艮震之性復從其兌巽而生貴兌之有居故睽不欲震行之逐不逐而兌不失其元和則巽啓而水生震之復也猶之盛德君子盜喪其馬而究感於醇和之氣則歸而還之也此可見世情之蝬疑天懷之中和所不受无妄以真行而得牛睽以和居而得馬皆出人意計所不及天致之也世有和而不流之君子而合睽有幾於馬復見其兆馬耳善者離也惡者坎也徒坎非惡而惡生於離之抉坎故噬嗑與睽皆言之噬嗑以惡之有間不可以歸天地之化故曰惡極而不可

揜罪大而不可解睽以惡之有間不可以致水火之交天地萬物之衰也窮結於噬嗑通猶未解於睽其後見馬隼之不可不射悖之不可不解而在睽之初猶可但然而見之兌見於所說也老氏以聖人之行舉無所役其角虎无所投其爪蠆尾不螫持噬不加匪但无患害之及且若舉風昔之兇心而辟去之不存也間離以敬辟咎睽以和辟咎何也曰離君德也君咸曰辟離以全體之明麗震之敬故敬行而坎辟兌以下體之和麗於上離之明即雷水之解所從生就和說之中已具迅雷

之性是坎惡之所黜奪也黜奪而不化者然後劓刖之刑比之噬膚亦猶之噬嗑之道而大小之有異也

九二遇主於巷无咎

象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家人之離二下巽五假之以為交睽之離五上兌二遇之而亦得遇卦言得中而應乎剛交則不必言應不交則從其應而遇之也問澤火何以相遇曰澤即是水故仍可以遇火雷即是火故仍可以解水遇則說之麗者止以行險險難之解也臣道得之而說以遇於明主之

德止以行乎大人之功蓋有以也問巷為何義曰兌室也巷者室中之通也二女雖不同行而同居豈无相通遇之於巷似非正道然剛以震行為道柔以兌行為道大畜之上曰何天之衢可知是良馬逐行以交於屯者相遇於御天之路夬曰王庭升曰升階可知困不失亨者之遇於堂陛之間若內運則不然震之行跡縷縷必有所失兌之行精微所謂小事吉者以從小處相通也總以睽孤之時臣之於主窮於朝廟之上而遇於委巷之中精微委曲之心足以釋臣上之睽乎一險之路豈

失道者之所為乎問家不失節朝不失道相因者歟曰
已火不從風之嚴凝謂之失節澤必麗火之相通不為
大道澤火之不失道而後當水從之曰義无咎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睽自二至上之位皆不正而不正之說无如三不正之
明无如上卦之所繇以成睽也而妻之疑以三起三以
處位不當而說所見端自足致上爻疑見之多也離車
而互坎之輪者輿也巽者繩也巽上則牽兌下曰曳牛
引與行掣而使不前者亦兌也初衰馬兌三駕牛而且

掣猶然既未番坎之意但以睽時之人情相疑上與之
應而不相過則疑見之多必以三之曳且掣者二之為
也人也者離也與所戴也曳坎之行而不濟於離其人
之克傷必其天劓之刑也問此象之旨謂何哉曰牽而
制之所以變也化而生之所以通也化貴其艮為全卦
之守守則生變貴其兌為全卦之牽牽則制衰馬掣牛
乾坤之愛其所牽也曳與番人坎離之受其所牽也天
且劓馬則克制之矣金御火爍以傷於天日之表猶人

之天刑也巽傷則无與於震傷於山氣之通猶人之劓
刑也艮傷則无與於兌皆以兌不過離而爍戾之過无
復說而麗明之初機也人以為天真不雨而不知制於
離火之盡則化為坎水之生天道之制化與人情之制
化一也不經此一番疑見之多而後釋則謂初二之見
而相過過非其真也問睽言天劓不傷其離履言眇跛
則坎離之俱傷何也曰兌之毀決從坎離之中金火來
極也從乾坤之極極則害於坎離之中矣問困亦言劓
刖何也曰克制之道象之刑獄九坎離之爭於震艮巽

兌刑賞之會卿榮辱死生之際也困之劓刖小刑也至
於兌極罪大則噬以勅法而滅之睽之天劓亦小刑也
解之可以赦宥者也豐旅為生理之盡則致刑之用不
復滯獄以留之何也木火之盡而疑間之去則金水乃
生與刑獄之用而大化乃周一也問无初有終與无庚
後庚之同謂何也曰蠱為甲木之生日終則有始其外
行始於復見於屯巽為庚金之生曰无初有終其內運
則始於睽終於節甲木之始於屯者庚猶火生庚生於
睽慝辰土之睽是无初也其後甲終於噬嗑而兌金猶

守苦節而不改是有終也造化非甲木无以開天非庚
金无以成地甲木始於剛明而終於壯烈庚金始於元
和而終於風節不知甲庚之行者不知天地始終之道
也然未有此時不過而能有終亦未有此時不疑而能
有過造化兩暘之感皆陰陽相疑之極而以澤火之終
為水山之始是始栗之元初而過剛之有終人道亦若
是已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巽相而兌獨水多而日一日之一麗以兌之獨不止睽
之疑直以睽疑之故而孤而无與矣孤而无與豈无以
行濟物之志乎然易交可以得常人不可以得元夫元
夫之過正以其睽孤之故也嘗觀之天矣有澤氣之未
净即日象之不孤睽之未盡也有山氣之未収即月光
之不瑩褰之未盡也睽蹇之未盡不可以見山澤性情
之元和也外運以雷風之始為元屯鼎言之內運以兌
艮之初為元睽言之而蹇不言以庚金之元和在兌而
不征艮元見而亨利隨之矣人之有是德也謂之元夫

人之有是遇也謂之元夫之過益不弟賢知之交皆後
起之情識也既中有元和則止中更元沴戾而攀援欣
羨之意絕日以孤求澤以獨應應火如是應天亦如是
通之於履所以言獨行之願與幽人之貞也天適然與
之遇與人遘然而與之遇一也遇則交交則孚交孚而
厲以危厲之行行於睽疑之中金火相克之際也風状
於澤而山起於雷通於國家之時用乃其志之行也問
易於志行雷時而後言之何也曰人情於合交之始便
謂志可得行此非也如既濟之位皆正皆當以為志可

行矣未幾即亂必經未濟之後從真治定而四始言其
志行家人睽從既未而通者也人謂家人孚交之時志
可行也而不知睽疑之生必經睽疑之繹而後其志乃
行以其孚交之後不可得睽也與履否志行之機一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五位不正之卦宜悔之多惟初之麗在說初而說无妄附悔之亡也五之明在衆中而明无妄見悔之亡也悔亡之德本无與世相睽之意而況下爻之疑間亦已噬去不存乎厥宗謂四也四互火之上文明之宗也自二以上循噬嗑之爲間者中四之剛也互坎者豕之象也三爻之柔則所噬之膚肉也問離之明上出何不以上爻爲宗曰說而麗明莫覩於四江漢朝宗之處也此處

之象進止行人文之大宗也且祖功宗德從家廟而言也故巽兌從坤之象皆以爲廟而水火之在中其祖宗也故晉同人小過既濟皆有王父王母祖宗考妣之之文而適之内運則睽其宗德養其祖功而渙爲立廟從其水火之本源也噬嗑以外體之兌巽合爲口而艮震其噬也睽以内體之巽兌合爲口而艮震其噬也家人中饋陳以待噬者也大化之道物間於其中則坎離无自而交坎離之交精神氣脈之化也肉骨從心脊之通坎離之屬也尾角從首腹之極乾坤之屬也故遯欲其

尾之不屬而壯欲其角之不羸而後睽之脈化塞之氣通患在皮膚之重錮於骨氣而不化不得交通之機而四已噬去之不存與噬嗑之噬膚噬腊噬肺之屬一也問五爲睽主而用四之德以爲噬何也曰自五遇於二而三上之疑不足爲間四初之爻爲元夫之遇非他爻之所及也噬嗑以初上之合噬之大也故諸爻皆噬睽以三四之合噬之小也故五以四爲噬大化之合坎離晝而乾坤之氣從根柢而復小化之合既夫轉而泰否之氣從交通而復解言復小畜言復自道此之謂也則

甚矣小事之吉爲足貴也君子之致濟不尚過苦之節君子之合睽不取皮膚之交皆造化精微之極致也過苦則氣脈之俱枯膚交而痛癢皆隔不足當精誠之之合致惟四有噬嗑之德五受其成而往焉吉慶之來也離善也坎變也離化而坎通大化之險難欲解而吉慶之祥兆先見五之謂也夫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
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上之多見亦仍見其三也豕互坎也下兊則泥塗也睽
應三月之侯豕之負塗火跡而水已將濟之象也離人
也互坎其鬼也凡坎離之通皆人鬼之交渙則為神立
廟而睽則載鬼滿車立廟者本源之神也滿車者運行
之鬼也本源之神從其誠假運行之鬼從其疑召疑生
則鬼來疑盡則鬼去以睽在陽明之際鬼不傷人之時

也若疑成豐鄗而闃戶无人則真鬼瞰其室也坎為弓
弧也謂弓曰弧弧之義也矢者震也矢從中出震從坎
出而主之者離也此睽所以為弧矢之利也艮為張弧
兊其括也震為說弧巽之不括也不括則說而弛之天
之將雨也俄而雲當張之象也俄而氣散說之象也雲
必說之盡而雨乃聚時時張舉乃虗氣耳人情亦然疑
之將釋一大疑而交乃合不可強也問先後之異何也
曰氣化盛時先火而後水兊疑而震為之辟則先疑而
後釋氣化衰時亦先火而後水震疑而兊為之結故豐

得疑疾渙以散之渙而不散疑成而殺機動矣故節曰
君失臣臣失身此睽之所以先張後說旅之所以先笑
後號也總以外運之震莫知幾於初念而不作後念之
疑故曰君子幾求而性明也內運之失過壯而失明故
先念為逆火旺而水濟之故後念為醒往以遇雨謂往
以過乎解水之通則羣疑亡矣巽離兊類也震坎艮羣
也類之不明而群疑之生明盡則疑釋外運之群類相
分而不相搆故信而不疑內運之羣類比昵則疑而不
信然自大壯以來藩决不羸藩籬去而類群散睽所以

應泰之通也所以否不亂羣同人類辨以從之自觀以
後門戶密而黨與聚節所以應否之塞也水火之交存
亡之數也火亡則水生以應群疑喪之數可也

䷦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渙節險在後也蹇解險在前也需訟為天地之難曰險在前也以乾道行之曰剛健而不陷通之蹇解為水火之難亦曰險在前也以艮道行之曰見險而能止易道之貴應而防陷益如此也問屯貴能動蹇貴能止何也

曰外運之雷山為天行非險之所能陷故屯動乎險中而蒙亦果行而无所滯內運火化而後水生氣反於澤而後山故為雷雷不止以待濟水之生不可以得動也君子之有得於此也澤欲其麗明而有靜山欲其見險而能止山從澤翕止從靜定蹇之根睽有以也問以知止為知何也曰日從雷風而出之謂明月應山澤而歸之謂知明以神發知則精微自乾坤之與幾於震巽為知之至坤之時發於艮兌為知之光大故外運行乎屯曰君子幾求而往明也內運則說而麗乎明要待於見險而止者以行之不止不可以有行蹇所以亟稱其知即豫言知幾之神所從生也問蹇言利西南不利東北與坤何異曰坤所言統體也析於內運之卦爻以觀之可知後天圖義之精深矣水火之中通也天地之風氣東北從之西南坤所謂西南得朋乃與類行風反之澤則雷反之山火化而水通今則風澤來而山雷往蓋即家人蹇解之卦是其運行也故水火之濟通之天地之交天下濟而地上行亦風澤來而山雷往蓋即小畜履謙豫之卦是其運行也惟四偏之窮也天地之風氣西

南歸之東北地行於澤化為風而歸之天獨天行於山化為雷而起之地中臨觀遯壯之天地不交不交以守水火之濟故豐旅反雷山之本渙節歸風澤之源則火熖而水消濟道之窮也一寒一暑之轉運如是一陽一而之轉機亦如是也但兩陽之機轉於極至之已通則易易焉耳問外運之不言方何也曰外運為天行不以方隅拘也通之中行則言前後左右上下以明四中之所通也中行通之內運則得喪窮通之候按方而見者也是故家人睽為風之反澤以迎日之初曉故睽曰說

而麗乎明蹇解為山之起雷以應月之初出則止而見其光此水火相濟之先幾也至旅曰止而麗乎明則羃竄之應曰於窮山節曰說以行乎險則潮汐之應月於大海此水火不濟之先幾也此固天機之見於月生即見險而止者所由以通於微彰剛柔之故也問不言得朋而言得中何也曰天地以濟水為中道水之濟火而風雷反之澤山乃為得朋不得中安能得朋朋來在五有以也則當其通而行以窮之道欲其往來連接而得朋友之助難矣其斯以為得朋之詳義與是故比五為王坎得位於天地之中者也蹇五為大人坎得位乎震艮之中者也艮不經坎不足以起震人非武功之著不足解難此睽時之人群所當利見之者也問當位貞吉以三言也五為大人而貴於三之守貞何也曰家人五位皆正而巽順於四之位蹇之五皆正而巽當於三之位四之巽正則反之兌而嫌疑之盡三之位正則發之震而妄動之盡五為得中之主而以三之當位為可行天地以正氣解難大人以正道定邦其義一也解言動而不括出而有獲蓋本之此問也不言時用而睽蹇解皆言之何也曰本源之水火初通不盡其用革則其用之成也交通之水火用於睽蹇即其存義之終而解其與幾之始也使不如此時之用不足以致水火之濟无以成天地之交所關豈不大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外運火後而水通通則水之有餘故山下出泉之源全足艮極而起震震行之為果行也內運火化而水通大化不盛則雨水不盈雨水不盈而險阻不平是山上之水之不可以有行也坎功也離德也震反而艮其身也巽反而兌其修也故蹇往之解為圖功之時而反之際為修德之事有火不患无水有德不患无功未有不反修而可徑往者也問蒙只果行便以育德何也曰外運貢窮而蒙通山中存火其德也山下出水可以育之此果行即作聖之功也爲成則聖賢之德也內運之睽蹇山之從澤其靜安之自修也水之從火其功崇之惟德也震身艮其反身也不然而功以浮動即德力之薄也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易道入運只是反復反復即是往來震艮之為往來精骨也巽兌之為往來血脈也精骨見之動上氣之為也血脈見之呼吸風之為也天地之卦風氣之始也水火之卦風氣之中也外運之困井為往來之見見於本源也內運之蹇解為往來之見見於交通也天地之道止一風氣之往來本源之始以交通之盡者為風氣之全暢而不知處通之道要不離蹇人道功名之會亦若是

為已矣巽從震動其名也兌從艮止其譽也蹇之艮止而睽之兌隨之則知其來而有譽也惟龍德不論名譽曰不成乎名也曰女子貞不字不名不字也亦有龍德之惡焉所以然者天道先坎而後離先坎而震艮先之震出於坎準全於天機之動而不可止何名譽之足云地道先離而後坎先離而巽兌先之反身修德德立而名隨之與屯之動乎險中者異其才矣才異則作用亦異艮待也兌宜也外運之水有餘故艮之起震起於无待內運之水不足故艮之起震起於有待即待於反身修德者之至足也解欲其來復蹇欲其早牧皆其待之之意也而蹇之待為艮兌之相得宜之謂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坎離為王道之通而震巽艮兌則王臣也皆王臣而獨二之為蹇蹇者坎復互坎也離互離則家多嗃嗃之情坎互坎則邦多蹇蹇之事蹇之又蹇而不可得已者臣子之自靖斯以見王者之有臣耳盡如宴安之鴆謂之王臣可乎震坎艮群也而艮又為躬離是而坎非是時

宴安者相與尤之曰是蹇蹇者何為也欲以擅功而榮身耳而不知非此之故也其未濟也下渙其躬上渙其群所以四否塞之運水火之濟睽亡其群蹇醒其躬所以從泰交之通然必於此明其故者何也蓋以蹇蹇者王臣功成之時也艮故而震新艮終而震始新之功啟而遡其繇來之故所以白於其終也尤者坎之怨也坎離之交易疑則易怨外運之卦二男同行貴无尤貴剝大畜之文言之二女同居則亦貴无尤爲文言之內運之卦亦然睽也者女尤之始也蹇也者男尤之始也女

尤於害德男尤於爭功怨尤之不釋非所以定家非所以正邦也然德之修也以其嫌之辨功之著也非其躬之故睽終而疑解蹇終而怨釋自然已

九三往蹇來反

象曰往蹇來反　喜之也

蹇外也睽内也雷風外也山澤内也往不足以起震巽為外怨反則足以合兌乃其内喜喜者離明之成於兌說也山澤以離火之足而通其交功名以内情之喜而合其志其義一也離前遇坎則睽外有慶坎反得離則蹇内有喜天地將泰而吉祥見於小畜物難將解而喜慶見於睽蹇可先機而知之也

六四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坎綠也艮手也蒙之坎出於歸源之後綠斷而復接之象也連則已接而不復斷也萬滿萬諸投於水中引一而出者相連而不斷天下山水之象亦若是焉已是萬水皆綠之引也萬山皆手之接也蒙之水自天來天山皆在包裹之中而蹇則所包之小山小水也蒙為天下

大源之水接於細流蹇則天下支派之水連於大往盡源泉之與濟水兩相通也由此思之造化之道水濟則連火未則斷既未者絶續之終始也而通之中行則晉接而同人斷通之内運則連之於蹇解斷之於豐旅豐旅以後窮山大海遠為隔絶不相連接之象也是故天下之大通則氣脉連接而不斷窮則氣脈斷絶而不連連接則一統之始也斷絶則分爭之終也四之連三時用之大孰有如此哉屯言經綸蹇亦其經綸之盡也相物於屯膏則人情之膠漆可知相物於萬綠則人情之牽連可知木綿以為衣蛛織以為食物類且然而况人乎問天下水實而火虛光實而艮虛以三為當位之實何也曰山者澤之依也澤欲興風從乎山欲起雷初既有待則其氣皆厚聚於山而山復互水是三為當位之實而可連接其交以求通也造化之虛感不足以致兩人才之虛聲不足以濟難四不速三不得一實濟之才也

九五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離火也從兌則其小事也坎水也從艮則其大蹇也有
覩則可小蹊之象也有功則可大蹇之象也大蹇之終
即大解之始以五之濟水而生也水生而艮之起震其
朋來也問坤之得朋於西南應在於豫令言於蹇何也
曰朋來於水火之濟蹇是也朋來於天地之交豫是也
不利東北喪朋也一喪即得一去蹇來也而解之則已
至也至則　孚之以至於豫曰盍簪乃應西南之得朋
也問何以知五之朋來曰以月之象觀之坎者月體也
艮盡而全晦坤象也是喪朋在東北之方也震生而微

明解象也是得朋在西南之方也雖此言之震巽欲交
則下應夫婦之求始於二女同居艮兌欲交則上應朋
反之得始於二男同行此即坤道所謂得常得朋之時
也問旅節之水火非日月乎曰日月通於晦明之相錯
窮於本源之自生火本於豐豐生則旅盡水源於渙渙
生則節盡故旅之意義喪而節之道窮是夫婦朋友之
俱喪也問家人以正失節塞以中節何也曰外運火之
不及以節其水之過內運水之不及以節其火之過節
之為卦以水節火節以水得以火失水寄而火跡也蹇

水通而火之跡失主於水之寄守是火之正不如其水
之中也濟時失節之在家人中節之在蹇女之通者男
之節也未時窮火之在豐塞守之在節男之窮者女之
苦也節之塞中藏通兌欲巽而水有源則艮起震而火
有本蹇之通中有節火過而風欲反澤水不及而雷復
反山故諸爻往之意少而來之意多以五為之節焉故
也大人解世之難與朋來集群策羣力之合而節制之
用在於一人此之象也解言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
夙吉從其所節之謂也以此思之而節之未發曰制度

數議德行解之已發而比禮比樂之容出之步趨應以
風雨大人之節德業應於天地之節候皆可知其所以
矣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震巽枝葉也坎離之通英華也結於艮兌則實成也實
成於兌不如貴成於艮以艮之為可大也剝言碩上艮
也蹇之言碩下艮也中庸言誠之自成者仁知合德而
時措咸宜亦果實碩大之象也問碩於何來曰貴之成

果必有碩大者應運而結旅節之成果亦必有碩大者應運而結結從天地之復生於剥言之不待也時矣結從水火之相濟於蹇解言之不待豫時矣是故三之富位實德成之元碩者也上往以濟蹇將以外行也而上志之在三所以反内而求應也從貴者引三以從五也主其美利者離也而利縣於巽主其尊貴者坎也而坎通於艮巽離无相從之道得初應之而就其三倍之利艮與坎亦无相從之道得上應之而引為利見之榮凡一王之興而富者得富貴者得貴推其縣来皆有相從

之故不知者第以為偶然之遭逢而已矣問此言碩解言百果草木可得其詳乎曰果實之象不出八卦外殼而内肉者離也外肉而内核者坎也外囊而内瓣者巽成於兑也坎專一兑分瓣瓣以科分以正合各正之性也艮曲也曲則彎先銳也銳則有囊直也巽則如蔕如條也果蓏之變象不可勝窮而細之至於兑莫物之卵生亦如之則要取於艮果之碩大以成艮而震萌為長子為玄黄圓天地水火之從開也

䷧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復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来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險以動謂坎之能用動也復之動以順行通於屯之動乎險中震主之也解則震不足以自主而為坎所以是險以動通之於豫則順以動亦坤所以屯屯之下震曰志行正也雖難之未解而君子无悖免之心上離之震

去下之守而數動數動者苟道也苟動不可以得解而天意之難數已盡亦可俾免矣衆者坤也即行於西南而震往之則所得之衆也民者天所合也於雷水之卦可以知民於澤火之卦可以知天也大得民則革以順天睽亦順天之始也故解以得民得衆之於得中相因者也蹇往得中則水火濟解往得衆則天地交得衆而不外於得中則水火不失其濟而天地終成其交斯所貴於来復之吉也問往来之无定何也曰權兄以自主者往来无頻煩之數為險所以不可以有定矣離正也

坎中也水動為雷不動仍復於坎之中則亦可曰火出為風風入則仍是其離之正然離有餘而坎不足所以貴來之得中而深慮夫過動者之不復也解之震雖解難出於坎通之外恐不復通於豫之震雖知幾出於坤靜之外恐生疑何也以上體之震離坎離坤皆過動之故也有似往謂自坎而往為震也風者早也豫之雷應中之候猶來終日之時也解應已之候雷發之早也无所往其氣在兩兩所以養萬物之命有所往其氣在雷雷達其發生之氣則可矣雷發之春夏之交者過震則萌反壞故風則往有功雷發之秋夏之交者過震則資不結故不終日則吉君子牽難而過動非以安民亦猶是已問與復同詞何也曰剝復夬姤天地始水火之中也凡風澤之中有大姤之機凡雷山之中有剝復之機噬言剝噬解言來復亦水火中剝噬之盡而復生之始也則安靜以養微陽不但復時為然雖坎在往來交通之中每欲往而即來而又不能來而不往往之以風則亦无害其復也至小畜履謙豫之交亦有剝復夬姤之義曰復自道曰夬履亦天地中夬姤之盡而剝復之始

所以養復陽之生則一也豫所以有知幾之說也至風澤之從地水不可以夬姤言雷山之從天火不可以剝復言則臨遯豐渙之終焉故也天地解而雷雨作作者震也震作則坎亦可以言作離成於中氣之結實為百穀艮成於偏氣之結實為百果蓌之所以云碩也果以坎為核得水則萌以艮為甲得雷則拆果甲之分拆應雷雨之開解屯應甲木之生破寒沍而出本根之所以盤桓也井禹其華寔之成解應乙木之生正穀雨之時百萌之所以悉生也旅節其華寔之成所以然者草木之大本從天地之始故剝之碩果以應陽回之數若家人之佳瓜解之佳果生於水火之濟以應年穀之豐易精大小之辨而重氣候之節惟其時而已言用之大者坎之功也言時之大者不失其候也天地解陰陽之難而萬物皆生君子解斯世之難而萬民皆生非其時則不可為功碩不大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過者坎也大過小過皆厚坎也外運水過內運火過水過而挾其火行之以震則惡極罪大而不可解者水盡於火也火過而挾其水行之以巽則過小罪薄可以赦宥者火以水過也是震在陰盛之時出於離火而噬嗑之象曰勅法應陰之殺也陽盛之時震出於坎上而解之象曰赦宥應陽之生也赦者震之解也宥者艮之寬也也不說桎梏其嚴令未解也解後之艮乃无不寬然相宥也於此知噬嗑之惡極罪大豈之所以致刑也中孚之議獄緩死解之所以赦宥也一赦宥而君子之民與百果草木之俱生矣

初六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八體卦有水火之際於坎四爻言之八中八偏之中行有天地之際於泰三爻言之八外八內之運行有雷風山澤之際於解初爻言之八體之卦觀之水火之際一際而合坎與離合則乾與坤合震艮與兌巽合是四偏之分終而四中之合始即外內運之從間也八中之卦觀之天地之際一際而分天與地分則天地與水火分即八中之合終而八偏之分始是外內運之所從歸也至運行終於分歸噬嗑為剛柔之外分節亦其剛柔之內分也運行開於合始蒙為剛柔之接蹇則剛柔之運則即此是運行相合而易分之際甚矣其不可易易於此也天地之道莫要於水足以濟火而後地從以交天何也家人睽蹇解巽兌先而艮震後未而轉既之始也故從泰交之通豐旅渙節震艮先而巽兌後既以守未之終也故從否終之塞通之有窮一轉機耳閒震艮道也何以為義曰外運之震艮為本始之道而巽兌從之故不失道而知義之首成內運兌艮之為存義巽震之為與幾睽蹇者所以為義之存也家人解者所以為道之交也則於其道之有交而知義之无咎則甚矣道義之辨不可不詳也風之无害於氣與人道之女无害於男一也故起之雷行曰以解悖也從此思之傳言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此即其理以精義之始也義爭於陰陽剛柔之分際天地泰不泰之關鍵也於此不失義而後知恒始於夫子制義然後女貞於始闡睽之有辨蓋

即君子反身修德之寔際道德之所以和順也故水火
相濟之於雷風即言行之有物有恒也至水火不濟之
終而旅終於義喪則節終於道窮男之失義未有女之
從道者也益觀於男女而通於天地之火而國家可知
也男女為君子小人之從生男女不失義故五曰君子
有解小人退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狐得坎氣而生乜之水不為狐以始源之水水以應日

解以交濟之水生狐狐以侵人獲而去之則人道之乘
時也間既未之數濟取象於狐何也曰狐以九月成陣
故既未之時狐以侵人即狐之道以求濟三月分行故
蚤解之時人已遠狐狐不勝其人之道而可獲三者坎
離之數也三狐之獲所以衛田田者中氣也去晉之鼠
獲解之狐鼠去而火无窮虐之害狐獲而水无浸淫之
虞乾坤之中氣可得而通也黄中色也矢直象也同人
中直之德通之於解則中直之器也間噬以大克得金
矢解以水生得黄矢何也曰雖以睽為狐矢之利是火

以兌旋之成則水以震直之生外運貴火噬得而乜用
之內運貴水水得而自用之其寔制之自睽始也間焉
言黄耳此言黄矢何也曰玄黄者天地之元始也外運
之水通於火見天地之元於兌啓於巽聰明之德也內
運之火通於水見天地之元於艮啟為震黄矢之器也
艮之起震以一為中轉故二可以得之而他爻不與也
得之在二黄足以制狐之從矢足以殺狐之媢人之所
以獲有其田也然即此為中道之得何也曰需晉為中
通之始比大有為中交之終中行之應於極至旁通之

所會歸也故外內運之水火皆欲其中道之得不得其
道不可以會通於中而合歸於極也外運自天地之外
而通水火之中故復之中則從道火得中道也夬之二
爻水得中道也內運自水火之濟而通天地之交故師
言之而小畜豫之卦即其中道之所通也間夬之水得
中道於巽解之水以震為中道何也曰外運巽之力過
於震始源之中道也內運震之力過於巽交濟之中道
也然後知天地之中為水火之大通火中之道為帝王
之道行旁行之水不足通於中國猶人一隅之見不足

與於大通水莫大於中通通莫大於中行黄矢之象稱
名雖小取類則大也問中道之得即坎離升降之道乎
曰然彖進上行上行於東北之隅則入於西北之隅水
始下行下行於西南之隅則歸於東南之隅日行而水
應之日水之行大地之道中庸之道也帝王之道天地
之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震為竹萎艮背也艮負而震行故以為負乘者坎之輸

也三在二四之間則負且乘也美者離之容醜者坎之
態家人曰交相愛離其兌之說也坎離方交而可為美
者亦可為醜坎淫於震之動也水火未濟守其醜而好
生男知義而女守節是以風化之可由既濟而從乾其
好而不知其醜家人之女失節而解之男失義失節則
淫失義則盜然後知君子之言有物而行有恒蓋以防
其始也坎我也自我而招之曰致兌金之生曰戎兌生
於睽解之寇動則出之為戎坎在內為移在外為誰誰
者巽定其何人之詞節之三亦曰又誰咎謂坎兌之國

體也令正以坎互坎我即寇也則又以為誰之咎也以
此知國難未寧所憂外亂外亂解而大淫之生大盜之
至淫與盜相因者也大盜竊踞去非容易其在上時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家人睽之巽兌從大為官竅之合說麗乎明口眼之通
也蹇解之艮震從之耳寧之通也蹇解之震艮從水肢
指之分也分之四指為金木水火而拇其土也家人睽
之巽兌從之血脉之暢也咸拇為指動之始乘於運行

則解自春而起憂下解於艮而上答於震解足而行乎
也艮牽於兌則當解之未蓋猶人一指之下牽而全體
之氣脉俱為係戀令言掛脚之豫此之謂也以此知艮
兌之下牽男女之情也震巽之上交朋交之義也蹇之
五言朋來矣至解之四而下牽於情欲之昵欲上合於
風雲之契未有能孚學者也四惟解之而結合之至有
不自知者矣解時孚令見於指之連於腹心水火之通
也豫時盍簪見手足之衛於元首乾坤之通也於此微
言以喻之而四之不解以四之未當位也解之五位不

正而震其不正之主也不正之動下而不上正此一線之牽為難割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震為君子以其開坎而見離也故也曰君子幾而解曰君子解五之為君子則知三之互離竊君子之似者耳雷出水之中而行以火之性有不發發則直解而无餘非水之所能留滯而不解者也君子維有解謂止有解之一道无他端也解則不患四位之不當矣既未之離妄見而疑坎則誠至而信睽往遇雨為群疑之亡以誠信之在坎也解則君子之解小人小人亦不疑君子而為之退者信其无所不解无一可昵也問屯蒙何不言維有解曰屯蒙與萃焉分雷動而風不散雲行而雨未施故曰施未光也蹇解與家人睽合風散而待雷之動動則風從乎雷而盡解之矣問他卦之君子不言有孚於小人何也曰男女者君子小人之從生也君子從男小人從女當男正位外女正位内之初即慎別其進退之始機自睽以明別嫌疑而男女正故剛柔之際男足以制女四又自解其拇而一无繫焉女不昵男即小人之不疑君子而誠信而退之矣天地之大邪火阻雨邪風牽雷火得正而雨不疑暘風不疑雷天下之所以審風而知氣也然則言進退不言消長何也曰始於進退之機終於消長之分進退之機始於解豫則消長之已分其後進退之機始於觀豐則消長之已分總之泰否之中轉於既未者不可有傳也家人離下蹇坎上本既濟而來坎為濟主不可以小人言之而言謹守之節火以巽失水以艮守依然未極而濟之詳義也睽則離上

之謂君子解則坎下之謂小人本未濟而來兌下則昵睽以明之震上則斷解以破之依然濟極而未之詳義也所以小人退而君子進者猶之雨後為陰翳之解而陽明之見也人情无小人不致睽疑天地无陰逆不致過旱雷雖有解則坎无可結而皆開開則仍以陽明生之非雨之可以主暘則非小人之可主君子之進也

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公者艮也當蹇之當位以圖功故艮出為震震解其坎

而震之成功則仍反而為艮故上之為公二得黄矢公肰而用之用以射隼以隼害於田也公以解難之功著出而射隼隼之所以无敢逆也城闕曰墉同人下離曰墉解下坎亦曰墉坎離通者也三據下之上則其高也問害其所生曰悖悖於何來曰悖以氣化之終火挾坎逆而成者也爲之初猶為未悖噬嗑過毒而豊為已悖可知至頤大過為道之大悖而小過從以上逆悖逆之極也悖結於地塞其天而解散於雷通之水也猶未解解則其解之時也問既獲狐又射隼何也曰中孚之滛氣結而為狐小過之逆氣結而為隼狐以應水之滛溢則火不位上隼以應火之悖逆則氷不位下田之中氣不可得而通也獲之而滛逆之浄則中和之全所應於小人之退而君子之進者並以應於禽獸之退而人道之進也

☶☱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問四中行於上下之交是已咸恒以來詳於四偏之上下何也曰四中乘於四偏之旁中之極所以旁之通外内之運行是已若中行之至比大有四中在左右之旁交於四偏在上下之中通之中所以歸之極而損益其轉機也問咸之兌上剛下損亦剛上柔下損不言而謂之損下益上何也曰損即咸之所轉也咸以地之柔上而役天之剛下則艮之從兌天地之欲泰也而泰不離否損柔不足以為損轉之損而天之剛上而役地之柔下是泰之乾上行於坤即損之艮上行於兌損之上行即泰交之道所以上行也是否之道盡通於泰而不得不損何也艮之從兌從其血脉之交也血脉之為紧華則逐情逐情則失性故成之為感害而恒為失德之差兌之從艮從其骨氣之交也骨氣之為素靜則神清神

清則精生且兑者金也金德之以火成其好修之不已也故曰損德之修也損以遠嗜慾之害而益其本真之固也有孚者兑之信也損偽所以存誠誠則定定以從止止則安安則真元之本根吉道也則以是而无所咎於心艮貞也兑可貞也損之又損於嗜慾之盡斯固君子之本願永矢勿諼焉可也所以靜以起應妥以起行而益道行攸往之利也天下之往行正志豈嗜慾不損者之有幾乎震益也外有所合之謂也兑曷也內有所畜之詞也謂損德之清真如是其將以曷之用乎无論

百爾靡文可以供者即國家之禮莫重於享以其為神明之交也艮神也兑享也艮一也兑二也兑之至震則二簋也古者享禮八簋為盛四簋為中二簋為簡而損時之用二簋二簋乎哉誠之二合於神之一精神之一致形氣不足以間之是孚信之至也真元之言也真之可而往之利也感而必應通於天地之全者也乾言天地日月之合以為人神之不違其極至也通於天地水火之中而咸以一起二則從以百慮損以二合一則通於一致一致者人神之應也乾坤以來人神之應自有

此以二合一之一時而損是已不貴於咸恒以柔從剛而貴乎損益之損剛益柔乾坤以來有人神合一之時以應有此損剛益柔之一時也而損是已至隨蠱復之過差无艮先之正應无復二簋之可以用享以无復損剛益柔之時也故歸妹之天地不交而置之水火不濟人神之合者從乎虛消之數甚矣損益之時不可失也失於中之通而全於極至之歸未之有也是故泰否者四中之中也既未從泰否之交通損益者四偏之中之咸恒從損益之交通天地通水火之消長天地之時也

艮兑巽震與時偕行之道也夫婦之年相配曰偕天地之時行艮兑與之偕合而成其交水火之時行巽震與之偕合而成其濟以是為與時偕行之道天水有消長則風澤之為損益地火有消長則雷山之為盈虛是故損益之巽兑外內運消息之中也損益之震艮外內運盈虛之中也不言消息言損益以氣脈之中消息不可見而火之成金修之則損風之生水裕之則益損益者盈虛之始也究之則盈虛者消息之終也乾言與時偕行損益應之其運行之中也乾言與時偕極損益之中

歸則乾坤之極至也失其偕行之與時而欲偕歸之合
極不可得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山上有澤上說以浥其下止則虛以受火山下有澤澤
損以益山山則起雷澤則起風於人則忿欲易起也震
不守根其忿易動發於其火也震戒而艮懲艮以心之
所止者懲戒之則火不上炎風不守翕其欲易流流於
其水也巽斂而兌窒兌以心之所說者窒塞之則水不
下溺與造化之山止則雷不妄發澤靜則風不妄生一

也損者嗜慾之損本真之益也嗜慾之損孰切於此此
夫子所以以不遷怒不貳過盡乎顏子之好學損德之
修此之謂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天戊而地已天地以山澤為二氣之通則山戊而澤已
外運以此為天地之合而中行於損益以通小過之窮
亦應候而見者也問皆言已而不言戊何也曰甲乙之
生丙丁丙火生戊以克水要於已收丁火為克水之盡

則謂已為止義可也咸恒以來風欲係雷則澤不歸山
已上之不足也戊不足於已而庚辛不成則壬癸不生
濟水之竭也已土足而風歸則澤往往之之速曰遄氣
行之謂也問損之遄即本於咸之速乎曰然咸之速速
於催之而開損之遄遄於抱之而合不開不可得合開
之愈速則合之愈遄天地中轉之機也以是為火克而
金戊則水生而木益日時計之者也天之風人之事也
風已而從山之交與人臣自已其修省之事而上從乎
一德之交一也外運之天地合志皆以通水火之交中

行於泰之尚乾坤尊之也尚坤而乾與之交則損之尚
艮兌尊之也尚艮而兌與之交此之合志即彖所謂泰
適之上行也天地合交之志无非欲水火之通水火通
而生民之胥益豈其情昵之咎乎然不可不酌損之也
兌酒觴也前注曰斟留斟曰酌澤之從小不竭其源然
後山之起雷不動其本使以其遄合之坎而傾其所貯
即遙交也所往雖遄而損其一不損其二酌之謂也問
否終何以貴傾曰泰終而金寒則否終而全傾天地水
火之轉也損益從之始時之不酌損終時之只欲全益

山澤雷風之轉也人皆轉於氣數而有人焉不為氣數所轉道豈遠乎哉事豈多乎哉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咸恒之山雷易從澤風故二有咸腓之凶以山无中之可守故山從澤之謂從則雷從風之謂從婦則惟咸九四之為守正而後恒九二之能久中則知中之之足貴也損益之風澤易從雷山故二有不貞之凶然而二自得中惟損九二之中以為志而後益九五之中正直以為心則雷山之俱吉也所以然者澤風之益山雷澤者風之源也故損益之道於二乎定之問二本自中何謂中以為志曰泰交自中也損益從之而合其偏以為中中以為志也中以為志者之審觀於此也三陽損一而或山澤之交不須再損再損則傷澤悖而三陰益一以為風雷之交不須再益再益則起雷雷之或擊即征往之凶也而要雷起始於澤虧然後知天地之所以損益者非曰此有所虛彼有所盈也惟澤之元有所損而山之所益與臣之自重其道而君之益敦其好一也何也

守脈而氣加益守精而神加益守臣道而君德之加益是弗損之所以益之也人皆知損之為益而不知弗損益之之為益損之為益者外物之相助弗損之為益者性情之靜安所以相感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乾三爻之行也自需言三人之來其後言三接三錫之類皆三數也是乾坤之六陰六陽立極於外三陰三陽交通於中所謂三人行行於泰之所以交通也天道不外於人情故只於人行觀之而天地合交之道可知良朋也究友也初為三人同行而至其欲交之時一剛自損而往於上是一人行也一柔自應而承於下則其所得之友而交巧成人為天機所用而莫之覺也問同人之言二人同心何也曰天地之通水火水火一陰一陽之交是二人也二人本天地之中氣以通於身心是一人之同心也蓋當其中交之始天地各以三人損一而為之交交於澤之從山是朋友之意合於氣也然後見夫二人合一之交支於水之從火是君子之身同

於心也天下之意氣各於心性之同然而後知君子之德業始於朋友之交三人損一而无疑然後二人同心而无間朋友之交與男女之交一也无有疑於中所以所合而相得无有間於中所以斷金而如蘭若朋友之交中有二三之念欲君臣一德之歡不可得也與男女之疑不得合同之歸一也聞外內之運亦天地之通水火山澤之起雷風而不言同心一致何也曰四中乘於四偏之分中分於偏則德分於才德分則不可言二人同心同心者四中之中通也才分於情則不可言損三

致一致一者四偏之中合也旁運要之中通非中通之同心一致旁運之去疑去朋亦不可以有期也聞易道只欲疑二之釋旁運之卦爻多詳之而損獨言其三則必疑何也曰乾坤之極全體之天地通於水火而雷風山澤從之所以大同於應求之合合交之盡乾坤之相待而六則必疑疑戰之所起也乾坤之中師同人之相待而三則必疑共攻之所起也故三人同行由於三人損一而使相得不損其疑朋友不可以有交也二人有同心緣於大師相克而使相過不相克其疑間心性不

可以大同也泰否損益為天地中通之盡一毫疑朋之不存以於同得所以益曰固有之也又曰得臣无家大得志也而究之於有成徵之世道盛於君臣朋友之相得衰則疑一起於朋友至於君臣極之上下數應婚媾有言以應冲道疑戰之盡无他中德之不通必至於偏分之極而後已要其始只是合交之不以精誠而疑間之生也是故師有否臧比有匪人不可得泰交之通則求同心一致而不可得欲外內運之去疑去間亦不可以有幾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復與豫皆以震為疾非謂震之自疾也震起於艮而止傷於兌則小之起雷必疾疾眚之見也四近兌而損其疾謂損去邪說之害正也用兌為合用震為使使遄者使兌中之互震則遄速以損去其疾也喜者離之祥也艮下起震則離生於人則忿慾之速除而喜說之自生若如人情之弃而不斷必待傷害之深而後去之欲以損疾而遲无難矣君子去妖冶之婦割邪佞之愛古者

以為除有生之固疾可喜莫大焉故觀於損之喜可以
卜神明之清觀於益之慶可以卜民物之福非離德之
有祥不可以益上非坎德之有祥不可以益下益身益
世其機一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龍无體而艮性雷風之起則行故咸恒其龍蛇咎蟄之
候也龜艮體而兌性風雷之歸則益損益其元龜益明
之候也自頤言龜之不食大過言龍之遯世无悶而龜

龍之潛伏從坎離歸乾坤之極龍蛇啟蟄元龜益朋應
既未交於泰否之中令江漢水合山形如龜蛇之交其
顯象也古者元龜距冉成尺二寸直六千一百六十為
大龜天數五地數十則知離之為龜常龜也十朋之龜
以應天地之全數即書之所謂大寶龜也咸恒之中互
天損益之中互地天地之精神之所為人不得而測之
故龍行應之神化曰木之或知也龜朋應之靈通亦曰
或益之也然象以為自上祐之與大有之上同詞何也
四偏之復於頤大過中孚小過也則臨右而遯左而咸

恒在其中間是下左也四中之通於師比同人大有也
則履左而豫右損益在其中間是自上祐也右而神助
之曰祐故非人之所能違也問違為何義曰水歸天曰
不克訟謂水者金所生也歸於所生則不克明夷之火
亦歸於所生也通於咸恒水生則木起氣行則風開故
兌巽開而艮震從之天推之而開人不能強為之合應
乎龍以通龜之始也火同天曰弗克攻謂大克則金成
金成則火斂亦其弗克也師之水亦其弗克通之損益
神歸則氣固所以益於上下之朋艮震合而兌巽從之

天之所合人不能強為之違應乎龜以合龍之終也漢
書云天行莫如龍地行莫如馬人道莫如龜乾坤之始
龍馬兆常泰否之中洛龜啟王天之所合人弗克違人
國之興於斯為盛泰為乾元之氣通之於中而福祉之
聚也損益則詳其善慶之來而龜蛇之合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二之弗損益之謂弗損其澤自有以益小上之弗損益
之謂弗損其小澤自有以益雷風以艮之上起震之下

而上得兊以啟巽則所得者以益下之志也得志於乾
神交通之中則所得之火者也即彖所謂无咎利貞利
有攸往者於上見其全矣於何驗之驗之於得臣无家
泰之乾坤君民之交通也損之艮兊臣友之交通也艮
之得兊為朋之得友從其君而得之則上臣之得下臣
也家人以來人私有家至損而損下益上之心臣道得
之而身家之念无矣臣有家而天下損臣无家而天下
益何也上下合志而損寧知損中之所得抑至是乎人
皆求益莫知自損无復有淡泊明志之事不知其志之
所在人事知身家之大損即天下之大益天下之大益
即天下之終无一損乎

䷩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
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
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恒之天以剛上而後地以柔下為當與乎風水火之欲
濟也而既不離未不足為益精之益而天以剛下而後
地以柔上則風與乎雷而未盡於既乃所以益也乾坤
之交君民之通也損君德之修也益民澤之沛也坤以
震而動兊而說民說之象也德合无疆乾坤之謂也損
益當大地之中應天地合德之時也損自下而上則益
自上而下自上下下者自夫心而下之萬物與自若心
而下之萬民一也天地以山澤為道絪緼之氣而之成
也水火以風雷為道火光之見齊之始也何也巽性潔
清天地之氣通於雨沛之盡而一无留滯於其間則无
昏翳之梅而星月之光俱著是其驗也則可謂咸之明
從山自召雲之象也恒之雷風不足以發之故未光火
若損以合交之盡致而盡為開發之无餘是臣之於君

也盡去其一間之疑君德之於民也有如天光之齊中
通之極也使其益下之澤不本自天心而市恩見德之
意所為闇汶也多矣觀光者觀泰之光大始於外包益
下之光見於中濟損益者盛衰之始也盛時大光衰時
亦復振起至蠱而天下復治至漸而若德善裕亢固象
深仁厚澤之時有卜其引曆之永長蓋以此也利有攸
往者震巽合而為行也二五皆中正而二不如五以巽
為坎水之所生也離喜而坎慶喜其火出慶其水生喜
得於蹇背之去者慶得其吉祥之失以為攸往之利者

猶所謂一人有事於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之義也巽
震之木舟楫之材也天地之中為水源之通而火與之
交不假巽震之木猶人之无舟楫而馮河以濟者泰之
謂也咸恒損益為濟水之通而火與之交猶人涉以舟
楫未道之行也問易詳於言未何也曰天地之道未不
通行則金不凝結震巽木道也艮兌金道也金木為水
火之生成外內之道是已而於天地道水火之中畜觀
之咸之啟恒而震從乎巽木道之立時也損之啟益而
巽從乎震木道之行時也立者水火之未通也行則水

火之方交也是故前此之水道未行而今乃其行時也
巽股也震足也股上足下於人身見之風上順而舟下
行於涉川見之天地之火機亦若是已於此審知其道
行之陽而隨蠱之後行反之止暢反之凝所以為金德
之成也外內運之害柔進壽日之升也要以自晉至益
者為天地之中是動而巽行者為日所進行之无疆德
合无疆者天地之始元也命水進於地之中水盡其水
之行也日進於天之中日進其日之行也日為水之生
陽為雨之主天地以日月之友而雨暘生是天地以日

進行之盡為德合无疆之中而兩大之生意傾備而舟
之地天之所以施者巽之為也地之所以生者震之為
也坤言萬物資生承天時行其統體也至立不易方者
益之无方是天地之合於无疆即施生之益於无方應
乎承天時行之運使者也問天地絪緼萬物化醇之外
又有施生乎曰非也天地絪緼絪緼於日進无疆之時
也澤之起風山之起雷即天地之施生於无方也故統
觀損益之道與時偕行則四備之偕乎四中以為行也
若分觀其所以損益則知損應之月益應之日日之謂

時也月不退則山澤不損日不進則雷風不益凡損之
道與月偕行而精誠之无有不致凡益之道與日偕行
而陽明之无有不全損益者明誠之通也通不失時而
歸之合極夫亦愈知所以矣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雷風之恒雷以風立也風雷之益風以雷動也使雷不
從風而天精之不定无以得恒風不從雷而地氣之不
醒无以加益此恒益之分也善者離也過者坎也天地
交通雨暘无定忽而火氣之所聚見善之象也忽而水

結之未通有過之象也震動也動則遷兌變也巽改則
兌變之始也恒立不易方益則雷起非一處火在則雷
隨故雨欲晴而雷先之見善則遷之象也風起非一時
水至則風隨故雨欲至而風先之有過則改之象也令
五六月之候是已而君子之心機應之亦其天為之也
是故咸恒之始山澤受火以為心雷風容水以立身立
本之道也損益之交山澤懲窒而水火无炎弱之患雷
風遷改而水火有變化之機交濟之道也天地之盡乎
水火之盡乎濟之所以无有留滯於中者也故以為變

則應之革兆之成遷以為化則應之噬賁之成以是知
顏子之不遷不貳則可遷可改遷改之轉於中則變化
之歸於極天下歸仁全易之所合歸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不厚事也

問咸之起恒利於震巽之用以安身損之起益利於震
巽之用為作事何也曰咸以艮從兌則震之從巽恐其
本之不立故振恒之无凶損以兌益艮而巽之益震雷
不大震則風積而出生益之善也通之人道事與也厚

坤也損已事而往則上有厚事之來動自下起大作以
震之以合其神氣之火醒巽非積陰之所能滯也問坤
體言厚益不貴厚何也曰易之道外凝於天地之極則
欲山澤之相敦內通於水火之中則欲雷風之相薄雷
風散薄而中无積陰之滯而後山澤敦重而外凝而純
陽之極是皆泰交之坤元所中通也故損之元氣在五
艮以厚受兌之益也益之元氣在初震以動破巽之昵
也以是為吉震動本根之固也益之以興利利者巽也
非滯陰之利雷動之起則巽其利之興也无過動之咎

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於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咸恒以震艮之內從巽兌之外故曰志在外也損益以
震艮之外合巽兌之內故曰自外來也震艮從巽兌之
外故龍蛇之啟蟄在上竅艮震合巽兌之內故神龜之
含靈在下朋損以兌益艮兌起為巽則艮下為震元龜
下甲之靈縣上甲而來即其自外來者也問永貞之與
比同揭何也曰四中本源之始天地欲泰而水火未交

用雷風之恒以起山澤之咸則欲其享之達四中交通
之後天地已交於水火之濟則以山澤之損成雷風之
益則欲貞之永永貞而後水地之比而永貞者初得之
以永貞於中火天之成於大有者三得之以有於中益
之所以有終也問震方大作而以為永貞何也曰大作
以發散之盡即永守以貞固之成正如元龜之象得乎
艮震之合以守之其息綿綿久存永貞之道也蛇之象
得乎兌巽之分以行之故蛇精也龜神也天地精神之
合見之龜蛇之交則知人之德通鬼神上帝之所馮依

也兌上享於艮山川之享與朝廟之祭享無享一也巽
下享於震震者帝也帝不降於地郊社之義也豫應秋
之候薦於上帝萬物告成之時也益享於帝者夏至方
澤之時也始為夏至之始而於益言享以始之巽柔不
可為帝又始退位於未之候非其地之中也損時二簋
之應言於卦而知全卦皆浮華之去而精神之交益時
備物享之而亦應則於爻詳之巽五為有孚之惠心與
天地生物之心合而以五之應爻為王之用享用其永
貞之德通於神明如所謂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上帝

其極至也未有中而不通之極者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事者巽也震動於下其事多危則凶事也損益從泰否
之中轉有大吉必有大凶大凶之盡乃大吉之全陰邪
積中以其雷天震之三在雷風之介其受之者也固民
也物之大　得坎為无得離為有得乾為无得坤為有
命生於无性成於有自性命通於情欲之交也咸恒之
轉於損益損於靜正之心者益之以凶危之事則情欲

之盡淨而性命之固有固有之於中則全歸之於極也間此妄之言固有遯亦有固志之說何也曰天以成之則固地以生之則開凡水火之交通天地所固有也天地之開方開而愈固固其所有而生意乃足此无妄與遯之謂也若中通之卦否以收泰則益以收損所以要於既未之極也是故開時之固有自天如萌生而殺藏之不脫結時之固有從地如寔成而殺衛之已堅使益時无所結寔於中天地絪緼之意亦何為也然必以震動之大者為保有之固非雷風交作之後不見其有此也以此知天地水火之精蘊備之身心發之事業皆其未有不待姿於後來但不經山澤之大通雷風而體不盡於用安之用知全其體知體之備者知有者也知用之全者知有之固者也聞易每言中行曰易道以趨時八體偏以全復決之中行天地以中通水火衆於艮震兌巽以為行故復其從道之中行也夬則去邪之中行也主泰之乾下尚坤之中行而損益從之則有孚之中行也以兌巽之從坤以益艮震孚信之至也則有孚之中行奚為者也水木不寧何以地平金火不結何以天

成地平於中行之通天成於外歸之極此之成功非宴安之得而凶危之盡也經於凶危之盡而孚信愈不可解則用圭以告其成其成之也難其守之也不易所以相告者相與艱難以守之斯固有之義通於天地之大禹稷顏子之道然也問五君也何以為公曰泰否之乾坤得位五君也以泰之坤為元后則益之五其辟也圭圭告成其禹也告辟以上告於堯明乎地平而天成者臣子之事猶之從天地之中行其水火而成之者山澤雷風之事也玉坎象也治而為圭者兌象也書契以象兌之存圭璧以象兌之信王通用火龜以兆其成神龜出洛之兆也禹始治水用圭以告成功泰交之中天人之應也問禹之圭圭告成宜在乾坤之初而言於損益何也曰乾坤坎離之開即泰否既未之始也否之時離祉為周之彝倫攸叙即大禹之道也則後後世經凶事而告成功皆大禹用圭之遺意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三四皆中行震巽之合中以見於行也中行之告公亦

上告於五五為益主凡有所益必告之震易知也巽易從也旡三之志自損以益上巽四之志自損以益下凡所告之而從者上下合志之謂也國坤也震動則遠從其時也泰道過中震衰而旡旺隨亨於西山天運之東而西也益道過中亦震衰而巽旺益之遷國利西南不利東北之謂也身心之益莫大於遷善而改過天下之益莫大於遷國而興王震坤象之主也巽坤象之依也震以主其動而動時之情依戀而不離依四也五用初為大作用二以享帝用三以成功用四以遷國以四有

益下之志為衆心之所依焉故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旡巽多有孚之文以從中孚而通者也問三二以四為公五為惠心何也曰咸恒艮旡之間心位也巽震之間身位也交通之則損之謂安其身益之謂惠其心反之而巽上則巽德之從巽主利而好施在心之惠心也旡告而巽間初元吉也五則問其元吉之象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益應其候正始亨之盡而美利

之成象曰易問之矣謂直置之不言可美天道巽間則物不結君道言惠則物不忘不忘而驩虞之惠以明我德惠亦非下之有孚於上也上有孚而不問下有孚而相忘下民之於君從巽所結合而各得所利皆惠然於我德之同然而不言所以成乾坤之大也固有者自得也惠我德者一得散為同德也天心惠沛而萬物皆得之以為德與羣黎之徧德皆其君德一也我心自損而寔无一損萬物皆益而我无以益无所損而損之損之所以大得志也无所益而益之益之所以大得志也大

得志而出則志在外不為馳逐大得志而入則志在內可為飽滿此易之所以詳言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旡為言辭而旡下巽上則巽即言辭之見而以為偏何也曰四偏者本性也合其偏而為中三四之為中行則告公之為中言以從乎四中之中焉故也泰反而否濟及而未中窮而偏見所必然已上本當益下而相求旡已惧以語之何其辭之偏也則即其言可知其行即其

言行可知其身心矣巽生水其身也震生火其心也上震之從下巽則心從身其立身之恒也上巽之從下震則身從心其立心之勿恒也何也巽過於震故巽不恒其德而震從之震過於巽故震必躁為之動而巽從之此其立心之巽見於詞曰人之恒道吾知之今且勿然也夫是之謂偏辭也問損亦艮過於兌可謂之立身勿咸乎曰然艮下則止而說以咸其咸兌下則已事遄往而立身之過於咸也立身過咸反之而立心勿恒相因者也故欲其弗損益之言中則行合內中則外合於

中而益自上祐違於中而擊自外來擊者雷性之迅發而不可止也澤不損則風上浮山過止則雷過擊擊有地起者自天來擊從民起者本之天意風偏知雷之必擊與詞偏知民之必擊一也國運中盛子孫妄意恃才以祖宗之常道為不足守而天地中變此損益所以為盛衰之始也問雷之起擊只於蒙益之文言之何也曰雷動乎坎水之中坤陰之逆結於中則必擊益亦雷動乎水而坤陰之逆結於中也

周易郁溪紀卷十

䷪

夬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於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附夬者兌之性也兌化水而上於乾其附也乾下啓巽則上必決兌是其決也問乾兌皆金乾必決兌何也曰天地之運不可得已兌不決而巽不過大化之不可以

有成也故剝必決柔之盡以為外運之轉問決之損益何也曰八中之卦外內運之八中所中通也本源通之訟明夷為无妄大畜革升之中即噬嗑賁困井之中也通之需晉為臨觀過大壯之中即豐旅渙節之中也然本源自隨於交通交通之於師同人為剝復夬姤之中即屯蒙革鼎之中也交通之於比大有為家人睽蹇解之中即小畜履謙豫之中也是故剝復轉於下而歸之極既未為之中剝復轉於下則夬姤轉於上而泰否為之中泰否以損益為交者也　中自極而通之中師比水

木之生併於同人大有金火之成師比中特為剝復之終於謙豫則同人大有中特而小畜履之始乎夬姤是故泰否之中交於損益也泰否之地併於天則損兌巽而益艮震為水併於火火力之是則金必成純益而不已必決此之謂也兌者金之擀也乾者金之純也純之去澤澤去而說存則粹精之見上綠旋而下藤韋夬以啟姤之象也決之不善火為迸通真金飛散而不凝此足知造化之情矣通之人道之當決而和說猶存者與澤說而和風之生一也大壯決而上柔為之敵是以有觸藩羸角之說也兌過而巽揚揚者風之張也風與澤通澤承乾剛則風之揚也澤乘坤柔則澤之聚也乾王也乾坤合為大宇剝之艮後宮夬之兌前庭也柔乘五剛揚揚得意於王者之庭則以其揚之之機而決之其以孚號之道處之孚兌孚也口上而乾氣之行則其號也其於人也震動則危行也兌動則危言也危言之為孚號非天地之戾氣乃光明之所生也問何貴於光明之生曰天地之始无非欲水火之通通必有祥光之先見日生於後之為天根剝觀象而知之水生於姤之謂

月窟夬觀光而知之地之從天天之通地水火之本源所生也光之先見易所審言之也問不危則不光何也曰大小之守地氣乃靜靜於厚下之得安也火風之後天光如洗洗於孚號之其危也故剝觀象於地之已安夬觀光於天之其危君子得之至靜而天心之獨見復之自知也謹於其危而齊色之近人決而能和也坤已也乾坤之通乾亦已也兌上而言於下其告也躁則上揚和則下告告自邑者欲我邑之諸陽皆健乃无一間之可乘決之必也我兌金也金生於巳旺於午不可云窮其已極之金則窮矣兌金初旺來便是即戎之時時方用決乾必尊尚之以相次即其所尚乃其所窮也尚其所窮之數破折隨之非待其物所自夬之道也泰以君子道長自邑告命勿用師而亂可特況決為君子盛長之際乎窮兌之不可留天之道也不即戎而兌柔自去者兌之終也兌之終處即是乾所剝長之盡處亦乾有其終之道也順於夬之之數而我无意故究歸於和天不啟於戾氣與人不乘於殺機一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從天氣而言之則風之大號乾風也從地氣而言之則澤上於天露澤也夬應六月金氣漸旺則風止而露多六者王庭也雨露之澤上於天則三家之祿象也艮兌之合者合也大畜之謂不家食而夬之謂已得祿富貴在天夬姤之上也貧賤在地剝復之下也兌取而巽施君子施祿及下與雨露之施下及於草木之本根一也居兌也乾方危行而兌不可以得居者夬之決也若以下沾其祿而我有自居其德之心則忌之者至矣巽兌者婦人之性婦人情重故配坤坎則巽疑而兌媟配離則孤配乾則忌剝之生也人情有所極誠必有所極忌怒者陽明震之性也忌者外迫於乾道之大公而无所容則中心忌剝之不已也夬之上體不留一物火不居澤故澤及萬物而道大兌君子不居祿而居德是不能夬決之淨而情牽猶在於以招小人之忌也不亦宜乎大都夬剝之道不盡於上則不生於下艮內宅也廬剝則艮盡兌外居也居去則兌盡生去其宅而居乃動以順行上去其居而後為天下之大行止盡則震行誠盡則巽行性情之道也

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為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夬自大壯而長仍是其壯也兌從乾下則趾也從乾上則角也故夬趾而姤角兌則其前也巽則其後也趾之前從乎角而後從乎髀則知壯之在前也間一爻在上而往之不勝何也曰外運之卦下之震巽以乾坤而行復姤是已上之艮兌畜乾坤而止剝夬是已故剝待其艮之終則震可復夬待其兌之終則巽乃姤非謂其始之運可勝也間勝負之數不言震艮之卦何也曰外運之巽兌有餘為艮震不足併乾坤之氣亦不足則已知其趾不勝而趾不勝而義不勝情之微義也可以觀大矣為咎者非謂初之自咎諸陽之咎皆初為之皆不得相善子決而和之之意矣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問小畜之巽惕而謙之艮安夬之兌惕而剥之艮安人惕號與安宅之有異何也曰内運本後天而從泰否之中故自巽反兌巽惕在内不可言號艮安在内不可言宅外運本先天而從乾坤之極則自兌啟巽風澤之通也澤上於天澤卽巽風之號也故惕之在號號盡而兌啟則巽之通剥則安之在宅宅居而有終則震之行是故夬之孚號卽小畜之孚惕惕號而金成則清光之見

與履道之光明一也夬之見而明晝也反之為姤則莫夜也夬應六月之候當晝畏暑而莫夜有涼風之至卽金成也金成之於人則有戎也決於明晝戎於莫夜以報之物情自然无所足恤而卽以此為中道之得何也曰天地雷風之不惕必水火之路有不通人情憂恤之難去必於中道之行无所得諸卦爻之陰道勝者多言之至夬之有戎而能勿恤非大有所得於中者乎大有所得小有所忘此足通於天地之全矣何也夬轉而姤而二得中道兌旋結於天上則巽疏通於天下水生之源也天啓乎巽則直得水通之中道而行之剥轉而復而四曰中行從道是中道也艮止於地上則震行於地下日生之本也地不敢為震之主第曰以從道焉可已

問小畜不為中道之得何也曰姤復從天地之極其中道於水火之從生處得之則困五爻是已畜據從天地之中其中道與水火之相濟處得之則解二爻是已得震之道而日行於中得巽之道而水行於中中行之卦卽中道之所會通也天地之極至不會於中通與賢知愚不肖之知能不違於君子之中道一也不違於君子

之中道而欲諸聖人之極至得乎以此知解得中道於獲狐得天木生則火出君子之所以雄有解也夬得中道於有戎勿恤金成則水生困之君子所以窮而不失其所亨也是故乾惕之道為聖人德業進修之極至分運而王者通之困井以為革鼎之成蓋於惕號之際有得之大者也王道成而要於泰交之中則小畜之惕不可得已也

九三壯於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面之為兑總象也細分之則艮震為上下之須噬嗑之頤象是已巽兑為顴頰之合夬象是已頄也者顴也三過剛而應上則剛壯見於面自視壯趾者有甚矣上以窮兑用金害必及之君子亦何貴此哉三在重剛夬而又夬之性也君子亦存其中夬夬者耳柰何爭於衆人之所其見乾群也從乎兑之應則獨行也大風之後雨必及之性與上交而釋然相得遇雨之象也巽潔也兑污也自衆人視之若我已濡污於上慍懟及之兑說之反也而孰知所以得无咎者正在於此夬夬之終則自見獨行之時人自不知耳聞大壯時之君子不然何也曰大壯以乾剛從震動其性莽然不加詳審故用壯用性每相持於羝角之勢夬以乾剛應兑説其性含濡出之精微故相遇相期可共運於情理之安牽強而一遇則乖戾而一和決者毀裂之象也初有內和外无盡裂至於終之自去釋然矣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骨氣從坤而出艮上其手震下其足也膚由從乾而生兑上其面巽下其臀也臀從坤則生從乾則行四應初足行而臀從之且行且不行而謂之其行次且以其臀之无膚也三應上決之見於頄也四與上同體而決去則面色不光上不光於面則下必裂於臀豈其行之自如乎四自以為吾但一決則處此者光以大矣而不知一意剛決者於夬時之情事不得一當以四之才本不當於此位也羊上也臨篇以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牽其後則可以有行是時尊尚孚甕必以羊之可決而一二識時知幾之人言此羊之不可決而可牽而四之不信何也外運兑巽過於震艮則貴行以為根本內運艮震過於巽兑則貴言之為文輸果於其行決於不信其言四雖疑位可疑者不疑則可信者不信其必然矣若此者天地不交而水火之不通也臀者面之城也革面順從則无无膚之臀矣聰明水火之華也巽而耳目聰明則无閉性不通矣而不能也問大壯不

欲羊之相觸夫欲羊之相牽何也曰兌象為羊其德則
説而和也觸藩足以敗壯而喪之於易不可以養和亦
壯之窮也夬之羊雖欲決而要之以健而説決而和政
不可少此一牽也天下之大猶之一體氣骨始於剝復
曰動而以順行氣骨之未足也必待无妄之剛柔為主
而大畜以成之然後可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天是以
火動於屯而真之關則象以馬之逐者可深思也血脈
生於夬姤曰其危乃光欲血脈之足則面色之有光不
光於面則裂於臂必待革之澤聚而斂風以升之然後
可曰升虛邑无所疑也夬是以文明以説而革之當則
象以羊之牽者可深思也羊者大海之洋也淵憩天而
至於天曰順乎天澤憩山而合於山曰應乎人斯君子
兌德之有成而不然者未足以有幾莊生謂君自此遠
送君者望洋而返蓋有見於此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於乾首之上艮震之合口頰也巽兌之合口唇也頰中
有齒兌分之也故大畜之乾通坎則豕牙也從乾則馬

齒也氣化之妙見之蹏革之生亦有此頷則馬遠莧也
應之六月之候暴不易乾兌之餘柔也巽兌上見為面
外為皮膚內為腸胃食莧陸者腸胃之利也夬之妙於
盡決如得時之人其面光彩之極一有腸胃之病則其
面如未洗之塵必其光明之未著五為莧陸其徽義可
以觀大矣然則五何以處之其惟夬夬中行乎問既得
中道何又言中未光也曰中道者水火中行之道也天
地得之則知所夬所復之非徒然矣至其中行則天地
所自有之性行也天行於上之中央是已地行於下之
中復是已天以中行為兌之所必夬決而淥者失之地
以中行為震之所必復頻而厲未足為善也何也不至
陰之極不可得復故貴於剝之盡剝之盡者晦之極也
不至陽之極不可得姤故貴於夬之盡夬之盡者光之
極也幾微不晦則真陽不由幾微不光則真陰不生今
五説體而感兌柔之多不可得夬其於光明之著猶未
也其惟夬夬中行乎未有中氣足而不光明者也子曰
不得中行而與之此之謂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夬時多號以陽氣之欲宣也然陽未光時有號以先陰之未散也陽既光時无號以先陰之已散也今大風之後天光大著而風止是即先終之時也消長之數泰否為中至臨曰咎不長大壯亦曰咎不長消長未極可以善處之至夬剝則消之極也剝曰終不可用用之非所以守根也夬曰終不可長長之所以務盡也

䷫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問巽柔之生何謂天地之相遇曰震艮天道也震生地下則復為天地之相遇巽兌地道也巽生天上則姤為天地之相遇然復不名之遇者夬姤之巽兌盡之於臨觀女子情欲之一无所牽而天機動於至靜之中非坤柔之所敢遇動之權震操之曰動而以順行牽緣之遇聽也若姤則剝復之震艮盡之於遯大壯男子震大之一无所存而一柔之生剛不自主傾情付之而不可止剛遇之權全自柔操之曰柔遇剛也從此思之偏從中以立極天地之定也中從偏以起運而地道從男天道從女天地之不自主也剝本於觀剝亦其觀也觀則陽小而辨於物夬本於大壯夬亦其壯也壯則女旺而過於剛故從其壯而為言也以此知女應水火而生者常道所求也女應天地而生者天地之大數所關也故漸女自守恒女從一旣輸長弟之類小者耳獨姤為女子

之才能與君子之陽明相敵為氣運大變之初幾故曰
不可與長也問復之震長曰利有攸往而姤不然何也
曰先復而後无妄則先火出而後水通則噬嗑通於屯
蒙之有生也先姤而後升先水溢而後火生則困井害
於革鼎之有成也問消長自是定數安能不可與長以
止之曰動以順行震足以開坤故坤塞於亥而開於寅
而用六之數只於三月象與剝遇乾足以制巽故風變
於未而霜凝於戌用九之數至於九月使於姤時為巽
女之即長而困井水溢以為革鼎之害蓋狗於豕眂之

情即命數之邪亂所移也不知天地陰陽之幾天地之
情性自足以制之人以天地之正性過於天地之正情
則即所遇之幾便是所制之幾幾微之制制於盛火晶
明之中者也何也復於陰極水涸木落之時也姤於陰
極火華風暢之時也故復為天地之始品物本根之固
也姤為天地之遇品物章彩之榮也本根固於精氣章
彩榮於血脈无章彩之見亦无結實之成人主得之而
剝應以中正為天下雷行之物與剛遇於中正為天下
風教之大行无風教之大行則亦无性命之正此帝王

盛明之道所以合乎天地之道也而不知國家女壯之
幾即在於此蓋剝過中正之主所深見於幾微之際也
若但以風教之所行而已矣紐於大行之盛者不知其
時章於一遇之情者不知其義而過即欲長女道盛而
小人之亂至矣水火亂而天地之變極矣男道興之而
不足女道亡之而有餘興於綫紓亡於疾速无他巽兌
之數過而震艮之不及也興之於革為湯武之革命而
亡之幾先兆於姤觀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可見國家大
行之時即是姤亂之機姤之時義顧不大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兊澤歸乾乾上而決乎澤則下而啓乎風上旋則下通
澤風從天之道也是故六月之候轉澤上於天之謂露
湛清霄天下有風則南風之咏解慍阜財之時也應之
剝轉而雷姤於復曰先王以至日閉關與天下皆生也
夬轉而風姤於姤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與天下皆成也
言先王父道也雷以止而後動非止之極焉不可元后
毋道也風以散而後凝非施之盡焉不可巽其中命也
巽命爲元后文章之著則所施之誥命矣姤復當子午
之極而通卯酉之中則四方也四方之風氣轉而四隅
從之生則皆生氣之爲也成則皆成風之爲也萬民本
於元后之意而施之命與萬物本於坤母之意而施之
風一也困井之通而革鼎之凝萬物各正性命時也故
姤之風教所轉也

初六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象曰繫於金柅柔道牽也
大輿者坤也大輪者乾也乾坤輪輿轉大車之行象也
一陽生而日閑輿衛震行於陽也則惟恚其不行一陰
生而能令乾坤機轉巽行於陰也則惟恚其不止止不
可強也而予之繫繫者順其巽之情也則之道能自爲
王柔之道繫爲之繫柔不繫剛則躁而无歸爲害反大
造化之成物无地令柔有所繫而已繫之者名之爲柅
止戢泥之之義其繫之乃所以止之乾金也巽木也乾
金制巽木而知造化之繫繫於金木之交併人情之繫
繫於道義之一致道義者之用柔令之得其所欲則繫
令之不得肆其非則金柅之繫不是之貞而有攸往凶
害之見也其覩之羸豕之孚乎豕坎象巽其女氣也乾
生巽而坎水旺豕得其養也故豕豶牙於大畜胃以艮
分也蹢躅於姤膚以巽壯也蹢躅者跳躍也趾與牙懸
於羸時不擇食而易飽壯其擇食而不多與未得志時
不多祿而易厭得志則恚欲靡涯一也覩豕之孚於數
然蹢躅之際與覩饑則附人之時與踴躍受命之狀一

也人知勿用取女則不可與長寧知妙用於繫者乃所
以勿用之微機乎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天地水火之運行情自相包水足包火於蒙文言之蒙
為陽水之行則困井為陰水之通則其所包者也天足
包地於姤文言之姤為天之遇地則復為地之生天即
其所包者也泰否之相包人天地水火之中交也震龍
也艮魚也剥未坤極則龍不生姤未乾極則龍不行言

魚可已剥見山而不見澤則見澤之已窮魚可貫之而
起姤之天包地則澤包山則風包雷雷之不歸包中有
魚之時也澤居之人以交秋鳴雷為无魚之兆蓋以此
也澤之象羊而牧之山山之象魚而趨之澤亦泥見山
澤之通矣故牽羊悔亡包魚无咎其詞相因詩曰衆維
魚矣時維豐年亦言牛羊之盛四言包无魚三星在罶
則牂羊墳首可不言矣年谷之豐凶民心之去留因之
易之所以致詳也震主也巽賓也自復之震生而无妄
之剝來為生乃主道之正盛也主盛而賓主以巽之從

震也姤之巽生是其賓也升之來往而行於外是賓心
之已去故曰萃聚而升不來賓去於主道之衰以震不
足以留巽也何也兌以生巽之始即艮以生震之終焉
故也震道也巽義也巽兌過於震艮義本過於道時之
既始則義益過而道不及臉之風氣清明高肅之象如
大賓之義飄然欲去而溫厚蘊隆之意已消如至人之
道索然雖留此有微機不可淺嘗也震生雷而艮獲之
以有始男之道也巽生水而兌革之以收終女之道也
故復之男有主則朋來无咎姤之女得時則賓不利賓

之不利主之不利也賓不包主風不包雷无魚之凶所
起也然而女雖遇猶未盛也則賓尚可留巽不自處以
賓而從乎震以為三則包之有魚者可以長包而不脫
斯為物之所以有成也問魚多之時非主道之盛乎曰
不然造化之有成者氣盛可以留風猶魚多可以留賓
其已衰者氣將止而風漸高魚之反多一多即盡非其
利也問觀利用賓何也曰外運之風從天行乎天而地
易遠故以主不足以留賓之故欲其留意於民若竟與
民遠而不包亦非賓之正義也內運之風從地終於地

而天有始故以賓自懲主之情欲其用賓於王若觀國
之光而有尚正所以觀民之生也問內運賓不及主而
賓自懲主何也曰胃以風為成風遠於骨旋結之始也
脉以氣為根脉涵其氣滋生之初也始於風之遠雷而
究於雷自収聲雷所収聲之候即臨以成觀之候也是
外內之所以相接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問夬時決裂之害不上見於面必下及於臀是已決後

而姤猶有此象何也曰剛躁之性必有其交而後通若
无交而姤時之決裂亦與夬同天下有情既相遇而交
通不得遂復和平之氣體乎夬之四以欲決之故而究
必相牽上情之既久也姤之三以欲遏之故而牽猶未
成下情之初遇也以此知決中之牽即牽情之可制未
相牽而已相遇則牽情之難持危厲發中臀膚決裂而
其行次且之不已宜也而无大咎者未牽而持之也問
天地之道有震不可无巽有復不可无姤而諸爻之不
欲相牽何也曰復陽微必待无妄之精氣為主而大畜

之乃有屯時之交姤豕壯必待萃之血脉相聚而時升
之乃有井時之通故曰井通而困相遇也牽之早者害
之大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天地之化雷山足而風澤以包之不患風澤之不包患
雷山之氣虗於其中則空包也然要之地梳雷山天生
澤風天君地民也天不遠於地君不遠於民姤應未之
候四以過中而天體峻秋有清明高邈之象是天遠於

地剛風澤遠於雷山賓遠於主賓豨君遠於民也未始
不包而包中无魚年穀不稔而賊盜多有物極而衰盛
極而變亡亂之釁已成矣已過之運漸趨消亡而衆時
之進者德業日著德升而際哉相戒業成而革命以時
矣自四言四與初應時遠而四不與之遠者可早知之
而圖於其幾也何也姤即乾上亢之候乾曰高而无民
姤曰遠民見之分逆者也復即坤龍戰之候曰用行師
以其國君凶亦見之分運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乾天也天與地通巽木也杞之大木感己土而生土旺夏季杞木高大之時也君子得位而政教大行天下受其覆庇猶杞之得時者滋蔭自大則其包也瓜巽也巽為繩藤以繫杞上則所包之瓜也猶下柔受九五巽大之蔭而不自覺也品物咸章則杞亦章美之大者也夫孚號則口不能含開張之極而翕閉以生是九五之章則自含含以結成之也中正之位能為天下之大行者

能為章光之結實者也隕者落也瓜亦以含章而實以成而自落曰隕瓜為杞包曰華月露之所不及隕之自易天道自然也則謂之有隕自天而非九五之有意君之有命猶天之有日其未夬也升命而上則旡扠取之其既姤也降命而下則巽以舍之而陽嘗侵陰陽所用九之數未之有終必有志不舍命之主出焉即含晦章美之成者是已世皆防柔而柔道之長而不可止者非智力之不敵包含之道不足也智力勝之者正如瓜施木熟而主主摘下彼不得以天自安姤柔衰運而長有迫之者也而五不然則五之自為天也問天地之本源復為性姤始為命初令以无妄為天之命而始為命之不舍何也曰天地立體之性命分起而入運之性命合行復見天地之性性見而命為之主震是其志也故曰无妄之性得志也姤見天地之命命見而性為之留巽是其志也故曰志不舍命也天下聖人非國舍之而下豈有　墜厥命之時乎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問夬之上旡不為角乾上為角何也曰乾氣下行於是則旡從之而為趾乾氣上行於首則巽從之而為角物之情牽則和合也不牽則其抵觸也觸之於上窮之謂也問易詳窮通之數曰物之通即於窮極得之通之初即其窮之極无妄之道下通而上窮故窮爻不在夬畜而在无妄姤之道下通而上窮故窮爻不在夬而在姤大壯與豫之內運通於上則窮於下故窮爻不在謙遯而在壯豫情通而遇一過便不可解卦之所以女壯也情窮而不遇不爭觸而不已爻之所以姤角也決雖決

欲其決而和故若濡有慍者之終為光大姤雖不可與
長欲其繫而不遠故包魚包瓜者之无不含容而夬初
之以趾壯姤上之以角遇何其无餘地也吝之謂也而
所以无咎何也大壯五羊而前有二陰之震則為觸藩
之勢相持而不下夬上羊而下牽之姤不牽而上角之
无所相持而究之无所相牽亦足取也問大畜之不言
趾角何也曰震艮之卦乾下之无兌不可言蹄乾上之
无兌不可言角第以其乾行則言良馬之逐以其艮之
五兌則言童牛之牿以是見无氣之通於大畜也夫姤

則筋骨之用見於蹄趾升則氣脈之引見為呼吸姤角
之无牽與不息之可貞相因者也皆所以善其水火之
中通此元亨之在升也

䷬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
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兌巽從乾決之於上則遇之於下兌巽從坤聚之而下
則升之而上所以聚之之故可與夬對觀之矣兌之上
下也從健則揚之而散從順則翕之而聚是故健而說
則澤捨之見於和風王庭之所以无戎氣也順以說則

風欲斂而澤先說萬民之所以有歡情也以此知地以
天為主動而從動而順者之主也天以地為聚順以說
健而說者之所依也復不言主而无妄言之主之以天
德之中斯一真无偽之正情也姤不言應而萃言之應
之於坤道之大通斯相引相融之氣脈也以是知萃聚
之故豈惟夬姤之風散會於澤聚抑亦本真之大畜者
所會通於氣脈之大聚也夫王庭萃祖廟朝陽而廟陰
也乾生坎坤生離離孝而坎忠性命之德也震始初也
兌盡致也故復見天心孝之始也萃則孝之盡致也无

妄見天命忠之始也困則忠之盡致也故困曰致命遂志而萃之孝致於享繼志述事之謂也天地之通始於艮兌艮不為大人山之從後也兌為大人澤之從前也從天之前其利見也兌為性命之正聚以正者无妄說之心則利於大人之見以行於各欲正己之時也坤牛也傅碩肥腯之候而兌殺於上則大牲也非復二簋之比也王者欲有往於天下而大牲告廟以所聚之衆而行大正之事是即大人之孝以作忠也忠孝出天地之本源不忠不孝天命所屬而自舍之舍之者姤之巽也

取之者萃之兌也萃之次姤則取舍之違相值以是知无妄立地之命氣骨之主也萃順天之命血脈之暢也萬物以血脈之暢為結實之成无妄為天命不祐而萃正祐之之時與王應之故用牲之吉而攸往之利也運行之道皆性命之德通於嗜欲之情損益欲友而成恒之情已可見履謙欲交而大壯之情已可見若復見天地之性无妄見天地之命通之於萃而見天地萬物之情猶之男女情之大全也天地欲合斷不能決而不過萃而不升水火欲交雖困之窮也而必亨而相過雖萃之變也而必通於渙之有凝而總之震艮之為生必終於巽兌之有成情不可得已也情不可得已即性命之為交通飲食男女情欲之正者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蓋與王盡性致命之能事如血也夫亦順而說焉已矣豈有強哉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決於天上風之大號也風拂天光即零露之清湛也若澤上於地天下之水所聚也風澤從天其交通也風澤從地其歸源也於澤之消歸而秋金之有成應候而

見者也天下精氣之變成金血脈之變亦成金故艮之為金澤金也兌之為金戎器也夫不即戎金之未成也萃則金之成矣噬嗑得金而藏於剝萃除戎而待於萃除治也治者兌之才也憂者兌說之反兌憂而有憂之意則其虞也虞在陰藏之時不在陽藏之日故中孚之謂虞吉也曰无虞震行也易亦人心向說而不知所虞之時也震懼也五艮則其戒也衆心之聚為可說而衆說之所不虞大可懼也除治戎器以戒警之固所有應也象善其所往象善其所聚象從天象從地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地上有澤之萃與地上有水之比一也故皆有孚信之心離貴其始坎貴其終故皆有永貞之文坎一君而民不分衆柔輔而從之比之初六无有二心故終來有他吉兌二君而民分分則初所順從之心是臣子筮仕之初心為重臣所中分而情不悅於一人非有終之道也將萃於五君也而四之應足以亂之是以其志乃亂乃萃而巽之定也要之四雖應不可不從於五初心所自

明也上兌自號也乾坤之通則號之未正乾中坎生故止言號坤中離生故兼言笑互艮手也互巽掌也掌以巽而開以兌而握致一者兌之數也謂初者遠號於五四一握初手而故為之言笑所以解其號也所以取其聚也故為之笑者中有所難言以私說之有在也物情既聚爭趨於悅不得其說則號得其說則笑其當也私愛未斷握手言歡失志久要號笑不常之狀必有悲喜狎昵之情此不足當聚以正者之洞觀也故勿之恤可也號之從天者勿恤以全其陽從地者多恤以全其歡

而一意以往妄說之情可斷正說之性自行四不可從往以從於五斯之為利見大人无咎之道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巽繩下牽之而上兌繩上引之而下兌澤之引流引支流之多以為天地之中通二之位也无妄之震氣欲行而大畜以止之本根之固也惟恐山氣之不厚升之巽風欲上而萃以引之血脈之聚也惟恐澤脈之不多引之而支派之會於中通所以大聚也間地土之克澤水

何以可引曰上之克水而兌貫之合於坤虛猶之比也土旺夏季土氣之全通者在此一時澤脈之引流而潤滋者亦在此一時引之於中氣之大通而地之與澤為孚信之不可解猶水地之親輔也間水澤之分曰水地之氣不足則火天之有不全澤地之氣不足則山天之畜亦薄大化之虧也土以旺極而變土變而六子之氣隨之引之者及其中氣之未變也變則上窮於支澤竭於派不可得引矣間變於何時曰通於天地變於水火革變而責化也畜聚以行於大通變化以歸於極至

隨與歸妹之後行旅之凶與苦節之窮變之畫也巽之作也聲自氣出則中之通也聲自脈出則知之暢也豫之薦上帝配祖考大樂之脩也而禴之用小風聲之暢也天地之道風凝而為澤澤起而為風只是一機引者萬脈之全聚也而宣之以風聲之全暢乃其利用之時也若脉聚矣而風不易在坤則足以塞乾道之中通也問剝復何不慮坤之塞曰木疏則通動而以順行非土之所能塞也若坤土之塞於兌金而乾因之乾之生水因井不通則坤之生火革鮮不成聖人之於天道也宣暢之用人所不知故大牲全味用禴全聲古者假廟諸祭有尚臭尚味尚聲之不同惟禴尚聲風聲之暢通於神明風和而氣益以中未可淺言之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三无應於上而近於四四分君之萃者也三勢不得不萃而非其心之所説則嗟如也人之情遠而不得萃則號近而不得志則嗟中有所不敢言而徒嗟其所説之不遂此无攸利也必也其往以從五乎往以從五而四不得咎所萃之非上巽之故也巽者兌之互兌以聚極而變風四雖有偶君之象而中有巽從之資終非二於君者也乃成君之萃者也三時順應之木成群情多號多嗟之故正足制兌德之偏私而大説始成兌説成於上而巽順生於下也九升之大吉所繇來也是以知所往之无咎而近昵之羞其小者也問臨亦順説之卦而无號嗟之象何也曰觀之生物口在骨上則多號口在腹下則无聲此足知去萃履臨之分也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山氣也氣之大上首必大行大畜是已澤脉也脉之大聚者必大吉萃是已大地以血脉之足而説安萬物之

全與人位以順說之兑而說安天下之大一也問位不當而得吉利之大何也曰易言當位而吉不當位而凶是已而既濟之當位其亨反小未濟之不當位其道反大可知當其位而得吉當理也材之小者可及不當其位而得吉者非常才也通於天地之大者也故大畜之上位本不正而彖以為能正從大正也大正者不正斯所以當之大革之四位本不當而爻以為大吉不當之大者吉利之大所以聚之成位重者幾於通君功大者幾於偶主而不知與上之國必有此一位焉獲其順說

之全五之所受成也此大吉之所以无咎也問兑澤仍是坎水而四爻如是之重何也曰澤坎水來之大而塞其流四是已流行之謂水外比以輔之則通於天下之大停蓄之謂澤大畜以成之而得其富貴之全巽兑之從木火富貴之中通也巽兑之從天地富貴之極致也觀无妄之為未富而革之為大吉有位可以知矣

九五革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曰革有位志未光也

問夬為王庭即五位所在何主革始言有位曰兑金之生夬在未月金德未成革應申月金得土生故兑從天之謂王庭從地則王庭中之生位也而以合觀於震艮之運始震艮從坤之謂山野兑巽從乾之謂朝廟震行也復其本根也以大畜之應天者為君道之始兑居也大其王庭也以革之得民者為君位之初外運起天地之極畜革其王道之本源也然正言有位亦兑德之未

光何也興王之光本之天地見之山川觀大畜之光可以知屯蒙之通觀革之光可以知革爲之成然山當天而无匪正之眚則敦以成篤故曰篤實輝光澤革地而有匪孚者存則黯而未光此不可驟著者也問匪孚曰震自天來无有不正而為主於地下必有匪正者竊動之機而行之兑自地聚无有不孚而將升於天上必有匪孚者不誠其上之位而居之號笑嗟咨之不已此之故也以其時來至於革而信之也其元永貞以守之乎乾元亨坤永貞貞元之大統也言乾元用也而坤困六

以承之貞即元之所該而元可无言若其運行地水在天火之先則實地水之元永貞之以為天火之始是故震艮之運水火終而後天地始故永貞之交在賁而元妄為元亨之始兌巽之運天地終而後水火始故元永貞之交存華而革為元亨之始是故不患大畜之守元安精氣不固患華之守升血脉多淫精氣固而篤實輝光山光之應於天開血脉淫而匯孚之為未光澤光之未應於地合是以與比同辭焉外運通之中行比之永貞即大有之元亨所從生也華聚以王者之浩澤為民所順說與比以王者之中道為民所親輔一也君民相親相說之始皆可知曆數之延長所繇來不待革命之日始有卜世卜年之驗畜光在山華光在澤需光在天比顯在地皆精華之光見者也問内運之卦何不言元亨永貞曰交通之謂也交通之情從中行之貞元而通復之者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裹其物而持之曰齋人情齋物以行上所齋者咨涕洟也咨者訪問也齋其咨問而未發之言齋其涕洟而未令人見中心危難之至而兌性從其坤陰開翕之至也問剝之艮上而安何也曰艮兌從地皆說安之義然危極而得安安極而起危反復之道也剝以衆之變剝不勝其危也所以安者危之盡也夬以剝之決象不勝其躁也所以和者躁之盡也下安於後宅上和於明庭夬始之善物也至大畜與華通大畜以无妄之震已生生而後畜不見其危革以升之巽未啓未啟而欲安處於上不反升於下不可得也畜極而大行之下起革極而時升之上起一也安則歡容笑語之相聚未安則齋咨涕洟之從變自然者也

䷭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巽柔也升中也申之云者謂升坤於上行故坤之為字從其申之義也无妄之剛自外來而合於復天真之主也升之柔往而合於姤血脈之暢也造化之啟閉萬要於寅申之一時時之將行必固止之故曰大畜時也時之已引必固升之故曰柔以時升以此知蒙山止而重巽中從其乾坤之極剛以時止而柔以時升從其乾坤之運夫亦愈知運行之道矣天真之來欲行畜之於止而行乃通血脈之聚引以啓之升而引乃不滯上觀於德性之本源而知其无他健順之從於震巽之分焉故也故其所應兌應其引巽應其中則各從其感也是故无妄之元亨貴在大畜之利貞而革之利貞貴在升之元亨元氣永貞之終即元氣大亨之始一轉機耳无妄大畜不言大人以其為王道之來始也坤兌之上得西南之位坤以土氣之至足生兌金人之應運而生其德

巽有大馬者矣故革之大人兌五也坤順以見之而金德之為主故利升之大人坤五也巽升以見之而中德之全通此之勿恤不但如前時之勿為憂慮已也大畜有有慶有喜之文水火之祥所先見也升之卦有慶文有喜之說亦水火之祥所先見也未有天地為合應而水火不從其交通者也南征之吉革之候也革之行者志之行也開革之火應戌之候而何為南征曰論運行之候則在戌論方位之定則水火其南北也井曰寒泉食北方之中氣所通也鼎曰正位凝命南方之正氣所主也然則方可以一定乎曰非也隨運行所至之處皆有南北之方則睽革有巽造化之通於南也賁旅有巽造化之窮於北也北至於南為東西之通則水火從天地之中南窮於北為東西之復則天地從水火之極是故明夷南狩中通之始也既濟之東不如西未濟之西不如東窮通之中轉也中通則外變變之於其志行之時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復者震木之生也主之以无妄則天下生木也姤者巽木之生也通之以升則地中生木也无妄之震動於天健之道也升之風散於地順之德也乾震其大也坤巽其小也復之震生於坤則小曰復小而辨於物而无妄之震大姤之巽生於天則大曰以杞包瓜而升之巽小良畜也无積也大畜以畜大萃以積小畜大則穀乃包蒙成乃包生積小則積澤之深而風乃高積澤之小於地而風乃大於天是故无順之德健之道不可以有成

順之積小健之畜大不可以有成也緣此思之天從地始故貴於陽小之最真不真則木不可以立本而分枝地從天成故貴於陰發之最陽不陽不可以開華而結實陽木始於畜大則貴自通蒙故噬貴之火克金成則自誠木而蒙之水生木始猶自見金陰木始於積小金缺結也而木反升木升而无滯則金結而成文故升曰木上有水井曰木上有火水爲而火大功高而德大天地之所以有成也間復姤爲天地之本源本源之上天積於多識升之積小何也曰茂對育物神以知來之生機也惟藏往之知識以畜之前言往行之多識猶禹扶之分歸於一本也南征志行大業之暢發也貴細小以積之順情說色之積小猶禹派之分歸於一源也是故畜識以全神之生本根之工夫也積澤以培風之力始源之工夫也人之言曰泰山不擇土壤大畜之謂也河海不擇細流萃升之謂也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君道主命者也執天之命所以行君德主順者也有衆

之信所以合敎不當君之旨曰嚮當君之旨曰允而行之允者信從之大而合天地之心也曰允執升曰允升此之謂也以初柔當之順之至也象曰剛中而應相應則相合相合則相交上合志者謂巽之志欲升而坤上之志與之合坤通之乾而乾上之志亦與之合是乾坤之志皆以巽之志爲志也乾以巽爲志則水通坤以巽爲志則雖出困革之所主也以是知大畜之上合志乾坤之合以震巽爲志合以震爲志而德業之間合以巽爲志而德業之成此分合之機易之所以致筆也間晉

亦言衆允何也曰坤道之從火風明巽之謂也明巽之
候所以南狩之得志南征之志行四中之相通合志可
以无言而外出之大行之候則升之合志焉安矣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革之孚順孚於兌也用禴則以風暢之盡而得脉聚之
全升之孚巽孚於順也用禴則遝以脉聚之全而得風
暢之盡兩言利用以坤在西南為黄中之通暢之極而
後知戰乎乾成言乎艮其義蓋詳之大畜矣致役乎坤

說言乎允其義蓋詳之此矣大畜為水火之通故喜慶
併於艮文以其能為畜者艮之力也升為水火之通寘
喜慶併於巽文以其能為升者巽之力也乃有慶之辭
先見於卦何也曰水自天生生於始也得地之合而水
之祥見見之於卦卦氣之從天也火自地出出於升也
得天之合而火之祥見見之於爻爻象之從地也故大
畜之卦只言畜之力大而能正健至於爻而畜正之過
則喜慶之生生於二柔文地所通也升之卦既得上升
之時而已合其健故卦得慶自爻得喜得於二剛爻天

所通也先地而後天則先喜而後慶先天而後地則先
慶而後喜易其精矣乎
九三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乾坤皆邑也乾實而坤虛大告自邑實邑也升則其虛
邑也艮厚則其篤也復以虛而得實故大畜之為篤實
實以畜其虛則實之足取也始以實得虛故升之為升
虛水以通其實則虛之足取也頤虛實之辨即疑信之
分何也曰乾坤者人信大疑之極也乾陽實以疑而躍

不疑而亢坤陰虛始於不疑其行終於疑成而戰則可
知人情疑信之分世運之關也至運始於復而震為天
心之見本不任疑大畜以合之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運成於夬而允為坎生之盡曰聞言不信直作不信非
真无疑也此號惕咨嗟之所以不已也惟升則巽實通
於虛晴通於明疑之所以釋然也所以衰世之情志相
分則疑成而為之敵興王之始志相合則疑釋而為之
交不可不畜也問前有水困亦疑也曰天之實通於地
之虛則水之實通於火之虛正如行於无人之境莫之

我得故因可以通革可以變而使一有升而前疑後忘
上危下難之不已豈其變通之感際乎問何不言於巽
之中爻曰二之中著其孚之成三則其風之暢也
六四王用亨於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於岐山順事也
革之體兊下互山兊性分岐則革其岐山也順坤也事
巽也則升之順事以亨於岐山者也王文王也文王順
事有幾自岐山始蓋在升邑未改之先而後至於遷豐
遷鎬遂有天下是明夷全於用晦順德積小小心翼翼

之謂也允升之吉三分有二之謂也升虚之邑无然拳
援无然欣羨之謂也而究成於大順問升為之事時則
以何卦為比殷之漸曰姤是已姤時天下人行殷道正
盛之時也五已有含命之懼以姤御大道之餘旺也至
於革而地道得時則天道退臣道得時則君道退是以
如升為文王大亨之會而殷其卷卷之息也革之火盡
則殷命衰矣問明夷以上六為紂是地象也今又以姤
之天體為殷象何也曰中行者德也君德尚明則極晦
者其紂之昏德也外行者道也君德行健則姤者君道

之窮也天窮而地亨升應之矣
六五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夫之乾王也升之坤臣也兊從乾其王庭也巽從坤則
臣陛之階級也天下可階而升如堯舜之常是已故曰
時乘六龍以御天至於王運之分而衰則其兊也巽則
其步也大畜為天衢良馬應乎天道之行升為登陛階
級應乎地道之升下畜上升從乎復姤之徑是天道大
畜之時起於地下地德上升之時陟於天上相因者也

是故天莫大於開地地莫大於升天人道應之於志氣
之本有而今乃大得之矣豈惟大得允升時所上合之
志並大畜時上合之志而皆得之故大畜曰何天之衢
道大行也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於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无妄當天地之生震之開艮也升當天地之成巽之合兊也開則日之新也合則臨之冥也天地之道明降於地冥升於天故冥之謂升震盈也艮虛也艮起爲震虛之轉盈也息者生息之義兊息也巽消也巽反於兊消之反息也所以盈虛者氣之爲也氣通於坤而始於乾將欲盈也而反虛大畜之所以欲行而先止也所以消息者風之爲也風通於天而始於地將欲息也而反消

升之所以欲吸而先呼也日出而見行止風開而氣通也日冥而見吸呼氣歸而風歇也前言用稌之利无他以風調其氣而神明之來格也問无妄不言自強何也曰坤併於乾則自強訣乎不息運行之乾成於坤則息重累其骨強而不息之貞要矣故於升言之而內運之盈虛消息從之者也問消則不富何也曰不富則血脉不足富而不消則骨氣不強富不富者易所嘗言也无妄未富以富之在萃時也一富即消不消則肉浮而息重亦骨弱而精衰精衰則噬嗑之火化不通於屯蒙之

水行息重則困井之水通不併於革鼎之火變而天地不可以有成也是故觀其行止則知精靈之始觀其呼吸則知神明之生肥人之息重則其心不慧欲其巽而耳目聰明不可得也以是知大畜欲盈而不居升欲息而不消皆不足於通變之先幾也癡肥之氣累於國運之興而況富有天下之心累於主德之升乎問人身之呼吸往來豈有无息之時曰天地之運行皆不息以於自強則水火之運行相息之源始於同氣之本此革之水火相息所以屯之水火相通以有成也是故四爲文

王之亨於岐山詩言其順事之德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臣子之德所以冥升之至與地之升以主於天一也故文王非富天下之心不待言也无妄无富有之心累其天真升无富有之心累其成德此不息之貞所以利也

䷮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天地欲水火之通以兑啟巽坎其金生而水生也金本生水金重而水反困火本克金金成而火反革困革之義可以深思矣坎剛也兑柔也兑之困坎為揜揜兑象也兑中有水而外為之旋以蠕動之螺觀之體以旋成停則上揜其口行則項上而吐下則天下澤之揜水可

以深思之矣問蒙之山在水上何以不揜曰蒙水源於大畜山極起雷故行之果困水源於大澤極啟風風散於下者澤旋於上則其揜也問夬以乾決則不宜揜曰乾決者以坤聚揜之所生也問蒙爻亦有困辭曰艮兑通者也澤困之水從山之行則通山行之水入澤則困未有相離者也問蒙之水亨行時中困患其水之失亨何也曰蒙革之為變通困賁之為本源坎失也離得也險以說險不失中則困窮而井通故革變而鼎成若水之失則窮澤之歸天不可以生風文明以止明得其止則噬賁之成其化故也蒙之推而行者火之不得則窮山之歸地不可以起雷是本源之絶亦豈有變通之生乎問水豈有失於澤火豈有失於山曰姤之啟風邪風足以耗水山欲歸地騎火亦足以行馳金水不成則本火不生故姤謹於女壯而後復養其微陽凡以為水火慮之至深也何也水火者天地之中也君子者聖人之中也雷風山澤情識之偏也水行失通邪媢之過也明馳失止才智之過也困失其所亨與賁之致飾而亨則盡一也惟坎之不失而後離自有得故以困之得亨

者為君子獨也而賁可以无言問諸卦之辭惟同人言利君子之貞困言利君子之亨何也曰水失於巽邪无以反於澤說則水不還而火不可以有麗是外運之不成也火失於地巽无以併於天同則大不克而水亦不得其所生內運亦不可以有終也是故諸爻之言君子多矣而二卦其用中之大者也問萃聚之賢升以南征又復有君子之困何也曰正惟君子之風氣方升而水火之困乃亨原其所自耕莘釣渭之君子不失其亨者久矣而今始遇在之為天人以兑德之剛中從水之所

歸也歸則水之險併於澤而成說說萬物者莫說乎澤
此其時也則可知使天下性命之各正者大人之兌德
也兌德之成能蓋相遇於君子之亨而能貞者也非大
人之貞君子之窮亦不可以有通也貞之困而通之井
利賴一世之全也貞之革而通之鼎祀天享帝之大也
閒兌坎皆信德也大人在位而有言何也曰坎不通離
而上窮於兌決然不信之象也不信則尚口之窮何也
曰金當窮通之精金窮於乾則尚戎窮於水則尚口口
者戎之起故曰惟口出好興戎內運之節亦金之窮也

故曰亂之所生言語以為階則可知困時矣自夫姤以
來如號笑咨嗟之類人皆尚口尚口之在困時將所謂
齎咨涕洟者盡言之乎是與於終窮之數者也尚戎則
窮於大革可以除之天地之通也尚口則窮於困革可
以相孚水火之通也外運之道咎於大源則載決過人
故號則大號笑則大笑然惟一含言即三就德業之所
以有成也若內運則嘻嘻嗃嗃見豕載鬼之情思所不
及者遠矣是故外運之自窮而通人不尚口故革鼎為
盛治之成內運自通而窮人不尊行故豐旅為窮大之

失可不慎乎閒噬嗑為順而困為口何也曰順中艮震
之胥其上下頤也順外兌巽之內其上下啓也上下頤
所以飲食也上下啓所以言語也順與大過合則節與
順俗言之中孚謹言大過謹行所以轉其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閒山有火而澤无水何也曰澤以啓風水之源也澤困
則風斂而澤之无水水之歸源也歸源而後通井之无
喪无得所以取之不窮也山以起雷火之本也雷滅則
山狀而賁之无色火之反本也反本以為化賁之天文

人文所以可為觀變也是故水擠於澤澤即是水澤困
即是水消火出於雷雷即是火雷動即是火滅此易所
審言於本源之卦也震之志性所行也行於水而止於
火故也曰志行正也主賁則文明以止於止知其所止
可以知性之盡矣巽之志命所通也致於水而遂於火
故革曰信志也而先之於困以得其所說可以知命之
至矣是故困而不失其所亨使是致命之當際而困極
而通則井以養民革極而通則鼎以享帝是其志之遂
也遂其性命之極至也問遂為何義曰萬物得其所說

則為志願之遂家人无攸遂以巽之春生也困則秋成觀植物之華為離融液為坎而凝之為賁則兑之盡致也以是應澤之歸天水所盡致之時也臣子志願之遂遂於君命所盡致之時亦猶兑也巽不舍命兑以致命忠孝之道也孝出於性以兑而致之親忠出於命以兑而致之君子於孝以盡性之致臣於忠以盡命之致性命之本然天為心志皆自天來不辭人意巽多則情牽牽於情而志願之不遂君子不為也以是知君子盡性至命未有不困心斷慮之王者也困之心境窮而後通

死而後生前水之不盡則井不可改前火之不盡則鼎不可新君子至命至於天命極至之處天地之命與一王之命一也一王之命與一身之命亦一也於其命所盡致之時得其忠所遂足之實知志者知命者也

初六臀困於株木入於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於幽谷幽不明也

乾首也兑其面也面下之覆心火火克則金光之見也坤腹也巽之為臀其木坻也臀上出背水水流則水源之通也故曰井德之地謂其為人身之根坻也水木之通則金火之凝故井通而革乃成方夬方困之始非可易救也夬之天決兑而地風之未升首腹之不通也上壯於面之頄則下裂於臀之膚是行傷也天光見而地風升則无是已困之澤水困而風火之未通心臀之不

通也上不通於面下必困於臀是坐困也臀通於水而面革於火則无是已然則困於株木何義也曰巽之為臀臀即木也他木易踈積小高大地氣踈而木適之暢也株則不然株得兑氣而生故内色赤而堅多心木心小而白者為金以涵木則易踈心大而赤者為火以結水以是為臀困之甚者也其應之三歲不覿之數乎震起也艮止也起之也為利往而歸之噬嗑為不行兑見也巽伏也慭之革為革面而始之困為不覿不行以為攸往之根不覿以為利見之坻而攸往從其利見不覿

以司其不行是幽之不明即死生鬼神所下持於冥漠
之中也故困噬之言无滅則知死生之說矣言祭祀則
知鬼神之情狀矣而與於數之盡者不知也坎入幽也
離出明也坎入兌中其幽谷也離從兌上其明庭也不
困於臀則上不見於面下入於幽谷則上不見於明庭
入於幽谷者見聞不離天日則出於明庭者聰明登於
聖賢幽明之分固不然矣三歲者坎離之數關於元運
之大者也辭與坎同坎曰三歲不得以得失計之者坎
離之對也坎離象於巽兌以覿不覿計之者巽兌之對

也坎離象於震艮以行不行計之者震艮之對也然則
攸往利見闇於天地之運行如是其大乎曰聖即一身
而見天地之大困井之主噬賁不行不覿於臀足之下
以應幽也蒙之主革爲攸往利見於首而之上以應明
困之化而屯之褒東幽明之分也噬在日中賁在夜中
革在夜中而爲在日中也

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於酒食中有慶也
凡天地水火之通則有男女飲食之欲无妄爲永交而
往大畜爲不家之食故屯蒙爲婚媾之始噬賁其飲食
之終也夬姤爲男女之始革井爲飲食之初困井則男
女之交通飲食之斷隊也坎酒也通之離其食也五下
至巽則下與之情也下與以酒食之困二之享祀始此
矣君子之中濡於井源之通者斟其爲命之成所關於
王國之興運豈其小哉而吉慶之先見於其中覺之而

人不知有捨之者矣小畜進也履履也豫豫也謙圭也
觀其法服也困下坎臀下之膝也五巽其紱也離其朱
也下與則其方來也大王庭升陛階水火之通則君臣
接見之文也屯蒙震艮爲手足之恭而兌以引之則起
巽以伏之則拜王者重臣之拜而文其服以榮之榮在
其膝故朱紱之方來君欲其臣之相見通之機也震艮
之卦陽勝也故屯爲人道之生而賁爲人文之成巽兌
之卦陰勝也故革之儆廟爲天地之通陰陽之交也困
之享祀爲坎離之通人鬼之交也反求於身而性靈通

於命其莫見莫顯之不可昧則知陰陽人神之情欲其
交不欲其陽亢盛德大業皆起於交通之際只於祀典
見之而人不知也用牲用禴用之大也飲食為祭品朱
紱為祭服用之詳也閟征之即凶何也曰所以中有慶
者內亨通於神明而不可以外陽者也觀三之所以得
凶而知究為刑殺之用殺於外而生於中待其殺之過
而後性則在有徐有說之後而二非其時也若以上方
與我以飲食之多朱紱之來而遽可征進以行其志凶
害之道也問困不失其所亨二所以為德之辨也只於
酒食服紱象之何也曰易者象也形器者精神之象也
口形器視形器不知稱名取類之深者也飲食之慶黼
紱之榮即人心坎離之濟也享祀者通神濟聖之道也
致至於鳥養之大而見聖賢德業之盛也
六三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曰據於蒺藜乘剛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山澤通而兌則其石也坎以三為大非之極而兌壁其
上則困於石之不移无有坤首之曰矣木得坎氣而生
者剛而多刺則蒺藜也三據其上不可頃刻安者也象
不言承而言乘以困之欲通者在坎坎之用窮而通自
三視之則蒺藜也兌庭也坎則其宮也兌之在離其公
朝在坎其己宮也離妻也坎夫也兌擒其坎而坎復擒
其離則不見其妻也離祥也坎殃也二借其中之所亨
則有慶三盡於坎之窮而不祥相困者也暗昧之宮室
陽明不到入不見妻人盡而鬼匿之所為也而傳以為
死期之將至何也曰震以火盡而反艮故噬嗑為生滅
之所爭水以兌盡而斂巽故困為生死之所爭蹇從民
故噬爭於食色之欲兌從君故困爭於名利之場困而
不失其所亨者道將通也而非其人者之與困俱盡數
所期也
九四來徐徐困於金車吝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來徐徐謂二之水來也水極於澤則无水三之所以為
无期也兌極而啓巽水之通也水行於震則深蒙是已
行於巽則徐徐者巽性之緩也坎輪也兌上則金車也
困於金車下欲通而上之困也間蒙言金夫此言金車
何也曰金義見於大畜之輝光蒙爻之見金見水淼之

出處皆金也金氣足於萃之未先者為己先并源之出處亦其金也天地水火之行輸轉者也始繫於金柅而天地未為輸轉因所生也金木生水金大而水微其微水雖是小通其大體則猶是金困也是因於金車而火水未為輪轉正其困時也正如君子在下而四不能主其通亦足羞也要之兌終而巽始者四之位也是四志之在下也四志之在下則二志之從上以為相與之情始而五其從之者也聖賢之相遇亦其求與之情而已問不當位而相與何也曰困噬皆三剛三柔之卦二柔上而剛下故自二至四之位皆不當皆不當而皆相息四主之故困為澤水之與而噬為雷雷之合女與而男求噬合而分故賁有求婚之志并通於窮以困有相與之情斷困賁之皆可有終也震始而反艮之終兌終而啓巽之始先火而後水火終於睽之兌故三曰无初有終所以有遇雨之吉也先水而後火水終於困之兌故四曰有終而升過於夬亦曰方雨虧悔睽不有終而渙節之節義不立用不有終而革夬之金玉不成此終始之際所以不可不詳也

九五劓刖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水通於屯火通於夬爵祿之道也水盡於困火盡於噬刑獄之道也能致升夬之通者服邑祿養之盛也與於困革之盡者刑殺之反也三之死大辟也餘則以兌之殺上及其劓也下及則其刖也睽天且劓而不言刖以兌之上行而九巽之下及也然則志之未得何也五之志欲并通而成革夬之功則欲臣隣手足之為用令劓刖以治數困者之刑蓋欲於能通者為心德之交通也泰之通也冠履有定蓋醫知藥髮膚之通於元首也令紱以縈膝袖以縈肱手足之通於腹心也未有股肱不通而能為革夬之用未有心志不通而能為股肱之暢疏附後先奔走禦侮暢之謂也而五猶未也以五為兌德疾息之性也君疾急而臣苦於赤紱之為累是臣困也臣不能從君之疾急而君亦苦於赤紱之不來是君亦困也若臣交困安得相知相說於心德之深其徐以待之乎徐者巽性也四所謂來徐徐也遇於有與而交

於有說困之者也開同人利君子貞而文曰以中直困為君子不失其亨而文亦曰少中直何也曰坤以直方之謂中通乾以曲旋之謂外極通之外運則困之水通於革之火通之中行則地之水併於天之火故革之號笑說於劓刖之相刑同人之號笑遇於大師之相克於此知困之中直為君子之相說同人之中直為君子之同心皆火木之晝而金水之成甚不容易則即此是臣道之中通以為君德之凝成而不徐徐以待其說懌之成是遽求也欲君德之成巽而耳目聰明不可得矣間震艮中水火之交何不言中直曰艮曲之成則震直之生噬得金矢中直之器也是即直之方之所中通也於屯時用之為君子之知幾解得黃矢亦中直之器也上文用之為君子之待時旅為射雉一矢亡乃中直之晝也以是知震艮之水火從地器用也巽兌之水火從天心德也君子之器非藏之於身不可獲之於禽君子之德非直之大通不可以得曲之晝數易所以惓惓於君子而噬屯困革之際可深言之矣姤為月窟而月為水中有木即其中直也復為天根而日為大中有金即其

中橫也月中有木精之致也日中有金粹之主也粹精交凝金玉之所成也噬嗑為金玉之渾兆為金玉之鉎此之謂也故其象只取木上有水與木上有火以為果賁之凝成精華為水火之通水中真而火中橫橫以外歸之兌旋而直以中通之震生則其圓成之賁以含萌也而況主臣之心德乎閒祭祀之受福何也曰水源深而支流暢與鬼神之歆享為人道福祿所從生一也祀天享帝本源之大者也賁蒙始於山林困革通於廟朝故也為逐鹿之得民兆為大亨以享帝天地之心莫具於木火之有本鬼神之德莫盛於金水之有源君子之困窮而通者中直之德通於神明困其福祿來降之時也同人從大臭通於天極困從水味享於鬼神臭通於耳目之中而明之為人道之大同幽之為鬼神之降福皆不待遠求而見者也

上六困於葛藟於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於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木之道艮震為本幹故屯起盤桓白賁反本本根之萌
先王茂對以育之止道之始也巽兌之為華賁故始為
品物咸章而又多犖纏援附之屬則有取於瓜葛瓜犖
附於杞而賁成之大巽以從乾之象也賁成有隕以觀
天命之不舍詩之所以咏瓜瓞也葛犖附於高大之本
上纏而下通纏以象坎之歸兌散以象坎之通巽巽兌
從坎福祿之象也詩人所以咏葛藟纍之也王道之成
也而當其井源未通苦於葛藟之多纏是纍有其附而
反受其困也困於高木之生是臲卼也卼者臋之所安
也高處則危故下困於株木者血肉之害也困於臲卼
者夢魂之悸也此可知水火窮通之際不但木根之分
生死亦瓜葛之關枯榮豈上位之有當乎問五上之位
皆當而以為木當何也曰困之水下不當則澤上亦其
木當也井之水上為當則巽下亦其已當也然致以不
當之故而四有與上危則反於下安若當則不思變通
矣是故危極而兌為之言必有心口自謂之詷曰吾一

動則有悔恐隕澌而下也則致不可少此一悔悔則兌
澌之高者巽變而下則坎通於上是其吉行也吉行於
木上有水木上有火之日為井鼎之成雖謂瓜葛之倂
茂焉可也聞瓜葛之微義曰木之道艮曲而下則震直
而上金之適兌旋而上則巽散而下故觀瓜葛附於大
木之中與腸胃附於骨氣之中一也革之兌胃之聚也
而化於困革之交則兌洩而巽中大腸之適也臨之兌
其胃之分也而化之於漸歸妹之交則巽升而兌洩小
腸之道也金螺面而蜂坻呼吸之歸也故升利不息以
還源木枝分而本合往來之歸也故剝不利往以反木
腸胃之利則肺金為腎水之生故垢不舍天地之命胃
氣之堅則肝木為心火之出故後可見天地之心人有
恒言曰瓜葛之害為腸胃之痛亦其至言也哉則可知
歸寧父母而先之以葛覃之咏蓋皆有微義焉至請莧
陸通腸葛根解酒又可通之大者也

䷯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巽乎水猶言通乎水也澤上乎水則困困則降水而下風下乎水則通通則升水而上澤風之樽機然耳震艮之水氣胥之水也蒙出之果行江河之不舍也通之需訟師比之水中行民生之日用飲食多有所養不到之處始之蹇解則反通之暢終之渙節則萬脈之歸有通則有窮而獨井則地而之水也隨地皆是養无不到而通无有窮民生之所資濟也凡天地通水火之中艮兌通震巽以從之止所之盡即遷改之起詞曰也見而不失其居井居其所而遷謂困之水居其所而井則遷焉者也遷改者變化之始機也遷改於屯蒙之既通而變化於革貴之有成易所嘗言之也問益言遷善改過謂震改也巽變也井无震而言改何也曰益之中行在天地水火之中猶之乎井也謂離過中則欲遷離欲遷則

風起而遷之坎過中則欲改坎欲改則雷起而改之令困革之水火與蒙賁通困賁以山澤之既窮非可久居也則水火之欲遷改也兌者人之聚也困之人聚而從水邑象也而水改之改邑之象也改兌之窮就巽之通處以為井而邑從之此之不可改者也有改則有遷困窮其水而改之通以為井革窮其大而遷之通以為鼎井鼎之地興王之盛氣所在也問天下之井皆以困通歟曰澤聚於一風散為萬天下之井初无定在凡風通之處掘地得泉尋其所繇自困來也井之通有數十年而一變者有數百年而一變者變而如通通即王氣之所在也故改邑以就之如文王亨岐之後遷豐遷鎬故故也剛中謂五也井以柔文為泥沙剛中則水之新通无喪无得之象源也問諸水火之卦皆得喪之爭而井獨无何也曰精氣歸根則无存亡之可言貴是已血脈通源則无得喪之可言井是已故賁之震艮往來天文之著也井之巽兌往來地脈之通也自屯蒙而噬賁則自交通而反之本根自困井而革鼎則自始源之疏通而反於交通之結合先天之行道然也賁以化而始之

蒙作聖之功也井以通而凝之爲明王之德也井爲德之地則謂蒙爲德之天焉可也汲井而將至其水曰汔巽繩也巽下則汲井之繘綆也兌瓶也以繘引離德而坎功水源已通可以上汲汲之者已幾至矣而繘猶未盡忽焉自敗其瓶是以凶也問井源已通瓶即忽敗可史以用之何以即凶曰水通雖爲德之源所以致用者乃巽之妙也心源雖深而致用之道要於酌取咸宜故曰井以辨義義之不辨雖有利賴之源於物无濟也聖人以爲井无瓶之汲水不可以養民爲无木之巽矣不可以凝命即有井田之法行之不善而反以害民必棄徹助而開阡陌萬世之養民豈有全功哉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澤上於水爲捍閑其水於下至澤下而啓風則疏其水而上行是之謂木上有水也坌下有水水始於結木上有水水通於疏天地之大猶之一木井言高大枝葉之扶疏也木生皆以金成木生以根幹之始金通於枝葉之疏入焉之候而始凝凝之成以其疏之盡也天下萬脉之皆疏莫疏於井井分八區坤象也溝洫之引巽象也坎勞也坎在坤中則其勞民也兌勸也巽相也師亦井體也以其用中取容民畜衆之義定國定都之基本也故能以衆正而比之王道可成井應之於致役之餘勞民者使民自養之不窮勸相者使民相養之不窮斯足民裕兵之恒道也湯武資之而革之天命可改以是耳問相之義曰木之幹枝以一出葉以兩承萬葉之疊啓兩承即是金源之初也然後水之血脉通於焉之英華而果實之凝是故巽相也兌其勸也勸之使相相而後篮從乎天道之成焉故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通上出其水則下者為泥泥則不食清泉之竭者也凡廢井之域樹木既豐禽必棲焉以禽獸草木欲附人之王氣以生也於魚之有无可以卜年之凶豐垢是也以禽鳥之去就可以卜國家之興亡井是也詩云瞻烏爰止於誰之屋是其義矣兌取也巽舍也自姤之五曰舍命而今值爲革之際所取所舍蓋其時為之耳日行以時移而改候水行以地遷而改井革去故而爲取新

離行而坎從之則坎之取舍亦可謂之時也大畜時也大畜時取新則无妄去故亦可曰乇取新也蒙去故也升時也升時取新則革為去故亦可曰困去故也井取新也不但革爲爲新舊之際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鮒甕與也
坎在兌下為幽谷巽在坎下即井中之空谷也射鮒為鯽感二氣而生井中有之不必江河之大也坎為弓而水之隙棣如箭其射也井泉之養也貴上以及萬民而下射止於鮒取之逆源如是而已乎然非二之所願二之无與故也間五與初爻二三不抑有相與之意乎曰非也困之四位以下皆不當則皆求其水之通井之三位以上皆當而皆得其水之通相與之意蓋矣通之中

行未濟而剛柔之相應既濟而剛柔之終正此之謂也君子進不得亦濟君民之志而澤偈足於近小不可謂非養也然亦君子精神之所敝漏也使井砌堅完安有谷射以其无與而上之不汲所以自隙使甕以常繘安容破敝以其无與而敝漏之行久亦相習不覺矣夫有源之泉所以及物者甕之用也君子之養所以及民者巽之用也源之深處无有甕開而出於用者自為敝漏亦君子開廢之久未有收攝之全力也不得其遠大之所為而狃於近小之一滴從末多矣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兑汙也巽潔也困不汙何以言辱大汙為大潔之生謂兑反為巽三其巽清之極也以清潔之井泉而置之不食仍是其无與之故也離人也坎我也往來之井井行人也則我亦行人之自我也離憔也坎惻也五心位而坎在焉則我心之所隱惻也問行惻之不已何也曰天下幽澗之氣飲之消人肌體非佳泉也佳泉多在通都大路之側土肉和平而巽風疏潔則萬灶皆需而災疾

咎去此都人士所以日食和平之德也以此知君子之德雖貴潔清而清中之剝不為施濟惟沖和平坦之表微疵不存斯康民阜物之利源也坎王也通之離則明王也明王知之而斯人有福則萬民有福為民有福乃王者无疆之福也困之兑得其坎為有與與之在四升之巽不得其坎為相求求之在三兑巽之轉也與以有通不相與而求其相與所以全其通問臣可求君乎曰君臣之道猶之男女女之與待男之求其初也至女之求而欲男之與交通之情也天不與明王可以相求若曰君不知我我无相求之意豈義也哉巽旋也兑受也艮合也震分也巽相也兑並也震艮木道也本根合而枝分也蒙噬賁之水火相求枝分之盡而後反本兑巽金道也金華開而實合困井革鼎之水火相並並合之盡而後啓源木窮於反本為天下之才德所以分歸金通於始源為朝廷之福祿所以並受詩云宜民受祿此之謂也

六四井甃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井之下濁為谷其中汞為泥沙之陳源頭覷清而中有滓此可修復者也巽者整齊之道也互兑者修治之道也甃者甃之類兑象也脩砌之用也君子之於井道也下慎数漏之陳而精神全权中勤修者之意而潔清不滓井道蓋不易矣

九五井洌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井曰南征火趨於南而水隨之北方之氣通於南其泉洌也南方之氣歸於北其泉溫水以北為源溫以寒為正第言寒泉可已悶洌為何義曰寒風涼洌之謂也天地之火不燥烈則火氣不足水不涼洌則水氣不足故泉之渫者出之巽風之清所以消瘯疫之氣寒者出之正北之源所以定生民之命然後知井養之道取之運源是已而深污有分寒溫有辨非陶汰之已勤安有潔清之見非定靜之已久安有發寒之風井德之地而又田井以辨義則不但泥涅不竭而已也問食與不食之異何也曰困之水上互火未濟之義也故飲食之急須井之水下互火既濟之義也故飲食之綫圖要以因其綫而得泉源之大辨向所謂徐來有說未易一一為人言也雖曰地道之上升要以天道之中正為基本則垢五是也雖曰火道之上凝要以木道之中正為基本則井五是也何也偏邪之天不可以成地偏邪之水不可以成火故必取於正北方之氣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兊巻繘而上具收也收罷而幕之兊之揜也一家之井可幕都邑之井汲之經宵不可幕也乃即此為有孚之元吉何也井之水氣通於震分乾元而來困之水風通於巽分坤元而至生以元氣生成以元脉成非乾坤之元不可得生成之大也問外運水通而火復何即以水通為成曰水行於震艮其交通也火行於震艮其本始也故也蒙之水發生發生於枝葉復反於本根木之道也水行於巽兊其初源也火行於巽兊其交通也故困井之水以火通為大成然後革鼎之火以大結為大就金之道也巽木之通坎水大通之謂大成巽木之通離火大結之謂大就井之元吉與鼎之元亨通者也孟子謂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无源之學豈足與於天地之大哉心德之大成成其王道之大始井田之大成成其三王之大始固非欲速見小之私能盡其施濟之元竅也